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四一册目次

啓禎野乘一集十六卷（二）

〔清〕鄒漪撰

明崇禎十七年柳圍草堂刻清康熙五年重修本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烈婦傳

烈婦陳氏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
矢而貧士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
婦之艾謀成言矣懼烈婦之
不發也猶應糾數十人夜篡
之烈婦被掠以去求　徐之家愈求死徐亦
不可奈何洪曰若不從　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

傭奴也佯令程收歸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任俠居
婦乃張産見洪家之卒卒　觀聞冤號聲不忍就
察之則其肉感也拔　烈婦曰伯寃利其
所有徐不得志於我終　訟之縣或居間於
令令繆謂與程三三夕嫌貧逃婦則刑其手而繫
之獄且令其父贖伯之所得烈婦曰既罪矣且又誣
我不再訟則冤不自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
與其父走松江訴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
原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令視之則剔

其於頸而兩手絜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
救開其衣衣盡複速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
緻不可復動御史出十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
松等繫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章致御史書爲烈
婦暴冤且日不磨　逸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制
死之少婦奈何不聞　御史疏於朝罪狀
令令不一暴死於城舟中而　洪張士松之黨有
漏網者復爲震雷擊死
論曰烈婦之死也自今　儻其死者蓋不一云或

死於法或死於神而盡尸爲烈婦之報乃忠臣殉國
者多剖肝瀝膽妻子沉冤不得邀其報於天也天
固速於報婦人而遲報男子

劉烈女傳

劉烈女蓋倪文正公所傳云女錢塘人也居江滸年十九字諸生吳嘉諫未歸其父元輔舊嘗將五百人禦倭海上中罷家貧所居湫隘與少年張阿官隣阿官故遊蕩窺女狂發夜躍上樓穴窗入女大呼賊踉蹌脫走元輔驚起而髡焉未及旦阿官兄子養恐知之還紿奪阿官且鳴金號于衆曰元輔實以女倀而又殺之女聞之拊膺長號曰天乎辱人至此當是時父母專外禦不能中顧及事解散登樓見女投繯救已氣絕乃以聞于都有訟臬曰丁玉蘭者爲阿謀賄元輔金當讞元輔頗訴女爭污若爲守阿南劉公鳴謙有廉明聲心固疑之乃而陰使人四出物色數日盡得之元輔受金狀復請之臺使者檄同從事北海劉公雜治之一訊出實于是阿官等論如法閩郡謀呼有爲之諺曰兩劉一劉烈江河海流合江河海者指女及兩公所居地而言先是女歿之三日嘉諫往弔時六月溽暑女面色如生嘉諫又以法驗女胥實處子乃拊屍大慟女眼中忽迸血激注嘉諫面縷縷如含噴然嘉諫手拭之乃已而丁玉蘭者一日白晝忽見女立其庭自搏叩頭立死一時驚異以爲神明云

論曰女之拒阿官也不忍以含貞未字辱於狂且也迨張既就擒雖其兄之誣枉亦可從容白乎女固可以無死死誠不忍以皎皎之軀掛輕薄齒牙所謂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烈士耳夫世有飾倚門之裝揚揚意得者則亦有聞行露之名斷頭決腹以死明節者文正傳烈女固即其全歸志也夫唐貴梅之傳以楊升庵先生女之傳以文正公然則筆墨之功于貞烈豈在建坊表里下

景烈婦傳

景烈婦崑山人景生邇昌妻也姓陳父用熙年十八歸生不一年生夭婦一號仆地姑用桃茢呼醒婦泣曰夫寃未雪也婦隨往矣已而曰吾且視飯含既畢殮聚衣冠置柩側取[illegible]履並置晝夜哭數求死舅姑憐之曰幸念我二老人[illegible]卿曰大人有長子侍養無須婦婦又無子且夫[illegible]舅以指探禁夫呼父勿探恐觸父指時娠在側詑不一語瞪目一視而已[illegible]夫固信婦必死矣顧終聽婦死婢闘之同伯女守益力然婦終不食姑强之啜糜一盂即止既親戚咭生者至舅及長子俱不在姑出迎婦趣婢入厨取糜復給伯女曰汝第往視午吾自上食二人出乃闔戶繼纔帛盈尺帛縛[illegible]向夫柩足離戶限半寸顏如生距夫死凡十八日死而目瞑舅姑環泣乃歛開一線淚垂垂欲下至中駭爲神方景生之死也父翁來探疾聞婿死不入門頓足曰吾女死矣吾女死矣其見信如此

論曰婦以夫爲天有子則守無子則死婦死未奇也乃未死而夫信之父信之此其平日脩形史習所挾持可知矣夫世固有明詩習禮雍容環珮于衆處而宵行多露于燕私者必無流水游龍明妝炫服于平居而截耳毀容慷慨殺身于一旦者立身策仕莫不皆然擇臣取友亦[illegible]素所挾持哉

朱貞女傳

貞女名德貞盱江人益府輔國將軍常莅三女也祖
朝鍾有賢名曾乘轝仁孝皇后訓善內訓及章聖皇
太后女訓古列女傳女孝經女誠諸書為女教大成
行世女幼淑家訓性至孝八歲字儀衛副王廷卿子
重賢十歲重賢殤女聞訃即不食稿衣縞大士象晝
暮焚修如歐有私及葬有尚者始竊告父母曰女
王氏婦也自重賢死之日而志決矣父母怒責之女
志益堅且誓曰必不得為未亡人不可為人不如死

三日不食粥之食閉戶自經遂無復議娶者天啟辛
酉秋女年十八矣値重賢忌日先期啣父母為製服
欲詣王廟辭義不回轅遂以八月二十九日歸王女
乘素車詣靈執祀位舉哀哭奠自製文告重賢曰
共伯蚤死共姜守義之死靡他柏舟矢志世有升降
心無古今聖經垂訓女史有箴嗟未亡人誕育宗室
八歲許婚貞有定匹云何不幸夫也遽殤我雖幼小
然念綱常禮王好賢父母樂善內則熟聞芳規習見
宮閫華縞永謝鉛華堅持節孝光我國家茲及笄年

當以死決籲天叩閽廣樂監察逝不改適從一而終
僉曰孔臧稍慰忡忡登子之堂設子之位寫此血衷
傾此血涕甘執婦道事我舅姑他日同穴其無愧乎
輔國知廷卿貧為置產供朝夕備祭祀郡縣上其事
以年未及格先行獎勸引淮藩宗女陸姬例歲給贍
米五十石盱江人歌頌之
論曰禮壹與之齊終身不改若未與齊而改雖從俗
亦未為非也然婚姻納采二家告天地祖宗名諸族
戚實有定匹是可改乎昔齊女嫁衛至城門而衛君

薨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其
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同庖終不聽衛君
愬於齊兄弟齊欲與君女[illegible]聽事與縣君頗類然
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不可還猶不敢亂
也若縣君在可改不可改間而斷斷不改者蓋其至
性有過人者也國家功令民間節婦旌必五十此待
中材則然若縣君大貞大節極奇極難天潢淑媛寧
可以例拘耶晉江蔣若椰先生奉使建昌力與當事
言宜急旌而縣君年方三十有二于格尚遠不知此

一年足當人百年也況嘗割股療父貞又兼之以孝哉

女仙傳

女仙者吳江葉工部季女小鸞也字瓊章又字瑤期母沈夫人宛君工部擅雕龍譽宛君亦班蔡齊驅故子女多慧絕工詩詞鸞生而異髮素領脩眉玉頰朱唇皓齒端鼻媚嚮明□□秀色可餐又端嚴莊靚謝夫人林下風顧多婦閨房秀兼而有之四歲能誦離騷十二解賦詩十四□□十六歲善琴家有画卷即能摹寫忽以壬申九月婿張生家行催粧禮日病至十月十日星眸炯炯佛聲明明清徹須臾而

卷廿五　十

逝時年十七逝後工部哀之甚時吳中涉菴大師陳隋宿德也親受天台大師止觀之教歷千涂年墮神趣中現女人身能以佛法作冥事工部乃恭設香花幡幢敬延鑿駁師既葉工部以小鸞問師曰月府侍書女也問何故下謫曰□戲問游戲何至我家曰神仙游戲何必擇清飾之家且昔與君曾相會也問今往何處曰緱山仙府在雲霞之外問在月府何名曰寒簧問與張婿何緣曰曾一見耳張郎前身姓鄭浙中一鉅卿公子卿之前身因參宗師亦龍姿也當其

爲鄭生時自謂曾脩玉京女史寒簧偶謫斯言卽子
其讀書樓下花架中一現仙女天身此天順二年三
月初三日事張之今有是緣以前是未得詳觀奇麗
蹤跡邑邑不遂故又尋至耳問何以終不得合曰寒
簧偶以書生狂言不覺動夫笑實則旣一現後卽
已深悔斷不願謫人間行鄙褻事然上界已切責其
一咲故來因復自悔故示而不與合也工部以招魂
請師初難之後波懇再三果招鸞至至郎賦詩曰身
非巫女慣行雲肯對三星蹴絳裙清笑聲中輕脫去

增天仙鶴兩行分工部問鸞旣隸仙籍死時是何光
景何人邀往鸞云菩薩有變易生死衆生有分段生
死兒猶在分段之中去時但見童面如玉女面如珠
絮金幢赤珊瑚節大紅流蘇繡爲臺閣青猊鴛橋赤
虬驂乘黃雲蓋頂青雲[illegible]紅雲開路白雲護身爾
時殊樂不如苦也問今夕何以來云亦衆雲飛來耳
問吞未竟師云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
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君諦聽之我當細請停乩甚

久師云奇哉是也劄受第一又云菩薩正妙於從空
出假子眞妙悟天開也鸞卽作詩呈師云弱水安能
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却芙蓉玉永侍猊
牀沐下風師云不敢鸞云願從大師授記不往仙府
矣師因爲審戒問曾犯[illegible]戒否鸞云曾犯師問如何
鸞云曾呼小玉除花蝨也遣輕紈壞蝶衣問盜戒鸞
云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問淫戒
鸞云曾犯曉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問妄
言鸞云曾犯自謂前生歡喜地詭云今生辨才天問

綺語鸞云曾犯麝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
問兩舌鸞云曾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
謠問惡口鸞云曾犯生怕簾開譏燕子爲憐花謝罵
東風問犯貪鸞云曾犯經營緗帙成千軸辛苦鶯花
滿一庭問犯嗔鸞云曾犯怪它道蘊敲枯硯薄彼崔
徽撲玉釵問犯癡鸞云曾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
粉盒葬花魂師大歎賞遂與之戒名曰智斷鸞問何
謂智師云有道種智一切智一切種智又問何謂斷
師云斷塵沙惑斷無明惑有三智應修三惑應斷菩

薩有智德斷德智斷者菩薩之二德也 鸞 云吾儕以無所得故而得應以無所斷故而斷 師 大驚曰我不敢復以神仙待子也可謂逈絶無際矣遂字曰絶際以上癸酉六月初十語也至秋宛君復逝工部乃以明年四月再邀師師思一宛君小鸞及鸞姊昭齊至叢聆齊亦後鸞卒也至師聯句曰靈辰啟新霽密壺升名香 師 神風動瑤天 宛 玉氣漏曲廊 聆 憨燕驚我歸 宛 疏花露我牀 鸞 宿蛛罥我釵 宛 飄埃沾我裳 聆 繡花生匣鏁 宛 蠹鼠游褶褙 鸞 遺掛了非我 宛 檀佛因專房 鸞 新花爲誰綵 聆 朱幟慘無光君子知我來清涕流縱橫 宛 舅氏知我來不復成趨蹌 聆 兄弟知哉衆情合一愴 鸞 婢僕知我來洒掃東西忙 宛 請君置家業觀我數道場須彌 中 砥 師 黑海飛塵揚 鸞 月亦沉崑崙 師 日不扶桑 鸞 帝釋辭文殊 師 迦文掩師幢 鸞 萬法會有盡 師 一切皆無常 鸞 獨有芬陀華久久挺奇芳靈光頭上擢 師 慈雲寰中翔 鸞 斷三而得 師 遂雙仰炤雙 鸞 父兄亦衆生母女成法王 師 感應今日交 宛 圓繞後時長 聆 恐之當歡端 鸞

何爲又彷徨 師 詩畢工部與宛君問答甚多後問鸞在緱山有詩作否 鸞 云世法無常念歸滅盡如不火水流我寧爲其動搖哉返生香一刻正如不灰喪巳留一迹倘到處留迹不巳勞乎將辭婦復告工部曰父還要眼明手快情言乃是入獄根本一刀割絶立地清涼遂去工部自叙其事刻續窈聞中

論曰鸞之仙也信乎曰信然則不奠如昌黎之訊謝月蔡乎曰仙人可廣絶代之才人絶世之佳人不可廣若才人佳人中挾仙氣者尤不可廣夫鸞則旣乘是三者矣此固邢尹之所低頭薛校書班婕妤之所掩面而亦董雙成萼綠華輩之所逡巡遜席者也彤管香奩何幸有此安可不工部遺榮高蹈似仙子眞宛君 師 素心似艱一門眷屬無非仙中人又何疑于鸞哉

孫烈婦傳

烈婦杜氏直隸任丘人絳州判史滯孫女也夠字詒
生孫銓銓故相國愷陽公子美丰采多才能相國自
登揆至罷邊往往倚爲左右手婦年十五于歸即隨
相國於京恪修婦道旨甘所需五飯酒漿之屬咄嗟
而辦侍姑王夫人湯藥四旬不交睫以孝聞亡何銓
病不起婦早夜焚香籲天求代身病閟弗言也銓死
厥母慰之覺有異欲爲尋醫婦謝曰寧有未亡人露
腕診脈耶雖哭聲嚴田猶日食一盂屆五七作佛事

罷忽出嫁時裝分賜子女曰此非爲汝曹賚令汝曹
知前人儉朴也遂從此絕粒諸娣姒勸不應侍婢以
相國命臨之亦不應即諸子女環跪絮泣婦曰汝曹
可以無母生也如予務可以死矣天既以死苦未死
者何忍以不死苦死者母又哭而勸曰兒過矣節
可守焉用死爲婦曰使節婦必窮蹙而死忠臣必板
蕩而死則死亦無聊之計耳人各有死何憾焉越七
日不食死年僅三十史臣姚希孟誌其墓
論曰予嘗聞之董玄宰先生先生往過建陽邑令吳

之瑛爲言增壽節烈番五百年又驟車山東有丘少
司寇樹其子已成進士丘公有西柯之泣雲間陸公
樹德信之謝友婁室丘公曰嫁之矣陸公大駭丘公
曰嗜栢舟之詠錄於聖人傑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閒氣可以望之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衛節烈
之縣矣烈婦所生所歸皆望族節守節以老上邀旌
典誰曰不宜而必含垂白之高堂棄繈褓之雛子蹈
死如飴從夫地下凡若所爲烈婦自處極難耳余故
表而出之以誌高陽孫氏世篤忠烈雖婦人亦鍾其
異如此

此葉科圖配補

嚴烈婦傳

烈婦羅氏楚華容嚴循閑之妻也循閑性通敏喜飾儀容好學廣交尤善滑稽婦年十八歸嚴貌寢而拙初不善爭夫碁年生一女即為循閑所棄不共衾枕者十餘年婦獨與其女晨夕拮据米鹽不啻未亡人然事舅姑彌謹供奉中饋無闕每客至則未嘗入謀而杯盤應時而具雖逼也心者未逮也於是戚屬咸責詈循閑為婦不平久之循閑病婦侍湯藥夙夜不懈者二百餘日及病不起婦私自泣月晝癯抱

其女屬姑曰脫有不諱當以身殉願觀此女如予此循閑死婦哭盡哀誓不食姑將令女婢防守是夜漏盡縊於循閑棺側同穴而里人為歌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之章以誄之

論曰嘗讀史至豫讓衆人國士之論深為不平充類言之假使寇侁待我亦將寇侁報之彼亂臣賊子豈皆發難無故者乎夫兄及弟矣尚無相猶君父之前何可以稱物乎施也烈婦失悅於夫而謹事如故卒以身殉以覘古今節烈又加一等矣彼循閑者正氣

在帷薄之間而莫之重何哉

劉娥傳

劉娥者名妙才京師東城大倉洞女子也父名蘭娥貞純色生面靜婉夘不窺戶巳笄坊人不知其密鄰知之求爲子配父不諾鄰御之 神廟時爲元子擇耦屢選 執事 下令大索鄰乃告蘭有女于御史具 日 甚備御史急下司城以其言爲徵娥家不 出見之衣青裙碧羅素約淹潤輝耀自灼司城驚賀急告御史御史告尚書儀鄭皆選第一次則郭金吾女同館于諸王府司

禮大璫宋宏主過事皆見娥却立較步進而掠其顧日蘋果色豈過是乎娥叱日奴何敢無禮當惡且懼乃復于兩宮日劉女果第一但性悁恐不能承歡不如郭女遂賜娥金帛罷歸郭女得上配郎 光廟元后也先是落選女子 聲價高貴家爭聘致爲隆重娥方妙年端麗秀雅望若仙姝勲戚家不惜珠寶以干僞爭欲得娥娥毅然謂父日兒尚得爲外間婦耶自兒被選引入宮見后文武大吏皆以元妃目屬兒有今元妃與兒同卧起幾三月餘郎無幸見罷固居然附籍官家矣外間何等子乃得加兒父母及戚屬固强之不得尋渭南太史其議將委禽娥乃以鐵椎椎兩齒立落父驚懼不敢復萌前心矣娥素未奉師訓自能研心典籍有若天授博極羣書尤邃于易扃戶冊鉛雖親密非[illegible]得見每日父若矣父不幸即依母母老矣倘先不幸依母九原不及事父矣乃以女紅鉄累易木爲三棺以備二親及身終事崇禎元年娥年四十六母老死乃焚其典籍以麻辮髮衆衣外縗密縫相屬納取毀二齒于懷長跪毋前不食

十日死將死時書遺述若騷賦體詞曰粤鴻濛之元始兮一氣獨立爰太極之兩儀兮肇有陽陰定三才而人出兮曰夫曰婦寔聖人之建極兮體法天心我生乎茲盛世兮乃一女流幸賦受乎中華兮得宅彝倫念有生之奉天道兮[illegible]出素志匪因藉乎習氣兮粉飾帔巾昔膺 神皇之詔選元嗣妃兮金門履極旣承命之弗中諸上兮予衷念亦悅欣悅塵緣之遠已兮懷無長事心淸淨以自得兮華胥是憑閒無知徒以自欺忠兮豐金誘予志予笑嬰淸顏而碎玉齒

兮稱示鑑乎同流日晨朝昊天函禮　玉帝兮賜對
于我元父每讃咏洞尊稽首于太上兮親奉造物之
大君幾爾慈氏之儀閒長逝兮瑶池陟降于旣閭中
處子兮何克周侍乎嚴君蘧欲捐軀以赴鼎湖兮念
鞠育之鮮托兮從容有訫盡一命以從毋靈兮將蹤
出入乎太清飛神兮以遐升乎金闕兮覲鬱羅之寶
壇謁玄元帝王于玉階之下兮真常遊晏乎玉京躡
雲飈于碧落兮步逍遥而翱翔閬苑貞一神于玄識
兮永獻正乎皇明歎曰　昊天玉帝金闕門下親奉

玉几侍香伯妹南嶽栥虚治下控鶴童子劉妙才遺
逃死後好事者郎貌圖其容顏好尚如備遥聘御史
上其事　天子下詔旌貞孝士大夫過乎者塞坊門
或刺金爲祠之基
論曰嫉之貞孝允矣孝〻〻心使獲奉昭陽長信後
塵或蚕配名閭不爲葛覃茉莒則鍾禮郝法亦何必
矯奇以殉孝乎令殉于孝乃所以成其貞耳夫女子
列名上掖庭不中選尚不欲自降屈士大夫爲朝廷
所賓與王賜宴大官釋褐辟雍尊榮至矣乃有不難

悟身以自廢者何耶

藍明娘傳

藍明娘者閩晉江甫橋人也父早歿母孀居六歲能句讀稍長覽筆札好讀孝經烈女傳時時以奇男子自許母輒逆之初許城西黃郎郎年十七有逸才癸未補郡庠是年十月卒未及藍氏門明娘恐傷母心不聲飲泣日侍多疾前母訴曰黃家無備嗣願從母乞身歸養母不許越十有二月人從黃家來道郎以五月除位明娘立地徬徨瞪目淚下復請爲之衣又不許乃不復不露號慟欲絕是夜伏寢忽中宵歎坐實闇水汗淋淋下疾呼黃郎名者再母與同衾徐撫乃臥夌晨盥櫛猶持櫛出爲母髻假托自沐掩閤自經以死母聞聲往救氣已絕顏色如生解環置篋見縞素閉縈屬褫背新忽於帶側露紅箋小幅書男人勿近我女人勿閉我衿十二字時明娘方十六齡少黃郎一歲事在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四日黃郎名祈麟云

論曰溫陵衣冠文物甲天下乃神京失守殉難寥寥明娘一弱齡女子耳非詩書之故家有閨閣之垂訓言行勵於綱常乃義蹈死如飴從夫地下豈非巾幗兼者也哉

黃烈女傳

烈女湖廣應山人也父希閔爲明經剛方篤摯有古人風艱於嗣僅生三女女居長生而靜慧通書史名門之女風範穆如幼字邑徐生某徐故希閔執友子少孤家日落與其弟奉母以居煢煢弗自給女年十七將歸徐徐忽病且死女泣告父曰兒字徐蓋有年忠不二事烈不再更吾婉娩姆訓時佩服素矣夫既長逝請從此死父愕然曰禮女未嫁則從父汝父況無子汝爲夫死如汝父何女持不可無已請以父

生子爲期時父兩側室俱孕也亡何微聞客有爲執柯者女悲憤舉刀截指四拇俱斷客驚走因請舍旁宅居其姑若叔而奉徐生靈其間朝夕哭臨如婦禮已又請于父曰叔與季年相當盍字之蓋痛其身之不得爲徐婦而欲妹代已以事姑也女心蕃滋苦哉父許諾未幾父所舉二子皆不育而父亦不起矣遺貲三百金女乃以百金襄父後事葬祭成禮其餘分半以予妹而以其半予族弟立爲父後條理井然區畫畢至從容告家衆曰吾今可從徐氏子于地下

矣爰擇期歸徐門拜其母拜其姑且拜其兩姊曰吾不能事母爲叔妹累而季妹則所托以事姑者役相與再拜叮嚀遂痛哭不食七日死死之先一日邑令聞而奇之亟馳視且爲任後事女固辭強而後可是時女已奄奄垂絕猶引被覆面僅見其手指刀痕歎息良久爲之流涕女[illegible]與徐生同穴而封令爲勒石紀其事

論曰女未嫁爲夫死所爲未事君而忠有餘者此靖難補鍋賣薪之流也顧予獨奇女一弱齡閨秀耳經

理大事從容續畫迨至一年之後赴死如飴雖女托孤寄命大臣幹濟何前及哉語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徐亦謂求烈婦必于孝女之室信夫

梁烈婦傳

烈婦張氏直隸清苑人也生有至性識大義配進士梁公以樟庚辰梁公舍太康明年調商丘將賊犯開封商丘皇皇公素具經濟才按行城堡脩守禦拆戌壘凡渠荅蔺石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皆憤語烈婦曰君為天子命吏誓必與城存亡矣烈婦頷之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羅等衆百萬攻商丘公乘城距守既夕冑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冑而出登陴賊帳延袤數十里晝夜環攻礮石上擊人皆披靡烈婦傾橐裝市牛酒犒軍賞公忠憤激發督死士二百人夜縋城下擊賊斬殺無算賊營潰隨合圍垂五日攻益急會鄭府某有外心城遂陷公猶跨刀巷戰賊說降公不屈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曰吾夫死矣遂衣白衣繫腰帛登樓繫環於梁嚮自縊呼楊材舉火材不忍烈婦叱曰汝忘而主訣別時而背之耶事急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地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僕婢從義如此一子燮方九歲匿烈婦登樓火熾哀號隊中老嫗急挖之曰主人唯此兒幸得脫歸僕梁氏從樓上推墜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亂屍中救之復甦而烈婦則死矣商丘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

論曰烈婦之死卓矣觀其闔變慷慨絕無瞻顧依回之意烈婦蓋以一死愧夫世之許人以死而卒不死者也若梁公之死而復甦實有天焉彼三十六人同歸烈焰始知廉頑起懦正無待百世之下也

萬烈女傳

烈女字丙卿湖廣孝昌人也父宏嘗夢紅日墮室遂生女幼敏妙女紅刺繡巧絶天孫許字楊洪柱柱有疾疾且劇女聞之摧心隻腑淚下盈睫父母莫可爲解已而泣告於父[illegible]其指劃以佐柱藥餌晝且日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自是減食廢寢形銷骨削凡居恒所嗜珍玩畜聚爲一篋中示不復御母覺之怖甚謂女曰汝處子未歸楊安用若是女戚然曰母殊玉視兒忍使兒他適爲家門辱耶已而戚屬交相慰女正色曰吾愿定矣逆吾志吾赴驅南池以飼魚鼈耳父母益不敢逼第謹伺之女謂母曰兒生一刻卽一刻如攢鋒烏用生爲幸舍兒母相苦也未幾柱訃至女一慟而絶頃之少醒乘間閉戶自經死是日空中雍然作簫鼓聲市人驚謂仙姬上昇云

論曰生死豈不重哉讀烈婦事而人知生死輕生死輕而後可以爲忠臣爲孝子爲烈士謂一婦人爲百世師可也于今則[illegible]一柱矣

黃烈女傳

女黃氏濟南商河人父茂才女嘗問其父曰何謂四德父畫一析之女曰女德一而已言則長舌容則誨淫工則墮巧德一而已何四爲父卽其志女曰吾樂秋霜不樂春露父[illegible]之女曰秋霜殺物春露濡人父大異幼字王生冶新而女喪母哀毀幾絶事父撫弟治家井井乙丑東賊作剽掠王里王生以遁免王去黃十里而近賊掩至黃舍縶女父榜掠之併及其弟女哭而前長跪諸賊曰將軍所以尤我父弟者欲得財耳貧儒之家囊篋幾何豈能自贖且妾年十七將嫁矣所有簪珥奩具願盡輸將軍以釋吾父弟賊見女貌修而詞愉乃曰吾不欲得財欲得汝汝能從我者宥汝父弟不然吾刀且下矣女俛首霽顏曰將軍若肯釋吾父弟吾又何惜一身賊曰汝勿紿我女復笑曰妾怯懦女子也今將軍圍列如林巨刃蔽我前長戟鉤我後弓矟鞘尾何處不能戕殺我妾無爪洞地無翅翔天豈能紿將軍賊喜乃釋去父弟須之度父弟已遠乃正色詰賊曰誰欲得我者賊爭曰我

也我也女執手大罵曰我儒家子也我夫年十五而
爲諸生吾視汝如犬彘如豺豹如蛇蝎吾恨吾臂弱
不能揕汝胸啗汝喉飲汝血臠汝筋吾豈肯從汝哉
速殺我勿遲賊相顧舌曰異哉汝求死欲何爲女
厲聲曰我死則化爲[illegible]爲鷹[illegible]化而爲鶴汝爲蛇
世世啖汝賊猶未釋也女奪其刀欲揕賊賊乃亂刺
殺之里人望見[illegible][illegible]空咸以女爲神云
諭曰女以笑蛾弱質既甘盲以脫父復矢志以殉夫
一念節烈立證根提吾知黃女定生九品蓮花中矣

[illegible]滞鬼錄哉

徐孝婦傳

孝婦湖廣漢陽人也幼字村民汪老卷固貧窶爲人
傭毋鄧耄矣婦歸卷晝耕暮織其事姑雞豚蔬菜未
嘗匱乏歲巳巳庚午間大飢疫婦與卷乞食食無從
乞鬻身身無從[illegible][illegible]病毒發偶思猪肝婦匍匐往
市跪求屠者屠不與問既無錢勿望肝也婦不得已
泣歸念猪肝不可得人肝猪肝味或同萬一人肝可
醫吾姑姑生而我死死何惜遂夜半自引刀剖其脅
凡三剖肝不出將更舉刀忽見白衣嫗謂汝不得用
刀法刀宜橫不宜直婦從之奏刀砉然肝果出乃爲
湯以進姑姑頓愈當爲湯時婦全不覺踰時創甚婦
昏瞶復見白衣嫗者謂汝無慮我起汝婦果霍然越
數年姑壽終婦砌土[illegible]廬姑墓一羹一茗必躬捧
奠墓前墓在山僻處風雨晦冥烟霧四塞山鬼號呼
蛇豕橫突婦無懼日擔薪汲水爲常或助以衣食者
謝不受曰勞苦凍餓不過死耳我自割肝時死矣爲
姑活今死墓早晚死不論也漢陽令傷四知稔其事
奏記上臺爲請旌於朝

論曰余讀形史遺編見割耳斷骨詎婦人無他氣然瑤池冰雪或甘心伉儷而未必矢念萱庭號江負尸詎女子無孝行然抱石懷沙或結念毛裏而未必篤情姑嫜封肢祝髮詎見婦忘高堂然毀容傷體或抱痛肢節而未必盡[illegible]生死偏歸一念篤至九死不回胃白刃而如雪比剖心以同休洵奇孝亦至孝也可以傳矣

唐節婦傳

婦丁氏名寶貞醴陵茂才唐醴生妻也年十七歸唐十九醴生亡矢天不二時有逼其嫁者以死自持乃止孀居身容朴素六十年始終一節人無間言院道採訪復其徭役每[illegible]酒旌之年八十卒郡倅周良會作醴泉曲識之曰唐家婦丁家子十七入君門合巹未見齒唐郎棄妾何太早十九為君服素縞君懷磊落有至寶義不捨君瓊玉稿耳可斷鼻可截有髮難解當時結醴泉潺潺清且潔淪我肺肝潔我節木棉碎瀟湘雲寒攪織落梅花月妾本未亡人閉門不管秋與春荊釵擁髻無慚面留取重泉一見君

論曰一曲可歌可詠奇節彖精名手以傳

陳烈婦傳

婦陳氏松江人父某世為人奴女且艷姿年十八歸胡氏子亦寄身於人者也越歲餘胡子死婦哀慟甚屢絶復甦舅姑將嫁之女不從有鄰嫗楊勸曰若固貧家婦即再醮無關行閲何自苦為女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豈以貴賤尊卑有二理哉亡何一少年來議婚女乘夜閉户自縊死

論曰婦人奴也能殉節奴人者何如哉至楊嫗云更嫁無關門閥余謂門閥二字誤人不小近來士大夫家無論婦性貞淫年齒老少男女有無而概言守節無失體面卒至流穢不堪其玷門閥更甚何如尋常百姓及早更嫁之為得乎吾友陸竺僧往為予言郡中夫椒山有節婦年近七十巳經憲獎其孫媳寡欲以守節鳴官而節婦呵止之或詰曰汝身為節婦奈何禁人守節耶答曰惟守節始知守節之難故禁之也向者見一少年貌類亡夫輒心動不自持正介行止間忽自念曰奈何任一時之欲虧生平之行乎方徘徊堦下為苦痰所滑且瘤中有物相絆一跌仆地

昏暈踰時醒而始解一日又心動如前乃詣夫靈前痛哭以手拊几掌心誤貫燭簽上復痛悶久之始醒自此念漸灰吾之全節亦有天幸偶一失足萬事瓦裂矣蓋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惟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得之若矯焉無欲者偽耳予惟過來人備嘗況味其可以最苦之事望人哉後孫媳改適果以夫老大滋物議始服節婦為有見也世之為家長及司風紀者又可不聞此論歟

浦烈女傳

烈女浦氏無錫人父名慶將字陳龥華平日讀烈女傳極重節孝大義有敢節婦此不見龥華訃至驚痛欲絕父母知其志偵伺不離左右女伴爲解釋狀剪道鞋樣授妹書一火字於底意火字爲烈旁觀者不識也至晚伺稍懈女竟投後河死比奔救急欲解去濕衣乃自上至下皆密縫無可卸而雙鐶整整搭母命于歸時所懸者越旦龥華母至喉間如有聲眼忽開鼻亦蘇蘇流涕乃瞑奠按御史祁彪佳疏其事奉

詔建坊旌表

論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天生之以扶植綱常而留人心於不死者也曠世一遇譬如麟威鳳景星慶雲益其難哉乃閱吾錫邑乘歷數禎朝僅二十年而以貞節稱者幾三四十人何高風之踵見歟抑猶名之相尚也抜其尤者亟入集中則浦女幽芳异烈其最著云餘尚存笥以俟勍實雖善善覺長而真僞不可無辨彼有建坊表里楔棹崢嶸而以金錢倖得者何以見烈女於地下耶

王烈女傳

女技江人字同邑子張維卞何維卒訃聞女大慟勺水不入口者數日母婉諭曰兒過矣兒雖受字未嘗結褵何過痛爲女曰不然夫世之號爲人婦者必入夫之室而後爲若有耶甚自委禽之日已爲若婦矣吾天已不幸吾何之再受聘於他人是二天也是欲禽犢我也請往弔父不允已而知維已葬女曰吾不相從於地下吾身將何之乃復號泣不絕聲母慮有他變命女奴監之歷丙夜監者寢寐女潛出投水死之

論曰余讀彤管遺編見淑媛冰霜節操塞河投水屢有之堂前之陳斷臂之李割鼻之高尤其較著彼皆爲人妻者也而笄女不多聞間有未適而殉節者矣或慭視內強勢豪朮遍虐萬中際一時無以自解始棄捐其身王女猶處女也計張就木不踰旬日並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患難之來而竟問之水濱誓不二天殺身無悔女真可謂慷慨就義者矣

楊節孝傳

婦楊氏松滋人諸生張維妻也維殁氏年十八撫兩孺子痛心泣血誓以身殉其舅姑曲慰之謂婦死是殺孫也吾兩人老矣汝夫亦何負於汝而使之斬焉不復耶於是強起告舅姑提携兩孺子嬉戲於前夜則漣漣哀不絶聲未浹旬姑遘疾婦躬侍湯藥未嘗暫側衣不解帶二十年如一日有遊僧宿古刹夜半聞語以楊氏孝稱延其翁姑算各二紀自後壽皆耄耄如僧言教二子成立長應薦次應捷俱爲諸生年

卷十五　三九

七十餘卒

論曰余閱本傳周子論節烈二義言烈者一往事也其精誠勃摯而出人皆見之節者操於幽微錬於筋骨大抵必數十年而後見而此數十年風雨晦明夙折盤錯又不知幾蛾䖲故人亦若覩之淡漠而不知其所獨若至揆其實効烈之道於身得矣而於人之家國未必有功節者既潔其身而卒以保濟其宗祉譬之於周烈如萇弘節如其和烈如荀息節如甯武烈如程嬰節如杵臼在漢則蘇子卿之於膺滂也在唐則狄梁公之於安金藏也在宋則文文山之於麼秀夫也不可以差殊論者也蓋節者常兼烈之苦而烈者不必有節之勞向使婦決脰而死則誰爲撫孤誰爲養老故如婦者以一生而寄四命者也寧可以死哉而予謂此論卑節陞烈假爲一死塞責者有激而發若夫主君殉國血戰沙場斷當以死爲正彼靦顏覩舊息者固不可藉口於此也予錄其說以愧夫不能其官者耳

張烈婦傳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也幼順而慧長歸諸生張聰奎故貧士甫入門謹修子婦禮早夜操作不避寒暑束身端嚴意常自下至相夫子誦讀脫簪珥以從崇禎丙子冦迫宜城聰奎皆爲及于順童入城避難聰奎以親父旋返獨婦母子倶暗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昇中自念不免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其辱身而死毋寧引頸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孤孤兒勿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昇

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童之婦伸頸求斫抗聲詈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撓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卹於朝

論曰予聞之太丘丘君言賊蹈承天遣將王克生夾覊陵求實烈婦之夫張聰奎時爲偽陽五知州多備鈫錙獻策求歡方舉事倏風雷大作聲嗨聰奎見金甲將手持金爪擊其項口鼻流血一夜而死克生抓去不知所在嗚呼天道恢恢如此彼聰奎者何以見烈婦母子于地下哉

劉夫人傳

劉夫人名淑江西南昌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母恭人蕭於天啟辛酉實生夫人生之夕香氣滿室竟夜不散數月即能端坐不肯啼笑劉公曰得男亦此足矣是雖女寧馨乃爾四五歲恭人訓以孝經論語輒解大義會劉公遘禍被逮北上蕭恭人踉蹌相從時夫人七齡矣恭人命留江南夫人頓足呼曰我父何罪我獨不能為淳于縈乎願以碧血汚闕下先父母死因大號泣恭人不得已偕之行抵燕劉公入獄夫人刺血寫表將擊登聞鼓入奏抑之不得上未幾劉公死東市夫人引刀將自頸乳媼持救之曰如是奈老母何即誰為萬里負骸骨者夫人絕而復甦者再匍匐舐頸血負而歸葬喪畢悉陳劉公之遺書讀之窮晝夜不倦並及騎与劍術孫吳兵法一一精曉既長歸同邑王文學次諧無何次諧夭時夫人已有子永銓乃撫棺慟哭告於靈曰未亡人不難一死以殉顧死易立孤難吾當為其難者以報君於地下遂首素服治家肅然歲癸未張獻忠犯楚藩守令皆望風竄其縉紳家咸匿山谷時逆闖已逼京師傳聞鼎湖之變夫人歎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吾恨非男子不能東見倉海君得椎報韓然願與一旅從諸侯擊楚之弑義帝者乃散家財募死士得數百人偕其僮僕悉以司馬法部署佈成陳待士卒嚴而有恩咸用命然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會滇帥張某適至聞夫人名請為夫人闢壁門見之流涕為言旦夕過濟誓報讎周視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從以牛酒軍中稱權然滇帥心持兩端卒不肯起兵文爭長辭後諸不聽夫人怒即延帳後劍將斬帥帥褰柱走一軍皆驚聲呼動天思反兵相攻咸被甲夫人不為動曰殺一女子何甲也吾戴吾頭詣汝然吾步之內汝不得恃眾索紙筆賦一詩見志有銷弄鐵肥甘不飫挾劍雙鬟撥擁門之何難畢從容北拜曰妾將斷頭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起而責帥悔伏劍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却立者帥慚且懼率其麾下叩首謝請夫人曰婦言不出闈吾為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為之遂焉而

去盡散其所募士使歸田里闢一小巷于井口避難
捨義田百畝供僧饌亡而自逝其母恭人歸養母病
割股進之愈長齋繡佛翻室內其戒終身焉
論曰唐賢后投淵之後忠矣然未聞能割股療父
是名曰孝若節烈之壯則耳鼻自誓更無其擬
赫也稽古讀史成書才比彪固惟班大家大人乃能
報之雖古之號為英雄丈夫者何以過焉扶綱植倫
乃在閨閣嗚呼降嶽格天亦豈有男女之殊乎

梁溪鄒 漪流綺甫著

宮中二烈女傳

費氏魏氏皆宮女也崇禎甲申京師陷賊費氏年甫
及笄投井井竭賊至闚井中有聲救出之賊見其姿
容互爭未已費氏詒曰我乃長公主若輩不得亂必
報汝主費氏意欲借以圖賊也見闖審知非公主賞
賊將羅姓者携出費氏又詒之曰妾年尚幼實出天
潢義難苟合望將軍憐宥擇日成禮羅大喜費氏購

藏利刃伺羅酒酣盡力直刺喉下隨以刃自斷其頸
俱死廷前賊憫其貞烈葬之魏氏見賊入宮前後奔
竄曰賊入大內必淨宮我輩定遭其辱汝等有志氣
當早覓道路免至淫汚喊畢躍入內河而死頃刻宮
人投水者四五十計未幾賊果淨宮每一賊魁給宮
女三十人始服魏氏有先見云
論曰古來之失國者多矣有桀紂之失國有赧獻之
失國有劉禪孫皓之失國有惠懷徽欽之失國有五
代之失國有崖山之失國失國不足异也惟甲申之

變有道而亡。嗚呼之憤，古史未有所謂痛徹穀天者也。顧開元朝士不生者幾人，而宮中兩女慷慨殉節，且未嘗經至尊之寵幸，如掌書寶妃比也。乃烈女奮臂於前，死者接踵於後，可見良心具在，第在倡率之耳。鬚眉中遂無一呼者，毋至費女知勇兼備，又不獨以貞烈著矣。

播烈孝傳 附母鮑氏

女播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姿容，寡言笑，女紅精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申三月，京城陷，有偽權將軍欲納女為配。女瞪目大吼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賊不聽，乃刑辱其父母弟妹，必欲得女。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播氏之祀，女罪愈深。奮身觸柱欲死，為衆抱持。女慟哭絶粒，賊怒甚，愈加凌虐。因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間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等俱自縊死。賊歸，見女顏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已欲污其尸。尸忽自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未死，喜甚，復好言求合。女佯許之，曰：若殯葬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我即刎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論曰：燕京之變，婦女死者，安福衚衕一夜凡幾千人。然其間有不從賊而見殺者，有未見賊而自殺者，亦有願隨賊而仍被殺者，抑又有能殺賊而潔已全身，不為賊殺者，則有聞也。如余所聞，一為潘鵬妻徐氏，

妾楊氏楊固臨淸妓也聞賊至共和備需酒以待賊
擁入腸避去賊見二女美婉轉求歡徐取酒置几上
賊喜斟酒勸徐立飲而盡面赤身倒楊曰彼素量窄
復勸楊楊曰天性不飲將軍有意請飲此杯大觥勸
賊賊見壁間琵琶問楊能彈否楊即彈以侑酒賊暢
飲毒發流血死腸急下以羊血灌徐得甦一爲城外
女子張氏賊見其美欲淫之女紿曰我渴甚取水飲
我賊信之至井所女奮力擠賊墮井女得奔脫一爲
蔡氏茹魏皆寡居賊入其室索酒飲見婦艾罵戮之

婦忻然陪侍其賊暢飲賊盡醉酣睡去婦乃縛其手
足以滾湯澆其頂賊痛極暴跳而死余謂此四媛者
不必捐生見所然而意固已非死如倘矣其幸而不
死者天也豈以死不死有差等哉因附記之

吳烈婦傳

婦張氏京師長班吳奎妻也飭色皆備家貧屋宇
湫隘甚潔數賊至欲主其家婦伏宅後水中賊去乃
歸尋夫一賊已據其室矣猝見婦美遂留與之淫
此賊熟睡婦微聞叩門聲知其夫至乃潛啟門迎入
以刀刺賊死取其財物而逃道旁遇井婦泣曰烈女
不事二夫昨之偷生不死者慮君飢寒失所耳今既
獲一面又有所得死其志矣奎力阻之婦曰君即不
罪妾妾何面目偷生於世乎竟投井死

論曰此已失節矣設無所得將奈何所喜殺賊可以
報仇且世之受玷者比比皆是彼道旁豈遂無井乎
則雖謂此婦矯矯可也

長沙女子傳

女子不詳姓氏年可二十居長沙城中賊至城下兵吏皆逃難女執戈登城城陷賊入女即持刀擊賊賊曰衆人不守汝一女子何能爲女曰吾以愧天下之爲男子者女有色賊欲劫之女瞋目大罵揮刀殺賊遂被害

論曰隻身登陴事豈有濟女寧不知之顧其所爲極奇凡被賊之地節烈婦女死者何限而此獨以奇傳後之覽者覩之能不愧死哉

吳貞女傳

貞女吳氏南直無錫人字秦伯鈐子泓昌伯鈐固名諸生昌就試澄江以積瘁死時當壬午夏五日貞女方侍其大母飲聞訃遽返室截髮自誓臥而泣不敢聲傳比歲餘將爲貞女議婚貞女投繯者三絶粒者再母俱不得死其外母倣太君慰女曰兒何自苦爲已向而父母言聽服從爾蔬素從爾聽爾飯身金粟以沒爾世貞女曰兒休矣夫世之循語守節者不過畏死耳兒覩此身百年旦暮秦郎死我義不獨生即父母不強兒兒終不得覥顏苟活矣自是辭益甚日以不得從夫地下爲恨久之胸腸間積塊如拳石嘔血盈盂大呼蘇衣者三卒不食而死貞女性端靜于同輩中寡言笑守禮義挺然如鶴立之在群鷄尤工筆墨繪繡青琴柔翰閉戶獨適戚里罕覩其面其兩兄曰敬培廣培皆賢而有文

論曰易云臣道也妻道也其揆一也豈以仕不仕歸不歸有二心哉貞女以處子明夫婦之義即朱陳不再議女已決志從夫地下求了古與丹陽羅靜會稽

孟淑爭烈矣

張烈女傳

張氏女不知何許人居黃岡之烏林鎮工詩詞閑其父先有所許已而悔故他徙女不知也有富商某謀委禽焉父昭其金而允女曰兩鬓何在遂至此乎引刀自刎死衣帶中有詩云搖落林居風日清黃花白露客心驚頗聞淘美非吾土却憶當年敢再生隱几芳魂飛海嶼捲簾秋色滿山城年華轉換俱塵迹底事猶牽世上名

[illegible]曰讀其詩頗得道者此女縱不以節著亦當以才顯矣雖然女與其為班姝蔡媛曷若為共姜叔姬之為今之

衛烈婦傳

烈婦解氏陝西韓城人父名解纓邦居張村里烈婦幼配諸生衛景輔適夫時婦年十五矣甫三載即值夫疾革烈婦籲天請代不得未幾夫死婦年僅十九歲婦引刀斷脰者數四以翁姑密防父母勸諭乃抆淚抱其親姪衛雲龍嗣夫後撫之成立且受室烈婦日事織紝躬操作以奉翁姑其教嗣子嚴而有方間取夫遺書手自督課無何而嗣子染瘵死烈婦乃集家人痛哭拜訣曰未亡人不即從夫地下者爲撫此

子耳今無望矣遂閉扉自縊死

論曰泰岡周之舊也有二南遺風焉若衛烈婦之矢志從夫九死靡悔淇地雲所鍾天性使然歟嗚呼烈哉

劉高兩烈女傳

劉烈女名貴姐陝西清澗人劉興女也年十七歲興挈居神崖寨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流賊圍攻寨破擄去同寨婦女五十餘口獨烈女被賊迫脅不從乃自言曰與賊爲妻吾父吾兄何以爲人不若一死徑投崖身碎而死賊嘆息去巡按御史吳甡表其居曰烈女崖

高烈女名蒯娟陝西淳化人高一崖女也年十六歲崇禎五年二月初三日賊至本里劫脅擄去陳金帛

于案曰此物惟汝用之烈女義不受辱竟不語擁之騎馬即倒于馬下賊大怒剪髮裂衣仍不動遂砍三刀斷喉而死

論曰兩烈女尚未字人非有關雎之約也僻處山村非有壼訓之素也猝當寇至片間之婦靡然被掠不可勝數獨兩女不少屈一則罵賊投崖一則引頸受刃天地貞烈之氣胥于是鍾之矣鬚眉丈夫屈節靦人以偷視靦息者何以生哉

尹王二烈婦傳

尹熙華妻不知何氏同安人也遇賊被擄婦指門前一池紿之曰吾夫金帛悉藏此池中若與我同取之賊信其言欣然偕入婦挽向極深處抱與俱溺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耿某甫三日賊至夫遇害婦大慟其姑老而瞽不能行婦恐被污又恐姑見刃于賊扶姑出門行十里遇深池相抱同溺死

論曰尹婦抱賊稍近于辱不知不抱則賊不死賊不死則已身正未可保所謂忍小恥以全大義也至王氏死較潔淨或謂不宜并沉其姑然與其受難賊刃何如同赴清流且鬧賊之所至雖老嫗不免則王氏不獨全身并全姑矣

吳烈婦傳

烈婦王氏歸吳信世居京師齊化門外貨綢為業烈婦色麗而性剛賊至縛信擄掠烈婦知不免閉門自縊賊劈門救甦強姦之烈婦嚼斷賊舌賊怒剖其腹死賊含血奔竄口不能言諸賊咸以為信家有祟棄之逃去信乃得脫斷舌賊不能食而死以為烈婦索命云

論曰世之為賊殺者多矣何不盡向索命只緣無王氏生時烈性耳

陸貞女傳

女陸氏武進人貢生陛卿偒女大司馬完學女孫也完學初第郎以外家姓貞女狀白巡方使得上聞贈旌卽褰杭入室而女生初許字同邑趙生燭遽趙舞句爲諸生有文名女少穎异十齡手錄女誡及列女傳心向往之崇禎乙亥生年十七歿女聞發館粥不入口者數日父母探其意則言小歛而服古制也令已遲矣往趙則生留則死縞衣茹淡發藏齋容父母竇以稟命大司馬于京而後行女曰是無他冀予久

而疎耳火而疎情也終身不移性也予音容不識何論情乎自是矢志愈堅會有某孝廉來議婚女遂擇臘之念四日庚子厤家所忌與本命相冲者往謁舅姑隨縗絰拜生柩下哽咽幾絕朝夕上食眞摯如初雖釋服後衣不綵飭不膾子處楚課間作小詩檢其遺編除夕云夫婦一生今夕終道義千秋今日始語氣凜凜至中秋云願倩嫦娥傳寃信玉樓蟾窟幾多遥重九云細雨淒風落帽天登高會上問游仙拜像云君顔未許覿相見舉案朝朝畫彩闌誦經云覩來唄葉閒無事觀想潛姿賦玉郎焚香云一縷爐烟透碧天千行血淚泌黃泉蓋猶伉儷宿緣塡膺結夢也既而稟受三皈恭寃有得每日人生百年何益只求回首時淡淡平平明明白白足矣稿中一詞云世上光陰百年一息厚愛深情終須一別痴兒女綢繆偏切何似我生來夫婦不相識恩義成空說萬種緣都付勾消一筆語皆解脫壬午冬病勢亟有老尼誘以披剃冀得少延者女正色曰吾以稱未亡人豈復貪餘年且披剃何以入趙穴疾將革父奔視但曰兒無

他繫惟提我此時去路耳戒侍婢勿慟遂瞑時癸未正月卒年二十有六

論曰披剃求生未必生也何如婦禮見趙地下以遂初心乎禿嫗禍福惑人應受拔舌報而俗猶虔事之何歟

史貞婦傳

史貞婦吳縣人諸生黃爲中女也少許史雲翔雲翔早喪父多疾邪遊爲巾招歸俾治章句卒不喜亡何得疾且痼矣爲中心傷于濩落無成復見其病慶意多猶豫婦旣知之因出嚴正語大意謂定于天者雖有禍患皆得全于天無可逃無可憾也有感諭之則涕泣言曰見固知父母愛我但聞有死無二女子之道也問名之日鄰里見之內外傳之祖宗知之豈在入門與未入門耶父欽其志乃即行結褵禮焉婿踰

十有六月雲翔歿婦擗踊號哭不絶聲欲以身殉潛飲鐵釘不死飲小金環亦不死乘間自縊賴大姑周氏持之環伺者數十日乃不果自是感疾漸甚家人延醫固拒曰以未亡人之身而失手于人吾不爲也因不治後三年死死之前三日沐浴設祭酬酒于雲翔几筵哀聲徹戶外且悲且告曰吾死矣夫今而後吾得借死猶恨晚也死爲崇禎戊寅十月

論曰禮婦人不適二姓女已字史雖未嫁固史氏婦矣烈婦遇非其偶克守天常不以夫病而有他志豈以夫死而反倖生耶匹夫不可奪志吾于貞婦見之彼人臣事君而覩盛衰爲嚮背者聞貞婦之風其庶幾有立歟

周氏兩節孝婦傳

婦王氏，吳縣人，母夢文童授梅而生。性敏慧，寡言笑。七歲卽通書數，紡織儉勤。年十八，適處士周重仁爲繼室，綜理家務，內外稱能。事姑誠敬，周旋於七姑一叔，畢其婚嫁。視嗣子士元如巳子，訓廸以義。士何易姑與重仁相繼卒，婦驚痛欲絕，而七姑一叔則聚而謀分其產，以售之鄉紳，勸婦改嫁。婦憤然起曰：若輩不過謂士元非我出耳，夫獨非周氏子孫乎，而魚肉之也。我雖弱女子，當訟之官，存孤死節，身兼任之。卽走愬太倉州守，一訊而諸宄伏法。婦雖室如懸罄，耳之如飴。未幾嗣子又卒，慷霜飲蘖，垂五十年而死。

婦陸氏，卽其子配也。事孀姑歷艱辛，委曲婉嫕，能得歡心。晨昏定省不少替，以姑媳爲母女。姑病泄，調藥躬嘗，衣不解帶，不敢言憊。下及燥滫牏滌之事必躬必親。姑病革，屏泣憂惶，籲天請代。卒不起，哀悲躃踴，如其姑執喪時。屏酒脯俱不御，惟典衣鬻書，課其遺孤以成立。子廖亦克孝，潔巳好脩。甲申北變，日夕悲號，恨不身殉。旋以母沒，鼎革後披薙爲僧。崇禎間巡按御史任濬以兩婦節孝上聞於朝，奉旨旌表。諸生金俊明傳其事。

論曰：兩婦之烈孝尤矣，然非吾友孝章，則草門圭竇潛德幽芳孰從而表章之。孝章積學厲行，爲吾黨人倫標準，孜孜纂緝，網羅靡備，授于諸稿，皆足干城名教，風厲末流。所謂老僧好言節義事者，視彼浮薄之子，以淫詞豔曲爲可歌可誦，至忠孝節義且以爲骨鯁血怨，罔一寓目者，其居心何如也。夫天下之忠孝節義不少矣，安得老僧如孝章，不憚饒舌，勝轉四諦法論，拈誦一千二百則公案乎。

馬烈婦傳

烈婦陳氏父故羈州人因隨叔徙都門遂家宣武橋前名應選極篤實母田氏稱謹馴姊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姿雅行端言正奉父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纖忽乖戾父母珍視之既笄適馬翁子應科承上無失御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慎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間言生一女甫逾四月會甲申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娣妯娌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畧者移時烈婦以死

自矢獨隨一小水無他計也十九日城陷賊衆排入馬翁家當衛眷屬愈慌懼對泣求避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作孽肆行擄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于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得自便夫揮涕長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擾攘急烈婦在一貯木室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光死亦為睨抱女大哭我死兒亦何依用力扼死于地遂丁迪上坐以所隨小刀自剄手猛刃深入過喉氣絕息科他匿得免越數日賊稍戢始得備棺收殮烈婦面不易生面痕不消葬于黑窰廠之東云

論曰人惟貪生念重故臨事張惶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刃鋸在前鼎鑊在後處之泰然豈與優柔踟躕者等哉

徐節婦傳

婦余氏吳縣耆儒余沖女也歸太學徐瀚為副室徐固巨族瀚父文江公官通政婦歸徐及朞產子樹藩甫一歲瀚病歿婦年止二十一躃踊號慟哭聲崩摧絕漿粒者數月矣不獨生瀚父婉諭之曰若死獨不念襁中呱呱而泣者伊誰氏之子耶徐氏三世宗祧賴此一塊肉而忍令為若敖氏乎婦乃毀容守節一意撫孤亡何文江公歿家難頻仍婦以煢煢母子形影相弔樹藩善病婦晝夜不解衣滴淚和藥乳哺不輟及其稍長訓廸有方手縮髮口授書讀伺其出入交遊俾不致流于邪侈儌倖僕妾屏聲巫覡俏踪鞭夜聲萱苷終其身崇禎十年樹藩疏請于朝奉部旌表華亭陳繼儒為之傳云有藐孤而朝廷始知有余氏有余氏而始知有太學有納言萬鈞一髮千金一縈嗒纏於若斷若續若沉若浮之間而璽書賁于夜臺褒衮華於晝錦擎累世之貲產宗祊復還徐氏此徐氏之郭汾陽李西平不特詩之共姜春秋之叔姬已也樹藩後官應天府通判克振家聲里人榮之

論曰世所稱節烈者率為人妻耳副室著名要不多見他變別桂跳尼之者而徐母獨能冰栢舟泣蕙帷終其身不改操易節此真囊者金川門卒與近日長安賣菜傭之流宜其獨有千古歟

丐婦傳

丐婦山東人也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鋪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瑠貌極端莊度亦嫻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即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宦裔遊庠今忍饑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失節生寧守義死况夫病已深雖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徒喪廉耻乎或更詰曰何不以銀瑠易米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縣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粥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絶粒者浹旬夫竟斃舁棺盛殮復乞貲倩工埋訖身匍匐哀送舉衣袵兜土塚未成而遽暈倒按之氣絶矣路人高其義共貿棺與夫同穴殯焉耳上銀瑠尚在

論曰此乞婦也直當以夫人稱之矣彼素稱夫人者何爲也江左靡靡貴人妻女失節波闌恬不知恥觀

乞婦事能不掩面却走耶

何貞烈婦傳

節婦何氏，嘗熟人也。父瞻嵛，為縣諸生。幼失怙恃，育季父白石家。及笄，字副使凌公必正長子箕。箕以攻苦下帷得疾，至甲戌夏，憊甚，忽一日嘔血數升，病即劇，抵冬少瘥，乃娶婦成禮。甫兩月，遂不起，未及廟見，而婦已稱未亡人矣。時號慟欲絕者再，誓不獨生，念夫生母李氏所倚賴惟箕，箕死，恃有媳在以慰餘生，因强起食息，日與李氏姑相倚，塊守一室，足不踰戶外。凌公深憫其志，欲以女嫁之，然不使聞也。越二年，

三六

姑隨凌公之建武，尋卒于署。後以柩歸，婦哭泣往迎，盡子婦禮無懈。復私自念曰：予不辰，失所天，所不即與俱歿者，以有姑在也。姑復死，予何恃哉。乃椎髻毀容，殊益自苦，思皈心大士，為終焉計，一燈溶溶，自分已決。洎己卯春，凌公出守桂林，婦奉其嫡姑頗宜人居家中，晨夕相依，洎如也。至秋，其季父白石迎婦歸，諭以弱齡且無血胤，惟難終守，且為道其舅女嫁意。婦聞言，乃大悲咤曰：所言胡為至于耳哉。涕泣不自勝，已復收泪紿叔，謂叔所慮良是，但不可不聞之我

姑。明晨當歸告之，來年請惟命。叔頷之而去。即以是日夜分，俟女婢各酣寢，身衣純素，整容莊服，私往宅後河，遂自沉死。詰旦，家媼以早餐進，則房寢寂然，素帷空掩，舉家驚愕，尋跡至宅後，則已蔣衣□雪，僵立中河矣。事在崇禎己卯歲，得年僅十九，葬與夫箕合葬焉。

論曰：嗟乎！天矢泥舟，姜美衛共之特；哭安諦廟，媲宋伯之儀。以視婦何娩哉！蓋當病而娶，未逞廟見，力謝弱齡無後之諭，而卒殉其志，為至難也。傳曰貞烈，說在此矣。綱常未墜，天地常存，如何友者，其庶幾與！

三七

太倉兩節烈傳

節婦凌氏太倉人居直里父子海山即大京兆道山公弟大司馬洋山公兒也婦幼字徐大欽大欽抱羸疾年十九生一女僅孩大欽病卒時婦痛不欲生然以翁姑袁水故不死性嚴重才更敏練待群下恩威兼至事翁君姑尤賴其寒煥啓其疾苦比歿含斂窀穸情文備至洎又遊于徐宗求可以後其夫者而鋪康之訓勉之復爲置室授田婦仍依其父母以居自裔戶無女弗足不出閫闥歲時笄黛或有宴集亦弗與

巳而女長適同里金氏子踰三年金氏子復嬰疾不起女抱尸慟哭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較其母彌甚巳决計不獨生雖左右環集勸止弗傾頓祖姑泣諭之乃稍進飲食巳而亦依母同居復從直里所御紈綺悉屏弗御偕其母棲戶習女紅治生間措辦香佛前合掌誦彌陀數聲有女冠華以焚修請謁輒拒不納雖歲時宗親亦鮮候見顏色同室北戶罕聞其聲蓋女性嚴冷尤甚居恒盥櫛之具一設簪女侍于即屏去夜將寢必挈女婢秉燭徧視四隅滌衣悉除前有僮僕偶經其側輒頳然怒非三四滌弗以服也生事故不甚充且歲屢祲遇歲荒危困不吝弃衣救之間有貸于人必亟償而後快未幾母病女寢食俱廢醫禱弗輟且暮吁天求以身代及歿含殮既畢臨檢遺篋自服飾至器皿悉分贈諸親友下至婢僕亦皆賞賚甫月餘命左右市一棺先期沐浴著且結束儼然再拜母靈前趨入棺中令女婢生開之宗戚聞其垂環集如雲涕泗挽留女嘻然笑而謝曰吾母女生未嘗離旦夕今分袂月餘誼必不能今泉下久寂莫矣自是勺粒不進里閈婦女輻輳走視巳絕粒數日顏色轉瑩偶起步趨肢體忽姍姍然輕捷見者驚相告語謂爲神仙中人迄二十日乃卒巡按御史饒京上其事得旨建坊旌表

論曰予如直里里之賢者費子省齋爲予道兩節烈事甚詳嗚呼賢不難哉其當日母以女在乃强顏以生而女亦以母在故歛痛未死卒之茹荼集蓼者四十年而母死于疾女死于母是女不僅以節稱且烈而孝也夫慷慨赴死易李阿子百世猶聞從容就義

難任季兒千秋罕兒如徐女者尤難之難者矣

此葉科圖配補

黃節婦傳

婦楊氏無錫人宋文靖公龜山先生裔也生而端淑長歸同邑黃公汝克盡婦道事身姑潘濡之膳視寢手供曲當其意又相夫子操家謀晨桑量出入爲家日益起亡何劇於盜苐廬皆燬又困蔑更譆[illegible]如籠鳥之觸隅汝憤懣成疾婦叩天搏顙祈以身代未幾汝歿婦一慟幾絕矣以身殉而其舅君姑感慰之曰汝不爲堂上計獨不爲藐孤計乎程嬰杵臼孰決於十九年前甚雖宜趙宗而下報宣孟者婦於是痛指截髮一意守節辭號呼號朝夕上食如平時而事堂上敬而兼愛撫膝下嚴以寓慈迨舅與舅姑三喪相繼婦盡志盡物捐簪珥經紀之剖遺產以償公逋不累其兩叔居平行事一以天理良心爲主寧厚毋薄寧退毋先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疾言怒色不見於外雖燕閒無嬉戲之容捨提醻若曾不一錯趾綿衣茹素以終其身晉歲譽於鄰自是不復辭衣寢年六十癰發於乳未嘗一袒胸見子婦輩或有女伴談及不潔事輒障面掩耳去之其耿介貞靜類

如此年七十卒里人列其狀上聞御史徽出覆報爲
更胥所持事中寢輿論惜之子應元諸生曾孫男登
順治乙未榜進士授禮部主事督學廣西參政武昌
皆卓有政聲吾邑稱爲賢士大夫云
論曰黃氏稱世德家與予居同里閈其閨閫中勤苦
之績爛焉不可勝紀而獨獨人以貞節顯一生涉歷
赤眉之禍覩驪之災兒女之笑啼床蓐之纏綿轉輾
反側不遑寧處如隕籜悲秋如山花泣雨如哀鴻孤
燕斷腸之樓啼血之鵑伶仃躑躅於霜凄露冷寒枝

絕壑而莫知所托命所謂時窮見節義者非耶彼登
壽持世者猶不得以巾幗目之嗚呼何必不巾幗哉

胡節婦傳

婦虞氏無錫人贈御史胡倅妻也性貞孝十齡喪父
哀毀咯血母病籲天求代及歸胡相夫事舅姑色養兼
盡夫於土地祠拾遺金百兩夜守旦還事詳隣訓集
中時懷娠六月病危甚夢白鬚叟予雞蛋云食此可
愈十三月生時忠無何倅歿婦搏顙矢殉顧念藐孤
未成立且兩喪未舉謂吾即死誰任此者因強起饘
粥毀而治喪經而植土早暮經營不以委諸伯叔時
遺孤方八歲內訌外侮婦以煢煢嫠婦支持其間脫

簪珥課子勤讀迨時忠成進士官御史婦絕不矜
喜益節儉自守布衣蔬食以終身平居好行善事修
淨業羲倫睦族方侍御甫貴即命焚舅氏八契葬姑母
柩爲閭里稱說侍御仕南昌訓以做人做官莫過廉
恥三字每以撫罪箚恤民膏爲念且曰居官悔過不
如無過待汝面頸發赤時若人身家已破矣侍御終
爲韋絃之佩以故歷任有善政地方尸祝（崇禎丁
丑奉旨旌表建坊如例太史黃道周銘曰以馬世
等交章稱頌刻有海內哀言

論曰世稱植節者謂必有殊特瑋偉如曆和凍雨摧折摶激而後崇柯爲勁清芬爲烈然與否耶夫常變殊觀險夷一致深閨無事逍遙永年夏之日冬之夜枕余溪潰伊鬱誰語乃能安性命之正綢繆陰雨子戒名五十年如一日如胡母者殆與有道至人相頡頏寧獨淵塞厥心已哉吾黨毋徒眩目崔唐而謂千里一曲湯湯無奇也

吳節婦高賢母合傳

節婦吳氏廖州守高文登女適嘉興吳邦章踰年邦章死無子氏預置一櫬誓死靡他擇地葬夫穿右穴以自待縞衣糲食日勤紡績未嘗效時俗佞佛終身絕足墟往來服則整衿端坐而已苦節七十年壽至九十卒事聞當事顏其廬曰一門雙節璧曰天恩表節雙節者娌吳邦翊妻徐氏亦守貞五十餘年得與並旌云而娌孫高承埏母屠氏既已未進士高道素封太宜人事繼姑孝謹道素上公車姑歿屬纊含殮咸咸禮道素落拓不問生產家漸落宜人務農桑勤紡績丙夜不休得以不替後道素貧窮死宜人痛不欲生教子力學卒成進士承埏之任適安[illegible]宜人爲急宜人曰吾所以不即從地下者欲覩[illegible][illegible]報父耳今當爲至尊分憂爲先人洗冤無吾戀也其静達如此年六十九卒遺篋蕭然如貧家婦焉

論曰一門雙節盛事特傳若太宜人亦巾幗之鬚眉也近來儒者讀書不解忠孝二字況在閨閣之流吾見世之爲人母者但知歲當收幾翟榆子孝[illegible]常養

人給銀黄爲足快意耳宜人獨諄諄以爲至戒分恐
爲先人洗冤免其子可不謂賢母乎余故並採之爲
閨範訓焉

原缺第三七葉

江節婦傳

節婦項氏徽州歙縣人江萬里之妻也年十七歸江
事舅姑維謹性明敏有果斷及姑逝家政統決于婦
曾伯季娣姒負口各懟其母母至婦從容咲迎代剖
是非二母釋然去人以此服其能初萬里之先四世
單傳至祖正立始舉兄季三人而兩從祖皆無後爲
里之父曰中庸復單傳生萬里兄弟四長又早卒無
嗣遂三分家產萬里同季弟治商將行謂婦曰吾鄉
客遊翁猶覊錄今春秋高矣誰爲代供子職者調寒

燠時飲食固若事也婦曰何敢辭子弟行毋憂婦自
是奉翁益修飭異報宿肉潔朝飧而豐夕翁不以誘
之姊姪翁嘗與族老談終日婦輒先意花報檀翁
亟稱其善養志無何萬里客死時婦年三十一二諸子
俱幼聞訃痛不欲生哀毀骨立及喪歸一慟幾絕誓
欲從夫地下又念夫臨行語義不忍負而江氏八世
止此三孤誰其撫之乃强進糜粥稍未亡人婁霜冷
月形影相弔首不飾珠璣體不被綺統含水茹蘗以
終其身十九年如一日也始萬里與季弟共商也貲

半貸于人及卒季仍共業而虧折殊甚欲告兄田以
償逋請于翁翁不許曰償由商負當由商與産奚與
若不知艱難母子倚是爲命耶季唯唯退變形于色
婦聞太息念今門戶凋零養老撫孤保家禦侮胥于
叔身是賴詎以我母子故貽累乎乃痛切告翁曰夫
雁行四長伯夭仲伯嗜酒不任事夫又不幸捐館舍
所仗惟叔一人叔今迫于負倘成隱憂是上傷大人
之心下失一門之恃也且所存孤苦債田去孤饔飧
與苦債孰若苦貧熟籌之與矣願以田聽叔翁再泣

阻且以生者未成死者未瘞與日艱難何以自支爲
言婦曰人貴自立耳貧富命也夫何怨乃盡出其租
籍授叔祖存瘠地荒林數畝以度晨夕由是家益落
力謀治生法命家人督率傭工開山濬池收山澤之
美爲日用之需當是時風雨飄搖內憂外患婦以孑
身撑拄其間雖冬無絮夏無帷登草爲苫拼帚被
極人所不堪而婦處之晏如未嘗以棄產致生怨尤
他日與次子追道前事猶自信其識見之早定也居
顛沛中惟以勝翁教子爲事終翁之世廿年無缺焉

三子自幼至長恩恤備至食必洗腆而自甘淡泊與
婢僕同甘苦迨翁殁仲沉湎于酒季未及無喪具皆
婦經理又數年卜窀穸時季已卒仲終不視事婦責
無地誘爰貸諸甥質諸典勉襄厥事術者謂姑穴不
吉因併遷而合兆又以萬里生能孝養亦[illegible]而附塋
焉後仲以同居産售人婦曰此兩從祖遺澤也從祖
無後倘遺庇姪後人其忍棄諸顧甚窘救死未暇乃
囑其別業不足再稱貸母家始克辦事而仲日益貧
衣食不給又去其先世墳山婦痛念夫在必不使伯

困頓至此拮据無策搜及夾關得古硯法帖諸物悉
謀之父易值以償及仲夫婦殁又爲經紀喪事別有
族之爲富者矚季婦祀田之腴而陰誘得之祀田稅
寄季戶故季婦得主婦聞驚曰去祀田是無祖矣度
明言恐觸富又慮娣姒而事益僨會歲編審婦遂托
辭更立公戶使人說娣曰祀田公産也稅宜歸公戶
娣患窘我寧歸娣值娣仍收田租也娣喜諾然價無
出頓次子泣曰四壁蕭然只存一榻祖既廢祀吾何
敢安居乃棄去歛貲付婦娣腈贖回如婦言凡此皆

婦苦心妙用人莫得而知也自此龐戶寧謐竹林魚
沼茶園菓圃利日饒殷家漸以起婦又不以拮据爲
能惟以長厚爲事寬仁以御下和藹以接人遇凶荒
則煑粥賑佃值借貸則還券捐逋常語諸子曰人患
因循惰誤耳苟卓然强立安在憂患不生故其自持
多毅然不可奪卒能丕振家聲將死預知時至須有
道者然婦卒以崇禎辛巳七月得年五十有一聞者
無不流涕按婦家項氏世居歙南代有聞人父曰項
可敬儒行爲鄉里推重撫孤姪成立母即江氏勿封

秋猿毅可敬生二子長早亡婦潘守節撫孤次曰項
亮交事姑嫂篤謹與其姊居不言笑食不同席罹傷
嫂心也可敬二女長適某早寡爲孤姪保育完娶次
即節婦也江氏即蕭江婦中廣有碩德常經行大
江遇風敗舟中廣伏舟板三晝夜僅息遇漁
父救起得不死家人失火廣整衣冠再拜風返火
滅廬竟無恙其至行格天此兩姓淵源節義吳中
所僅見云
論曰婦之節孝人無間言而予所尤心折者勖翁當

田一事十九年間伶仃困苦不遑寧處所謂松栢經
風霜而彌茂者非耶婦根抵學問蘊蓄經略視天下
事數着了了固有學士大夫所不可幾及者猶記甲
申之變流寇日亟朝議請棄寧遠守關門而撤薊師
以茲神京可保萬全乃諸閣臣謂無故棄地三百里
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勢迫始下詔事已無及
戀咫尺之地貽燎原之灾何當日諸臣舉不若此一
婦人也設令節婦得以仰首伸眉持籌軍國大計必
將獨斷而決行之區區彈地置若敝屣障狂瀾于既

倒扶大廈于將傾何至爲合鼠偷憑陵無忌覆宗社
而我帝后害不可勝言哉事介呼吸一失莫追失家
國一理平治齊執予故詳記其事庶幾使世之囂薄
自賢殘骨肉而斁彝倫者知有所範以歸于厚不徒
以表貞節樹風聲已也後有歐陽公出傳王凝妻李
氏于五代喪亂之際將以予言爲徵焉

啓禎野乘二集八卷

〔清〕鄒漪撰

清康熙十八年金閶存仁堂素政堂刻本

梁溪鄒流綺先生纂

啓禎野乘二集

野乘初集業已不脛而走海內乃稱之又廿年所見名賢碑版文是天球弘寶人如商鼎周彝本坊特懇　鄒先生排纘成帙授梓行世較之前集眞爲合璧識此鑒貞

金閶存仁堂梓

序

予甲申乙酉間刻有啓禎野乘一集行世距今三十四年滄海橫流屏居西村農圃之暇薈萃諸家誌傳墓表而排纘之復得若干大約忠義壹行孝子烈媜之屬居多將授諸梓客謂予曰居今之世生今之時讀書好古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逸

天也子何自苦頭白汗青為予曰子言是也舉世矇瞽拍肩接踵予以殘年暮晷一旦張目奮臂標正人陳理學據一闕之地而為四戰之國布方寸之鵠而招千人之射實應且憎彌兆寡助物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豈不殆哉客愛我者其忍具曰予聖以規瑱吾耳者乎雖然僕聞忠孝節義

間氣所鍾也香之有栴檀也玉之有瑱瑤也寸香片玉流落於斤斧滿壑之餘人猶爭而寶之而況忠孝節義之屬衆香之林也羣玉之圃也忍視其斷簡殘編湮沒于荒煙蔓草之中而不為之所乎自維生平薄學淺植然而世食舊德胚胎前光壯游虞山漳海兩先生之門其于南北部之壇

墠大小東之章牒頗能洞其源流別其涇渭因念兩朝名臣顯著在人者固多幽隱弗彰者亦不少用是鈎稽條貫詮次成篇或亮節清風品崇山嶽或鴻猷偉績業沛江河或厚澤深仁著龔黃之遺愛或直言敢諫追徵黯之嘉謀或藝苑流芬經經緯史翰墨昭回雲漢或沙場灑血斷脰決腹

忠貞噴薄日星乃至故國遺民舊邦吉士剖肝孝子截髪貞妻皆得而論定焉但恐其人奇而吾筆庸不足鋪張懿美又或其事冗而吾文窘未能揚厲風徽斯則負疚前賢貽羞椽筆知我罪我聽之而已慨自世衰道微廉恥淪滅臣弑其君子逆其父士責其友弟子背其師妻妾棄其夫幾不

知忠孝節義爲何物楊焉之治河也患底柱而鐫之忠孝節義其爲底柱也大矣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鐫之鐫之亦如底柱之没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焉者未已乎之纂此編也其將以是爲底柱乎抑亦致戒于患而鐫之者乎嗚呼尤可歎息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吾願舉世之有而似之知典型之不遠也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後有歐陽子當必以予爲知言者矣

康熙十八年秋七月梁溪蘇人鄒漪謹序

啓禎野乘二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梁溪鄒　漪流綺甫纂

成文穆傳

公名基命字靖之避廟諱以字行大名人少爲諸生
長身玉立與高陽孫公承宗齊名萬曆丁未舉進士
選庶吉士在詞林砥行績學迥翔詹翰歷官吏部左
侍郎崇禎元年枚卜閣臣廷推居首不果用踰年
警訊徧震驚上用廷議十一月七日即家起高陽以
樞輔駐通州控御神京次日遂召公陞禮部尚書入
閣辦事越五日高陽入朝召見平臺公繼言於上曰
願陛下以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俾得盡其才力必
能仰副聖意上爲首肯當是時烽火連接警報錯互
舉朝惟駭不知所爲公言出而上意定廟算一人有
固志上始悔用公晚也高陽旣出鎮公在政地緘口
不以閫門爲慮凡所條上覆奏綜核舉行于兵部則
謂四方召兵抵圻輒鳥駭散當正士卒乘城之士者
且不得下當更番受勞卒入衛當額招衛取當令
于戶部則請開集貲須額賦皆急行檄當事新餉當

與衆權當遴選年領兌積運之法當行于工部則謂
收發辦造當稽內造外造當促期戰車當補料價當
先期以應凡所條次當與當革手批口荅心計日營
度務括據以致銜怨皆以內庭軍國外應廻圖爲張
皇安攘之計而其最大者則處置關帥一事蓋是時
學臣世龍出自獄中受命撫理方扼腕奮臂期却敵
自拔中權惡其兀傲不善事己也使其私人監視之
必請國家所倚賴者關門關門所倚賴者高陽令以
撫關斷斷世龍掣高陽之手足而責其展布關門之
事去矣獨不爲國家慮乎于是力排羣喙取旨申飭
命世龍一意進取不得輕議更置又申飭羣帥聽總
理節制世龍益感奮誓死統諸大帥從高陽下灤遷
復遵永四日而四城皆下露布上聞獻俘告廟本公
在政地周慮危疆主張國論居中調護力也公感上
知遇捕牙樹頰無所顧避漏下三鼓猶在直房上從
午門望內閣燈火熒熒然屏營歎息不能成寐也公
身在禁近心切邊疆京師解嚴公得乞罷疏凡三上
溫旨慰留敘功加太子太保公深念官常國紀敝竅

門甚不太斷割無以振積玩雪國恥公謂治道去太
甚求治戒太銳天威震疊鐫責切至測理提訴詳所
寬解上時時曲爲報可有僉壬營進者爭爲操切可
喜逢迎上意流言布聞謂公委卸市德上意不無稍
動而郎署之宵人緹騎之惡予乘間抵隙交章詆公
公自是奉身退矣公既去高陽在關門益孤分兵易
將曲肆阻撓比及三年以淩河之役去高陽而關門
之事不可爲矣自時厥後國勢益壁帝心益困登拜
如踐更罷免如傳置蜩螗沸羹無復與要譬駕萬斛

之舟衝風逆浪檣傾楫摧長年三老袖手屛息而振
柁司蓬之人呼譟喧豗促數更易其不至於覆溺者
鮮矣然則國家之不早用公也公之用未久而去去
未久而亡也天而有意于大國夫寧若是葉落而知
秋壺冰而知寒公之進退關係乎國家綦重如此公
與錢公謙益交最爲厚嘗其削罷過從相與屈指四
郊多壘君父旰食網羅事叢何若而可畫灰借箸每
坐談慨務日當謙益爪蹈被放公嘗語之曰吾兩
人車兩輪也吾兩人爲鼎必出則三足也陣六輪

行不契需者乎則兩足有不覆餗者乎謙益深旨其
言公歸六年以乙亥八月卒於家訃聞上震悼予贈
卹賜謚文穆予克輩中癸未進士官　本朝大學士
論曰懷宗以上聖不世出之姿憤慶國憂多壘開聰
闢門號咷博求已已之後召高陽于家拜大名子廷
舒秦鎭鑰中外相應八城克復危關不扃天下欣欣
然想望太平不一載而大名去又二載而高陽歸于
是乎奸讒盤互膚瘝接迹淪胥焚溺不可救藥而祈
祚隨之閱其遺事能無恨哉

韓少師傳

公名爌字象雲山西蒲州人也中萬曆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中允掌春坊事再遷禮部右侍郎侍讀學士皇太子出閣公進講舉止嚴重聲音琅然太子敬屬目已進左侍郎光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召何上崩公偕諸大臣受顧命時方公從哲為首輔與中官比當李可灼進紅丸從哲不能止已又擬旨賚可灼于是侍郎孫慎行上疏引春秋許世子不嘗藥之義以責從哲比之弑君起臣交章力攻公謂國家有大體以先皇聖明而目之曰弑筆之于史何以示後且公等偕受顧命不能效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即具疏為上白請皇上渙發王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摩者勿以信史為謗史則先帝融則之令名與陛下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疏入據以成獄從哲得善去而戍可灼以解即慎行等亦不以異議為憾也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天啟元年奉命詣天壽山覆視光廟去地并謁皇祖陵寢還言帑德陵錄

敬天法祖上嘉納之以登極恩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再加少傅進中極殿上頒于宮中佚游不恤國是中官乳母交盜其柄公與葉公向高同心匡救侃侃持正朝政稍清三年以山東平妖功加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四年楊公漣上疏極論忠賢罪臺諫相繼論劾而上顧信忠賢益堅向高調劑之不聽遂力請休而公為首輔會上不豫公入對言慎起居遠婦寺清心寡慾以迎天庥上稱善及忠賢之黨方以三案起大獄殺諸正人公不肯奉詔顯輒下中旨行之而責公黨護言官與孫公慎行周公嘉謨皆錮禁公遂求去不聽會吏部尚書趙公南星都御史高公攀龍為閹黨所許踉蹌去位公上疏力救言一日而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御批逕發不復到閣而擧能一處經見票擬又掌御筆攻移大獄覲聽有詔切責公見朝政大壞度不可為乃上疏自劾內云南北用兵軍需匱詘不能貲廟謨以佐邊防竟災數告徵發騷驛不能恤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illegible]衛而視兵禁掖無從探實耶之發忠直尚猜

還齋榜樣朝堂無以回震霆之怒斯皆罪端曷容遂
辨惟皇上亟賜褫奪以為輔理溺職之戒疏入予告
歸臨行復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
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宁等語忠賢益啣公未幾而舉
小櫝加點灼摘其票擬熊廷弼事矯詔削籍坐贓二
千餘金捕其家人韓山拷死獄底公悉賣田宅以償
因是棲息先墓忠賢意必欲殺之會熹宗崩得免懷
宗帝立特起公晉中極殿楊維垣力沮不聽既陛見
慰勞甚至頗見信任上惡門戶溫體仁以試事訐錢

謙益去之毛九華任贊化亦訐體仁借罪上怒切責
贊化公力請宥贊化以安體仁上因戒諭諸臣毋各
植黨公退復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
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因而黜
陟孰敢不服若茅戈妄起于朝堂畛域橫分于宮府
非國之福上嘉納之叅定逆案一出公手案成上所
有云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為即寬政尚從衰[illegible]
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禍項亦荷恩波上論
其言頒行天下亟何言官交章劾王永光庇覆逆

而南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切上怒下永吉等議
罪公密疏救永吉僅奪俸一年尋以皇子推太傅
公力辭免上召對舉汰兵裁驛二議問公言兵不
過當清占冒及增設浮兵若衝地額兵固不可汰驛
遞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當即蠲
之民以示德意上然之先是熊廷弼既誅死遺骸未
收御史饒京以為言不許其千兆璧復請闕泣請以
事關封疆莫有為訟言者公疏謂廷弼在遼有功無
罪料敵如神十年盡驗即曰失守廣寧與王化貞一

體伏法廷弼何辭乃先以無影之賄懸坐楊漣魏大
中為清流陷阱又以刊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之後
尚坐贓十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迫而自刎斯則
廷弼死未心服臣等竊論自有遼事以來徼倖營私
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畧不取一金錢不通一
饋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大計如其家事似猶
此善于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爲爵祿所誘甘
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稍撓則生抗違立死
乃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

市傳首已逾三年收葬亦無禁例則聖明必在垂仁
琥入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爭劾東林者爭趨避
案欲援引一二人以漸更置而公力持之惡公者日
甚公遂乞休疏再上賜銀幣命行人護送馳驛歸十
七年賊渡河破太原公闔門死之公爲相居家二十
年無求田問舍之事無梯山架壑之舉無煦嫗儆徽
之態無崖岸嶄絕之容誠敬以孝享悖悱以善俗以
躬行實踐爲學問以明心見性爲功夫善善惡惡本
於天性雖位極人臣屋宇如故園舍不增蕭然布衣

蔬食殆篤實光輝清正大臣也公蔡名承宣中崇禎
甲戌榜進士授歷城知縣先是戊寅冬東省被衣冠
自縊死承宣長子世琦仕江南巡撫都御史下車即
惠政四訖除衙蠹戢兵丁禁差役均里長重文學飭
武備論者比之海忠介以後一人次子世琳仕常州
府通判並有治聲

論曰東林固天下才藪也倪文正嘗有言爲之主者
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過刻覈爲明之幟而或
持議太偏若少師公立朝論紅丸定逆案是豈黨之

刻與偏者乎吾觀懷宗御極台轄不下數家
庸黑積垂金石銘旂常者指不數見至于拱嘿
貽譏伴食或樹黨營私以人國爲戲者比比然也公
自筮仕至白首蹇蹇諤諤忠君愛國扶正抑邪雖身
被讒言而令聞克著譽之璠璵之性寧毀不渝鱗鳳
在廷馴而不狎卒之以道殉身祖蔡一轍庶幾哉致
身之節一德之臣矣

錢閣學傳

公名士升字抑之號御冷晚號塞菴嘉善人曾祖伯
峯公爲汶寧郡丞有政績再傳而舉公與弟士晉並
擅機雲之譽公資性機敏器局凝重年十四補諸生
及選貢廷對俱第一名益噪與顧端文高忠憲諸公
遊究心理學顧數奇不售會父抱危疾禱籲蒼天請
以身代手寫法華經爲親祈年病尋愈已而父歿公
哀毀不欲生宗黨數其純孝乙卯舉順天鄉試明年
成進士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拜官後即謝絕

俗緣靜對經史已未分校禮闈所得皆時彥旋乞假
歸甲子升左中允不赴乙丑丁艱尋璫禍大作毒流
縉紳逮捕無虛日公家居幸免而魏忠節被逮公奔
走營救捐金錢爲同志倡趙忠毅提問公遺書莫定
守蔡官治獄護甚力萬公元白死杖下追贓無所出
公又多方捐助人高其誼迨懷宗立起少詹事掌南
院已巳轉正詹事實錄副總裁辛未升南京禮部右
侍郎攝部篆被輯遜國諸臣遺事凡九卷曰表忠記
壬申閣推[illegible]入公大決癸酉特簡東閣大學士

[illegible]
知人材有臧否不知有南北東西必大法而後小廉
必知人而後安民必足食而後足兵必內寧而後外
攘上爲色動方是時懷宗宵旰求治政地票擬射覆
句字間惟恐不得當往往深文迎合公每事務持大
體剸以寬平然事權不在手每直票擬從容裁答幹
旋密勿陰護善類會長洲文公震孟與首輔烏程不
協爲所傾擠與香山何公吾騶同去位公密解不得
亦浩然思歸丙子三月特上四箴曰寬以御衆簡以

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上意殊不
合不數日而奸徒李璡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
富民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公怵然曰此亂本
也擬刑部提問懷宗意益不懌命改票公具疏痛駁
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彼周禮荒政有保富之
法今天下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其
若此法行驅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
遂請告歸御史詹公爾選爭爲延譽天下壯之歸而
[illegible]

甲申變後痛不欲生祝髮誦經至壬辰年七十有八
六月既望公夢見懷宗召急索袍笏趨侍明日疾作
却藥不進易簀時訓子棻以方外服殮與雪菴和尚
同傳遂卒死後肢體柔軟若生大暑中香氣不散里
人嘆公爲栗休丞相後身殆不誣云公白皙豐下項
有奇骨秉性正直和風藹藹至談及人才國事則鬚
髮泉湧濤于聲色尤好讀書老而彌篤所著有表忠
記及高子遺書近思錄傍搜外解莊子詮周易愁消

書惟甲申死事諸傳未竣而歿二子長栻庚午舉
人次棟丁丑進士先公死事乃奴隸中丞次子棻爲
嗣棻中壬午順天舉人有才名諸孫鼎乙未進士任
寧國府推官
論曰懷宗御宇十有七年綸扉片地席不暇煖凡四
十餘人其間同异互爭東西各向其持正不阿則蒲
州南昌高陽長洲縉濤華亭大名數公而已然未有
若公與晉江當爲東南百萬生靈請命潔身去國者

孫黎民然而焦頭爛額固不如曲突徙薪之爲計得
矣予故詳著其事俾後之考世者知二公之進退關
一代之興亡其猶有觀感也夫 晉江蒲潢 公德璟

高工部傳

公諱承埏字寓外號寓公嘉興人世祖遜志以太常少卿死靖難謚文忠曾祖文登由舉人歷官膠州守有惠政祖林諸生哭母哀毀未滿喪而歿後贈屯田郎中父道素負才名舉萬曆乙未進士孝緒忠規祖訓父廸蘊隆以及公幼穎悟善屬文經史百家無不該洽痛父以監督藩邸負極冤死服闋投牒學使云緹縈贖父生有愧於鬚眉恭定沉河死尚稽於旦夕欲請直疏而未忍願依蒿里以長居學使不許崇禎

己卯舉鄉試庚辰成進士除遷安知縣還號稱邊公單車之任適糧艘凍天津榆關絕餉當事檄州縣陸輓薊之遷當四千石公力請得減半設法移解俟冰泮抵完屯糧省脚費以萬計又地近輦轂諸勳戚標權利富豪倚以為奸避徭役逋賦稅公鋤抑之不少貸凡水利屯田招撫諸政次第舉行開墾荒蕪至三千餘畝而流民歸業者千七百戶自公下車踰年而邪以大治壬午調繁寶坻一以治遷安者治之邑民最苦解戶公視田為差定以畫一豪右多侵占公履

畝按之清出五百餘頃時漕急水涸公親行河上督濬閘倒匯洪舟行不紆折得旨紀錄太僕寺議馬匹免發寄止徵牧銀公竭爭發寄猶期弛擔改徵牧銀將為定例非國家惠民意事獲寢順天府屬額設淺阻剝船八百轉漕向屬武清香河漷縣戊寅己卯間分武清三百隸通州至是通州議派寶坻百有二十公念寶坻距漕河遼遠民請命仍以船歸武清通州而寶坻稍協濟其費得俞旨民大感悅冬十一月
大清兵圍寶坻八晝夜以守嚴不克癸未夏四月

大清兵再至復禦却之懷宗嘉其功詔從優敘會彪尼之改調涇縣公未嘗稍介意百姓遮道哭送者數百里涇縣之政較前加善期月而民歌之曰琴溪泉潔兮清昆山車青入雲誰其比高使君甲申聞北變公瀝血草檄移約旁郡縣為常山死守計已而南都立公奏記史督輔可法言兵事可法稱善遷工部虞衡司主事上書白父冤詔復原秩受誥贈如制隨以葬父養母乞歸同承埏非忘君國大恍奈獨子何南都失後公奉母村居足不入城踰三載而歿得年四

十八疾華獄詩有云惟嘉前進士修渡表孤苜讀者
哀之公性嗜書芸閣所藏不下數萬卷雖簿書鞅掌
不廢覽涉至法書名畫彝鼎之屬辨識精當華亭陳
山人繼儒嘗語吳徵士統持曰檇李嘗鑒家向推項
墨林今惟高氏父子寓公之繼玄期視海嶽玄興殆
爲過之長洲徐詹事汧稱公大言足扶世教微言可
證道心江夏劉孝廉敷仁見其文即執弟子禮蓋其
經濟文章爲時推重如此所著有盈州邦敵記稽古
堂內外集若干卷于仿鉅篤志詩史孝友克世其家

爲吾黨所僅見云

論曰先生懿行不可殫述大都經濟似董江都吏道
如黃次公而至性純心則文信國謝翱羽之流亞也
申酉以後痛不欲生念母太夫人年高又終鮮兄弟
未能即自引決其悲歌慷慨低徊結轄以迄於死與
楊前牖下之徒遠矣嗚呼端皇帝闢門延訪思得一
奇才異能懷忠抱義者以當干城之寄及得其人而
柄人又從而陰尼之灰任事之心厭遠吏之氣觀先
生事不亦大可痛哉

陳郎中傳

公諱龍正字惕龍別號幾亭嘉善人父于王萬曆丙
戌進士歷官廉憲所至有惠政及民公幼有至性磊
落不凡年十四薦然見頭角從同邑吳公志遠遊因
師事高忠憲公究濂洛關閩之學忠憲特器重之天
啟辛酉舉順天鄉試久不第所學益邃遂徹生生之
旨崇禎甲戌成進士丙子分較比闈當事以公具人
倫鑒遲公參閱書房牘識王公漢於糊名中丁丑授中
書舍人時天子頗尚綜覈內廷爭爲深文以市寵藿

驟然戊寅夏熒惑守心有詔赦流以下囚公因言天
心惟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上優荅之即勅廠督毋
輕人命損陰功語極懇惻公乃復進特闌揆職疏言
陛下十年求治憂兵憂餉臣以爲勿憂餉而憂兵兵
精則餉自省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勿憂將
而憂輔臣輔臣賢則良督撫良將帥自出疏上閣擬
再三未稱旨上親褒荅之尋奉命使魯藩留疏極言
加賦和欵非計友人持之不果上己卯彗星見公復
應詔陳言謂事天以恒不以暫而歸重於寬刑納諫

請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願陛下日臨
存之歲歲存之上大感動御筆圈獎立冬大雷電雨
雹公復疏請正郊期當用上辛毋循冬至請家泥冬
日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關
不省力之候千年匯誤有待聖明御批閣臣會部議
奏竟格不行奉命册輝府見中州旱飢勸諸王賑莫
應首捐俸以風還里知時事日非乞休不許壬午趨
朝値上下詔罪己復三上疏言時政上皆優答之公
故留意西北荒土以爲救時本計莫要於此會部開

拯困甦殘公著議極言金非財惟五穀爲財屯田本
足以生穀惟墾荒足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
不起科可以墾荒而五穀可足加派可罷民生可安
凡數千言上特詔取議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
事卒以屯墾相持而罷甲申春坐丙子分闈註誤謫
南國子丞亡何京師陷南都嗣服起公祠部郎堅卧
不出乙酉夏金陵失守薙髮令下公隱身先祠不食
死門人吳統持等參衆論而私諡曰文潔表公志也
公貌寢古雙眸炯炯矚當世審敗像事言之多中舉

當塗咨詢必竭誠告之史公可法爲皖撫臨敵輒身
先士卒公進以持重好謀及平寇五機史公感嘆曰
幾亭眞愛吾者修撰劉公理順與公同門凡經筵啟
沃與其鄉寇亂綢繆之法率倚公籌畫晉撫蔡公懋
德宣撫承公之馮豫撫王公漢凡軍國機宜必與密
緘商榷或得報而後行公薦引良士不遺餘力尤留
心將材居里崙以興除爲任甦重役振寒士活飢民
邑人至今頌之爲學原本程朱明於治體所論列皆
國家大本大典大計古名臣無以加惜爲忌者挑與

不得行其志著學言政書文錄凡六十餘卷輯程子
詳本朱子經說語類陽明子要書高子遺書皇明儒
統墾荒兆行救荒策會陶詩衍諸書行於世子四人
探修畧養皆以學世其家探孝友篤學父沒後詳定
遺書賦述先詩二千餘言論者以爲實錄修於書無
所不窺輯三禮及周髀井田記甫成而卒周髀一書
與墾荒表裏而三禮則自戴氏本記儀禮周禮外密
勿網羅得其篇者四十有三事考義標引旨倫有要
蓋典禮之會歸云畧穎敏好古淹柔時感憤先卒[illegible]

致氣誼重文章士林翕稱之諸孫昌秉哲俯喆倫諾
道等皆卓犖有祖風
論曰世亦有遭時迍厄懷德獨行而稱隱字以公觀
之何若一日不容苟生於世哉公少受學於高忠憲
忠憲倡道東林以復性爲宗以辨晰理欲扶植綱常
爲重以故遊其門者往往多特立獨見之士喬松孤
鶴如公其著者矣讀公前後諸疏諤諤不畫假使秉
均者體當宁之意而推行之朝國步多艱寧至一潰
而不可收拾耶峴遺滄桑始終一節昔人謂廉頗藺
相如千古下凜凜猶有生氣惟公實庶幾焉

楊宮諭傳

公諱士聰字非闇號鳧岫山東濟寧人父洵王辰進
士官恭政公幼從父官南中鄒公元標一見決爲偉
器稍長與東林諸正人聯聲氣顧性豪邁喜任事運
妖變起爲人洶懼嘗上禦盜策首以安靜爲言人服
其識天啟甲子舉鄉試丁內外艱時値璫熖方熾祁
有謀建祠求公文并募冊者公拒之崇禎辛未成進
士癸酉授簡討壬午陞右中允癸未陞左諭德計前
先後在史局十餘年奉差者一歸田者再分闈副考
者二當文相國去位時盛目爲易程威柄莫敢離道
公獨送之郊珍重而別舊滋陽令成德疏糾烏程帖
時成非文門下士而當事者疑牽綴之公力辨其非
事得解持節趙藩王以病請毋拜公言皇華侍酒無
异朝班王惧卒拜如禮當東省之多事也登州兵變
朝議多主撫公獨主勦後卒如其言劉澤清叛形未
彰且將逮公謂激之必變是又添一流寇也力贊黃
胃江密揭止之二東以安漕艘過濟値李青山之亂
方議寄國日役夫萬人公遺書漕使者事得止辛巳

饑疫相仍公捐貲賑乏復請總河張國維設鑿城內外凡數百處所全活無算至宜興相再入公以門人多所規勉後宜興自盡公爲經紀後事潞川相柄國糾其私人中書黃應恩戊寅召對公指陳考選情弊及會議馮藤且發大僚田某其黨史某朋比奸貪賣官鬻爵狀幾遭反噬進講經筵以德惟善政章規切時政退而疏請蠲東平汶上七縣災荒租得如議嘗講君子有九思章時相以聖不自聖等語上最厭促易去公弗應其風采嚴正如此甲申羅變閩門自縊二妾先殉公與配孔孺人被解間關而南而柄國者方以公爲東林黨將搆內察處之薦金陵失守公浮舟于吳浙間賴其門人錢棻周旋羈旅已又迁毘陵戚墅堰嘗作尚友蘇子瞻先忠公二詩以寄志易簀前一日語其子曰亡國偷生之人死亦何恨青山埋骨豈必故土便當葬我此地題其碑曰荊陰舊史某人之墓目且瞑矣公卒于戊子七月得年五十有二所著瀞遠堂集玉堂薈記戊寅記事甲申核真畧楙紀獎錄諸書

論曰詞臣無言責僞公謗謗華年高壩蓋自其爲諸生時卽從東林諸君子遊其立身立朝尚氣節別邪正有由然也棡公生平最服膺先道鄉忠公識者謂公之志與先忠公並而公之遇復與先忠公等抑言哉

柯司理傳

公名元芳字月傳號楚蘅先世莆田人元末慶元路學正仲爵始徙嘉善代有隱德祖守溪父茂林皆以耆碩稱公生而岐嶷弱不好弄迥異群兒才筆能沾丐數輩年二十五舉于鄉主試爲錢公謙益于旅見之日目覩端而神穩必君子也屢上公車報罷杜門郤軌淑慎如處子不肯以猪肝一片累人崇禎丁丑成進士出沈簡討延嘉門見于漳浦黃公道周目之如錢公筭丁父艱居喪有聞服除授建寧府推官

建寧介入閩上游俗獷悍稱難治公爲政薙宿蠹禁誣告懲替筆慎平反杜請托老支法吏莫敢仰首遲中籌事必爲洗發毎嘆曰彼爲隱忌峭刻之文暴揚燕私點汚帷薄其如人乎姓何且獨不爲子孫地乎大要以嚴官評正刑書爲亟有府幕某者以才幹稱公爲荐諸撫按其匄百金爲謝公怫然曰何處得此穢物而且以汚我耶邦之兩署府篆再署甌浦按行屬城所至辦肅浦城接壤壽寧江山蔴蔟賊盤互剽掠公募壯勇設間諜擒賊首五大王餘党竄

公還郡監司侔功喪師顧以平日藁蒻矛盾遂以冠賊公坐鐫一級已而賊復嘯聚柘浦約日取浦城公時署郡篆詗知之午夜勒郡邑兵分道掩捕質明七十餘酋反手就縛諸大吏驚相告語是果能辦賊非縮朒縱寇者當公鐫級時邑令夏公允彝等咨秋與直指抗辯請解符印去而閩中正人蔣公德璟林公欲楫等相率訟言于朝公卒用是得直甲申以理績行取第一歸橐蕭然即土產書茗香箋亦不携一物未及任而國難作已聞當陽秉政禍及清流公曰

時方多難邪党擅推世事可知矣我豈可褰裳就之哉隱居郊外奉母躬耕垂十餘年優游以老公爲人仁孝廉絜外和內介與人交久而敬齋而可親無少長貴賤人人得至其前至其勇于爲善惟日不足歲辛卯邑罹水災捐貲施粥全活饑民無筭閭里不予事不啻痛癢切已杜門好修不事生產澹泊寧靜絕無聲色玩好當初舉進士觀政得贈公家書心動曰無疾病何以非手跡請急馳歸謂悞觀政罪止褫革倘不歸抱恨終天甫及門而贈公病卒執手慰問

扶抱進袍服奉觴再拜贈公額之而喜蓋踰月不[illegible]
人以是知掩臂嘯指古孝子并盧語也爲舉子病[illegible]
血良醫搖手相視夢三丈夫來診病前行者却指第
三人曰能療汝公拜之以藥一丸投盂水戒飲盡手
摩頂數周輙大吐雜然懼曰愈矣芬香迸口齒間越
翼日里人以修三官祠爲告問其巾服則所夢同也
自是病良已易簀前語所知曰吾平生無媿心事此
將輙有得力處瞑目長逝如入禪定蓋公之居心制
事湛明誠一與神明通者久矣公卒以順治戊戌三

月得年六十有二以長公貴　封禮科給事中里人
公奉入鄉賢祠而建寧等屬亦崇祀名宦所著書有
言孝十卷訓儉二卷雙修錄四卷長公名聳己丑進
士爲襄陽令以治行卓異歷官都給事中忠誠正直
蔚有公望常抗疏論列國計民情切中體要而糾彈
封駁不顧忌諱天下傳之誠古之遺直也

論曰司李官爲刑憲往往以風力見長公顧務持大
體不屑屑以鉤距爲巧搏擊爲能善乎庾山先生之
金聲玉色美不勝書而總以一言蔽之曰[illegible]

也夫今世士大夫亦日趨于薄矣非先生其誰與
頹風而挽末俗乎昔陶朱公有白璧二色相如徑相
如澤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人以爲訝迫側而
瞥視之千金者厚倍于五百金公之李寧如是宜乎
食報于子今給諫公身在日月之際海內仰爲威鳳
祥鸞語云活千人者侯柯之澤寧有崖乎

曹侍郎傳

公諱勳字允大號義雪其先爲華亭世族曾祖藩幕公鑰始徙嘉善祖廣文公津歷任青陽邵陽南安著周禮集傳行世父文學贈公穗積學不售著易通詩義尚書解而尤覃精濂閩著性理標說稱世大儒配顧夫人生公公其季也生而夢日入懷天資絕人日讀書積寸夜寢與兄共被必互考古義數則毋先其兄爲文豪邁渾脫不停綴不加點他人研思窮日莫得其牙後慧蓋有夙悟云已酉補諸生學使陳公大

綬目爲萬選錢自是毋試輙冠乙卯中副榜主考吳文端宗達批闈卷曰知爾不能蔦蓋稱獻納臣雖失賢書而公之名倍重矣天啟辛酉魁鄉試崇禎戊辰試南宮第一海內翕然稱得人國門之業不脛而走習制科者靡不以公文爲繩尺公夙負異才未弱冠時鄉先達李公九嶷號知人毋以第一流相許比之馮具區陶石簣王是以畫梅一枝題贈曰曾向未開先着眼春來驚見最高枝自喜鑒衡之不爽故事榜首多附甲公又物望傾注然素性高介大節不可撓

少從高忠憲公遊講性命之學同里魏忠節公爲莫交周旋患難作長歌記別論者比之皐橋別語朝野並重故當釋褐時即岩岩侃侃與時迕抑置二甲第二而公意泰如也選庶吉士念毋夫人年高已已即假歸班輩色養備極歡怡尋遭元配徐夫人喪終身義不再娶癸酉還朝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記注起居纂修六曹甲戌分考會試所得二十一人皆知名士如許直華肯以節義顯是時烏程柄國驅除異已公毋執正獨立無所同屈而寔陰行補救以護持清

流如黃給諫公護糺烏程擅權李免重譴章都諫格菴黎巳縣通內得釋詔獄皆公力也沉心密運人未嘗知之而公之拂衣蓋巳益决矣乙亥奉使封魯藩遂疏請終養壬午即家陞左諭德歷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俱不赴棲遲子舍不忍絕裾甲申聞變公奮志請纓赴難而南都擁立以原官召公慨肰曰國事方殷豈臣子安枕日作詩別毋有孫見幸免爲徐庶報國難當是李綱之句忠義激發天下傳誦焉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翰林

院事加從二品服俸覃恩贈三代如公官予恩廕當
是時貴陽桐城比黨亂政公于講筵時時規諷至危
言動色冀得一挽回而朝堂哀耳卒莫能聽也適當
大夫人訃至徒跣還籍因築室于溪爲避地計曰此
吾祖若宗歌斯哭斯者也日聚宗人賦詩飲酒翛然
塵外自署曰于溪釣叟比烽烟無寧宇而于溪獨晏
然雖地僻且儉寔公至德和氣有以素孚于人也丙
戌壬辰長公爾堪聯登進士讀中秘書公絕不介意
日父爲謝疊山子爲許魯齋亦各行其義耳惟[illegible]

教長公以寧儉毋奢寧恬無躁寧恕毋刻寧勤毋怠
寧樸毋巧持身居官處世御下種種格言癸巳詔
舉遺逸御史特疏薦公徵書屢至終不就乙未十二
月卒年六十有七易簀前有大星隕于庭異哉公豈
顧隆準曰若賜星爲人忠諒易直不設城府孝友出
于至性與人交握手出肺腑光明卓犖能先人後已
立朝大節蹇諤不阿詩文皆天才獨運奇快不落畦
畛尤留心禪悅妙得易玄微言所著有學易初衜爾
雅紀略說書隨筆雜述塵餘家乘文集諸稿訖徐氏

有賢德子五人長即太史爾堪隲才碩學蔚有公望
次爾坊才而夭次爾垣爾埏爾埴暨諸孫鑑平鑑章
鑑倫皆諸生有聲才筆妙天下以詩文重於世益徵
公世澤未艾云
論曰當崇禎初服手芟逆璫新政肅然而公應遐首
起出入承明翺翔館閣文章資地蔚爲調燮之階其
聲名震薄一時咸謂才之所極上駕燕許下凌韓蘇
一代殊絕人物知不爽也頋公忠孝大節凜然不欺
其素立朝數載難進易退前後處權相之間不激不

阿卒能全名而保節蓋公之品行與經濟兼有大過
人者不特以文章推重荷使金甌協兆秉鈞軸矢寅
亮必爲古名相無疑而造物忌完鴻施莫究所可惋
惜耳余遊雞里得交公之子若孫虛懷善下人人得
至其前噓枯吹生藹如也因思公之立德立言兩俱
不朽而千述孫繩綿綸奕世他日江左名臣屈指過
江人物必以曹氏爲第一流然則公又何憾焉

王僕少傳

公諱陞字超之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常山知縣調繁山陰丁父憂服闋補固安徵爲工部主事當董作三殿時魏忠賢招致欲見之公不往並司關廷議舉公忠賢柳勿用改兵部職方司會天變尙書王永光疏請省刑薄歛公所屬草也大忤忠賢意降旨切責永光引去將連及公會毋喪去忠賢亦尋敗得免崇禎改元服闋補原官庚午典試山東還轉員外郎以武闈事罷尋召爲職方郎丁丑分考會試論功擢

太僕寺少卿公爲郎十餘年籌策悉中機要羅埸大吏條上便宜皆應時調度赴如影響常薦總理盧象昇威振陝雜流賊所畏宜使專督楚豫以靖內寇時不能用六合舊無城當寇訌淮泗巡撫張國維議設兵守之公謂兵部所省江南驛站具在宜請而城之使士著憑險爲守國維如其言遂城六合爲江表屏蔽其不識綫達皆此類也建昌人鄒魁統上疏告變言孟河有蛇山僞主常在蘇結社講學收納豪奸且聲必反事下兵部公覆奏言往歲長興葉朗生之變流傳海外有蛇山王本屬子虛今越十五年而魁統乃以入告何也請下撫按覈勘果無左驗事乃寢楊嗣昌爲尙書奪情起復言者皆獲罪公面詰之曰公欲效李賢耶嗣昌嘿然自是頗相左在冏寺又忤相薛國觀再推山西湖廣巡撫皆不用遂謝病歸卒于家公清亮自足言論有風采兄弟五人兄陛以明經爲訓導弟臺坊桂肯舉鄉薦友愛無間孫日藻順治乙未進士善文章推督學第一清廉肅給蔚有公望又沂順治辛丑進士

論曰長垣之立朝也頗爲東林諸公所不與乃汪孫[illegible]災疏至今人多誦之微公贊成不至此公久任[illegible]才兼數器以韓城柄國不克竟其大用乃其清操亮節固已垂沒世而永有聞矣何必開府哉

黃靖南傳

公名得功號虎山遼東人原籍合肥奮跡戎行軍中呼為黃闖子崇禎丙子為把牌中軍從太監盧九德勦賊河南驍勇獨絕屢有戰功庚辰入掌營旅後以總兵官出守鳳陽駐劄定遠帳下士幾為暴於城中城中人恐甚公躬自飛騎擒斬七人兵大戢一境庶更生堵禦流氛屢有殺獲所得牛羊馬豕輒以分饋諸子衿衿輒與子衿之有量者豪飲盡歡居數年兵民相安而邑不患寇定人德之為建生祠甲申三月

特封公靖南伯弘光立公以擁戴功加太子太師晉靖南侯時朝議分立四藩于淮泗營置廬州閒與平伯高傑殺掠揚州公提兵問罪幾不克命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解之元吉貽公書期共戮力王室公自明無他欲聯絡各鎮鼓勇殺賊元吉以公書馳示傑等歸罷兵乙何而太子獄起公抗疏言 先帝十七年宵旰功德久在人心今聞太子至南敷天率土罔不舉手加額縱使非真亦宜詳慎豈可遽之死地以失天下心又言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伺係何

人辨明何人定為奸偽 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人諂附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四月左良玉率師南下詔公援上游以功封左柱國蔭一子世錦衣僉事尋以上江再捷晉靖國公

何 清兵渡江弘光出奔于五月十二日駐太平府二十里公與阮大鍼朱大典等俱至欲入太平太平人不納公率兵攻克之十三日至蕪湖大典請從嚴等間道暫走杭州公不可謂堂堂天子豈有奔竄之

河山拱手退讓之理乃命陸兵扎岸而身奉弘光居舟中未幾劉良佐奉豫王命引兵追及且召公公羅出大罵謂誰不知我黃得功是奸漢子肯作投降人耶 清兵見公不從箭如雨發公四面遮格不及身中數十矢尚直立不仆已而一箭中其喉創甚公知事不可為大呼將士曰爾等各宜努力以忠 引刀自刎而絕中軍翁之琪投江死而部將共挾弘光入清營去

論曰靖南固一時名將也忠勇所不必言即其約束

軍士譟今肅然有搶掠者必殺無赦即此一事近日所統無兵使得竟其韜畧廓清底定吾知當日勳名應有不在雲臺諸公下者獨是南來精力半銷于競高全擧于防左身殲軍辱俾隴西盛名不亦良可悼耳

姜閣學傳

公名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公以薦李三才爲廷論所指公出揭直之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奉使朝鮮不携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錫傳應星納交于公公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卯冬起原官次年陞左中允己巳 清兵大入上特簡馬世龍爲武經畧世龍擁兵不戰公力言於朝罷

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怯勿用左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楊廷樞爲解元一時人文之盛爲數百年來首推歷南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京丁丑以事降職壬午起補南尚寶司卿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甲申三月 先帝升遐公與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議立君未定諸帥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

並集內官宅葬費周出籌今各署名公言不可如此草草貯盖史册須來口為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可法公厲聲呵之於是內外側目於公矣弘光立以公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詆吏部尚書張愼言公因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鋮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士英攻公把持門戶公再求罷不許上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旣憇無術調和近覩逆案重翻又愧不能侵弭遂使　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顯

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擯龍馭之凄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義士聞之必將杜口裹足且羣起責臣謂遭遇聖明備員政地不能持危扶顛臣將何辭然後始求罷斥亦已晚矣臣為此言諸臣必謂臣炤應門戶摧折人才臣有此心天地鬼神殛之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祖制并斥臣歸田容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不朽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所者翻案

之舉出自內傳夫斜封墨敕種種覆轍史册昭然顯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第一　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論其尤者所得閣臣則淫貪巧猾姦險刻毒之某某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某某也所得勳臣則猾狂之某人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某某也所得言官則貪刻無賴之某某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效亦可睹矣且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

因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攤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宮禁之中豈詳外事但見其言悲詞之請不能無動于心而外廷主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口實反唇相譏而內廷遂以為攻之者盡皆如此也則遂許之矣間以其事情稍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又轉而授之於是刱一新方但求面試至於平臺一對演習舊聞言言中窾脅唇放溜諳語投機立談取官下殿得旨尤可恨者在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國維掃地决廉恥之大防利口覆邦長傾彼之

惡習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爲矣臣昔痛心此事亦恭
請議數陳未及盡言猶存隱恨　先帝一誤皇上豈
堪再誤哉臣願皇上深宮之暇取大學衍義資治通
鑑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觀之必能發聖性之天明
破邪謀於先覺國恥可得而雪中興可得而期也臣
待罪綸扉仰體聖主和衷事從謙讓然而朝廷未尊
風俗未改兵民之疑戰不解江淮之修禦全疎人望
不來貪風漸長盜賊竊發旱魃爲祟此方近事已見
揶揄乎望東南仍同幕燕中夜撫膺愧死無地且臣

之處此則亦苦矣苟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但恐老
位又貽鮮恥之譏伏乞皇上憐念孤蹤立行削斥得
旨慰留而太監孫呈琇以封疆失事公票擬降調內
批予原官御史祁彪佳疏論三大弊政公票擬許禁
革著爲令內發改票公力爭謂緝事不除宗社且不
可知何有廠衛不聽公既與時不合士英又日譖公
公言皇上以親以序合立諸臣何功士英厲聲曰臣
無功以爾輩欲立疎藩絕意奉迎故成臣功耳時有
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統𨭌候考吏部寓京師遂乘

機入公褻跡且言定策時有二心誣聖德有七不可
立公連章求去以母后南臨恩加太子太保馳驛歸
明年南京失公潛里中二年會大帥兵起及城被困
公自縊死題絕命詞於壁有讀書九世發今日豈謂
偷生是吉祥之句聞者哀之
論曰先生主考南闈先從父叔介公最蒙賞識每爲
予言先生嘗以性命之學諄諄戒勉及門予觀其初
登揆地與史道鄰高硜齋兩相國同心輔政天下顒
顒望治焉不旬月而朝局頻變國事大非此武侯之

出師征蠻惓惓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而李綱之受
命禦敵亦切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也可不懼
哉

傳大學士傳

公名冠字元炎號寄菴進賢人祖文炯南京刑部尚書公中天啓壬戌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纂修神光兩朝實錄丁艱歸起復歷侍讀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左諭德左庶子戊辰甲戌再分考禮闈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事詹事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仍掌翰林院事上疏言欲施政令必治精神欲致功能必集才力欲精神之四周當明體要欲才力之畢出當別殊[illegible]

因奏四事一曰保元氣謂皇上下部停刑尤宜覆[illegible]隱肯部法無所庇猶令求生原罪存辯原必須曲[illegible]則以生道爲教何發運之不可回也一曰辨才品謂正人不必盡能表見而巧宦未有不善鋪張今含[illegible]名勝行伏節敢言之士而求進道天下寧有無[illegible]骨無義氣無廉恥之人而能成事死綏者乎肆言[illegible]罪諸臣假冒勒部列名隨材錄用以鼓其親上死[illegible]之心也一曰正紀綱謂上治下責從賊者紀綱爲之亂爲擔任之過日見能實疏得辦有司得保得[illegible]

家長部民得訐撫按驕卒得財大帥始而犯上終至作亂于是外夷之侵中國赤子之夭橫池世弁之縱逆奴驕帥之抗節制逆有自來匪朝伊夕臣請皇上赫然一怒立置重典有犯無赦使臣下得安然爲皇上行法而治平之效可立覩也一曰信詔令謂令出唯行不唯反所謂昭如五緯畫若四時者也然非平審至當尚慮阻窒難行臣願皇上昭渙汗之義正[illegible]綸之體事理執其兩端俞咈同歸無我自言出而[illegible]則法行而不移矣疏入上嘉納之丁丑歷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戊寅以疾乞休賜疏驛金獎歸里公在閣一年多所獻替其自序奏疏有曰誠見機務嚴重皆同堂公揆奏揭皇上不時批答或進文書官宣諭非奉旨下部者不敢傳也蓋公之誠[illegible]如此南京立予存問其明年闖賊部將王僕中犯江西破逆賢殺公孫禹乾擄公先墓公入閩起原官[illegible]而辭任及兵至公走泰寧門人江亨龍家爲江之僕家執見大帥不屈死之

論曰公居揆歸不及一年觀其諸疏殷殷[illegible]一以[illegible]

元氣□□人才消耗有古大臣風焉稷復賴相七年
□事天帝在朝冕旒者其優劣何如哉

錢巡撫傳

公諱士晉字康侯號耶自浙江嘉善人也少與兄閣
學士升並負機雲之望閣學後公三年以第一人及
第公中萬曆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出爲大名知府
遷晉飭副使晉河南右布政中璫禍歸崇禎初起山
東右布政視漕五年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
南乙亥十二月卒於官得年五十有九公豐頤英眸
人望如神而與物無欺張睽肝見卿鄰里敦親族及
當大節臨大事百折不回方神廟時抵擊案起犂小

以瘋癲嚚獄公正言獄獄贊成爰書挽晩界息幾中
考功法以大臣特蒙得免迨至朝鼎易閹媼柄國權
相親廣微考故公屬邑人也公傲岸恥與爲緣有提
騎監奴吞頭養子不法者撻之不少貸以是宮府交
媾公遂與趙忠毅諸賢並除名若其應變制勢之才
息事寧人之績在大名簡考斗練師徒懸賞設科以
教民射吏胥伍伯盡能挽數石弓桑麻之野蠡然學
燕後南陀成保障當是時遼瀋繼陷大司農議加徵
以民不堪命乃括贖鍰罰萬金以抵之民以不擾

[illegible]軍需無誤又念偷關轉餉艱難乃請易陸爲舟春暮啟洋涉冬巳濟所省車牛無算於時毛文龍孤存海外公特慨然議與津運以濟之復建圖服貲爲永計以其餘財剏置書院以延屯生英作絃歌聲呼相荅也至於理漕勾會斂給號令精明營卑舸通歷江淮齊楚閩凡僨舟悍卒肅然奉法漕白相御同群齊濟至滇南天末夷漢雜居時普孽怖力囊橐岑儂公至檄諸師乘其未備掩擊之斬獲甚衆陶酋構亂公以勁卒搗其寨立擒首謀置麾下㥄既心屈乃釋之於是諸夷震栗戒勿敢犯而又營六城以固藩圍畫十驛以通郵傳典鼓鑄以廣貽貝疏海道以除水患積米穀以待軍需建營壘以束兵伍罷貢金以蘇困蹐絫夷館以防間諜百廢具舉人稱神敏卒之夕星隕中庭上聞天變異哉長子楠中癸酉舉人乙酉死國難次子棻中壬午舉人以才名聞當世孫愍黜皆楚士歷仕有政聲愍亦同父楠死

贊曰余讀漢史稱石丞相慶不言躬行醇謹無與比而滕東陽二侯重厚少文言事不出口以爲大臣最

梁溪鄒漪流綺甫

徐學士傳

公名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家素貧為諸生時即以節義自砥當乙丙間魏忠節大中被逮吳次尾周公順昌與數十金贈之及周忠介順昌難作公倡率士民擊殺緹騎兩人及幸免中崇禎戊辰進士清修特學與妻陳□來金沙周鍾倡立復社聯絡聲氣時文風競鬬見者欲怛公一以昌明闢頹返始持風

方鄉人士無不知有孟晉堂稱家絃而戶誦者選庶吉士授檢討制詞有曰維才華本於節義知非仗黨春葩若忠孝結為性情可許凌霜冬栢累遷右春坊右庶子庚辰分考會試所得士如高爾儼張鳴駿吳方思徐律時李令晳姜垓呂翕如等後皆以文章功名顯是科書二房稱獨盛炙海內辛巳奉差南歸旋以病告甲申北變公出揭以討同鄉之從賊者自書其形以置吉藁間題曰亦爾志三月十九日之事乎爾孤臣也宜蒙苦爾羅臣也宜蒿藁伏泉舉國起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隨具請陛處分一疏略力內言滑泆未酬漸負罔極頗當天崩地坼之際不在納肝斷脰之儔臣獨何心能不痛絕雖臣之本心非為避危止以堅卧田間遠一時權要豈意偷生牖下成于古罪人若不訃其重辜何以儆于有位復加峻擢錫以隆恩將與鞠旅鞅掌之臣連茹彙征以建則功罪同貫賞罰不明此臣所為搏顙呼天急求擯斥者也時積習未除敝風日甚公復將在朝同事日今卧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

泯居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黨連羣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黨念各分不必破黨渙羣而自無不異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為君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涇渭無外故人謂異同立而賢奸之界限以明不知异同化而賢奸之品始出夫以帝十七載乾惕卒使吾溯泣于賊孽椒殿傾于賊其故何歟良由擾年以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慮未嘗為君民熟恤為職掌究圖極其末流乃至

親主上如胡越之肥瘠委身寵倖若秦楚之朝暮
不痛哉今者吾皇中興百僚在位自當洗心滌慮素
我一人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鷹逐雀勿
疑也有能與釐斯民者則肅之不然爲苗蒯莠勿後
也有能殫心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秘政便支自
營勿貸也毋以體骨不媚遠政介特立之人毋以細
構細瑕先事心向公之士毋喜鬪盤之浮慕援助之
寔繫濫收趨勢徼利之宵類毋因一事之快心片言
之順意謾用呈身其面之儉流除宂雪恥端有賴

中陳七款一曰辨人才二曰課職業三曰教寅恭四
曰勵廉恥五曰核名實六曰納忠讜七曰破情面語
多可採皆說切時宰當國者心惡之馬士英阮大鋮
比謀欲盡殺東林諸臣安遠侯柳祚昌遂應募上疏
糾公中云詞臣徐汧東林渠魁復社護法朝服秋
謁見他藩於京口別圖擁戴希李及張采華允誠楊
廷樞顧杲等請賜速問公知大鋮不能容遂乞歸挂
歸乙酉五月南京失守公卽僑居城外已而兵往
州公聞湖中舉事喟然曰義兵不正其如力何揭

月十一日□□公泛小舟至虎丘後溪投水死之
公狷儻魁梧道氣盎盎爲人峭直不與時殉俯物治
聞好引掖後進與人言必歸忠孝識者以爲有大臣
風度云長子枋中壬午舉人甘貧樂道公歿後足不
入城市次子柯有文名

論曰昌啟之盛盾者吳門賢士大夫必推周忠介文
文肅姚文毅晚近以來惟徐宮詹勿齋與李侍御灌
谿兩先生皆以純修粹學實爲斯道宗盟至其敢言
直諫論者比于漢之汲黯唐之魏徵顧宮詹以觸邪

旋里侍御以劾增罷官及乎國變頻仍宮詹慷慨投
淵從靈均于地下侍御遁跡空門餐松齧蕨證性明
心參究末後一着豈非有大過人者乎嗚呼商周之
際一去一奴一死千古稱爲三仁余謂若兩先生者
事雖异而心實同皆所謂量其力者也有志而不量
力謂獨患無身思得當以報往往其志不營身名兩
敗可勝嘆哉予少穫經于兩先生故因宮詹而并紀
侍御以見兩師之合志同方有如此

馮中丞傳

公名元飆字爾賡慈谿人南太僕寺卿若愚之子兵部尚書元飆兄也弱冠學成太僕命司馬師焉司馬先公六年成進士鎌厲名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君天子亦知之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中人張彝憲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參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對劾不得越狙萬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洗手奉

事上嬴金四萬有奇彝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甚佯墜馬傷足請告歸三年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為湖廣布政司參議備兵蘇松九年秋徽南有營苗寧吳兵入衛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為福建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鉤黨剪除江南名士公覆疏請解其禁勿詔東京黨罰覆轍坐鐫秩降山東鹽運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有功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閒肆掠者數十人奄怒令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公卻書與之一方賴以安兵退公疏請誅奄以謝燕趙者

衛寃鬼不報未幾由天津兵備擢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梗宜疏通布置防患未然當事不省洎京城陷賊分兵徇畿輔逆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骨消亡聲氣酸咽捶床拊膺願得一死以從懷帝距崩成五閱月耳公直心強志諳練吏事所至薙剔盜按貪猾句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可副名實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闒茸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瘢類蒼頭廬兒廢弁退卒阿摩爬搔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

嘗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胆當撐此七尺軀為宇內撐拄倫紀係全善類懲瓊柄相視之若宛當烏程起牢修之獄逮錢公謙益事下所司案問會公左官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以急鋤我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誓當為宛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在我彼其如我何於是登堂視事懸磬鼓召介衆引繩切墨爭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為之感悟尸奸人于市而烏程亦先引去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為義

怯于進取。嚴於道義。汲於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飢寒。待衣食。辭事不假。頻笑而吹噓。徧枯朽與司馬篤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取之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死吾無歸矣。眾踊卧地上。不復歸内寢。越七日不起。易簀含歛。皆在公柩前。嗚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九。史官錢謙益誌其墓。

論曰。予聞諸虞山先生云。崇禎末年。大命中圮。公卿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者二人。曰總憲李公津撫馮公。李公疏請上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淛。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請遷者蜂起。沸騰上怒。并褫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京城單虛。職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舡二百艘。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柝洸洸。闕門晝扃。久之。次第引見大司農倪公。曰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内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遂死。愷章彷徨七日。飲泣出關。門四日。而京城陷。嗟乎。李公非膠柱刻守也。以為六飛萬乘。不當暫試一擲。監國撫軍。以撫軍係天下之望。此經權並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早戒。航海無虞。扇翠叩閽。請急南下。即不狀臨遣。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為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為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掩幸支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鵠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進神闕隔其中。非人謀所能及也。後之論世者。其鑑此也夫。

許宮詹傳

公名士柔字仲嘉號石門常熟人少穎异拈筆為文奇怪涌出家貧甚焚膏繼晷發憤讀書成天啓壬戌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持節封楚藩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修神熹二廟實錄陞侍講兼經筵講官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命戊寅坐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卒於位公為諸生邑令楊忠烈公錫

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死公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苫塊懷宗誅逆表忠渙汗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草數制發揚蹈厲感盪震越朝右欣忭繼以流涕閹黨媼醜莫不瞠眙褫精卧魄部黨之目定矣烏程擬枚卜逐錢公謙益鋸牙岐舌頭角崢倪公元璐歎曰文華殿為同文館矣公昌言于朝閣訟是非較肰安能將一手掩天下目言路攻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倡導而尤以鄉曲忌公甲戌宮諭上帝王世系二疏而公益危矣先是羣奸嫉逆賢

定三案刊布要典改修光宗實錄鏟削其與要典牴牾者倪公請毀天下趨之久之改錄如故要典猶焚也于是文公震孟及公相繼論改錄之謬文公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摘抉改錄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備員纂修恭閱皇考實錄總紀于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此皆原錄所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而草畧如彼

豈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奉旨謂累朝成例不必滋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搒穆廟總記以抵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后誕育聖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婚之禎皇考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毋后之姓氏封號皇子之生震乘乾寶則金書輝映天地編年未嘗不具載者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無剩儀注而皇上之冊

謂爲可乎烏程怒攘臂揭忝同官挽之而止公復擬
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臣所以摘
扶改錄致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皇后皇考
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者何也
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于震驚天
心幸託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眞千古孝慈之極
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抑顧復之
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者也疏上
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嗛公益不可解矣嗚呼三朝

要典根柢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啓初高陽孫
文正上言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俾直陳先帝危
疑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由
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聞者終未
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乎羣小之改實錄也護要典
也當璧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于選婚誕嗣一切
褻典皆殺而不錄以爲必如是則椒塗之域塈日[illegible]
淨肯之餙隙盡杜人主習其讀而問其傳茫然如[illegible]
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illegible]燭于蕉[illegible]

家遂使宮闈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崇近親[illegible]
無復適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爭于擧而爭[illegible]
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要而窮[illegible]
其病穴識者嘆公之更事深識筆勇憂國遠慮比肩
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烏程勦異已益急懸金
購私人詆諆諸賢逐會稽斥茂苑公復昌言于朝如
嘗謗肆烏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烏也有大小[illegible]
吞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合謀出公于南烏程主[illegible]
[illegible]擬旨詰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鳳翔爲公

疏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誠[illegible]
同改撰未有竟自科吞者也誥敕用實歲有常期未
有十年之後用賓疏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語專爲中
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誤爲
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illegible]
忠光施天壤一旦毛擧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illegible]
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邪
色渥于一字奸逆手笑于九原此非所以厲當今[illegible]
徵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夫白久之稱燈尚[illegible]

公病矣主憂國憂不敢引例待遷乃力疾赴闕病莚
作尋拜少卿甫十日遽不起時為壬午三月三日得
年五十有六公為人忠信易直光明稚駿事親交友
咸有至性痛其父不及養卜地封壤必誠必信與人
交握手出肺肝急難讓夷先人後已當錢公被急徵
為程方布羅綱公焦頭濡首上告下訴奸人遂飛章
詳公先帝逐烏程尸奸人於市禍始得解公嘗謂讀
書當審須緩急有用恥為大冠側注拱揖矩步祈士
龍斷致雨者會頒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梗河道

隨賜張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旗節朝衣危立鵠
首趣傳呼其太監朝駕奄遂趨詣駕前叔衣扣頭候
詔使舟行乃去見公應變方略惜乎其無所試也甲
申二月子琪詣闕白冤詔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次
子瑾復歷官　本朝方岳孫世忠能世其業
論曰館選之盛莫過壬戌若倪會稽黃漳浦與先生
蓋鼎足而三矣倪以烏程逐黃以韓城成而公則為
淄川罷賢人之不得安其位如此其亦天未欲平治
天下耶

鄭太宰傳

公名三俊字玄嶽建德人中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
元氏知縣調繁真定有异政三十二年陞南京禮部
主事遷郎中三十七年出為歸德知府歷副使叅政
天啓元年內轉光祿寺少卿時移宮議起公佩持
正責首輔方從哲二年陞太常少卿三年陞左副都
御史四年陞戶部右侍郎以魏璫忠賢不法公隨楊
忠烈後抗疏論其罪狀不報吏部員外徐大相以請
表薛蕙奉旨降謫蕙固武宗朝諫止南巡者公上言

大相之官縱可不復而薛蕙之䘏不可不給蓋其事
若迂遠而實關於綱常名教之重如以為濫則今日
文武之官蔭濫大臣之恩廕濫邊臣之世職濫啓事
之薦舉濫銓部之冠帶上卯濫樞部之添兵糜餉濫
咨劄濫部寺廠局之錢糧濫而緊要諸司請托居間
之風亦濫宜何如嚴汰若大相清執素著反以濫被
不平莫甚尋告病去削職為民崇禎改元即家起南
京戶部尚書疏言內遣不宜四出累遷刑部尚書加
太子少保十一年以擬獄不當上意詔革職下獄

兩及誅大盜吳思愼等庚午報命奉勅賑撫延綏饑民人沾實惠事竣奉命按陝極言招撫大誤甲戌陞山西巡撫賊首活地草鄉里人顚地神等以次撲滅上遣內員督開礦弁稅間架並力諫止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參提學僉事袁繼咸公特疏糾孫振大貪提問革職人心大快戊寅擢兵部右侍郎改戎政協理京營壬午故卜入閣辦事敕黃道周復其官上廷杖諫臣姜埰熊開元及處提憲劉宗周並為疏救癸未詔公往督師湖廣討賊公奏言臣受國恩何敢惜死但須發勁兵假便宜然後可滅此朝食時假唐通兵不能特至以故遲行遂大忤上意命公仍入閣佐理尋予致仕亡何湖廣武昌破上震怒復遣緹騎逮公至京擬戍金齒衛南都立吏尚書張愼言疏薦公及鄭公三俊命赦公罪陛見而勛臣劉孔昭趙之龍挾怨愼言羣詬於庭致目為朋黨奸欺聲徹殿陛閣臣高弘圖解之乃退尋為御史張孫振黃耳鼎連疏糾劾不得起用鼎革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卒于家

論曰先生持斧建牙聲望茂著迨入綸扉止困奉[illegible]

討賊遲遲其行遂蒙嚴譴然其罪有可原蓋實見當時將悍兵驕不受節制冀得練成勁旅為天子紓西顧之憂何勳臣不諒羣肆譏彈也公嘗自序疏稱有云明室孤臣只欠一死洵疊山以後一人也哉

左寧南傳

公名良玉字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若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旁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公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侯公恂侯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公疲大醉失四金卮且日謁侯公請罪侯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㧾兵尤世威令既以護陵不可侯公且遣將商之世威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侯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侯公詣公邸舍面請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公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illegible][illegible]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即夜拜疏矣公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頸已而果建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

爲總兵官公自起諸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長身赤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身先士卒當搴冠入豫命公往勦盡平大賊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最後戰懷慶與督撫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嘗受賊金而脫其鬭公尤輕之至楊嗣昌以樞部出視師倚公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于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公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强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人城謁太常公執謙拜伏如來人禮其謙抑如此朝廷乃以侯公代啓睿公大喜率兵五千來迎既而中變命侯公距河援汴縣赴左軍未幾中蜚語以呂大器代公慍曰朝廷若早用侯公良玉敢不盡死今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豎計盡取諸塩舡之泊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强朝議爲調和計封

公寧南侯而以其子𦙶庚爲總兵官公辭不爲用甚
京陷江南立屢加公太子太傅子錦衣世襲初弘光
之立也公先不拜詔江督袁公繼咸力言倫敘之正
乃開讀如禮屬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賀澍
陛見面數馬士英罪進上十疏士英謂澍爲黨人主
使希引左鎮要挾皇上不可不誅澍因此逮問公部
下惶懼欲下南京索餉保救澍士英無奈批免逮乃
已時黨禍將興公疏言朝廷之上未見兵何如強財
何如理惟曰門戶曰三案曰要典昔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先帝焚要典而亂臣賊子亦懼人是英
言未幾而僞太子事起喧傳楚地共以爲眞公疏言
此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使太子
不失王封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藎等語及再
疏至乃云束身赴闕代太子受罪雖下訊詞以示疑
自若也適發錦衣衛刑鞫士英必欲窮詰之閩之楚
狀大獄將起天下疑駭公遂焚武昌舉兵東下欲清
君側奸疏列馬士英罪狀言自先帝之變[illegible]
擅權事事爲難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illegible]先

盧公抵九江病死，衆奉子夢庚為帥，急移舟東，而英王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為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奇嚴不少假。更謁侯公，侯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侯公行邊至黃花鎮，遇火砲災，侯公壓于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尋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侯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見侯公。世威乃趨而抱之，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若火及冠，脫冠及袍，脫袍，遂燒其鬚及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侯公以出，行四十里，抵于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丘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公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侯公，後為山東總兵，官見殺。

論曰：余不識左將軍，聞將軍目不知書，性通曉解文義，勇略亞於黔彭，惜遭權奸將興大獄，不得已舉兵東下。予嘗序遺聞有云：左將軍逐掃群奸而稱兵叛。錢牧齋先生深旨予言。嗚呼！知人論世如先生者，夫豈阿私所好哉。

湯中丞傳

公名開遠，號谷靈，臨川人。顯祖次子。萬曆乙卯舉鄉試。崇禎間授懷慶府推官。未之任，抗疏論朝廷刑罰失實，謂皇上承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為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為過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瘐于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併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廷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漸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使粮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吏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怵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生尤望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

賊奸先不可入而謂大臣工不圖報稱奏績安攘未之有也疏入詔下法司命回奏公節條分以上據事援理不震不懾尋釋之復抗疏論輔導東宮當以身教爲先得俞旨俾赴任時流寇蹂中原尺寸無寧土旣調河南府推官監軍勦寇公調兵堵截單騎馳勦戴星冒霜況瘁不惜超擢安廬道巡歷形勢協贊機務史公可法倚以辦寇未幾會推河南巡撫命甫下卒于官識者傷之後祀名宦

論曰公官居司李不過平反一方訟獄職如是焉止

耳顧乃屢疏陳言攖鱗折檻此豈容頭過身者所敢望乎旣調監軍躬親矢石與左寧南分道勦賊不以文臣稍圖退避又何其胆壯而才稱也卒以勞歿不竟大用惜哉

詹御史傳

公名爾選字[illegible]江西樂安人父洛灣樂善好施行有坊表公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擢廣東道御史巡視十庫時上方行不測恩威政府覘知故令武舉陳啓新上獨違時尚一疏大拚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了腐爛無儒欲并科目廢去專舉孝廉行漢法疏於午門奏進大當上意徑授吏科給事中舉朝側目莫敢訟言公疏謂高皇設立制科垂三百年從無廢弛名卿碩輔盡出其中士何嘗

負國乎若謂科目皆賢固屬偏辭謂皆不肖豈爲公論乎即謂知擢有不肖誠爲確論謂盡無賢人寧非誣構乎皇上宜召九卿科道令啓新覿面數陳罄其底蘊使廷臣見其言論丰采果有他長然後授職俾天下咸知特恩本不偶然若遽蒙恩拔置掖垣非所以重名器別是非末又切責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未幾武生李璡疏請搜括巨室助餉閣臣錢士升惡之擬下法司奉旨發改士升持盜力上切責其沽名士升引咎回籍公又疏

言輔臣之去明乎以票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
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
矣隱以去就悟明王顯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即嘉
許而反疑要挾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將卒驕慵
曰甚聖明恩禮過隆則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
課人見輔德而尚力則疑緩於敷文免覲說行或疑
朝宗大義不彰數萬路費之金錢發帑日煩或疑乎
反刑書不當　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
其小人惧陷罪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

愧恨或對衆欷歔種種隱情有難殫述上怒甚特御
門召府部大臣六科十三道并公來武英數召對上
詰責公聲色甚厲公從容對曰臣所言祖訓尚不止
此因述列朝聖政四十餘條上變色起立左右閣臣
皆戰慄公侃侃不少遜上益怒卒無以難乃摘疏中
句字問如何爲苟且公對曰即指助一事亦苟且也
反覆數百言上罪以指斥無奏對體命官校拿下公
大聲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事尚可爲即不
聽臣言亦可留爲他日之思會閣臣以下極力申救

得免死削職歸南都以原官起不赴生平敦孝友講
仁讓矜廉介其繕城却寇清吏均賦施粥賑飢尤爲
鄉人倚賴云
論曰崇禎帝求言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于進
上書言事者比比陳啓新之後又繼以李璡所謂譏
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讀詹公兩
疏雖漢汲黯唐魏徵曷以過焉

成御史傳

公名勇號寶慧樂安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復州府推官丁憂起補開封擒[illegible]附捍強冠作逆璫執法如山清風絕塵考選南吏部主事尋改山西道御史南都故豐鎬地歲久法弛獄訟繁與贖鍰濫觴諸曹郎一日或受數詞一詞或逮數人一人或費數百金或費數千金而訟師積棍窟穴其中魚肉愚民公至即上疏請定爲例凡部屬不許擅受民詞即有事非得已非奉通政司狀不准諸司諭黠民附少甦自奉儉約布衣蔬食有貧士所不能甘者忘其身富貴人不濫准一詞不輕批一牘不肯受屬員一囊一果猾紳悍吏素稱贏賊者公鐵面冰心不少假貸日與士民講聖諭六條有父子兄弟之訟輒以孝友至性委曲開導至涕泣去時樞輔楊嗣昌奪情公抗疏言倫常萬古爲重嗣昌不知有親并不知有君唐虞三代無奪情起復之事臣竊爲青史慮上怒革職提問被逮之日士民號呼泣送者萬計至百里不止又同聲請于左都張瑋之門願還我成御史速此邦人公至京下詔獄遣戍尋赦歸里廷臣交章薦其清廉聽[illegible]尋遭國變戊戌春卒公赤額丹脯目光炯炯射人如電生平最景行者鄒忠介元標劉總憲宗周而于奸相懟璫嫉之如仇閣革以後杜戶養高不與一事不見一客卽泰　肯起廢郡邑長吏躬爲勸駕堅卧弗應也蓋其嚴氣正性百折不回如此

論曰吾友虞廷讀每言成公治行與其風節蓋不勝高山仰止之思矣及觀鐵崖先生筮仕樂安登堂見公拒不納未幾邇中蜚語幾罹不測公稔知令[illegible]爲破十六年削迹公庭之戒主持公論垂手五[illegible]殷勤款洽覩昔倍至卽此可以見公之高[illegible]微絶公之尊賢敬老迥出尋常萬萬也

玄孫上[illegible]紳之廉正有[illegible]者

凌司農傳

公名世韶字官求別號汭沙休寧人御史龍翰公從子也崇禎庚午舉於鄉甲戌科進士爲人誠恪静正不苟言笑初任福建寧化知縣閩浙江嚴州府推官一介不取以廉慈稱選戶部郎中官遊數年家貧甚田一頃屋數椽不蔽風雨乙酉夏南都失守與金聲共謀起兵知事不濟棄家隱黃山潛心內典求出世法癸巳夏以病卒于僧舍

論曰公固學道人也嘗喜讀宋謝皐羽詩其敘晞髮集云靈均畢命于沈憂申胥捐生于痛哭志有成遂時有後死其於致命遂志抱貞懷獨責苦不昧而覉貧顛之內者一也蓋亦公自道云

周雷兩公傳

周公名鑣字仲馭金壇人雷公名縯祚字介公桐城人周公中崇禎戊辰進士雷公中崇禎庚午舉人兩公先後立朝務持大議不肯隨俗浮沉周公官南禮部嘗疏請卹建文諸忠又疏請止內遣言內臣一日不撤侍一日有以藉抑之耳今則不然黃衣有柄自前無光但見內臣而疑廷臣者纍纍矣因廷臣而疑內臣無一焉如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便終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節初雖倖免究以他事中之矣近有孫肇興之直犯鬼鋒而亦岌岌不可保矣又如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東曦以直糾抉用處矣鄧希韶用而曹文衡以互詰竟投閑矣王弘祖以禮數未周斥矣近有馮師孔之守義不屈亦禍機不測矣若大李日輔之激直而處熊開元之慷慨首發而究竟亦處更未能指數矣尤可嘆者每讀邸報强半屬內侍之濫綸從此以任鍛鍊臣子委褻天言祇以徇中貴之心臣將不知所極矣疏入降三級調外用尋起員外雷公官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疏恭

疏師范志完縱兵搶掠內言臺御雷縯周利代庇姦于有疏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玉帶明珠賂作布貫擁鎮之圖于部堂省手作順指氣使之私人非知權臣不知君父稱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臣名通廢嘗禮大壞象宗封疆淪亂天下風俗靡入上震怒置志完于法賜周延儒自盡而忌者咸耽耽側目矣未幾國變南都議立以倫以序應屬福王而東林諸君子恐立議後勢必追怨妖書及挺擊移宮諸案且潞王有賢名于是兩公與錢公謙益姜公日廣等皆

主其議獨馬士英阮大鋮擁戴福王王既立群小柄政興宗朱統鎮迎合馬阮意疏參日廣謀立陳潞詞牽及周公雅列多款命革職發刑部提問下詔獄鎮史羅萬象王燮復繼之阮大鋮又特疏糾雷公謂五月初皇上正龍飛渡江日廣曾聯門人雷縯祚謂福王不可立當設法阻之不知所設何法何為案心曰廣尚不敢為賈充而縯祚公然欲為成濟內逆彌天宜立正西市亦得旨下獄嚴訊吏科林有本亦言縯祚不忠不孝宜早付決是時朝局大變日惟以

殺東林為事會左良玉提兵東下欲清君側聯絡士英十大罪內以誣陷公等為言士英等懼且怒決意殺公會上江警迫遂午夜傳旨賜令兩公自盡臨命時互書先帝遺臣于腹乃自縊死兩公俱重名節政聲氣生平以忠孝自矢而周公尤好引拔後進倡道曲峯庵溪之間天下翕然向風死之日士林悲之

論曰余向知金陵有二白已遊南都因飽晏殊獲交孟新仲調昆仲習知其為人文章意氣特出不群嘗乙酉間奸人修郄大獄已興時周雷兩先生方交頸

磨腹慷慨畢命而孟新兄弟以門徒像鍰錯在側職將不測設奸人猶遲數日得志則二白必成義士身須一戶從其尾之英靈以往矣孟新許示予兩先生事實忽忽數年竟未緘許茲就見聞所及為叙大畧如此嗚呼兩先生高風大節自足千古又豈以詳不詳為輕重哉

劉狀元傳　附趙士春

公名同升字晉卿號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進士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時樞輔楊嗣昌奪情入閣公抗疏上言大畧云中國所以爲四彝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爲之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大權夫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今皇上簡用嗣昌聖明或不得已而都門喧傳謂嗣昌縗經在身姓名不辭非若軍旅可以

凶事行之也臣意嗣昌亦猶人子良心不泯必且哀痛剛但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承聖意曲盡輿情何乃循例再疏服綁到任扳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唾罵傳之邊徼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之人如此夫臣自處如彼何以傳壓擾衆之長折服冠帶之倫哉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於嗣昌竊覘其心失而智短也夫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鬼神瞰之必有非恒之變動乎四體病則爲狂魄已先奪其

既其人即欲有所用於天下而必不能有所用於天下明矣嗟乎嗣昌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既不可以爲臣又不可以爲子昔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而顛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證哉疏入降福建按察司知事南京立起翰林院侍講未赴國變後里居兵起城破被執不屈死之同時與公建言者又有趙士春字前之常熟人丁丑進士其試第三人除編修亦上疏請其名教議錄才言

樞臣楊嗣昌墨縗蒞事簡入綸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革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命矢報中樞乃儼然服冊列任位于是數嗣昌七罪一無天倫日無清議而忍心害理一至此也伏讀聖祖上諭必先父母皇上祇政首闡孝經在閭巷猶欲教以人倫豈樞揆可先客其掃棄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宰相也嗣之朝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作疏親切未嘗以奪嗣蔽之

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卿
使嗣昌果才司馬之堂儘堪報效何況紙上勳撫無
救民生刷中欽賞坐傷國體業於封疆無補豈云幾
務可參將來幾務爲重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榜禁
之計遂其御擔之謀既無以責嗣昌之成功又無以
作循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之職以維名教
者此也然臣更有進者我皇上軫念時艱破格用人
奪情起復實繇人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爲天下未嘗
無才皆向來大臣不肯實心講求之過也今時事最

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十人而天下之事集
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戎
選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得其人以
聽之司農則屯鹽鼓鑄可冣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
其始莫若責之大察之保舉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
目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决者
治兵之選皆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
縗絰之夫宣勞王事乎於是明著令甲永禁奪情豈
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務
求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疏入並奉嚴旨詰喈然其
正言讜論一時多傳誦云

論曰昔明神廟時張江陵奪情而鄒忠介元標趙文
毅用賢皆以建言廷杖籍官史冊流傳稱爲佳話今
以不解之人欲拂拭而試之以觀其成功責
其後効是猶使無根之樹發幹抽條雖愚者知爲不
可況劉先生生忠介之鄉而迺太史郎文毅之裔宜
其慷慨敷陳皆正誼明道之言也嗚呼求忠臣必于
孝子之門觀于先生之死國與之死法其優劣

必有辨之者矣

許給諫傳

公名國榮字允尊號荆巖太倉人生而穎慧嗇志苦
讀縱横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與里中辨難雖名宿皆
屈服中天啟乙丑進士授太常寺博士行取爲工科
給事中入垣即首策大寧事宜上爲首肯密封下部
至劾督臣張某樞臣梁某與冏卿陳某直聲震動朝
野歲大旱上下詔求言公上疏陳時政五弊而最怏
心者則請復驛遞與罷厰衛二欵其論驛遞謂驛站
之設非止便皇華之絡繹通天下之血脉實宗建養

濟院所以養廢癃殘疾煢獨無告之人設驛站所以
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
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爲非此可使由不可使知之妙
用也止須汰其冒濫足矣乃爾刻意裁削皇華之亭
氣象消索宛然冷廟廢寺一切遊手遊食之人忍饑
不過不得不驅而爲盜流寇蓮妖半此輩也節裁金
錢不足抵泥沙之擲殺掠屠戮特增耗耳後流寇倡
亂率如其言其論厰衛謂厰衛之設原以訪機密非
以供羅織自逆璫欲箝天下之口倡爲此說屠戮無
辜貽禍至今皇上之所信在此而借以蒙皇上者
即在此若巧宦容容易合何難滉事件爲薦章而
人落落難投未免借事件爲彈墨威福不在皇上而
爲此輩所竊矣臣謂事件果確不宜以閭閻之小
而傷閭閻之大智事件易誣奈何弄小人之伎倆而
熒大聖之聰明伏乞皇上幡然報罷蓋是時邏卒四
出攫肉民間道路側目人莫敢言公獨白發其奸
旨震恐過問公色不少變再疏復列其人與事以
天子壯之爲懲誡藏者京國肅然稱神明卒以

權要借鉛槧株連坐公革職歸優游色養留意書史
而尤篤於憐才獎成比比尋起補應天府簡較歷知
事再遷掌醢署正庚辰卒里人請祀入鄉賢祠子與
登順治丁亥進士

論曰古稱諫官爲殿上虎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期無愧於其官耳公自拜命黄門無一敢以緘默取
容稽山一出庶幾望爲霖雨而奄然以殁識者猶有
憾焉

新樂侯劉公家傳

劉公名文炳字淇筠順天人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
恩封新樂侯母杜太夫人妻王夫人弟左都督文燿
右都督文炤女弟二長歸武清侯子李國瑞以子存
善嗣進太夫人次歸恭順侯子吳希彬叔父少保繼
祖叔母左夫人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闖賊李自成
圍京師侯奉命守崇文門 上召侯與都尉鞏公永
固中左門語秘不得聞十九日昧爽復召侯議調京
營兵侯策馬馳至營營潰還報 上問護衛軍侯揮
甲左右親衛士駭走 上遂入有頃城陷侯躍馬巷
戰射殺中賊賊多辟易既聞賊入大內急馳歸第先
是召對日母夫人度城將陷呼侯及文燿文炤登樓
樓懸孝純皇太后像皆拜杜太夫人泣諭侯與文燿
曰爾無忘太后恩努力殺賊侯與文燿泣拜去時侯
祖母瀛國太夫人年八十匿老友申湛然家母奉文
炤手曰兒無死善事太夫人乃作數十綴積薪樓下文
隨命老僕鄭平召二女弟俱至握手泣一僕奔告曰
賊入內城矣侯妻王夫人偕吳夫人文炤趨登樓李
太夫人次之杜太夫人既登復下以二瓮抵戶王夫人
偕吳夫人先縊氣絕文炤將縊平推墮樓曰太夫人
有命矣杜太夫人見季女縊乃自縊樓死忽震陰風
颯起繯絕杜太夫人墮地復縊墮者數頭裂血涔涔
六縊乃死是時李太夫人就縊亦墮地者數見母死
以頭觸柱曰母不我待乎墜樓臂折齒半落稍甦見
一僕在旁曰若非鄭平乎取條脫付平曰酧汝拔吾
登樓速衆火薰九縊而後絕焉侯歸見樓焚投井忽
顧影曰我服也不可以見 皇帝覓冠服不得申湛
然免已幘與侯幘小不可冠左右曰曷不裂幘幘裂
乃冠投井死初少保公繼祖與侯伯仲嘗夾坐井旁
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死此城陷少保赴井歎曰
吾平日戲言今死豈非天哉大呼 皇帝數聲投井
死左夫人先焚死文燿在外城馳百里至渾河內城
陷入見闔門焚死撫膺痛哭曰夫乎文燿之不死以
君與母在也大書一板置井欄曰左都督劉文燿畢
命報國處亦投井死侯死年三十一門僕從死者凡
四十二人同時殉死難者又有駙馬都尉鞏永固

[illegible]洪圖大興人聞城破盡取所賜古玩書畫諸物積
撓公主殯宮用黃紙縛子女數人乎靈前舉火焚死
旅後自縊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于堂贈少
師諡貞愍東宮侍衛周鏡大興人母妻一門俱自縊
惠安伯張慶臻號鳳華永城人城陷盡散財物于親
戚全家團飲四面積薪閉戶共焚死贈太師諡忠武
宣城伯衛時春人合門就縊死
論曰勳戚之死多不可信蓋爲襲爵地也況主其事
者爲吾郡宗伯某乎黃金有靈青史無色矣若新樂
侯諸公死最烈亦死最眞平居朝士無不以私卧親
勳戚卒之勳戚亦有遠勝科目者苟無諸公不幾寂
寂千古耶

李州守傳

公名學旻字本仁號如乘江西臨川人也幼事伯父
東明窮肝江性命之學問難相長伯深器重復遊湯
公顯祖門與宗兄太虛先生號稱李氏雙璧中萬曆
曆巳酉舉人爲鄉司李陳公首錄士陳念公貧勿思
爲齊火計里中有訐訟者[illegible]卯之當換重資乞公緩
頰公不可走匿他所終陳公任評不及私陳公目爲
畏友其孤介絕塵如此三試春官中副車巳就教峽
江爲祿養地艱歸服除補饒陽饒故鄙朴少文公至
則召諸生講學夜分不寐莆不究極身心性命微言
安能勸破富貴利欲關頭倡明絕業士風丕變非其
道義一介不取未幾有蠹蝻之憂乞歸諸士詣郡邑
長懇留公不可饒陽路公陞時秉銓政特走使尼行
謂當以木天相屬公愈不可尋擢國子監學正故事
無假中遷官者蓋路公推重公清修介飭爲之破格
旋陞泰州知州泰有太學生陸某者恃貲以驕橫不
法偵知公將守泰乃借四方不長號禁預計所以餌
之一日來謁手板列游歷數衙門者不能舉蓋中皆

黃白也公大駭急卻去已得盜報果守泰公益駭詣
盜在仰首乘得陳窩匿海盜狀密與強幹判官魯某
定計親擒之發地皆贓仗無算陳固饒于貲多賂緩
乞緩獄者竿牘鱗集公鐵面持之益不可撓陳卒服
法其他興學校恤民生正風俗勸姦究善政纍纍上難
道路歎呼而豪貴頗側目是時淮撫蘇公故常視學
江右拔公于諸生中及相臨屬不適一刺蘇公怪之
會揚守劉公鐸以忤璫稚淵忌者欲羅織公人為公
危公怡然不動也尋降郯西都司斷事璫敗補澄城

令未赴再改漢川時寇氛日熾荊襄蹂躪距漢川僅
再宿所在鼠竄公激厲士民人有固志邑雖無城而
守禦具備幸不及難即決計議築城會病亟請歸後
數年城成卒恃以無恐公湛心理道特也訓人必以
慎獨躬行為本為制舉義力追正始嘗是時明末文
弊久剽多雜經窩子蠹偽眯真識者有蛙聲紫閏之
慨公獨振揚經傳務為鴻文大章獎引後進指授家
塾以故長公來泰輩並起為海內所矜目乃其教
本正誼明道不謀於利故自長公通籍以迄立朝敭

歷中外越十餘年清風惠政所至尸祝蓋養志然也
公內行醇備自卑比談經至遂初樂志始終心跡無
間里閈中嘆為德門人瑞志慷慨不侵然諾赴人之
急如救焚拯溺居恆和易接物坐人春風比于王彥
方規言矩行而所畧見于施設又盤錯咸宜張弛合
度良由其治心養氣之功漸陶家訓淵源有自也江
南湖廣皆祀名宦督學李公採輿論祀鄉賢祠子來
泰登順治壬辰進士博雅廉能蔚有公望由禮部督
學江南歷任蘇松參政孫士　諸生有文名

論曰昔人稱經師非難人師為難先生懲末造風靡
講學論道以闡發其性命之理于關閩濂洛稱功臣
矣乃其湯猷大畧又何過人遠也當潢池瞋目作亂
彈丸勢幾立糜先生籌畫保禦安于覆盂豈硜硜談
經家所優哉昔樂安曾公浮吾少與尚書董潯陽視
董究心經濟曾究心理學董或誚曾曾曰天下事何
可預料必道理爛熟于胸中方能臨時應變否則忘
大才踈謂之無本董深佩服誰謂理學經濟二者不
相兼哉先生一代大儒也嘗未施以其積學詒之子

逮今大參公魏科分憲克振其家聲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在是與

尚書張公傳

公諱有譽號靜涵江陰人代有盛德父履正仕廣信
太守公中萬曆己未榜壬戌殿試賜進士除南戶部
主事晉郎中崇禎初擢知饒州府陞副使督糧江西
十年舉卓異遷參政治漕七省旋丁父艱起補兵備
順廣十五年按察四川大計舉天下廉能第一明年
內轉應天府丞移南戶部督倉侍郎十七年陞吏部
左侍郎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國變歸里越二十
五年辛丑在戶曹則革冗官裁雜費平關政惠商人
而饒州江右善政不可枚舉及督漕七省大戢棍蠹
之積爲從前所未有又卻謝蔿銀數千金時以爲保
鉢曇花一見而司臬歸道塵去存留四萬餘金太宰
鄭三俊疏薦樞撫妙選上記公名于御屏且語侍臣
曰張某是第一清官其見知於當宁如此南中御極
召對各官時勳臣朱國弼力爭漕運撫兵不可罷公
不與辨惟歷陳漕事原委洞如指掌國弼一語不能
對頰赤而已尋以尚書用甚屬久不到任傳旨陞公
識者恐啓內旨之漸請宜會推得旨允行然是時
鉠呼餉急如星火外解不敷點金乏術諸事一無可
爲癸五月太兵南下公入武康山中未嘗一問家事
不近酒肉不謁官府不入郡邑不與宴會往來諸山
名宿間爲繼起師入室弟子奉部屢徵堅卧不起凡
地方利弊悉爲當道直陳濟人利物補衣蔬食所居
敝廬不蔽風雨過者莫知其爲世宦也歿之日傍入
罷市遠近流涕蓋盛德感人如此公秉性素孝前捷
南宮以念父馳歸不俟榜放則廣信公已病不起嘗
侍父奕即精其技及父歿爲之毀枰至待兄弟友恭
處夫婦篤厚視從子諸孫不異一體生平能以貴下
賤以賢下愚以耄下穉未嘗有疾言倨色嘗過錫山
爲無賴子某詬辱公不與校然又非委靡柔順者比
當璫燄時巡鹽某建璫祠公獨不往拜揖及宜興相
再拜收採人望邀公一見不可得其守身不苟如此
所著有孝經衍義督漕議家約金剛經心經解恭疏
文集若干卷行世子光第舉進士官中書積學篤行
師表人倫世德殆未艾云
論曰公經濟才也居戶部督漕務處脂不染理綠不

禁所至立執情以時艱不克有爲國亡身隱可云天地間完人矣而或以未能殉國爲辭嗟乎昔孔子予微箕比干或去或奴或死孟子于夷尹柳下或清或任或和而總以一言概之曰仁固無所爲優劣也論世者其亦知所折衷矣

丁清惠傳

公諱賓字禮原號敬宇晚號改亭浙江嘉善人也中隆慶五年進士除句容知縣入爲山東道御史告歸復補江西道未任萬曆二十六年召爲南大理寺寺丞歷太常寺少卿鴻臚寺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四十年陞北工部左侍郎未赴仍陞南工部尚書天啟元年晉太子少保致仕八十九十三賜存問晉階光祿大夫年九十一卒于家贈太子太保廕子孑祭葬諡清惠公自少時卽以斯道斯

民爲己任覃精性學甫釋褐卽請告往來山陰若谿王龍谿唐一庵先生間究切大事絕無仕進意有勸駕者輒舉羅文恭登第家居謝之久之學成奉父命乃出仕其治句容也廉明簡易不事鉤索而至誠惻物翁鄉僻壤田籍奇敎周知其數至簿書出納辨析微若吏胥爲神莫敢欺罔句民素苦賦役公爲清額定制緊者除重者落虛者核每里止留櫃長一人收兌餘悉遣歸農歲鑑飛詭清出未收田一千餘畝除去已故丁一千餘口又劑官民之則歲汰羨供米七

于餘石力行條鞭法設義倉儲穀備賑邑有金花
菴尼徒甚衆每春遊時男女溷雜公立毀之而分遣
其徒衆復建宰律亭于於茅山嚴禁婦女上山勸行
鄉約俗爲丕變他若革漕耗禁差擾濬河渠勸農桑
善政纍纍不可枚舉有寧國諸生吳仕期嘗擬上江
陵相奪情書會京師有投匿名帖者南北大索不得
操江某迎內意趣會巡撫胡公具題公力爲仕期白
寃胡遂止後江陵敗某俱戍而胡公得免德公不置
口海忠介時撫南畿極重公筆仕七年不謝薦舉兩
觀投人僅一空剌其爲御史巡視光祿也循卒舊制
戕假冗濫江陵語公公不爲動江陵因公座主嘗賺
前按遼御史劉臺坐贓三千兩授微指命往勘公托
病辭告歸其丞南尉也知編審舖行爲害上疏極言
太廟宗正宜節愛修省不當擾民其署光祿也謂畿
輔八邑歲有正供請覓解本寺以現價市物毋得賒
取著爲令南岡有三飯堂光祿寺歲出米一千八百
石以食貧民自倖免錢啖徒爲具文公令庶官親詣
唱給其爲操撫也首革□役并科減月糧夙奘都院扣

除小盡陋規以及上江二邑坊廂僉點苦役更軫念
撫甲殘家南人積困鏹意釐剔定三等九則之法令
各輸錢投櫃僱募替役民兒歡若更生又濬浦口斷
腰河以利涉疏上新河屯船塢以便泊廣京口外塢
以通漕復鎮江西門石橋勸瓜步船禁以救溺疏朱
家巷蘆泥洪河以溉田治南北四百里孔道甃石舊
榆鄉以便行旅劉天緒者中都賈某傭也以募緣誑
稱無爲教匪惑人爲邏卒所訐當事者張大入告居
咄嗟定變功命南法司窮治或言逆不可縱公謂妻
盡在我輕重禍福一身當之照妖言律上閉止磔渠
魁二人斬五人餘俱戍遣有差又有曹大選等二十
餘人爲仇家中傷誣以謀逆公爲露章請釋嘗發疏
日有鵲飛集冠上塵去復來頃忽啣筆而去見者异
之其兼攝留樞也以五十一衛世職赴北皆襲多留
滯不得官甚有老死窮途者特請就南勘結類奏得
旨允行其晉陟工部也尤樽節爲務爬搔弊竇關實
源文思二所鼓鑄有法經營孝陵自殿廡樓門以及
菜房牲廚庇材鳩工靡不堅美又念都城形勝在潮

艫交流自積漸侵佔河身益湮遇霖雨輙瀰湧衝
乃首濬大河以及支河計四千五百餘丈凡豪右竊
據悉力爲清理至若完浦子口城修方正學何工部
祠勘蘆洲歲課清核漆園額租建石城武定過軍上
方諸橋治城內外街道事事具舉當公初授司空謝
恩疏云俯竭竹頭木屑之技仰酬遊籌臏履之恩至
是拮据鳩孱人服其靖獻不欺云凡十二疏始得予
告江南士民建祠祀公者凡九所公爲人正直忠厚
葆介端凝少有異徵年十四時常行野遇雨憩一村

舍有病疫者正昏憒忽驚叫祭院來病隨愈及公貴
至齊上買舟舟子先一夕夢有人與接工部大堂已
復惟又夢如之自爲諸生至爲大臣食無重味一敝
冠蔽至四十年不易所居破室以木支撐惟好施予
不倦先世故素封遇里巷有疾苦不啻己饑己溺嘗
割腴田百畝以贍學宮貧士凡饑施米寒施布死施
棺邑人倚爲二天歲大祲前後四賑所活人數萬計
奉旨晉階建坊公再四辭免一日有疾夢入地府見
袞衣人揖曰此非公所宜來亟遣士卒導還及門俞

家人欲其使且有摘少選病愈公嘗以語人謂冥果
不爽公性孝友對人輒稱述先德嘗言初爲令時父
教之曰若爲民父母不必徵舉縉紳惟五六月間着
瓜皮帽者稱賢乃真賢耳瓜皮帽者謂藍縷色如瓜
蓋鄉里細民也公終其身守訓勿忘事兄如父撫侄
如子潛心講學至老彌篤家居以未得一瞻闕里爲
恨忽買小舟携僕渡江拜謁孔林自稱八十八老學
生將以道統身任時公年已耄跛涉三千里往返
閱月道延傳爲奇事前後歷仕南中志固不欲他

嘗行取入都江陵稱其治績公默然江陵問故公曰
門生以何客猶有未了事欲復任幾年又嘗與李友
節言孟子云歷年多施澤于民久我久在南貢謂道
際非恒愈自勉厲絕無北京入我夢想蓋其平日惟
以濟時行道爲念千富貴利達泊如也公卒以崇禎
癸酉十一月辛之日南浙數百里內人皆爲位以哭
嘉善士民崇祠特祭子三鏞鏞鈖皆官生咸倜儻不
[illegible]有才蓋篤行君子也諸孫儁淦等以文名
世

論曰丁先生因學問入乜惟眞學問發爲眞氣節兵
經濟歷仕南中三十餘年迄今兒童婦女無不知有
丁尚書者額公豈以尚書重哉由其實心任事視國
如家以故澤在生民功存廟社雖壽不及百年而名
實垂千禩公不亡矣

張尚書傳

公名捷號赤涵丹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山陰
知縣以廉能著泰昌元年擢河南道御史上疏言自
門戶之釁時上幼沖璫禍猶未裂公疏獨首發之中
言聖情稍假安知非餌特太阿之漸內批時出安知
非口銜天憲之端時論多歸之他如請行折納以清
諸費請卹遼人以結民心請并城守以救危疆核出
入以杜奸細速賞罰以厲士氣蒐武健以壯軍威精
器械以創全勝備海舊以護運道飭守令以備邊

添重兵以防西虜整京營以固根本皆經濟之言四
年出爲陝西副使致仕五年起補福建道御史歷太
僕寺少卿閹黨惡之七年二月吏部以推陞疏上內
旨以公爲李應昇私友命削職爲民崇禎三年起陞
大理寺少卿尋陞右副都御史四年陞吏部右侍郎
六年轉左七年八月甲戌上召對謂吏部尚書是用
人之人須得天下第一等才品因命諸臣各舉所知
公舉南京都御史唐世濟及前兵部尚書呂純如於
是科道盧兆龍張三謨等遂糾以純如逆案中人不

可用公再言純如之才且曰用純如不致顧其所爲
上曰柴中人不必用又年二月以私書事牽累削籍
十七年八月馬士英薦起原官尋歷吏部尚書公雅
意澄清而是時部務皆馬阮一手握定以故不得行
其志疏陳時政洒洒千言會通政使楊維垣上疏極
言三朝門戶事并薦廢錮諸臣未及行而羽書狎至
大兵渡江南京大震弘光於五月出奔趙之龍蔡奕
琛等降公過奕琛邸以隨駕守城二策爲言衆不可
趨出走雞鳴山寺其僕勸歸丹陽不可是夜爲[illegible]

佛幢帶自縊死子孝廉仲舉文學季準並有文行具
論歸之

論曰公居鄉孝友清執人無間言及其登朝持議一
以捐朋黨化异同爲主切中膏肓晚雖再起終不能
得行其志其殁也大兵入城授其寓中自圖史外無
一他物即此可以概公之生平矣特以門戶不合譏
論横生然其殉難最早辨徵就義大節炳然足登乘
吹之口所得掩蔽

何楷傳

公名楷字玄子號黃如鎭海人中天啓五年進士除
戶部王事奉勅督理滸墅鈔關有廉能聲公餘則進
諸生講學論文月有課季有考上類翁宗若有小題
百義家絃戶誦甲戌考選刑科給事中進工科右轉
兵科左陞工科都給事中封事屢上爲高攀龍請給
誥命有疏爲左光斗請賜謚典有疏爲惠世揚請起
用有疏時方內遣四出舉朝爱之工部郎方[illegible][illegible]言
內臣豈不忠勤何必諰諰過計公疏駁其通內呈身

降級去丁丑夏四月已酉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度
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熒惑退至尾初度猶
入星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月食五星史不絕書
災祥之致不一歷舉往事爲證公疏斜之謂古人[illegible]
月變修刑又言禮部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
禮誠欲右禮莫如省刑今爰書之積極矣部司議宥
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復纍纍誰復過而問
焉嗣昌幾幾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欵塞者欲借
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

之說也其言太平與國連年兵敗欲微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蓋先是嗣昌因講筵論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為可化災為祥與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illegible]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內附則與明年無與永平六年少府陰就子豊坐自殺陵鄉侯梁松坐訕謗下獄死而國除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之謬也既而嗣昌奪情入閣奉旨素服角帶辦事

祀大慶暨頒詔傳制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而嗣昌儼然吉服到任時母服方五閱月公上疏劾其忘親不孝上切責之降三級調用補國子監監丞稍遷禮部郎中告歸乙酉以閣學王鐸薦即家特起戶部右侍郎兼工部左侍郎管鼓鑄福建授右僉都御史與鄭芝龍不合罷去中途遇盜截其耳人以為芝龍所使既而公死于福清路振飛嘗有詩云福清嶺外何玄子長樂江邊熊雨殷蓋咏二公殉難處也

論曰先生文品卓越海內及在諫垣劾內閣料權貴與漳浦同遭譴謫何其直節峻峻也晚遘滄桑流離海外卒之以身殉國亦可哀也已

金王五秀才傳

金公名鋐大興人兵部主事鉉之弟也繇於庠聲名籍甚方鋐赴難別母時熟覛公曰吾耿耿不能無憂者此耳往賊破州縣多餌名士以結人心弟固才又負時譽恐不免奈何弟其勉之公曰兄能死忠弟獨不能死義耶第行無煩言及丹章氏赴井公卽欲隨母行以兄妾王氏先下不可男女無別方謀自經爲人救止公仰天號曰母兄往矣吾何獨生不記臨行語耶後賊果以攻事首索公名公曰吾從母兄地下遊矣亟投入井死而金壇諸生王明顯托言往雲陽荊氏探親自沉於河衣帶間有字云欲自盡於家恐爲妻子勸阻故假遠行投水丹陽諸生王介休聞京師變不食七日死蕪湖諸生某姓氏不詳兄弟相對痛哭戴儒冠服青衫攜手入江死大興諸生申湛狀故名士新樂侯劉文炳從學有年文炳臨難托以濂國大夫人公引至家令狹炊爨下爲細人告發賊腹公拷掠備至終不言賊怒乃置公于木杌上壓以碾石五體墜地公故肥碩腹大如斗七竅流血腦髓俱

碎以死終不言劉所在劉後以疾終

論曰近日科曰俱以賄升士氣阻抑極矣而猶有慷慨報國如諸君者豈祖宗之德澤尚未泯耶至申君之死雖非君臣之義然以賓主師生之誼備受慘毒死不言若托孤寄命大節不奪又當何如也

許參政傳

公諱元勛字冠五號明葵孱善人幼而魁異泓甫髯
丞以亢宗期之及長博洽羣書爲文得廚滌風格詩
擬晉魏書法類鍾太傅一流遂知名顧試童子輒不
利家益落萬曆乙酉年二十六始以第一應儒士入
省闈再試補廩戊子中乙榜從遊日益衆丙午登楚
魁丁未成進士年四十八矣或勸就館試公以夏忠
靖劉忠宣諸公皆起縣令爲朝廷柱石淸華非所屑
邵之除龍溪知縣一時善政如緩催科息忿爭清
鹽免加派俱彷朱紫陽法又捐俸修文廟立社學歲
試俱甄拔奇材士論翕服建虎渡柵尾諸橋民最便
講讀鄉約弗輟風雨壬子當鄉薦御史辟公分試後
晉令某心艷之公戲謂曰君急崔家庄耶遂讓焉丹
有點者害訟公數詘之乃譖怒監司移檄太守讓公
公曰殺人媚人職所羞也知足知止自分久矣不愛
讓有中使輩辱撫君藩臬皆畏避公獨抗言叱之其
公正類如此陞滿奏最主爵者擬擢公臺省公堅乞
冷宦遷南吏部將解任吏納羡金公令發貯庫令

民火延燒及屏公趨拜之遂滅人以比劉昆在弘農
益務簡遠不通私謁尋請歸省丁父艱服闋遷考功
郎陞濟南道濟渦敝已極公極意撫綏民氣大振有
州伯遣吏餽金杖而還之民有畜牛生麟者白督署
章赤光燿遠近麞地吼蹄遂死會三司官署賀表公
檄然獨揖曰麟須生乃佳拂衣出郎杜門稱疾不署
吾構請骸骨歸里撫按固留之不聽時楊左輩皆公
同籍最相善魏公大中尤里中石交皆殉節故公惧
禍終棄室竹叢深處郡縣不通一竿牘嘗書聯
於堂耕我心田留這些延年戲種讓人頭地省許多
懷面風波日屏居書室誦老莊數章以自遣云歿時
年七十四所著有拙園集行世邑人請祀鄉賢祠而
濟南龍溪等處俱爲建祠奉祀孫害爲名諸生詩文
工妙海內稱之

論曰公始終可謂一完節人也年垂艾博一第以望
榮躁進者處之將昌黎所云仰首鳴號以所希冀於
人者或幾幾不免矣公自爲令時即耿介自矢
歷中外不更所守癖逆奄之燄而遂抗志長往

尚寶孫旋以老乞嗚呼裕與楊鶚皆若干某并同歸者矣

李襄城傳

李公名國禎號兆祥豐城人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衞所官舍上甚喜及廚議併撥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加太子太保賊寇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綢繆三月十六日公匹馬入殿汗雨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

故曰守城軍皆疲憊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臥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日城破二十一日解見賊願觸死若爭三大事一爭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爭先帝當葬以君禮一爭太子諸王不可誅滅宜待以杞宋之禮再四哀切賊從之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爲帝后發喪葬于田貴妃陵圖送葬止公一人送畢自縊死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論曰襄城職任京營失守不爲無罪然他人止辦一死惟公力爭三大事送葬而縊洵死節之第一人哉

衛忠毅傳

公名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卿救工曹靖科元朝論稱之巡按真定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陋規時樞臣楊嗣昌議加勦餉公上疏言不可弗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璨疏劾首輔温體仁上怒下二人詔獄公爲訟冤會召對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以作敢言之氣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

丞大理丞少卿壬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蒞鈌丁鑄火器戢豪宗聲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吉告急公趣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寧武陷遇吉死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縊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爲誌其墓南京贈公兵部尚書謚忠毅

論曰公有老母可無死又賊方陽慕公名不忍加害更可無死而公頓持義堅決從容自裁可謂得正死矣況全所受者矣誰謂公死不得已哉

王布政傳

公名象晉字子進號康宇新城人貴州叅議忠勤公重光孫戶部侍郎見峰公之桓子少師舜宇公象[illegible]弟也生而重厚岐嶷不凡中萬曆三十二年進士[illegible]親疾即乞歸養父喪哀毀之誠幾於死孝服闋授中書舍人嘗考選擬轉科道而少師以總督召掌兵部秋暫假以便公公不可即具文引避改禮部儀制司主事為黨人所忌中以考功法降江西按察司知事遷行人司副遷儀制司員外郎扈惠王之國謝還揚州兵備副使以廉能著揚州亂民之變公夜往定之奉旨設司道一員督蘇松等府糧儲以公叅政任之復定吳江漕卒之亂四運皆完會有中官銜命督漕公不為禮以法中公得降級士論壯之[illegible]河南按察司王府宗室多奸訟連及者輒敗家公[illegible]其誣自兩院一切寢之得全者數百家遷浙江右布[illegible]政使左籓姚公永濟入覲微解不及額下獄公聞即以署印日借到錢粮代姚公起解得釋復任而自發仕國家之後日與二三野老優游新圖對花木

王太僕傳

公諱追阜字執之號逸泉湖廣黃岡人曾祖濟進士祖延瞻官至刑部尚書公生而魁磊不凡工制舉義兼詩歌古文詞爲學憲鄒公廸光所首拔尚書彝丹袁久遊事繼母郭氏以孝聞一時巨公皆與之遊雅相契善好客喜施予遺產且盡益下帷攻苦自辛卯癸卯丙午三中副車而卒不第公慨然曰此何爲者古賢經濟期于有用而已何必甲乙榜乃爲通顯耶丁未棄去襲廕初任中軍都督府斷事剔弊察屯務

異蹟辛巳轉南京左府經歷丙辰轉南京戶部福建司員外郎丁巳請告家居天啓辛酉起南京浙江司郎中冬陞貴州安順府知府奢藺之亂黔圍將一載有勸公緩行者公以疆場孔亟責田募壯士以行至則安順已陷都御史王三善以公署平越府公不避月餉米努七十萬又署平壩兵備副使督漢土步騎十五萬人討安酋自普安到淸河戶十七戰皆捷斬首前後二十萬有零亡何而公以勞瘁病革曰事未就諸君得毋有所恨乎公曰不負國不負知己遂卒

誥不及他卒贈太僕卿

論曰公生平大業在封疆學問在兵食至性関君父而其處鄉仁惠與朋親急風誼施不望報内行表表尤可尚也豈僅以死勤事者哉

施副使傳

公名元徵字泰先號嚬如無錫人少英異篤志好學落筆驚動長老中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時祖大僕鄉勵菴公届大耋同里侈爲盛事授台州府推官多善政移病天啓三年補京衛武學教授丁外艱服闋除南京國子監助教崇禎元年懷宗登極公慶上書言事首爲劉公宗周文公震孟許公譽卿姚公希孟鄭公以偉葉公茂才孫公大[illegible]起用又爲高公攀龍魏公大中請謚請卹并列南北王考侍讀孫之獬[illegible]陳具慶張士範南北督學御史曹谷陳保泰[illegible]等諸媚逆狀切直罔忌當是時魏璫雖誅邪氛尚熾其私人循布九列冀得陰陽反覆變亂是非而公以閒曹散秩於朝廷無待知於內外無聲援偭偭抨彈不畏强禦或以是爲公危公視之夷然也尋奉俞旨是年移刑部王事旋陞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會都城警兼攝督捕詰奸宄刑暴亂輦下肅清上嘉其勞詔加服俸賞銀幣歲餘還武選司郞中矢公矢愼伎狀以澄清爲己任六年出爲湖廣下江防道兵備

副使時賊氛充斥全楚震動公疾驅至麻城籍甲兵儲芻糗躬履行間指授方畧擒虎頭關巨寇以絕賊援賊知有備由是退走蜀再丁內艱十五年起福建福興泉道副使而閩中賊復亂肆掠興泉漳福間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仙邑四部並進斬馘無算故軍行七日而凱旋雖蔡公之決澶淵武侯之討湖湘亦不是過旋以賞表入都爲董心葵誣累事得白敘平寇功復職而閩賊之禍作矣公潔身匿影全節南歸靜坐一室持齋學佛徜徉於清泉白石間者三十年

以老公豐順廣額儀容峻整而內行淳至事父母孝先意承志愛慕逾于孺子遭大故哀毀倍常每當忌辰補衣蔬食終身如一日朔望必躬詣先祠春秋必親掃祖塋雖踰耄耆跪拜惟謹閨閤之內相敬如賓五十斷絃曾無二御少遊高忠憲之門忠憲許以擔荷斯道及忠憲殉闇難貽書訣別者同邑三人恭公與華公鳳超王公忠紉皆同志也（見姚文毅集）平居勗子若孫惟安貧守分又曰凡事要高人一着卽是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擬諸聖賢之道無當其得試

研理頹學之功如此言坊行表褒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肅然如出衣袂中兩舉郡邑飲賓葢有道君子也公卒以壬子閏七月得年七十有八崇祀道南祠于瑞曾閉戶隱居有父風孫熙中康熙庚子舉人點蕭皆諸生有文名

論曰予生也晚不及見東林之盛顧高劉薛遺風餘韵父老猶傳說之數十年來人艷膴仕俗趨澆僞而先正風流邈然不可以復作士大夫不知講學爲何事改頭易面干進求榮比比皆是如先生始終一轍

猶有隆萬盛世之風焉在一鄉豈可多得而在斯世又曷可少乎語有之昔我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又有之蓋棺論定詎不信夫

唐七公黃衫者傳

唐七公者嶺南戰士也常有功爲所部擯去隸外文法幾死行經黃坂山郎孤寂夜雪如晝七公醉拔劍舞却坐歎息有客黃衫者自外至因言叟劍縱可得縱橫矣七公曰吾劍不足道吾挽強連矢無不洞貫也復長吁久之不能寢黃衫者亦不寢且各就道七公望黃衫行疾異常數步無所見始心疑之又行數十里聞傍徑積葉聲飈然黃衫已復學緩行與七公騎並徐口察叟爲人當有不得於中者吾夜中不寐

緣有他事今事畢矣七公嗟歎良久曰嗟夫少年黎人之難奉明詔徵捕吾釋耒耜從將軍東斬首虜復兩砦不敢一望獄吏也黃衫默弗荅七公復曰戰爲河時將軍危殆吾截指勵死士夜入不測斃其渠帥子火脫將軍死今敗夫將軍反不吾生嗟夫少年與吾同功者十三人皆無罪死久矣誠若是他日誰爲天子出死力者黃衫沉吟若不勝又行數里路岐黃衫曰叟曷進七公曰吾欲西耳黃衫曰今州叟願得負叟與前十三人者姓名七公曰止止吾息矣豈敢

望見欲且少年安用知之黃衫怒曰身奚爲爲吏死吏與人同難而不與人同死非壯士也七公因爲言某某即別去然心益疑一日獨宿忽聞床頭鏗然有聲燭之一一革囊墜地正前將軍之首也七公曰噫[illegible]矣吾不可愛死以負長者義即攜其首慷慨述其事于官卒死獄中

論曰荊卿匕首與博浪之椎何異然子房高義天地震動而卿僅剄衍客則以受燕太子之賜與子房爲韓報仇異耳黃衫之于將軍及七公何仇何德豈非

劍客之有心者乎至於七公仇數身逸可以無死顧冒死以明黃衫之義其事益難矣誰謂當今之世無古押衙其人哉

瞿秀才傳　時妻項氏

公名德穀字士遠蔣江人配項氏新安鹽賈女也公少英異嗜讀書喜古書畫中年益好飲嘗語人曰晉處士以酒全其天眞不爲世味所琢蔣目[illegible]酒如故遂喪明邑人惜之曰幸矣吾喪明天下事吾無著矣好酒自若甲申闖都門大故輒弗飲默坐若不欲生項慰曰君向言喪明無責今何遽乃爾公厲聲曰吾雖瞽目亦瞽心乎汝婦人不足語大義項唯唯然吾若謂公錯愕無識者公乃捉項手霽色曰汝能

見且奚若項曰君既失明我當携之行但縱如願者必非定局姑俟之當自有死所耳乙酉兵至邑人咸驚遁子經親鄰數輩亟請曰當朔公與母行吾則創且及公固諭去會次子已被戮三子尚稚驚遁牀下長子又先期出皆不鬪閉門措鋒香北徼拜[illegible]公令項盡焚所藏書籍及圖畫曰是存我名姓在我携之去勿爲人所辱時門外馬嘶人嗥聲益急項乃從容白公曰妾當先君死但夫既失明繫裸紛[illegible][illegible]痛廣未便妾請左右于君使君暝目但君既失明恐

賞蘇維慕姑我待旋當挽君手而行也公曰善於是扶公自經俟其喉咕咕聲絕遂挽公手亦自經相向而亡後二日兵聲少定人爲故鍵覗之尚挽手懸乎梁顏色含笑如生即盎棺時猶挽手不可解端江學博孫炘知傳其事

論曰嗚呼劈公所謂婦人公劈所謂失明人也阿匯先生本傳之論如此其含意無窮矣帮婦人不當以婦人目之謂失明人不當以失明人目之至公之言曰吾雖瞽目豈瞽心乎非我斯語今天下直瞽心世界也然自有阿匯先生黜瞻則瞿公且變靡㷀燭與日月爭光而項夫人亦號稱如戰稱烈丈夫矣

黃孝廉傳

公名文旦字赤子改字蔽渝湖廣孝感人爲南昌山谷後裔祖用中令藍田有廉能聲父雲從徙楚以恩德飲鄉大賓公幼奇穎十餘齡與弟文星讀象山陽明書轍有省朝夕相講解如成人見者比之趙大洲兄弟年十八刻夜行集問世楚左轄杜公詩涼爲奧賓特延見置上座一如顧公東橋解帶贈張文忠公體海內名士若易職侯陳大士楊維斗艾千子吳次尾咸推重之稱公兄弟爲雙璧崇禎丙子同比正舉于鄉海內推二黃墨義冠天下丁丑下第著二南箋義闡脩身齊家之道値流寇偪處蘄黃公徙居漢陽與李公昌祚訂生平交嗣孝感城陷而公一門無恙人以爲知先幾云公痛寇訌禍且不測欝欝思叩闕不果草測時存稿十篇稿傳婁東張公采捧誦莊香比拜出入置懷袖不忍釋爲出南郭子註梓行南郭子張公別號也癸未三赴公車秋七月宿邸舍夢端皇帝服袞齊召至一橋邊旁二小璫俱袞衣諭軍國事急遽不成禮驚寤復不第甲申闖變往來吳越

左侍郎 附陳用極等

公名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中崇禎辛未進士
除韓城知縣有廉聲時流寇屢蹂境內公設兵擊却
之推關中保障功第一行取爲戶科給事中陞刑科
右吏科左奉勅察覈南京兵餉未復命而北變弘光
立陞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
撫寧等處會丁母艱而朝議遣大臣使北營 先帝
山陵并議割地歲幣公自請北行因得葬母允之陞
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
關東軍務齎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保左
都督陳洪範及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馬
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等公題行疏言渡河而北生
死未知須以辭闕之身効一言臣望陛下時時以天
下爲心以 先帝之仇北京之恥爲心聽 高皇帝
之松楸而即念 成祖 列宗之陵園現有忝離之
痛撫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東之赤子恐有左
袵之羞臣更望皇上命諸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illegible]
務以臣此行爲必成郤成矣勿以款成爲可恃必[illegible]

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而後能
拱護南都於萬全此一定之理勢也又云 先帝殉
難臣少縣詩臣少也遠如河北之地雖在遠而勿忽
且如汲黯之流雖逆耳而莫棄時以爲名言行次德
州傳旨赴京朝見洪範謂公欲全國以全身非屈膝
不可獨公與用極會不然之十月朔至張家灣公欲
先謁陵後見王不許乃遙祭 先帝后于十二日入
京館鴻臚寺內院剛林至責江南不應擁立又詰
先帝遇難何無一兵相加公抗詞辨對爭命戶部
官取銀幣去獨國書不受公請祭告諸陵改葬
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于寺堂哭奠之二十七日放
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北去而獨令
洪範南還公至改禁太醫院不通出入欲授官公不
從凡七月江南下公慟哭誓必死然稱攝政王無意殺
之也會中軍艾大選傳滄有罪公杖之大選自經死
滄恐爲蜚語聞及 令下公太呼不可而用極與游
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亦皆呼不
可遂執下獄重鍊三匝七月不食執見攝前公麻衣

劉□偽戶部長□附敵□斯攻王責以偽立稱王令
□蒔寇不拔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公辯
對侃侃惟求速死用極亦噀血詈　王命拽出斬之
後遣諸臣再四諭降公終不屈將刑口占絕命詞云
峽圻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纔消難
盡蕩作寒烟總不磨遂南向叩首與五人同見殺時
為閏六月十九日門人玄默記其事而給事中某為
請邮于朝

論曰明朝以奉使死者王忠文禕吳忠節雲與左公
而三耳公至性忠孝慷慨義烈論者比于宋之信國
且與日月爭光若陳贊畫俊阜羽諸人更難王游擊
四人官甚微而俱死國則又難者信國之所希遘也
已

鄭大尹傳

梁谿鄒　漪流綺甫纂

公名夢眉字晉贍金谿人中天啟辛酉鄉試庚辰特用授四川南部知縣距撫州原籍四千餘里孝其家室偕行以免內顧會楚蜀弄兵河山阻絕聞問不通賊李自成犯闕後常遣偽官赴任公知事不可為撫膺書壁曰逆徒猖虐稱周武我志何難效首陽餓俠旅魂歸路斷此中猶有錄桐鄉投會自縊母妻子女皆殉焉公為文深峭特拔語不猶人賦性最直嘗面斥人過群小慍之與人談忠義節俠事雙眉直豎髯醒醒鄙穢之徒視如也

論曰賊寇蹂躪中原郡邑守令捐身殉闕所在有人其名湮沒而失傳者可勝道哉如鄭公之闔門死難尤為表表特出然不遇李石臺先生受傳撫志而孰定之也

高大學士傳

公名弘圖號硜齋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考選為廣東道御史巡按陝西以病告起補巡視京營天啟四年魏忠賢導上游西海子蕩舟舟覆上幾不測又朝廷削奪忠良無虛日公疏論追奪誥命有傷國體詔獄多人宜聽司寇大忤璫意五年逆璫矯令參劾樊尚璟等公不可遂閒住七年忠賢誅補原官崇禎元年歷太僕寺少卿復以病告三年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方到任與總理太監張彝憲爭列公座疏言公座之設原以尚書長貳郎以侍郎侍尚書而忽益以內臣彝憲一座則職今日將侍內臣乎抑侍尚書乎此等界限不容不辨兹僅與之穿堂相見公座已之遂大拂彝憲意連上疏告病革職歸十七年後起南京戶部尚書聞北陷與兵部尚書史可法出檄討賊弘光立改禮部晉進東閣大學士公首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開二曰御講經三曰設記註四曰虛親藩五曰議號六曰嚴章奏七曰固江防八曰詳詔使又疏請

先帝實錄言　先帝在祚十七年盛美指不勝屈令
長安禾黍實錄論上陛下悼往方深採輯邸報萬曆
見聞正可授館南董濡筆遴選因其各省災祥人物節
孝義烈等宜通行巡按提學官分採郡縣彙送到部
凡北內臣差遣定　思宗謚號道光使事宜朝廷大
議多出公手吏部尚書張愼言薦用原任大學士吳
甡吏部尚書鄭三俊勳臣劉孔昭持不可譁爭殿上
公言冢臣自有本本何遽殿爭再疏言文武各有職
掌用人乃吏部事孔昭一手握定臣等皆贅員矣

言薦甡勳臣知爲不可臣終以爲不可不用票擬不
出臣手況三俊清嚴係五朝人望臣終以爲不可不
用是臣罪不減愼言請賜罷斥馬士英薦阮大鋮竄
賜冠帶陛見公請下九卿會議與士英不合中旨傳
陞張有譽爲戶部尚書給事中章正宸疏爭甚力公
票擬正宸言是弘光發改再擬再發改又揭爭朱批
鐫斜姜曰廣洪應蹇治弘光又再發改票弘光召入
責公把持公言臣死不敢奉詔不聽復具疏辨乞
休去命行人護送予馳驛賜銀幣以殿工恩再加太

子太傅卜居蘇州尋聞兵至踰錢塘寓紹興城外旣
而知弘光出奔以其幼子托之友人逃至野寺不食
而死
論曰南都御極一年膠州揆席三月義不就食而死
誰曰不宜彼一年之間始終密勿出入將相者安在
哉膠州當逆閹時能申救大獄且不爲燄使非不畏
強禦者耶宜其生死一節也予嘗過從先生吳門旅
舍見其自署書齋有云江左可寧誰負國[illegible]未滅
不爲家然則先生豈一日忘君者可與伴食中書齊
同日語乎

夏生事傳　附子完淳

公名允彝字彝仲號瑗公華亭人少穎異博學能文總丱時送兒之旭應童子試會督學御史蔡懋臣拔儒童不由郡邑考公偶與拔冠軍以儒士入棘闈登萬曆戊午賢書副考給諫張延登尤賞愛之延致家塾時公年十八文名滿天下泖七上公車沉頓二十年與同郡陳子龍兼東張采張溥等主復社盟三吳兩浙文風一變崇禎丁丑成進士爲長樂知縣廉[illegible]多異政稱神明每入會城上臺有疑案爭屬公對[illegible]

應接不暇閱五年考治行高等擢吏部主事柴車[illegible]曳玉步忽改遂息影林下憂居嘗著降賊大議語多可採又上疏願以家產盡籍于官以助兵餉討賊[illegible]朝議方誅求門戶御史徐復陽疏糾公等不問亡僞松鎮變起公扼腕嘆曰國破君亡我何心獨存遂自縊死其絕命詞云少授父訓長荷國恩盡心報國矣以忠貞兩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杳然何忍長存卓拔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孰無死不泯此心修身俟命敬斷後人[illegible]

某氏披髮爲尼子完淳年少有異才亦以兵死公寺神秀美弱不勝衣而目光炯炯意慮深長總總斷斷有表正人倫扶持聲氣之槩不獨文章領袖壁立萬門也

論曰先生學問經濟人也予嘗與之晤對見其所論皆性命精微王霸之略坐而言起而欲見之張設施行者往嘗予詩有云何必三公存氣節居然一代有文章言深婉其言至今稱其遺篇敘其逸事又安得不深高山仰止之懷也

范副使傳

公名必正字聖功號約庵吳縣人世居太倉之直塘祖雲翼總制兩廣奉命勦羅旁百年逋寇一朝殲滅擴地千餘里建一州兩縣以功在封疆予玄超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即公父也公奉母至孝弟弟友恭無間言更慷慨樂施予敦友誼不侵爲然諾亦不事家人生產以故業中落而灑脫自如崇禎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讞鞫重獄事多平反洎奉命錫除席京宥釋者難更僕數事竣出爲江西建昌知府廉明慈愛絕賄賂杜請謁時盆府恣橫不法公嚴戢之遂祗牾思有以中公三年大計入都當事重違盆府意因左遷眞定郡丞公益厚自砥礪愛民如子郡濱滹沱歲造浮橋擾十八邑里民費以鉅萬計公出己意爲橋式費不踰千金可支數年北方最苦馬差公奉巡按李公模指葦食派而募馬夫清官庫芻秣之資按月而給不擾民卒無逃亡繇是循良聲日著當事擬有顯擢以忤璫補粵西桂林郡守桂爲郡也且間關萬里公廉介猶昔葦釋政以蘇民困萬

年風習爲一變未幾陞府江兵備府江民獠雜處最號難治公懾之以嚴撫之以慈恩威所至遠近無不畏愛期年以母艱歸未三載而國變遂絕意仕宦足不履城市日與弟必名及二三舊友徜徉詩酒間有鹿門栗里之風尤善繪山水花鳥興至則吮毫落紙人爭珍賞必名字實賓由貢生除通城縣令有品行與公稱二難云公卒於丁酉五月年六十有二

橋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害者士之節吾觀凌先生殆循良之選也眞定之政孜孜爲民而宦蒞藩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口不得大用臣忠侍斯無負矣吾師李灌溪先生持斧嶺南首以公薦不可以知公之爲人也哉

高興平傳

公名傑字英吾崇禎人自幼負大志後爲賊有驍勇
名稱翻山鷂舊與李自成同夥後來降陝督洪承疇
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命公與白廣恩
爲前鋒總兵官二將各不相下遂潰然尚退扼潼關
旋亦不守皆歸于闖闖亦疑之公遂自延安渡河往
山西河北一帶劫掠屢旨檄令隸秦督余應桂亦不
顧也秦小將王三錫密疏言傑胞叔爲闖親將
與傑有密約宜亟淮揚報功許以封侯闕臣[illegible]

陛知密言于上上曰傑與廣恩誠[illegible]
豈不知恩今月今督輔李建泰撫而用之乃公已自
河北入徐旋馳至揚欲入城將以擁戴功已封興平
伯矣揚人罷市登陴死守公率兵攻之鄉紳鄭元勳
力爲調劑爲亂民所殺公恨攻益力閣部史可法親
之又之始移駐瓜州去得功薄廬又與公爭淮揚[illegible]
不勝以太僕少卿萬元吉解之始罷兵隸公可法[illegible]
下爲前鋒總兵北討公上疏言目今大勢守江
必守淮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黃河無[illegible]

顧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既
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來爲江南門
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
觀又與劉澤清書云北朔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
實七八千前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連告警一夕
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泉問渡甚急倘恐彼一
趨渡則天塹失恃長江逼北盡爲戰場將來到此合
人擁戴不暇惟有碎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
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傑又遺清書

王書云逆闖犯關危及君父痛憤于心大仇未報山
川俱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
神州葬我 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
齎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
茲逆闖跳梁西晉猶未及授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
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
夜時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汲汲貴國原我
莫大之恩銘佩不殺豈敢苟盟異念自干負義之彀
傑假以兼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

過入秦據闖賊之首要與 先帝之靈則傑之血忠
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報
讎復我大仇者茲恩尺光耀可勝欣仰一腔積憤無
由而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合師勦闖始終感
貴國恤鄰之名且遂闖內悖背國所甚惡也本鎮抵
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鎮列聖
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豢養士
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
也 清朝報書有累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將舉[illegible]

名不在尋常等語先是 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
時致書與公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
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公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
築墻凿力備禦徐州逝賊程繼孔者引兵渡河公擒
斬之加公太子太傅公提兵與總督張縉彥直抵開
雒進據虎牢攻苦可法謂宜速調黃劉二鎮緊防
洛則傑可全力注徐若二鎮憚於陰遠宜徑調杜
郡宿防河俾當提兵直趨歸閣鼓厲中州忠義就近
聯合急圖綏雒荊襄以為根本東南一帶方可安然

可法言其言乙酉正月抵歸德時河北總兵許定國
據睢州意懼他從又有言其送子渡河北者公至欲
以威挾之招定國會不應公往睢定國始郊迎公欲
輕定國縱馬入酣飲約定國十六日離睢又取舊
通壯送了事亦定國定國愈疑且怨遂於十二夜伏
兵放砲大呼公卧未起擁至定國所被殺先是公以
定國將離睢盡發兵駐縣開封存者止內丁數十人
定國預多覓妓選四艷侍公而以二妓夜二丁復以
砲發一丁已為二妓擊覓敗次日公部下攻滅老

幼無遺定國奔 清朝議命公所部將士仍聽夫人
邢氏統轄而加監軍侍講衛胤文為兵部侍郎總督
所部經畧開歸防勦軍務贈公太子太保予祭葬予
兄爵封興平伯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
論日高興平固奇男子也平日驍勇所不必言跡其
提勁旅進河壯一疏三書忠義勃然特病在揚州太
失人心耳夫承平之後軍餉不繼搶掠之事自所不
免若夫雅推撒清流如閻浮虎友鄭太宰
其獄論給諫魚山美給諫如漶諸當時郭局所目為

稱情物爭相下石而獨平獨存揚恐後豈非武帝中
之佼佼者與而世人傾相率而訾與平何也

蔡經歷傳

公名士順字孝來長洲人長軀偉髯傑岸不群秉性
奇特不可一世少為諸生材名燉燉入太學當次為
福建按察司經歷時魏奄亂政切齒講學諸臣矯詔
逮捕死北寺獄者纍纍東林衣冠之禍烈于漢季
顧廚上大夫屬藉鉤黨者惴惴莫敢語及東林二字
公獨起而非之曰吾不丁殺運不闢生而東林一片[illegible]
肺至今日而始得見其本色也顧諱言之哉于是
著曰東林鄉人凡東林被逮諸公悉羅毛髮手[illegible]
就之武殤魏忠節大中則鼓權舍懸吳門周忠介
昌則傾橐倡助澄江李忠毅應昇則公甥也撫膺
洒翼捍周旋王于文文肅震孟姚文毅希孟或託宦
不測則日夕占禱或應居被放則往來金閶舉世
之如鵂鶹如野干而公顧有樂與同禍之意崇禎
極首折璫祠毀璫像萬指逐逐尚為祝釐餘威所
公直前與太守王公索璫像頭遍祭死事忠介諸
公故不欽每得即報則嚴若柏案怒馬徐徐辨定
肖節抄意所斧鉞變知莫貸所著儀春野抄同

[illegible]希冠摘鏡等書行世
論曰余生也晚不及瑞東林之盛竊得交耆碩先生
而窃嘆其著述爲不可及也先生嘗謂余云枉直邪
正存諸人好惡取舍斷之已吾輩著書立言匪徒表
諸公之風烈即以見自己之趨向不可不慎余每興
憎其言以爲韋絃之佩今先生往矣而其書具在
世南秘書似董狐鐵筆然則先生非東林之良史

錢尚寶傳

公名元慤字穉愿歸安人父士完爲山東巡撫萬曆丙辰青州饑人相食士完力行荒政又以爭福藩賜田事忤上意因以疾告公中天啟乙丑進士爲京學教授遷國子博士時魏璫勢張甚有請立祠太學者公罷止之未幾　烈皇帝立公爲武選司主事首抗疏請誅魏璫略云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之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臺

輩寳藏積蕭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錢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祖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結網疏下海內傳誦未幾璫伏誅明年遵化兵乏餉而譁撫臣不能制公奉部檄馳諭數言而定尋改文選司主事晉員外乞假歸崇禎辛巳召爲考功郎中掌京察時用法益峻政府以刻深得幸嚴行避李惘爲奸利公乃疏陳四事曰情面宜絕苞苴宜摩

耗窮核宜公已而京察疏入失政府意被旨

公侃侃不屈尋改文選司郎中降徒人詐正壬

午召復尚寶司丞不就歸乙酉後鍵户不出雖親故

罕見其面悒鬱成疾癸巳夏卒

論曰士大夫策身仕路苟不能敝屣浮名蟬蛻軒冕

欲孤行一意難矣公自筮仕至懸車劾權璫忤時相

非置一官于度外者不能卒以憂死恤韓絕人逃甚

其亦袁夏甫范承明之流亞與

盧東陽傳 附吳進

公諱王贊字子裁號柯亭蘇州人崇禎丁丑進士除蘭谿知縣越五載免歸南京立補東陽丁丙甦國變後削髮為僧固窮以死其在蘭谿廉明仁恕平旋寇懲訟徙保富民拔寒士為令五年所飲止蘭溪勺水領內羨入纖毫不取惟贖鍰得四百金臨行名吏與之令治陂塘以便行旅定役以產為差胥吏不得上下其手發奸摘伏如神有兩人爭犢爲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箠掠其犢犢母牛有驚蹶狀其一否遂得其

實其明察類如此縣當水陸衝傳置煩苦公爲捐造房吏民便之太宰某應召入都道經縣額外索水夫不得其慊從擒縣掾以去公追及之不得見乃抗聲白太宰上從天子黜陟幽明奈何以細故困此一方民耶竟奪之以歸庚辰入覲時上諭計吏直陳地方利害公抗言南糧等事報聞復任先是監司素不善公命府倅覈縣篆者刺公陰事無所得已而延左御史按部訪豪惡公無所上檄催不應御史怒召葉從而媒孽之御史遂露章劾公國家任士民擁送者

地邇陵寢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脈遂釀土木之[illegible]與山川靈氣不便七疏入報罷遂大忤馬士英意而祭 尤恨公執法公再疏參總兵牟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縱兵肆掠推陷建德東流大扇非法方國安受國厚恩銅陵西關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茲塗炭益之深勢其與叛逆何異陛下宜加禁戢相某票旨切責謂公謗言亂政朋月具疏特糾遠公下獄御史張孫振繼之謂公爲東林滴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尋以國變得免

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譊不可以德治治之豈其然觀于盛先王之外補內介久道化成而漸于匹夫匹婦之心如此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古入官推致君澤民是望苟得與彙茂中牟競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黃御史傳

公名宗昌字長倩號鶴嶺即墨人天啟壬戌進士除雄縣知縣下車即收豪族之奸橫者寘之法又有中涓之黨乘中涓死盡攘其所竊官帑因而殺人賄結權貴無敢問者公捕之論如律百方請屬不聽調清苑崇禎初入爲山西道御史首劾權奄以殿工錫貴進銜者六十一人再劾周延儒貪穢奉旨詰問奪俸巡按湖廣時岷王爲蔽尉彭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鋥等所弒其事隱莫白部法司[illegible]

不得要領乃命中官駙馬各一人前往會訊而撫按遣警入援公獨決其獄復奉旨責問前諸臣失出之罪公疏糾一守道一知府一同知受賄庇逆而出以公不糾在先降四級調用其時延儒已大拜矣公既歸而復以清苑遺賦連及公候訊會部錫得釋十五年冬即墨被圍公率士民登陴固守仲子基中流矢死明年延儒賜自盡學憲李公邦華薦公未及用而京師陷公奔赴以土賊圍城不得出家居二年薙髮以終方仲子基遇難室人周氏偕三妾一郭[illegible]

劉同殉稱爲五烈而長子坦叔子埈俱有才名國變後埈感憤以死其一門忠義如此又有諸生王羲如者字御赤郎公中表至戚也其爲學獨究程朱之指謂小學一書充之可以平天下國變杜門養母母死即自縊遺訓其子曰吾身一生爲親之子即爲君之臣此天地大經無貴賤一者也我生不辰丁斯[illegible]棲譽土而害義不可以爲臣然親不忍遺故寧蹈不子之罪以殉君是余之苦心余之大罪也十二月四日絕筆嗚呼烈哉

諭曰往外父王忠紉先生嘗定與時御史亦令清苑歡相得也外父每爲予言御史剛正樸忠簡言寡欲遇事直前不顧利害其才節有遇人遠者卒以遭時方蹶賫恨以歿一門忠義日月爭光而其長君朗生皋士言其同有蒐討斯文之志此尤予所期旦暮遇之者安得不遙聞聲而相思耶

劉教諭傳 附子孫及女

公名永錫字欽爾魏縣人少博學負奇節凡象緯兵農無不精究崇禎丙子舉於鄉連上公車不第甲申春就選長洲教諭會賊陷京師攜夫人粟氏以下及僮僕二十餘人間道南旋至洋子江刺船歌曰白日落兮水茫茫家千里兮來遠方壯士離憂兮何時歸故鄉音節慷慨舟中人皆泣下時南都再建有薦公於貴陽相國者 馬士英 以美職公不可惟日設皋比與諸生講道德明忠孝士有餽遺卻不受貧者顧周

之數月教大行邑令遂寧李公實深嚴重公已署崇明縣事與妻子日食蔬粥居三月庭無留獄將還男女號泣送者萬人是時學宮傍有丈人者濟南人匿姓名游吳市二十餘年公服則召之飲丈人攝衣直入據上坐意氣殊相得也乙酉大兵南下公率妻子隱東門外之陽城有大吏重公名令門下士進說且脅之公偏袒扼腕疾呼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淮河登大伍躍馬鳴鏑河北豪傑無不知我者若奈何欲官我乎今日之事得下報 烈皇帝死不愧即

坐上劍躍而前門下士趨抱止之泥首懺謝去公謝
夫人女曰彼再至我與若立自決矣皆裂尺帛搓匕
首以待會事解得免公草衣敝屨以葛巾裳其髮竟
日坐土室中北面涕泣妻子織蒲席葦箔為衣食資
初公在京師以女許同舍生至是女已及笄知公義
不北歸而舅家相去二千里恐身無所托一旦貽堂
上憂遂絕粒旬日而死夫人哭之慟數月成疾亦死
後期年大水乏食家僮數人相繼　死埋骨道旁冢
纍纍然公乃遣子臨與婦　覊臨既歸思其父不置

假貸得百金欲持以獻晨夜南馳馬驚墮地死
公於是嘆曰女死貞妻死慈子死孝天之報我何其
厚哉顏貧益甚獨居茅舍不蔽風雨神色自若公好
為詩歌嘗覆髮與里中兒鼓椎里中兒為異顧公和
歌曰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思君與父兮皇敢問矣
身為餓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淚之隕矣歌罷
淚不能止里中兒亦和領欷歔公長身八尺容貌魁
偉至是形毀骨立鬚鬢盡突見者哀之甲午秋疾劇
猶大呼　烈皇帝者三遂卒齊丈人圖徒跣至今泖

楯泳哭而撫其脊曰嗟乎劉公鑽骨無惹乎是哭也
賢士大夫李公模莊為經紀其喪事卜地虎丘山塘
夫人及貞女皆附葬云
論曰予束髮為諸生浮沈學宮垂二十年經事廣文
先生往往如一轍自虞山陸孟鳧先生外其不為子
雲所譏刺者尠矣寒儒貧士擔簦負笈為俯仰計良
苦辛也歲時伏臘聚族而謀則又以不能修脯是懼
或稱貸拮据以往至學宮前頭岑岑加重足僅僅不
敢前既候之署閽人預探有贄已乃出見見則往往

以怒容盛氣臨之已納贄則手受納袖中默以指權
腆菲稍如意始降顏色相遇否則怒益熾苛誥難責
過若責償夙逋然曲辭款說求得免譙訶以出則厚
幸矣乃一遇豪富子弟至輒欵狎留連杯酒交歡或
謔浪褻褻無復夷等而彼紈袴之徒出則揚揚稱頌
行衢衢間覩朋儕旁若無目流視之而已余每慨然
太息不謂禮義相先地而陵夷至此極也若劉先生
介性清操和風亮節可不謂表表者與卒以憂時致
志困頓流離一門以內父死忠子死孝婦死慈[illegible]

貞豈非儒林之鱗鳳而師席之山斗也嗚呼賢矣

張主事傳　附馬嘉植

公名采字受先號南郭太倉人幼穎異攻苦嗜學文名播海內父早逝事母至孝令五旬誕日四方名士畢集冠蓋塡塞公盡草爲券以楚客一時美之日樂親之道莫過乎是及母抱痾瀕危公浹月不寐去士人之服而請于神哀號倍至病立起天啟丁卯舉于鄉戊辰成進士第二人授臨川知縣其居官儉以持身廉以服物與其邑孝廉博士員談文移日夕夜幾微倦色又均馬政制豪猾檢行户籍罰鍰法無

爭至微稅入公帑例有耗羨公悉除之所飲止廨亦一勺水地方爭尸祝公然性好讀書厭煩劇稍稍期年屢致伏枕請告歸杜門謝客矻矻丹黄變衣之費惟取給于十指家酷貧常以其屢匱質之典庫舜邑有大事則從鄉紳給諫許國榮借帶以出或值絕糧二三僮僕腹日請食不得已則并借帶亦即質去昌給諫知我貧不苛罪也若遽若富一本于聖賢玄言之旨風雲月露并其所好夙與張公溥交最厚創立復社天下從風士以不得入爲恥　先帝亦知

書博學召對將與輔臣周延儒等嘉嘆溥久無二[illegible]
爲之立嗣經紀其家尤不可及南京立起禮部儀[illegible]
司主事嘗上言時事畧云　先帝朝吏[illegible]部懸[illegible]
賣官文臣取償民間武臣取償卒伍安得不驅人作
賊無已則兼用保舉與援未幾保舉復有嘗償遞爲
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復祖宗時積分法未幾積分復
有嘗償又爲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委任中官而害尤
甚蓋向者賤儒雖貪尚有内外節制中官恃其與[illegible]
擬心極意莫可誰何故　先帝厲躁屢撤無已則

厰衛而害遂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視初猶株蔓
二既則姦宄乘間通賄造端遂使大獄奇冤上下側
目不一二年貪人生心各交通厰衛聽其說事遞錢
至於與國俱盡夫　先帝日夜懲貪而貪愈熾者孔
子謂政刑民免而無恥德禮則格皇上正位中興固
當事事埽更今幸保舉永絶積分未行中官偶遣旋
從諫止獨命設厰衛則廷臣交章不允夫在廷賢者
既無佞若指箭東若小人襲昔年故智陰與交通則
擬爲增一行金使且皇上疑在廷而屬之厰衛在[illegible]

讀書起家猶不克勉勵以致皇上之疑厰衛皆市[illegible]
無賴而欲其仰體宸衷矯在廷數十年積習豈有幾
幸臣聞權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莫如用人天下
人才視爲進退誠獎恬抑競端乃鑑衡則天下從令
况於簮散餘三欵皆可採未幾卒于家公丰儀峻[illegible]
辭旨淸厲正襟危坐雖闇室靡惰容言成文章動[illegible]
矩矱至性過人敦倫睦族嗜慾泊然篤志國史交遊
遍天下其繫籍弟子名張氏學者不可縷指齒牙[illegible]
借不吝吹噓所成就者不知凡幾南國人倫咸歸[illegible]

道南朝士品半出彥升當馬給諫嘉植爲孝廉時[illegible]
上公車未第携其文就正于公公爲直筆而删抹之
給諫謹受教退而從事古學日進于昌明博雅之[illegible]
明年甲戌遂成進士其自序文稿有云微先生教不
至此予感受先先生一如其感水心先生也難矣哉
公所著有兩晉兩漢文選文集若干卷行世嘉植字
培原平湖人甲戌進士除武進知縣有异政而均徭
免漕奪民命于鹽弁虎噬之口至今歌誦不衰稱頁
年春良吏僅見入爲吏科給事中知無不言奏議[illegible]

其得旨回籍遘母后南歸赦免宪壽出爲廣東副使

國變後削髮爲僧盎嘉植始以吏治顯而卒以氣節

稱爲人倫師表云

論曰往讀劉劭人物志品十有二流淸節家第一常

庶幾見其人今觀張儀部之讀書砥行名動天子而

馬給諫冷面剛腸矢忠圖報歿世而不改其節豈非

所爲極難者乎夫兩先生皆經世理物之才而未得

究其用世多惜之然其所樹立固已垂之天壤而永

有聞矣何必夘相哉

蔡光祿傳

公名懋賢字異孫號太蒙通州人萬曆戊戌進士廷

試例選州守自請改順天府學教授秉正嫉邪不可

一世陞國子監助教戶部雲南司主事管南新濟陽

二倉代尚書趙世卿上疏駁放軍糧全浥爛米六十

萬石調吏部歷驗封考功文選三司主事稽勳司員

外郎乞終養公爲考功佐外計爲文選佐大選黜陟

無所迴避爲黨人側目于是里居八年以不謹拎遷

降長蘆運判天啟初起工部營繕司主事陞尚寶司

丞陞少卿旹不就權奄用事以東林黨名藉爲民崇

禎改元復原官公自林居凡東征餉飾領賓官鹽浮

田上僞增弊政與有司力爭以惠里人會亂民變作

焚劫州中諸大姓因及公公上疏請振紀綱而扶風

化乃當國者方與淸流爲難羅織公僕坐公激變公

避地金陵里中父老數千人牽持牛酒迎公歸里壬

午奉旨起用乙酉南京陞光祿少卿公堅卧不出乙

未四月卒鄭公玄嶽爲之誌曰公在吏部以用賢黜

奸爲已任有一君子于此當其進之必大進之抑黜

譌文之趣先少高忠憲之推江南司言是也有一二
人于此當其退之必亟退之如淮楊道府楊横杜麋
牛維曜之類是也若高位大寮臺省諸當道以及權
力不得下者凡是非得失之所在必以清議相後先
而主持之力居多其或不然則侃侃面諍以爲人才
消長關國運之盛衰其濟則朝廷之福也不濟則臣
之罪也所以見善如渴見不善如仇而忌者至矣以
入年里居之官而畢拾遺之疏以十七年不入都門
之人而奉削奪之旨公獨處之怡然率保名壽以
豈非所謂德音不瑕者與余內行淳篤工書法有
文集二十六卷行世

論曰江北豐鎬地節義蔚興焉嘉隆間辟考功慈
諫大禮梁錄臺子璃竹權相皆侃侃著大節萬泰以
來何寥寥耶先生以文章節義山斗人倫昔高忠憲
嘗語屬忠介云范太蒙舊銓氷鑑宜如顔端文故事
復還銓政方能奪胎換骨大補世道人才忠憲之推
重先生如此則先生之律身行巳可知今先生既歿
而江北清議所歸尚有吴閣學庶友李太理執璧

大理永言金僉憲斗樞得侍御聖任嶽耿卿魯靈光
矣嗚呼典型在望文獻猶徵余傳公之行事不禁高
山仰止之懷也

李御史傳

公諱發元字元鰍號澹陽直隸高陽人也代有顯聞公少負英異與叔文鰍公齊名匣劍帷燈自相師友困童子試者久之年三十補諸生天啟甲子舉于鄉崇禎甲戌成進士除寧波府推官時詔獄繁與文書積案公精心鉤稽務求平反人以不冤謂釋之定國再見也會大旱虔誠步禱甘雨立沛流殍載道捐俸給食全活無算己卯分試所得多孤寒儁拔如柯公聳與公亮中郁公之章皆其選也秩滿用治行第

內召而甲申之變作矣公痛不欲生已乃應選為廣西道御史乙酉視鹽兩淮當是時天下初定戎馬旁午鹽竈崩潰一二殘商捧足痛哭公竭蹶軫恤抗言上請以淮商所積壓鹽六萬引選商而商乃稍出越事既而更播利病次第修舉發引目救商本挈殘鹽禁越粗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竊招認商死不顧惟有量力行鹽一法招新例一引納兩引之價招舊例一引行兩引之鹽事易修明法最盡一商竈謹呼謂李公生我公又考鏡二百年來淮南鹽政為官議者十一為商議者十三為竈議者十五為課議者十三當三空九盡之時汲汲以固結人心為第一義辰癸挈領多病得穴課用是登而公以勞瘁不起矣公天性孝友純誠篤摯居父母喪哀毀瘠沉病纍年所得恩蔭不以與子而以讓姪捐邇賑之鄉黨歸仁焉最異者邑罹水患幾致陸沉公刲羊擊豕灑淚告神河水一夕頓落三尺民免魚鱉其精誠格天皆此類也生平廉潔自矢見利若浼與人交洞開城府聞善若驚每當酒酣抗言在昔風發泉涌聽者忘倦[illegible]

辨尤傾心善類若范閣學景文劉總憲宗周倪尚書元璐馮中丞元颺司馬元飈皆屬至交小夫壬人勢貴病國者如毒蛇螫手惟恐不得斷而去之蓋其秉正嫉邪性有由然殆衆易軒闢倜儻不群之君子也公卒時年七十子二長琰舉人次琯廩生俱博學厲行有聞于世

論曰予論次熹廟諸賢相自葉文忠劉文端外則必以事文敏為歸云而先生則其從子也司理四明蒞聲廉惠而其視鹽淮上當分崩潰決之時顯不[illegible]

王福州傳

公名永吉字最修號忠紉無錫人父凝明公爲名下士公少孤弱不好弄刻志讀書戊午以第一補諸生受知於督學駱駸曾天啓辛酉舉於鄉壬戌成進士除定興知縣時奉聖夫人客氏方貴橫與奄魏表裏爲奸客固定興產也蒼頭廬兒稍不法公輙撻之不少貸客有憾惟之役監司以下赴弔恐後公獨不至即賜食加恩事關縣官者公告成禮而已一時[illegible]強直聲考滿例應上擢或勸公稍低頭就之即可取[illegible]

諫如寄公振手謝曰丈夫骯髒骨故在肯倚冰山作泰山耶遂得南禮部郎南都同名勝地士大夫惟飲酒賦詩徜徉于雨花木末桃葉莫愁間公獨傷心時事日與二三同志慷慨論心憂天恤緯時大憝魏璫諸附逆者衣鉢線索布滿中外惧林下環召諸賢再入清班引繩批根倡爲邪論阻撓把持冢宰長垣實爲戎首公疏論其於璫局必護於國法必撓於善類必抑於邪類必扶於擬擠必巧於害人必工諸不法事且謂永光以稱功頌德之剩奸爲逆璫兒孫之[illegible]

法始勝寒於嬬瘠之被糾則戢翼卑棲附公論以[illegible]
察既色得以根株之牢固則張牙露爪持言路以劾
獄疏入舉朝動色奉旨罰俸尋出爲福州知府甫莅
任舉人陳某以鬮毒不法下於理讞牘久稽屬公主
讞撫軍某利其貲旁掣之公執法如山爰書立定撫
軍怒命再審公屹不爲動因偁忌告歸里居十年再
起原任而遷方御史爲公後進意氣凌上公憮然曰
吾循吳種種安能俯首事白面郎豈二千石不勝
斗米哉竟拂衣去南都再建復起金華不赴鼎革
乃獨居東郊廢圃中絶意世事頹垣敗壁戢影潛身
雖至戚罕見顏色癸巳疾卒當病時或請醫藥公曰
吾已偷生十五年矣自顧此身跼天蹐地願從長
逝君刀圭乞須臾活耶公性至孝讀父遺書輒淚痕
盈袖事母夫人問安視膳敬愼恭恪雖盛暑必具衣
冠乃見傲骨嶒峻少可多怪不能容人自筮仕至自
首無暮夜之金無居間之札無聲色之樂無游關之
客無號呶長夜之飲無跳梁不簡之僕誠敬以持人
悉厚以御下以職兢愼獨祗後賢以躬行實踐砥[illegible]

學術明堅倬老而不衰自奉儉約衣必經澣錙銖[illegible]
書悉付後人尤精內養能洞見五臟雅好法書名畫
尊彝鼎古今眞贋入眼立辨有賞心者不惜千金
購之生平與黃公道周姚公希孟文公震孟瞿公式
耜以道義相砥礪師事高忠憲當忠憲沮羅自湛遺
書訣公及緹騎窮究羅溯根因有破巢取卵之虞公
力爲斡旋復以女字其孫至魏忠節檻車過定興公
郊迎五十里褁二百金以贈其不以存亡枯菀易
若此爲諸生即以文章名世每拈一題不妄下筆
力沉思不至登峯造極不止每言吾爲文先去其皮
後去其肉又去其骨然後取精髓正如鍊鑛其不至
盡其木必不開解嘗爲一序制義題曰文難其詞曰
凡文之難非夫伸紙能書之難也非夫沖口而出語
題立辨之難也又非夫徵奇角險務取乎詰屈聱牙
之難也凡文之難在以自已之心靈之竅而接聖賢之
神其時或闇昏煙壓而吾下筆時不能直逼生面則
難其神或孤行一綫莫動厭嘘而吾不能以單辭隻
語宛然指出則難其神或逗於言中或隱於言外[illegible]

吾四面迎之不辨其横側所在則又難其前或半或
半茹如麥波之襪步靡從空而吾執其夾字硬句以
爲生涯在是則又難其神或平居如見而臨境失之
或想際如見而腕下失之或不經意如見而着意失
之月既墮而追其光形已逝而摸其影則又難故夫
文之難非文之難而傳神之難也予向者下惟此道
頗稱苦心自維性甚闇闇媿于昔人所謂飛兎流星
越山超海者瞠乎莫可企及獨于引錐刺股走入難
境之光景日幾幾焉蓋當其難也拈題枯坐時覺心
與目目與手常隔而爲三而當其難之積久也時覺
心與目目與手常合而爲一予不敢以其合爲一者
自意而從其隔爲三者勉焉畢吾攻苦之力故終守
難之說而不變或曰若言則然矣有如庖丁之目無
全牛畫竹之振筆直遂難耶易耶予曰解牛者奏刀
磔然蓋其易而躊躇四顧蓋其難也畫竹者發揮于
尺蓋其易而胸中成局蓋其難也蘇子有云彼必嘗
從事于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知者以爲苟然而
已道斯解者可與論業可與撰假可與晤對聖賢也

丸予稍稍流觽嘗問作文之法于予予懼其負慧性
而流於易也爲述所獨於先正與所身爲試者刻簡
端以貽之至今海內爭傳誦云所有詩文若干卷藏
於家

論曰往庚申辛酉間先生與家大人同硯既而嶽得
爲先生子婿十五年來因習先生之人與文先生勞
知予貧所以撫恤之者甚至及夫横逆頻仍先生身
冀而脫禍之至今念及未嘗不淚簌簌欲下也財先
生平日行實其爲今藝頭則如鼻祖其爲部抗疏批
鱗則如賈長沙其爲牛蹇盡不屑苟止無私則如任
延壽恂而高蹈出塵雞翔物外轟轟絕俗予謂然愧
又似袁宏甫阮嗣宗之流其稱賢特之君子予吾見
世之衰也士皆好圓而惡方豐表而嗇裏以踰閑越
檢爲脫羼以緘口結舌爲中和風俗日偷波壞莫救
有如先生豈非古之師儒也與豈非鄉先生殁而祭
於社者與使以先生鐵面冰心置之梧垣柏署間吾
知裂麻焚詔當日必有可觀而長響阨于短馭年僅
中壽位止五馬而又遭逢衰亂幽憂于室困頓以歿

賫恨以終此將傳公之遺事所爲搔首問天而無從
也嗚呼痛哉

啟禎野乘二集卷

梁溪鄒 漪流綺甫著

附劉肇基任民育等

史大司馬傳

公名可法號道鄰祥符人錦衣衛籍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陞戶部主事歷官安廬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勦寇江北有戰功陞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拮据勞苦囊無一錢被褐食粗甘之如飴嘗乘扁舟往揚晨起具食舟人所不能下咽者公舉之若膏粱公事出入策一蹇驢從者不過二三或輿行數百里自負一囊被書一編間遇古廟遊野店日暮便欣然托宿或道傍少憩即靜坐觀卷否則詢里中善惡利害人不知為督撫也吏弊民情洞然周悉淮揚人雖處闤闠若有一史督撫立其前不敢暴橫擢南京兵部尚書甲申聞賊信迫即師勤王出檄討賊甫及淮而北變公同諸臣會議推戴時倫序應屬福王而迎立潞王之議起潞王名常淓神宗姪也先是 光宗在東宮以册立事頗有煩言朝議恐福王立後或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等案原任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呂大器右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皆主其議謙益遂宗為民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且心莫然原書言不可王聞懼不得立召南竄總兵高杰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協謀擁戴南都諸臣不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欵貽公轉移士英為立潞地不知杰等與士英已歃血議立王矣公知事勢已決始具丹赦迎是為宏光王既立拜公為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議立四藩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廬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即用得功杰澤清良佐而自請督師江北許之公傷心厥事嘗上疏言痛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天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右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歌義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塘報北信甚迫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

不行復仇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先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者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無救以臣觀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事漢光武不忘蕪蔞薪之時臣願皇上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警御之臣輕以宴蕭朱高之說進也[illegible]前臣等奉迎聖駕臨蒞敵都萬之人懽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　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賫及　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遭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母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索精銳直搗秦都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効綠餉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遭此大變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不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于斯爲極以后似宜慎重當待真正戰功至兵行糧從宜將內庫一切本折槩行催解姿濟軍需其餘不急公役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宴衎左右獻諛一切敵絕即事關大典大禮亦宜暫從儉約蓋賊一日不滅敵一日不歸即有宮室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伏乞皇上留意疏入報聞而已先是本朝豫王貽書實公不應擁立公答書云我　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北折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奚足慰　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　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

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
神宗之孫 光宗猶子 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
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
數里羣臣勸進今上退然不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
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進位南都從前鳳
集河淸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
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萬助修宮殿
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法祀師江北刻日西征
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

都爲 先帝后發喪成禮掃淸宮殿撫輯羣黎此擧
動也振古爍今凡爲 明臣子無不長跪北而頂禮
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於八月薄
具筐篚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
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
推而言之此人爲列國君冕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靑宮
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
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
宋高纘統是皆於圖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
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于玄宗幸蜀太子卽
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
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屬繼絶
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
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
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土

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擧
若夫手足膺難升同秦越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
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 先帝
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並用貽悞至今上天縱聰
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
擊楫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闖賊之滅當
不越于斯時矣諺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
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
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全

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
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
耳之盟。封本朝使臣久已蒞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
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
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寔為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
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
所以報也。恭惟殿下。伏賜垂鑒。至是警益迫。而左良玉順
流東下。發除君側之奸。士英惟盡撤諸路兵。于江上

拒左。公疏告急不應。獨以孱兵三千。孤守揚州。四
月十五日。清兵薄城。豫王遣將諭降。公不從。監軍
道高岐鳳。總兵李棲鳳俱投順。公知勢不可為。呼副
將史得威入。相持痛哭。托以後事。手付遺書。二十五
日攻愈急。清兵從城西北角以大礮擊破。遂入城。
公標下總兵官劉肇基抗敵力戰。殺數人。莫有繼者。遂
見殺。公持刀自刎死之。或曰出小東門。卒于亂軍。明
年丙戌三月。奉衣冠葬梅花嶺下。[illegible]帶後給諡[illegible]
進贊為請卹于朝奏。旨下部察議。同時又有[illegible]

州知府任民育。號延基。濟寧人。舉人。城破。正衣冠拱
印信。危坐堂上。兵至。命之降。不屈。遇害。生員高孝
孚。申伯衣青衿。戴儒巾。登明倫堂。自縊于先師座前。
有題衣詩云。首陽志。睢陽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生
員王士琇書一 皇帝黃紙牌。供奉中堂。偕弟
某。衣青衿。對縊死。
論曰。公立朝丰采。極似海忠介。而經濟韜畧亦劉忠
宣。馬文肅之流也。乃遭時不造。馬阮亂于內。藩鎮橫
於外。人心瓦解。國事土崩。遂使蹇蹇孤忠。一木難支

大廈。倘是公負一時之望。當日不守河而守江。伏屍
百萬。一死奚疑。然乎原睢陽之烈。能了然于學士大
夫之心。而不能盡諭于齊民衆庶之口。惟從其裨將
某某言。城破時督師死于城上。此則尚諭之士所樂
欲。亟表而不能已于懷者也

張尚書傳

公名伯鯨字滸伯號繩海江都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會稽知縣丁內艱起補歸安清慎無宽考最調鄞鄞縣鄞濱海故斥鹵地民貧多宦公下車躬自相度知滷水入海潽禾立槁乃發民築堰隶均蓄泄爲百世利鄞俗主母刑婢妾則加鍼于乳每數十鍼比公閩而痛戢之習遂革鄉紳某有占人兆宅者持邀方御史爲援他守令或阿私公不可其惠而有義皆此類也再調盧氏能聲益彰俄丁外艱崇禎三年擢兵

部主事督理延寧振儲設官賣法通商賈餉賴以充運米豆用橐駝課民蒔蔬資飢乏期月氏懷三載大靖五年遷陝西僉事七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密籌設伏殺西人無算敵喪膽終公任不敢窺邊明年乞歸十一年起戶部右侍郎督理餉十六年轉左侍郎陛見稱旨改兵部左侍郎時大司馬馮元飈在告乃以公錄尚書事會足疾劇七疏乞休上憫之得旨以原官致仕乙酉　清兵壓境督輔史可法督兵江淮將疲卒三千人不習戰又諸鎮不受

衛中允傳

公名胤文，號紫岫，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丁憂歸，己卯補原官，主考浙江。陞國子監司業，辛巳遷右中允。甲申從賊來歸。弘光赦罪，予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監高杰軍西討。公疏請罷設江北督師，言既有督師，又有提督總督，一柄三操，事權紛掣，應令督輔史可法還朝。不聽。會杰為許定國襲殺，朝議以公與杰同鄉，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杰部將士，經畧開歸防勦軍務。公復為杰子元爵請襲封興平伯。未幾，清兵渡淮，公死之。友人吳偉業弔以詩云：圖省遷床正論文，天涯書劍忽離羣。非關衛霍開府，欲下高昂在護軍。葬骨九原江上月，思家百口隴頭雲。故人搖落汴淮幕，為醉椒漿一斷君。

論曰：衛司馬始而從逆，繼而殉難，所謂失之東隅，得之桑榆者矣。

徐尚書傳

公名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嘉善人。天啟壬戌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為權奄所惡，以新城侯王昇墳假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疏辯，補原官。歷南京禮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二司主事，歷考功司郎中。管八年京察，歷南京尚寶司卿，歷天府丞，近改司右通政、左通政、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刑部右侍郎，署部事，歷尚書。時上以嚴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附會。于重比公為侍郎，奉旨清獄，因推明律意，況近日斷獄之不合于律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官，遂以次審理十三司囚犯，多所寬減。而前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失事下獄，公具獄上，因發新甲議款事，言人臣無境外之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今聖意未會，臂師先遣，書朝入，名城夕陳。昔者羣臣未嘗私用權敵，衷樂不敢私遣刺麾，孫以羈縻，樹立置重，與兄辱國，敗傷甚於二臣者乎。當失陷城寨律斬。上曰：陳新甲失事重大，法無可寬，但引律尚屬未確，可另行覆擬。即奏公奏新甲陷邊城四

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
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缺乏不
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奏上新甲棄市
是時中朝多爲新甲地者閣臣延儒救解甚力上不
許公初疏旦上夕下詰旦公再疏復上卽得旨肆之
西市云新甲之黨皆大恨而公復劾光祿寺少卿監
軍張某臨敵先逃失陷邊城當斬總兵許定國失誤
軍機搶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啓睿兵敗寬
逃棄去勅印當斬時公已位尚書矣一時大法肅然

無敢倖免者會禮科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司副熊開
元以言事忤旨上震怒下錦衣衛二臣獄而左都御
史劉宗周爭之甚力幷奪職公疏救不允及二臣發
西曹公疏薄其罪又不具帖上怒責令對狀罷官南
京立起右都御史未至轉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愼破
格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朋保舉消朋黨七事俱奉
優旨亡何以年例出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
爲藩臬有旨留用朗耳鼎遂疏訐公爲吳昌時報復
又言公殺新甲以敗款局公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

主款之誤且言　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
夫七藩之中恭皇帝居其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
乞休馬士英擬旨樞嚴弘光謂冢臣猶冢子也當以
禮遣命馳驛去明年南京失[illegible]興兵起城破自經
死僕祖敏李錦從之時以兵入家人遑遽奉其屍封
書櫃中越二十五日始殮而色如生袖有遺筆曰我
生不辰會當陽九流氛陡發龍馭上賓遑匪旋揚鸞
輿纔遷去歲含哀忍死赴召秉銓自謂盡忠後皇帝
是仰報　先帝皇圖歸田不久國難頻仍于野未安

王畿再破都會之[illegible]痛士女之傷殘稍力銷亡
既不得單騎傳呼使邦之遇年華衰暮又不能
肅清宮禁致宗社之奠安惟有決志殲身見危授命
君乃魂騎箕尾安問魄滯溝塗下達黃泉見父無慚
于教育上遊碧落覲帝不愧于生成圖無忤于君親
庶有辭于忠孝以五郡宗戮卜此身存亡片語旌心
預書表意緘留數則用示後人公有嗣子二長爾穀
官生以松江事坐死次杜臣輯公遺文行世
論曰徐公實心爲國生平無一事一語不本忠孝及

其死也、遺言十則、字字溫和、要歸大節而不可奪、
其公之謂歟。

楊太僕傳

公名維垣、號斗樞、通州人、萬曆丙辰進士、除行人、考選爲御史、加太僕寺少卿、崇禎初、疏參崔呈秀、言呈秀以不祥之人、占中樞之席、交結宦寺、肆作威福、因與舊輔馮銓有隙、以京堂募吳淳夫攻之、數月郎官、驟躋卿貳、復結倪文煥爲死黨、欲甘心夏之令、文煥代爲報復、遂越咨而用之、掌道其弟崔凝秀、總兵浙江、伊親陞元芳、竄入吏部、擅政欺君、貪財壞法、甚至先帝崩逝、次日百官鵠候、坍拜矣、有内員數人、招[illegible]兵部崔家而寄語者、如此不法、遂路寒心、疏入、諸奸以次伏誅、又與倪文正元璐爭許三朝要典、爲時所嗤、御史任贊化疏劾公爲魏氏之忠臣孝子、即係皇上之亂臣賊子、應亟褫斥、尋以推贊導掛名逆案、遣戍淮安、弘光立、撫寧侯朱國弼薦起爲通政司通政使、尋陞都察院副都御史、入朝即首疏請重定三朝要典、宣付史館、恭故侍郎王之案、尚書孫愼行、副都御史楊漣、又言舊輔韓爌所定逆案不確不公、應重審訂、并薦已故劉廷元等、現存周昌晉等、從公盤

[illegible]光等死者應卿乜者應用清兵入京各官勸
見公先命二妾朱氏孔氏投井一妾從之一妾不肯
狂奔出戶命追執之亦沉之井然復正衣冠自縊死
論曰楊副院掛名逆案為正人君子所不與及其臨
季日與阮大鋮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而後已
士林齊之痛余謂己庚之際義南投國副院傾家
千金助餉又造萬人敵五百餘座與餅担飯分給
卒營以城頭為死所二子出京來見副院曰我
與亡來何為此不納則其大節固有過人者
之殉國并死如飴也門戶之不可以定人如此

高尚書傳 附吳嘉徵等

公名倬號枝樓忠州人中天啟乙丑進士授知德清
縣事調繁金華庚午為鄉試同考官辛未擢河南道
御史奉勅巡青甫受事即遭草場火災變生不測公
奔救無及逮問下獄科道合詞論救降補光祿寺監
事尋歷大理寺副歷太僕尚寶卿遷至南京操江右
僉都御史弘光立晉工部右侍郎時大婚繁費國用
匱乏定中宮禮冠價三萬兩常冠價一萬兩內監需
銀催取甚急公苦無金無術疏言今何時耶金甌半

缺民力已枯海內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
二十五萬有奇戶部現存庫銀止一千零乞勅監臣
加意節省尋陞刑部尚書屢以枉獄拒馬士英士英
銜之乙酉五月弘光出奔公于十二日公署自縊死
公為人剛方廉介生平以正氣自負與二三同志共
圖興復而受制權奸不得竟其大用識者惜之同時
又有吳嘉徵號方鼎華亭人甲子舉人官戶部主事
方奉差出都聞兵渡江復廻車寓城外僧寺上書求
復明社稷尋薙髮令下命二僕攜冠帶至南門外

文正入謁前遺拜陵寢自縊樹上一僕收其屍
曰不如今主人盡節遂絕劉成治號慟如興
戊進士官户部主事亦自縊死陳于階字一上
人儒士精西曆官欽天監挈壺闕出奔信邸夜
禮拜天主堂冠帶自縊死與可箕休寧人國子監
題詩於衣上曰大義君臣重臨危矢致身操心死
聯作辭別人走雞鳴山關壯繆廟中痛哭自縊死
諭曰高先生司冠爾都將方有王之明一案已而
先出奔有監生某率數百人出之明于獄擁立宮中

當時大僚有因是爲罪而死者然先生死在十二日
其不爲王之明也則甚豈可與馬阮輩同日語
哉

龔舍人傳

公名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幼沉潁篤志好學
父歿居喪有禮爲諸生擅文譽游馬文忠世奇門極
見器重中崇禎癸未進士爲劉文正理順所得士居
平言志有不願爲良臣願爲忠臣語甲申　烈皇帝
死國文忠殉難公設師位爲文祭且哭如謝翱祭文
信國故事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乙酉補中書舍人
布衣蔬食四壁蕭然嘗與給諫吳适言欲死節殺以
爲糊口計其清苦如此已何　清兵渡江南京失守

公乃仰天長慟曰吾今得死所矣否則恐負文忠于
地下或以管仲魏徵勸者不應或又以母老不可死
勸者亦不應具衣冠別　文廟從容登武定橋脫秦
淮河嘆曰大丈夫當皦白光明置身天壤勿泛泛若
水中鳧與波上下乃發憤自誓沉河而死公博學謹
禮閒作詩酒于是非可否不肯依阿而與人交披肝
露膽師之如春風驗以杜至孝父早喪事繼母盡滿
定省頃刻弗離當盡節前手書付子有云國事如此
惟有捐驅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所遇寸裂

血淚沾襟汝等須善視之書畢符付越日殉難公死
後家益落文静觀以詩詞名又有吳公夙官陳應元
津人癸未進士與子舉人陳佾俞俱自縊死
論曰龔先生之死也可謂正矣家世寒素非世受國
恩者比職在閒散無封疆社稷之寄且都門去家鄉
僅四舍逸出者景景有徒又非有山川阻隔關隘跋
涉之艱也不必死而竟死較之不得已而後死者先
生加一等矣

凌御史傳　附侄潤生

公名駉號龍翰徽州人幼孤中崇禎癸未進士明年
正月大學士李建泰督師討賊題授兵部職方司主
事贊畫軍前建泰兵潰公走山東糾合三百八起兵
擒殺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略云今
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虛聲則
虛張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如狂愚愞無知開門
揖寇及至闖城一敵即便毒楚交加一官而徵數萬
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
采選募級將軍出令先閱女人悄辮升堂但衣宮殿

于是山東河北各士寨來歸者甚衆上疏南京陳公
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　清兵日逼公復上
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　是帝過簡置之行
間遭值危亂不能以死報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
師討擒偽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
費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
清兵漸進臣已上書東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秦庭
之哭矣餘使　清兵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

兵冀有其全土而我坐受其名恐濟無以服彼之心而
樹我之論為今日計或暫假臣便宜權通北好令兵
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圖勢已立然
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
秦好引從并力南向其禍必中于江淮矣臣之自
為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即不能藉有功名之想
獨可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河南大河之北便非
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為他日收拾河北河南之
本夫有山東然後有河南有河南然後有河北兩淮

者河南河北之根柢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
以兩淮之餉守東伏乞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
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宜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
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收山東者 清兵
盡下山東州縣公南走至大名 滿朝以兵科印劄
招公公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京入對復差巡
按河南公受命疾馳入歸德時為三月十六日而
清兵已盡撤下矣大帥引兵南走公獨與土兵數百
守城中次日率兵出西門祈禱而守者已開東北門

擁降 清帥遣通使來招公公不從旋于後堂自縊
而豫王先下令不生致凌御史者屠其城以是連
彊持之不得死公嘆曰與其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
從容而善全大節乃以兩印投之井中命參將吳國
輿等齎勅書并其遺疏入奏即與從子潤生單騎叩
見豫王長揖不拜豫王雅重公命具酒饌親持金巵
勸公公辭以性不飲酒留公營中另設一幕贈大帽
一貂裘一革舄二公不受強留之一日乘閒與潤生
同縊死時年三十有四豫王曰此忠臣也命殯之棺

院公署銀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公母年
七十歲子年四歲登第後未得一省云南都贈公兵
部侍郎潤生御史公死有遺豫王書曰駉世受國恩
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報之以死駉誼盡矣日昨不及
就裁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既不可為政駉從
容就義之日也惟願貴國尚存初志永敦鄰好大江
以南不可進窺否則務于江頭凌御史即昔日錢塘
江上但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不私交表馬並
爲識附繳入姪潤生相從殉義以愧天下爲人臣而

惕二心者絹筆不文仰惟烈宗又省[illegible]不
歷盡乃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其
如仗節學平原惆生亦有題衣詩曰鞠旅陳師誓大
川時乎不濟悵徒然沙場偃卧一群嗚鞭馭春光向
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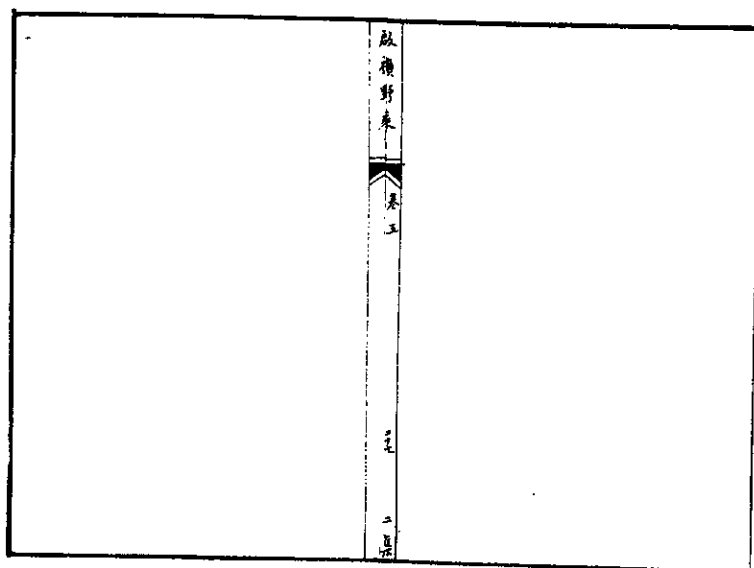
論曰凌御史以書生拮据戎行梁公狄先生嘗爲余
亟稱其才兵潰南來改授巡方東西南壯惟君所使
存亡死死得其所矣亦思山東不守能守江南乎詎
當日成置之甌甌栗何以人才國是爲兒戲也悲夫

黃進士傳　附弟淵耀張錫侯等

公名淳耀字蘊生嘉定人中崇禎癸未進士未選家
居乙酉秋　清兵至城破死之公深沉好書博學工
文辭爲諸生即名噪海內同里侯峒曾岐曾兄弟以
門第才華爲一時冠冕獨折節於公四方才彥以文
章名譽相高者若張太史溥夏吏部允彝楊解元廷
樞多願納交於公公泊如也平生特立不附聲氣而
冲和湛靜喜怒不見于色有漢叔度之風至談及古
今忠孝節義則持論嚴正不少假借嘗手點二十一

史至張睢陽顏平原等事則慷慨擊節歔欷經
咏不忍釋手爲舉子業博大醇正年十七補諸生試
輒冠軍幾二十餘年不售益攻苦夜讀必達曙以爲
常其舉進士出周文節鳳翔房與同門謁文節於官
坊署中文節問曰諸公異日仕天下事以何者爲先
一座皆默默相向公獨厲聲曰此身既已許國惟有
捐軀報耳文節異之及文節殉難都門公聞變曰吾
師得死所矣終日泣不止又二年　清兵徇嘉定公
與弟諸生淵耀入僧舍同縊死大書其壁曰弘光元

年七月四日遺臣黃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遺
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處讀書寡益學道無
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越七月家人拜發時方盛暑
顏色如生含血一口噴出猶鮮天下悶而惜之公古
文原本六經濩淫於班馬及唐宋八大家於昭代獨
推則川震川爲正宗觀北地而下蔑如也故所著多
醇古爾推出其緒餘爲制舉業亦獨成一家賤時習
而掩先正亥子間風氣披靡都人士謂非公文不能
救復購稿行以式天下至今帖括家家稱之

之如拱璧詩本漢魏杜陵遵古準德絕淫哇之歌樂
正始之音樂府尤多感時之作晚更愛陶因別號陶
菴和陶詩作方駕子瞻陳太僕濟生選刻啟禎遺詩
集其論公云人則壁立千仞詩復壓倒一世在近日
獨推公與陳給諫子龍然陳之人與文皆以才氣勝
公則以道勝又陳所不及也知言哉同時死者又有
舉人張錫眉字介茲龔智淵字用圓諸生夏雲蛟字
騰霖唐昌全字聖舉金士超字懷節皆同邑人
論曰予嘗讀先生臣事君以忠勸學即次先生爲至

王職方傳

公名永積、字撰寶、號崇巖、無錫人、家世積德、有江陰[illegible]之稱、高祖表、曾祖立道、皆起家翰林、公幼失恃、賴祖母安孺人撫育、六齡就外傅、聰穎絶人、束髮爲文、師事同邑馬公世奇、菅虔吳公鍾巒、玉峰何公諒、極受賞識、與從兄永吉齊名、顧困於貧、布衣蔬食、意氣昂然、磊落不羈、試輒高等、性伺族惡、遇里中不平事、輒酒酣耳熱、鬚髯戟張、有逆子富而憨、造父[illegible]之獄、爲邑大憝、公聲其罪於巡方使者、對簿[illegible]有身立明倫堂、不顧居無父之國等語、讞者爲氣奪、逆子伏法、崇禎六年、舉鄉試、闈牘紙貴洛陽、七年成進士、除武定州知州、興利除弊、民歌孔邇、會與推官陸燦不協、每中傷之、然卒以公論得無恙、武定本斥鹵地、瘠民貧、兼旱蝗相繼、公多方撫循、始有起色、出城頹塌、公爲量地畀丁、照夫給食、畚鍤如雲、不日竣事、樓櫓煥然、又製器械、具礮石、備糗糧、盡括州民之強壯者、教以進止左右之方、坐作擊刺之法、未幾而大兵數萬臨城、突晝夜攻圍、凡十餘日、以守嚴不克

引去、當危急時、公佩刀自隨、寢食城頭、朱宜人率其二子二女、襆䙓連結、坐井傍以待凶問、至郎擬同殉、兵退獲免、撫按上其事、當超遷、竟以得罪權貴、中考功法、十三年、敘前功、奉旨原官起補、蓋故例所無、爵謂上特恩云、已晉兵部員外郎、時流寇猖獗、上請核兵餉、請飭南都文武、條陳堵截賓若諸疏、多侃侃大計、癸未分考會試、得顧咸建、孟章、劉曙、後俱死節、公出闈、擢職方正郎、有巨璫欲貴其弟爲浙帥、以賄屬公、峻卻之、乃聳上召對中左門、問諸將缺何以不亟推、公正色對、卒不及璫所囑者、尋引疾歸、公歸而時事日非矣、榜其門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illegible]日、惟對酒悲歌、間與二三耆舊論道林間、使羅以老庚子卒、年六十一、公性至孝、每念母不逮養、祖父母不獲贈封、值除夕臨祭、必涕泗終日、訖老猶然、尤敦師友誼、馬公殉難後、爲捐豪梓澹寧居詩集、存鄉其子若孫、選癸未門人、若張閣學端、高司空、辛亂林大令嗜、諭公恩義兼篤、末路鄭貞卒、賴其力而同邑秦驥汾沂、早賤所值、實相與左縈而右拂之、[illegible]成皆[illegible]

後進中獨器重鄒忠倚稱永禴二子皆魁于鄉忠倚壬辰賜第一人及第永禴聯捷乙未稱名家世以此服其藻鑑終身無二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所著有心遠堂遺集錫山景物畧等書行世子法高淑高泌高咸彬彬能世其家學法高才而夭訖今人猶惜之

論曰吾邑賢士大夫必推崇嚴先生云曹公履垣亦先生神交也俱以直言正氣主持公論特不滿於小人之口嘗殿撰海嶽弟既歿嗣事紛爭公與曹公為晳言於當事一以家體國法爲準所以為予者備然卒阻於异議不獨行也有可為流涕者余忝先生門壻稔知其負文武大畧才兼數器智淵意匠驅濟湧雲有古達人辦士奇偉倜儻畫策之風而與人交直腸坦衷不為億逆不設城府見天下將亂慨然欲撐柱之乃不克竟其施嗚呼可不謂名職方哉猶記崇禎之季東里王氏芝蘭競秀若人介人玉孔時受時諸公咸負儁才試必前列而先生與外父中翰公先後成名進士錫邑稱世家者歸焉距今三十餘年而先後云亡門祚中替如以爲以思昆季閉戶好修

珪璋特達可謂家之牧子國之閭人矣不亦賢乎

錢員外傳　附章正宸疏

公名心覺，字子瑞，會稽人，大學士象坤之孫也。以官生授刑部主事。甲申京師陷，南京立，以東宮事，廷臣皆斥爲假，公獨慷慨力詆羣奸，手疏爭之，略曰：太子危地，死生之權一在朝廷，據其供詞，保者驗者確有憑証。在部五日，悲懽言動，絕無裝飾。今責以身大旨宏爲非真耶？人幼而形小，至十六而頓長且豐大者比比也。責以不能書寫爲非真耶？東宮素無能書之名，雖經講筵，安知無內動坐馳及倩筆强學之事？若責以不能盡悉宮中事耶？播遷流竄，魂魄未安，人於富貴時多不經意。試問各官朝賀既起，惟聽鴻臚傳呼而已，能于倉卒中悉其禮數否？太子在宮中，未寒而衣，未饑而食，隨侍者衆，安能盡呼姓名？試問各官書吏皂役等幾何人，能一一悉其姓名面貌否？當時二王在劉宗敏家，人心知有二王，不知有太子，今諸問時不能明對者，貴處東宮，何堪挫辱，自不可以民犯同觀也。總之大臣不認，則小臣瞻顧[illegible]則外員欲口，然天地祖宗不可撲滅，敢以死爭之。疏[illegible]

[illegible]獄淺吏誣之曰：苟易汝言則生。公毅然曰：我[illegible]辦一死耳，言不可易。竟坐誅死。事聞，贈太僕寺卿，諡忠毅。同邑又有章正宸，號格菴，崇禎辛未進士，爲給事中，直言敢諫。上召大宗伯王應熊入閣，正宸疏言：應熊強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餗，巧辨足以濟貪，議者驚心，豪傑解體，萬萬不可。臣嘗慨皐夔而后，世界無人，諸葛雖名王佐，未免具體而微，然尚能集思廣益，布所失于天下，以求人之指摘。以今方古，[illegible]然乎江河日下，巖論麗嚴，至挺脫救時之難，家君正之業，不知君正秉大權，輔幼主，萬曆之政幾振，終窳搶因修覈，盡失人心，即使僥遺請托，一無所狗，僅僅小廉末節，況復狼籍貪污者哉。疏入，上怒，謫職提問。尋起原官，又上振揚士氣疏，謂逆渠俘獻，歟外抒憤，臣獨驚憂，則以王鄰臣者，東平州諸生也，亂賊出自學校，此豈細故哉。風俗之敝，原于教化；教化之失，本于朝廷。使殿陛班聯，砥礪好修，慨然以名教爲己任，以清議爲可畏矣。素稱而妨躍治式樹風聲，[illegible]戰競士而環觀今日，好官自我模，不[illegible]

魏國公徐弘基東平伯劉澤清等薦起原任吏部
侍郎張捷御史張孫振劉光斗工部主事鄒之麟正
宸又疏爭不聽尋陞大理寺左寺丞益以屢忤時僞
之實遠之云正宸爲人潔嚴特立禮科都沈胤培宸
言正宸不爲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後兵入紹興
遁跡爲僧去
論曰太子毋論眞假而當日在廷局面固有如是則
生不如是則死者錢公置一身于度外漫死不易其
守可謂難矣而章大理之直諫危言同領刑害脫
圉變遯跡全身又可多得乎哉

陳大令傳
公名函輝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中崇禎甲戌進士
除靖江縣知縣時　烈皇帝留心吏治許科道官風
聞言事御史左光先按浙過吳因劾尚墅鈔關主事
朱衡珣及公坐罷里居浙東一授公禮部侍郎丙
戌六月錢塘兵潰公走雲峯山中先赴水後自縊死
公落筆妙天下笑罵皆成文章風流豪宕不可一世
其交游亦偏海內在靖江詩壇酒社往來無虛日然
是掛彈文以免及公死天下翕然稱之有絕命詞
章曰生爲　之臣死爲　之鬼笑指白雲深處
蕭然一無所累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
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子房始終爲韓木叔死生
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斬盡一生情種
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文佛麻衣泣拜先皇去年
六月念九今歲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
花甲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一字只將子孝臣
貽與世間同志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皆畢空
赤手擎天唯見白虹貫日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

名山正學禁書亦出所南心史難斷天遺友人書錄
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事也或念輝
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現
吾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又作又自祭
文云又自祭文爲乙酉之六月矣以文自祭也其時
祭之而不克死投水者一投繯者三代赴櫃車者數
數矣臨國主曰先生死吾未必得生且倒行而逆施
之于是破家起義同志者十五人額 高皇帝之靈
偕我魯王誓師于越與諸君子夾輔帝室如支[illegible]
僅及一年天不祚明閩四復告播遷出走群臣不能
從焉予送主乘飛騎入台無走還寓見諸僕已播穫
被出遇于街戶馳至五雲門目睹陳諸二相公皆被
截回遂轉至稽山門所見士女流離還兵截道于戈
刺體即自間道抵天台之達村又值兵阻夜宿洞橋
徐長者家次日往投橫山水崇見二姜先生痛哭直
國事而予道經寒山子古寺于洞側遇一老衲謂居
士識本來面目乎生死釋子看得輕忠孝儒門看得
重爾二事皆了了亦可以掉臂竟行矣予拜受其言

赴面忽不見恍然與素心會復從河溪龍潭嶺嶠
尋于小海門關渡以黎明抵台郡西廓門欲入覲謁
面客曾焚掠城門晝閉恐不能謁天顏哭而入山
因得至雲峯讀書故處此予緣也亦予命也山上有
庵可以殉國人恨不得其死所耳爲本朝死爲故君
死爲平生寸丹死爲見危授命死夫子曰守死善道
又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然則此日之從
容就義髑受歸全亦孰有替死如予者耶空山無櫬
白茅可束也莊子之蟻爲楊王孫之裸葬吾師也空
山無人山鬼可招也張睢陽之嚼齒李顏常山之
握拳透爪吾侶也空山無長祭麥飯可供也孤竹之
芳薇葳蕤之一莖草吾對之有餘馨也予自甲寅讀
書此山中與湛明大師世外盟往三十三年此心如
一日古佛可依藏經可覽今湛師以四月先逝塔于
是峯之腰予以六月殉亡埋于是峯之脊亦如達公
淵明了元東坡可以相視無愧色矣擬客冬出使溫
處于輿中讀先正尊鄉錄宋之亡也吾台死難六人
如王琥爲最而不仕者至數百人竊難之幾王叔英

林右盧元賀諸君子稱入忠爾方先生以十族淇衷此古今第一烈性椽子予每拜其祠下陰風颯颯令亦可以追隨閒字而無憾于心矣顧予所學者携夫也夫不知其姓字瘞骨東湖予自誓其孤所流屍峚沼其尋彭咸之居乎其即馮夷之宮乎其與屈靈均續騷乎其與王子安李青蓮諸君子倡和乎顧覩則沈于淵魂則升于天意猶懸此名山心已發于淨土厲鬼可以殺

浩氣可以告天神可以邀六虛力可以持五願徐陵臨沒之志椒山後補之言並行而不相背自此以往一坏之遺骸在丹碧尚翊乎水朝百世之遺名在憑弔猶依于同好若夫天下既平憫忠不少後之好義君子為予築墳巔上肖像高山朝貌長存僧迎其葬則半公有言吾死後魂魄猶應登此山也況予埋骨棲身于古佛山靈之側者予吾作此文時以代祭也寫吾平生一片心也世緣以斬蕺諸聽之愛河已離幻色聽之亦無依戀亦無罣礙亦無恐佈悔吝此一渾澄水明月在天世世生生長伴禪林鐘磬聲與觀世音文殊師利兩菩薩證明功德海

顧秀才傳

公名所受字性之號東湖長洲人始祖巽登永樂甲辰榜巽子雍登正統丙辰榜雍子餘慶登成化壬辰榜三世皆高第又辰年傳爲盛事故有三辰進士坊公幼卽岐嶷入九歲讀經史輒一目數行言就諳子試冠一軍生平以文章道義自礪五試棘闈卒不得售退而閉戶讀書以著述自娛安貧樂道耻問生產非試事不踐公庭晚歲寄情詩酒惟諄諄以忠孝節字訓其子乙酉五月聞兵渡江守令皆解組去公

天大呼曰我白頭老人尚爲易代民乎巳後正色危坐命酒徐飲口占一律書白旐繫腰間至夜入寢所辭如雷晨起盥漱畢洋洋如平時旋整衣幘至學宮肅謁文廟拜且泣躍入泮池而死時爲五月二十七日檢遺帙有身是明朝老竊熙服肴時事不勝歔之句公既死越四日邑令李公實製文躬奠私謚爲烈節先生言公子二十五日詣縣商死節事李告以死節者養之平日決之一旦不可謀于人謀于人則轉念生轉念生則左顧右盼幸前史後弗得遂矣公

曾領教習袖而出逾日就義然公自二十七日以前足不出戶已月餘矣聞者異之李實字如石遂寧人甲癸未進士亦隱居有品者

論曰余聞先生頻死有云我死與許玉重不同許爲先帝于既往我存大義于千秋然要其爲國亡身同一揆也顧玉重先生死吳人竟爲詩文以哭之先生死兵臨境上矣吳人復哭之如初甚矣哭人之善哭人也夫哭諸生者皆諸生也何以不負壙門一數

黃新都傳

公名鎮聖字子羽晚號邋蓮居士生而娟秀靜好倘
目如刻畫摛詞屬句落藻數華既從虞山錢公請益
遊究心論世經國之學迥異乎世之獨腑剖萃游光
揚聲者也崇禎中用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屢
破冠雉堞半圮俄傳賊至民挈妻子負釜甑走匿山
中公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輩皆鳥獸竄去縣令
獨無兩腳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墳
墓保全性命也縣令願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

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
以兵弱巧者以弓矢椎魯者以瓦石果敢爭先効命
賊如我何庫藏有千餘萬錢不敢愛以待勞者縣令
身褊行伍冒鋒鏑縣令妻手自庀酒脯給饘粥事之
不捷積薪拒縣門縣令闔家自焚以謝若輩皆搏顙
痛哭據地距躍曰請爲公決一死庚辰冬十二月賊
由資簡東下破瀘州狗仁壽十七日焚我近郊公率
衆登陴遙見火光中絳衣黃纛擁兜鍪訶罵譁笑之
聲殷動樓櫓賊不能測繞城馳射將引去城頭矢石

齊發賊落馬死者六人獲巢馬二十餘匹賊遂走漢
州破德陽殺署篆汪應星而去自賊躪楚蜀名城大
都望風奔潰而新都蕞爾無恙由是川峽郡縣始知
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繕守卻敵而都會恃以無
恐事之殷也太原君慷慨誓死爲公畫死守計親爲
爨以食數百人民心是以益強蜀人劉晉奠曰公丈
弱如婦人好女顧乃矯厲奮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
公固奇男子其妻亦未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漫弗
省擢隮吉安州知州會乙酉之亂桂陽相挾持

廷南野屬車從騎所在騷擾公飭傳舍儲餼糧夙夜
治辦再宿而六師至帷宮帳殿所至如歸扈人扈兒
飽食甘寢周廬宿衛午夜巡徼會稽矗立炬火照耀
黔兵萬騎竟夕無譁卸聲桂陽亦嘆賞執手鄭重而
去衡西失守與遺民哭別歸臥沙頭營齋奉佛以老
公行安節和不徼逐交遊與人交不爲崖岸咸有終
始陸公孟晁殁無子經紀後事有侯芭負土之風讀
書探擷菁英不以祭獺食鮑爲能爲詩如么絃哀玉
自有天韵所至輒搜討名勝觀八陣遺蹟拜杜陵祠

堂楊王稱子石關碑嘗携太原君登莫釐峰游天[illegible]
度石橋巾車道裝㗊歌山水間吳中流聞以為勝事
性好古玩摩挲把翫如美人好友屬有價度事輙緣
手送去其蕭閒豁達皆此類也錢宗伯為作遯菴居
士傳

論曰予未識子羽當孟晁先生秉鐸梁溪時爲予
稱許不置口今年費子肖公郵寄子羽生誌未嘗不
如寵剌於人也節子羽冰節蜀制抗敵全城今得鼎
首伸眉何以致助勦幹辦之用其所建置豈止此

[illegible] 卷五

哉懷宗帝闢門開聽號呼傳求一謨於淮陰市人以
為獲雁之公孫彊而大海象物為人土龍求雨覩子
羽事辯召何負於國家哉後之論世者其尚有感

天

張尚書傳

梁溪鄒　漪流綺甫著

公諱國維字止菴號玉笥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除番禺知縣以卓異薦授刑科給事中歷吏科陞禮科都給事中時吏部尚書王永光黨邪害正公疏劾其一婿足以繫生平十壞何以持銓政人服其當陞太常寺少卿崇禎七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先是巡撫駐蘇州各屬間一出巡及公時而江北多事往往出鎮皖口賊破廬鳳桐駸駸有南窺之勢而安慶素無兵國初有軍五千七百餘宣德中徙二千人于河間懷來諸衛後又以二千人運糧三百人入南都班操餘丁不足以待戰乃調吳淞戍卒及徽寧兵往而海上復告警公請益募兵千人此楚黔故事留新餉給之報可復議增馬步二千人于是皖為重鎮上采科臣言申飭江防公請募事千二百半戍浦口半戍鎮江修繁昌太湖建平六合高淳諸城建敵樓于蕪湖十二年海寇焚崇明之東三

啟禎野乘　卷六　二

常傍寿陵墳念母云一寢纖塵不掛胸惟哀耋母叢
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殁鄉恩結草同訓子云夙
誦詩書晉鼓鉦而今絶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
秉耒全身暮所生從容赴團池死時爲六月念六日
子世賢坐事見殺

論曰公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馬間所至皆茂著勳
烈而在江南厥功尤偉載之史册傳之口碑至今吳
人廟祀不絶有以也公初蒞吳年方逾壯及其去也
鬚鬢皆白則公之賢勞亦可見一斑矣嗚呼虎丘片
地建祠如林求如公者可多得哉

劉左都傳

公名宗周字啟東號念臺山陰人中萬曆二十九年
進士除行人先後以喪毋及養祖里居者十餘年始
補原職尋充册封益藩副使歸陳宗藩六議四十一
年疏請修正學明年復謝病去布袍粗飯日事書史
夫人工紡織以給饘粥出入徒步樂道安貧天啟元
年起禮部儀制司主事劾魏忠賢客氏坐奪俸二年
遷光祿寺丞三年遷尚寶司少卿尋改太僕寺告歸
四年補布通政力辭上怒其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
禎元年召爲應天府尹聞報即策一蹇就道其子[illegible]
之徒步而已到京冠服不備假友人一二金市之肆
中首疏上陳堯舜之道因言從事不足圖與加賦之
害謂皇上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勤限回奏庶幾太平
立致然程効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上雖目爲
迂闊然亦嘆其忠會京師被圍米價騰貴乃請罷九
門稅修舖房以處貧民爲粥以濟老疾嚴行保甲之
法人心稍安時樞輔諸臣多下獄者公獨抗言國事
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臣以爲陛下亦[illegible]

務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皇上向以精勤
二字做事精擬森大小臣工盡在疑關中往來日積
月累結爲陰痼纔者變之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爲疏
群之本日御便殿延見羣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聯
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敢
則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深其罪乃者朝廷轉一文
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倒
置至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用一二內臣而倚以爲
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國者御藩監軍

觀察總帥以爲內臣之心勝於外臣以重武臣之心重
文臣則太平可立致也又勅暇風翼馮世龍等罪皆
切直忤上意三年以疾在告復上言除詔獄鋼新餉
爲祈天永命之本上方爰旱齋居責其不修實政徒
托數奏公遂堅求去許之入年召爲工部右侍郎擢
年上言陛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至于帝王治天下
之道猶未得其要領於是首陽遷于恢遠而經筵遂
進五年閒復之說已已之後寬及宗藩朝廷綸有爲
士大夫之心自廉衛司議務而告訐之風熾君籍

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愈
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日長自三尺不伸于司
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自斷獄以數千
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
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穀而吏愈貪賦愈
逋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盜賊蜂起自總理任
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
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
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勤限滅賊而

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
矣天啟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權下方推
之擢拔縣吏之威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易慮而不
意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求治愈殷紛
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攘其詭說投閒抵隙以希進
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不過始于陛下一念
之矯枉而漫淫遂爲厲階則今日轉亂爲治之幾斷
在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不徒偏用風雷重念
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不宜輕言改作法堯舜之講

巳集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
培國命并法二王之發政施仁承議擁衛以救泮渙
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禁
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發貴宗賢以授
職之途銷徐世宗藩之釁則金湯永固又何憂外紛
內訌哉上曰宗周素有淸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
宜體國度時不當劾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閣臣
溫體仁等以爲假空疊請揖助公獨斥臣不敢懷利
事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求罷

既蘸道問東兵自昌平深入公極論體仁大奸似忠
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爲比私亂政
革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以切劘
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請申飭憲綱復書院
社學罷詔獄從之會當大計發中書某爲人行賄事
覺之法一時風紀肅然已而京師復被圍給事中姜
埰行人熊開元以建言下獄廷杖上怒叵測公力爭
於朝謂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用則用不則置之即
有應得之罪亦勅法司定奪若以言下獄大傷國體

又言黃道周言語激烈朋友難堪皇上不但優容且
與起廢何況二臣上震怒復革職而副都御史金光
辰由救尤切因并譴處甲申聞北變即赴杭省既足
衣麻擗踊號慟勸浙撫張秉貞勤王南都復起原官
疏至上討賊疏不署職銜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業
舍討賊復仇無以表渡江之心而非決策親征無以
作忠義之氣一曰振形勝江北鳳陽等處應駐親征
之師一曰重藩屛宜加督撫事權用以彈壓鎮臣一
曰愼爵賞親征所至分別各帥孰應封賞孰應[illegible]

矣以左帥恢復而封高劉敗逃而亦封又誰爲不封
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
聞風而解體也一曰覈舊官燕京既破有受僞命而
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
不赦亟宜分別定罪而更有言者當此國破君亡普
天臣子皆當致死反應歷級能無益增天譴除遣與
不宜槪行外一切大小銓除仍請暫稱行在少存臣
子負罪引慝之誠又上復仇疏言當賊兵入秦踰晉
瀕逼畿南而江南二三督撫曾不聞遣一人一騎

甚以兵擊撓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
救則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山關已確僅當倉
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而方且仰聲息于南中爭
言固圉之策卸兵權于關外首鼠定策之功則封疆
諸臣之坐誅者二逆斬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
不然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
夷王共激響恥哭九廟之靈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
的耗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不然而亟起閩帥鄭芝
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令九邊督鎮捲甲銜枚出其不

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此也紛紛制作盡屬僭
面天假之靈僅今吳鎮一奏膚功則舉朝謀國不忠
之坐誅者三而更有難為解者吏部大典遲滯日久
府移事換舛謬錯出即成服祇成名色是先帝終
無服於天下也則今日典禮諸臣之坐誅者四至罪
廢諸臣量從眾雪自應援　先帝遺詔而及之乃一
槩徑用新恩即誅瑠鉄案前後詔書蒙混勢必彪虎
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
嗟乎已矣　先皇帝十七載憂勤念念可以對皇天

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羅古今未有之慘而食祿
臣工如此之薄又何怪從逆諸人纍纍若若朝君臣
而暮寇讎也疏入中外聳動馬士英怒與劉澤清等
合謀欲殺公而阮大鋮以內傳陞兵部侍郎公復疏
言大鋮進退係江左興亡乞寢成命再聽廷推公既
與時不合甫一月即告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
政言國家不幸多故未見桑土綢繆乃者土木祟矣
珍奇集矣俳優假令陳矣內豎充廷矣金吾赫奕戚
畹驕闐矣讒夫昌矣言路扼矣官常亂矣有一于此

皆累聖德馴至疆埸日促國勢日卑此所謂狃近娛
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言自陛下正位南國舉朝
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陛下一加恩於近侍則
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于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
推恩於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於武弁則封
爵視同兒戲於是表裡呼應動[illegible]藐視朝廷之心因
而彼此雄長積為犯上無等之習恐自此禮樂征伐
漸不自天子出此所謂蔑主恩而傷國紀也一曰明
國是言邪正不容並立自古而然所賴清議補救維

而今也反爲一二元惡大憝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
於黨死於殉國者若並有餘戮挍厥所由止以一人
進用起無限風波挑激動引三朝詿誤及于聖世此
所謂長邪幹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言三代有道
之長皆以仁義治天下自申韓尊尚刑法秦用以亡
先帝之世其禍益驗而殺機則首中于温體仁遂至
流毒天下而不可救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
罪名未科罪名先事追贓此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
也一曰固邦本言養兵所以衛民至今日且以病民

前者推揚告變今又高黄互發朝廷設立額兵何爲
者即使諸鎮並篤忠貞永爲藩翰而臣猶慮以十三
萬不殺賊之兵討十三萬不殺賊之餉亦必窮之術
耳若不稍爲裁抑惟有加派横征一旦有事以國殉
之此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語皆切直識者韙之
乙酉六月兵至杭州公絕粒二旬而死有臨命詞曰
留此旬日死少存臣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生平事
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曰信國不可爲偷生豈
文山本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殊

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全忠孝併成永[illegible]
嚴剛方正直人不敢干以私地方大事悉聽主持好
面折人過郡邑皆憚之講學東南士林奉爲泰山北
斗生平誦讀用以致君堯舜爲心每遇召對侃侃陳
言嘗云天下之治從本源上爲之則事不勞而功集
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當崇禎末寇虜交
訌大中丞率降心相從阿御史臺意公至不三月而
臺規肅然各稟程度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illegible]
坐拱立移時不敢作徒倚狀入于朝即處暗室不敢

[illegible][illegible]者謂此所求有備公剏行之真有不以面從爲
敬而以一舉趾一動念不忘君父爲敬者故其奏疏
風議關或迂闊無當而其幾幾力行堅忍不息誠敬
孤介之節自隱達顯由微至著積數十年愚夫愚婦
信之學士大夫畏之嘗與冢宰鄭三俊言明主中興
堯舜天下事敝壞已極須自銓衡風紀之地力爲整
頓其實心實事爲國爲民皆此類也
論曰劉先生蕺學道人也憶甲申冬予嘗遇之句容
道上見其布袍敝屐行李一肩人不知其樞憲歸途

噫乎此豈近世所可見乎難進易退百折不回取義成仁克全所受先生其今古一人矣

鄭進士傳　附吳聞禮等

公名爲虹字天玉歙縣人籍揚州父元化官錦衣衛都督以長厚稱公生穎異五歲知書十二能文十四補諸生從其伯父元勳遊學吳門名籍甚崇禎癸未與元勳同成進士假歸甲申三月李賊犯闕懷宗殉國淮揚雲擾公與元勳籌城守五月南京立詔選授浦城知縣浦固衝邑積兵數至竄擾有方民以不擾乙酉六月浙潤廣道御史以百姓遮留遂奉命駐浦監軍巡視仙霞等關有悍弁陳從鄭泰倚鄭勢公廨公捕而責治之芝龍怒疏劾公而陞武顏以裁臣未易臺省武官易獨泰遊自宜分別以明綱紀且諭芝龍和衷文武芝龍益怒尋以父元化曲解得免丙戌六月待簡巡按上游兼差如故亡何大兵入閩公馳書巡撫吳聞禮約北門事維吾兩人天崩地裂正男兒効死之秋聞禮肯其言相誓死難八月十七日公被執兒貝勒諭令薙髮降公曰吾聞負國不忠辱祖累父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決不可隳也明日復召見公擁衣冠往從者咸泣諫公

曰大丈夫死耳死耳何苟生爲及見果大怒責餉創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願鳩貲以贖其死公攝目退之曰民困極矣寧忍相累咸哭而別時舊役敖人俱被縛公給貝勤曰吾屬役已散此無辜愚民耳殺之何益盡得釋佛書記陳龍不忍去共同死貝勤下令將殺之城外公顏色不少變緩步徐行見道旁有空園奪門直入告行刑者曰吾非爲畏死以兵爲御史分不當暴尸於道故至此令後世相傳鄭御史死處耳大呼會稽李刃自刎肩不死遂加刃而死年

僅二十有五百姓爭爲吳發立祠祀之越七月父元化爲易棺猶見面貌如生遺孤世昌僅週歲時從公死者又有標下中軍遊擊張萬明史子都司張翹變守關都督洪祖烈建陽知縣崔攀龍兵科給事中黃大鵬與公先後同門共事仙霞亦抗節不屈見殺而吳聞禮捺制祟安卒亦死難不負前言皆公忠義所感云公姿容美皙廣額秀眉望之若神仙中人而嚴氣正性百折不回讀書明道忠孝家傳其十世祖居貞官河南參政與弟道同官御史當靖難師起

見弟募兵勤王不克俱殉明建文帝難錄弟南京建雙忠祠坊而其伯父元勳以詞劄高傑爲亂兵所挫殺蓋家學淵源有自如此弟爲旭負文望時以二難稱之

論曰昔讓皇帝遜國同時赴難史不勝書至有湛九族而不悔或五百人八百人稱瓜蔓誅而棲里爲墟者彼其氣何烈情何悲而人又何多也追夫上木之難其變有甚於前求如南朝李侍郎者曾不槪見至於今而開門揖敵俛首乞官風斯下矣論者以爲摧

殘太甚節義寖衰報施之際有天道焉然歟否耶今觀侍御一死而舉家奔僕聯袂相從可見忠義之在人如流水之在地特在有以感發而疏導之耳嗚呼厚澤深仁流濡八閩貞魂毅魄凜凜千秋固于大地必有與立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詹御史傳

公名兆恒號月如南昌人中崇禎辛未進士除寧
知縣滿五載以異等召入為南京廣西道御史入臺
即首疏薦舉倪文正元路錢侍郎謙益言元路命題
發策尊崇先聖破人心于附黨煽焰之時襲 狀
綢繆備預籌國事于積薪厝火之餘其文嶺具在可
按也至其生平以古人自負與楊維垣辨疏定逆黨
之罪案剖覆法之情形使是非邪正昭揭于天下則
骨力其見謀益大廷奏對剖張居正之勛勞于積毀

發紓之后浙闈發策決熊廷弼之僨敗于危邊常創
之時其科錄具在可按也至其生平以名節自砥為
楊漣等志狀辨宮府之危疑破宵小之蒐附使仁孝
忠良顯著于千古則品格可知二臣皆一時之選而
一則閒置草莽一則幽繫囹圄生材非易遂時亦難
此職之所傍徨結轖扼腕而三嘆者也且皇上神明
洞鑒未嘗不知二臣而曲全之豈有意于棄二臣哉
昔傅說起於胥靡管仲舉于縲絏遠則蘇軾曾謫置
黃州近則楊士奇嘗幽囚從歲古之明士于罪廢之

人未嘗不拂拭而用之何況我皇上夷卓千古正所
衡拔擢于多事之秋乎又再疏言皇上特恩起廢數
求盛心但部疏許于廢籍而未及于降調許于京職
而獨畧于守令如孤員特立之何楷姚思孝剛直不
阿之李模林蘭友強項有守之成德博通經濟之張
采廉惠近民之黃道周盛王贊自應環召以伏清班
或予特擢以關賢路至若蒙恩寬結之成勇袁繼咸
皆以清節受知尤當特加原宥而侍郎姜曰廣醇儒
正舉允宜復其論思之職疏上報聞弘光立陞大理

寺左寺丞會馬士英薦用逆案為民阮大鋮詔賜冠
帶陛見公抗疏上言自崔魏煽禍毒危宗社幸 先
帝入繼大統芟夷內難慮奸人克黨窺伺生心于是
以首惡正兩觀之誅黨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臨
御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幸 先帝神
明內斷確不可移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
六尺安在大仇未復國恥痛心而忽召見阮大鋮還
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遂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
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入命韓寫欽定逆案進覽然士

英郎于是日上三朝要典矣尋遷大理寺少卿國變歸里後　清兵至開化公死之公博學强識兼精吏事敏而能勤尤留心于人才進退正己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陰陽闔闢風雷雲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南都至今稱頌云

論曰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而格鬼神泣[illegible]衙史矣而予讀其封事强半為鼓勵人才激揚風教之語蓋以國家之治亂人心之合離天地之否泰胥于是乎係焉古大臣以人事君庶幾無愧也哉

鄭中丞傳

公名彪佳字幼文號世培山陰人父承爍知長洲縣有惠政公年十七舉於鄉天啟二年進士授興化府推官與譁兵折疑獄以才能著崇禎四年考選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內外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若越俎而問庖郎曠官而怠事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且見因而有急遽周章救過不遑之象竊恐當事諸臣狃于嚴旨冀以迎合稱塵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厲之努及滋悠忽之虞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人才有上中下牟泰非藉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有道有司或銖案之累錄人或錢穀之輸未至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于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廹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于羣臣者此也皇上鬧暑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為道但說懸賞格決不肯借例司馬之門若必依序積資則雖罰濫之資可清似亦獎拔之術未盡臣所

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積竊特遣內臣然必擇
尉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無按之事多令監視
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將水火之端其
患賜故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時
以爲譏詒尋避按蘇松諸府所至省騶從延問父老
諮訪利病豪右兼併細民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爲之
側目吳中無賴自署天罡黨凌轢小民公至捕其尤
者四人立磔于市縣是羣奸股慄他若定徵解法損
贖鍰爲長洲廣置役田淸吳縣隱租以備荒無錫役

米以惠解借華亭義米置上海役田時粟貴率二石
得一畝計三年子粒即償華亭之數平濟兌歲省四
郡耗羨十餘萬金吳人至今德之入年請告歸十五
年起公掌河南道上諭事關軍情嚴禁抄傳公疏言
有不應抄傳者幾先之秘廟事之謀制勝出奇呼吸
萬變者是有不妨抄傳者強弱之分順逆之勢去來
之狀勝負之常疆埸情形一彼一此者是明年佐太
計一主虛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改南京畿道十七
年五月與兵部尚書史可法等決計定策弘光立初

朝見行宮公奏紀綱法度立國之本又言翊贊之臣
人二事時有請即正位者公言監國名標正位彰賢
德且示謙讓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
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從之又疏陳致治大本言
殿下渙頒大號沛發明綸爲繼統實用翔集以仁
厚歸羣情又以嚴肅定衆心此明紀綱飭法度之說
也伏望申諭羣臣此時典制益當遵守勿以多事遂
紛爭之端名器益當愼重勿以乏才核倖濫之實人
才不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必不可開官爵不可不

優崇而徼遷之階必不可有歷覽國宜凜亂爲可戒
之地勿生無厭之覬覦開釋國宜速當原之條
勿蒙罔貸之刑章庶幾紀綱明法度飭然後以輕徭
薄賦收民心以舉賢錄才收士心以信賞必罰收將
卒之心言守固[illegible]又有進者殿下一心爲
紀綱法度之本今念在天則天庥必滋至念念法祖
則祖澤益靈長念念勤民則民情愈欣戴但嘉納之
後其言卒驗尋命齎詔安撫江南以公首按吳有威
望故命之刑斬倡亂宜布赦救甄別有司賢否入情

[illegible]晉大理寺丞即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
松曾鎮公受事六閱月關館禮士設籌求言撫兵恤
民日夕拮据又上疏請明刑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收繫錦衣衛　高皇帝因見非法凌虐遂焚其刑具
移送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鍛鍊爲
功以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犬
口詞從迫勒而來罪案聽指授而定即令別書知其
枉而法司誰雪其寃酷慘等于來周平反從無徐杜
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鑾司爲錦衣衛掌

當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迨後東廠設立始
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從賄而羈刑章飛誣多
及善良赤棍立成巨萬招承皆出於吊拷怨憤充塞
於京邊欲絕苞苴而苞苴托之愈盛欲究奸宄而奸
宄未能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
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璫用事始有去衣受杖
者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
致必殺之刑况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
義之聚甚當血濺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絶

[illegible]即血錄隨顏已魂驚骨散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
失君臣之分誼此廷杖之弊也乞陛下嚴禁廠衛大
學士姜曰廣擬章不允曰廣爭之甚力有緝事不除
宗社且不可知何有廠衛等語乃命五城體訪識者
已知廠衛必復矣先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以處
分許都一案議罪光先以光斗弟故與阮大鋮有隙
又劾士英大鋮欲借事陷之朝右無敢爲直言者公
獨言光先在浙調兵措餉宵旦拮据變起一月元兇
授首有功無罪不可泯沒于是大鋮并劾公至是

御史張孫振疏劾公奸貪且定策有異議并及吳甡
鄭三俊等朱統鑽復糾之公知勢不可容遂移疾去
吳人感泣攀轅者以萬計乙酉兵至杭州同紳約往
投謁公佯許之爲治裝至閏六月六日夜分潛出寓
圖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危坐而死書於几云某月
日已治棺寄龍山戒珠寺可即殮我其從容就義如
此配商夫人及二女二婿皆賢淑以詩名子理孫班
孫禮文藻才華門第之盛浙東所僅見云
贊曰公之忠節與其廉惠薦紳先生人人能言之[illegible]

字稱讀其明刑一疏尤深嘆仁人之言利溥也朱康
僖公廉伯時有司專用權臣風旨為獄重輕公獨無
避忌多所請釋張文忠公九成鞫大辟案成察其非
真輒奏覆具得誣服狀二公皆英察而仁厚先生實
克肖之顧以作時不得大用卒致以身殉國則又非
二公之所可及也傳曰活千人者後必封奕憙見多
才傑卓絕祁之澤其在茲乎

余狀元傳

公名煌字武貞山陰人中天啟乙丑進士廷試擢第
一人除翰林院修撰纂修起居注時魏奄用事修三
朝要典一書公以史官連署銜名崇禎中歷官中允
諭德至左庶子以前事為給事中蔣揖源所詆不
得大用浙東監國起拜禮兵二部尚書督師江上丙
戌五月晉江失守公大張榜示藏九門放兵民出
走全活生靈無筭旋正衣冠自沉于東渡橋河中死
公素行清慎廉隅自持尤不貪溫飽雖官詞林二十

年蕭然四壁為日講官隨事敷陳上每傾聽嘗上和
心仁愛滋漸聖慮憂勤彌切疏謂臣聞古人有言和
氣致祥乖氣致異此于讖緯術數之學絕不相關而
祇從人事見天道唐曰時雍虞曰風動周曰太和在
宇宙間蓋自古未有不以和而成至治者今皇上勵
精圖治宜有鳳麟景慶之瑞以答聖明而不謂災異
頻仍即聖慮慮意者和氣猶有所未蒸耶臣請言不
和之象有四而兵火荼毒與征役怨咨之苦不與焉
矣故茲睢都民與民相仰也自生齒日煩衣食不給

而爭奪之念不得不萌強視弱爲魚肉貧視富爲金
箱告訐成風扳誣轉盛甚至操戈起于同室歷揭布
于廟堂聚都邑之人惴惴然莫必其命則民與民不
和也惴惴孔邇吏與民相和也自軍與爲費課額日
增而[illegible]之法不得不嚴撫既發而預征其新舊直
賢而[illegible]其舊係累相隨怨讟盈路甚至正供之外
羣叢[illegible]比之餘爲賍罰斷斷殺裂耽惟以叅罰恢者
成[illegible]隨盡杌毫不動其條但則吏與民不和
也[illegible]來則又僚友相和協心濟國之誼也自

黨猶既分視爲左右而嫌猜之習勝未盡除詛均率
土而盡之爲方踦患切同舟而融之爲敵國載鬼張
弧疑端百出甚至開市儈以告密之門授旁觀以佐
鬭之辨豈無賢者起而調維之而一以爲養交一以
爲干譽仰國步彌艱憂貽君父而不顧則臣與臣不
和也由前所陳有一于此皆足以感召天變而兆臣
愚更有進于有此者昔唐太宗責魏徵以宜存形跡
徵曰君臣同德是爲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之間
但存形跡則國之興衰尚未可知太宗瞿然悔悟歎

年間卒底至治今群臣固以不肖上于天譴惟類僨
之以禮體之以情則才者才其愚者亦自矜廉者廉
其濁者亦自奮今既以爲賢而用之漸以求偶及或
以一眚而槩棄其生平俄以爲不肖而去之而意見
偶偶或以賢智謀推于法紉夫人才難堂陛之間
不勝疑揣又何同德之有夫血脈和而后疾疢不作
陰陽和而后疵癘不生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而
后百興潛消衆祥畢至循今以往恐自朝廷野並錯
成一不和之象而望天清地寧五風十雨是聖賢[illegible]

誠盡爲虛文而詩書徒爲糟粕論豈理也哉聯入
上褒納之分復上陳臣工四弊一曰是非不實誣虛
懸一是以爲的意之所是者悉歸焉躬行實踐者是
依聲附影者亦是虛立一非以爲的意之所非者悉
歸焉蕩簡踰閑者非繩趨尺步者亦非一日嘆掌不
專謂見緊要之可圖則競趨捷徑而本業直等爲遽
廬處事功之難就則巧爲借題而寵命亦委于草莽
一曰名分不嚴謂告訐分行豪猾競起推而至于剪
除尊闊明奉脫巾更置建牙以償賊虐則凌替之風

已甚一日賞罰不堅謂賞未必勸罰不足懲推而至于爵懸第一敵愾無聞劍賜尚方遲遲接踵則恩威之用立窮語皆切至人稱爲探本澄原之論云

論曰余考宋元來以狀元死國者于宋得三人何㮚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黼泰不華李齊于明得五人遜國則有黄侍中觀土木則有曹文忠鼐北京則有劉文正理順而浙東又有余庶子煌江右復有劉中允同升後先殉節如出一轍此亦科名人物之盛軼于前代者矣乃議者謂公列名要典終爲白

璧微瑕然余聞史臣之在當日亦自有難焉者當時未下斧鉞先懸然則公不幸而生虐焰之時復不幸而列詞林之席又不幸而値編纂之差固未可以一眚掩其大節也

朱大常傳

公名國盛字敬韜號雲來松江人也少食貧讀書攻苦中萬曆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晉六科廊蒞人廉之筦大工城工節省數十萬金秋毫無染尋榷荆州築別署以免地方戍守蘇商舶以繁遠近去思及行圖書數卷行李蕭然繼治南河捐俸築楊州露筋堤淮安三城堤濬清江運河六十里巳擢七省漕儲道副使先時所任未愆清覈河工金錢歲一萬七千者至是用之將作不煩國帑不費民財卒成路馬湖之

役蓋有泇河則泇呂二洪之險漕不任受有路馬湖則十三溜之險漕亦不任受皆公力也公去後遂歲費千萬烈皇帝知公功有無際前勞之旨計公在事八年如此漕皆南來阻浙直淮兌皆爲德于鄉里而却建祠勿應淮撫郭公疏薦其氣節（見邸抄及陳繼儒集）匡太常寺卿敘功加副都再晉大司空辭歸乾崇禎初以原官致仕時同鄉某爲相欲庇其里中門人某逆誣公加銜逮化以代某罪得閒任公歸後無所事事惟織宮武祥放跡林泉以老其身丙戌卒將卒戒諸子

賞功之典反爲輔弼行私之具嗟門戶之禍亦甚矣吾故于文臣一百八十人中特表太常先生之冤以俟後之君子攷論焉

錢員外傳

公名肅樂字希聲號虞孫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太倉知州政聲大著嘗兼攝崑山崇明兩縣事壬午入為刑部員外尋丁內外艱乙酉南京失守公在籍懸明高皇帝像朝夕慟哭浙東監國歷授僉院副院少司馬戮力軍中者一年丙戌錢塘失守福建復授副院至則延平已破復遁跡海島中與熊汝霖沈宸荃林垐吳鍾巒等協力任事戊子以憂憤成疾卒於海外之瑯琦山遺命以先朝時員外官服斂公博學

強記少負文望制舉業數十年來競尚浮靡甚且標經叛道二三名士欲以經學振起之而所業不售人莫信從自公以湛深理學規矩先正之文聯取科第而世之為舉業者乃稍稍入於格居官潔己愛民吏事精敏而不擾不畏強禦時以德化人在太倉郡公倒之金[illegible]條補[illegible]精置皆有條理朔望集講　高皇六諭賞善罰惡有父子相獄兄弟爭訟者諭令退而自思卒皆感悔謝罪在崑山時年荒貧民聚掠富家公捕得倡亂者杖殺之邑賴以安試士皆糊名所

得皆名雋其治行表表皆此類也

論曰公在婁東政績茂著況乎流離海島以身殉國豈僅以循良名也哉君子謂錢公于是乎忠臣矣

胝教諭傳

公名明永字嵩年丹陽人世有顯達曾祖諱肆正色立朝郡金華夜爲葬靖時名給諫父諱石官翰林簡討有文望嘗夢雲中一日一月對郊水際而生公因命名明永公少秉介性孤行特立放情詩酒尤工書法慕陶靖節之風顏其園曰陶園讀書其中歌咏自適與籍隊所不窺尤好談神仙事嘗語人曰神仙以兵解爲第一義始得乘龍朝玉京爾崇禎元年恩選貢生十五年登賢書明年下第就選華亭縣儒學教諭乙酉三月蒞任有鄉紳王某溺於庶妻欲置嫡子諸生于死先是申黜罪案已定公知其冤力請于督學使辨析甚乎言願捐一官救之其略曰至親莫若父子父子天性也父子相殘人倫大變職係明倫敢以一官救某生之死據官書有云某係官之長子夫曰長子是有幼也官亦知有不稱之義矣獨不知左師愛少子之喻乎據官列欵云某係妻某氏所生夫曰妻生是仍有妾生卿生之子也官亦知有母之語矣獨不知夏娶般申生之事乎又據欵云母死其

哀經歡飲夫曰母死何忍其不生也孝乎母愛子抱有弟兄啼某母豈能瞑目于地下哉我親生嫡長之子爲不慈斬元配無依之後爲不義官何能靦面于人間總之某不欲椒父自應有罪而官偏憎冢嗣亦似不情乃致子以慫恿之事施之于父父亦以悖逆之罪加之于子綱常所在職不敢私春秋之義素明瘝瘝惟朝廷法紀聖賢名教是任他何恤也學使者首肯其言公不使王生知初鄉紳以玉帛相賂却不受旁有爲探意者公拒之曰人孰無父子乎殺人媚人滅絕天理斷不爲也言者慚而退壽虜 清兵至公嘆曰吾儒臣也老而無能世受國恩一死而已知府姚公序之固賢者掛冠去公移家郊 而獨居學宮作書貽其子云我本小臣可以無死然我必不能生者平日以節義自命秉之賦性耿直觸境輒動且我之命名實先人深意今豈能委父命于草莽變生乎爲兩截人乎殺身成仁乃所至願雖父子之情不能顧也其秘臧衫公肅衣冠拜 廟題畢命詞于明倫堂壁而死

論曰愛厎惡嫡舉世皆然非公誰與雪寃使得官居詳理按察其平反大獄何如耶又況以身殉城可與濟陽王省漳州陳思賢並不朽矣

高提學傳

公名世泰字彙旃無錫人中崇禎丁丑進士廷試已擬第一烏程相偵知爲高忠憲攀龍姪以門戶故抑置二甲傳臚例除禮部主事陞按察司僉事提學湖廣悉甄程材錙黍不爽所拔皆名士其大者太和山提督太監陰象坤違例視學惡均州諸生之不講書不行禮也欲役殺士事聞于朝命公同奏公疏言內臣無行香之例諸士無應殺之條讒言傍論鬨者處之上乃撤回象坤而下撫按覈寃事得白旋解任歸優游林下晚遭國變幅巾布袍杜門養晦垂三十年而卒易簀前命其子勿求誌勿受弔勿禮懺類有道者然公性至孝事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數十年如一日事兄若弟同仁均愛吾邑言家風者歸焉至其積德累行履道篤醇同善有會放生有社與朋友交介而能群聞一懿行喜動顏色昌言獎引聞人過咸容緘口洗耳戶外事門生故舊有宦異鄉者無干請濡首一編鈎稽薈蕞與古人參會于抄忽之閒而于性善宗旨尤極寃心講解最精字學遠肖鍾王生

平以忠愍公爲法節其語錄授梓以爲後學津梁諸
規行矩出必徙步循循榧衣見世之高視濶步氣岸
辟易者輒望塵斂跡當初舉于鄉丞蕃遷令尹兵興
旁已被放矣而丞猶內殷殷布聲如雷宜令石確爲
取而覆閱之極其褒賞遂魁一經益天之報施德門
如此公殁後里人公舉入鄉賢祠予遊生邑生芷生
皆彬彬能世其家

論曰高公與予爲[illegible]表兄弟公登甲科官僉憲予困
頓諸生以老公不以予爲貧賤鄙兒必致其恭敬

容嚴余遊无妄之齋公語予弟靜嶽謂君臣父子師
弟三倫可訓彙盡予媿感之吾觀近代以來學者日
趨浮偽游揚備剽鶩華絕愧吾邑高忠愍以學殖爲
能事世與之尚也公胚胎前光博聞勵行學問淵海
得之忠愍居多予叙次其行事匯舉其從父之學使
後之尚論者望溯流有以知理學之從來則亦古
人之志也夫

顧太學傳

公諱夢麟字麟士太倉人少治毛氏詩補諸生以高
等授餼舉德行中崇禎癸酉南畿副榜後援例爲太
學生其爲文一本大全註疏所選刻制舉義一出不
脛而走四方海內執經問業者牽挽相屬幾半天下
巡撫張公國維蒞吳延爲公子師公註書說經不少
干以私一武弁夜以賄至公瞿然驚曰噫此言何爲
至于我哉薦令下大江南北咸推重公張公將上其
名于朝公固辭不應又撫祁公彪佳備兵凌公義渠

卿府方公岳貢邠州錢公肅樂皆賢者也以賓師禮
待公公淡然而已其縶謹自持蓋如此與同里儀部
張公采庶常張公溥同郡詹事徐公汧解元楊公廷
樞爲文章道義交而與嘗熟都昌楊公彝尤莫逆世
有楊顧之目晚事理學與孝廉陳公瑚舉白鹿洞規
交相砥礪性至孝母陳氏喪勺漿諸味不入口三年
中止酒斷肉人不知之生平不隱人善不談人過身
不厭布蔬目不視博奕殆博華篤行古君子也公所
著有四書詩經說約四書十三經通考以癸巳卒于

家子名㴱字伊人有詩名

論曰文風至明末而頹敝極矣惟虞山楊顧兩先生獨傳先民之學思以一人之力易天下天下翕然從風皆不獲一第以老儒家大人為諸生時每科房牘必宗定本及庚辰得捷南宮家君稿惟定本選獨多兩先生評語津津不啻口出可見文章自有神契不啻針芥之投也嗚呼天下以文章名者不乏矣求如二先生之尊經學古正始之功曷可少哉

胡御史傳

公名時亨後改時忠字伯昭號慎三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南昌府推官兩分房考再舉卓異甲申考選授御史巡按直省屯田馬政乙酉回籍林居二十四年以卒得年七十有四公為人孝友篤誠無崖岸嶄絕之行親朋居官恪守繩尺家素貧父倖道拾遺金候還其人感異夢而生公幼喪父母虞氏苦志守節公下帷攻苦年四十舉于鄉緼袍徒步無异寒儒聯捷第四公不以登第為榮惟以持母是亟拜疏陳

情得吉建坊至其司里南昌最大者宗藩肆橫揭參五關王六關王等置諸法民賴以寧土寇李肅十余士藻嘯聚為亂攻畧奉靖安三縣勢猖甚公奉撫軍檄往討單騎身入賊營論以禍福利害衆皆歡呼羅拜先後擒斬渠魁無筭江右危而復安其他平饒州山寇勦撫州妖賊定進賢萬載民變皆績之表表者生平皈依衆正嘗黃漳浦被逮公為首倡集千金以饋緹騎復托諸生彭士望等間行入都為黃公衛後拜杖下獄得無恙孝廉艾南英為張垣八許奏幾罹

太辟公爲力持祗議爵科而坐褁以越告罪他著生
保全者尤難悉數若夫仁政恤民凡稱長解頭毛渾
擅收馬戶船夫驛站舖遞牙行人等皆爲設法興利
除弊讞獄尤稱平反在臺班侃侃敢言章數十上嘗
有清言路疏請章奏不應旁門雜出銓除難聽鎭將
勳臣又有正綱常疏謂綱常萬古爲昭叛逆一時難
混黃某施某蒙恩擬用羞朝廷而辱藩序莫此爲甚
雖犯時忌不顧也幾華以還杜門奉母母殁哀毁逾
禮服則講學東林或行吟西郭著輯海內名勝山水

僚人繪爲十五國風圖懸之座右以當卧遊其豪情
逸興磊落不羈如此最公一生大節孝友溫恭廉辨
給肅人無間言蓋懷宗末季錫邑賢士大夫爲邢人
子弟所矜式者猶有人焉世有孔文舉猶不致流涕
于虎賁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鄉之有老成
人如樹之有碩果如松之有茯苓樹之蕃而松之茂
必徵于此如公媿其人與公素強健以戊申六月朔
沐浴更衣拜辭祖祠語諸子云有奉新使者來迎吾
其逝矣諸子泣拜不已公又命取向年平冠奏提旗

來指言吾勒攝三縣活百萬生靈今行止稍得自由
可具回文暫辭遂端坐手書文疏有理豫八載雖幸
少過有何功德在地方而煩遣使遠臨等語命諸子
賫赴城隍神前焚之越兩宿疾尋愈又逾一年始卒
公之觀化而度世也豈偶然哉子三長永祚貢生次
永禔黃裔皆諭生文行卓犖士林稱之
論曰先生之居鄉也僉稱丈人長德及爲司理懲鹽
宗平劇冠官侍御屬勛鎭劾叛逆又何風節經濟之
兼全也奉新遣使之事或以爲荒誕不可信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先儒有言昭布森列烏可誣也城隍河
爲地府郡邑王者捍大災禦大患民胥于神是賴焉
人世正人君于聰明正直精靈不泯死後多膺此任
又何疑于先生哉

劉郡守傳 附弟綿祚

公諱永祚字叔遠號宛穀南直武進人父純仁進士
官司李有廉能聲公甫九齡即喪父與兄熙祚弟綿
祚奮志讀書自相師友負時譽試輙冠軍甲子庚午
兩中南北副榜荆溪毘陵二相國重其才爭聘為子
弟師公不就曰余豈為政府門下客耶有語以科場
關節者公正色卻之其嚴毅不苟如此癸酉下第公
知數奇不偶自此息機摧撞絕意進取甲戌選嵊縣
知縣嵊俗健訟而多盜公一意撫循講鄉約明教化
政簡刑清吏胥多化而歸田者時山陰劉公宗周負
重望郡邑吏與一見而不可得獨引公為道義交蓋
其清風介節素孚于正人君子也三舉卓異己卯陞
養利知州紳士請留公曰蠻烟瘴霧之中正可驗生
平學力君父命安可避乎即赴任其治養利也一如
治嵊公餘惟以讀書養道為樂時交趾歲犯界自公
下車涖八畏威懷德終未敢以一矢加遺癸未陞興
化同知同知職專防海公整兵儲飭百廢具舉賊首
曾旺者逼省會巡撫檄公往勦公以越境辭而撫入

海命二勇士投賊帳擒旺獻俘一軍皆驚巡撫奇之
委署漳浦鹽運印皆不受署仙遊荷靖寇功甲申燕
京陷公慷慨勤王矢以身殉會聞留都有定而止尋
加副使衘知興化府事公念時事不可為以疾告卧
病仙遊丙戌六月二十二日聞 大兵入城公嘿然
取篋中藥一丸調服嘔血而卒年五十有九先是仲
兄熙祚壬午殉獻賊難另有傳而弟綿祚甲戌死于
官綿祚字季延辛未進士授吉永豐知縣豐距贛百
餘里有九連山界連楚閩江廣賊窟其中流毒已久
公涖任即曰滅此朝食乃請各撫會兵合勦多不省
獨廣撫以兵五千應賊恨統衆薄城下公親率兵民
守禦初敗之于沙溪再敗之于表湖又敗之于白羊
一日三捷賊愈怒乃大至綿祚預伏重兵黃牛峒以
待奮勇夾擊斬賊三千七百四十六級寇平綿祚甚
以積勞請告疾卒天子念其功仍予敘用蓋外吏特
典云

論曰予如毘陵毘陵人為予言先生律己廉居官惠
事君忠藎愷愷君子也當未仕時常夢杜神持三束

蕭公兄弟詣城隍廟神方有公事報蹕即拱而入置酒相欵曰三公一代忠臣奉上帝命易護耳及其後仲以詈賊喪元季以勵寇殞命而先生又以易代守身大節凜然後先同揆神者先告之矣丹心耿耿血化爲碧殁爲明神又何疑乎後之人讀三劉公遺事可以知所與也夫

梁懸君傳

公名莘字子尹無錫人父振之公篤學勵行爲儒林師表公胚胎前光服習有素毅然以名教爲已任裘渡章句書生思以齒牙願頰自見于當世自其幼負淵敏即善屬文落筆驚動長老應童試輒冠軍年十六廪于庠聲名籍甚當世名公巨卿咸以國士相期許已嘗　鬧華疾風板蕩諸少年率多攻心易慮乘時徒取功名况以公負瑰才設令俛首入闈何難穩高足而據要津庶幾得當于將者之所爲而公願潛

體父志追念國恩以爲士守道猶女守身數十年確持一節整巾褢服行吟憔悴于華門圭竇之中莫之有悔蓋亦難矣公性至孝奉事高堂純以色養朝夕定省雖暑雨祁寒無間會母病亟與弟政日侍湯藥躬親廁牏中夜私禱于神刲臂肉和湯以進母病立瘳然深自秘晦惟恐人知與人交不苟然諾爲人師引繩切墨如訓親子弟朋友有過輒面責數及事過便相忘其胸無芥蒂如浮雲之過太空也啓禎末東南以社事相雄長凡梁豎拈奉槃匜者爭欲得公爻

于以爲重公視之泊然單蓋成陰生徒成里道廣求周人人得至其前顧其介性所至戒標榜絕依附如松栢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天台陳公函輝令驛沙負人倫鑑知公才求一識面而不可得其後陳公衔節長君某訪舊過錫嘗年受殊恩紫特薦奔走趨承者擁有厚貲牽攜手禁足絕不與通獨公過之追感生平涕淚縱横且出束修羊以賫其行李其古道照人輕財尚義皆此類也所著古文詞方駕史漢詩不宗一家每感憤天人之變流連桑海之遷或即席揮毫或聯床得句若風雨之發於畢觜莫不月白霜清猿啼鶴唳往往爲人傳寫置于殿士周黎之間有耕烟賢巳等集藏于家卒時年五十有四同人皆惋惜之

論曰崇禎之季吾所得交俊民宿老錫有三人焉曰黄漢臣家舒樂振之韶繆維揚振光翁皆方巾大帶整冠修容昏乎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摩厲海內稱之如唐人所云四夔者今黃繆已前死墓有宿草矣惟樂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耳先生父子需次待頁而能樂之若敝屣安貧樂道以暢遂其衡泌之[illegible]志視彼陳說佐命較文投閣之徒爲何如人也山高水長樂氏於是乎不朽矣

梁溪鄒　漪流綺甫著

蔣閣學傳

公名德璟號若柳晉江人父光彥官按察副使以才望稱公少負奇穎十歲能作狀元紅賦典贍博洽傳誦騷壇人異其才中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丁憂丁卯授編修己巳歷侍講充召對記注官纂修　神熹兩廟實錄壬申歷右中允癸酉主考應天是科初行限字令闈牘出清正醇雅海內翕稱後李青吳適

啟陳名夏相繼中會元時稱極盛歷右諭德右庶子掌司經局洗馬事丁內艱戊寅起歷左春坊掌坊事左庶子己卯歷少詹正詹晉會典副總裁教習館員晉禮部左右侍郎會　清兵入義州中外憂怖上召對公言練兵第一急着我　太祖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分別試驗立行賞罰此是練軍之法凡衛所總小旗補役以併鎗勝負為升降凡襲替官舍凡試必須騎射閑習方准頂襲此是練將之法當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　高皇帝身在兵間及登大寶四十七年所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那一件不周到難道二三百年來並無一兵到皇上纔要設兵並無一餉到皇上纔要加餉上起聽曰聞所未聞辛巳封東宮田貴妃為皇貴妃西宮袁妃為貴妃大璫請比照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辭公引會典力爭之謂榮昌大長公主即上親姑而忽充班首行四拜于兩妃之前恐亦未安且惟天子議禮禮官守禮未聞內官議禮者奏上報可上命成國朱純臣察勘孝陵成國以山東土寇為梗乞帶京營兵千人

行公具疏爭得減四百名當是時上重齋醮召真人張應京人都賜禮部宴公謂會典宴僧法王在寺則宴張真人應在宮觀援例執奏允之比上再視學應京又疏乞與坐公議斥不許又請表章二程周朱張邵六子進稱先賢而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皆一代真儒並宜追崇我朝名賢如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艮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憲成等宜增入以光兩廡耕　籍禮成公上言頻年旱蝗中外交訌三餉重疊民不聊生有不能發不敢發不[illegible]

農者流亡滿眼父子相食死且不𮗚何從問牛尋犢
是不能農也三餉遍派幾一舉犂催徵已至吞皂胥
票狠虎噬人誰不望而卻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
末為利黠者以充衙役繳游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
利投賊為利而最勞最苦莫如農則何苦而農乎是
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無兵此非急
於蠲餉量除加派不可壬午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惠世揚以擬會推一案忤旨革職張慎言以救
拆一事奉旨部議公揭衙揭申救又于御前力請起

用黃道周黃道周家貧子幼博學多才得旨赦罪起用
海內稱中興第一盛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
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懼諱數四不許公面
奏向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會
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
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
學他公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
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
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

故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時公語稍戇直然上意解
回同官周延儒黃景昉吳甡復婉解之遂削刑部擬
罪數字上命封皇五子為孺孝悼靈王真君公言皇
子贈王禮也贈真君非禮也以禮執爭上旋允行會
甲申春賊遏秦晉兵餉匱乏兵部奏請汴城撈銀上
命專官密行公奏名不甚雅工臣周堪賡見任河工
郎以汴城修復之舉權令相度而去其積水撈出餘
銀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餉之實又有倡議令各王府
捐金助餉者上諭閣臣擬書稱公揭言各省藩封共

三十府近經失陷十五府所存惟晉蜀趙潞四府差
勝而代潞衡益次之然山西大同見有寇警自守不
暇四川青州俱經兵燹齊藩未起若建昌則以聞警
避地入閩而河北彰衛亦日以風鶴為慮比前大不
同如責以維城大義傾貲守國自無所辭若欲厚括
金錢以供國用恐不能也至其餘則素稱貧困無可
助者似宜各賜璽書責令大捐積貯為練兵恤民自
固茅土之封則名義既正當無不樂從而所以佐餉
者俱在其中奏上上皆從之有偽賊生員蔣臣者疏

言鈔法可行內云歲造三千萬貫每貫直一金便可
得金三千萬兩戶工侍郎王鰲永從而和之且云初
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三千萬金以後歲造五千
萬貫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各省分發百萬貫
以佐各官養廉之資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
商發賣而一貫欲鬻一金無肯應者鰲永每貫請減
三分止鬻九錢七分發用則仍作銀一兩京商罷舖
紬段舖各卷篋去上召對問　高皇帝如何行得公
對　高皇帝神道設教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兵餉亦

不曾用上曰只要法嚴公對徒法亦難行因言民窮
已極且宜安靜上決意行之而內寶鈔局言造鈔要
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等
處分遣各璫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價銀戶部請
以北新關稅銀二萬兩對給公票援採取擾累且關
稅例當解京不准留又[illegible]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
百人外尚少二千五百[illegible]于幾內入府多方勾解亦
擾不許上不懌俱稅[illegible]官俱不蕆爭因獨具揭
言鈔匠現在五百似已足用另募二千五百月加

米千石銀七千九百五十兩借處既難且得不償失
若行州縣勾攝尤爲驚擾宜照舊督造俟推行有緒
以漸議之至北直山東河南自遭蹂躪已無桑矣安
得有穰浙直三府雖爲宜桑地而水旱時告賦斂繁
與發責以四十萬斤即盡括亦不能敷而害且有不
可勝言者留中不下越日發科臣光時亨疏內言練
餉殃民追咎倡議之人又票擬云向前聚斂小人倡
爲練餉及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朕已
引罪責躬若不追究其餘已有旨了同官皆以爲疏

切直宜婉之公謂不可正月三十日上召對閣臣及
吏戶二部出光時亨本目閣臣曰這票內聚斂小人
係是何人公即過睨曰這聚斂小人即原議練餉的
部科上曰部科何人公對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科
臣還記不真上曰朕如何聚斂公對皇上仁愛萬民
豈肯聚斂只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
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
兵馬今皆安在上曰練餉亦派得或多了只向前新
舊餉亦何曾有許多兵馬公對舊餉新餉雖無堪用

故為然原額尚存今于二鎮外抽出練兵如泒薊鎮
抽練四萬五千今只二萬二千係砦抽練三萬今徐
標只該一千五百係鎮一萬今馬代只說二三百他
者山永兵七萬五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
山陝三邊共四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通不
提起并抽的也不曾練却增了七百餘萬之餉民安
得不困上曰戶部已併三餉為一了公對戶部雖併
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震怒公對臣孤蹤獨立從來
不依傍人一向在御前說練餉當蠲且所進備邊撫

內餉議數條皆說聚斂之非不是今日方說于是黃
輸陳演次輔魏藻德及李遇知倪元璐次第奏求寬
宥公復退而具揭曰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
以抽練之額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餉
舊餉兵馬數萬槩置不言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
也臣誠私心恨之又因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
目牌票如雲追比如火以致百姓流離田若遇賊輒
迎甚且有未見賊而迎者雖三餉並急而練餉之為
害尤甚臣誠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可恃內無民可

守而併餉亦不能完故推咎于議加練餉之人…
召對時有數陳餉所進御覽各冊內餉議數條皆是
此意偶奉聖明有罪已德音又見科疏語及練餉遂
不勝感動妄擬以進冐昧愚戇罪當萬死因肅恭引
病出直至二月初二日奉御批朕知道了鈔法條議
已停并練餉亦議裁中外歡慶二十日又召對文華
殿公奏北直山東河南三處召買米豆甚為民害又
具揭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督
餉折色今既有舊餉復增新餉練餉括盡民間金錢

已不堪命近復有漕糧邊糧等米除各省直帶運
復於北直山東河南召買米豆可百萬石以給關寧
薊密四鎮而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役賠累用苦
不可勝言又役勒運至天津交卸一切車輛驢騾之
費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窮民賣妻鬻子鉗肌摩骨
以應故民苦米豆甚于各餉而嗷嗷思亂亦甚于各
省然而不得已也曰以給邊也乃邊之將士則視米
豆如泥沙而不顧也其意止欲金錢而已夫內地則
召買米豆之苦既如彼而在邊則輕賤米豆又如此

則何啻括內地之膏血以填塞上之泥沙乎或謂召
買一罷邊且藉口腹巾而實不然邊兵虛冒十無四
五即津海運邊米豆亦十無四五大抵皆充貪弁猾
胥之橐皇上誠采臣言但罷召買一事即免窮民數
萬之費目前救民水火第一急着闖賊中鼓惑愚民
皆藉加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買臣不敢避嫌不言
獨上留中公三疏請告賜銀幣乘傳歸比三月初上
自草罪己詔書蠲免召買然稍晚矣亡何北都陷南
京立召公陛見公具疏辭不起又上中興三策數

人欵得古懷納福建再立復拜爲大學士公三疏
行人張廷榜以死請乃至首疏請清屯練兵然竟恭
合不成當是時兵飢餉詘公自請行邊比至則事一
無可爲憂憤成疾旋請告去丙戌九月 清兵入泉
州公絕食死之公爲人正直清介天授非常甫齠齔
即著聽經數卷閱覽博聞名宿嘆服兼復妙達六書
精研八法生平皆欲泊然篤志圖史凡祖宗制度古
今故典內外諸司職掌無不洞其原委悉其機宜而
其作人之誠懇溫良尤不可及稱一代文獻當

肆虐公憂時感事以歌咏代彈文觸忌免官及
皇御極每遇召對因事直陳侃侃不避同官爲之作
舌上賢其忠多優容之屢奉御批有以後映有過失
即行臣正之諭願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不炫名不餐
受從善如流求賢若渴蕩蕩平平絕去方隅門戶者
言國家事宛轉是小病痛民貧是大病痛因條上邊
防御覽各冊共三十二本繕寫進呈冀格君心于瘼
一而視躬謹飭居鄉清愼上不欺君父下不欺朋
言行質朴不事修飾從無暮夜之金帑囑之私

光風四時之氣俱備爲士大夫所不可幾及所著有
文集經書數十卷行世
論曰家大人癸酉鄉薦受知于先生及乎出守溫陵
又日侍先生之教因稔知其公忠鍊達尤爲朝野倚
重此于威鳳祥麟瞻其爭鈔法免桑穰蠲召買裁
餉諸事尤爲與百萬民命所關亦億萬年利害所在
豈非儒紘巾之僅見者乎嗚呼出爲柱石臣德爾
處爲典型守先待後如先生者力不媿爲謙恭
彼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者方類

之殺氷衆秋霜之爭肌下不能闘先生之藩籬況與
雲與平哉

黃學士傳 附毛至滿等

公名道周字幼玄號石齋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改
庶吉士除編修庚午主考浙江是年陞右中允會大
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殺毛文龍事下獄群臣莫敢
言公上疏云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
一代之間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秦漢而
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避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
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今槩輔所坐爲昇督擊縱耳昔
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

嘗至邊塲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
言爲不忠歟今而觀未曾非謗今閣臣以邊事坐誅
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事又今邊臣得以報
辟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措閣臣隻語單詞爲質
則是使綸扉之內劃塵墻爲殊域也自古宰相坐值
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
今東獮之隙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
男子據鞍而顧驕墻之案者獨斷朕快意於一槩輔
累輔既無從容引咎之致延臣又無鑿鑿幽馬之機

遣使三台灰燼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春梁擔安攘之略者乎壬申告歸乙亥由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具奏乞休時五日內繫兩尚書紳衿駭愕公講慎喜怒以回天再上求言省刑流謂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籌書刀筆非所繩制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纓卷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繼於小人周

宣王中主耶內以至仁愛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外釁內寇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羅擬瓚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共工伯鯀身亢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明神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竟仁弘有益有身任重寄七八誠罔放尚襟襟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竟假以九載之績今世

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百臂齊舞而東西皆[illegible]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廝而廢若也臣觀陛下每値天誠輒避殿省躬率先羣下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者凡天下風化轉移皆觀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宁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今天下嶮險謠賴之徒羣聚京師爲聲[illegible]

勢白晝相呼縉紳使首屏息以何勛寇毒遑陛下[illegible]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狀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illegible]清獄而下獄者旋開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illegible]清獄之端出於惻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人[illegible]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儒多雖離之[illegible]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引而充之知一事[illegible]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illegible]今陛下仁智攝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搶攘之中尚日與劉宋章葉論仁義[illegible]

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即重賦而東南兩浙江
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令六月而
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稽之談修睚眦之報
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清忠易
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意懇以恕僚友監
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騎無
胸孔之偏陛下敦睦即雍乎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
稽神矜嫌無傾軋之嫌且以跡事如此人心勢此
臣竊甚賢甚良甚清甚疆寧保天下四海無一

當馬之事臣下伏暑將徂凛秋且至擬罪著在於
屬郎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權若
議之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爲戟
揚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死壯最便者在因
氣方朝猜行選舉但約賊平許以權職勿以制發
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鱗屢項之臣使
秦豫襄廬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剝
分畦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
甄謫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

風若雨盡爲蔚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慮諸臣之齗齗
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則
止歌采薇下誦天保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矣尋推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管司經局事具疏迫
劾三罪四恥七不如再陞詹事府詹事纂修玉牒爲
日講官戊寅大學士楊嗣昌奪情視事公抗疏言臣
觀古今治蹟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誼不敢改至
於事窮理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亙
古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

年哀奏請命不過其間若幾載者出於左右不施於
後天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乞終制　皇太
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
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北　孔棘起楊博於宣大
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掃博且禫矣又以風歷務
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衣
視事　世宗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
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自彼七十年
士大夫守法邊鄙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首起於右也

禮部尚書、乙酉春奉差祭告禹陵、出都三月、溯治龍江、夢高皇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公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也、遂覺、已而福建擁立、公拜閣部之命、督師徽寧、十二月至婺源、見執、勸降不從、死于金陵、

論曰、先生之人文、爲前朝第一、但治兵或非所長、被執之後、洪公再四具疏、識有顧以罪在不赦、不得已而正法、然其清節重望、天下無不知之、然則爲國盡賢、如洪公者、可多得哉

表總督傳

公名繼咸、字臨侯、宜春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行人、考選爲御史、入臺首疏請止加派、言百姓富少貧多、所入不供所出、而派外加派、何從支取、始猶貧者貸富、究且無富可貸、而貧者愈貧、富者亦貧、又况田有肥磽、歲多豐歉、金花輕齎正項、尚書若加派再行、勢必那此給彼、是朝廷雖有加增之名、而府藏曾無富厚之實、民不堪命、轉徙流離、因而農業荒蕪、戶口凋殘、有司即追呼錯趾、安能賦空山而租莽野乎、最其甚者、獄窮則搜民、民窮則盜、挺而走險、即捐數千甲兵、糜數萬金錢、猶難結局、秦晉已轍、大可寒心、辛未、以科場詿誤、謫南京行人司副、歷禮部主事、主考廣東、思戌、轉山西僉事、督學通省、赴任止携一二童僕、行李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抗直、自遂湖絕等、牘所甄、皆寒畯名士、捐學租賑殘邑貧生、闡揚節義、脩葺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養、秋闈元魁半出其中、士民悅服、會當大計、公上維廉恥伸忠諫疏、謂自總理內臣有覲官貲册之令、上自藩臬、下至守

令靡然從風莫不次第恭請舒息低頭得免呵責爲
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
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當逆璫時乾兒
義子爲之尚出不告朋友入不告妻子昏夜拜伏自
以爲恭今且白晝大廷恬不知恠入覲諸臣雖有賢
者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幾率天下而無恥也夫此
諸臣記事巳畢留部者有耳目之寄還職者有民[illegible]
之司奈何令屈辱至此哉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illegible]
未曾有此風俗乎乃若諫官以言爲職者也近見[illegible]

抗李世祺以恭溫體仁等降罰後罪及考選之銓[illegible]
異鳴屢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官者皇上之耳
目也大臣有過言官不得不言之乃斥爲比邪皇上
試問言官以從諛大臣者爲邪乎糾正大臣者爲邪
乎言官與大臣忤則以爲比今言官與大臣合交結
詭隨漫無可否其爲內比禍不更烈乎今知　考選
在即銓臣必將遍問諸臣曰汝必不恭大臣然後擬
之以臺諫是養鷹而不欲其鳴養鷹而不欲其擊臺
諫相與括囊無咎此大臣所甚利臣所深慮也試考

祖宗設立言官初意二百餘年來曾有此事體乎夫
皇上所最重者廉恥而天下誤以晚拜中官爲朝廷
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
爲天子所厭聞若此者非皇上自爲挽回其波不止
伏乞勑諭總理內臣以後當以清核錢糧爲事不必
屈辱外臣以明一巳之重更勑銓部諸臣以後考選
臺諫仍當取其不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光昭言路不
得以容默充數玷清班而誤國家雖中外諸臣怨臣
恨臣臣不惜也巳而彝憲疏辨公後疏言彝憲所舉

轉求勝惟尊朝廷一語臣以爲尊朝廷莫大于尊祖
廷之典例知府分屬有司見藩臬行屬禮爲典例見
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故事諸司至京先謁吏部各
衙門投揭爲典例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屬典例所
共守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屬彝憲所自創即長揖祗
增其辱　高皇帝建官立法各有深意內臣自巾服
靴帽皆與外臣有別而猶嚴交結之條此非內外異
視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禮內臣不得繩外臣猶外
臣之不得繩內臣若必欲以內臣繩外臣曾與所[illegible]

載以故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來內臣未有受外參劾
者有之止王振汪直劉瑾數人臣前疏處外臣以節
政愛㪍憲以禮葬憲何以覲為考生臣以賦身重罰
夫路馬不齒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殺臣辭乎
臣恐威權漸移斧柄難尋自此有大于外臣參疏者
惟復敢攖其鋒臣身不足惜天下事亦大可寒心矣
乞皇上自為社稷大計居無何以大收遺才不德屬
托得罪廷拔御史張孫振孫振列款糾之遂被逮廷
撫吳甡為訟不平尋得白復原官補湖廣參議晉浙

江參政整飭淮揚兵備道所至以德惠稱吏民歌思
不輟復忤溫體仁再降運副庚辰四月擢都察院僉
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楊嗣昌督師與公意見水火賊
自荊襄陷名城殺藩王嗣昌懼罪自縊上震怒逮
公下詔獄而楚中藩府士民咸感公德合詞叩闕公
亦出嗣昌手書明已無罪上知其枉赦出之壬午起
右僉都御史屯田河北參未加兵部右侍郎總督江
楚聞壯變即整飭軍旅與寧南侯左良玉共濟時艱
楚豫一帶賴以鎮定南京立轉左侍郎原官加故時

四鎮皆擁重兵封拜公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
無功而倖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倖則跋扈者愈多
又曰陛下即位之初雖以恩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
肅衆志又密奏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
子順孫意外亦不可不防臣當星馳回汛　許可
尋還任又疏陳致治在于得人足國必先審勢而終
以明斷為本得旨嘉納然士英疑疏中注仙彥黃澍
姦等語刺已更甚先是監軍御史黃澍疏請楚餉被
復逮章劾士英見怨故提問良玉諸部將欲羣譁[illegible]

下索餉保救澍公為截留江漕十萬石廣餉十三萬
給之且疏代澍申理以鎮臣備其任勞為言士英不
得已批免逮澍留良玉軍中不歸時公既與當路齟
所條陳及題用道府等官俱置不覆公再疏求罷不
許副都御史楊維垣請修三朝要典公疏陳帝王御
世謀貴萬全責寧南以勦賊必稍寧南以餉使居者
行者預有三日之糧責四鎮以進壯必責四鎮賊守
實有可恃南者有以應乎壯壯者自不逃而南此須
廟堂實實打算今者發端受賀人以為拜手稱慶之

聖皇上嘗以爲卧薪嘗膽之日乞痛念大耻未灑以
周宣之未央問夜爲可法以晏近長夜之飲角觝之
戲爲可戒土木之役得已者已之浮淫之費可省者
省之更乞勅諭諸臣後私鬭而同王侁以伐木之和
平爲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爲可戒若要典一書久荷
先帝特肯焚毁諸臣即非有附崔魏之人何必復尋
崔魏殺人之書臣請書春邀亟發之書已進亟毁之
至王者代興從古亦多異同昔平勃迎立漢文功在
漢室不聞猶治朱虚之過房杜決策奏聊功在唐室

不聞更擧難惟之非固其君舜建大度亦大臣公忠
審議豈贊其美臣請乘此春和布政再下寛大惟新
之詔解圍解縱人之網斷草野株連之蔓弘光俞之
惟要典不允毁御史黄耳鼎出疏劾公謂公賊弁朋
以寧南良玉立他宗良玉聞疏辨弁明與公無隙末
云臣讀邸報未見兵何如强財何如理惟曰門戶曰
三案曰要典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先帝
焚要典而亂臣賊子亦懼時攻公者遂謂與良玉脣
齒脅制朝廷矣御史袁弘勳又有疏請罪三案諸臣

并牽及公請應並寃弘光不允公疏言我 神宗皇
帝之慈愛 光宗皇帝皇考恭皇帝之孝友父子兄
弟歡然無間前此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稍偏然皇
上中興肆赦海内加與維新弘勳必欲搜羅往事鍛
鍊深文挑撥殺機尋釁泉壤掄君相寛和之盛美俾
一已報復之私憾乎且自反得毋甚乎總之皇上所
欲闡揚者 列聖之慈孝弘勳所借攻擊者人臣之
私隙若非聖主覆載爲心門戶株連之禍將又有不
忍言者臣始終願皇上堅持聖志採臣前疏申諭議

臣無以有用精神耗之無端口舌疏奏人服其議正
高傑爲許定國所殺劉良佐欲併其衆公上疏言興
平有可念之勞各鎮力爭太子一事公亦疏言太子
居移氣養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
高陽未聞居獄豈無父兄親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
既走紹興于朝廷有何關涉遣人蹤跡召春許胃從
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宗
甫享萬平之福時左良玉提兵南下欲清君側奸黨
舒王九江公單騎出見左抱而哭勉以忠義良玉出

太子密論且大德勃諸將曁公正色曰當論從何來先帝舊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不可負良玉唯唯約不破城公入城登陴灑泣集諸將堅守而部將張世勳郝勃忠陰吊左兵夜入城縱火焚掠二將遂劈門出與左營合公肅冠帶將就死御史黃澍立勸止之公出城面責良玉時良玉病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余負臨侯余負臨侯嘔血死其子夢庚率兵趨蕪時清兵已過揚州諸鎮降而僞迎公入江寧爲後圖遂乘風徑距潯三十里則　清兵營在焉大帥勸之降

且別良臣擇主而事爲言公謂此爲未仕者言也獨不聞忠臣不事二君乎乘間投水又自縊俱不得死尋至承錦內院終不屈乃殺之有衣帶詩曰　日月晦江風吹黑雲貪人忘國郵橫議喧晨蚊前星蔽海上龍蛟未可分春秋與綱目大義胡弗聞徐桓書作亂晉陽比犹君乃盜首比盟蟻附而　羣飛蜂移江下所過名城焚鬼神斯赫怒姑熟死王敦我豈偷生者小貞以済屯泣血明忠孝中途爲臾輪云何號監子失其佇妖童肆邪說名教委沉淪徒有南國志東吳不得奔襄類哀二老一死酬至尊從容蹈山節誰招燕市魂

論曰當弘光之南渡也玄黃互戰門戸攢分臨侯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宵小所排弗得竟其大用然予觀其平時素秉直節而不愛官爵不畏禦其臨難也寧肯隱忍以貪生乎彼所謂仗節死義之士須于犯顏直諫中求之有以也

路中丞傳

公名振飛字見白曲周人母夫人夢虎入室而生公廣額豐下動止凝睟尚論古人以范希文文履善自許中天啓乙丑進士授涇陽知縣華火耗簡獄訟閒有勾拇民抱木皂隷就訊已事而去郡國咸頌青天逆閹建祠遍省直撫按邀公欵語陝卜地惟涇陽宜公大聲應曰獨如涇陽令不宜何流賊入縣界公躍馬攙稍馳射擊却作散夥歌傳播賊中有感泣歸者考滿召拜御史極論閣臣周延儒溫體仁姦回誤

國家字閎洪字持祿營私東撫劉字烈余大成破擄封疆皆宮臠金虎人莫敢指者朝右翕然稱公出按福建建陽令貪黷無狀重賕得首荐屬吏旅見奕奕然呈身自喜公叱令剝衣冠反縛下獄列上罪狀劾監司並緣爲奸閩人讙呼曰天眼開矣海賊劉香勾紅夷入犯公與撫臣鄒維璉部署鄭芝龍黃斌卿諸帥復之于小埕于廣河于料羅再按蘇松條上賦役五弊一布解二白糧三漕兌四櫃收五差役三百年盤根蠹穴臚陳勾股父老嘆爲文襄再生也無何錢

瞿之獄起先是烏程以閣訟逐錢侍郎謙益既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之也有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京師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謙益幷及瞿給諫式耜烏程票擬旨逮問公疏申救忤旨降蕭及北兵大入中外交訌燕齊淮泗烽火頻仍盜賊竊發道路多梗上知公才遂有督漕之命公至則遣兵破榆土賊張方造王道善程繼孔等及逆闖勢益熾張公遣金聲桓等十七將率兵分道防河又令鄉里團結義

勇各保村坊千里淮壖金湯孔固尋聞京師陷公痛憤幾絕當是時人心崩潰所在望靡儒夫態將棄城奔竄相繼接踵渡河如林而賊自南下磨牙濟艘亂且岌岌福周崇潞諸藩咸以避亂來集境上覊王倫序當立南京諸大臣謀奉迎或謂公宜駕以入可御危疆且有翊戴功公不許曰我足一動則淮不守淮不守則天下之大事去矣乃與巡按御史王燮爲死守計灑淚誓師激倡大義糾集文武矢滅此而朝食賊遣僞僉事呂弼周僞遊擊王樂吾至淮公生擒射

殺之又斬敍將趙洪頼逆官游遇枝等俘僞防禦使
武條獻之京師僞制將軍茆學龍覆賜宿遷公遣兵
追擊大破走之軍聲大振復備掩擾設兵衛崇墉浚
漁拓土保疆捷書露布一日三接賊聞遠竄殄功不
小顧朝局紛然以翻逆案修前隙爲事爭媒孽公而
用閔仰代公撫淮初高傑之南也鳳陽馬士英欲倚
以爲重遣人迎之公謂大將宜禦寇門庭不當入內
地阻之不得前卒取道鳳陽至揚州及士英兵船入
百餘道淮而南公整兵列兩岸禁舟中兵不得上岸
侵掠又留其火器禦賊士英不快撫寧侯朱國弼職
在護漕闖賊勢急卽離鎭擅取福建解京銀十萬餘
寄淮安庫者以行公與力爭而通政使楊維垣久戌
淮安公其梓里又待之不以禮國弼維垣俱卿公及
士英嘗歸維垣秉政與國弼等其謀排擠誣公貪功
靡餉而趨宗朱統鑽又待叅公不法且訐鳳陽天子
氣逐屬何人勸解任會公亦母喪流寓蘇州明年南
京不守公入太湖居洞庭山而閩中詔使至先是公
至鳳陽謁陵識南陽於高牆因疏請恩鄭罪宗至是

念公舊德特召掌院公患季子澤濃間關入閩逐兼
領閣部之事澤濃　授職方郎
公於時議多所不合凡三疏辭不允在政地僅兩月
及仙霞關潰公航海趨廣州廣州陷又航海至順德
　成疾而卒贈太傅謚文貞廕子澤溥爲中書舍
人澤溥兄弟俱負志節能不墜家聲云
論曰公歷仕多政績而尤莫著于撫淮云夫當甲申
之變地裂天崩而公以一儒生居江淮之衝爲南北
屛衛與王侍御聯絡衆志修備戰守豈猶才智足以
辦賊亦忠義之性動人者深也乃劉念臺先生疏參
公以淮北一塊地拱手而授之賊倡逃應斬劉先生
誠失言矣聞先生旋自悔云爲道路之言所悞謝罪
不已可見聖賢之過猶如日月之食而二三小人藉
功嫉能必欲擠排去國而後已獨何心歟昔張許生
睢陽城殉身死論者猶謂其守一城以捍天下有大
功焉況公以一身保障江淮使逆賊不敢南下牧馬
東南半壁賴以保全乎夫人臣事君內思盡志盡忠
之謂忠外思盡職盡職之謂功公亦惟盡其爲臣

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公真安雅變臣也哉傳
御名燮號雷臣先平人今辟符多善政三條尨越夏
考功舜仲嘗爲予亟稱之

王僉事傳

公名思任字季重號遂東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知
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降稍遷
刑工二部出爲九江僉事罷職家居放浪林泉詩酒
闒顧公負文章重望稱一代著作手尤工書法秀媚
娟好遐荒僻壤得其手筆如獲拱璧居恒通脫自放
不事名檢性好諧浪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遂達官
大吏疎放絕倒不能自禁好以恢諧爲文做大明律
制奕律錢宗伯謙益稱爲必傳乙酉五月兵渡江南

馬士英率所部奉弘光母妃至紹興紹興人士猶未
知弘光所在公上疏劾士英誠主僨國布權亂政等
罪且謂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
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駕一味欺蒙滿口說謊
請立斬士英傳首各省以爲僨國欺君者戒仍下哀
痛罪已之詔以昭悔悟則人心猶可振而國事尚可
圖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
握從不講戰守之事而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
墻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

衆強敵來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丘墟闕
下誅國至此郎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職上計
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
附相亮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
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厲猶可倖望史
典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下
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報仇
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當先赴胥濤乞素
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千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

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
鉏麑與論翕然稱快會江東監國擢公掌詹事府詹
事尋晉禮部右侍郎未幾錢塘不守公以年老不及
扈 隱居祖塋之旁題其茅舍曰孤竹菴足跡不入
城市竟以憂疾不食數日而死
論曰遂東先生固一代才人也文采風流掩映一世
及其大節凛然世稱文人無行其言然與否耶一疏
兩書儘堪不朽而其女玉映之論先生也有云先君
享年七十有三尚恨其少而正命遲此數日又愧其

多加言哉

徐進士傳

公名復儀字漢官號雪灘錢塘人祖大參五橋舉進士四傳生公大母陸早寡四歲口授毛詩章句九歲屬文年十一通子史百家言崇禎癸未成進士明年盜入京師　烈皇帝崩公居家躃踴曰臣不獲從皇帝地下顧乃靦面苟活志大仇不討賊耶即日赴南京授刑部員外郎定逆臣罪公多所救活每以死諍會大比命公主試滇南公就道與父母訣行數十日南京失公闕　屛左右泣衆君至滇陵賓興禮成

乃密謁黔國公流涕爲言使陳兵衛土爽不得逞滇南以安而閩越亦乘間立加翰林院編修公血疏哭辭大畧以戎馬日逼不得馳驅疆埸負痧矢爲媿未幾閩越下公裂冕服棄市徒幅巾草履走千里歸家拜父母牀下辭妻妾即夕去家宿三十里外草堂銜居不飲酒不食肉讀易誦離騷妻妾死俱不問所居喜林莽或登崩崖從亡塵或入大箐夜寢其巾虎豹觸之不爲慴一日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四合公曰吾命盡矣扼喉死葬荚下叉旦而父始至持其首爲泣

公目尚張父曰見得死所矣作詩弔之乃慟

論曰或言三代以下無全才豈定論哉如徐公者豈道德則宗孔孟語文章則本韓歐語節義則比夷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公真不可呼幾及也已

盧贈公傳

公諱如鼎字呂侯湖廣蘄州人也家世自吳徙楚父
南槐公諱楷以篤學厲行起家公少穎異讀書過屬
文落筆如長江大河雖名耆宿儒亦退避三舍南槐
公築館於濠上穿池植竹養魚龍鳥蔬奩緗几叢書
其間招邀郡國儁秀偕公橫經鼓篋弱冠入黌宮每
試輒冠曹偶顧多不利於場屋危得而復失之詠[illegible]
子鉉與接發憤下帷四書尚書手註箋解文義初[illegible]
抖擻如十二子亦熊熊然角藝聲藝苑四方學者[illegible]

來問業解經頤而折鹿角無不厭志去貧不具束脩
年者假館授餐所居如市蘄黃之間推爲大師崇禎
丙子鉉舉於鄉爲蘄令龔公鼎孳所得士闡塵問世
咸目爲精繆選聊聲價涌貴鄉里爭以爲榮而公顧
澹薄寧靜不敗初服自此遂絕意進取矣公素篤孝
南槐公治家嚴多所譙訶公白髮垂領扶服呼譽如
兒子狀居二母喪哀毀骨立一如喪父時分財產悉
推長兄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言家風者歸焉公
居平忠厚荒賑粟病施藥死予棺言規行矩不苟[illegible]

笑不好徵逐褻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肅然如出[illegible]
秋中鄉人有爭訟者不之官而之盧氏片言解紛[illegible]
奉神符賓印人以太丘彥方目之里民詹某暴卒而
蘇連門搏顙稱謝公怪而問之曰某疾亟見鬼卒每
攝至閻羅王所王命曰汝文籍惡業少算未盡里中
有正直人盧某得渠保任方釋汝鬼卒押赴公門[illegible]
掛於庭執公帖乎還報乃得蘇公知之乎公笑曰[illegible]
是哉汝自當活耳於我何有里人傳爲曰勿使盧
某能於閻羅王所作保人也其爲鄉里傾信[illegible]

重如此癸未春寇自廣濟乘夜襲蘄公被執賊中有
識者曰此善人也縱之去寇退集里中人分布關隘
爲死守計公守南城督守陴人殊死戰寇少卻梟他
城樓肉薄而入從後剽殺遂及於難子鉉輕神婭孫
晨初親孫晟初及諸婦楊氏袁氏死難者八九人府
鉉方赴公車越五月歸陳闔門殉節狀泣血請旌來
及上而有甲申之難不果行鉉中順治己丑進士由
邑令屢擢藩臬廉辨肅給蔚有公望累贈公至大中
大夫壬寅督糧蘇松蔵軍惠民最賢下士吳人頌之

論曰常山睢陽齒芬千古然彼皆爲國守土不辭
以死固其宜也先生白首一經身無一命之寄旣被
執以善人故免在他人鮮不以幸離虎吻竄伏不遑
矣而顧復登陴督守且死戰固及於難可不謂古之
烈丈夫歟蓋由其平居讀書明道確乎其有定力故
能致命遂志若是其不變塞也生而正直歿爲明神
觀里民入寘事其亦可以感矣

顧孝子傳

孝子名振字千厚太倉人世居雙鳳里幼稟至性年
數歲出後其伯父尊字鄂生者崇禎戊寅孝子年十
五離病急醫禱弗治孝子憂怖不知所出念古有刲
肝救親者乃籲天引刀自吮以下劃至腹卒不得肝
急刲臂肉治糜進病立愈壬午歲大飢疫顧氏門以
內咸疾作孝子獨以身拮据汲爨浣滌皆躬親晝夜
不解帶不交睫其純孝過人類如此鄉父老上其事
四明錢侯肅樂給額侯題旌禮部張公釆爲立傳載
州志至今創處俱瘢痕墳起云

論曰割股不合旌典懼傷生且恐有所爲而爲也然
有情由中出誠可格天者必其親生否亦血抱鄂生
故無子子其弟之子而後曰有子是無膚氣之屬也
數歲而後父子定是無禰禰之愛也鄂生又先富而
後貧左琴右書外此蕭然是又無囷藏之覬也而能
毅然忘身以救卒之父生而身亦不死豈非天之所
相者至歟吾見世之爲人後者不過据其堂享其産
瓜分其帑藏如是而嗣子之事已畢喪葬大禮且不

楊文學傳

公名墀字覲黼無錫人少明敏落筆驚人年十七補學御史亓公瑋拔冠諸生名籍甚兩試棘闈不售後太學潛夫公期許至篤公亦厲志揣摩思得一當以顯揚家乘不謂艱於數奇兩罹大故嗣遭滄桑公乃喟然曰人貴自豎耳科名遇合天也既不獲及親之存邀一命爲堂上解頤而猶役役蝸名躬修弗立豈若讀書行義以竢後人乎自是遂絕意進取以處士終其身嗚呼鼎革之初少年銳進之士爭以獵科

第青紫爲榮寵公獨於壯盛之年蟬蛻紛華澄思味道以文中之纂述而兼子方之高蹈清標雅量大遠乎貪名倖進者之所事乎是以服膺乎公能爲人之所不爲也溯公生平以誠敬律身以勤儉範家以寬仁待物志紹濂洛之學而躬行實履在人倫根本之地其生平大畧如此至其好施樂與凡邑中同善除賑育嬰放生諸會捐貲公助而鄭綷夫給綿衣施棺不贈吉壙葬遺骸贖俘婦汲汲力行嘗有里人以宦途鬻其養女詢知出自售家即代爲完賦仍以女歸

之其行善種德皆此類也公嘗自爲誌銘敎諸子讀言行擇師友勿絶書種勿斷善根且欲以日日知非日日改過骨肉交勉賢于求田問舍爭錐刀較銖錙斲削元氣至死不休者遠矣子三長泓中進士次淵舉于鄉次溥諸生皆以文行著稱知楊氏世澤未艾云公死其友樂韶爲之傳韶亦賢而隱者

論曰予與公誼稱中表而公以地負海涵之才當日幷川至之候乃能棄青衫甘隱遁所謂士尚志又云士守道者非耶至于生平懿行總以一言蔽之曰居

夫世風之日趨于薄也猶醅之變而爲醴也醇酎百末皆醨九投用以奠東皇而享太乙非厚不可余以遺民野史載筆紀公往事庶使世之佹貌孅言刻薄自負者知所以歛厲而遷改也夫

黃郎中傳

公名端伯字元公號苍岸新城人中崇禎戊辰進士除寧波府推官庚午分較南闈所拔楊廷樞文德翼等皆名士尋以病告甲戌補杭州府訟簡刑清愛民如子人稱黃佛又丁艱去先以無故削髮奉 先帝旨拗問至是入京指稱姜日廣逆謀有狀援引鬼神士英喜令與考選以試卷多西域語得禮部儀制司主事金陵失守百官咸往報名公獨否兵至先執[illegible]淮之公夷然不覩兵乃縛公去公抗詞不屈

殺之南門外臨刑自脫衣鞹北向叩首叩呼 太祖高皇帝及 毅宗烈皇帝更無他語引頸就刃絶命詞有云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其悟徹生死如此公性醇樸不苟酷好宗門三十外即不茹葷飲酒不近女色在獄中嘗著楞嚴維摩二經臨刑合掌瞑目告其家人曰吾目前有寶光萬丈時年六十有一

論曰當黃公指摘姜相國府南都之人鮮不以爲痴在矣及南都不守所爲不在者安在若黃公者失其言不失其身君子所亟取也

馬秀才傳

公名純仁字朴公六合人為諸生年甫二十嘗語人曰名士難做必扶名教立名節方為不媿名士君從訂盟結社馳逐名場吾不取也其立志卓犖如此乙酉兵至公泣數行下裂裾帛作四牘一上尊人告不克終子一遺冢兒勉其善事嫠自一遺妻勖貞烈事古賢難之婦人當卑自決計一遺外父屬其妻能善節則盡之不則善為之所并書所遺孤書畢寘卧內潛具儒巾服至龍津所絜柱上大書自銘八句未三語云一時迂士萬古完人隨地躍再三自沉於河中伏千歲龜每聞落水聲即躍沫露背食人無厭絕無浮屍起者閱日果得公屍之衣冠整肅顏色如生里人異之

論曰公自銘為迂士蓋以天下皆徑不得不迂惟其迂斯得至也嗚呼世之為名士者其缺陷多矣求如公之迂烏可得哉

梁溪鄒　漪流綺甫著

百歲胡節婦傳

婦易氏漢上人幼即介烈嘗侍父聞雁聲有悽苦特甚者問父故父曰此失雄不再合耳氏頷之越日家人言婣再醮貴婦某安人先至母趨迎氏獨避母曰安人來汝何避耶氏曰昨聞父語雁失雄不再合今安人不如雁兒不願見也父母奇之爲擇壻得胡生[illegible]冕補諸生即食餼連舉兩子俱遠天氏時年

九日吾其向日孤鴻雁矣吾曾語吾母羞見彼安人今日敢自羞以羞君子并羞父母哉家故貧哺兩孤以泪一老婢灌園偶菱作得甕金奔告氏氏曰掩之其父母致詰氏曰兒寡兩孤稚一旦金多反重薄蕭人孽且訝里人謂得之非義未便也孤長父欲爲延名師氏曰寡婦子識字足矣毋令從知名士恐廢彼舉動易張而難斂爲單門累也其有識又如此壽百歲乃卒兩孤以至孝稱郭文毅譚元春皆有孝節于孝詩載本集

論曰人惟名利兩關不能勘破遂致改操易節耳觀婦掩甕金而謝名士宜其貞心勁骨久而彌彰也百年介壽兩孝承歡天之報施良不薄矣然則世之樹交植黨朘民膏以豐宦橐老望其懷忠許國得乎卒之朝菌易零析薪寡荷冥冥之中有奪之者其得失爲何如哉

劉烈婦傳

烈婦胡氏、河南信陽人也、祖諱秉性、仕明巡按御史、父夢栢、爲諸生、婦幼嫺家訓、儀法夙成、適同邑貢士劉公蓀芳、劉公年少負盛名、落拓不問生産、縱情詩酒交遊間、婦色勉支吾、脱簪珥、具甘旨、相夫子、式禮毋愆、持身持家、一以勤儉爲法、躬親織紡、晩寢早作、身閫閾之内、規程井井、性樸素、更嚴整、首不飾珠翠、身不御紈綺、戚屬覬覚之困乏者、歳時必爲周䘏、事舅姑孝、晨昏定省、十五年如一日、或有抑鬱、輙自解免、未嘗少見顔色、至其御下、不怒而嚴、柔嘉淑愼、言女宗者歸焉、婦爲人通書史、明禮義、唐詩成誦如流、于列女内則諸篇、尤力講究、毎擧古忠孝節烈事、諄諄訓其子櫟、當癸酉歳、賊薄城、比戸號竄、婦獨危坐一室、誓不越閾、卒以城完幸免、比辛巳四月、信陽兵變、劉公逆知城不可守、先一日預出買山而居、婦不及從、亡何中夜城陷、子櫟甫十歳、卧母側、婦急拔子倉皇奔避、覓一老僕而屬之曰、爾主在外、乃不幸以及此難、予義不苟生、一子幼穉、汝全活、吾死且目瞑矣、言

未畢、賊將至、婦遂赴城南河以死、劉公後任武進知縣、仁明善吏治、子櫟、進士、以詩文名于世、性至孝、有哭母詩數章、纏綿沈痛、見者哀之、

論曰、烏賊至而死者、不過曰彼殺而非抗節也、所謂抗節者、必先有主于中、而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斯則難之、吾觀國家無事、搢紳先生、往往[illegible]談忠孝、一旦遇變、智不及謀、勇不克試、卒變易其生平、而烈婦以一女子、毅然持正、始幸免于賊氛、終卒殉兵變、其英風烈操、有遠過于杞姜伯奇者、非其平日讀書明理、能如是乎、母有令子、珪璋特達、先河后海、推本慈闈、躬垂懿範、夫何待予言、予特擧其大節、排纘整齊、附著于家傳閨闈、顯微所謂史失而求諸野、聊此[illegible]採摭之意、[illegible]或有取于斯也夫

吳賢母傳

母姓黃氏名文貞字仲芳秀水人曾大父憲副公太
父學士洪憲父都御史承玄並拜史冊母生京邸通
毛詩戴記孝經通鑑諸書歸大學士吳淞孫名御史
贈光祿卿弘濟子也篤行好修爲人倫師表寧後門
人私謚貞素先生母奉姑蔣子以孝敬聞値甲申國
變憤懣如烈男子季子統持欲上書南闕母止之曰
奸相竊柄汝將何爲乙酉金陵破禾城鼎沸或挾統
持去母曰父老議論徒繫安所憑藉也今匿石佛村

得免會東南徵書至母勖勉統持徙關道入閩已統
統持度事不可爲遂懷歸 清兵渡錢江趨閩婿母
已感病一日統持忽馳至母張目視曰汝逃耶統持
具道不受官狀母始慰明日卒初母夢飛鸞啣丹輸
入懷驚寤而生統持呼曰野鶴篤愛之四五齡即口
授毛詩稍長就塾猶爲篝燈講通鑑并國朝典則及
年十二無父課尤嚴以故統持弱冠有盛名入 清
貴卜遷引日母氏遺意也母卒以丙戌八月
論曰古所稱賢母能於倉卒患難去留彼此之間斷

錢烈女傳 附卞氏

女錢氏名淑賢鎭江人父述古善醫以惇厚稱寓揚州無子止一女女生而聰慧柔婉性至孝年十六未字人與外家卞氏女比隣節操相礪乙酉兵薄揚州女在圍城中日紡績自若及城破卞女過舍相要死難女曰是矣初自剄父奪其刀繼積薪將投火又抱持之已而結縲繩斷復墮地父立地傍徨不得已乃授以藥曰兒第覩緩急可也須之兵入大索女將[illegible]涕下兵以刃數刺輒抵其隙乃去時女已吞藥矣[illegible]發喘甚父母哭之慟女泣告曰兒必死遲速等耳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錢氏未有後家世江南當與母徐歸[illegible]耳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女見注水庭中起以頭投水水淺復不死乃取紙漬水塞口鼻強父扼其吭父手不能舉又解帶強母縊之母甫舉手倉皇走出闔足擊牀閤閤聲而絕而卞女亦吞藥不死卒自縊當女死告其父

謂我見當火母葬此地父如其言兵又至父被縛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母卞卧病亦受刃久之復甦人謂女之陰助云南昌王猷定寶應王天籙爲誌其墓而海內士大夫咸賦詩歌弔輓之淸苑梁以樟有烈女行自揚城崩江北傾揚城守落鎭走揚城圮督師死揚城墮烈女火解一揚城死者死如堵烈女一死不足死且五哀哉皇天烱乎心苦乎將上從帝后報父母十六年母我女解二兵未入來兆袂徘徊我心則摧胡擊我刃胡效我柴我心則灰引脰縲絕鐵甲轟雷胡爲乎來哉解三授我藥少力俾我死不得沃我水且止俾我不得死父兮生我生我不可兵撤烈且影拜顙淋左哀哉父母生我父母死我解四父死我手𡎺𡎺不得結母死我一引而絕哀哉死矣於茲永訣雷塡塡兮風颼颼颯颯舍白日幽死一而已兮千百奚尤解五女有語母葬我此土豺狸蔦蟻食我皮肉骨血非我侶請從一死爰得我所日月逝此終古

論曰嗟乎夫人之舍生率決于負氣一往及蹉跎三四而苟且之念生矣繼揚城中粉白黛綠殉難死者

不可數計有如女之抗情頹甍遂至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至於七凡刎溺焚縊酖一死而五物備焉則日中不再見者烈哉此女可以追古可以耀今可以風遠當與奉天二女並芬史册矣

揚州女子傳　附瓜州女子

揚州女子逸其姓聞兵至投入河中而死有遺詩一首曰生長閨門十九春豈期今逐塞塵奔殺身無補君王事死節難酬罔極恩江靜猶堪沉弱質月明誰弔孤魂深山終日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慘神又有瓜州女子已將嫁矣而兵突至擄其室得女逼之辭女紿以改妝入內潛語其兩兒曰姊膽弱不能違辭幸兩兒絞死我無爲門户辱兒從之兵疑其偽死也拔刀刺斷女喉而去

論曰揚州之變死者八十餘萬人如烈女者不少然有傳有不傳女傳矣乃傳其詩而不傳其姓氏亦可悲也雖然烈女精靈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又豈以傳不傳爲重哉

韓烈婦傳

烈婦不詳其何氏歸於韓居揚州之大橋年將及二十美麗異常撤破爲兵所得羣剝其衣將污之婦弱不能制上體已裸止存一裩婦知不免乃紿之曰若必欲於衆人前辱我雖死不可得至內室隱僻處當無不從命耳兵喜隨之行漫不爲備婦故迂道至樓窖邊卽躍入窖中自拔其首兵以穢不可復迸大怒亂箭射死之

論曰投井投河縊日不堪猶死清流彼溷中豈易忍乎婦益污其身而潔其志臭其體而芳其名者也若失節之牝卽爲芳襲人聞之欲嘔矣

丹陽婦傳 附荊氏二女

婦丹陽人歸民家有姿色被擄夫訪至將贖之貧無多資婦曰汝止此三歲兒可先贖歸再圖贖我可也兵方惡兒欲殺之聞贖大喜遂聽攜去是夜婦卽自盡是年劉花馬窠營中峰有同邑荊氏二女被擄長年十七次年十五皆擅姿色兵欲污之長持挺與鬬力不勝爲兵擊死次則聲罵之面目浮腫越五日被營去女父往收屍時秋熱尚酷屍猶香潔無腐敗臭葬于中峰墓今尚在

論曰其忍辱緩死者欲存此兒也若今之人何所存哉此事正與余聞見相反陸竺僧爲余言方爲可宗至鄰時有兵杜某住顧孚尹家乘江陰回兵以銀兩買得一婦挈幼兒可四五歲初至私語人曰吾夫黃秀才已被殺止此一兒吾之忍恥偷生者以兒故也壻爲鄰　予亦秀才乞寄聲來贖我不數日婦與杜懽好甚篤杜少年精悍日在淫嬲忌兒旁擾厭苦之婦卽甘心殺兒杜不忍與姜姓者抱去久之聞得達壻鄰果持銀來贖婦杜初索二十金鄰許十

六金已允矣婦奴作難教杜必需二十金已更三之已更四之鄧皆不惜而婦故紿婿曰即四十金終不放我歸徒損財無益不若懷金速去婦益戀杜不忍割也杜尋惜婦年且四十餘又半面青黥遂十金賃之五里頭農家周姓者周頗康豫但力作之人不能遂婦欲居三日遽逃歸向杜涕泣杜憐之復收婦後以事忤杜杜揮刀斷其臂婦不恨曰與有臂而苦寧無臂而樂也又予寓吳門親見隣家有兵婦得一大倉婦婆亦平平年約二三十矣而相愛特甚宜涕

慾晝夜不休譆泣求釋還於重垣一日其夫持數來購兵意不忍棄許之矣俄而入室婦抱兵於膝泣且恚而以手捧其面責之曰吾寧死此决不願捨汝而歸老奴何薄倖之甚且金而不見人也兵遂不允其夫怏怏而去嗟乎一則殺兒以殉欲一則棄舊而從新其覩丹陽民婦何止天壤哉

宋烈婦傳 附子貫東等

婦葉氏吳縣人世居洞庭宋子堅配也生而端靜幽閑不苟言笑歸於宋敬事舅姑和睦娣似相夫于讀書敦行鄉里推爲名德舉子三長名貫頴中辛卯經魁博學宏詞人稱師表郎海內所稱爲既庭先生者也乙酉閏六月薙髮令下潮寇乘閒起城內外火光燭天衆商所以避兵計歸儼然正色曰春秋美伯姬不避火也火尚不可避況兵手且丈夫各鳥獸竄可以明哲保身吾婦人也避將安之寇既冤及門

數人倉皇拒敵門未啟婦同子貫方暨長婦率先赴井而仲子貫東年僅十七號泣井旁曰吾母既已死矣兒又安用生爲且兒從父弟從母命也須臾亦投井死未幾寇去貫頴負母及弟屍出顏色如生時方盛暑經兩日始含殮蠅蚋皆不近云而貫方及幼女長媳伏井中幸無恙僕婦一負二女從井死僕朱壽爲寇所殺

論曰凡兵至而刃者不遑日板殺耳非爲抗節也所謂抗節者必先有主于中而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

嗟若朱烈婦之死義自其[illegible]避兵時已定老[illegible]
覩國家無事俯仰先生往往負氣節談忠孝一旦遇
變智不及謀勇不及試率變易其生平而烈婦以閨
房弱質毅然能信其中之所守視死如歸與其仲子
携手地下此其節孝有過於杞姜伯奇者以至僕婢
賤役盡奔無貳嗚呼壯哉

徐烈婦傳

烈婦張氏蘇州人居婁關父弘謨爲諸生有聲烈婦
聲髮素類明胖植口盈盈幾長弱不勝羅綺玉秀花
明絕無脂粉氣然又端嚴莊靚如山如河許字同縣
徐其徐患怯體羸人决其不壽或謂姑遲嫁以俟之
父怫然曰蔦蘿一施之死靡他忍利其死脫吾女耶
誓死吾門有再字女耶嫁益速未週而徐果死婦晨
夕哀苦形毀骨立遺腹生一子自念年少伶仃不足
獨處歸與嫡母居茹蔬食藿怡然柔順惟審光耕[illegible]
率婢子課紡織以佐子延師費乙酉兵至圍烈婦家
婦同一小兒匿密室中先是烈婦恐不免時佩刀自
防至此卽潛解所佩刀㔷其喉刀小鈍欲深入喉格
格作聲見駭而啼因爲騎獲拯血汗面淋漓衣裾鬬
仆不肯起兵覩其足跣拔以兩朱履烈婦怒麾之地
日我寡婦人耳安用此速殺我速殺我未幾帥至亦
露刃脫烈婦諭以從則富貴否則死烈婦泣且罵奮
起奪刀欲刎兵乘其起曳之行烈婦倒地罵益厲兵
怒拔刃殺之時年三十有一子被擄百金贖歸年

年十一善讀書聰慧絕人婦死其姪張𧦬爲之傳

論曰女過變以烈傳卽女不遇變亦以節傳其大節昭瑩貫於日月允矣而予尤嘆服其父之讀書明大義爲不可幾及也往吾鄉一巨族縉紳其女未嫁而寡有富家郞來議婚父利其所有而欲更字之百方窘逼女卒不從絕食以死聞張翁語不汗流浹背耶

湖南女子傳

女子不詳何姓氏年可十三歲湖南人也甲午春爲兵擄是時被難者不可更僕洪經略承疇欲捐金以贖之卒不果獨女子慷慨幽吟抗志不辱行至鸚鵡洲伺間投江以死時爲夏五月其屍至第三日兵盡始遂流而上有帕縛左臂題絕命詩十首蔣司李憐而命瘞之詩云家鄉一別已經春此日含羞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尚敢惜餘生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泪聲聲聽夜鳥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骨肉輕辭弟與兄依人千里夢常驚歸魂夜逐家園路報與雙親已不生厭聽胡兒帶笑歌幾廻腸斷嶺猿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費人間設網羅避身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達涉風濤誰作伴深深遙拜兩靈妃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憶挑燈讀楚詞影照江干無限悲永辭鸞鏡斂雙眉朱門空說秦諧晉死後村逢總未知生來弱質未簪笄身沒狂瀾嘆不齊河伯有心憐薄命東流直達洞庭西當時閨閣惜如珍何事瀘

辦逐水濱青蘚變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閨史當年強記親殺身自古羨成仁聲稷慚愧奇男子猶勝王朝共事臣楚人競相傳誦云

論曰楚自三閭大夫不得志而行吟澤畔投江以死至今洞庭瀟湘間猶多俠烈之風焉女子不過一弱齡斷奓耳而能慷慨齒吟從容就義有遠遊於烈丈夫者女固以一死媿天下之婦人更媿天下之男子也興矣哉讀其詩一字一淚一句一血不楚腸斷而背裂矣

桃烈婦傳 附汪女等

烈婦姚氏宜興人父爲竹工婦年方二十適南郭下山村民某平時與諸村婦嬉遊戲謔莫知龍乾便婦不苟言笑動有繩度騎既渡江諸婦私相聚言倘冠至見擄即奈何婦曰非刀上即水中一死便了何議之有諸婦曰恐汝說得未能做得也婦曰做出便見未幾兵猝至婦不及死被獲縛置馬上行數里過一橋婦躍橋下水深可死耆身投下復牽出水已垂死恨之遽刺數刀仍投之水中而去時婦女投

兵死者又有汪氏女溧水人原籍徽州年十四兵至泣拜父母誓不爲辱投石相湖中死閣中林尚書欲揮一妾色甚美帥欲辱之即取帥匕首刺帥死割其首出營門被獲臠自刎死浙東諸暨翁家埂某烈婦年二十餘被擄至偏門賣銀二十兩自縊死

論曰做出便見四字舉世婦人能言之矣獨婦所期刀與水竟兩符焉其亦儊儊之君子與

徐烈婦傳 附妾蕙香

烈婦楊氏父爲武進諸生楊兆徵適府庠生徐安遠少年豐美而尊嚴若神姊姒間咸敬憚之乙酉夏安遠攜之避兵洞庭以舟爲家男女各處忽兵至楊航無及安遠與父叔美皆投水死婦婢蕙香貌莊潔因安遠無子納爲副室方有娠遙聯前舟即大呼曰事急矣惟有死主母幸速自裁間不容髮吾先行于地下待主母倉皇號慟叩首者四先取安遠平日所與叢金帛細軟盡行投水即躍入湖中婦方欲隨之兵遽登舟遮止膚致而壞辱獨烈婦不從且婦貌都兵尤屬意百計脅逼終不少屈至三日夜鞭笞拷掠身無完膚猶堅持如故最後拔刀相恐婦即引首就刃自斷其頸兵亦嘆爲貞烈乃奠酒羅拜既而舍舟登岸復日豈可使烈婦泯泯乎取其頭懸之竹杪時爲八月念九日尚酷暑至九月初四已六日無臭穢氣蠅蚋不近顏色如生面貌尚可識認有近地操舟人謝某收葬之

論曰以諸悍兵劫一女子此亦甚易卒之九死不屈

人固在立志耳非威武所能迫也願爲烈婦難而爲蕙香更難觀其數語深相勉勵且又從容有禮見幾明決彼素稱夫人娘子者猶曰彼小我大何爲哉

錢塘女子傳

女子不詳何姓氏　㞞兵將至清波門婦女咸奔避一女子行稍遲兵已過矣乃障密室自藏爲清兵獲得將挫之女語音不通作手勢約以浴後始可兵喜索湯初暴溫水徐沃而別貯滾湯二桶遽從頂淋下兵痛楚不能動女即取其利刃刺死之女呼集隣人而詣官曰寧以法死不受辱且無相累時撫民者聞幾喃人聽抵將置諸刑而督兵者至曰兵淫合死正可警後女遂得釋女曰吾爲一女子奈何侍男人邪

體浴護向者所爲直欲以一死拚強暴命也言訖竟投水死撈得遍身衣帶皆用麻線密縫牢不可解救遠近嘉其烈且智云

論曰是荊軻獻圖高漸離擊筑也荊高不成而此女成人盡若此天下豈復有強暴哉惜其姓不傳然古來瀨女諸人亦正不必以姓傳也

侯烈婦傳

婦侯姓其兄爲南京衛指揮家單微父母早世指揮夫婦病危一子方三歲拜而托其婦曰吾祖父功德應襲職惟此一兒幸善視之婦恐身字人不能保其姪致不得襲誓不嫁守姪長而娶娶而襲終身處子及　兵至有某弁聞其賢欲委禽焉婦不從弁迫之婦閉戶自縊而死

論曰此女可與托孤寄命不徒以一死了事者余又聞史相國有姪婦夏上姿依史夫人寡居一弁傾慕

之以三百金來聘夫人却甚嚴婦從容語曰如拂其意恐禍將及夫人聞言不解姑納聘越數日弁鼓樂親迎婦請于前堂坐欣然理粧少間竟以刀截其鼻與兩耳置托盤中擲弁弁驚愕歎惜疾馳而去夫人命以原聘擲還慰婦曰汝不從則已何自苦乃爾婦曰本當一死明志但念太夫人年高無人奉養非此無以絕其念耳其激烈如此以未蓋棺不立傳姑附識之然其心固已辦一死矣

松江五烈婦傳

婦楊氏松江人歸陳君秀產三夕猝聞兵至與夫款曰君先挈橐行吾姑待此如不至幸也至則死耳未幾突至婦奔户外迎見兵兵婦恐為所擄投河死又有張烈女金山衛人兵至同母嫂匿生擴中比兵覺張女厲聲曰若出免死否則膏吾刃母嫂俱相携去女獨不出時兵發矢不已女更詈且哭卒不出兵怒攢刃刺之絶而復甦益詈不止兵愈怒爇諸擴中又有蔣敬妻顧氏兵至從側户遁所蓄盡掠去兵覓婦不得翻然行至廳上突遇婦迎之捽婦罵曰爾掠吾財又欲污吾節吾寧以頸血濺若刃耳觸刃死又有一女兵圍郡時匿迹危樓比見勢迫料不免從窗間跳出投水死一女新嫁以色艷為兵所迫女厲聲曰吾有夫矣送故迎新倚門婦所為而欲倚門我耶罵不絶口竟被殺二女不知其姓與張蔣同為松江人

論曰送故迎新倚門婦所為然豈獨倚門婦哉讀其言為之慨然

金烈婦傳

附沈氏 戚氏 俞氏

婦不詳姓氏平湖人歸生員金鐸兵至殺鐸起婦鈎攬起兵鵲務殊飄飄於馬上燦然也誘之曰若隨我行與若共耳婦欣然握手若利所有者乘間嚙兵一指碎血如雨婦且哭且詈曰願以吾頸償爾指兵奭兵不勝痛以刀剸死又有生員林鴻妻沈氏兵至扶姑同匿禾中投獲兵將殺姑婦以身翼且求代兵曰若無苦吾行妻若耳婦詹身赴水髮浮循髮牽出婦佯作悔懼狀曰吾入水良苦當從爾意若甚貼兵兵信為然也乘其防懈復投水又被牽出終不能脫婦乃大罵曰何不殺我我以魚腹為葬穴恐汝輩無葬地耳兵大怒婦身被數創死又有生員陳鉻妻戚氏鉻貧而嗜讀每夜讀婦必篝燈與偕且歷所讀當曰爾素士也當卒業經史若冶詞豔語紛置几前適鴻鵠乃心耳乙酉夏聞兵南下攜父柩長號且語鉻曰吾死此矣亡何兵至鉻亟攜婦登舟避難猝遇兵幸得脫至何家埭何固鉻母族也俄又傳兵至相[illegible]匿田禾中聞兒啼聲遂被跡婦知不免出與鉻訣曰

君自爲計水清甚于願葬此語訖解裙帶授銘曰聯結同心遂蹈水時髮尚浮水面兵引佩刀截之擄銘去初婦未死時夢衣紅乘輿云改適覺語銘曰此不祥也吾將訣若矣果驗又有生員孫鍔妻俞氏兵至覓夫不得時人言洶洶訛傳鍔死婦痛哭恐身爲兵辱曰吾往從夫矣亟赴河死金威俞三婦皆平湖人也

論曰李小有云友人曹遠山爲言近有一婦寡居無何忽聞其婦擗失聲曰妾薄命妾薄命噫無行哉彼

士大夫厭家居寂寞廣求先容苦恨不借牽羊爲恚雁以遴一秩者獨何心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此婦其雖友矣婦徐氏松之華亭人

張氏瞬女傳

女姓氏不詳居江陰縣治前張書辦瞬也女年十五六姿貌殊美聞城破奔出投河甫及門與兵遇被擒曰吾從若必矣特吾父有窖銀可入取之兵喜謂既得麗姝而兼獲厚鏹也縱之行意其無所逃纔入內則女父母已舉火闔室自焚兵問銀在何處曰即在此第三層屋須急取遽近即竦身躍入烟焰中俄而火熾焚死

論曰嗟乎喬葉貞毅執蹤不渝之義輕塵弱草同歲

易盡之思以死飾責之婦人難矣哉自粤華以來齊姜宋子餐氈酪以承歡越女吳姬辭閼氏而獻笑恩鄉臺夢夜月望夫石化朝烟悲夫能毅然死者有幾不意此女倉卒中能之投身烈焰義不受辱此其識力有百倍丈夫者吾蓄低佪哀之不能已也

吳孝烈女傳

女吳氏名兆麟武進人父仲宣負志節遊戎幕中女早喪母仲宣教之讀書知大義年十七未字人乙酉六月避亂溪村尋剃髮令下仲宣以女故欲行不能欲死不得踌躇嘆息女聞之曰世變方殷女貞難保久欲決計自盡恐重傷嚴親心耳敢以弱息累吾父使進退不得自如哉未幾仲宣作臨流自弔銘女逆知父志慷慨而陳曰大人將赴波濤晨昏寂寞見題裹巾櫛以從仲宣壯之十一日賦別世詩有父女同歸萬里流之句吟罷投江女一躍相隨潮落而屍見里中諸生丁大來撈救之仲宣復甦女竟死仲宣弔之曰吁嗟兆麟瓊貞後身女伴父死父棄女生完貞盡孝取義成仁斜陽芳草鵑侶波臣腸斷叶月碧血化燐重泉相見實愧我心推由米和尚挽以詩云浪結波粘撥不開幾人撒手下泉臺鬟雲髻子蓮香柏龍女親曾授記來

論曰女丁亂世而預保其貞成父志而不避之累其烈孝允矣顧君父一也父死女隨君死臣當何如耶

崑山兩烈婦

婦陳氏崑山人清兵破城夫被殺將携婦去婦曰須瘞夫方行耳不則死兵如言瘞訖挾之登舟婦曰若欲婦我耶曰然婦曰果如是當以禮耳兵致酒與飲約日暮成婚婦忻然奉觴俟其潦倒從容曰聞君刃利殺人如刈草然否乞借一觀兵乘醉解與之婦立刺兵死即以其刃自殺同邑又有王氏被兵縶求死不得託病延醫醫至女乘間泣請毒藥醫以信與之遂密置食中與兵同食兵死女亦死

論曰兩婦一用剛一用柔總皆存一必死之志卒殺兵以自殺又非徒一死者可比也誰謂吳妹水性楊花耶

王貞女傳

貞女王氏名寶無錫人父明阜爲諸生當生貞女時母華氏夢神人授一無瑕白璧因名曰寶女生而敏慧四歲能誦孝經周南及長端妍靜好雖盛暑不御襌襪性至孝侍父母疾經月不解帶聞作言笑未嘗露齒平居靜處一室女工暇惟事書史覩世俗流水游龍靚妝冶服輒顰不屑也幼字同邑何氏子何故無賴習爲盜事敗繫獄請離婚女聞遂不食父母勉勸之日惟飲茶一盂會有媒妁挾富家郎來議姻者女益憤懣哭遽投于井父母惶激起自此井甃粒不入口越數日竟死周身衣服縫紉成片三月後殮顏色如生檢箱中得絕句一詩云願作貞松古羞同芳槿榮捐軀留節義撒手夜臺行聞者哀之御史某疏請旌於朝

論曰凡貞烈之死投繯赴井人得防之惟一餓最便然刀繩之苦只在俄頃餓或死轉數四尤所難堪此首陽之風所以高于千古也貞女自聞變絕食幾二十日初則迫于憤激不知餓既則飽乎理義益不知

餓矣所謂民到於今稱之而下部未覩坐使香魂寂寂潛德不彰司風化者亦獨何與

劉烈婦傳

婦周氏寧波人歸劉一然家維揚生二子一女乙酉城破婦先與女匿重壁中婦自經不得死夫日穿壁而出謂一然曰妾侍巾櫛二十五年矣不幸遭亂壁間不可恃倘一被污即死不足贖不如留清白身死君前因與二子永訣女秉彝已及笄哭不已婦視之曰啼無益須從我死耳先作一繯繫女頸次作一繯自繫對懸之俄頃而絕移時兵果搜至壁間婦幸先死免辱云

論曰此與崑山陳氏諸女皆李心水先生所輯十烈也先王讀書敦古留心節義其小序有云予以乙酉季冬過李竹西居閒步庭砌翠色可把俯而視之草也嗟乎烈風嚴霜之下青青何必竹後凋何必松栢詩所云何草不黃猶見耳夫以繩樞雖流寧死無辱贊旣而斡堅難矣哉其孤青猶草也顧誰爲竹與松栢耶因取見聞所及彙而梓之嗚呼彼皆婦人也而先生鑒稱婦人以愧男子予亟錄之益先生微尚蓋可想見矣

王烈婦傳

婦莊氏武進人父爲諸生名先登父族故富所歸王生獨事貧甚處之若固然王遊學經年不返婦紡績養其舅姑無幾微怨色他日王歸攜一蓆欲自裹婦曰舅姑亦經蓆而眠吾兩人安得享此乎因持獻乙酉七月兵至其鄉王方館外婦抱一幼女復攜一女年十餘歲者將投河女曰兵尚未至待其至死未晚婦曰兵必至及今不死更待何時必欲見擄而死乎遂赴水死十歲女亦從之若有神托出波上獲救

甦王歸感其事遂髡髮爲僧

論曰婦節不遺變且以賢孝稱說其早見定力從容就義如此乎較之被擄而死者又遠過之矣

鄧烈婦傳

婦鄧氏居武進宜興界承定里一鄉望族也乙酉秋官兵薄經承定鄧氏男女闔村悉避獨一書生以母病不能行急遣其婦去婦年纔二十餘有姿容謂其夫曰我去誰爲侍湯者書生曰設留此受辱速我死矣婦曰必不受辱但情不忍舍君遂去耳須臾兵至獲得夫婦二人即欲殺其夫婦號哀懇曰明知大兵至而忍死不去者以夫病故也將軍獨奈何殺病夫以立威哉兵曰若肯從我即饒汝夫婦曰妾若從[illegible]

後兵至吾夫終死其手姑俟兵過盡方可兵欣然坐其門首後隊盡去始入室欲姦婦婦曰吾夫在豈可爲此邇橋即予母家彼中虛無人任若所爲也兵從之婦抱週歲幼女就道行至橋頂即躍入水死兩日後屍浮起手猶抱女顏面如生

論曰此女不獨貞而且智吾欲焚香而禮拜之

章烈婦傳

烈婦會稽人有殊色戊己間同夫某起鄉兵事敗俱被執夫坐斬婦應給配兵丁婦瞋目大聲曰吾夫起義實始於我夫罪應剮妾豈當獨生耶遂並擬凌剮婦從容就戮面不改色剮及下體惟以兩足夾緊而絕兵其惡其不從配戲以刀抉其陰而罵之未幾奕見婦殊冠霞珮騎從數人以杖擊其首頃刻嘔血斃殊死山陰女史王玉映爲紀其事

論曰予往在武林洗大臣年伯爲予言兵初至時學

宮有一空室群婦悉匿其中咸惴惴無人色獨一婦靚妝麗飾手抱胡琴坐紅氍上洋洋自若未幾聞人馬喧嘶聲婦忽撫琴彈弄衆止之不得而兵已聞聲破牆入矣兵見婦貌都爭欲得之婦獨愛一少年精悍者抱持之而去婦曰須帶胡琴走此是吾與若之媒也不可棄去少避當操一曲爲君侑觴耳一時婦女貽害者百餘人其廉恥喪盡一至於此嗚呼婦其貞淫相去何霄壤歟

陶烈婦傳　附傅氏

婦章氏會稽人幽嫻敬順年二十一歸諸生陶士章士章家貧力學婦脫簪珥佐夫子以讀事姑惟謹中外稱羨戊巳閩粵兵起鼎行劫掠作兵至衆咸奔避婦以奉身不及爲兵搜獲見其姿美欲挾上馬婦大哭以頭觸刀而死同時又有傅氏同縣人亦爲兵得挾至趙壓橋氏遽躍入江中其夫痛哭求尸尸浮起顏色如生

論曰乙酉以來婦以兵而受辱者甚多以兵而[illegible]者亦不少特閨門之秀隱而弗彰近在吾鄉尚有遺者況稍遠乎越中諸烈皆本之王玉映玉映表章節義與予千里同心此固李易安所掩面而避蘇若蘭之斂手而執鞭者也彼世之人語及節義非狃嘿不言即訕訶相及視玉映何如哉

卷八

徐貞孝女傳

女名純懿定遠人父長儁爲副兵馬指揮女幼字馮廷棟無何棟夭女年十四聞喪往奔哭仆地誓不欲生乃盡焚其色衣終制姑以女少勸再醮女聞雉經救復甦遂毀面矢志謝絕親戚遇霜露墦祭哭極哀未幾母卒父亦卧病女孝養備至遺弟亮工九齡亮采始週女撫養教誨為擇婚配兩弟相繼廩於庠凡父母舅姑喪葬皆極哀盡禮感動閭邑守節幾四十載始終內外無閒言士大夫爭為詩歌以紀之文學

卷八　三八　二集

陸慶詩曰士未登科女未嫁不更不事總由人從夫已矣拘生志撫弟姑存死後身兩姓綱常懸弱息一例名節遺孤臣眼前多少膠庠彥縫掖能無愧巾又太史楊廷鑑詩曰帝鄉奇女子未嫁守堅貞投雉經卒結羞鸞鏡掩明四喪襄大事兩弟振芳聲試問鬚眉者何人裕令名

論曰女稱孝而冠之以貞者何惟貞故孝使以身從人便非父母有矣古孝子多不仕其此義也夫

王烈婦傳

烈婦王氏天台人妻於呂貭桂三之屋以居有伯姆暨諸娣姪皆同舍烈婦貌姣好年纔及笄居恒覘諸北有不戒其容止者切諷之夫呂以貿出烈婦與伯姆借寄收絣一日將夕矣桂三過其門伯姆招之曾餅桂三入纔坐定烈婦遽趨去伯姆囁嚅曰盍勸我點茶事武叔何爽遠乎桂三佯罷卒卒入內牵烈婦衣疾呼之不出反偃而趨匿其卧內烈婦奢遽走匿於市乃始逸去烈婦私念是欲溷我我躬迫不可自

矣將死之其父母皆來勸不可烈婦長號痛哭伯姆覘之囁嚅曰汝無是事便休喬作何爲烈婦必不能平死志益決閱五六日父母既辭歸烈婦悉封識所有僅僅諸物以待其夫呂而自着嫁時衣乘夜遂道桂三之閤而縊焉時戊子五月也里人聞於祭令令躬自往驗烈婦內外衿裳皆聯綴成一片覓一客指隙處不可得捫其胸有物磽然擾紋視之則皎然懸鏡當心也令爲泣下抵桂三以死桂三豐於貲所以營免者百端令終無變意台人賢之

論曰烈婦之死卓矣而嚴毖其身至於褻析密惡如此尤古所謂慷慨易從容難者歟決天下皆婦人若烈婦者爾之丈夫可也

郭烈婦傳

婦李氏太宜人歸處士郭𤅢居劉河婦有柔德相夫子有禮事姑孝飲食動息必以誠求溫凊定省必誠必修姑死哀慟持至幼姑寡迎與同居愛敬不替撫甥及甥女如己出待下以寬無疾容倨色甲申春聞國變戒其夫曰時事若此何敢復以富貴相期得與奉事老親終身焉已矣其卓識如此乙酉九月倅傳兵至婦謂將坐斃矣語𤅢曰夢不祥應早計死所須臾騎至婦與夫踉蹌沿海東走甫三四十步婦愀然蹙額呼叟曰我婦人耳豈能逐蹶而苟求活耶復仰天長歎詞死何恨但未知老親安在用是悲耳先囑其幼女於海隨躍入巨浪而死𤅢從之幸援者至得甦感其事遂削髮爲僧

論曰吳門費所中留心節義採訪甚多姑誌其一見海隅巾幗中未始無人也雖云骨埋滄海實則名重丘山畏友如所中孝章予奉教最密而陳太僕皇士近又示我名疏予擬爲隨筆聊與三君子同志矣

二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撰

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二續表忠記卷之一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一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溯皇　宜彙輯

郭文毅公唐文恪公合傳

明光宗在東宮其諸讀各官皆極一時之選而郭文毅正域唐文恪文獻尤稱方正其翼贊之功爲多正域字美命江夏人文獻字元徵華亭人正域於萬曆十一年成進士文獻於十四年狀元及第皆入詞林爲皇長子講官三遷至庚子故事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敘寒溫而退惟兩人不交一言皇長子聞而益嚴重之兩人臭味尤投咸以成就儲德爲己任其後正域陞南京祭酒正域博通典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略而自守介然不受人請託然見困阨者必竭力救之以此爲人望所歸及履祭酒任即條申監規師範甚肅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于魏國公徐弘基家一日蒼頭騎馬過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抶之須臾呼其僚蹋邸門思逞弘基亦至正域語之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奈何人臣而走馬廟門事若上聞將何

辭以解且公侯子弟入學資禮亦國子生耳非以學錄扶都督也令交謝而罷旋晉少宗伯掌翰林院印時礦稅內監四出正域抗言世宗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及珠池貢物鹽擾驛遞者遣戍不貸備載實錄實訓皇祖不難盡革本朝之弊端陛下何難更新近日之秕政疏入報聞三十一年署禮部事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正域爭之力次輔沈鯉亦持不可或曰勅中多訓誡語可無慮也正域曰今交武奉勅者勅內孰無訓誡語能一一奉行否

何况奄豎即與疏上請關防得毋給議奪黃光昇諡論呂某諡政府欲庇之正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諡是海瑞當殺也許論當諡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柟當諡是鄢懋卿等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韙之卒不行未幾楚府將軍華樾等訐王華奎實異姓子不當立事下禮部正域力主行勘謂不勘無以服宗人心首輔沈一貫亦然其說繼而中變意非有私於楚王也特以楚王立已三十年當時何以並無舉發使今日行勘而果繫恭王子則諸宗坐誣其案易結若果非恭王子則乞養異姓混冒天潢當日保舉勘結各官罪且支蔓爲害匪細意欲稍緩其獄而正域執之愈堅大與首輔忤科道中迎合首輔者獲劾正域遂闕群議私庇宗人朝端紛然聚訟帝亦以年遠無據遂罷楚事勿按而首輔與正域忤其意終不可解正域因四疏乞休許之儀舟將行而妖書事起小人謡附一貫者謂書無次輔沈鯉名而正域新罷怨望爲此書第與楚獄並治則賊可得無何東廠揚獲妖人皦生光下詔獄求盜益急荆門州故同知胡化告妖

書出知州阮明卿手明卿給事中錢夢皐壻也夢皐怒曰化與正域同鄉又同舉必共爲之授意法司追化引正域及鯉化大呼曰阮知州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自舉進士後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公等奈何殺人媚人歸德鯉所居地名也獄上帝以爲枉置之醫人沈令譽常往來正域家康丕揚奏請逮治而夢皐即欲煆煉以成獄復以楚事爲言帝乃令囘籍聽勘廠衛又獲毛尚文云爲正域家僕錦衣都督陳以忠掠訊黨謀發卒追正

域於楊村盡捕婢媼及傭書者十五人與生光雜治
無所得爾忠又會東廠陳矩面訊生光妻妾及十歲
兒以針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至死不承生光仰視
夢皐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柰何教我迎首相意矣
引郭侍郎於是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乃漸解然猶
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
講官諸人聞之皆懼稍稍斂迹不敢誦言攻正域嘗
是時正域雖與一貫忤一貫實無意殺之而旁人暱
相君者必欲百方搆捃正域以迎合一貫於是唐文

獻方爲詹事府正詹昌言于朝曰吾與郭公同事久
其爲人光明正大我所深悉豈肯作此曖昧事貽羞
衾影耶乃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
文獻直前致詞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吾
四人特來丐郭公命一貫爵荼于地若爲誓者曰我
何爲欲殺郭侍郎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
省方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亦何辭以謝天下
一貫唯唯望齡見朱賡不爲申救正色責以大義顧
衆官與正域同死而楊道賓周如砥助望齡亦變口

嗚冤而李廷機又力爲之地獄㮣解遂坐生光極刑
而正域得免方獄急時獄卒圍鯉邸舍環伺之緝
皆引避不敢及其門又圍正域舟鈴柝達旦聲言且
逮正域迫令自裁正域屹然不動曰大臣有罪當伏
尸都市安得自盡於郊野草草畢命乎歸三年趣撰
御史史學遷劾上王所訐事無狀給事中顧士琦請
名還正域不報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秦
昌即位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文獻以爭正
域忤政府意迄不得大用後陞禮部右侍郎掌翰林

院事初文獻會試出趙用賢之門以名節相砥礪同
年生給事中李沂以劾內監張鯨被廷杖文獻掖之
而出資給其湯藥甚具荊州府推官華鈺以忤稅監
下詔獄文獻力爲周旋得毋死生平尤愼持清議掌
院日當考察政府欲庇一詞臣適文獻在告趨至邸
內強之竟不許後歸禮部尚書謚文恪兩人皆民譽
一時以公輔相期而正域十年僵臥文獻年甫五十
遽卒咸不竟其用人甚惜之

林時對曰二公侍講幃同官雖久若利害所關掉
臂不顧者多矣乃文恪甘犯時忌卒白文毅之誣

所云霜雪零而不渝其色者其文格之謂耶然文
敎平日之信乎朋友必有其道矣

戶部尚書李公傳

理學與經濟不必相兼也而當多事之時則經濟爲尤亟吾得執此意以論李尚書三才云三才通州人明萬曆二年進士雅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允貞言事忤執政三才抗疏直之坐謫東昌府推官稍遷南儀曹郎平久士大夫好以文酒自娛留都尤養望地不屑屑縈心吏事推三才與允貞化龍同鄒元標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出爲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白日探丸推埋爲奸

利三才至廣設方畧悉擒滅之比戶安堵頌聲大作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權貴竿牘無敢至其門者屢晉大理少卿再以僉都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郡時榷稅中使四出而在三才部內者尤多礦稅則徐州陳增儀眞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課則沿江邢隆碁布千里閒奸徒地棍倚勢援牢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擄奪而增更恣睢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盛氣凌之廉得其爪牙肆惡者寘令死因引以爲黨三才輒遣伍伯捕之瘐閉死因所引不

敢庇匿至則與囚對簿必展轉蔽朴肥骨糜爛而後
置之於死無一倖脫者增爲奪氣蘇人程守訓輸粟
官中書爲增叅隨恣於其里起第建坊曰帝心簡在
所至用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惟畏三
才不敢至淮三才鬪風劾治之得其奸贓數十萬增
懼爲己累獲其僭用龍文服器輸之官閣臣沈一貫
亦具揭力言守訓一無賴光棍再不拏問成何政體
於是守訓及其黨皆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才乃特
疏陳礦稅之害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
食自火酋內訌孛拜外叛而費用役矣朝鮮貢獻之
邑也無端驅稚席之赤子勤瘴海之遠戍勞師六萬
費財六百萬於中國毫無裨益也楊應龍三殺其妻
苗蠻之性中國不之治也而繩之以法議勦議撫又
勦又撫更啓其釁焉之志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
費財六百萬而天不厭亂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
而不必復故也泇河且不足恃（將議開泇河）漕運可憂治
之而必復其故也百萬之費數百萬之夫將焉取之
今太倉無一年之蓄九邊有終歲之饑試一思之尚

可當此礦稅乎疏入帝不省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爲
盜浙人趙一平假妖術聚衆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
妄稱宋後私署僞官期以明年二月諸方並起未幾
謀洩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
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
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
亂者苟及于亂則珠玉等于糞土數年之備不足一
瞬之用悖入悖出誠可畏也且天下欲爲趙古元者
何限在朝廷有以儆其心耳今乃故驅而遣之臣恐
小民之不復爲朝廷有也亦不省萬曆三十年帝有
疾因念及礦稅擬民將盡撤諸奄與民更始旁一奄
亦力加慫慂甫傳旨而疾瘳帝深加悔恨遷怒于慫
慂之奄將手刃之幸前旨追囘不發怒乃止三才復
言國勢將危請下前旨終不聽淸口水涸阻漕三才
議濬渠建牐只費不過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
侍郎趙世卿力言不可三才遂引疾帝惡其委避竟
許之于是巡按崔邦亮巡漕李思孝給事曹于汴御
史史學遷交章乞留而學遷言尤切謂三才今之管

夷吾也鎮巖疆荷國事非三才不可年來中使四出
海內鼎沸所恃二三賢臣爲之維挽其間若正人去
國豪杰解體百姓無所歸命大是可憂聞淮上軍民
以三才之罷欲甘心於搶揄深匿稅署不敢擅出果
爾則三才之賢與不當去益顯而易見矣疏亦不答
三才遂去淮之徐州請代而代者終不遣三十一年
九月復疏言邇者迅雷烈風洪水昏墊天變疊至趙
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
見告人心離散亦已極矣陛下毎有徵求必曰內府

匱乏夫使內府果匱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
天下肥也其實不然陛下云匱乏者特黃金未遍地
珠玉未際天耳嗟此小民災荒屢告重以征求析楊
滿路官惟吁罷民惟請死毋謂臣禍亂之言未必然
也若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終不報未幾陳增死
以稅務歸有司明年暨祿亦卒三才復請盡撤天下
礦稅內使疏雖不行然命停保兼攝暨祿所轄而不
復另遣捌攙亦可見三才屢疏之回天也顧憲成里
居講學東林三才與之深相結憲成亦傾信不疑三

才疏請補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祗以議論
意見一觸當路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
假天子之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
國負君莫此爲甚蓋爲憲成與鄒元標趙南星而發
也忤旨不報三才官愈顯名愈盛忌者亦日益衆會
內閣缺人議者謂不宜純用詞臣當與外僚相參蓋
爲三才地也而忌三才者更群起而譁朝端聚訟迄
數月不止三才亦力請罷職疏至十五上終不得命
竟自引去帝亦莫之問也三才既家居黨人慮其復

起四十二年御史劉某劾其盜取皇木造私第至[illegible]
十二萬有奇工部侍郎林如楚言三才實與商人市
易不當目之爲盜且數亦不若是之多宜遣使覆勘
乃詔御史李徵儀給事中吳亮嗣往徵儀故嘗劾三
才者欲文致其罪多方鉤訪實無所得第如劉御史
言還報三才遂落職爲民天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
可壯連疏請用三才詔廷臣集議久不決至三年乃
起南京戶部尚書未上而卒三才志揮霍負經濟大
略既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祲請蠲賑鬻馬獲

淮人深德之鄭好用機權不能以廉潔自持又性愛賓客酷嗜古書畫器物以此為衆口所毀其後攻三才者咸以謟附魏奄麗名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名臣諸人之邪正既分而三才之人品益定故世更以三才為賢

附記 萬曆三十四年四月起工部侍郎李化龍總理河道與淮陽巡撫李三才開泇河抵夏鎮計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漕運便之後崇禎元年三才孫疏訟其功謂計便一時永賴後世至今未蒙敘錄懇勅所司核奏從之

道古士日熊芝岡李道甫二公所謂國家有數人物尚可猶在危疆而流賊之禍亦未必熾至此乃一死于更一廢於家徒使後之讀史者惜小人之恨而卒無救於禍致不亦深可惜哉

四川殉難諸忠合傳

蜀難酷於張獻忠而發其釁者則奢崇明也崇明世襲永寧宣撫司明天啓初徵兵援遼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皆蜀人也奉命往督其兵與巡撫徐可求並涖重慶時舉達頗責餽遺諸土司多不服又俾子長征督之急崇明乃令其將土目樊龍等率兵來會而志在冒餉兵不如額可求以餉乏議汰之相持閱月龍等含怨未發至九月閱兵演武場可求復論以簡汰意龍抗言兵已久集汰之將不利可求猶有難色參政楚雄孫好古見衆情洶洶力請毋汰可求執領之復欲核實其數龍率諸亂兵蜂擁而上挺刃擬可求可求厲聲叱之甫脫口刃已揕胸死好古及副使惠安駱日升南昌李繼周並被害重慶知府章文炳亦以罵賊見殺總兵黃守魁時駐城外聞變亟督兵入討道殃民居稠推鬬不利為群賊所刺妾闖亦赴水死同時被難者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世科敘州同知熊嗣先遵義參將萬金等惟時舉達踰城得脫可求浙江西安縣人由進士歷至今官為政嚴

明爲吏畏服其歿也人咸思之文炳長泰人由進士歷官重慶知府治行廉潔吏民愛之賊後知其賢大悔覓其屍厚爲棺殮送之歸喪出江上夾岸哭者皆失聲事聞各贈廕有差時巢逵被逮就辜

戎式弘曰苗性不馴徐公驟然以威繩之宜其激而致變也孔明于苗獲必七縱七擒之後乃曰南人不復反然則苗亦易服也哉章公身死而苗亦悔之厚歸其喪送者皆失聲雖死猶生矣

四川殉難諸紳合傳

蜀紳與奢崇明之難有姓名可紀者一曰董盡倫合州舉人知肇昌清水縣調安定咸有惠政秩滿安定人詣闕奏留加肇昌府同知仍視縣事久之以同知理甘州軍俱解職歸奢崇明反率衆薄城盡倫傾貲募士偕知州翁登彦誓衆固守賊遣使說降盡倫大怒手刃賊使抉其睛啖之屢挫賊鋒賊不能克率衆援銅梁復有功尋被檄討賊重慶孤軍深入伏兵四起遂戰死事聞贈詹建祠崇禎初論全城功復加恩卹二曰李忠臣永寧進士官松潘參政舉家陷賊散所畜貲陰募死士約總兵楊愈懋令以兵合圍已爲內應事洩闔門遇害一曰高光瀘州人嘗爲應天府判城陷剃髮爲僧與于在昆潛募壯士圖恢復殺賊百許人賊怒追至大葉壩光被執罵賊不屈與家衆十二人同被害一曰胡纘永寧舉人預策崇明必反上書當事陳狀請嚴爲之備後賊起執纘叱之曰使上司從若言吾輩無噍類矣加以嚴刑錮諸獄中弟傾家營救獲免乃糾衆禦賊數有斬獲潛結賊將賑

令等執偽相何海若部勒行陳自當一面賊甚畏之偶火藥被爇纔焚死蜀人莫不哀之𢙣若富順舉人聶羅昌毀家募義勇戰死瀘州監生吳長齡率衆恢復瀘州尋遇伏父子戰死與文胡一夔仕為龍陽縣丞里居罵賊被執不屈死

讚 宜曰忠孝涵本性有觸即騫騰峨嵋六月雪天半何晶瑩山川鍾靈秀所誕多奇英奮身靖[illegible]使一口共贅睹奸胆已崩落壯氣摧百城毀家[illegible]同難視死甘如傷今古英雄淚踏風發盡[illegible]流不斷遺恨照丹青

巴縣令段公灌縣令左公合傳 附知縣王藩等

蜀中職官與奢崇明之難者又得兩縣令焉一曰段高選雲南劍川州人由進士知巴縣以寬厚得民不事鞭箠而政遇人和邑以大治明天啓辛酉徵入鄉闈分房甫竣闈撫院徐可求以徵兵赴其縣亟馳歸佐可求召募督以入省而樊龍等變突起高選全在演武場亟遣吏歸印于署見可求被刺纔聲叱賊賊識之曰此巴縣賢令也戒其下不殺而高選罵不絕聲遂遇害父汝元母劉氏妾徐氏及一子一女聞之皆自盡僕冒死覓其主屍亦被殺事聞贈卹父母與妾一體旌表崇禎元年子瑄援張振德例建祠謚恭節一曰左重雲南蒙化府舉人知灌縣卓偉尚名節闘奢酋圍成都召士民論之曰灌去成都近成都若陷禍必及灌吾當守死無悔第不忍闔邑父老子弟坐受奢酷惟率壯士出不意直衝賊壘庶圍解而灌亦全此千載一時也衆從之鼓行而前賊悉衆迎敵重奮勇力鬬以馬蹶罵賊被殺從子廷皋請卹得如高選例其一時先後殉難者有長寧縣主簿徐大禮

初興文知縣張振德署長寧篆時與大禮咨與文告急大禮集騎從來迎振德以守興文爲正郤之振德竟死至是長寧亦陷大禮慨然曰吾不可以負張公一家四人仰藥死又有南溪知縣王頤輔城陷自盡不殊破賊支解梓潼知縣洪繼翰城陷賊欲奪其印堅持不與頓語典史黃啓鳴曰失節辱身失印更辱朝命也俱罵賊死郫縣訓導趙愷率衆擊賊被賊刺死遵義推官馮鳳雛挺身禦賊被創死遵義司獄蘇橫威遵經歷袁修皆義不汙賊墜城死夫是主簿張志署典史宋應皋集兵奮戰力屈死其後咸邀贈卹

趙吉士曰應變難而應猝然之變爲尤難徐公之徵核賓淸倘也不能謀出萬全而徒以盛氣折諸苗亦思諸苗當昏氣可折者耶旣僨國事復貽害及身且令諸君子身當賊刃其責固不可得而辭矣

遊擊龔公傳 附指揮李世勛等

四川武臣死奢崇明之難者推遊擊龔萬祿爲最云萬祿貴州人目不知書而體貌魁梧饒膽智膂力過人常隸總兵劉綎麾下劉綎者南昌劉大刀也夙負重名每左右顧偏裨林立無足當其意者乃獨喜萬祿從征楊應龍應龍踞老巢海龍囤壁立千仞萬祿攀藤葛先登克之由此名動一時以署守備戍建武所所故九絲蠻地明萬曆間蠻平入版圖素號難治副使陳禹謨器萬祿屬以捕盜萬祿又善示約[illegible]

發捕輒得群盜聞風遠徙地方賴之及崇明叛[illegible]推萬祿署遊擊事指揮李世勛名位出萬祿上亦深服萬祿不聽其調遣相與僇力固守崇明誅犯成都虜萬祿擊其後遣部目張令說降令雖苗種雅賢忠義心知崇明必敗恐早自拔無以賊情輸萬祿兩人深相結令歸詭詞誑崇明崇明喜倚稍弛萬祿每戰輒勝前後殺賊無算乃徵服走敘州說副使徐如珂曰賊之精銳盡在成都其留守故巢者悉老弱壯藏假萬祿萬人直擣賊巢彼必還兵自救乘其還來力

鄉中道設伏邀而擊之奇功可奏也如何舍其計而不能用賊悉衆來攻萬祿禦之十里外衆寡不敵而敗城遂陷世勋具衣冠再拜率家屬自焚萬祿手刃兩妾而孫自刎不殊握稍馳去大呼曰我龔萬祿也孰能追我者賊素聞萬祿名愕視不敢逼走至綏州乞師巡撫朱燮元還攻建武會官軍敗于江門四面雲集萬祿苦戰三日手殺數十人與子崇學並死事聞贈廕立祠同時武臣與難者成都衛指揮翟某[illegible]職龍泉驛成都後衛指揮韓應泰趙援成都[illegible]草堂寺小河所鎮撫郁聯若壘戰城西茂州百戶張羽救援郫縣皆力戰死

盧宜曰龔公不特勇力可賈且審形勢使徐撫果用其言則成都之圍可解即馘崇明父子之首亦拉朽耳無如蜀難方始謀既不行卒以力戰殞身誠可哀也已

貴撫李公傳

巡撫功全省會而謗起不根追後雪其謗終不敘其功則賞罰失其平矣巡撫者四明李標字茂與由進士歷官撫貴州性清執不肯苟同於時俗以此亦不為時俗所喜明天啓中四川土司奢崇明反其胞妹嫁貴州土司新寡有子曰安位未替父職童而憨土目安邦彥用事桀驁負不臣心崇明誘之同反事廣則以貴州一省畀邦彥使邦彥世有其地邦彥大喜過望勸位起兵而身率諸苗圍貴陽府貴陽雖省會

城中山多烟戶少且儲畜匱乏標素知邦彥跋扈恒嚴為之備隨以他事被糾將回籍束身候代先是邦彥為位請襲冠帶署藩司參政郤應禎以年歲不合格之不與申請是事在藩司與撫院無與也而金盆之謗胎於此矣邦彥猝起襲貴陽築長圍守之飛走路俱絕油榨關乃貴陽咽喉相去僅十里關以外聲息杳不聞將保城中食盡自潰標與巡按御史史永安集官吏兵民誓以死守閱十月鼠雀俱盡剝皮革煮而食之城中積骸如山標勞徠拊循兵民感其誠

迄無變志是時朝廷方以遼事爲急不能專注貴陽又鄭驛久絕意黔省已淪陷後知標不死孤城猶在始推王三善爲貴撫率兵來救先鋒龍里以五騎馳報直抵城下官吏軍民咸慶更生乃圍解而謗興標拂衣竟歸初御史蔣允儀給事中許譽卿夙與標忤永安在圍城中亦不協於標蔣許列疏上聞永安從而和之御史毛羽健不平其事疏言奢安骨肉屑親同惡已久逆謀奢寅取成都作家安邦彥取貴陽作家因令烏蒙烏撒從霑益取雲南爲安位作家形成鼎足四川順流而下荊襄滇黔合力以出偏沅使非李標堅守貴陽則湖南湖北久被蹂躪矣若夫金盆之說既係風聞何得指爲確據甚非所以慰勞臣而伸輿論也得旨下撫按勘議鄉紳士民馬文卿等通省將士章有功等皆爲標刻揭鳴冤署撫事貴督朱燮元疏言李標金盆一事經臣再勸貴屬于虛雲南巡撫趙弘範亦以查勘無跡代爲伸雪下部院嚴加察議咸以無婪賄啓釁事具覆再命廷臣確核著參省皆聚黨求勝而攬權行一意買毀譽於漫汙[illegible]

無強有力者亟起而拯之而永安已起歷京卿陞三邊總制御史毛羽健又特疏上言奢寅先寇蜀安位始寇黔釁非啓於黔也貴陽一線爲滇黔門戶臣非李標忍死以守則滇黔動搖西南半壁不可復問臣謂標之守貴陽可方張許之守睢陽然睢陽卒破於十許而標堅守十月人相殺食比至解圍十萬之衆止剩數千廚中之粟不滿升合城社依然無恙[illegible]謂功過古人可也按臣史永安共處圍城後[illegible]去[illegible]可得及自黔歸不及三年節壓總督近臣[illegible]罷李標猶然一老翹[illegible]健閒泉石奈何以守城功專躪永安而莫之詰也金盆之說發自臺臣蔣允儀被旨詰責亦自認風聞督臣朱燮元回奏之言固已分疏詳悉臣素不識標直以忝居耳目不忍使功罪不明致勞臣終於蒙詬也疏上事乃大白而標功竟不敘亦竟不復起後數年終於家

盧宜曰黔難王公死之朱公定之蓋亦已人成好事也乃王之大節昭然朱之勳業爛然惟公不言功功亦不及且加誣詆焉迨事久論定復得毛御史之昌言而公之功乃與王朱二公同稱矣

貴州死難諸忠合傳

貴州古鬼方地明初乃設爲郡縣兼置衛所以塡撫之至愍帝時土司奢崇明反于四川其黨貴州苗安邦彥起兵遙與相應圍貴陽城支屬府衛被破陷死官守者蓋歷歷可紀焉揚以成雲南貢士初授貴陽通判理畢節衛事秩滿加銜同知畢節亦苗地也民多獷悍不馴以成以柔道治之比戸愛戴如父母天啓二年安邦彥反畢節去雲南稍近以成遣人告急于雲撫沈儆炌請兵來援而賊黨已抵城下以成勒兵出戰却之賊來益衆以成知勢不敵遣吏懷印從間道走貴州而身督吏民乘城拒守曰印信者王命所寄也吾得全而歸之卽身與城俱殉亦復何憾會援兵入夜潛遁有衛吏爲內應城遂陷以成徬皇投繯賊執之去乃爲書述賊中情形貯竹筒中囑其弟以恭再赴雲南行至中途遇賊搜得其書幷以成殺之家屬同死者一十三人其子擧人興南請恤如張振德例允之以恭附祀祠中同時孫克恕字推之馬平擧人歷官貴州分巡思石道以禦安賊戰死有虎守其骸不去群苗嗟異殮而瘞之事聞優卹王循昌加興擧人（長編名王應昌）爲思恩府推官遷貴陽同知分理永寧衛事崇明父子據永寧循昌被難其子監生世駿疏言賊踞永寧臣父刺血草三揭繳印上官再拜自縊賊恨之焚其屍二孫居易居恒一孫女瑞英及婢僕朱氏王貴等十三人同日被戮卹典乞照以成例允之

倪天成曰按長編又云或言循昌陷于賊遂病死其家人以殉難報遂蒙贈卹然道遠莫能詳也然謂一人之死或可支飾若擧家十數人必不能盡一時之耳目也又何疑焉

徐朝綱雲南晉定擧人明天啓元年授安順府推官至卽署府事明年安邦彥反遣兵來攻朝綱督率兵民憑城固守土官溫如璋訓導周國光開門迎賊國光時守東門持賊幟麾士民降朝綱尚在城外督戰爲賊所執脅之降不屈賊索其印厲聲曰吾頭可斷朝廷印不可得也賊怒刀斧交下大罵而死其妻閻之登樓自縊長媳急擧火焚其舍挈十歲女躍入火中死其孫應魁年十六環甲持矛潰圍出城覓其祖遇賊被殺婢僕從死者十一人子天鳳甫中進士卽

歸奔喪服闋起官戶曹刺血上書言臣家一門臣死
忠妻死節婦死姑孫死祖婢僕死至此從來未有之
節烈乞加優䘏允之立祠建坊從死者皆附祀國光
降賊後被獲伏誅妻子爲奴又有廣順知州鄭林字
爾調瀧溪舉人安邦彥有異志林策其必反上書當
事陳狀州故無城督民樹柵內實以土爲守禦計無
何邦彥果反遣其黨畧地至廣順林激厲士民誓死
固守或言賊勢盛當保印走定番州避其鋒林曰吾
守土吏也義當與城爲存亡及賊入同土官金[illegible]
坐堂上不動並爲賊所害婢僕鄭瑩等從死者六人
吏目胡士統亦被執不屈死時天啓二年六月七日
也巡撫李櫺上于朝子舉人崑貞援例請䘏許之崑
貞後中進士歷御史尚寶卿

汪寄洲曰忠孝出于學校而國光獨闢門延賊豈
非庠序之羞與卒之才脊矜辭辱及妻子仍伏其
辜蓋人心之共憤亦天意之必誅也誰云附不義
者能保其終耶

管良相烏撒衛揮指也饒有謀畧爲儕伍所推李櫺
任責撫綏其才俾置麾下與籌軍事所發多中間者
崇明反策安邦彥必與同遂力佐櫺招兵積粟爲固
守計已而良相以祖母病乞假歸省泣語櫺曰烏撒
孤城寄邇水西且與安効良爲世仇水西有變禍必
首及良相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圖長策保此一方逾
月邦彥果反圍其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食盡外援
不至遂隨良相自縊死同官李應朔朱運泰蔣邦俊
皆遇害同時武臣死節者普定衛指揮王明重聞安
順陷仰天慟哭自縊威清衛指揮丘述堯平壩衛指
揮金紹勛皆以名兵拒賊爲賊掩襲父子俱死平壩
把總簡登率衆討賊兵敗罵賊死貴[illegible]圍[illegible][illegible]吏民[illegible]
逃或降獨訓導劉三畏危坐齋中被害原任守備劉
皋與賊格鬬衆寡不敵其子景武聞難赴救並死之
人稱龍里三劉

曾 宦曰桓桓干城士囊底借前籌有苗方跋扈
米雨矢綢繆孤壘支半壁敢爲一身謀揮戈[illegible]戰
苦障雲來不流悲風走砂磧黃血染寒[illegible]文有慕
義者廿與剛殤傳壯心挽落日霜氣凜高秋驅車
過龍里猶聽說三劉

冢宰張尚書傳

手定宮庭三大案持法明允而卒爲群小所譖搆者
則吏部尚書張問達也問達字撰允涇陽人萬曆十
一年進士歷知高平濰縣政聲起徵授刑科給事中
二十年有哱拜之變寧夏用兵請蠲全陝逋賦從之
歷工科左方營建兩宮中官利乾沒復興他役問達
力請停止不聽神宗久不視朝百務皆廢所好惟孳
孳言利縮利柄者皆屬奄寺搜括遍天下奄寺丞招
納亡命爲虎而翼縮利柄役且操縱嘗爲重爲吏民
之害問達痛言其弊謂宦豎一朝啣命輒敢彈劾群
守甚且斜及撫按重臣以清介絕俗之魏允貞而孫
朝敢肆誣詆若不加懲創長此安窮所携羽黨程守
訓陳保龍鑑殺命吏毀人墳墓室廬萬姓號冤稚巫
加推按廠民困稍甦典試山東疏陳道中所見饑饉
流離狀請悉罷天下礦稅皆不聽巡視廠庫値僉報
宮商擁厚貲者率賄近侍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
爭執又兩疏極陳程守訓罪並不報三十年進禮科
都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其變尤大

而星象又復告警是時朝廷之秕政頗多其最爲民
害者莫如礦稅爲甚問達之啓事屢登其不憚苦口
者莫如礦稅爲多卽日食星變諸疏中亦歷歷痛言
之而無如帝惟置之高閣既不允行又不批發藎臣
志雖忠愛終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三十六年由常
少陞僉都巡撫湖廣所部罹水患問達力請蠲賦郤
災咸報可將營三殿採木楚中計費二百四十萬有
奇問達多方拮据民力稍甦四十二年陞刑部右侍
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而張差梃擊之案起詞連
內官龐保劉成皆鄭貴妃心腹也而事實貴妃弟國
泰爲之司讞得情問達卽欲以聞帝心動名對慈
寧已命幷磔二監還宮意復變命先僇差而再訊二
監于文華門問達復爭之言奸人闖宮事關宗社臣
等安敢含糊結案今差已死二監易於抵飾文華門
尊嚴之地不敢刑訊何由得情差雖死所供之詞故
在司讞馬三道等亦皆有供在案孰得而滅之況慈
寧名對面諭並決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訊安肯輸
情既不輸情安從正法二監係內臣法行自近尤當

置之重辟柰何任其展辯而不與天下共棄之[illegible][illegible]
是時帝心知二監所爲實本鄭氏付之外庭情且[illegible]
露乃潛甃之於內以創重身死閫而馬三道等五人
命予輕比僅坐流配事遂止尋遷戶部尚書總督倉
場兼署刑部再進左都同受光宗顧命天啓元年冬
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內外二計又萬曆中廷
臣建言獲譴者分別已故現在咸加䘏錄銓政稱頌
其平孫愼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詆方從哲詔廷臣
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

疏言李可灼先見方從哲臣等初未之知及奉詔進
乾淸候於丹墀之下從哲始言其事俄宣臣等至宮
內跪御榻前先帝自言朕躬虛弱語及壽宮幷諭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
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
武諸臣所共見者弑逆二字豈臣子所敢言諸臣固
信從哲無是心卽愼行疏中亦已相諒但御史王安
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
病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

外之心宜擬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投以凉劑
罪亦當誅請幷下法司與可灼並案從哲則如其自
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
非臣等所敢議也又言臣等初入臨闕者阻不容入
臣等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駕至文華殿行朝謁嵩
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宮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當復
居乾淸九卿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乃始具揭奏
請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能毅然爲百僚倡耳使
非諸臣共持大義則乾淸何地倘得假竊魁柄[illegible][illegible]

詭歸帝謂從哲本末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
崔文昇已安置南京弗問然自問達之疏出而紅丸
之案定卽移宮之案亦定矣問達端方廉靜歷吏大
任皆號稱職從舉紅丸移宮二大案並經其手處之
不激不隨並協情理故時望翕歸之三案旣定連疏
乞休至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五年逆奄亂政御
史周其劾問達力引王之宷植黨害公遂削奪御史
牟其又誣問達贓私下吏按問命捐資十萬助軍興
頃之問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而問達家已

破冢礦初贈太保予一子官錦衣僉事御史咸以謫附忠賢罹名逆案

居案義曰爲大臣者處危疑之際必有定識有定力而後能鬙國家于磐石之安蓋有定識則遇事卽判而不爲是非利害所移有定力則雖歷風波震撼之中而確乎其不可拔焉若非涇陽公其孰能與於此哉

侍郎王公傳

梃擊一案得其情而秉讞不回者則刑部郎王之寀也之寀字心一朝邑人由進士授清苑知縣爲畿輔劇邑之冠以強幹得名陞刑部主事明神宗臨御久專寵鄭貴妃其子封福王者欲立爲皇太子而帝母李太后堅持立長之說太后性嚴重帝不敢違外廷諸臣又持之堅太子亦醇謹脩子職故終得無廢然貴妃與其弟鄭國泰厚結中外用事者謀危太子甚急至四十三年三月己酉而梃擊之變起皇太子居

慈慶宮侍衛單疎僅數龍鍾老內侍是日一兇徒手持棗木棍重約三十斤擊傷慈慶守門內侍直闖至殿上內侍韓本用等共死持之乃就執皇太子遣內侍向乾淸告變恐傷帝心僅曰皇爺可憐而中外籍籍已知事由貴妃與國泰視四十一年小校王曰乾所告一逆謀矣次日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取供上奏言薊州人名張差語無倫次視其貌實係黠猾按其迹若涉風癲於是祖鄭氏者競和之刑部山東司各官會訊亦如廷元言之寀適值提牢心疑其詐

餓差兩日置飯其前誘之乃得其情因侍郎張問達
以聞鄭氏及其黨咸自危神宗亦知謀出鄭氏特媛
於私愛不欲深竟其事留疏不下廷臣屢請悉不報
刑部會十三司再鞫供內官龐保劉成與其事逆情
益著是日會鞫者十八人惟陸夢龍馬德澧傅梅議
與之案同（詳陸夢龍傳中）餘皆力庇鄭氏者先是王曰乾告
變語已連劉成成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以故神
宗益知謀出鄭氏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親乞哀于
太子明其無他太子亦恐終傷父皇意力請毋株連此
五步之內矣而卒未嘗正其罪嗚呼此日之父子
夫婦誠何如哉

光祿卿徐公傳

明天啓六年冬光祿寺卿徐如珂爲逆奄魏忠賢所
殺如珂字季鳴吳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
浙江司郎中二十八年主事謝廷讚疏請建儲神宗
怒除廷讚名一司官謫貶三秩調極邊一官言事而
一司盡貶此從來所未有帝意在懵服京朝官杜後
來言者之口如珂遂得雲南藩司照磨十年不調稍
遷衢州府推官再歷南京禮部郎中天西洋人王豐
肅等以其國中天主教炫惑南都如珂力請驅逐齊
宗人冒濫歲祿如珂嚴加核實浮混頓清宗人請名
爲內守備需索賄側貨者老死不可得如珂憫之請
歸禮部衆咸稱便而爲嶺南道香山澳者嶺南道所
轄也諸番人詭言紀已番將入寇請木石築垣墉如珂
曰此非人嘗我也垣成將作逋逃藪大爲嶺南害卒
不許番人懷前事嗜曰此驅我王豐肅者不可犯也
自是有衆志逆羅貢使倪道天屏角二象牙四如珂
却之通事曰却之恐失遠人心如珂曰長吏納番人
重賄疏以柔遠爲詞蓋假此以文其貪耳果爾請任

其咎卒却之番人驚服謂二百年來所未有迄北歸
未嘗攜嶺外一物也遷川東道永寧宣撫奢崇明反
其黨樊龍圍重慶崇明自率衆圍成都如珂單舸入
夔門抵塗江策之曰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擣重
慶以解成都之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佛圖關
重慶之咽喉也先奪佛圖則咽喉塞面聲援不通足
以制賊之死命乃以二年正月誓師從間道直走關
下擊斬數百人軍聲大震是月成都圍亦解如珂謀
奪關益急女將秦良玉兵亦至守備金富廉率所部

先登呼聲沸江水遂克佛圖四月二十四日也崇明
發兵自江津來援鋒甚鋭如珂合七營將士逆之而
檄同知越其杰以所將馬湖邉義兵躡賊後夾擊賊
大敗投屍於江水盡赤賊勢益窘監軍僉事戴君恩
拊之將就撫復叛去如珂將諸軍急攻富廉箴賊將
張彤首樊龍死於亂軍遂解重慶圍俘諸渠獻之闕
下帝大喜爲告廟頒賞其冬謀擣賊巢而合江於陸
路最要巡撫朱燮元以委如珂乃分兵三道先規取
土城叅將羅乾象以爲非計如珂毅然曰藺州之有

土城猶重慶之有佛圖關也叅將自畏賊敢阻撓忍
計耶退一步者斬諸將悚然而以乏糧爲慮如珂禱
于神大丙灘水驟長運舟銜尾而進軍心益壯明年
四月他路監軍閔夢得等攻克永寧崇明及其子寅
走洪崖大囤復攻克之賊走舊藺州借水面兵來援
篁于將覃懋勛復敗之官寧乘勝直抵藺州城下五
月十三日克之焚僞宮闕發其先墓碎而颺之崇明
父子遠竄水西方議進攻而如珂巳陞太僕卿乃謝
事入都四年轉左通政如珂性方嚴疾惡如仇値逆

奄竊柄逐楊漣歸應山如珂餞之郭外吏奔告天子
御門當引奏如珂厲聲曰嚴譴國法也飲餞私情也
卽皇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成禮面別忠賢聞而
晰之明年遷光祿寺卿蘇人以周順昌故擊死緹騎
逆黨謀發兵討之如珂揚言于朝曰吳中財賦重地
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晨揭竿反矣又走告首輔
顧秉謙曰公居政府可坐視鄉邦糜爛耶秉謙不得
巳言於奄事得少解忠賢晰之益甚如珂修公廨拔
疏報而於奄無所須矣其黨激之曰光祿内署也彼

敢無一語及公耶忠賢積不能平六年九月廷推如珂南京工部右侍郎遂削其籍歸舟次靜海縣夜有盜入帳刺之幸不死蓋忠賢所使也抵家三月知忠賢恨不已聞遣校尉行逮一日治具召親故懽飲夜分客散卒蓋服毒云崇禎登極以原職起用已蓋棺歲餘矣尋錄破賊功賜祭塟進秩廕子御史劉聞詩訟其冤謂有功嚴疆聞逮自盡宜加優䘏章下所司議行

盧宸曰以舉朝士大夫之身命而盡懸于逆奄一人之手徐公之御藥猶之逆奄之手刃也矧觀忠賢所殺而斧鉞無所逃於千古矣

陳清襄公傳

明天啓時部院大臣合九卿而以公疏劾逆奄者在南京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也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歷南吏部郎同里鄧以讚裘貞吉亦官南京並砥厲廉節清絕一塵人號江右三清丁内艱歸家燬于火僦屋以居冬月床無幃妻猶御葛裳或有贈遺固却不受三十六年起湖廣大參分守武昌黃州地多劇盜條防禦十二事剿㨿盡迸舉治行卓異遷山左臬使進右藩轉福建爲左所至斥賊鏹奇羨以佐公費不私一錢四十六年陟副憲提督操江操江者防禦大江上下以杜奸宄竊發蓋東南之重鎭也額兵萬五千船四百有奇迨萬曆之季兵僅四千船六十猶多影冒江洋大盜橫行莫能堵遏道亨嚴加鋤剔以兵六千船一百八十爲額又搆營舍以居陸兵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罪不貸自是操江一軍改觀地方藉以安堵泰昌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漕渠額夫苦爲勢家佔役道亨行視河堤按籍嚴核夙獘俱杜天啓二年妖賊徐鴻儒

作亂謀先據濟寧道亨急集壯士爲守禦計而以間諜殺其渠魁賊知有備不敢犯乃攻鄆城潛之道亨策賊必掠漕舟亟請兵防護賊果潛夏鎮出彭家口掠四十舟去會沙溝營將姚文慶等兵至連敗之奪還漕舟賊乃棄夏鎮而遁運道獲通事平增俸一級再賜銀幣三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營軍素驕悍道亨先嚴將帥朘削之禁徐下令約束之衆皆服明年楊漣及諸諫臣羣擊魏忠賢反蒙譴責道亨已引疾杜門不與公事及見漣參疏忽擊案奮臂曰

國家安危誠在此矣吾備位大臣不言誰爲言者邱日出署合部院九卿具公疏以上指陳剴切乃道亨筆也疏言先帝皆命漣等輔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受顧命除奸報主以其間見之眞者入告正謹忠於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今觀忠賢罪狀假令十有一眞已足妨損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延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若念其勤勞衆魁柄而授之姑息養奸優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抑何視宦豎之太重視天下之太輕耶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家法者祖宗之家法太祖首定律令內臣止供洒掃違者罪無赦今忠賢壞亂若此而不問如祖法何疏入不報道亨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爲自參政至尙書不以家室自隨惟一蒼頭執爨而已其歿也稱貸而後發喪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淸襄子弘緒字士業由保舉爲晉州知州以文名

宋犖曰君子之仕也難進而易退豈故爲矯激以明高哉況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人之明訓也若淸襄公者庶幾不媿此言矣

附記大學士劉宇亮於十一年十月奉命督察勤王兵甫抵保定聞督師盧象昇戰歿大恐急趨晉州爲規避計知州陳弘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

血誓不得延入一兵宇亮傳令箭亟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弘緒傳語曰督師之來爲禦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弘緒不聚有司是責若欲入城不敢聞命宇亮疏劾之有旨逮治州民詣闕訟冤願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鐫級用帝自是疑宇亮不能任事徒擾民矣

戶部尚書汪公傳

西北能用水利而大興屯田不特可紓東南之民力併以壯天府之軍儲此汪尚書應蛟之第一經濟情乎謀國者之憚於慮始竟置而不用也應蛟字潛夫婺源人由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再陞南京禮部正郞四遷至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礦稅擾民上言陛下私利帑藏而不顧閭巷之傷殘少娛目前而不慮將來之隱禍及今勿圖馴至民窮變起天下事尚何可言因陳礦使黃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駐天津二十六年以僉都代萬世德爲巡撫屢上兵食事宜稅使王朝死請止代者忤旨切責朝鮮事竣移駐保定歲旱蝗饑民待賑者十八萬人應蛟請救甚力又再疏極陳畿民困敝請罷礦稅適奸人柳勝秋等妄言畿輔括稅可得十有三萬應蛟力叱其妄因言京西四郡非府東四集之地小民日中爲市其貨不過布穀米麥其人悉皆村農婦孺豈忍以斗尺之微橫加括斂奸人誑張爲幻宜加流放之誅不報又三疏力爭乃得減半當是時爭礦稅者章滿納言

梁閎高陽甚且獲嚴譴惟應蛟獨得減半之旨則是應蛟之積誠有以格帝而帝亦深信其無欺也三十年春旨停礦稅官民忭舞誠逆俄復中止應蛟又再疏切諫帝報以溫旨謂國用未充終無忤也先是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處田盡汙萊詢之土人咸云地斥鹵不可耕應蛟謂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則鹹氣消而所獲自饒乃市牛具治渠塘募人墾藝得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加歛于民餉事則民日告病恤民則軍苦不給惟有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得七千頃頃可得穀三百石以七千頃計之則二萬餘石矣附近營伍俱可兼資非特天津之餉足以取給也得旨允行已而請廣開其利言臣之境內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唐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

畫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計臣廢部者亦可得田數萬頃歲可得[illegible]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illegible]旱潦之虞即或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糴于北垂國家無窮之利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利帝亦報許迨其後卒不能行者則勛戚權要以採買署利者梗其議也召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丁艱服滿亦卒不召泰昌立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天啟元年改北部時東西用兵驟加正賦[illegible]應蛟方在道[illegible]

[illegible]

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催科勢不能緩然不愛養民力而椎髓其脂膏則民窮而變亂益起安可不預為之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三方布置之議起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之案應蛟請亟李可灼崔文昇於重典而斥方從哲為編氓時以為允應蛟亮直有守居官視國如家殺是議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魏忠賢已竊柄應蛟無所附麗亦無所頌美奄心嘶之帝保姆挾寵求墓地應蛟以為非制持不予益見忤奄黨迎其意欲捃摭應蛟無所得乃言其年老不堪任事應蛟即力請休致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陛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宦寺為戒久之卒于家應蛟學宗誠敬不希頓悟其出處一軌于義里居屏絕塵事縕袍蔬食不異寒素鄉邦稱為名德

趙吉士曰大臣報主不必言言事事有裨于國計民生而後其人乃堪不朽也但使一言一事足以副國計民生永久之計當時即未能舉其言行其事迨至千百年之後必有舉而行之者則其[illegible]

[illegible]

水利也田之說是也豈非仁人之言其利[illegible]

工部尚書程公傳

封疆大臣而能不以貢符獻瑞媚於天子斯臣道昭

而其人之臣品亦由斯而定程紹字公業德州人祖

瑤進士官至江西右藩紹登萬曆十七年會試榜授

汝寧推官執法不阿吏民畏之徵為戶科給事中巡

視京營副將佟養正等行賄求遷皆劾置於理戎政

蕭然朝鮮再用兵山東浙江方議防倭而採礦中使

四出重為民累紹力請撤還疏凡四上皆不報遷吏

科左二十七年大計京朝官御史許某夙以[illegible]

慮中計典先疏侵吏部侍郎之竟察者給事許某意

在脅銓衡以避大察重政權以媚輔臣故排擊正人

撓亂國是當特行罷斥以警官邪許某竟恥秩調極

邊去兵部主事趙世德坐考察被謫僉征楊應龍兵

部又以知兵舉將用為監軍紹力為駁正言兵者國

之大事雖才力宿儲者尚恐失機僨事世德既以考

察去而今反以知兵舉是行間為藏拙之地而孫吳

皆才力不及之人也遷郎梅某貪恣紹劾之卒自引

去饒州通判沈某已降王官貪緣稅使潘相得留紹

權言非法山西稅使張忠以夏縣令佟已奏謫之僻

地紹又爭之帝怒斥紹為民當是時帝亦深知礦稅

為地方累特以志在求利若不重懲言者無以杜廷

臣之口故於稅監則朝奏而夕即報可於請停開採

并參劾稅監者或置之高閣或緣此而反膺嚴譴也

紹家居二十年光宗立乃起太常少卿天啓四年巡

撫河南宗室椎洛陽為最盛而窟穴劫盜椎埋為奸

利者亦最多居儀封者尤甚紹乃列上其狀廢徙高

牆民獲安堵是年九月臨漳民耕地河濱得玉璽[illegible]

紐龜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紹

以獻紹以天子方在沖齡慮以符瑞生侈心而遂

奄政用事恐因此益肆矯誣乃疏聞于朝曰秦璽不

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既不當復埋地下又

不合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廷跡涉貢媚非臣謹

所宜且至尊之寶在德不在璽故先奏聞候命進止

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前史美之陛

下尊賢愛才固已朝多吉士野無留良但尚有一代

名賢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愼行

鍾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憂國奉公白首懸艾其他詞林臺諫一錮不起者並皇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汲致明廷臣竊羞之願陛下惟賢是寶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在野之老成亟圖登進彼區區秦璽之眞僞安足計哉時逆奄方斥逐耆舊見之不悅命賚表官進之迄不頒告天下則以絡先逆折其萌也中州故無武備自徐鴻儒倡亂以來有楊桓楊從儒者嘯聚千人私相部署僞稱懿德元年潛布潁州碭山永城之間事覺獲其魁餘黨解散絡因此[illegible]兵備中州乃有保障逆奄勢益張排斥正人絡遂引疾歸崇禎六年起工部右侍郎以年老四疏乞休未幾卒贈工部尚書

盧宜日自古奸逆之娄希竊命也必先侈言符瑞以愚天下之耳目而奸黨亦每先事以迎之是時嘉善計公元勛爲山東參政道所屬之地産六麟隨甕巡撫逆奄黨也欲誇其事將以上聞令計公具文申報公愀然日麟已死矣妖也非祥也卽日掛冠而歸嘉善人今猶稱之

孫文介公傳 附林文穆公鈍

梃擊一案持大義而昌言朝右者則太宗伯孫愼行也愼行字聞斯別號淇澳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廷試一甲第三授編修累官左庶子前後以冊封歸以請告歸歸卽鍵戶息交覃精理學不通一客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篆當是時明神宗靜攝久郊廟大享不躬親者二十餘年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已九齡尚未就外傅福藩愛福王不遣之國瑞王年已二十三歲尚未選婚愼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未經改正群臣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必取盈至四萬頃大抵所關多秩宗職掌愼行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緊儲德匪淺疏至七八上得請乃已又念代藩事正與東朝相類亟正之以杜小人窺伺楚宗擊殺巡撫爲首六人已論死餘幽禁者尚數十人槩與解網他若慈聖李太后號瑞王貴妃藏王諸王選婚諸典禮皆守正力爭而庚戌科場之弊卒按法持之輿論尤允又請祀李延平羅豫章于文廟兩廡千秋曠典一朝而舉福府

莊田自請減額以行諸所維持調護愼行力爲多而秉性方嚴凡權貴有所請託槩行屛絕以此益與邪黨忤乘其請告竟中以察典賴帝諒其無他得旨照舊調理天啓初名爲禮部尚書遂首論紅丸事劾首輔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奪從哲一官而戍李可灼邪黨益鄙之泰王某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侍遂得俞旨愼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謝病去無何廷推閣臣以愼行爲首盛以弘次之逆奄方用事卻不允而別命顧秉謙等四人朝論大駭首輔葉向高連疏上請竟不得命已而奄勢益熾楊忠烈漣劾其二十四大罪奄恨甚諸修門戶隙者大起詔獄忠烈旣拷死愼行以論紅丸坐戍得寧夏極邊合梃擊移宮成三大案矯旨纂三朝要典布告天下移宮以楊漣爲首梃擊以王之寀爲首而紅丸則以愼行爲首坐諸臣以罔上不道之罪禍且不測愼行方里居聞報即坦然就道鄰太守曾櫻留之公辭稍俟長途暑退愼行以旣奉君命應亟赴戍所乃遂至鎭江而天啓崩崇禎登極頒遺詔得解戍歸

里未幾以原官協理詹事府辭不就崇禎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廷議復首推特名愼行時已病疏辭不允扶曳應命甫至潞河而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介學者稱淇澳先生愼行賦性嗜學初喜頌佛書旣而日儒衣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乃一意宗儒年四十六始受易又以中庸愼獨與易相表裏作愼獨義百餘章嘗言知止可盡大學愼獨可盡中庸忠恕可盡論語性善可盡孟子卽變化氣質之說猶以爲出入荀孟閒未之許也愼行爲唐順之外孫沾濡有素故其學一軌於正如此又許鴻歷代史作事編以才節兼全者爲上其次節勝才或才勝節又其次則節不足而才堪世用者亦荊川之餘緒也與愼行同名者林釬同安人由進士高第初授編修再遷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奄祠于國學與先聖並列詔許之萬齡遂貫籍醵金請釬題其首釬憤舉筆塗抹卽夕掛冠徑歸奄大怒矯旨落職崇禎時爲禮部右侍郎名對稱旨命兼東閣大學士輔政五月而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粵建曰士君子出處當念念以君父為重進則體國而奉公退則憂時而戀主故必明乎君父之大義而後可以言學問言事功彼世有議公引許世子之事為過者是亦為臣子而未嘗讀春秋者矣

畿輔諸忠合傳 己巳

大兵於己巳十一月長驅入畿輔連下諸郡邑若文武諸臣之捐軀死事者其節固不可泯矣初入文安縣克漢兒庄副將葉應武戰歿於陣其妻趙氏盡節殉夫此死事之第一人也繼破遵化縣巡撫王元雅太原進士涖任甫數月推官何天球督理兵餉在遵新任知縣徐澤字兌若襄陽進士涖任甫七日與舊任知縣武起潛字用潛進賢進士初令武清一年有廉幹聲調繁遵化緣事解官咸與於難保定府推官李獻明字思皇壽光進士查盤在遵或謂之曰此邑非君所轄盡去諸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而避請守東門城破與守備徐彥芳皆不屈被殺此繼應武而死者也當遵化告急時總兵趙率教赴救中途戰歿另有傳此繼元雅而死於陣者也庚午正月破永平府先一日有伏文廟承塵上者晨出登城守將楊春時左右之為兵備副使鄭國昌所覺出不意手斬春兵民咸奮而勢孤援絕未幾城北樓火起遂陷國昌與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副總兵焦延慶

中軍程應奇守備趙國忠鄉紳中書廖汝欽諸生聶
洞原等皆死之應奇妻赴告道署應昌妻與之同死
援遼副將官維賢遊擊張奇化陣中流矢而殪另有傳
此皆死於永平府遵化縣者也再破遷安縣灤州開
之洶洶不能設守知州楊灘憤而自縊此灤州之繼
永平而殉者也北直提學御史霍鍈疏奏興州衛掌
印指揮陳以忠管操指揮李承爵千戶藺知龍何秉
忠百戶李應生員孫耀祖等十六人武舉陳義婦節
婦朱氏任氏等十七人死難請卹北直巡按御史董
劉霞鎮奏去年十一月初六日總兵朱國彥孤城死
守城破于後宅墻上大書二行一朱國彥死忠一張
氏死節夫婦同縊另有傳撫院中軍彭文炳母子兄弟
守節同殉請卹又巡按御史張學周請卹遵化陣亡
參將張覊安力戰殞身又覆松棚路參將王純臣大
凌衛千戶張雲鵬車左營千總程三捷陣亡慘狀俱
在與優卹
大兵至庚午五月自永平西北旋師樞輔孫承宗又
疏報楊武營中軍呂鳴雲守備趙養忠城上中衛死

車左營羅竣興其弟力戰死盧龍縣教諭趙允殖率
諸生守城死武舉唐之鏞與妻冠帶西向再拜死東
勝衛指揮張國翰同妻死鄉兵中軍房應祥城上守
禦死經歷薛敷寬奉差未回其妻宋氏并二子主僕
七人俱縊死永平守備張繼光禦敵死生員周祚新
等俱全家自縊深州生員郝冲同妻劉氏城陷投繯
遷安縣巡案鄧鑒妾石氏自縊鄉民有姓名可紀者
高應魁妻侯氏劉聲遠妻楊氏劉承教妻張氏王惠
民妻沙氏俱不受辱死祈確查優卹咸荷俞旨薊督
張鳳翼疏報深陽營遊擊王振達陣亡遵化守備劉
聯芳力竭城陷夫妻母子闔門死者二十三人請賜
贈廕以慰忠魂亦皆允之帝深念文武吏民為國捐
軀甚而闔家殉難尤堪憫惻故已巳之冬兵部兵科
請卹陣亡總兵滿桂孫祖壽趙率教及參游李植彭
守印等嚴旨謂桂等于去月死戰所司久稽報卹著
削職方郎余大成籍錮都給事張鵬雲秩一級特予
桂等祭塟立祠祀之遣禮部侍郎親祭滿桂於保定
府推官李獻明以其無地方之責而守城抗節特加

祭一壇贈光祿少卿廕子給勘合歸葬於永平府兵
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以其全家殉難忠節尤爲可
嘉千贈郎外行原籍建坊以旌忠烈贈揚■何天球
光祿少卿羅成功徐澤光祿丞各廕子賜祭葬又吏
科之疏抄淶守城殉難香河知縣任先裕良鄉知縣
蔿還醇（另有傳）予以祭葬贈以光祿丞差足慰其忠魂
矣然猶曰縣官有城社之責與民守死義無所逃若
典史史之謙驛丞楊其禮教諭安上達職官李廷表
皆散官冷局乃甘心同死是即破格加恩予以祭贈
諒朝廷必不惜今日之虛名以勵將來之忠義乃僅
贈以良鄉丞簿國子教職似予優卹之意尤未合也
疏上即命更議從優府尹劉宗周亦疏言上達死得
其正請特予宮坊禮部覆言安上達一門死節於教
職中尤爲希覯應給勘合以歸其喪又良鄉千百戶
蕭如龍等官階雖異死難則同均應准附祠祀生員
武舉烈婦一體旌表建坊列名宗周又請收瘞遠近
遺骸事竣疏言中有陽和游擊毛國華密山參將李
勝松守備梁材等尸骸即給櫬其家安葬并請各予
卹典俱即允行又原任副總兵周世祿合家殉難原
任南贛巡撫蕭毅中抗節捐軀永定路副將張邦鉉
血戰身殞皆准優卹又贈陣亡參將孫懷忠爲副總
兵予其子蔭陞副千戶惟遷安縣逆案郭聲逃入京
師於事平後自陳有鄧聯書錄呈兵部尚書梁廷棟
劾其昔詞非法下獄論死久之減等遣戍廣西皆藏
在崇禎長編中班班可考者一時殉節亦云盛矣

盧宜曰予覽長編載湖南苗破桂陽縣以俠
復閩旨謂教至賊破教去賊存何俠復之有惟以
轄去京師近而帝之耳目亦周凡死難諸臣皆具
而且確故報忠之典與即死之心雖賜代後猶得
想見之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續
四明公鞠虛　宜棻輯

文文肅公傳

明崇禎中閣臣負聲望者首推文文肅震孟而兩月綸扉遽被鐫責蓋值君子道消之候也震孟字文起吳縣人曾祖徵明祖彭皆以耆年長德爲東南魁舊震孟生而穎異年二十一舉於鄉十上春闈不售勵志讀書學日進名日益起至天啓壬戌以狀元及第臚傳之日朝野慶得人震孟正直剛明削除岸谷故學者咸尊而信之時魏忠賢漸竊朝柄外廷羣奸附之震孟乃上勤政講學疏畧言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雖勤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陛下之聰明何由開暢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學雖講而講學之實未見也侍臣進讀鋪叙文詞第如蒙師之誦說無所開悟則陛下啓沃何日周通精神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退入內庭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

巾涓常侍之流彼帝王法遣之規模豈若輩所能解
更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副憲馮從吾杜門矣首
揆葉宰相率請去矣此皆三朝所遺之老臣一旦以
講學故使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逐名賢唐宋末
季可爲前鑒至於尚書王紀削籍歸農人謂策蹇出
都快於馳驛破帽蒙頭華於蟒玉此豈清平之世所
宜有哉疏入忠賢大怒屏其疏不即奏俟宮中內宴
爲偶人戲畢因進曰前日新狀元以偶人戲萬歲罪
不可赦帝曰渠言云何對曰疏中所言傀儡即偶人

也帝曰何故比我對曰渠見聖躬短少上下金臺皆
奴才輩扶持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帝頷之
一日講筵竣事忠賢矯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
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忠賢意不可回爌顧諸講官
曰此大事諸君可共來一言於是侍郎鄭以偉盛以
弘同爲救解奄意少沮閣擬罰俸內批竟貶二秩調
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之尤力俱不納震孟不赴
調而歸六年冬坐顧同寅獄斥爲民崇禎改元將逆
奄雖誅其餘黨猶布津要力持幾局知帝意嚮用震

孟黨魁楊維垣誣以不脩力扼之見帝意不移兵部
尚書霍維華又借薦韓敬以隱肆詆誣謂震孟因建
言被廢家門不幸何足以累賢者人方爲韓敬惜豈
復爲震孟惭衆咸謂維華比擬不倫總欲尼之使不
再起也幸清議已明得名補侍讀尋進爲左中允充
日講官而冢宰亦係奄黨爲帝所寵任力詆東林思
翻逆案震孟特疏攻之言其窺伺之工機變之巧有
出尋常思慮之外者今爪牙已布羽翼已成深籌密
算無非積崔魏之游魂斷高楊之正脈其濟私遷應

曾有一念從君國起見否耶疏入不報尋進左諭德
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三年五月復疏言臣見羣小合
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而奸黨
圖之愈急夫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
報國之小人今有椽殺名賢之呂某且藉與援而思
雪又見冢宰王某爲六卿之長機深計巧投無不中
人皆知盧杞之奸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以年例大
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莫敢
訟言此豈國家之福帝令將殺名賢及年例考選指

賀震孟回奏呂某條殺名賢者乃故吏部周順昌撫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陳士奇潘有功是也且言呂某常語人曰冢宰不去此案必翻故冢宰倡邊才之說而呂某辯冤之疏卽繼之此非交關合謀之顯證耶不然則通政司乃喉舌重寄也非有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敢封進哉當是時大奄王永祚夙與冢宰厚陰爲之地謂士奇出姚希孟之門希孟震孟甥也故代出此疏帝疑之不究其事而於冢宰辯疏得旨頗優然呂某終不能起而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則震孟之力有以持之也震孟在講筵最爲嚴正常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開示帝卽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又一日見帝加足于膝上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以袖掩之徐爲引下一時稱爲眞講官以與權要忤因冊封益府便道旋里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六年始入都七年進少詹事八年三月流賊犯皇陵上疏陳致亂之源言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兵不補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有司惕功令之嚴不得不取鵠面鳩形之赤子而笞之棰之使愁苦之氣上薄于天冤痛之聲下徹于地而兵無紀律溢汙殺掠慘不可言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績故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增乎陛下宜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先收人心以遏盜源毋徒竭澤而漁則國事其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獨廢春秋帝謂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故春秋名家烏程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遂寢養隱而不擧次輔錢士升指及之烏程徉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名上進講果稱旨帝亟稱之六月將增置閣臣名廷臣試以票擬震孟以疾不與烏程亦得疾在告至七月而邀入閣之命固辭不許先是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奄亦以是報之震孟獨否是時曹化淳掌司禮故出王安名下雅有意東林以震孟外已令安從子官中書者轉致震孟鄉人盛稱化淳向往之意且曰若循例往來外廷有事當爲效命鄉人以語

震孟震孟不可日竭奄人之力不過使我不爲執政耳一時功業有盡千秋名節無窮卒不徃化淳以爲聰怵之震孟既入直烏程疾亦愈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喜語同官何吾騶曰溫公虛懷乃爾吾騶曰此人伏機甚深何可輕信震孟不以爲然越十餘日烏程窺其踈所擬不當輒令之改不從則徑自塗抹震孟大慍以諸疏擲烏程前烏程亦竟不顧無何吏部尚書謝陞劾都給事中許譽卿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缺語侵及震孟以紹芳乃震孟

懿親而譽卿則其同志也疏下烏程擬殊干法紀當貶謫帝發改遂擬削籍震孟爭之不得大與鬨鬭烏程因遽擬旨始末具以上聞謂震孟意在行媢或令回奏臣謂冢臣所糾吏復誰媢營求事冢臣聞見必真豈言不足信更待回奏今惟擬削籍上憑聖裁震孟見臣所擬怫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的事是明以朝廷之賞罰不足爲勸懲也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此悖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何心閒數日以來聚謀授草欲爲譽卿攻臣者實繁有徒但臣身可殺臣

心不可移也疏入震孟落職閑住方震孟之初拜命也卿有旨名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謂帝聽震孟言於是有新恭居功之譖帝意遂移其在綸扉止兩月函震孟剛介有古大臣風而爲同列所沮不竟其用天下惜之歸甫半載會其甥姚希孟卒哭之慟越十五日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始復故官十五年乃賜祭葬官其一子後謚文肅二子秉乘俱有學行爲時所稱而乘死於兵

趙吉士曰公以光明磊落之襟期而遇當日之君臣僚友吾知其多所齟齬也雖然此亦爲國運之衰計耳若夫集則行之憂則違之於公又何戚焉

督師袁公傳

明崇禎己巳六月督師袁崇煥奉賜劒誅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十一月京師戒嚴下崇煥于獄庚午八月亦死於西市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知邵武縣慷慨饒膽智好談兵恒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京御史侯恂薦其經濟遂擢兵部職方主事廣寧師潰議守山海關此職方專責也而司中忽不見袁主事詢其家人亦莫知所向一部諸司皆大駭已而還朝歷指關上情形并山川阨塞在廷益稱其才擢臬僉監關外軍務尋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奉符即於黑夜馳虎狼荊棘中四鼓叩城而入將士莫不壯其膽經畧王在晉深倚任之題爲寧前兵備議築重城於八里舖內閣孫承宗行邊駁之更議所守崇煥獨主寧遠當承宗意遂以入告令崇煥同滿桂在大興版築閱五月訖工桂固良將而崇煥勤於其職又善拊將士樂爲盡力商旅集而播遷歸遂爲關外重鎮遭父憂奪情視事進參政五年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倧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復罹播遷已得之封疆再遭淪沒榆關內外更堪幾次退守耶崇煥首肯其說力爭不可而第意不可回欲并撤寧前崇煥曰我寧前監司也官于此當死於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連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屯民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死亡載道號哭震野民怨而軍聲益以不振崇煥乞終制不允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六年正月　大兵渡遼河直抵寧遠崇煥集將士刺血爲書誓以死守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以飼士見者爲之隕淚盡撤城外居民入城清野以待城中亦不得私自往來閒諜盡絕又移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潰逃至者悉斬以徇人心始定　大兵臨城百道進攻不能克乃退當是時朝中聞警咸震慴本兵恇擾莫知所出集廷臣議戰守迄無成策經畧高第總兵楊麒假護關爲名擁兵不救中外皆以寧遠必不能守及捷書至

若出意外舉朝大喜得旨立擢崇煥僉都御史桂等亦進秩有差第與麒咸褫官去遼土多故以來文武將吏罔敢挺身任疆事者自有此捷而士氣漸奮中朝之議戰議守亦自此始敘功加兵部右侍郎世廕錦衣千戶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其冬巡歷錦州大小凌河將大興屯田漸復高第所棄舊土魏忠賢方用事兵部因以爲功列爵五等崇煥亦廕指揮僉事崇煥復言遼左之壞雖由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祗有憑堅城用大砲一策今山

海四城既新亦當修理松杏諸城從之崇煥銳意圖恢復乘　大兵渡鴨綠討朝鮮因遣使議和將以其間繕治錦州中左大凌三城使既往然後疏聞會朝鮮毛文龍俱告急咸言議和所致崇煥疏辯七年五月　大兵再圍錦州分攻寧遠旋亦引去時中外章奏無不頌忠賢功德崇煥疏亦及之而終不爲忠賢所喜因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難鼓崇煥引疾乞休七月遂允其去而以王之臣代之八月崇禎即位廷臣咸請召崇煥擢爲兵部添註右侍郎元

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副都督師薊遼兼督登萊軍務七月崇煥入朝召見平臺對以五年全遼可復帝退而少憩給事中許譽卿詰以五年之說曰聖心焦勞姑以是相慰爾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柰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因奏東事本不易竣臣爲五年之期必須兵馬錢糧事事湊手帝命召戶兵二部申飭如其言又奏臣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之肘亦能以意見亂臣之謀帝起立聳聽曰朕自有主持

閣臣劉鴻訓請收回王之臣滿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允之崇煥之始受事也即有誅毛文龍之意疏請遣部臣赴島上理餉文龍抗疏駁之崇煥滋不悅而誅文龍之意益決二年五月中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謁崇煥接以客禮復坦懷待之文龍安之不爲意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角射設帳山上文龍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煥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辯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其冠帶縶縛復數其有十二斬罪遂請尚方斬之帳前衆股栗

不敢仰視乃諭之曰所誅止文龍一人餘皆無罪不相及也命棺殮文龍次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日斬爾朝廷大法今日祭爾僚友私情爲之下淚乃四分其兵令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叅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轄之發十萬金分犒將士盡除文龍苛政釋所繫無罪商民始還鎮具疏上聞帝驟見此疏甚爲駭異念文龍已死且欲安崇煥心優旨褒答傳諭暴文龍罪崇煥又上言文龍一匹夫耳何遂不法至此則以茫茫海外固易於爲亂之地也倘再設一帥文龍之後豈無文龍此官宜停勿補即以陳繼盛攝之於計爲便又核敍舊餉一百二十餘萬兩帝嘉獎之咸報可十月　大兵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即督諸將入衛以十一月十日抵薊州帝聞其至甚喜溫諭褒勉發帑金犒其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趙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崇煥懼急引兵入衛京師營沙河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賜御饌貂裘時　大兵所入監口非崇煥所轄聞警即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而都人驟遭兵革怨謗紛起謂崇煥故縱長驅擁兵不戰朝士素惡崇煥者因其有通和之議誣其引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不能無惑又獲閒諜詭言崇煥潛約通欵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縛下詔獄方崇煥初受命督師時閣臣錢龍錫問進取之策對言當從東江始龍錫曰舍實地而就海道何也且毛文龍未必可恃對曰可則用之不可則殺之易易耳龍錫謂其漫言不爲意及崇煥誅文龍報疏中亦云與龍錫商過及崇煥將通和修好龍錫亦嘗貽書止之而

龍錫故東林也於是魏璫遺黨謀興大獄爲逆案報仇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崩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法司竟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崇煥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初議流杭州得旨罪督家屬阮氏等十九名不應流徙發地驛行浙江撫按改徙雲南廣西府維摩州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寃之

林時對日法傳錄載毛帥於天啓四年獻俘十二內幼童四幼女四婦一此豈臨陣所獲者則其冒功殺良也可知又長編載毛帥死後孫輔閣實其兵冊報一十五萬僅得四萬二千人則其虛伍侵

倫也可知設令不齒賜劍亦終成海上之漏卮於國事又何裨焉若袁督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則又自古爲然矣

大學士錢劉二公合傳 附劉閣學子孔和

明崇禎朝兩閣臣一則詳定逆案而使無所遺者華亭錢龍錫也一則剖判逆黨而使無可匿者長山劉鴻訓也龍錫字稚文由進士授庶常至天啟五年累官南吏部右侍郎時逆奄亂政內外機要官咸隸其門下衛龍錫不附已六年九月吏部會推邊才列其名削籍而歸崇禎嗣位以見在閣臣皆忠賢所用不足倚信詔廷臣推列十人名以上帝念所舉未必當訪古枚卜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探之首得龍錫又次得劉鴻訓咸入政府帝好刺民間事遣旗尉四出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恐違則難信帝納之海寇犯中左所總兵棄城而遁當誅帝欲并誅巡撫龍錫言巡撫非同城相去遠只應革職不當同罪纂脩實錄將循例遣監生分採事蹟於外省龍錫言實錄所採盡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適增繁擾宜行停止霑益土官欲兼攝烏撒上官地龍錫言存亡繼絕於理爲順宜令其子承襲議汰冗員將及教職龍錫言此輩皆數十年老明經使皓首不得一

官情甚可憫且祖宗之意一則師儒造士必須老成一則俾士子於科目外尚有此一官可冀將終身矻矻而不敢爲非此聖主約束天下人才俾消磨非分之志氣也帝俱納之帝之定逆案也雖命閣部大臣六人同事而議多出於龍錫龍錫亦不憚恩仇利害悉出帝所發御前紅本細加詳定搜剔無遺常曰此天下萬世是非所由判也吾敢稍有顛倒爲信史之罪人乎諸奸黨以此恨之尤刺骨及袁崇煥殺毛文龍其報疏內有云輔臣龍錫任復商榷臣得奉行無

失帝方顧崇煥厚聞其言不爲忤也至是年十二月京師戒嚴帝中讒下崇煥於獄黨人遂力攻龍錫疏至再三帝意不能無動龍錫引疾旨即允其歸然以兵事正旁午不假竟崇煥獄也三年八月黨人復上疏加詆且誣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數萬金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意益動勅刑官五日內具獄其實龍錫固未嘗受賄即崇煥亦未嘗行賄也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帝令廷臣大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啟其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於

專殺則殺之自是崇煥過舉至講款則倡自崇煥龍錫未嘗藉承故始則答以在汝商量繼則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要之軍國大事皆自爲商度竟不奏聞何所逃罪遂逮之下獄龍錫疏言崇煥自知斬帥專殺有罪故借無心問答爲分過之地講款則前後兩書未嘗輕許因悉封崇煥原書及所答書稿進驗帝不聽令俟部議黨人覆逆案者日爲翻案之舉苦於無隙可乘而龍錫爲東林領袖可藉此以轉移宸聽宜與以曾推閣臣不與怨龍錫抑已而烏程

方與東林爲難黨人乃謀指崇煥爲逆首龍錫等爲逆黨別立一逆案與前奄案爲偶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不從乃止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議獄務得其平龍錫無逆謀不應立決且心知黨人所搆陷遂令長繫右中允黃道周心甚不平乃上言曰罪輔錢龍錫所坐昏庸疏率爲罪督扳染耳閣臣遥度邊事輕爲附和此於兕薪城旦奚加乎且疆埸之事最爲難料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誰復敢任邊事者後邊臣有

事且擁閣臣片紙爲質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爲異
域也自古宰相無大於此伏斧鑕者止漢之劉屈氂
及世廟時夏言耳今巷議咸云殺罪輔爲毛文龍報
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殺
一閣臣爲毛文龍報仇固不可爲東江叛將劉興治
樹幟更不可且借一閣臣爲政府與日設後阱尤不
可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
有幾宰輔而挫折至此乎疏入忤旨責令回奏者再
四年正月三疏入道周貶秩調外而帝意終爲感動

其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請清獄乞宥龍
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部所司再讞讞入命遣戍
寧波之定海衛久居戍所至十二年兩遇恩赦皆不
原亂渡後復官旋里未幾卒年六十八其與龍錫並
命之劉鴻訓字默成父一相由進士爲吏科明神宗
時以直言爲政府所忌外轉副使鴻訓亦成進士授
編脩神光二帝相繼晏駕鴻訓頒詔朝鮮値遼陽陷
遼人洶洶鴻訓宣布威德從海道還沿途收載難民
舟重而敗急跳淺沙入小舟泛波濤中三日夜不得

泊亦不得食僅而獲濟抵家連丁內外艱天啓六年
冬卽家起少詹時魏忠賢勢大振欲羅致鴻訓於門
下遣兩要人來謁鴻訓識其意故待之落落其人不
悅去會內閣以鴻訓資深題陞忠賢矯旨責其久假
門戶斥爲民拜官甫旬日也明年崇禎卽位與錢龍
錫等並入閣參機務三辭不允以崇禎元年四月入
朝當是時帝雖銳意除奸而奸黨猶列朝端諸執政
皆常與共事且有由奄而進者凡遇參本票旨多模
稜無所別白公論大鬱鴻訓至始毅然主持凡諸君

子受禍之始末及奸黨媚奄以呈身朋謀以害正者
咸於帝前剖判其槩於是遺黨若某某輩進斥殆盡
又力請毀要典辭誣賊人情大快其餘孽猶思代爲
報復相與合謀攻鴻訓誣之者百端而帝已洞悉其
隱特遣鴻臚慰諭入直將攻鴻訓者或褫職或遣戍
雖有一二遺奸亦自知無所容皆不安其位去朝宁
淸而公論亦俱大白帝恒御便殿名羣臣詢時政鴻
訓應對獨敏嘗言民生困敝由吏治苟且請帝久任
責成咸當帝意諸閣臣中帝甚向之至九月而有勅

書之事舊例督京營者不蒞巡捕軍至是命惠安伯張慶臻督京營敕內有兼蒞巡捕字提督鄭其心論其侵職且謂必係賄改奉旨查覈中書舍人田佳璧下獄給事中李覺斯言稿具於兵部職方司是兵部當問也兵部送稿於輔臣輔臣審定而後令中書繕寫訖輔臣復審定而後進呈則輔臣亦不得辭其責也因令廷臣劾奏而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其事遂不可解御史田時震復言鴻訓受田仰金用爲四川巡撫給事中閻可陛又言鴻訓受賈毓祥賄用爲副都御史群言籍籍帝意遂不可回竟謫鴻訓戍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苗思順並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先是鴻訓居政府矢心任事遇事有所不可輒曰主上非竟是冲主帝聞而深銜之及是欲置之死賴大臣力救乃免七年五月竟卒於戍所南渡復官鴻訓有子孔和字節之邑庠生工文章尚氣節閒闖賊犯京師募兵勤王繼知失守南渡謁福藩又與馬阮不合還駐桃源忿總兵劉澤清有異志誓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於桃源

之東關及除命下授爲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

盧宜曰人或謂二公在政府亦非醇乎其醇者然一則詳定逆案一則剖判逆黨終帝之世雖有元首有見之如究不能鑽皮出羽則二公之功又曷可少哉

趙朱兩總兵合傳 附副總兵官官維賢遊擊桑化

明崇禎已巳　大兵南下平遼將軍趙率教入援至遵化歿於陣破三屯營總兵官朱國彥亦抗節而死率教陝西人歷官延綏參將屢著戰功巡撫劉敏寬器之令典中軍爲巡按御史畢懋康所劾罷遼事亟赴軍前立功受知於經畧袁應泰擢副總兵復典中軍事中軍者一軍之耳目也偏裨而下咸稟成焉而率教兩司其事名日起天啓二年王化貞棄廣寧關外諸城悉空率教請於經畧王在晉願收復前屯衛

城在晉不予兵自率三十八人往前屯去山海關七十里已爲蒙古所據遼總兵魯之甲以樞輔孫承宗令救難民六千至前屯率教倚其兵威驅蒙古於郊外卽編次難民爲兵募荊棘招流亡軍府漸立已而承宗復令裨將陳諫以川湖土兵來助兵頗勁由是前屯之守始固流亡來歸者五六萬人擇其壯者從戎餘悉給以牛種大興屯田身自督課至手胼足胝而士卒亦無不練前屯遂爲關外重鎭承宗出關閱視大喜贈以已所乘輿脩以語較事者時帝欲悉關外情形遣使日隨軍奏報故承宗語之蒙古大酋虎墩兎素欵塞就撫其部下抽扣兒者善爲盜卽蒙古亦苦之率教乘間連斬其尤黠者四餘皆讋服遼適關外人畜以寧承宗分關內外爲五部以馬世龍王世欽尤世祿分中左右而令率教與副將孫諫各領前後部部各萬五千人率教仍駐前屯加衛總兵覌事如故五年承宗去高第來代於孫承宗所置諸將多所更易而獨委信率教六年二月蒙古以寧遠被圍乘間入犯平川三山堡率教急勒兵破走之提聞

賫援總兵官代楊麒鎭山海關論功加左都督世廕本衛副千戶當是時滿桂守寧遠有盛名與率教深相得及寧遠被兵率教分麾下銳卒往援桂怨其稽緩兩人遂相失而桂又與督師袁崇煥不和帝乃召桂還令率教盡統關內外兵移鎭寧遠七年三月崇煥議築錦州大凌河中左所三城將以漸圖恢復令率教移鎭錦州護其役帝念其勞特加左都督五月大兵乘土功未畢大舉來攻率教與中官紀用副將朱梅固守相持二十四日圍乃解桂亦獲功於寧遠

因稱寧錦大捷逆奄緣此冒封其兩歲兒爲伯交臣自閣部以下進秩廕子賜金者至七十餘人而率教以不附逆奄故但加太子少傅廕錦衣世襲千戶而已率教既有解圍功於逆奄始終無所依阿羣奸乃詆其屯田啓釁議將罷之會天啓崩崇禎即位元年正月督師王之臣叙其功乃命留任八月移鎮永平兼轄薊鎮八路踰月掛平遼將軍印再移鎮關門明年十月　大兵由大安口南下率教急督兵赴援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抵三屯營欲入城稍休總兵朱

國彥登陴遙語率教曰京師望救亟矣赴援之兵如救頭燃若稍遲時刻致有失事咎將誰歸吾城不可入也率教遂策馬而西十一月四日進於遵化交綏率教奮勇力戰爲流矢所中歿于陣一軍皆殲帝聞痛悼賜卹從優立祠歲祀不絕率教爲將勇而廉樂與士卒同甘苦勤身奉公勞而不懈與滿桂並稱一時良將兩人死後無復有能繼之者國彥以崇禎二年四月爲薊鎮中協總兵官勵志捍禦誓以身報國十一月三屯被圍副將朱來同等挈家潛進國彥憤

其榜諸逃將姓名於通衢以所積俸銀五百餘金及衣服器具盡分給麾下士卒服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又有官維賢者爲鎮番參將屢獲首功調爲山海北路副總兵崇禎二年京師有警率師入衛三年正月戰于遵化城下惟賢與遊擊張奇化等奮勇陷陣惟賢中矢而殞奇化亦戰死惟賢膽畧絕人勇冠諸將人咸惜之其後俱邀卹典

盧　宜曰趙率教之客兵不容輕易入城朱鎮之意未可盡非也乃趙鎮卒殞其身不見有伯仁由我之恨迨後堅守三屯空城出走而卒夫婦同殉旣不負國又何負於趙哉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二

刑部尚書喬公副都御史易公合傳

明崇禎已巳刑部尚書喬允升以踈防越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讞擬從輕皆摟嚴譴兩人清執有品輿論多惜之者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由山西太谷知縣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風釆三十九年大計京朝官力持公論鏟鋤不檢無敢干以私者羣小乃騰播蜚語爲被察者稱寃允升具疏爲帝剖別黑白咸允察典迄竣事終不移歷陞府尹會朋黨論興朝臣各立門戶爭持朝政而齊楚浙三黨爲尤橫允升恥與其列移疾歸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允升議獄平允嘗言小民犯法者衆由教化不先請勅監司守令嚴保甲以詰奸申鄉約以勸善上官卽以奉行勤怠定有司殿最報可逆奄執柄以威福自雎首逐冢宰趙南星廷推代者衆以允升名上奄悉其剛介必不爲已用目允升爲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旣而給事中薛國觀復刻其主盟邪黨詔落職閒住崇禎初名復故官時訟獄繁興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

多所平反舉朝賴之二年冬京師戒嚴刑部主事高斗樞言於允升曰獄多巨盜宜請營兵防其軼出允升曰守城兵尚苦不敷何暇分兵守獄耶不聽無何囚劉仲金等一百七十人果破械而出欲踰城走幸城守嚴相繼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敖繼榮於獄欲置之重辟副都易應昌方署總憲事以允升等罪不至死無律可援帝益怒并下應昌於詔獄鏞同讞者僉都高弘圖理卿金世俊級令再讞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西徼言其年老可念帝亦以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戍邊世賞贖杖爲民榮繼竟論死允升端方廉直敭歷中外有聲至是遂獲重譴而去應昌字瑞芝臨川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顯寧知縣徵授御史出督漕儲奏陳時勢危迫天下兵食人心三者無一可恃請帝信任仁賢斵免新增遼餉一年疏上而神宗已升遐寢不行天啓卽位遣官代禮南郊講筵早徹皆切諫元年三月言近日中旨屢宜羣情猜惑陛下之魁柄未嘗旁落也況下竊竊焉懼其有旁落之漸閣臣之行徑未

嘗中通也。天下竊竊焉懼其有中通之漸。所永停中旨歸票擬于閣臣以監先朝之成憲杜後日之釁端報聞出視上江學政進大理少卿五年十一月南戸部員外胡芳桂以私憾誣爲東林邪黨逆奄遂削其籍崇禎郎位起僉都奏駁吏五事咸允行再進副都及允升等下獄事屬都察院而應昌適掌院事言律載司獄之處分榮繼當從杖徒而尚書侍郎不載倘念允升歷事四朝恩可推於老馬世賞夜傳三賊遡可贖於焦頭此則出自特恩耳帝駁擬至再意在從

重而應昌執奏如初帝大怒曰越獄一案關城守軍機允升奏對面欺應昌堅請無罪豈祖宗定律時必詳明敵在城外囚出獄中一歟耶遂除應昌名命下諸獄以閣臣成基命等力救乃改刑部應昌與榮繼俱論死四年四月以久旱求言免死遣戍邊衛金陵復故官遷工部右侍郎後數年卒於家崇禎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書十七人惟胡應台居職五年後再名不赴鄭三俊兩任尚書亦曾下獄後改吏部餘皆視其官如傳舍多則年餘少則數月輒以罣誤去內

有甄淑持法最苛一時諸曹郎無不深文者後其子鬻獄貽禍於淑下刑部諸囚先被煆煉者爭欲毆之提牢官力捍詬詈數日乃止其得保名位以去者亦不多覯云

趙吉士曰大敵臨城而重囚反獄帝之嚴加處分未可謂好用重典也帝曰豈祖宗定律時必詳明敵在城外囚出獄中一歟耶數語足以服兩臣之心矣

總憲曹公傳

讀有明紀事至左都御史曹于汴而見古大臣難進易退之風焉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丰裁峻整軍民肅服競潛鼓而發續大起徵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皆不堪詰戎之任又劾吳南巡撫鮮威重不足以彈壓苗蠻咸以爲允趙邦淸爲吏部郎被言官所汚蠛抗疏直之謫告歸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巡視內庫見所貯匱之力請遵舊章杜冗費罷收

巡青商人納偶豆者被中官抑勒多至破家甚而有自盡者于汴發言其獘而帝方靜攝俱不見省直房災謂今百官闕故上天示警宜急補續官脩廢政遼左有警廷議增兵于汴言國家三歲一遣科道閱邊必查核錢糧兵馬咸稱足額無虧且盛誇邊臣功伐蟒衣金幣之賜絡繹道途今竟銷歸何處宜重加按問追罪從前蒙蔽庶幾可懲將來若邊道超遷更當閱其實績毋徒循資養俸坐取建牙開府之榮旨是之三十七年進吏科都給事中奄人陳永壽掌內官

監與其兄邦彥表裏爲奸給事中胡嘉棟發之永壽反訐嘉棟以自解于汴抗章極論奄乃奪氣故事凡章疏入會極門竟送御前至是中官必先啓視乃進凡關機要與糾劾封章咸得先期竊探預爲之地于汴謂華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又明年典京察凡朋奸害政者黜落殆盡其黨群起力攻而于汴黜陟咸當卒不能奪以久次擢常少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俟命歲餘務疾竟歸光宗立名改大理少卿遷僉都命佐冢宰趙南星協主京察

力扶善類事竣進副都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正推馮從吾以于汴副之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出己上義不可越四辭不允復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辭不拜當是時魏忠賢已竊大柄群小爭趨附之緣此即報復恩讐萬曆中于汴佐察會出某某於外其後兩人咸入忠賢幕必欲害于汴屬御史某以東林領袖劾之忠賢亦不問其爲何如人但聞東林二字即予削奪于汴遂褫職崇禎元年名拜左都御史忠賢雖殛其黨猶散布朝列力護殘局明

年又當京察期京察總憲嵩貴也于汴先已三典內
外察雖黜陟維允而府怨亦多至是仍一意澄汰奄
黨刑落殆盡益爲小人所側目先是詔定逆案命取
宮中紅本凡關涉贊頌諂附者槩發大學士韓爌錢
龍錫李標刑部尚書喬允升同于汴以六等定罪于
汴與閣部皆平心參決不爲已甚奄黨百方求脫而
紅本有名者終不可解小人益恨之舊例凡御史起
官者必由都察院咨取有兩御史素爲清議所擯冡
宰力薦之于汴惡其人久而弗咨兩人竟以部趣

官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大賈之子素無賴
敢於許以市直先嘗劾閣學韓爌於是羣小復鼓之
再劾爌與于汴并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啓南府丞魏
光緒目爲西黨以五人皆山西籍也得旨嚴飭抱奇
遂爲仕途所擯而工部主事陸其復爲先年被察者
代劾于汴朋奸六罪帝素信于汴黜陸其而于汴郎
具疏堅請謝政去卒贈太子太保于汴雅崇正學操
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其去也咸惜不竟其用云

陳時臨曰明時重六科吏垣尤矜貴若儀星以居
不濊風雨者惟公一人讀史至此高山仰之矣

巡撫梅公傳

負戢亂之長才而政府不能大展其用此秦誓所以
思一个臣也梅之煥者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楨之
從子甫髫丱即具膽央以豪杰自許年十四爲諸生
偵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入教場御史怒命與
材官角射之煥九發皆中長揖馬上徑去御史不懌
詢知乃國楨從子爲名諸生又大驚嘗宗老聞而誡
之且勉以讀書之煥謝曰鎔經鑄史固書生分內事
也然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者又豈天上人耶宗老

閱其文果豪徤另見頭角益加奬異國楨毋顧之輒
曰此吾家昂昂千里駒也萬曆三十三年成進士爲
太常七年尋授吏科給事中明神宗之季皆廚尹用
事李浚坐東廠尤橫誣商人盜礦金收拷幾斃之煥
抗疏劾之尋上封事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横兵疲
言官拾國事而爭時局部曹舍職掌而建空言羣天
下盡爲虛文所束縛乃京營士馬入衛班軍戶曹錢
穀亦皆實去名存動稱舊例有作意振刷者不曰生
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謗與法未伸而怨集何怪豪

杰厌心庸人養拙付國家於不可爲也請嚴綜核必
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否以惜人才庶幾有
濟又奏故相張居正所以整飭初政督課名實者欲
上毅然力行之而無如神宗方好言靜攝疏屢上而
終不省也當是時朝中惟黨部角立互分左右袒日
尋搆鬪而付國事於不問之煥心甚非之兀然中立
始終無所附麗而性又嶽嶽剖判黑白不少假黨人
咸忌之四十三年出爲廣東副使分巡惠州所部多
滿獄之煥立行決遣積牘一清好摘發奸宄無所容
舍豪民沉烈女於水捕得就其地立撲殺之瘞烈女
於蕭烈女墓傍刻碑志焉海寇袁進掠潮州非之煥
所部也自請往勦練火器簡甲械身坐樓船截其出
没之衝進窘乘夜遁降於閩撫他若劇盜李魁奇鄭
芝龍劉香老皆不敢犯其界內移視山東學政行部
至登州值遼事亟進師舟師往援取道過登人謂之
煥笑曰海上之役不得望見顏色今何緣到此進悚
然謝曰畏公之威是以逡遁耳之煥文吏乃爲劇盜
所畏服如此天啓元年名爲通政而轉太常卿擢僉

都巡撫南贛以勞艱歸先是之煥鄉舉時與楊漣爲
同年生臭味甚投及漣以糾奄被拷死之煥每語及
輒涕泗横襟奄黨深忌之煥鏃鍔稜稜日後必爲漣
圖報復給事中陳某遂劾之煥嘗與漣過麻城之
熊與盤桓流涕有詔削奪其實漣被逮時未嘗過麻
城也之煥聞之欣然曰大洪檻車北上不得一與握
別成千古恨事今以此罪我實獲我心矣無何御史
梁某又誣以贓私詔撫按逮問徵贓餉邊是時緹騎
四出諸君子被鋃鐺北上者踵錯於道之煥自分必
不免每頓足大呼曰主少國危男兒當瀝血書奏撼
承天門慟哭達之九重因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肯自
沉圂厠中耶馳至信陽得邸報但命有司即訊乃歸
崇禎改元以故官巡撫甘肅套賊合他部入犯之煥
偵知之爲覆以待而遺羸卒牧牛羊於邊垣內以誘
之寇果爭入總兵官楊嘉謨以精卒當其前寇驚欲
遁而覆發之煥率所部夾擊大破之斬七百餘級生
得酋長數人降六百餘人三年春復大入侯而病痢
桃耕大黃山下諸將請掩捕之可獲首功以千計之

煥不可遣譯諭令無恐踰月病愈望邊墻揮額涕泣而去閣訟起之煥貽書中朝多所別白遂爲提足者所斷其冬都城戒嚴有詔入衛之煥偕嘉謨簡精卒三千即日啓行而西部乘虛入犯之煥遣兵伏賀蘭山後邀其歸路腹背掩擊斬級八百四十有奇遂引軍而東悍卒憚於遠役鼓衆而譁之煥斬其首惡亂乃定三年五月始抵京師而解嚴已久兵部議甘肅於九邊最遠又西部入犯新奏戰功令帶罪俟秋防後再議奏上得嚴旨之煥落職候勘嘉謨戴罪立功

蓋政府修前閣訟之隙也之煥工騎射善用兵雅以將才自負感邊圉多故思欲有所樹立以上報當宁既廢無可表見乃縱情詩酒自娛遠近客子慕其名者踵跡而至鄉曲有寃抑事雖小大豎子咸爲平其曲直慰遣之縣阻山多盜之煥親率蒼頭搜牢至盡十年春流賊犯麻城之煥用軍法部勒其邑中子弟授兵登陴賊知有備引去十三年叙甘肅前後功始復官廕子然終不名明年卒

范廷紾曰麻城之梅氏科名閥貴乃侍郎與撫軍又皆以武功顯憲何其盛也若撫軍者姑則置之

撫邊總乃棄之林下願使膺餒之熊文燦總理七省而欲奏殊勳于揖羆其可得焉否耶

何文端公傳

明崇禎朝閣臣中之難進易退者蓋有何文端如寵云。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豢由恩貢生爲棲霞知縣有惠政如寵與兄如申同舉萬曆二十二年鄉試又三年如寵成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庶子故事詞臣官五品歷三載無不遷者如寵與左庶子趙師聖皆歷考滿人服其恬靜云尋遭如申喪乞歸家省親踰年起國子祭酒不赴天啓初即家拜禮部右侍郎以母年九十復辭不赴四年母服終名起故官協理

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本部左侍郎魏廣微惡其方正尼之廣微甫與逆奄深相結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逆奄爲光斗所參聞廣微言惡之六年正月廷推本部左侍郎逆奄矯旨奪其職閒住如寵拂衣竟歸舟次德州忽有人從旁舟來密告如寵家人曰我緹衣緝事人也魏公命我來跡公舉動今見公杜門謝交遊却書幣蕭然讀書如寒士我何敢厚誣正人君子行將歸報魏公矣如寵抵家屛處西疇口不談時事人罕覩其面朝野益重之崇禎元年召拜吏部右侍郎未上旋陞禮部尚書時天潢繁衍凡婚嫁命名者例必請於朝而事隸宗伯吏胥得賄乃與允行其貧乏無資者部輒留滯自萬曆末年以來積疏甚多有白首不能完家室更有身死尚未命名者如寵洞悉其弊督所司悉爲題請奸蠹無可上下其手貧宗完婚嫁者六百餘人請命名者朝奏而夕報領聲滿長安道二年冬京師戒嚴都人之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爲朝廷守禦計如寵力言不可恐開內釁帝召問之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者與如寵言合帝喜語如寵曰老成之見與衆自不同也十二

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袁崇煥下獄帝將行門誅之典如寵力解得免籍其家得尺牘一篋如寵請付閣中已而問及從容對曰焚之矣如寵固未嘗與崇煥通問也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副宜典爲會試總裁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辭疏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特觀資治通鑑以察古今理亂忠佞之端語甚切至皆以優旨報之六年宜興罷帝心眷如寵名爲首輔輿望甚

洽如寵以烏程方得君恐不能行其志疏辭不允遣
行人敦趣已就道矣度其終不相容再以疾辭疏六
上乃許之然帝終不知爲烏程而辭也未幾刑科黃
絡杰因亢旱發其隱言自周延儒去位天牖聖衷名
簡輔何如寵爲首揆中外臣民懽忭以轉否爲泰拭
目可期乃如寵徘徊道路而終不至者蓋君子小人
不能並立有所疑畏而不前也若龍體仁而甘霖不
降請即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怒絡杰降級調外烏
程遂爲首輔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而遇大事則
一裁以義確乎不拔焉世以是稱之十四年三月卒
卹典咸備後贈大保謚文端如申以戶部郎督餉遼
東力持淸操不私一錢從軍士請復留二載兵民戴
之終浙江右布政使

馮[illegible]曰易云知幾其神書云知人則哲維帝其難之蓋幾[illegible]無形而人之情僞不一能辯之於早斯爲難耳[illegible]公之再出也既已莅司審顧而終以疾辭科臣[illegible]發之而帝終不悟柰之何哉

御史李公傳

明崇禎初即位懲逆奄亂政盡撤監視內臣甫四年
仍復其故舉朝起而爭之李御史曰輔言尤切直其
得譴尤重曰輔字元卿南昌人舉萬曆丙午鄉試授
成都府推官土司奢崇明反據重慶都御史朱燮元
以曰輔才堪辦賊深倚任之乃身率銳卒取佛圖關
擒首逆散餘黨解釋無辜曰輔與有功焉崇禎時擢
御史四年九十月間連遣大璫分出行邊曰輔疏言
邇者一日而遣內臣者四人又一日而遣內臣者五
人或提督京營戎政或監視各鎮兵馬錢糧邊墻撫
賞又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各皆鑄關防給勘合
廷臣交章論列以待如環之命不謂登島陝西又有
兩璫之遣陝西查茶馬苑馬登島核兵船糧餉海禁
因是而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啓水火之隙開依
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資委卸之口近奉明旨謂出自
睿裁毋庸疑揣不知此乃內臣用陛下非陛下用內
臣也所謂乘其高明也臣思漢之季也宿衛即兵官
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軍內侍主之勢重難返大

爲國禍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在本朝亦有王振竊
弄神器以致巳巳之變大駕蒙塵是猶往事也若魏
逆之禍發在旦夕若非皇上神武安有今日猶且需
時日而用機權然後執大憝而殲之蓋除克若斯之
難也何也近習之人處地偪而結根深也地偪者寄
移根深者不拔而又委之以事權假之以威福後欲
收之斷不易矣且陛下即位之初不常盡撤內臣哉
背何以撤今何以遺豈以內臣果賢於外臣乎現今
長山之敗王應朝覡將入關託病卸事賢者固如是

乎今在朝羣臣皆知不可六部等衙門六科宋鳴梧
等太常卿彭汝楠等皆具公疏言之矣其各具專疏
者南戶部則侍郎呂維祺也六科則熊開元等十人
一人一疏也御史則姜思睿等七人亦一人一疏也
部曹則杜麟徵馮元飈金鉉亦一人一疏也可爲章
滿納言矣而惟有二三閣臣一言不及皇上必謂寄
匆之臣且無言矣諸臣何知此分遣之使所由頻也
夫挨地一言勝諸臣百喙願閣臣發朔期之日作桑
榆之收若再不言閣臣又何以自解哉疏上帝怒特

鐫三級調外日輔卽日偏舟去官解帶贈座師之子
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未幾兵科魏呈潤參爭廵按
胡良機不當發原內臣王坤究明奏奪應聽彈駁於
部院之手不使卽身息於中貴之門得旨惡其黨庇
亦降三級調外與日輔同一處分於是戶部與南顯
疏言言官無他職言卽其職也譬如人身有喉舌宜
暢不宜壅也使出納之間多所結轄則一身血脈必
有壅滯之患況內臣之遺皇上亦以爲權宜使二臣
從此被鐫責書之史册謂崇禎某年某月以諫遺內

臣譴言官某某等不幾爲盛德之累乎不報工科馬
思理疏言內臣典兵非制朝廷漸微當防近見監視
馬雲程有議設緫營之疏關寧旣比例撫鎭各鎭又
比例關寧提兵增餉長此安窮同官魏呈潤御史李
日輔一鳴轍斥舉朝救之無一得沾賜環之典兵權
舉剌悉歸內臣固非防微杜漸之義亦非久安長治
之策也御史姜思睿疏言臣觀兩臣章奏大抵皆治
亂得失之原忠臣憂思悚兢之意也皇上無事不法
祖宗而獨於內臣干政一事偏靳轉環乎士大夫忠

勇之氣逆奄時磨耗已盡至今言及中官輙恐禍且不測昔肅皇帝時伏闕爭大禮者數百人雖雷霆之下不爲少卹而今則逡巡退縮此非其心不忠也氣奪於有所鑒也然則皇上之得有二臣不可謂非言路之幸矣刑科吳執御疏言二臣口雖鹵莽心實無他爲門皇上之抑內臣關係甚小二臣言及內臣而被抑關繫甚大臣實不爲二臣惜而深爲國事惜也乞勅二臣照舊供職爲壬申春王第一盛事御史蕭奕輔亦以二臣直言被降疏請寬宥俱不報自是各

邊皆新創公署稱監視軍門督撫鎮將皆所稟成迨至八年八月帝亦深悉其弊方諭撤回而時事已不可爲矣曰輔既被降謫不復候補竟歸隱西山與二三苦行頭陀共晨夕自持一瓢取飲食訖即危坐峰頭如是者十餘載曰輔雖隱禪寺而所誦皆濂洛之書居恒語友人劉同升曰吾於毋自欺之旨終身行之不敢稍有間斷也沒後同升即以其語銘諸墓石

屠孝義曰欺慊之介即舜與蹠之分也公能行之終身此得曾子愼獨之心印者朔宁山林可潛可躍矣

蒲城御史王公傳

闖賊入秦破蒲城原任山東巡按監軍御史王道純死之道純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崇禎三年選御史首陳破資格之疏言國家設科取士與收賢用原非限以甲乙也自資格拘而甲科重舉貢之豪杰無聞矣夫甲科之賢者固多間有不肖輙自負曰我甲科也前途遠大取清華如拾芥即退步亦不失郎署也自許如是而人竟如是許之乙榜之不肖者姑論即有賢者亦自限曰我乙榜也前途幾何視監司若登

天即郡守猶絕頂安敢作淸華之夢自待如是而人亦竟如是待之此吏治所以日下也臣以爲莫如公銓除吏部設籤本以示公乃甲科則任其揀擇不願者俟之次月名曰扣選舉貢則俯首惟命自今宜除此弊令吏部以缺若干配人若干先呈御覽而臨期循次掣之如仍前擬扣即許科道題參則選法稱平矣次莫如公舉劾近來撫按之薦剡首甲科次乙榜而貢途則寥寥矣至彈章所及先貢途次乙榜而甲科亦甚寥寥自今宜以才品爲主果賢則舉貢亦登

不肯即甲科亦黜則人人爭勵矣又次莫如公考選統計天下守令甲科當其三舉貢當其七及乎考選則甲科居其九乙榜居其一且有道而無科有循而無比自今凡賢能推知無分甲乙悉得行取考授科道則賢才日廣矣帝以有裨吏治命所司即行然是時甲科勢重竟不能返也流寇躪關中道純以草賊無幾大抵皆饑民聚請急行賑濟毋使支蔓四年三月劾冢宰有當去者三不可留者四不聽尋巡按山東值李九成孔有德以援遼故叛於吳橋陷陵縣

下道純時在平原移書巡撫余大成令發兵討捕大成不信再促之遂以疾告登萊巡撫孫元化遣使招撫道純以為非計亟具疏以聞請勅二撫速行勦定明年正月賊陷登州元化被繫大成猶主招撫具疏上聞道純憤抗疏力爭御史金蘭亦言叛兵萬無可撫之理帝即命道純監軍而以徐從治代大成謝璉代元化時元化先被賊執賊用李九成計送元化等浮海至天津帝命緹騎逮元化并大成俱下詔獄登賊圍萊甚急徉言我等日欲求撫無如萊城內兵日

出砍殺不得已以兵自衛贊畫主事張國臣信之特致書城中兩撫勿出兵以成撫局而保帥劉國柱津帥王洪及山東諸郡援兵去萊一百五十里皆逡巡不進萊城告急諸軍若不聞川兵參將彭有謨至引兵從海路突圍入城協力守禦人心始固道純復選津保精兵六百命參將李景遊擊張汝行率之入守城中士氣益壯兩撫既被圍於內在外惟道純調遣策應賊又偽向道純乞撫道純焚其書執其使斬之馳疏言賊日以撫愚我一撫而六城陷再撫而登

州亡三撫而黃縣失今四撫而萊州被圍乞速發大軍拯此危土時首輔周延儒中樞熊明遇皆主撫議道純反被責讓及國臣入城招諭賊佯許之而攻圍如故部議乃以兵部侍郎劉宇烈為總督進兵沙河道純仍監其軍而宇烈中情實怯頓兵八日不進日遣使議撫道純屢諫不從賊見宇烈之易侮也仍用故智求撫以懸官軍而潛兵盡焚糧餉八百車無一存者宇烈聞之膽落遽棄軍而奔猶以撫請于朝帝姑意許之道純復請兵速討不納無何巡撫謝璉出

撫被執撫事大壞帝震怒以宇烈違旨撫逆輕損國威緹騎解京究問并名道純還都明遇亦罷去宇烈既下吏引道純與分過道純具疏駁之命所司併案道純又劾明遇國臣交通誤國十罪於是御史王象雲言忠在殺賊之王道純指撫賊者爲非而心主撫賊之張國臣亦以勦賊者爲非此是非之不明有以悞之也兵科馮可賓亦言山東曹按臣王道純籌畫討逆力主勦議見之章疏者歷歷可紀今以主撫下所司看議道純佐賊如此而尚獲罪矣恐死任事之心乞皇上按道純之疏原道純之心不聽竟坐監軍溺職斥爲民十五年廷臣交薦部議將起用未果及李自成攻蒲城道純與縣令竭力固守城陷道純抗節而死

蔣宜曰叛兵殺官吏據城邑惡且盈貫而仍欲撫之是教兵以叛也教兵以叛誰不以叛應之故是思陵之世叛者屢屢見告雖誅斬相繼而終於不靖蓋其所由來者漸矣

太僕卿李公傳

科道以糾劾大臣被譴責而連及舉主之選司於明懷宗朝見諸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云世祺字蒔生青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垣四年正月疏言今日疆圉未靖解甲無期養兵取民勢難偏廢然養數十萬虛冒之兵曷若養數萬眞實之兵使兵力精而民力卽可漸省然其事不可徒責之將領也提挈在督撫指授在監司分任在郡佐別營而較計日而閱逐人逐騎親爲比試務期訓練有方振作有法則養數萬人可當數十萬人之用計無便於此者又陳大計之當定者二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積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五月以帝禱雨未應疏言客歲畿輔被兵靑燐徧野今瘡痍未起愁嘆未息感召天災咸以此故但天心難料人事當脩散人間之欝結卽可迎造化之休和因列恤畿甸議催科豫儲偹三事帝並嘉納之又言登兵之變屢破名城秦賊之橫至殺道臣縣令臣爲登計不難于定其變而難於得其力爲秦計不難於

勦其命而難於安其生何也登兵非登人即遼人之
餘孳生長海外不知國法其壯悍可用其性情亦難
馴今用海既無實着則登撫可裁以一道臣統之且
時其訓練束其身心則登兵遼兵咸可得其力以爲
我用若夫秦地饑荒已極不爲餓莩即爲盜賊故有
可盡誅之奸宄而無可盡誅之饑寒死此中不獨民
饑而兵亦饑不獨兵饑而賊亦饑使本處抄略已盡
勢必蚕食鄰省凡山西河南與秦爲脣齒者皆當合
助其勦非爲秦也即所以自爲也又令邊臣所獲賊

者惟士馬兵甲火器而於遣偵探防要害練現卒則
寂然不講有何實着可恃以無恐其窮弁貪婪扣尅
固爲可恨而致此亦有其因今皇上於諸將不必驟
貴之而在陰富之莫若遇有功將弁緩其陞廕而惟
優以賞賚彼財用既饒則尅剝自少且名位未極則
爭奮求前亦且易於控馭亦鼓舞之一法也章下所
司初帝新即位懲逆奄之禍盡撤監視內臣中外欣
欣望治至是復疑外臣欺蔽於九月內既遣五內臣
分布京邊十月中又遣五內臣於山海薊門諸鎮十

二月再遣兩內臣於陝西登萊監視兵馬糧餉邊墻
撫賞復遣惠進皐守備承天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
紛紛奏討官軍馬匹勘合等項皆蒙俞旨又命鑄督
理監視太監諸關防中外大小臣工相顧失色世祺
疏言祖宗立法掌錢穀者不轄兵馬掌兵馬者不司
錢穀分其事權所以防其專擅也今內臣久奉天顏
出司兵食內庭之意旨既得入而陰伺之外庭之事
權又得出而顯操之勢將何所不至即如魏忠賢盜
弄神器諸方兵馬錢穀之地盡置私人將圖不軌非

聖天子践極害何可言奈何躬自剪之纔三四年又
復蹈之而輕以機權委之此輩也當是時諫遣內臣
者或具合疏或具專疏毋慮數十上帝槩置不納且
任諸奄之播弄皆信之不疑始而叅副總兵陳之彥
旣而叅巡按御史胡良機再上而叅及首輔周延儒
肆口猖狂毫無忌憚而王坤之監視宣大也自言清
出遼年侵欺金錢幾至百萬其追完何日現存何處
帝竟付之不問而坤之所云清出者亦僅託諸紙上
空言而已帝焦勞求治而日親細務任察爲明廷臣

建言者多被譴謫世祺上疏曰江海爲百谷王以其能善下也今諸臣言或未當輒蒙詰責甚而貶黜隨之故言者惟恐忤旨而以依阿爲得策夫言而當固宜獎許即不當亦宜優容使群臣舉欣欣以進言爲樂而言無不聞則政亦無不舉矣從來君職要臣職詳天子一日萬幾神太運則疲精太用則竭惟淸明無欲以觀萬化之源而課其功于百執事不曠其職亦不侵其權而太平之理自致奚必效後世察察之治哉帝不能用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上言今

宇內多故災變頻仍臣未知陰陽請言人事輔理者調燮無聞而精神專爲結知固寵之用統均者衙才鮮術而中外無一緩急可用之人中樞失策大類掩耳而盜鈴主計持籌未免醫瘡而剜肉州縣逃於功令徹策不前六曹窘於簿書救過不贍珥筆執簡之臣接跡囹圄鵷序鷺行之士抗言高蹈黃衣之使[illegible]頻頒卿貳之堂貂蟬之座且班踣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釁開至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朞月初雖聞有發摘究竟同屬模稜邊關壁壘旌旗何處曾聞精核夫地水屬陰宜靜而動宜順而逆皆陰干乎陽之象也天心示警深切著明伏願撤回各使庶天變可回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六年夏蘇州太水世祺言時詘不能盡蠲請每歲帶徵十分之二不從七年正月疏劾首輔謂其得君專行政久矣而封疆日益殘破賊盜日益充斥民生日益困瘁乃獨留之貽玷黃扉何爲乎皇上見其出口傷人似若不顧情面不知窺其戶若無往來問其心實多溪壑所當亟請罷斥者也又及次輔謂其危不持顚不扶焉用彼相再及

中樞謂其一味模稜全無成算驕兵懦帥利賊之子女玉帛而不能問太行黃河任賊之往來出沒而不能守今日報大捷明日報失事聽各將之欺罔而不能詰豈封疆重任皆地方之責而於樞部絕不相關耶疏入帝大怒貶福泉簡校并追罪文選郎中吳鳴虞考選非人亦貶三秩御史龔廷獻疏救不聽久之起世祺行人副屢遷太僕卿後隱於家而卒

虛　寅曰科道言事一不當而輒逮及于舉主是明明欲鉗天下之口使之胥化爲寒蟬仗馬也袞職何由而克補民隱何由而上聞國欲治其可得乎

總兵黃公傳 附遊擊李惟鸞等

大兵定登海諸島總兵官黃龍力屈死之龍遼東人以小校從軍立功歷陞至副總兵又如都督僉事崇禎三年十一月登撫孫元化以劉興治亂東江請龍爲總兵與元化恢復四衛從之先是毛文龍死袁崇煥分其兵爲四協令副將陳繼盛參將劉興治毛承祿徐敷奏主之後定爲兩協仍用繼盛興治二人興治兇狡好亂與繼盛不相能其弟參將興祚已陣亡繼盛誤聽諜者言謂興祚未死興治益憤三年五月僞爲興祚設齋請諸將來弔伏兵出執繼盛并理餉經歷等十一人繼盛愕不知所謂興治即以徇于軍謂此曹同謀害已不得已誅之而僞爲島中商民盛稱興祚報國之忠興治行權之妙請優䘏興祚即令興治領東江奏至朝中大駭以其在海外不能詰也興治遂與諸弟放舟至長山島縱兵殺掠樞輔孫承宗以聞兵部議令副將周文郁往撫會永平四城皆復興治聞之稍戢始自長山返東江而龍乃涖皮島受事興治猶桀驁自如四年三月復作亂杖其弟興基

三十殺參將沈世魁一家明日世魁謀復仇率其黨數人潛入興治署更深殺之而取其首亂乃定四年四月獲通洋船三隻搜出蟒緞湖絲違禁諸物龍詰之則登州委官王舜臣李梅所爲也龍禁之獄其黨假以索餉爲名閧龍署刼取所獲禁物與千總王應元謀作亂將士不從縛應元出獻龍戮之而餘黨孔有德等懼誅俱反五年正月陷登州遣使招島中諸將旅順副將陳應時廣鹿島副將毛文龍義子毛承祿攘臂同起龍分行安輯人心稍定乃躬巡六島慰藉商民有高成友者據旅順爲賊阻遏關寧天津援兵龍遣將擊敗之成友遁去聲援始通其冬賊久困登州謀泛海逃去龍遣副將龔正祥率舟師四千邀之於廟島會颶風破舟正祥陷於賊後居登州謀內應爲賊所殺龍所遣舟師既失利賊先分兵據各島爲潛逃計六年二月果棄登州浮海而去初高成友之去旅順也龍即移駐其地治兵繕舟堵遏中流有德等數用計招之不可得拘其母妻及子以脅之亦不顧至是往襲旅順龍督兵禦之大捷斬敗魁李應

元生擒賊魁毛承祿蘇有功陳光福及其黨高志祥等十六人獲級一千有奇奪還婦女無算有德幾獲而復逸獻俘於朝帝大喜磔諸俘而傳首九邊復龍宣賊舟尚泊鴨綠江龍遣水師勦之旅順空虛有德等投欵引　大兵來攻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語部將譚應華曰吾力竭矣今夕城必破速持吾印送登州吾受任封疆有死而已復率遊擊李惟鸞等力戰知勢不能脫拔刀自刎惟鸞及諸將項祚臨金聲遲樊化龍張大祿俱死焉帝褒其忠賜祭葬予世廕建祠曰顯忠惟鸞等並祔祀焉龍既死以沈世魁為總兵官代之後亦陣歿島中數經變亂壯士死傷殆盡兵力日衰牽制益無功朝中舉知當撤慮其後無所歸姑設官以羈縻之至十一年夏中樞楊嗣昌決策盡遷其軍民于寧錦諸島乃空

盧宜曰東江之設兵為牽制也然國家卒未嘗收牽制之利徒虛糜金錢百數十萬而已武陵毅然撤之此舉差快人意惜當宁之早不及此也

賀氏三忠合傳

明崇禎時總兵官以父子兄弟死國難者於保定府有賀虎臣云虎臣以將才起家天啓中已歷天津衛海防遊擊再進登萊參將六年遷延綏副總兵當是時天下漸已多故虎臣思以功名自見習騎射飭卒伍井井可紀七年河套賊大舉入犯從楊肇基協擊大破之加署都督僉事崇禎二年階州卒周大旺等作亂捕誅之虎臣功最擢總兵官鎮守寧夏關中羣盜大起盜魁王加引尤兇悍饑民附之攻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進陷府谷其黨李老柴應之府谷在極邊深山中前臨大河東西皆峭壁北則萬峯插天僅有狹徑可通于延安諸縣中稱天險賊倚之為巢嘯聚益衆旁攻合水總督楊鶴檄虎臣赴討遇於盤谷俘斬六百有奇已又擊斬賊渠劉六虎臣威名甚震四年正月盜神一元陷保安據之延安告急撫鎮皆東援河曲陜撫練國事亟檄虎臣與副將李卑援之虎臣等進圍保安二月一元勾引河套數千騎突至虎臣單合總兵張應昌擊敗之賊始棄城去虎臣

先後獲首功二千九百級明年七月遂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李都司再圍合水將犯鎮原虎臣偕臨洮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原楊麒四鎮連營進擊大破賊于甘泉之虎兒凹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有奇賊大困六年五月神漢酋虎墩兎合河套五萬騎自清水横城分道入冦各守將多潰逃遂薄靈州虎臣急率千騎入守旋勒城中兵出戰次大沙井虎臣奮勇直前而兵無後繼遂歿於陣子贊挾五十騎突重圍得出事聞贈郎有加贊勇敢具父風舉武進士積官

至京營副將十七年三月闖賊薄都城京軍六大營分列城外無敢與賊戰者或且棄甲而降贊獨率所部迎擊中流矢死弟誠身長七尺美鬚髯爲諸生以忠義自許誠嘗承蔭副千戶讓其弟詮及賊陷保定家人勸其易衣而遁叱曰吾忠臣子偷生而逃何以見先將軍於地下偕妻女投井死

盧宜曰余記保定府死國難者已極其詳而尚遺賀氏之一門甚何其盛耶至其季亦不肯臨難苟免以辱其親家之孝子即國之忠臣忠孝兩全且與天壤同壽矣

二續表忠記卷之三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三

四明公鄮盧　宜棻輯

大學士蔣公傳 附同直黃景昉

明啓禎間福建兩閣臣葉向高善因事就功蔣德璟善因事立言乃言行而功亦就其相業人咸頌之德璟字中葆號若椰晉江人父光彥由進士爲江西按察副使德璟十歲作狀元紅賦稱奇童天啓乙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博聞強識冠絕一時談古事則廿一

史如黃河瀉水談近事則十三陵之遺蹟五府六部之典故九關十二鎭山川形勢險要之區兵馬錢穀新舊之額與夫河漕屯鹽茶水利曆律刑法諸要務皆悉其源流究其利弊又嘗一日應閣中誥勑二十餘文皆典核閣官歎異崇禎癸酉主應天鄉試一榜中得李青吳貞啓陳名夏三會元稱極盛歷禮部侍郎會有邊警諸臣入對德璟抗言練兵乃第一急着太祖時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難道二三百年來竟無一兵到皇上纔要設兵竟無一餉到皇上纔

要糧餉只是有兵不練致糜餉日多帝起立而拱
聽曰聞所未聞由此[illegible]宸眷[illegible]根田議起德璟言民所
自有之田無故奪之勢不可行今欲足食莫如務農
貴粟痛懲游惰畿輔山東河南江北土田聽民盡力
開墾三年不起科植桑棗修水利常平義倉悉輸本
邑如此行之公私自足時不能用十四年冊封田貴
妃爲皇貴妃大璫進儀注長公主行四拜禮妃坐受
德璟引會典爭之因曰榮昌長公主乃皇上親姑而
忽充班首行四拜禮于前恐亦未安且惟天子議禮

宗伯守禮未聞內宮講禮者報可帝以寇亂設齋醮
名天師張應京入都賜宴德璟言會典宴法王在寺
則宴眞人應在宮視爲是遂以德璟一語而定國學
新修帝再臨視應京請賜坐德璟議斥不許又議進
宋儒周邵二程張朱六子爲先賢而黜本朝名儒羅
倫蔡淸陳眞晟章懋羅洪先顧憲成於兩廡時以爲
允耕籍禮成請帝戒餉恤民罰頻年旱蝗百姓父子
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問牛與種是不能農也三餉叠
徵總一舉犁[illegible]雖不[illegible]卻走是不敢

農也富者以逐末爲利貧者以充兵爲利甚而投賊
爲利而最窮最苦者莫如農亦何利而必爲農乎是
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無兵此非急
核覈餉量除加派不可帝深是之召對言邊臣須當
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五人恐難展布帝
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不稱而更何如愼之於始又
問天變如何消弭對曰只在百姓身上救得百姓一
分卽消得天變一分近爲加派所苦民何以堪廟謨
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

設副將數十人靡餉既多且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
深領之壬午以宗伯兼東閣與吳甡同入直當是時
周吳二閣臣並爲東林所推戴又各樹門戶惟德璟
無所偏比宜與[illegible]利故其門多[illegible]子與化尚氣節
故其門多僞士德璟好文章學問頗獎掖後進故一
時名下多附焉而德璟性復[illegible]於[illegible]時有所論
諫若[illegible]以攻折發部
議處德璟若[illegible]故作[illegible]錫疇故
祭酒倪元璐文安之堪任機要又於講筵力請釋黃

道周且曰道周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乞寬其永戍許以自新帝不爲忤子壯等旋見錄用總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革職刑部議罪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委曲開諭乃御去議罪四字賊逼秦晉兵餉匱議汴城撈銀德璟言撈銀二字不便傳於四方但汴城既陷版築宜興當借脩城之名收助餉之實帝喜得旨如其言又有議各王府助餉者德璟言藩封失陷已多存者亦皆貧乏如責以維城大義傾資練兵自守其國則名正言順無不樂從而所以佐餉者已在其中似爲允協又有議行鈔法可代加派者德璟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高皇帝時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用也帝不聽寶鈔局請勾鈔匠於畿內八府採桑穰於杭嘉湖三郡德璟上言鈔匠五百現在可用若再加二千五百名須銀米萬兩恐得不償失俟推行有緒以漸議之且北直山東河南自遭流寇樹已無之於何得穰浙江三府雖宜桑地若驟責以四十萬觔卽盡行刮削亦不能敷且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帝俱從之

名對文華殿德璟奏北直山東河南採買米豆甚爲民害旣拘各處富戶充名買之役又復勒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脚力之費衙役需索之擾窮民賣妻鬻女骨爛皮穿困苦甚於各省而思亂亦甚於各省誠採臣言但蠲名買一萬卽免窮民數萬之費目前救民水火此爲尤急臣不敢避禍不言蹠雖留中後下詔罪已悉行蠲免實自德璟發之也越日發科臣練餉殃民疏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悞國良深帝不悅因面詰曰卿言聚斂[illegible]也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以故戶部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但旣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又加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所練兵馬今皆安在又一經抽練將原額通不提起弁抽的也不曾練卻增了七百餘萬之餉民生安得不困帝曰今已併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併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併而不蠲百姓何曾受得實惠帝因德璟言戇直而怒責以朋比閣部大臣代爲求寬乃解德璟退仍具疏昌言其

書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以抽練之說抵塞明
旨而全鎭兵馬棄不言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
也又近日有司每借練餉之名追比如火致元元困
苦遇賊輒迎甚者未到先迎惟恐賊之不來雖三餉
並急而練餉尤甚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併無餉安
得不推咎倡議之人臣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
出直三疏請告帝雖慰留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
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編脩高爾儼簡
討傅鼎銓等交章乞留閣臣魏藻德亦具疏懇請[illegible]

不報賜馳驛歸北都既陷金陵特名不赴上中興三
策恢復八款入閩病㾐噎得請去丙戌年絕粒而殞
與德璟同日並命入直者爲黃景昉號東厓亦德璟
同縣人天啓乙丑進士以庶子直日講崇禎十一年
帝御經筵畢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以
推官成勇朱天麟之清廉雖行取而不得與考選司
寇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下吏久縶諸講
官亦助其言三俊旋獲釋勇等咸改官因名對言近
撤還監視中官高起潛關外輒聞警報疑此中有隱

情帝詰其故對曰臣家海濱見沿海將吏每遇上司
調發即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而推其情自見帝是
其言拜命後操江故有文武二大臣其時武操江則
誠意伯劉孔昭也傾險而無才畧惟善於逢迎權貴
與近侍貂璫故得時譽帝意於言者將去文臣而獨
留孔昭又惠世揚陞副憲久不至命削其籍景昉皆
具疏力爭帝不悅遂連疏引去家居久之卒

庶吉士日史載崇禎十六年九月詔發帑銀四十
萬易米給軍時軍士但欲得銀不願給米議者謂
每石折銀入錢公私胥便可省民間勺糴之擾戶
部倪元璐面奏以聞德璟亦力贊退復具揭爲請
而京商豪戶專以國米名買爲利貪緣宦侍浸潤
左右帝惑於其說究格不行
廬貢日公正直淸嚴習熟典故每有啓事皆侃
侃直陳同官爲之咋舌若其爭鈔法免桑蘖鑄名
買裁練餉皆關係民命所攸關而能洞悉其弊不
避告日言雖不盡用或用之不早然老臣憂國之
心固已剴切蓋摯矣

總督曹公傳

薊遼重鎭也總督重臣也而死於廝尹卒使不安其
位去則當宁之瞎於大計矣薊遼總督者直隷唐縣
曹文衡也由進士天啟時歷官兗州知府性強項不
肯折節權要而以慈和得民又能辦大事負才吏名
地値徐鴻儒亂後文衡加意拊循瘡痍感起所部泗
水鄒二縣有遺賊倚山爲窟時出剽掠聞文衡威信
皆就撫境內悉平五年擧治行高等陞副使爲兗東
道剿開州賊誅其賊首餘黨潰散崇禎元年遷山東

右藩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江南惟漕儲最爲
民累所轄十郡居天下之半賦常缺額文衡善於催
趲皆如期而集四年四月召爲兵部右侍郎七月代
張鳳翼總督薊遼軍務新議分遼撫關撫順撫而俱
轄下總督文衡以任重難勝疏言邊塞延長兵機呼
吸以二千餘里之嚴疆責一人之調遣恐鞭長莫
及況住關內極西之密雲轄關外極東之寧遠能無
僨事時臺省咸以爲言欲移總督于薊遼適中之地
不當倂駐密雲耑任西協四路帝皆不聽西分遣中

官四出監軍監西協者爲鄧希詔尤桀驁不馴文衡
不肯依阿詭隨仰其鼻息於希詔視事日故出巡口
外回鎭又不往答拜且不屑敍盃酒通殷勤蓋有意
抑之以此積與希詔忤希詔方欲假監視作威福意
大沮喪明年正月希詔言蒙差臣監視西協意以監
者如監察御史視者如巡視科道是非利病皆得糾
彈何意督臣曹文衡偏見自專挑選擧劾皆不關會
因歷擧其乖張十事文衡抗言希詔欲臣事事請裁
於彼臣素矢硜硜恥爲諂媚因列其致怒十六事臣

言曩神廟時內臣在外遇慶賀大典皆就本署行禮
接詔則伏謁檻內側立龍亭之旁非聖節行賀臣議
希詔先於檻內行近臣禮然後臣率監司行出使禮
希詔不從必欲與臣同班踞臣上首不知朝廷之上
聖明之前果有內監同班否祇蔑大典僭越跋扈而
反嗔臣誣臣惟聖明裁察帝於希詔疏則責文衡意
見參差令和衷共濟於文衡疏則云總督監視各有
職司不得彼此爭執報聞而已不責希詔也嗣後希
詔復侵及首輔周延儒文衡又劾其欺君十罪帝終

兩解之無所處分于是給事中黃紹杰李春旺並以兩人不和必悞邊計乞罷文衡撤希詔使封疆國體兩無妨悞御史高倬亦言文衡負氣讙之氣豈能聽願指于希詔而希詔傀儡猶存何能化城府于文衡恐文衡全副精神徒爲憂讒畏譏所耗貽悞國事匪淺願速撤內臣以安文衡之心或另簡賢能代之臣因希詔而慮及各邊鎮爲希詔者不少矣督撫諸臣何所措其手足臣因文衡而慮及各督撫爲文衡者亦不少矣若以恃璫爲高必以封疆爲戲邊事決裂

咎將誰歸惟聖明自爲封疆計帝怒降一級留任文衡自陳當罷六事帝復慰留之文衡又以積勞成疾請帝以文衡不思實心飭修屢疏託辭殊爲溺職姑准冠帶閒住卒於家希詔後以內應事露發客撫趙光抃確查回奏太監鄧希詔其肺腸實不能知捉獲奸細梁四供云攻城內應希詔實有寄約得旨斬于西市臨刑罵不絕口而死

盧宜日督監不和猶之經撫不和也乃熊王之覆轍在前恬不知警痴帝之意一似祖鄧而抑曹者豎乎國家業一奄付猾孫雛腐鼠耳乃聽其死封疆於掌股亦獨何哉

副總兵艾公傳 附副將柳國鎮

明季秦中盜大起米脂李自成最狡黠而諸將中殺敵致果者有艾萬年亦米脂人云萬年初由武學生從軍積功至神木叅將隸總兵曹文詔麾下文詔愛其才勇每出征必挾萬年與俱四年四月從文詔收復河曲賊點燈子縱橫宜川韓城間以七月渡河入山西萬年從文詔追及于桑落鎮大敗之又敗之於花地窊霧露山軍聲大振萬年列前鋒鏖戰功最多五年四月又從監司樊一蘅破賊魁不沾泥其[illegible]

西告警檄所部千五百人仍隸文詔渡河東討所向摧破一月五捷又與賀人龍敗八大王掃地王諸賊明年六月又破賊于陽城再破之亢義村賈寨村諸處擢副總兵初山西陷中流寇其土賊亦乘間起三闖王剛老䆉廻天柱臨縣王之臣皆擁衆橫行殘破郡邑後見賊勢衰投欵然心懷反側每思乘隙而動七年正月七日廻春新撫戴君恩召王剛賜宴令萬年伏力士斷其首并殺通天柱王之臣與其黨領兵王亦爲萬年所捕戮他若流寇翻山動姬關

鎖掌世王三渠萬年皆生得之獻俘闕下晉中巨盜畧靖當是時萬年威名幾與曹文詔叔侄相埒給事中張第元力言諸賊蹂躪之慘請錄萬年功錄加署都督僉事是年二月疏言臣自伏劍從戎七載於茲孤軍一旅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家難頻聞父母妻孥俱喪臣病勢奄奄懇許歸養而洪督檄調又至不敢不力疾上道但滅賊之法不外勦撫兩端而今日之勦與撫似皆未合機宜向來勦賊不患賊多惟患賊走蓋層巒叠嶂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此其

所以難滅也誠使扼險設防截其去路多設兵多措餉用正用奇用伏用間而賊有不即時殄滅者乎再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于死地然後可以言撫蓋賊衆相隨攜妻帶子暮挽朝奔傍食中土以剽掠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備精兵火器以待之賊既不能因糧於野衣食易盡糴買無門生理一絕鳥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誅其巨魁散其脅從廣爲撫勦良策帝深嘉之三月授孤山副總兵率所部戍平京時督師洪承疇廹于六月滅賊之期

急於進戰而賊衆兵寡諸將咸知非計即承疇亦自悉其不可然而不敢不出師者則以師期爲君命所臨而京師科道方濡筆以伺其隙也六月十四日合兵至寧州之襄樂遇賊大戰斬首數百俄而伏兵四起圍之數重萬年與副將柳國鎮力戰不支並歿于陣事聞贈卹如制

馮建曰王剛諸賊未經大創豈肯弭耳歸誠所謂鷹眼未化秋風一起即擊條而颺者也戴撫秉勢誠之最爲得計而科道之局外者猶以殺降爲戴撫督豎儒敗乃公事良可三太息耳

畿輔諸忠合傳 甲戌丙子

大兵自已巳而後至甲戌丙子連歲入畿輔再紀文武諸臣之死事首保安知州閆生斗字文瀾汾西人崇禎中由歲貢任性廉介持法嚴吏民畏服七年甲戌七月

大兵驟臨其城生斗搶猝集吏民登陴竟以力不支城破被執生斗死判官李師聖吏目王本立訓導張文魁皆相繼抗節同時大同靈丘知縣蔣秉采字衷白全州人以乙榜任律已廉明字民平易有古循吏風是年八月縣忽被兵上下惶駭秉采慨然曰吾當以死衛吾吏民亟募健兒固守無何力屈衆潰秉采投環闔門殉之守備于世奇把總陳彥武馬如豸典史張標教諭路登甫趙邦闓而死順義知縣上官藎字良亦曲沃人亦以乙榜任地近京師多豪貴莊田侵擾編戶藎守廉而執法不撓士民悅服涖政三載薦剡十餘上九年丙子八月縣被兵藎偕遊擊治國器都指揮蘇時雨等憑城拒守城破藎自經國器時雨及訓導陳所蘊咸死之死是七月中

大兵踰天壽山入昌平攝州事保定府通判王禹佐巡關御史王肇坤傳另有 督餉主事王一桂附肇坤傳尾 與守陵中官王希忠總兵巢丕昌分堞而守降丁內應城遂陷丕昌出降禹佐希忠及判官胡維忠吏目郭永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弁禹佐子亦從父俱死之丕昌出降後即差家人送印入城令其妻妾無死家人不信及城破妻縊丕昌入署括其家資捆載而去未幾破寶坻知縣趙國鼎與主簿樊極典吏張六師訓導趙士秀俱死之國鼎山西樂平人以解元登崇禎七年進士榜在官著有聲績破定興教諭欒州熊嘉志慷慨盡節破安肅知縣臨清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靈壽耿三麟亦死俱邀贈卹此載在明記忠義傳中者

盧宜曰吾讀明紀忠義傳而不禁慨然三嘆也諸君子身任封疆舍生取義固其宜矣若夫師儒本無民社之責雜職豈盡讀書之倫而皆視死如歸亦曰所欲有甚於生者在也嗚呼所以激發其心者果何脩而臻此歟

熊弘毅先生傳

熊氏楚之著姓代有聞人明崇禎間以諸生捍賊而死者是爲孝感之弘毅先生名祚延字祈公幼而沉默能竭力事父母弱冠補博士弟子讀書不事章句務求聖賢義蘊嘗曰孔門顏子早卒惟曾子獨傳聖道而以魯得之故知學不從篤實而入者終涉浮夸茫無邊際也乃集曾氏生平言行爲一編曰希曾錄朝夕步趨必以爲宗於是四方學者翕然歸之又嘗曰二氏妄謬百家支離病在不弘不毅耳能弘毅則步趨自正因作弘毅傳以示學者故學者稱爲弘毅先生凡天官地理兵農禮樂之書靡不通曉又究心世務所籌不爽毫末崇禎甲戌流賊四起楚北震動避地白雲山中父老奔告曰公邦人領袖誠信夙著若舉義旗率父老子弟戮力保障以待官軍桑梓可無患也祚延慨然任之布部伍申約束旬日間軍事大備賊聞相戒毋犯數年中鄉人得安堵如平時無何爲旁近豪惡所忌勾賊大至祚延即率衆與戰會大風霾晝晦士卒相失僅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

田馬陷被執因仰天嘆曰予老縫掖本不知兵且平日服膺曾氏教臨深履薄惟患隕越不幸遭亂世落賊手然成仁取義孔孟訓也夫復何言乃罵賊不輟遂遇害

陳鼎曰先生學宗曾子曾子守身者也然當亂世深遁山谷覩蒼生塗炭而勿顧者此觸予守身之道非曾子守身之道也先生爲桑梓慷慨禦賊而死得曾子守身之正矣號曰弘毅不信然耶

工部尚書曹公傳 附兄刑部使璜郎中璉

六卿欲存國體而不屑與奄侍相競於口舌間此曹尚書珖之獨見其大也珖初名珍字用韋以避廟諱改今名益都人萬曆間與兄璜璉先後皆成進士號東海三曹初授戶部主事督皇城四門倉是時京衛軍率貸子錢於羣璫家而以應領餉米聽羣璫自赴關支前負未結後逋復增京衛軍有充伍數年而未嘗一踏倉門者珖廉得其弊羣璫刻期關米珖諭令減其息以甦軍困羣璫大譁珖曰如此當并私券奏聞聽上處分而已羣璫懼請如命遂沿爲例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司歷職方郎中京營將張承憲大璫私人也求爲大帥珖不可曰此三軍司命也吾不敢私尚書復言之終不可璫大恚珖亦不之恤也四十一年出爲河南參政引疾歸瀕行語尚書王象乾曰鄭國泰厚養死士意欲何爲恐懼則禍之發於肘腋也今東宮侍衛單踈萬一奸人闌入變生意外此樞部事也公可不加之意乎未幾果有梃擊之事久之起南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卽涉勞勤何

一月之間便爾殂落三十年來廷臣愛杖愛寘者止以先帝册立一事耳此曹蓄謀已久陛下爲先帝愛子何可不究垂殁之事以報九原之恨乞明詔輔臣直窮奸狀九廟幸甚報聞天啓初敘職方時邊功歷陞太常卿與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講學於首善書院四年進大理卿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諸君子勢且岌岌珖謂御史滸士良曰諸君藉手中貴盡屠東林東林盡卽非東林者亦及矣蝮蛇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木亦嚙之吾恐諸君異日亦蝮蛇之草木也又語侍郎張鳳翔曰楊左數公將逮至若請於聊城朱延禧幸得下法司猶可存其餘息已而竟發鎮撫珖頓足曰已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所憂者豈僅諸君子一身耶汪文言死詔獄許顯純自爲供狀誣逮趙南星等珖語都御史李宗延曰供狀稱李若星賄趙南星五千金得甘肅巡撫不知推若星者乃冢宰張問達於高邑又何與耶公若能藉此雪其寃此一日千古也宗延終不能用珖栖栖奉常不卽引退者與隨時隨事或得默施斡旋以爲正人地耳繼而見

時局日非知不能挽乃請告歸奄黨恨其潔身而去也搆飛語劾之落職閒住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詆珖狎主邪盟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右侍郎督錢法轉左三年拜工部尚書以陵工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凡十三萬珖曰寧可議處水衡不可輕斂民怨浙江通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珖謂一入正額後且爲無窮患其慮事周詳如此不第陰卹民瘼而已時大璫張彝憲奉總理戶工兩部事勢張甚欲設公座於兩部之堂且踞尚書上珖持不可右侍郎高弘圖履任彝憲將共設公座珖與弘圖約故先其時刻比彝憲至已蒞事徹座彝憲垂頭怏怏去恨之刺骨及主事金鉉馮元颺交疏劾彝憲彝憲疑出珖意日捃摭其隙無所得及山永巡撫劉宇烈請料價一萬五千兩辦鉛五萬觔工部無給銀則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皆濫惡彝憲故取粗鉛進呈曰庫鉛盡然欲以爲珖罪顧收鉛非珖任內事得以免議而嚴旨盡鎔庫鉛司官中毒死者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彝憲乃糾巡視科道許國榮十一人珖疏救忤旨詰責而彝憲之郄終不解又指閹工冒破齮齕之珖念身爲大臣而日與奄寺爭非國體累疏乞骸骨歸言者屢薦卒不起珖亦無意出山家居十四年乃卒兩兄璜璉並知名璜字于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西安知府墾荒田植桑棗多爲民興利商洛藍田間產葛民不知治求漢中民善治葛者教之秦民始知採葛咸受其惠礦稅病民力爲調劑以清望擢湖廣提學副使有聲終通政參議璉亦舉進士終戶部郎中

韙吉士曰帝遣張彝憲監督戶工兩部將以釐剔夙弊盡洗欺蒙之習也究之諸臣之正直者徒受其折挫而究無益於國家奴操主柄甘以身殉亦理勢之必然者矣

大學士錢公傳 附御史唐爾選任楠任孫默[illegible]

錢相國士升以諫阻搜括忤當宁遂致致而歸其後事卒不行斯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士升字抑之浙江嘉善人萬曆丙辰以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天啓初謁假侍養四年丁母艱士升未第時顧憲成常延之家塾因得從高攀龍錢一本安希范諸先達遊故奄黨列其名於東林同志錄士升於趙南星之謫戍也多所營護而於同年生魏大中萬璟亦力爲佽助不以瑠媢少沮時人義之崇禎元年起詹事掌南翰林

院印充實錄副總裁謝病歸四年起南禮部侍郎六年九月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王升故出舊閣學錢龍錫門當袁崇煥殺毛文龍事連龍錫後獲解出獄周延儒先諳之極言上怒甚輒救㑞難龍錫深德之去後溫體仁至龍錫遮延儒語曰非公等力救安得再生體仁第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不悉體仁之巧擠延儒而遂謂延儒狡體仁直士升信之亦歸心于體仁體仁見士升醇謹無圭角喜其易與遂引入共政府帝以久旱清獄輕者得邀恩

復用刑部方具招列名以請未得旨而冢宰謝陞遽欲登啓事士升曰公意固善曷俟刑部政下先釋罪而後起用使恩出上裁爲妥陞不聽疏上帝果怒事竟中止陞復再請終不行當是時帝以操切爲政而政府復以刻深佐之上下嚻然士升疏曰臣聞帝王之道寬則得衆非一切縱舍之謂乃不剛不柔從容以和之謂也法不期重輕期於服人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則重法之不足恃明矣臣聞南面臨民道在於簡夫一日二日萬幾堯舜何常不兢業

卒能無爲而治若剌闥投鐵太細似吏終不收勵精之效則行簡之宜於治又明矣人心惟虛而後能靜惟靜而後生明若意必一起欺蒙轉甚皇上誠能靜觀坐照自無遺情又何欺蒙之足慮乎洪範曰王道平平臣謂平平二字深可玩味不必其極重也卽矯枉稍過而所矯之處還爲不平之端泰亡於孤立漢矯之盡封諸王而卒釀六國之憂宋亂于熙豐元祐矯之盡更新法而竟成紹聖之禍向使當時損益適中末流必不至此因作寬簡虛平四箴以獻帝優旨

報之然意殊不懌也禾幾武生李璡請搜括江南富戶充倆士升惡之擬下法司提問帝發改擬體仁逢帝意曰上欲通言路必以所擬太重耳改輕以進士升曰此亂本也吾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臣惟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憔悴懲吏治貪殘因陳啓新之言擢置省闥豈眞謂其言爲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礪百官動其戒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如李璡之誕肆者疏內言縉紳豪右報名輸官而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衰世亂政載在史册目不

忍睹者而敢陳於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眞所謂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其言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在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大率百計者十之六七千計者十之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而乃動稱敵國之富何誕妄也且所惡於豪富者謂其兼併小民魚肉鄉里耳然都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凡富家必有佃戶有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輸納糧稅因收其餘以

養八口至於田作方興青黃不接之際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厚貲者亦以質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遊觀之費工師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源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遇寇警則令率集庄客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之用卽因糧輸餉亦惟富民爲多潁州士民李栩韋謙皆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家者不獨小民倚以爲命亦國家元氣之所關也周禮

荒政十有二保富居一焉今以兵荒之故而歸罪富家之朘削議括其貲產而盡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寡婦淸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耶今土寇竊發西北已無寧宇未蠢動者獨江南數郡耳若此議一倡在在生心是使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也是使海內之薦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爲窮民也不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大亂之階必自此始伏望皇上鑒臣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竊朝廷則

人心定而亂萌消矣疏入李璡雖下法司逮問乃奉
嚴旨前發改擬原欲餙通政何相疑至此即欲沽
名前疏四箴已足毋庸汲汲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
即許之體仁聽其去不一申救人咸少之歸後際
鼎革於景德寺中搆一放下菴披緇以終士升去國
時有御史詹爾選疏言臣取大學士錢士升與李璡
之疏觀之而知輔臣之不得不言亦不容不去也夫
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只緣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
亦肯去矣隱以去就悟明主顯以臣節諷百僚臣實

榮之而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李璡不識皇上
爲堯舜之君而導以從來庸主不屑爲之事此關一
錯大亂將與輔臣憂心如焚不覺抗章汲汲皇上顧
以爲相疑以爲沽名夫人臣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
全不敢疑謂吾君萬舉萬當以是爲尊其君者只容
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于沽名義不敢出也
乃人主不以名鼓天下使其臣爭爲尸位保身家之
謀保無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今
輔臣之去也以言後將以言爲諱所日與皇上言者

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導皇上以一
切苟且之政天下事尚忍言哉帝得疏大怒逼名廷
臣并爾選於武英殿親詰爾選聲色俱厲爾選從容
不爲詘帝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
也侃侃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陛下幸聽臣事尚
可爲即不聽臣亦可留爲後日之驗帝益怒欲下之
獄閣臣申救良久命繫之直廬明日下都察院議罪
議上止罰俸以議輕命將主稿御史張三謨與爾選
一併削籍

附記　錢相國有弟士晉號康侯以進士仕至雲
南巡撫先卒長子梅字彥林癸酉舉人江南授職
方郎後與其婿夏完淳孩奐爲人所連染死於金
陵妻徐氏赴水死梅次子默守不識中癸未進士
痛父死薙髮爲僧投蕭山擲鉢院名智燈著淨土
詩以見志戊子遊山陰辛於題聖寺號無知大師
我式弘日人謂溫錢之交始合而終離不知始之
合者溫見錢之淳厚嘗引而近之欲其爲已用也
此乃溫合于錢而錢固自如也溫後見錢之渾厚
中實有介介者存溫推而遠之知其終不爲已用
也此乃溫離干錢而錢仍自如也不然錢且學溫
之揣摩迎合以固其位矣其守抗疏攻李璡遂予
然去固而義不返顧哉是錢與溫始固未嘗合也
終又何所離哉

冢宰鄭公傳 附大學士程國祥

老臣歷事四朝而以清嚴端亮著者明崇禎時首推冢宰鄭三俊云三俊字用章號玄岳池州建德人萬曆間成進士初任元氏縣遷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爲歸德知府持身廉潔刑不妄用而吏民畏之若神建范文正公書院遴九邑士六十餘人教之後悉登科第居五年遷督閩學較閱公明請謁路絕以親病乞歸侍養閱七年起督浙江糧儲天啓初名爲光祿少卿改太常極陳中官違制侵冒六事一中官毋傳內旨私取商人物料但以片紙報寺既無印記安辨眞僞一進奉器皿例應給還今自正月至五月不及半歲進至三萬五千皆有入無出一寺中歲用有額近偶一傳取遂執爲例而演佛祠神等事供億不貲一監局匠役已多至一萬七千人司設監舊設八百人外更增七百兵仗局舊設一千四百八十人外更增三百五十一御馬監之馬不及三百而養馬者多至六千人一司牲局之羊止二百八十歲徵羔羊二百毛四百六十觔易價人庫僅九十餘兩而設官役軍及餇秣之費歲至千餘百金請亟行釐正以汰虛冒當是時客氏與魏忠賢離間后妃希得見帝三俊疏末有爲厚三宮妖冶不列於御語忠賢怒命二璫到閣擬旨嚴譴閣臣雖力解而調旨不敢忤忠賢乃以先朝故事爲辭三俊不悅復疏言近日糜濫荼毒無踰中璫而閣臣悉指爲故事何曲意阿徇至此今封疆大壞天下已亂如處漏舟之中不知托命何所古人有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內連外結已有其人所恃者獨有閣臣彈壓之抑損之爾閣臣所重在於調旨當擬議極妥如臣此疏自應正擬以進即聖意不從仍應爭執至爭之不得而後有詞於天下安得惟中璫之言是聽而漫無可否耶疏入忠賢益怒以詔促內閣留中不下四年由副都拜戶部右侍郎楊漣之劾忠賢也三俊擊節稱快隨亦上疏極論且曰忠賢之惡天下知之無一人敢言之漣獨奮不顧身擿忠入告輔臣當力爲主持何以寔臣之疏未下而忠賢之疏反先見褒答耶廷臣既盡發其奸鬼神必陰奪其魄乃不聞赫然震怒而令畏罪貽死之人僥

疑入侍其害胡可勝言至客氏者搆禍宮闈亦宜與
忠賢並逐不報尋署倉場事十一月忠賢大都朝政
盡逐趙南星等三俊遂引疾去五年忠賢黨請毀天
下書院并劾三俊與鄒元標等合汙同流褫職閒住
崇禎元年起南戶尚兼掌吏部事二年掌南都京察
時忠賢遺黨尚多在位三俊澄汰一空疏言逆璫竊
柄肇下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有建逆祠者
有拜逆祠者有頌逆功德者有代逆驅除者有受逆
薦引者因而有借逆速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詞

而身與祝釐之列或未奉摘參褫革之旨而猶假書
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恣翻雲覆
雨之計若僅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
肅憲典也於是復斥逐二十四人再合之南御史陳
必謙等拾遺所糾二十人皆逆黨巨擘南中仕路乃
一換清天下快之其冬京師被兵被永平諸郡縣帝
憂勞特甚大臣獲譴者十餘人三年春三俊以建儲
入賀因言凡天下損入神明者憂勞為上嗜欲次之
益入智慮者師友為上載籍次之今聖主憂勞少過

人情鬱結未宣百職庶司救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煩
隱慮此臣瀕行欲吐者耳帝褒納之南權歲額八十
二萬七千有奇有司積玩久有十餘年不輸者積欠
至數百萬而兵部增兵不已三俊始至倉庫不足一
月之餉力復舊章祛積弊糾有司尤怠玩者數人屢
與兵部爭虛冒自是輸將漸至士得宿飽初萬曆時
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關歲徵銀六七萬兩至泰昌已
停科臣解學龍見度支日詘請增天下關稅南京宣
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為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徵

之蕪湖坐賈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關徵商三俊
大戚請罷徵請併於工部分司請計舟輸課不稅貨
物皆不從復抗言蕪關之稅貨與船並徵戶與工交
賦人情殊大不堪夫一貨不兩稅如貨物桶箱之類
既稅其貨不應復稅其桶箱及成熟諸器已為貨矣
不應戶部徵之工部又徵之今一貨而戶工兩徵又
徵其船料一商之船凡三稅矣較之瑞稅之害有何
分別得旨一船三稅允屬病商已有明旨着郎遵行
然而是時軍需正匱仍因循如故也又言鹽法壞於

私鹽錢法弊於私鑄鹽法尚有引以防之權在朝廷而利亦歸焉錢法則不然鑄錢必需銅今南北鑄廠並開需銅益多而銅至愈少益有荊州九江二關蹻截上流留難需索以致各商褁足不前臣請照行鹽之例設立銅引一法關給引目使公私各有稽査不獨採買易而私鑄亦將自少至銅鉛開採從來不禁凡見開者聽引商收買未開者聽其自行開採地方官惟嚴其稽察不准官吏借端苛求商民貿易聽其各照常值官吏一無所問則買銅無此等留難而

本部買銅之事差亦可不遣得旨議行蕪湖及淮安杭州三關皆南戶部所轄所遣司官者貪聲皆劾罷之三俊雅甘淡薄無所嗜好人不能動以利性又好直而惡諛左右無敢妄進一言者雖終日侍立不問不敢對也居七年部事大飭移南冢宰八年正月復當大察斥罷七十八人咸服其公流寇大入江北南都震動三俊偕諸大僚屢陳防禦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十年三月考績入都留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錄囚流徙以下皆減等三使以文武諸臣緣詿誤而多久繫者特請令出外候讞因言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事者必黜總爲培養元氣收拾人心涵遍者告訐漸開株連日盛朝端既已不靖民俗何由得安乞勅內外諸臣務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無俾小民有不白之冤奸宄懷犯上之志內而五城訊鞫苟非重辟不必參送法司外而撫按行提苟非眞犯不必盡解京國其下刑部者以十月爲期踰期不結論罪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乾象示警

請舉寬恤之典帝命核實三俊稽歷朝寶訓得祖宗冬月錄囚故事以奏卒寢不行前任尚書馮英坐事遣戍其母年九十一矣三俊憫之懇乞釋還侍養不許明年二月三俊亦獲譴先是戶部尚書侯恂坐屯豆事下獄帝欲加重罪三俊屢讞不稱旨議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帝已入讒者言會工部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從輕典帝大怒褫職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疏救日講官黃景昉於經筵講畢稱三俊至清請乞寬貸明日景昉

又疏言三俊清脩學道四朝元老以七十之年囹圄囚困齒髮久衰血脩未立若遽先朝露不得終邀帷蓋於國體皇恩所傷匪淺帝切責之黃道周於召對後亦具疏救帝復責其牽附偏私宜大總督盧象昇亦請宥清品老臣帝猶未允至五月輔臣孔貞運等復公奏申救得旨鄭三俊老髦無子歷任清白惟與配藏帝深知三俊操履純潔所譴又係公罪非贓濫者比故三俊雖去終思之不置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屢辭不獲乃就道官民懽忭稱慶未任復改戶部

尚書値考選外吏多假繕城墾荒諸名得減俸行取京官亦多陳乞者總憲劉宗周疏論之諸人復緣宜興嗾中樞以知兵薦帝即召對三俊曰考選者部院之事天子且不得專況樞部乎請先論定再候上裁帝不悅召三俊責之對係祖宗舊制帝意未回宗周曰家臣之意欲俟部院考定別其政績優劣品行純疵然後恭請欽定在朝廷固總攬大權在臣等亦不失職掌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眞品帝終不從由是倖進者衆奉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宗周自代

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颺陳士奇四人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劉宗周獲嚴譴並上疏懇救嘗感寒疾乞休溫旨慰留遣太醫視疾中官賜羊豕酒米食物三俊初入都旣奏罷不職司官二人復甄別在籍者奏罷四人十六年正月甄別京卿且以大僚缺人列上施邦曜胡世賞曹珫高弘圖馮鳴世等五人猶不足用又薦蔣允儀南居益孫鼎相畢懋良范鳳翼許譽卿章正宸張有譽陳洪謐方岳貢方震孺侯峒曾等十二人皆民譽也刑部尚書徐石麒獲罪率同

官合疏乞留文選缺正郎儀制郎吳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於帝且嗾三俊朝臣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帝特召問具以實對帝允之昌時欲外轉科四人道六人朝中大譁連章力攻昌時幷詆及三俊於是力請休致詔許三俊乘傳歸家居十餘年乃卒三俊久歷仕途始終不與奄侍作緣先被魏忠賢褫職閒任崇禎時宦官復用事延臣潛結之久而不以爲恥曹化淳之喪父也大臣與臺諫多往致祭王之心塟母大臣亦多往送九卿不往者惟三俊暨

程國祥而已人益以是多之國祥字仲若上元人由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以廉惠得民陞南吏部郎冢宰趙南星知其賢調爲已屬逆奄旣逐南星幷除國祥名崇禎二年起官至四年大計稱公愼歷陞南京戸部侍郎時南倉積蠹爲祟運糧至者先飽索厚賄乃得收否則守候積月解役苦之國祥悉加釐剔以到日之先後定收倉之次第宿弊一清九年冬名拜戸部尚書時用兵四出需餉益匱四方又奏報水旱國祥念加派厲民已極無可再增而都城賃舍

貴戚與奄宦罔利議收一季之租可得五十萬稍佐度支之急帝即允行而國祥緣此得以柄用未幾拜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國祥素醇謹旣貴而布衣蔬食不改其常然未能有所建樹甫一年即乞休去

范彦曰公以南京宣課司増稅病民而欲分其半饟之蕪湖之坐賈慮非不善也乃宣課不得減半之利而蕪湖緣此仍復設關且啟三稅並徵之端甚矣大臣之謀國其立言不可不長慮而卻顧也

盧宜曰逆奄時義子乾兒西布朝列固不待言矣即崇禎之季不入宦豎之室者能有幾人建德固表表矣若上元者正夫子所謂才不足而守有餘者也思狂而又及於狷要亦聖人之所節取耳

王氏雙忠傳

兩關巡按御史王肇坤戸部督糧主事王一桂皆於明崇禎丁丑死昌平州之難稱一時雙忠云肇坤字亦資蘭溪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刑部主事帝用法嚴讞獄者多以刻深迎上意肇坤獨平恕多所平反從此得名七年改授御史流賊破鳳陽肇坤上言今日用兵之弊不在偏隩兵單在兵不用命將不受制蓋兵不能殺賊止善避賊不利賊去反利賊來民遭賊難尚有剩餘民遭兵難斯無孑遺此今日兵事之弊

也將不能馭卒止知畏卒不能救良反好殺良督撫檄之不應天子詔之不應歌舞行間逍遙河上此今日將悍之弊也蓋必督撫有權而後法紀能行於將亦惟將受制於督撫而後肯一意進勦乞陛下假以重權大將犯軍令者即便宜行戮庶偏裨畏威士卒用命得旨申飭出巡山海居庸二關時流寇四起帝特命陳奇瑜爲五省總督以勦之而奇瑜意專主撫興安之界有地曰車箱峽四山壁立中亘四十里闖王高迎祥及李自成李過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

顧君恩高杰等皆陷在其中居民從山巔發大石擊之又投以拒火飛走之路俱絶春夏大雨兩月賊弓矢盡脫馬死過半乃詐降於奇瑜奇瑜大喜輕心謂數十萬之衆一朝解散大功可立就詎意賊出峽卽叛不可復制肇坤追論前事糾其主撫之悞謂賊當坐困之時濫猿阱獸自分必死困至十餘日糧盡草絶斷無生理斬草除根正在此時奇瑜豈不知賊勢窮極借撫求生乃明知而故縱之道路流傳謂奇瑜受各賊買路重賄數千金若無此事何故作此怪舉若果有之乞立正大法警勵疆臣得旨看議未幾奉命出按兩關駐劄昌平州而戸部主事王一桂亦以哲偏來一桂黄岡人由乙榜性慷慨肯任事與肇坤相見與昧甚投七月昌平被圍分門拒守一桂以南城拔衙身任守之肇坤亦登陴協力有奸人內應城遂破肇坤身中四矢二刄而死一桂被執不屈死於城上妻妾子女家屬二十七口並投於井無一免者戸部主事趙悅以公事赴昌平亦與於難禮科馮元颺疏請邮典且云王肇坤死忠最烈今嫠婦孤男流

落京邸得旨從優並贈京卿各廕一子

屠孝義曰陳督失毀大功縱虎出柙此明亡之一大關鍵也自後賊勢日熾國事日非以馴至於鼎沉社屋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陳督之謂與

馬介愍公傳 附吏部員外耿循樸

明崇禎十一年冬　大兵破靈壽在籍兵部右侍郎馬從聘死之從聘字起莘萬曆十七年進士初任青州府推官決獄有聲以治行高等徵授江西道御史二十四年劾衛李宗城本紈袴子往封日本平秀吉甫入境恣為威福聞兵至震懾失䰟入夜即棄劾而逃其父言恭方督戎政宗城被逮按問從聘抗言子既辱國其父不當仍握兵柄醜顏將士之上疏雖不行時論韙之明年出理兩淮鹽課疏言近日泰山崩

拆裂者一里有餘端由開礦掘斷地脈所致泰山位在東方盛德為木義主發生而忽然開拆所關匪細不可不速罷以培地脈不報奸人用應璧請掣賣沒官餘鹽以助大工帝即遣中官魯保督之從聘以兩淮向無餘鹽極陳欺罔狀帝命與保會勘從聘勘上執愈堅帝亦不從綱運大擾而諸商德從聘歷久不衰復命改按浙江又按蘇松咸著聲績三十三年疏言前者有詔關市米薪一槩不稅今以小人言增蘇松常鎮四郡之課至五六萬兩且為歲額將安取之朝廷既有蠲邮之令而所司壅遏不宣臣等義所不敢商旅已沾寬恤之令而仍欲歲額無虧亦臣等力所不能若稅使劉成拘于原數仍議包賠是減之行旅而加之本地寬之商販而派之閭閻將小民李代桃僵豈肯心服乞推廣仁恩速賜減免不報以久次擢太僕少卿四十二年秋拜僉都巡撫延綏明年閏八月河套賊大舉入犯三路敗衂兵部議錄兩級其冬諸將出擣其巢頗有斬獲又明年春火落赤沙計猛克什力等復擁衆寇邊總兵杜文煥督將士出擊

斬首三百餘級從聘旋以疾歸從兵部敘功加兵部右侍郎家居二十年屢薦不起崇禎十一年冬靈壽破從聘北面再拜衛其三子曰吾大臣也義不可辱爾曹則無害于生也三子不忍其父獨死相繼同縊從聘年八十二贈兵部尚書謚介愍官其一孫同邑耿循樸字璇極天啓中進士授臨淄知縣民俗剽悍歲歉即相聚為盜有金冠道人者借邪教集黨萬餘將謀不軌循樸勦破之亂遂定久旱步禱因服暴烈日中自列罪狀訴於壇雨立澍時兼攝壽光事父老

詣臨淄請禱徜樓為文禱之雨亦隨應兩縣皆呼為耿公雨崇禎中入為兵部主事調吏部員外乞假歸及城破偕子參葬死之贈光祿卿

張□給曰其受利之中十人之五爲膏肓之疾耶問神宗以萬乘之主所不足者非財也而罪於爲王十爲地聚斂民怨沸不恤亡國之禍卒于此何終不覺悟爲可痛耳

[illegible]傅公傳

刑科都給事中傅朝佑疏參首輔溫體仁忤旨下獄拜杖竟以創重而卒時崇禎十二年春二月也朝佑字右君江西臨川人幼負至性嘗刲股療父疾長為諸生即以名節自砥臨川故多先達咸目屬之曰此東漢李元禮范孟博一流人也萬曆中舉鄉試第一鄒元標方里居講學朝佑奉為大師事之惟謹元標亦拭目望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為給事中值永平初復上善後七事帝採納焉補授兵科在垣中啓事侃侃傳播朝野而最為人所稱頌者尤在先後所參首輔周溫二疏皆宸衷正優時也其參周輔疏曰延儒陰擅威福陰禍忠良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張道濬等為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劉宗周等于草莽傾陷正士曰上意不測也擬竊明旨曰吾意如此也陛下因旱求言而彼恐揚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陛下慎密兵機而彼用私人口故挫直臣以快衆而且泄漏邸報布列要津豈大臣之道當然耶忤旨切責

及延儒爲中官王坤所詆朝佑大爲不平上言曰陛下用王坤監視宣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也乃一疏再疏侵及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是幾於輕朝廷矣縱使閣臣有過上有典章下有清議乃使中官汲言天下事書之史册何以示子孫傳後世哉臣下是不能不爲延儒咎矣當遣內臣之始舉朝力諫使延儒肯以去就爭之陛下未必不聽奈何坐視至此也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矣當票擬王坤之疏旨不以大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而昭公論奈何俯[illegible]以諾也臣言非特愛朝廷愛世道并愛中官夫中官權盛亦豈中官之福哉不報六年冬同官章正宸莊鰲獻言事獲譴抗疏救之屢遷工科左八年四月疏陳當務十二事出封益藩事竣旋里明年即家進刑科都還朝愆期爲吏科陳啓新所糾貶秩調外當是時烏程已進首輔矣劾之者疏滿納言帝晝屛不聽而信之益專朝佑將出京慨然曰吾雖去國然此人之用舍乃天下治亂之所關也吾亦何惜餘年不以報國耶乃疏論其六大罪且曰願陛下急去之毋以

天變爲眞不足畏毋以人言爲眞不足恤毋以體仁之督責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嚴察爲必可恃毋以李汝燦之忠言爲逆耳毋以許自表之直糾爲沽名卹天下死難之忠節以鼓士氣復天下削奪之冠帶以收士心體天下大小之臣僚以課實功聘天下道德之高賢以咨治道大赦天下速更苛政省刑薄斂布德行仁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也帝怒除其名下吏按治中官杜勳重朝佑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職朝佑不應十一年冬以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囹圄至不能容朝佑乃從獄中上書請寬恤而語過於激會有邊警未報然帝怒終不解明年二月解嚴後忽憶及前疏責以顚倒賢奸撓亂國是恣意訕侮命廷杖此六十棍而朝佑已死杖下聞者莫不哀悼或云錦衣迎帝意故殺之踰月體仁亦罷八年正月降王坤爲南京淨軍發更鼓房打更以流賊連陷諸州縣責其扶同坐視也

附記崇禎長編 體仁嘗奏帝曰臣生不知兵事凡命將出師戰守機宜皆卿侯廝斷惟票擬一事不敢一字涉斯以報皇上耳帝喜獨攬然其言以故喪師失地皆不咎體仁

科臣黃緒杰參體仁秉政久竊何其工體仁辯曰臣生平雖無他長而敬畏小心歷數年如一日每票擬未中款曲一經御筆批改相與傾服將順之不暇何所容其竊何乎科臣傅朝佑參體仁票擬王坤糾閣臣周延儒之疏不能大義責坤體仁辯曰臣是時謂以中官而參閣臣事既出於綸閣權官歸於獨斷姑照常擬仰聽睿裁未嘗非人臣恪恭之道也既而皇上溫諭首臣與切責王坤之旨同日頒下大聖人操縱在手何容臣等置喙

處宦官曰烏得立言甚婉用意甚深始終只是遜謝權勢而不若故得君專行政久始終邀帝寵眷而不彰其發也猶得文忠之美蓋帝始終在其彀中馴至亡國而究不覺悟也悲夫

畿輔諸忠合傳 戊寅

大兵於戊寅十一月入畿輔紀文武諸臣之死事者初破高陽原任在籍大學士孫承宗破執乘間自縊男婦子女內外親口俱死止遺六歲一孫與其母弟六子婦兩人而已戰於賈莊總督盧象昇身自陷陣兵敗不肯突圍而出竟死陣中（二公俱另有傳）承宗雖家居而夙負威望象昇方領兵以捍衛畿南兩大臣於一月內接踵捐軀遠近聞之大震隨破任丘舊任知縣白慧元鄉紳按察使李禎宁死之（另有傳）破興濟青縣知縣張文煥錢珍死之再破慶雲鹽山知縣陳紱陳誌死之破吳橋訓導劉廷訓死之廷訓北直通州人由歲貢任聞警知縣欲遁廷訓邀與共守及外圍將合知縣竟縋城走廷訓急奔城上語守者曰守死遂亦死得死於守爲忠義鬼乎堅拒三晝夜廷訓爲流矢所傷猶束胸自奮又中六矢乃死踰月其子啓棺史驗面色如生此皆河間府所轄也總兵侯拱極率兵二千人堵截南路遇於邯鄲衆寡勢殊不戰而潰拱極與中軍鄺尚任俱死之此廣平府所轄也破欒

鹿教諭唐一中死之一中全州舉人此順德府所轄
也禮科解學尹疏報破深州知州孫士美自刎城頭
父子殉難（另有傳）駐防深州千總劉運勤畏創血戰而
中兩刃而死其母白氏不屈破殺破新河知縣崔賢
死之賢代州舉人破靈壽知縣馮登鰲鄉紳兵部右
侍郎馬從聘吏部員外耿引樓（二公另有傳）死之登鰲膚
施舉人破臨城訓導張純儒新安貢生率諸生守城
城破携二子端坐明倫堂曰此我盡節處也兵入縛
之樹身被數十刃居民扶至學宮乃卒鄉紳[illegible]

若雯（另有傳）死之破隆平舉人董祚亦以城守被殺此
皆眞定府所轄也破蠡縣知縣王采澤州進士訓導
馮大緯（馮登鰲從父）俱死之破慶都知縣黃承宗闔門同
殉承宗有吏才在縣百務具舉其歿也士民尤哀而
思之此皆保定府所轄也破文安知縣王鑰武功舉
人破固安知縣王九嶷皆登陴拒守死於城上副將
李孟陽王世爵對陣衝鋒而死此皆順天府所轄併
見於解學尹請優卹之疏者薊遼總督吳阿衡與中
軍副將魯宗文守墻子路城破被執斷膝及腰而死

（另有傳）此見於工科范士髦查核死事諸臣之疏者巡
按梁士濟疏奏鄉紳原任戶部員外青縣舉人李崇
德倡義守城與城俱殉原任鄒平知縣高陽縣舉人
魏克家在官以循良著績在家以捍城殞身叅將杜
桂林亦以堅守血戰闔門四十餘人同殉均請表揚
優卹以拾激勸此又河間保定所轄者也是歲畿輔
諸郡悉被兵長吏多聞風先遁失亡城郭者四十有
八及事平論定凡棄城者皆坐大辟其眞定府元氏
縣知縣以獻俘迎降身磔妻子入官爲奴父母兄弟
流二千里而死節者並獲贈卹

附記　深州知州孫士美青浦人由乙榜先任舒
城教諭崇禎八年春擧盜來犯令適公出士民商
洵士美慨然代城守事賊百方攻城而士美能隨
機應之自捐閭迄解嚴凡七十餘日城賴以全明
年以守城功擢知深州州大而瘠僅鄉兵數百皆
市人不習兵革事士美至力爲保障計及被兵集
士民憑城同守而備禦無具力不能支城破自剄
於角樓前父訥亦自縊一家與難者十有三人
任丘原任知縣白慧元清澗人父宗舜由乙榜歷
任蒲州夔陵州有聲慧元第崇禎七年進士來知
任丘事性邁爽鋤強去蠹吏民畏之九年縣破兵
慧元堅守有功命減俸行取部內有大奄置酒盛
陳寶玩誇示於慧元前慧元西人性梗率語譏之
大奄怒嗾撫大城淶水清苑定興諸縣之不職者
而留慧元于內以聞帝方信諸奄聞言不察悉命
逮治而嚴責撫按之失察者撫按亦知慧元廉而

被誣然大奄方乘勢恣睢不敢攖其鋒以此慧元留滯任丘不得去及畿南戒嚴家居原任按察使李禎宁現任給事中李士焜之父也合諸紳共詣見任知縣李廉仲議城守事宜衆謂舊令白慧元丙子守城城得無恙其條約可遵廉仲不從自立新約刻薄寡恩竟棄慧元者不用十一月初七日攻城勢急廉仲於黄昏時脫幘投地潛數人從東南角縋城逃去城陷禎宁率家丁張虎等二十餘人格鬬力竭身被數創而死闔門祗餘長子生員李士煒身被重傷昏仆僵屍內進見追獲慧元問難其曰識此人否曰舊令也大譁曰此昔年拒戰趙北口者遂見殺并及其一家事定廉仲弟芳伸來縣認他人屍為兄與得旌卹士焜力此其傳乃寇芳仲奏而贈慧元按察司僉事并予祭塋臨城縣鄉紳喬若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禮部主事崇禎元年春逆奄雖殛而奄黨猶布朝列思力持殘局若雯兩疏劾兵部侍郎霍某御史陳某張某智某備陳其傾邪狀尋言者按[illegible]某罪惡滔天致先帝冒桓靈之名忠賢肆十常侍之毒而其徒某某等爲之鷹犬專噬善類是故輔之罪不下忠賢某某等之罪不減彪虎乞死者胡其宮謗生者殺之荒裔帝責其誣毀先帝而某等下所司行遣二年遷吏部郎三年出爲兖州知府時帝欲重郡守選命與監司道補方面而體統究悉從不能方親選篤若雯詠快誤之宮則除殯弊豪僞歙手與學育才張[illegible]恤早咸有賞續後以疾歸士民遮道泣留及臨城失守若雯按劍端坐以待兵入遂死之後予卹典贈太常少卿

吳阿衡河南裕州人由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爲人豪健俠鄙性嗜酒崇禎十一年冬大兵薄牆子嶺是日值監視中官鄧希詔生辰阿衡及總兵吳國俊等往賀希詔置酒大宴警報疊至阿衡大言曰吾與鄧公飲百盃爲百壽之祝飲罪倉皇會戰辭不能軍阿衡踞牆子路城拒守五日力屈城陷與中軍副將魯宗文俱被執斷滕及腰而死國俊戰敗走密雲後定罪正法希詔亦於

他案伏誅阿衡於金陵請得卹典謚忠毅按阿衡貪中官之盃爵而僨國家之封疆死亦僅蔽其辜耳若中軍魯尚文之力戰而死者是則可哀可卹也矣

山左諸忠合傳

大兵於戊寅十一月既連下畿輔諸州縣乘勝直抵山東紀文武諸臣之死事者十二月初一日破丘縣知縣高重光死之重光字秀恒保定貢生先爲栢鄉訓導歲凶饑民嘯聚白日行刦有司惶廹無措重光有容頭勇敢善戰率鄉兵迎擊賊大敗城獲全當事薦于朝擢知丘縣多惠政及被兵吏民欲負之而逃重光不可城破抱印投井死教諭蕭延覲被傷訓導王希隆被殺當是時東撫顏繼祖方奉樞部楊嗣昌令率其標下兵赴德州將勦而

大兵已由他道疾馳抵濟南府濟南山東省會也城既遼濶所餘備守禦者止鄉兵五百萊州援兵七百皆傒弱不足與守巡按御史宋學朱方行部章丘聞警馳還與布政使張秉文副使周之訓參議鄧謙運使唐世熊等議城守而飛騎連章告急于朝樞部楊嗣昌無兵可應督師中官高起潛擁重兵而藉口守臨淸關莫肯分助大將祖寬倪龍等又觀望不前學朱等晝夜不解甲分門死守外圍益急闔城翹首以望援兵而援兵竟無一至官民之力俱竭己卯正月初二日城遂破德王由樞被執藩司與副參運使及知府苟好善同知陳虞裔通判熊烈獻歷城知縣韓承宣等歷城舉人劉化光與子舉人劉漢儀皆以城守死之領班都司簡致忠與妻王氏闔門俱殉濟南推官陸燦教授孔文玉訓導鄒善張祚昌教諭林茂先訓導陳黙運經計忠仁庫官陳楠皆同時被殺恩縣進士李應薦爲御史以附魏奄列名逆案至是捐資募士佐有司同守及城破身被數刄而死亦蒙恩䘏秉文號含之桐城人參政淳之孫也由進士初授歸安縣歷陞至福建右參政與平海冠李魁奇再陞至山東左布政居官廉所至稱職妻方氏巡撫方孔炤之女（詣文學著有紉蘭閣集）聞秉文殉難與妾李氏相率並投於池之訓黃岡人由進士歷福建提學副使舉卓異備兵濟南復薦賢能未陞而覲難望闕再拜與妻劉氏闔門同殉謙孝感人由進士授評事歷山東督糧參議戰于城頭與季父有禎偕死毋莫氏匿民間不食死族戚傔從死者四十餘人世熊灌陽舉人由富

川教諭累官永平知府有能聲來爲運使分守西門
被殺好善醴泉人由進士知長治關陽二縣擢南京
御史出知濟南被難列獻黃陂人由貢生初任興二
子俱死丞宣蒲州人大學士纘之侄孫由進士初任
與妻妾同死皆建祠贈郵學朱長洲人由進士歷御
史後廷議卹典以不得屍疑未實獨格不予其子訴
於朝不許南渡再訴乃贈大理卿有劉大年者江西
廣昌人父仲以進士歷官雲南布政使大年亦登崇
禎丁丑榜爲兵部主事奉使金陵還朝遵歷撫亦抗

節死贈光祿少卿時州縣失守者一十有六縣令殉
難者又有臨邑宋希堯博平張列宿茌平則黃建極
武城則李承芳皆蒙贈卹而尹亮知高唐不能守以
所箭倆銀十萬兩爲獻求免攻事覺論死他失城者
亦俱論死其後東撫顏繼祖總兵祖寬倪寵皆以失
陷落封論斬即曾官處決惟高起潛議罪不及兵科
張作楫特疏參起潛得旨切責作楫而起潛終置不
問

附記　兵部疏言倪寵山東總兵也題令統兵防
勦乃託聞警入衛疾趨德州而不顧後又奉臣部
遣顏山東之文而反回徐宿該撫聞濟南被圍遣
禍陝三提往援倪龍不惟不援且同之遽回東萊
以致濟南不守此倪寵之罪狀所當立斬無疑者
也
兵科張作楫疏言高起潛爲皇上最親之近臣而
復受典兵之重寄如果僇力行捐救民水火彼望
援州縣方不營爲猴食之迎乃搗故殆以殺兵閉
門以拒兵餐見起濟斜疏中則以高兵不救民而
反虎民也止省濟南告不用一失相加宜頑不
靈如詞未偶洩言草人亙馬不知將次何處用之
此臣所大不廟也
張議蔭日十二月初一日已破底縣至次年正月
初二乃破省城相距尚一月也擇鎮誠于此時反
顧根本則德州去省城不過故日程耶而皆若爲
弗闔也者後之驕首西市又何詎之辭

御史成公傳

武陵相奪情南御史成勇專疏攻之遂攖譴謫迄不
復起勇字仁有山東樂安人舉天啓二年鄉榜明年
會試答策極言宦官之禍魏忠賢新用事主司得其
卷日為往坐竝棄之又三年成進士璫焰益熾同年
生邀勇往謁持不可人咸怪之授饒州府推官聞鄒
元標講學吉水攝衣請益多所印可遂執弟子禮唯
謹中使至饒州百方需擾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
往而以供帳不備詐知府僚屬咸走匿勇獨捕其從
人痛笞之中使顯趨去曰歸必訴諸上公會忠賢敗
獲免連丁內外艱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所至講聖
學以敦本善俗為己任冬月或獻貂裘峻卻之流賊
攻歸德集官民固守獲全磬積大起丁丑行取入都
視選司落落無所干求亦無所附麗主者故抑之予
南曹郎勇亦不以為意甫數日即辭朝竟去輿論大
譁上聞於帝乃授南御史疏言曹郎例不受民詞而
南都獨否不肖者遂借此以漁獵小民訟事未畢生
齊已罄請嚴加禁飭非奉通政司通狀不得受理弁
禁越告越提刁風頓息時楊嗣昌以奪情入閣黃道
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春交章阻之咸獲重譴
勇憤上疏曰禮莫大於倫紀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
知君親而可齒於人類者也嗣昌疏云古者列國之
君臣可得而避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
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但一嗣昌
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
為臣為子之鵠否則既為今日之賊子必為他日之
亂臣其貽禍尚可言哉帝得疏大怒命削籍提訊既
至下獄刑官擬杖徒不許竟遣戍寧波衛自是中外
薦者十餘疏皆不省最後左都御史劉宗周言銓選
人才宜覈恬抑競今考選諸臣即署中有自行陳乞
者推知中有藏俸行取者以至賑濟防河皆得減俸
呈身如此速化如此求日後之建豎必不可得矣必
若袁愷成勇方無愧言路帝是其言命吏部議覆閣
臣合詞請擢用又命刑部核奏部臣請復故官不許
命以他官用甫聞命而京師陷金陵起福建道御史
不赴後披緇為僧越十五年而終

盧　宜日公至寧時宜方爲州公寓來謙園宜號者栖鳳軒恰與相對學得驅仰丰采見公長身矮立蒲面勁骨嶙峋下宵嶷嶷于丈松也乃山陰以爲步若某某方無愧言路帝屢是其言矣而猶惜此一官不于原職何爲之護前雖歷久而終不化耶

二續表忠記卷之四

二續表忠記

卷之四

四明公鄮廬　宜棻輯

給諫考功兩姜公合傳

虎丘千人石畔新建專祠春秋祀姜給諫埰考功垓歲歲不絕蓋出

本朝特恩云埰字如農垓字如須山東萊陽人父瀉里號漢洲爲諸生文行兼優負盛名推庠中祭酒而賦性激昂逆璫建祠趨附者如蟻瀉里獨危言侃侃爲璫吏所睥睨或且跡之忿擣家入山變姓名爲人傭璫敗乃歸有子四次曰埰又次曰垓咸以名節自砥埰年二十一丁卯鄉試闈中已中式因答策稍訐宦官主司懼觸諱勿錄庚午首本乃聯捷出倪文正元璐門初令密雲調繁儀眞儀眞故淮鹽所聚凡掣鹽者引令多受餽洽爲側採峻卻之又置大憝董奇等於法窩訪之害絕誓不受遊客干牘至者往往垂橐去題其舘壁曰愛民如子疾惡若仇邑中頌廉明崇禎十五年以治行高等入爲禮科給事中垓亦於庚

辰成進士授行人兄弟同官京師琛甫蒞任首疏劾
罷陳啓新繼言緹騎需擾之害請中外刑獄悉歸法
司曰及書平反掌之司敢豈必歸於詔獄始成鐵案
臣令儀眞時値東撫余大成就逮舟次江干儀眞旣
非大成本籍又非屬縣坐飽大成多金可以已矣無
端凌轢及臣不曰抗旨卽曰欺君儒素蒔狀臣所身
受如此其在他方可知不請亟罷貽害無窮報聞而
已帝以寇氛未靖民罹鋒亦延猝南城弁子時借周
后往誦佛經務時乃疏琛諫曰宗社之安危必非佛

氏之禍福顧以九重之尊而乃下崇西域之教不報
又疏言原任給事中章正宸公直遺成士論冤之請
釋罪起用亦不報初烏程在事與復社之獄七年未
結琛爲帝開陳諸生闇明經史非有他故且張溥一
代著作手齊志以殁宜賚易名之典疏上値宜興當
國雅爲復社所推許事乃大解先是烏程與韓城當
國力主推抑東林建言者率蒙譴責及是宜興悉反
其所爲一時淸流多列要地所上封章亦多得優旨
由是言路蠭起論事小人深忌之乃造二十四氣之

說取東林在位二十四人配之直達御前上因申諭
言官近來忠讜固多而挾私偏執者亦復不少或代
人見卸或爲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前須憲綱
面諭已明俱着祇奉遵行壬午冬琛疏糾首輔已許
上意及見帝申諭疑帝已入小人之說乃上言曰諫
諍臍播必有大奸巨憝惡言官而思中之若不重其
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尤蟬聯
蔽天聽而上諭代人規卸爲人出缺果何所見而云
然或於章奏知之乎抑出聖心之懸揣乎當是時帝

所申諭蓋舉廷臣積習而告戒之琛疑帝已實有所
指遂倉卒拜疏帝方憂勞天下至黙告上帝歲罪省
愆所須戒諭詞旨痛切讀者莫不感動而琛傾反從
詰難若有深疑于帝者帝大怒曰琛敢詰問詰旨藐
玩特甚而行人司副熊開元亦以面糾首輔與糾牘
語不相應於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呼附人
出班親論旗尉俱縛下詔獄拷訊其時或以病從錯
卧邸中家僕偶出見官役奔走如驚傳笑給事熊司
副以言事觸上震怒被逮禍且不測急歸白城城力

疾徒步往視道逢簡討方以智亦徒步來相慰逝上
意嚴切爲其目擊自御極來所未有錯愕投春肆立
談主者揮之出曰毋累我輩垓股慄不能行其僕披
之一步一揮涕急赴北寺門至則校尉數十擁垓於
驢背來校尉呵垓不使前垓曰垓得罪于君雖死不
怨但此吾胞弟也生死亦須一訣乃墜驢步至詔獄
語垓曰首輔貪婪擁蔽主聽且欲汲引逆黨我不言
誰復言之縱死不恨獨恨二十四氣多海內人望若
坐以黨錮則廚顧俊及交罹禍毒天下清流一網盡
爛盡矣又曰二親衰老一子幼稚皆弟之責也慷慨
激烈觀者壯之比司例入獄者不得攜戚僕投獄之
頃垓與若頭趨登長號求入獄卒梃杖交下獄門已
閉一慟欲絕而已垓初入獄尚未就理抵暮見旁有
關械以木爲之似榻而隘但可仰臥於上身不得左
右轉月角各以鐵釘刺之不得關閉有獄吏顧垓言
月此黃漳浦到任之所君知之乎値天寒冰冽飛砂
盡晦牢屋有垣而無門壘土爲障越日尚無勺水入
咴典獄者入夜約十人爲一隊擊柝揚鈴繞屋四面

凡經一門呼屋內四名一過羣答之伊復應聲高喊
乃去越三日始詣讞所一棱一夾上下擴敲各五十
撻三十名曰一套棱則自十指至兩乳攢擊一震萬
孫刺心夾則足如刖目如抉腦如迸出昏暈不復知
人間事次日再讞敲擯又各八十撻三十噓吸氣息
不相貫屬賴一廣陵囚以湯糜活之主讞者欲得二
十四氣姓名垓恐流禍滋蔓甘受全刑死勿承二日
名衛臣駱養性司臣梁清宏面諭垓與開元一則顯
指大臣一則隱斥秘密汝等爲朕讞實即是忠臣否
則自貽罪戾明日再訊司臣畏禍聲色變動謂汝死
何足惜但皇上必欲得二十四氣姓名垓仍恐死勿
承被刑尤酷垓大呼高皇帝數聲氣欲絕惟以指染
口血書死字司臣退罷垓指下半日乃甦復讞如初
終勿承爰書入上大怒猶謂其緩責清宏等徇私更
嚴讞速奏忽單卒趨報垓寓有嚴旨未識何若是夕
風霾交作對面莫辨垓詣長安右門聞啓封付衛司
二臣御批賜死矣蓋是日有上諭一小紙固封付錦
衣駱養性曰姜垓熊開元兼取畢命只云病死養性

權不知所爲私卬之親知曰不可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此可鑒也養性乃堅持之不敢奉命而上意亦稍移會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謂宗周執拗革職僉都御史金光宸又願以身代宗周上益怒并謫光宸幸兵部侍郎馮元飇都給事中吳麟徵曲爲解釋乃寄諭衛司緻前旨於是移兩人於刑部獄故事凡下錦衣者移刑部得結案多從寬政垓乃命蒼頭异從與伺之未幾埰從詔獄出髮覆眉血濺赭衣四肢如柴面若黃沙疾呼不應

惟搖手而已自閏十一月二十三日迄十二月初四日十日之內幾死復生舉朝薦紳亦痛二人必無生理而終於得生誠異數也帝一日問罪相附逆案已久定朕自不用何故言路爭日朕亦知二十四氣雖半皆清流也當日末齋執稱崇禎時大僚不預枚卜者造爲二十四氣之說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倪元璐爲戾氣黃王盛爲逆氣徐汧爲油氣者後皆死難輔臣吳甡黃景昉以名亦在內請罷斥因言東林之號起於無錫高攀龍顧憲成二人倣建宋時楊龜山東林書院以講學有志節者多歸之四明閣臣沈一貫因與憲成不

協附一貫者乃有浙黨之目至逆奄亂政羣小媾結所稱爲東林者屠戮殆盡在高攀龍等理學名臣原非有心於標榜而一時臭味同趨者亦非有心依附持不肖之人強而名之曰東林黨也上聽之默然嘉悅埰既送刑部垓得隨橐饘而入兄弟執手悽惻曰夢寐相逢也埰杖瘡潰膿血淋漓呻吟床簀間垓撫摩久之飲泣而出十三日早朝畢傳諭旨責言官之申救者十四日刑部具初讞引軍民以建言爲由挾制官府例遣戍終身帝以所擬未足蔽辜著再確擬

且以刑官不據律定罪奪尚書徐石麒郎中劉沂春官二十一日忽傳埰已縛送西市垓魂魄俱喪同邑黃道晉在座掖垓左右肘疾走西曹埰已出貫城前列金吾紅棍數十行次捧旨官跨馬上最後則埰與熊開元也垓捶心頓足衛士呵逐不得近或有持木耳灰和酒以進者衛卒疑有毒逐之垓先自飲一甌衛士不復疑埰乃得飲而入西長安門置精微科廊開元與埰相對但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徃例廷杖金吾主之中使僅下員執事而已是日帝怒甚時命

司禮東廠二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
位列午門外西墀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
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分東西立二臣北向跪
捧旨官西向立宣讀各杖一百宣旨畢一旗校持麻
布兜一具自肩脊及兩肘束之左右不得動一旗校
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
口中邊旗校二十人人各五棍紀數者高呼着實打
華諾而和之凡五棍又一呼諾如前杖及半司禮王
德化以其輕也更督旗校加重故後五十棍棍[illegible]三
折杖畢獄卒用布兜舁歸刑部埰昏絕不復露聲息
垓口含童便吐埰口中初不得入後乃漸受而咽名
醫呂邦和曰凡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刺患處
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如期果痛半月去敗肉斗許乃
甦邦相謂活黃道周廷杖者君子醫也亟遣僕歸報
父母母痛不已父謂母曰子官言職子不言負職子
不職負君負君負職非吾子也吾子若此不喜而悲
何也未幾萊陽被圍或勸瀉里微服從竇出不可佐
縣官守禦甚堅城小力不支遂破瀉里猶率親丁巷

戰刃中於臂被執索金帛以贖厲聲曰吾兒守官淸
廉人所共曉吾受國恩死卽死爾安所得金帛以乞
命耶遂以身殉闔門男婦亦多遇難訃報至京埰方
囊頭繫獄中垓乃噀血上書臣父姜瀉里爲諸生三
十年臣邑被兵臣父率親丁老幼死守城陷不屈死
臣季弟坡臣嫂王氏妻孫氏弟婦左氏仲姊之歸於
左者同日盡節僅臣母得免尚未審存亡臣兄埰以
狂悖獲罪幽囚從來以言得罪者未必家嬰屠僇之
禍而殺身原野者尚得相保于骨肉之餘未有家殲
城頭身羈狴戶面不得見骸無可收如臣家之慘者
也伏乞以臣代兄歸家埋父卽或臣兄罪在不赦俾
得暫一省覲勒限自歸夫法之難貸者豈槩臣所敢
邀而情之所最苦者亦仁主所埀念也得旨姜埰着
刑部卽行問擬姜垓不必求代七月疫上命刑部淸
獄詮二人名於籍上面名司寇張忻以墨筆乂其名
曰此兩大惡柰何釋之於是再入獄有新叅請釋二
臣者帝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卒不許垓乃陛辭
別埰東歸奉母往維揚未幾復以大疫淸獄司寇仍

將二人發保終不許於是三入貫城甲申正月闖賊
彼猖闖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帝御正陽門行推轂禮
建泰請釋二臣上允之謫琛戍宣州衛而繒鴻里光
祿卿予祭葬賜祠謚忠肅琛抵家一慟其父遂赴戍
所金陵起故官以守制不赴丁亥流寓徽州祝髮于
黃山佛寺後以僧服寓文文肅震孟之藥圃曰我宣
州一老兵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名其
堂而自號敬亭山人敬亭者宣州山也復乞高士徐
枋畫荷戈圖以見志且曰死必葬我敬亭之麓至康
熙癸丑嘔血數升子安節實節遵治命不題故官
不作佛事葬於敬亭山同志者私謚爲貞毅先生琛
官行人時甫入署見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魏大
中並列慨之上疏請去二人名以風勵臣節報可
朝論韙之及琛下獄終夜彷徨未嘗一夕安寢而口
含頭便溺其兄光爲聯所傳誦及阮大鋮得志必欲
殺琛乃亡命走天台雁宕間久之奉母來吳門授徒
講學閶闔數年而死學者私謚爲貞文先生

本朝江蘇湯撫軍斌　題請祀琛兄弟於虎丘而以春

秋二仲府縣正官趨祠下親奠焉後宋撫軍犖繼湯
撫蘇從諸生請復祀其父忠肅公鴻里於祠右

宣　宣日宣州老兵守臣節執殳前驅矢不失苾
蒸家幽雨傷心夜夜城烏啼不欲見爲君父誓捐
軀弟爲兄兮叩帝閽當關虎豹宾不遮空滿孤臣
滿腔血故宮禾黍已離離斯民直道今爲烈魂來
黯淡對寒山知應淚濕千人石

行人司副熊公傳

明崇禎壬午以建言與姜給諫埰同受廷杖瀕死乃得遣戍是爲司副熊開元後竟披緇以終云開元字其楚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初授崇明令調繁吳江賦重而地瘠爲江南劇邑首開元勸輸有方課既登民亦不擾以最徵授吏科給事中初帝懲奄禍盡撤監軍內臣崇禎四年九月忽遣太監王應朝救援新城開元上言閫以外邊臣任之閫以內廷臣任之至於庭除洒掃左右服勤則內官監諸臣任之各服其

勞以故責無他諉而事日有功今陛下既任邊臣又使內臣參之豈內臣果智過孫吳勇冠衛霍爲邊臣所不逮乎若謂內兵精而用之營兵不精爾不問內臣能而遣之邊臣不能而不問息王事而與軍心臣竊懼焉不報又言今天下政事往往寬於大者重者而嚴於小者輕者如用人小吏之遷除考核必嚴舉其生平而督撫大吏則有推必允甚且爲脇絲不爲保障京堂臺諫止以酬催科之能吏而往歲遵永之變以孤城抗大敵者覽仕籍無一人爲天下於是無

實才矣如生財晉撫請開採南司農請給銅引禁私銅言官請定民間服色驅遊惰歸農皆不聽而華優免裁驛遞加派小民則朝奏而夕即報可天下於是無固志矣如典禮顯忠斥欺尤帝王風世之本原乃發大奸之周宗建尚屢一易名急大難之劉之綸尚未卹駿骨死大凌河節張春妻霍氏尚莫闡幽芳而恭媚逆璫者反加官蔭予寵卹有加天下於是無節義矣如明刑一杖一徒遠年陳案何關於治亂之數而必往復乎千嚴牽累以數年至情罪之當核莫如

邊吏乃耿如杞劉策受法獨嚴而喪地之王化貞冐倘之孫元化罪之不問天下於是無畏心矣如媽工議生不如議節小省不如大省今關稅蘆課匠班事例必南北互爭至糜費之大莫甚於得已之工役及諸方之織造其間可併可裁者歲省不下百餘萬金祗因估計之胥鋪墊之浮處處皆窟穴遂相沿而莫敢問天下於是無實政矣臣目擊一時上下日孜孜於簿書期會間而于百年必世之計未嘗一究心焉故不憚忌諱爲陛下陳之帝不能用罪撫王化貞以

久繫不決姜覲復用乃賄奸徒張應時等投疏頌其功且謂遼兵拒叛必須化貞安輯請身代其死使化貞得戴罪立功開元大駭疏駁之言化貞之罪惡甚重不旬日而以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一十三萬之士卒河西數十萬之生靈拱手棄之而猶從卧內篇行李四箱以駱駝負之出走即此已見其但顧身謀罔恩國恤矣雖立抶棄街從熊廷弼於地下未足蔽辜應時何人敢妄爲舉主化貞之殺與不殺不足論使存一化貞而致天下謂死刑亦可倖脫則國法不行

矣臣聞化貞家貲巨萬錢可役鬼每赴朝審輒賄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見熊廷弼則投以瓦礫見王化貞則嗟嘆不休冀以熒惑天聽今復敢爲此伎倆請立肆市朝帝命核其章奏抵應時罪化貞卒以伏法新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與考選給事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謫之外命如豹比者悉以名聞于是開元及御史鄭文元等三人並降二級以外省藉職用開元家居久不出至崇禎十三年乃起山東泉司照磨明年入爲光祿寺監事十五年遷行人司副科道左降官率驟遷而開元獨久淹頗觖望會光祿丞缺或勸開元一詣宜興必可得開元如言往而門庭方旅進雜遝辭不見強之乃入開元甫述已困頓狀延儒遽起不得竟其說大慍嘗識於心必思乘間以報之會十一月初五日帝以畿輔被兵廣求讜言詔臣民欲言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名對開元久欲論延儒次日請見帝名入文華閣開元言軍事不可不容帝顧左右退惟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前容計而出十九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獨坐

開元入奏請輔臣暫退延儒等皆引身帝不許開元乃奏言陛下求治十五年而天下日亂者必有其故帝詢其故安在開元跪奏移時展轉折辯至數百言皆擊射宜興而終以其身在帝側不能暢所欲言故語多含吐帝頗不懌命之退諸輔請令補牘從之當是時宜興繼烏程秉政見烏程日與廷臣爲難卒不安其位去故着意延攬聲望而性多欲不能如烏程屏絕苞苴又狎昵小人以此訾之者半而附之者亦半及聞開元將補牘附宜興者慮其必有所指斥乃

羣聚而苦禁之選郎吳昌時者開元令吳江時所拔士也與開元久故於宜興亦甚暱即請開元曰時事固當言但須置身君子中不可爲小人所借因請開元詣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飇寓嘗有嘉言相告開元詣元飇邸晉亦在兩人責之曰君所言誠當但留君子在朝時事尚可爲若君所奏對皇上必謂首輔不賢別用一番小人國事何賴兩人皆京朝官領袖交口讓開元開元意不能無動俄而大理亦吳復中繼至亦以開元所言爲驟既退昌時復致書曰

部言不足採孫馮吳三君之言得毋可思開元惑其語補牘中但述奏詞不更人宜興他事帝方信任宜興又大教未退焦勞特甚得奏大怒令錦衣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同鄉也頗庇之次日即以獄上但錄口供不加刑也帝益怒曰開元謗詆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便彼行私此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究問殊爲溺職其再嚴訊以聞時科臣姜埰亦以言事下獄輔臣及九卿科道並有疏論救皆不聽總憲劉宗周上殿力爭上怒其執拗革宗周職僉憲金光宸請以

身代帝益怒降光宸三級調外而別旨下養性置二人於死養性驚懼不敢承乃以十二月朔嚴刑詰問令供主謀開元堅不吐而盡發延儒之隱帝怒亦稍移乃諭養性徹前旨養性又請付刑部定罪而馮侍郎元飇吳都諫麟徵復開陳大旨不激不昂乃從養性言發刑部尚書徐石麒擬予輕比贖徒三年帝責其不覆訊但看擬成招令自陳而逮開元埰廷杖一百奪石麒官主事劉沂春等削籍有差令刑官再訊十六年六月延儒獲罪放還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

部擬贖徒五年不許擬遣戍杭州許之抵戍所開元母已前死金陵起吏科守制不赴入閩後遂棄家爲僧釋名正志號漁山隱於蘇州之靈岩嘗住黃山之擲缽峯下示寂時遺命歸瘞於黃其徒乃迎而塔於永相原之陽

盧宜曰以疎遠之臣事猜察之主而欲指斥左右大臣於主眷方隆之日所令披肝瀝膽言之尚恐其信而見疑也而顧乃遊移蓄縮致干宸譴此誠日貽伊戚也於人乎何尤

原任通政使李公傳

流賊初起如蝟毛繼而盜名號者十五家或就擒獮或互相吞併最後惟闖獻二賊稱雄而羅汝才與成鼎足崇禎十三年破睢州在籍原任通政使李夢辰不屈死夢辰字元居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四年春改兵科給事中時盜起三秦流入于山西而山東曹濮間亦多竊發道梗三百餘里河北則有水峪村回賊之患夢辰歷陳其狀因言秦之保安攻圍已困而兵將怨散晉之河曲屢值荒歉而士卒不前汾河以西數縣僅存孤城而郊垧盡為灰燼追勦者截實無其人必待賊倦棄城而去然後誇張恢復以塗人耳目而百姓已荼毒過半則是撫難宜急也流賊橫發曹濮商旅裹足而臨濮諸處且潛為製造軍器以助其兇熖解散羅捕實無其人必待賊勢不可禦遏然後手足無措徒請增兵發餉而地方已蹂躪不堪則是防患宜豫也中州為腹心重地東與山左為隣而五營向為盜藪一河是限東南通蕭碭西北接陵川而水峪等處回賊積徙處處可慮在在當防若一與秦晉相應則腹裏之人素不知兵其禍尚可言哉乞勅按撫急為設防帝納其言又備陳中州情形言銷久市價値未償漕米歲輸賠累無極宗祿之併徵不已南陽之加派頻增河決則千里成渠歲歉而三秋失望郵傳苦私賠之累催科患火耗之多生計日蹙不支急難誰為用命合標兵殘兵新舊不滿七千一有警報防禦何資況公私並匱安能枵腹而待今日急務首在防河次則繕城池備器械練鄉兵皆當預籌其本尤在收拾人心則額外之徵不可不禁不聽之需不可不緩也帝即命所司嚴飭又劾東撫余大成縱寇貽患登撫孫元化債事偷生皆誤國也十月以大寇盡萃河北勢必南渡請勅河南諸監司急防渡口總撫移駐衛輝與山西保定二撫相為犄角方下檄曹議賊已從澠池潛渡門是中州郡縣無日不告警矣遷工科左給事中又言年來將驕兵悍將之令不能行于兵將之令不能行于將未與賊遇則覬望不前剽掠無厭既與賊遇則有退無進非叛則逃安可不亟加處分以懲一而警百帝咸採用其言

九年冬進吏科都陳計吏五事言大計黜幽諸都舊有定額倘若一郡皆賢必求如額則賢者亦遭貶斥一郡皆不肖但求及額則不肖亦得優容法之失平莫甚于此請自後毋拘傳例從之唐世濟薦逆案尚書霍維華夢辰率同官特爲駁正維華迄不得登用[illegible][illegible]巡按御史應喜臣爲通政使閒維持亦麗名逆案者夢辰疏糾之喜臣遂下吏遣戍再進太常卿至通政使中書王陛彥代人行賄於首輔薛國觀爲廠衛所緝獲詞連夢辰削籍歸至長垣聞鄉郡被兵從

者勸稍留以觀變夢辰不可曰雎州吾父母之邦也可坐視其陷而莫之計乎疾馳而入州中缺正官方若無主即推夢辰任城守事夢辰乘城晝夜不懈而賊從他門入城遂陷擁夢辰見賊渠羅汝才即賊中所號曹操也汝才問曰汝何所欲夢辰曰我大臣但欲死爾汝才遣其客說之降且進酒食夢辰擲盃於地賊慮其自盡命守者謹護之家人亦以母老勸毋死夢辰不從扼吭而卒妻王氏方病聞之慟哭不食死後羅汝才卒爲李自成所殺

趙吉士曰以猜察如懷宗韓城猶敢秉間以私賄是欲因鬩龍之臥而探其珠也即無厥監王德化之冤何其能終免于禍焉否耶

巡撫丘公傳

同與松山之難而獨捐報國之軀則遼東巡撫丘民仰是也民仰字長白渭南人萬曆間舉於鄉中會試副榜歷原武寧晉二縣教諭遷順天東安知縣釐剔夙獘無遺河齧隄岸旱蝗爲災民仰咸虔禱於神河他徙而蝗亦爲大雨所淹死政聲甚起甫八月調繁保定府之新城縣崇禎巳巳縣被兵晨夕登陴守禦城獲全時四方勤王兵畢出其地民仰支應有方民不知擾四年以治行高等入爲侍御史侃侃敢言歲切機要雲南土司普名聲反巡撫王伉不能定民仰劾其啓釁狀伉卒逮治十二月登萊叛卒連破郡邑東撫余大成登撫孫元化爲賊所愚一意招撫而賊勢愈張民仰極論其非言二臣認賊作子聽其刼庫殺官列城被害近見部國祚帶領川兵行次濰縣亦從叛將孔有德而去元化倉皇孑身而奔辱國尤甚國祚與有德皆遼人自不宜令其討賊乃元化復命爲將明明以卒予敵大成脩齋誦經不禁叛而禁殺生致地方有白蓮都院之號即叛兵之報冤至而以

衛內僧道建醮未完遂令塘報遲遲不發先日舊遼臣謝璉縛逆賊于大成之前大成以人性皆善一槩釋去致地方有狗子佛性之謡今叛兵敢於肆横明知大成非殺賊之人耳乞速斥二臣另選賢能二人亦皆被逮議罪明年流賊亂山西巡撫宋統殷恇怯事以撫自愚下令殺一賊者償二命以招賊而賊四出剽刼益無所忌內猾愈張名城屢陷民仰亦抗疏劾之并論吏部尚書閔洪學所用失人亟請放逐帝皆聽之洪學與統殷旋皆罷去尋乞假歸里[illegible]其乙榜也外轉爲河間知府民仰意亦安之曰人能克自樹立雖下僚亦足以表見況知府四品官儼然方面大吏耶履任勤於其職百廢成舉吏民愛之政聲大起居三年遷天津督餉副使調大同十一年監軍汝寧明年春以右參政分守永平五月移督寧前兵備民仰善理劇不憚況瘁所至輒著治績故當事類移之要地十三年三月擢僉都代方一藻巡撫遼東當是時遼左連歲用兵運籌轉餉皆撫軍事也膺其任者多以不稱職罷去民仰按行關外諸營堡於

士馬甲仗錢穀多所規畫兵戢而民亦安堵地方頼
之十四年春
大兵圍總兵祖大壽於錦州徵兵督備備著勞勣七
月錦州圍益急民仰偕總督洪承疇進至松山
大兵既破錦州旋即移師攻之八月二十一日總兵
王樸擁兵不救臨陣潰奔馬科吳三桂白廣恩李輔
明唐通繼之一時六鎮騈逃外援既絕松山勢不能
守共與督撫效死勿去者總兵惟楊國柱一人而已
堅守半年餉糧俱竭標將夏成位開門迎降民仰與
督師俱被執或勸之輸款不失富貴民仰慨然曰君
恩不可負也願就死乃見殺事聞與楊國柱各予祭
六壇廊典咸備再諭將近日死事文武大臣通建祠
于都城內帝將親詣致祭以慰忠魂後因言者而止
中樞陳新甲緣此被誅而倡逃之總兵王樸立郎棄
市傳首九邊重臣既殞失亡士馬器械無算疆事遂
不能復振

附記　薊督張福臻松杏戦亡總兵楊國柱已
蒙贈卹而同亡副將李有功劉世爵泰將王文王
與獨石都司王成皆當叩閽枉之餘波者也又督
師標下都司鄉城等疏言臣等三十六人之東也

先松山戦殁蘇倫等十餘人又松山殉難馮大梁
郁進孝等十餘人不死者僅數人而已此皆與督
撫同殉有姓名可考者并訃之
盧　宜日按倫御史之楷疏言當松城被圍四面
危急時諸鎮若能併力攻擊則洪不得成松尚有
待豈料王樸擁兵先逃諸鎮相繼潰散從此松山
望救眼穿樸竟置於度外三桂聽樸客囑多請戰
馬多集遼人以屏松山之圍自任及至馬與兵俱
得額報松錦已失蓋謂既失不須復救抱且樸呼
吸通家朝廷有事必先爾日此宗早加樸奴苛其
家稟日咨自奉旨用金客爾東又選銀覈貯楊州
係工匠打造金銀器皿分送長安津要歲無虛日
若不早處分封誠恐變更不可言觀此則樸之罪
雖傳首九邊與汞棗之猶不足以蔽其辜矣

劉李兩副將合傳

歸正人而能捐軀報國劝忠之屬也若劉國能李萬
慶者當表而出之矣國能與李自成俱延安府米脂
縣人少同里從師習武相厚善自成去而爲盜國能
起而應之自號闖塌天與其黨李萬慶隨李自成由
秦入晉轉掠河南北并畿南荊楚間同困於車箱峽
已復逸去再擾陝西入河南躪江北官軍逼之乃屯
聚商雒山谷中得勝則豕突而前敗衂則崩潰四出
文督如洪承疇盧象昇武將若曹文詔艾萬年皆

於決機制勝者亦奔命不遑蓋遍地皆飢民即遍地
皆賊嘯聚恒易也八年春賊七十二營頭目老回回
馬光玉等盡會于滎陽議所向乃列闖而拈之賀一
龍藺養成南當楚師馬進忠橫天王西迎秦卒羅汝
才惠登相分屯滎汜間綴開歸汝維援兵自成獻忠
耑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維均光玉借九條龍
爲游徼往來策應西軍不敵則以萬慶與許可變
益之部署既定殺牛馬祭天遂分道寇掠九年與蝎
子塊等十七股擁衆窺潼關以守禦嚴不能入十年

正月將超江北官軍數道邀擊乃不敢東下還走黃
陂入木蘭山休夏其秋轉寇河南將逼開封見援兵
集南走黃麻當是時總理熊文燦新至爲賊所憚又
見下招降令張賊頗有意歸正而國能作賊久心亦
慊之曰人一入賊夥則面目全非且重爲父母親族
累又先與張獻忠有隙慮巳勢弱爲其所併乃于十
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撫于隨州別股李萬慶等六
七部競逝去國能頓首文燦前曰愚民陷不義且十
載賴明府滌洗更生願悉其衆隨麾下盡死力文燦

二續表忠錄 卷之四

大喜署爲守備隸左良玉軍前國能自是愛約束不
復有異志巳西張獻忠羅汝才亦降皆據邑自固獨
國能從軍征勦數有功十二年二月從左良玉勦王
有詔還師討流賊獎勵國能授副總兵四月會左良
玉擊賊李萬慶於南陽萬慶亦延安人所稱射塌天
者是也先與闖獻同反往來飄忽萬慶頗雄黠流而
入楚總理熊文燦擁兵德安不能擊賊西走而文燦
反東萬慶等勢益振初賊在豫楚者稱十五家國能
獻忠降稱十三家萬慶與馬光玉馬進忠羅汝才惠

登相賀一龍藺養成及順天順義王尢家最著自成以在關中故不預八月進忠光玉大挫于潼關九月諸賊分踞鄖襄者又大敗於雙溝賊勢漸衰十一月汝才亦降自成又大敗於關內賊勢益衰諸家中惟推萬慶光玉一龍及順天王四部而萬慶爲勁左良玉安揷別部賊馬士秀杜應金等八千人於許州郊外許大州也良玉及諸將皆寄孥焉二人利其貲夜半假良玉軍號入城盡劫以投萬慶萬慶益號富强十二年正月與官軍戰不利而諸賊多被官軍所破順天王已死一龍養成潛伏深山不出登相又違掠秦蜀萬慶勢乃孤退保唐縣有降意良玉遣國能往諭之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官軍抽矢欲發萬慶下馬拜國能而言情遂遣其副朱國強見良玉口陳久欲歸命有于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恐見誅倡異惑衆願縛之以爲信良玉許之果反接汝虎以降捕於四鄉城下者四千人漸次解散歸農五月獻忠復叛汝才率其黨九營應之惡復大熾而國能與萬慶迄撫賊心國能守葉縣十四年九月自成破其城尚欲降之用好語撫慰國能瞋目而罵自成遂殺之後贈左都督特進榮祿大夫建祠祀之萬慶既降願從征自効比國能支月餉文燦從之授爲副總兵與國能並守鄖陽十五年總督汪喬年出關討賊檄萬慶隨征至襄城軍潰同喬年入城固守五日城陷喬年死萬慶亦不屈被殺後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與國能共祠於襄城春秋祀之不廢

附記　李萬慶退保唐縣時官軍分三營合擊稱將王脩政勇力絕人乘勝追利挾雙矛馳逐丈五溝馬陷於淖賊攢槊刺之傷胸而壓猶手刃數十人乃踣

虎猛兩總兵合傳

榆林衛有兩色目人一曰虎大威一曰猛如虎皆死忠者特作合傳以表之大威勇敢嫺將畧積功至山西叅將崇禎三年冬從總兵尤世祿擊大盜王加引於河曲力戰被傷功第一五年從總督張宗衡勦賊陽城路安沁水間連勝之六年三月從巡撫許鼎臣擊賊介休令大威合叅將猛如虎出賊不意殲其魁九條龍如虎亦沉毅饒勇力崇禎五年十二月以遊擊敗賊邢紅狼于高平六年正月禦賊黑山大捷賊

姬關鎖全營殲焉二月六日從總兵曹文詔追賊于西堰十三日追及于碧霞村皆力鬬殺賊魁混世王十五日再破賊于來遠寨二十二日大破賊于范村又與虎大威由皐落山勦東犯賊並有功兩人在軍驍果善鬬勇相等所向摧鋒陷堅功亦相埒由是賊中咸畏此兩人七年巡撫吳甡至察諸將中惟大威與如虎忠勇可屬兵事尤加委任焉其冬賊在河南乘冰堅將渡河掠山西兩人謀曰賊一渡河則全晉皆不可保此吾兩人事也集兵力扼之賊不得濟顯

追神高加計據岢嵐四出剽掠八年三月二將追至忻代山中加計猛甚用褭梃重三十觔長九尺馬上旋舞如飛正瞋目大呼出陣大威迎射之一箭而殪餘黨潰奔山西賊漸平甡力薦二人於朝皆進副總兵署都督僉事自是連歲防河及援勦河南賊勞績甚著九年畿輔被兵率師入援明年六月代王忠爲山西總兵官疏言江淮以北數千里無地非寇村落皆虛此非賊之難平也由歲月就延將士玩愒有貪功賞而竊零級者有利生口西縱殘寇者有蒙稱出

境而畫地自限者以臣愚計零級不可貪也生口不可利也封域亦不可限也帝採納之十一年詔兵部甄別諸方大將大威如虎皆以稱職增秩冬京師有警如虎將兵勤王解嚴後如虎擢薊鎮中協總兵官當戒嚴時總督盧象昇統大威等入衛象昇歿于賈庄大威等潰圍得出總督孫傳庭力言大威等皆身入重圍殊死決戰非他將退縮者比帝乃令解任從軍立功自贖十三年三月如虎亦坐事落職發邊方立功督師楊嗣昌惜其才請于朝置之麾下從嗣昌入

陝西歸關外所恃止此一旅而已而大威之奉朝命從軍立功也亦於是年正月從保定總督楊文岳救開封先率五千人渡河李自成已解圍去已而與賊戰於鳴皐大破之又與監軍道任棟挫賊于平畧八月陝督傅宗龍出關討賊文岳大威以兵從之九月次新蔡孟家庄明日將戰秦帥賀人龍軍先潰大威軍亦潰十五年七月汴圍益急左良玉軍救汴者先潰大威亦奔汝寧出攻賊寨中砲死乃免其罪如虎在蜀追賊于開縣遇諸黃陵陂獻忠登高望官軍見

無後繼者抽壯騎乘高大呼馳下諸將與如虎于先提並死之如虎猶率親兵苦戰部將挾之潰圍而出尋移駐南陽十一月李自成攻破之爲賊所殺詳見前集南陽諸忠傳內

盧宜曰傳稱虎帥爲偏裨最有名及爲大將値賊勢益張所將不過數千人故不能大有所挫然身經數十戰卒死王事論者賢之而猛帥之父子俱殉亦與同烈矣

吏科左給事中范公傳

大兵破兗州府在籍吏科左給事中范淑泰死之時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也淑泰字通也兗州附郭滋陽縣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五年冬擢工垣懷宗治尚威嚴廷臣惴惴淑泰首言爲帝王者貴無逸以作所執簡以御繁苟思致太勞或反傷明作之體細務必按或反稽遺大之圖今廻奏必至再三行罰不貸纖屑臣工救過不暇恐綜核益密補苴益工規避之端未必不由此開又言凡生財須講大道今臣謬

處明日捐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大臣爲君腹心小臣亦君手足旦而廟堂夕而阡陛實於國豈有傷問刑之官一案而躭延歲月游移無定苟情罪果眞卽當據爲鐵案若情有可疑亦當明爲論奏卽如草場失火之科道馮思理高倬不過爲法破論有何情理難明乃淹禁踰年生命莫必天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今宰相不能施回天之力諫官不能効補袞之功臣節日媮職業愈墮皆關時政之要唯陛下加之意焉復極陳刑獄繁多乞亟勅刑官疏理帝

咸納之中官張彝憲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督徵帝大怒令撫按回奏淑泰言民貧盜起之時逋賦斷難追督不特不能弭盜安民勢且驅民爲盜但徵現賦尚苦民困莫支中官惟顧目前何知大計給事中莊鰲獻章正宸以言事下獄抗疏救之七年八月少宰疏薦逆黨謀翻欽案淑泰力斥其謬疏終不行巳縣用其私人巡撫兩川淑泰疏指其失後果僨事十一年冬言今以餉匱之故至搜括借助卽行之而得再有兵事能復行乎况不現其可必

而徒倉皇於補救之術非所以爲訓也陛下方以清節風天下而乃條敘百官於金錢多寡之間是教之以貪也至借貸之說尤不可行京師根本重地邇者富商大賈半且旋歸故里內之不安何以攘外乞立寢其說又言強兵莫如行法今之兵素餉則強赴敵則弱殺良冒功則強除暴救民則弱請申明大法如不能用命殺賊者立肆市曹毋以降級戴罪爲不切身之痛癢帝是其言十五年陞遷吏科左給事中疏言天下苦兵十餘年百姓死傷枕藉猶復追呼不已

以致人心思亂延盜開門加派至二千餘萬必師行而擾從循復取給於經過之州縣奴辱長吏鞭撻小民則前項所派費在何處請皇上名寄勿大臣亟圖馭將戢兵安民攘寇方畧亦優納之其秋出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十二月兗州被圍淑泰與地方官竭力固守巳而城破死之詔予卹典如制

虛宜日公雖政績無聞然其在省中也既不默默以取苟容亦不顧讜以沽權利觀其疏事皆有關於君德民生者使不殞於城守所裨益當非淺鮮也

侍郎余公傳

總理熊文燦始終以撫賊自愚其不爲文燦所愚而終爲文燦所陷者則楚撫余應桂是也應桂江西都昌人明萬曆己未進士歷知武康龍岩海澄三縣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禎四年徵授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毀試讀卷取陳于泰爲第一首輔周延儒至戚也應桂劾其朋比行私十一月遂力攻延儒奸貪諸狀并言納孫元化貂參則事皆曲庇受楊鶴重賂則力主撫議河南布政何應瑞已推巡撫貸千金不獲則仍還故官通州援將高勛已經論罪五百金一投則調旨免議使家奴周文郁冒功驟躋副將爲嫡兄周素儒夤緣濫官錦衣皆干犯國法之大者疏入人爲延儒危甚幸帝眷正渥時責應桂誣詆延儒亦懼罪兩疏力辯應桂復駁之詞益厲帝以其挾私求勝切責之已而賊陷登州應桂復劾元化身任巡撫貽禍封疆實由延儒曲庇所致帝惡其屢瀆貶三秩視事應桂既屢擊延儒慮反爲所中引疾歸七年還朝出按湖廣絕私交逐貪吏飭武備風紀肅然流寇方

擾其境內盡捐贖鍰脩城治械至十餘萬金傾橐急公不私一錢八年賊漸逼承天承天者獻皇弓劍所藏之地也應桂懲鳳陽之禍日夕乘城守禦賊不敢逼帝聞而嘉之期滿當代命再巡一年當是時盧象昇撫治鄖陽善用兵遠近倚爲衆援鄖爲在萬山中地荒瘠士恒苦饑一日正值糧盡應桂貽以贖鍰萬五千軍聲大振及象昇改撫湖廣應桂稱其忠謀碩畫若象昇重權必能蕩平羣賊象昇遂有總理之命已而象昇統大軍赴汝雒賊老𤞤𤞤等數部直走德安黃州應桂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乃遁入大山又時出躪應城雲夢孝感黃陂諸縣焚戮甚慘應桂具以實聞而巡撫王夢尹多所隱蔽止報孝感焚民居數間賊犯漢陽者亦僅二三十騎帝深惡夢尹之欺切責之而應桂於凡所奏報不張皇亦不諱飾調兵遣將又合機宜遂爲帝所倚信期再滿又復留之至四月夢尹罷仰擢應桂右僉都御史代之且將大用應桂矣先是應桂爲巡按不與行間事故得傾其贖鍰以佐軍興及爲巡撫例歸代者巡撫賞功犒士

諸費反無所出而湖南之賊又起江賊李瘦子等娼動興國大冶山中諸亡命肆掠旁近州縣臨藍山賊入湘鄉以窺衡州湖南大擾賊氛旁見錯出應桂幾窮於四應而左枝右梧卒保無虞皆應桂之力也其冬熊文燦至廣偷招降之令劉國能先降張獻忠亦偽降文燦自謂大功可立就乃檄諸道兵合擊他賊于茶山賊逸出他走適在應桂所分地文燦遂劾應桂疏於將截日趾軍期獨後揚嗣昌正掌中樞恨應桂嘗劾其父乃借以快其私遽逮之應桂乃陳撫勦

始末謂正月初文燦與臣議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六七部叛去合馬光玉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於時文燦與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爲兵勢全集正宜乘此追勦會信陽報賊馬進忠漸逼文燦盡調諸將赴信陽臣謂勦賊當先其大者進忠小寇不足先也文燦不聽此機一失賊西走而文燦反東李萬慶等勢復大振追賊西潰之後遷餙上聞發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名死亡載道然而終不見其一試也文燦又曰先撫後勦

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第見招撫之旗繹絡于道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餽鹽椒運魚肉以與之通市賊反因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之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於屬縣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皆空如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官署始踉蹌而走夫麻城文燦之婿家也嚴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蘄水其兵毀鄉民報擾百姓環哭於其前竟不敢懲治一兵夫蘄水文燦之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illegible]

日張寇勢日熾即今十三家之賊殘破南陽汝寧諸州縣如履無人之境文燦任宛雖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之勦法乎張獻忠之踞穀城也今已半載招納亡命買馬置械人人知其叵測而文燦反薄官兵爲不足用急欲借之爲前矛舉動輕妄致使全無畏忌三月間委孔通判調之不應反拘光化知縣王棟於營中半月始釋五月間文燦以萬金爲餉而調之非惟不應且留解餉通判徐志進勒其請爲湖廣總兵欽降關防今已造浮橋跨漢水行徑益異文燦

前既誇張而敘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柰何以總理之大柄界之頑躁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時帝方信任文燦不以應桂言爲然不聽竟逮應桂至京下獄如文燦言勅部議罪獻忠之初降也應桂慮其反覆貽書文燦言獻忠惡已有端可先其未發圖之而書爲獻忠邏者所得獻忠久懷反志特以朝廷待之厚無詞以自解及得書徉怒移牒鄖陽巡撫戴東旻言撫軍應桂欲殺巳語甚悖東旻聞之文燦文燦亦慮獻忠後必反正恐無詞以鄖巳罪得

書大喜即具疏再糾應桂私書漏洩貽悞封疆帝怒下法司并按其罪應桂疏辯言獻忠有賊孔道敢盜刼公移總理諸臣不惟禁不敢問反擄賊口諱臣則自今以後必可告諸獻忠者而後可入於鄖俯乎帝既先入文燦言亦終不聽應桂竟議遣戍巳而獻忠果叛文燦伏誅廷臣交章薦應桂十六年召爲兵部右侍郎十月潼關陷帝召閣諸大臣陳演曰賊巳入關必慫子女玉帛如虎巳入阱不足慮也應桂叱之曰壯士鞬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何云虎巳入阱大臣懷詐面欺陳演之頭可斬也演股栗失色叩頭引罪十一月知孫傳庭巳殞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應桂以無兵無餉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牌綴匹爲賞功之用而巳應桂將至山西賊巳入境鋒甚銳應桂所率千人不能前進帝怒責其逗留奪其職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前也京師陷應桂家居不出其後卒死於難

趙吉士日崇禎時若盧九台孫白谷諸君子皆爬當大任而屢折衝乃聽奄豎一言遽[illegible]七省之關討兵命付此儉夫是亦信用內臣之害也嗚呼呂強張承業千古幾人哉

太常卿宋公傳

闖賊入秦破耀州明在籍太常寺正卿宋師襄死之師襄於萬曆間成進士歷官至廣西道御史天啟新即位不樂御講筵近詩書惟好習武內侍劉朝等勸上於宮中開內操及朝綠事昪南京師襄言劉朝盜寶應死百計貪脫借內操爲固寵計及兵柄在握遂謀行邊幸天廝聖聰郎行斥逐朝不過一腐豎爾其敢毋忌憚者以掊權結黨引類呼朋交相應也今朝雖去而所畜三千虎旅將安歸乎此皆朝腹心爪牙

使代朝者不與同心則身危一與同心是又一朝也陛下但知去一朝其害已除不知未去之朝其害方大世豈有蓄怨藏怒之人潛布親信於左右而不爲後患者乎今日之計惟有散之而已疏奏帝以內操乃祖宗故事不聽又陳足財之策請減上供汰冗員罷營造省賞賚皆中官所不便格不行三年七月命乳母客氏子及中官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俱世襲錦衣師襄抗疏力諫閏十月又言副都熊尚文工侍周應秋登撫袁可立當去而不去光祿卿須之彥太

常卿呂純如不當來而來敗官常而混仕籍乞顯行罷斥亦不聽四年三月巡按河南陛辭言近日章滿公車皆治平要務皇上亦既批答如流必謂膏澤下於民矣然四方之災異未息禍亂未平者豈非以徙託空言漫無實事之故哉如終日籌邊務矣而士馬之積弱如故終日商國計矣而度支之匱絀如故終日飭吏治矣而守令之廉幹者有幾終日計民生矣而民生之安堵者有幾終日弭盜賊矣而盜賊之蕩平者有幾所以然者臺諫以進言爲責條奏一入卽

云盡職而言之行否置弗問矣六曹以題覆爲責題覆一上便稱竣事而事之行否置弗問矣內閣以票擬爲責票擬一定卽爲明綸而旨之行否亦弗問矣上下相諉相蒙養成此口舌世界至今日而民怨極矣天怒深矣災害遝然並至矣艮民不得其生者甘於以死博生而相聚思亂已十有八九臣恐今日之患不在邊左不在黔蜀而卽在數百年休養之赤子也報聞既抵任懲貪舉廉政績甚著明年復命薦部內人才首及尚書盛以弘時逆奄勢熾素惡師襄忤

巳責以徇私降一級調任師襄逮歸崇禎元年復官屢遷至太常卿致仕十六年冬闖賊陷耀州師襄被執不屈而死有張國紳者素無士行首請自成僭大號冀作相以故太僕文翔鳳妻鄧氏知書能詩進之自成自成雅重翔鳳責國紳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反以媚我引出斬之而叱鄧氏仍歸故夫之家

盧宜曰國紳之夜氣梏亡久矣自成斬之猶斬一禽犢也何足異哉彼鄧氏者登車徑去被叱旋歸不得一齒賊刃誠千古恨事耳

叅政田公巡撫張公合傳

明崇禎十六年冬流賊李自成陷富平連破城固在籍山西叅政田時震江西巡撫張鳳翮咸以不污僞職抗節而死時震字青暘富平人鳳翮字健沖城固人皆陝西籍亦皆於天啓中先後成進士時震歷知光山靈寶二縣崇禎元年行取授御史時奄黨猶未擯清時震入臺即劾南戸部尚書某與順撫某御史某通內有徵宜治以交結近侍律豈容久玷朝班而忤璫諸臣已蒙昭雪猶有故御史夏之令所坐誣贓應亟與豁免並從之十一月劾輔臣劉鴻訓納田某二千金蜀冢臣用爲四川巡撫疏入而某之爲巡撫者卒行罷去明年四月劾兵部侍郎某貪位可鄙乞速行放斥時震敢事侃侃皆不避權貴舉朝憚之六月又言人臣立身之道止有去就兩途欲就則就不得借去之名以文其僞欲去則去不得據就之實以歸其奸如冢臣者人皆以去效規始而曰大計在即也今祭典報竣矣繼而曰方澤肇舉也今殷禮告成矣尚復何待哉詞臣以廷推不與忽發錢千秋科場

大難日正犯原未到官也今則著衛赦還矣日此事原未結案也今則爰書可據矣種種誣人而媢瑺之詩乃謂人誣已何其不恕之甚耶臣謂二臣原非欲去一番請告一番慰留直以去之一字為邀寵固位之計耳忤旨切責御史其與奄黨楊維垣比力持殘局被糾罷職票擬出鴻訓手及鴻訓敗具疏辯時震言當日皇上之眷注鴻訓與諸臣之推服鴻訓者正以處分奄黨諸奸其票擬差快人意安得借此為翻案之端設令其御史之疏行則奄黨某某輩將乘間抵隙為捲土重來之計害有不可勝言者時震既屢糾奄黨又復與冢宰忤三年三月遂以年例出為江西參議道再轉山西參政罷歸流賊陷富平欲以偽職授之不屈死之時張鳳翮崇禎中由太常博士轉御史極論川撫某庸劣請名還給事中章正宸俱不聽出按雲南還言陛下從諸臣之議均輸再徵一年詢非得已但使百姓之脂膏盡供士馬之騰飽誰其議之乃玩愒之積習未化虛冒之故智猶存數年來嚴綸屢下撻伐何時沓沓泄泄支吾年歲坐糜此數

百萬金錢為憂方大耳帝納其言勑兵部飛騎勒熊文燦進兵而張獻忠已叛撫剿事兩無所就文燦雖下吏伏法而流賊之勢遂不復可制鳳翮旋出督南畿學政十五年擢江西巡撫為給事中韓如愈所劾罷城因陷賊脅之仕不從遂遇害其後與時震同荷䘏典

[illegible]宸曰田公丰采稜稜固足為緇芾生光矣若張公所事不多表見然皆不汚偽職者合為一傳又何慚焉

總兵姜公傳

開封三被圍左良玉軍潰於朱仙鎮諸路援師從之惟總兵官姜名武與賊相持而耳以身殉是誠得其所矣可謂忠矣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韜鈐騎射皆冠其儕偶舉天啟二年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守備崇禎初遷大水峪遊擊當是時東事方亟遼瀋相繼失守山海外衛單踈經略議築城杏山以遏其衝慮爲必爭之地諸將觀望不前名武慨然請行曰城此亦不難惟出於不意猝然而往百堵並作以一月訖

工比其來爭而崇墉屹然可無患矣如期工果竣遂蕃屏山海稱雄鎮制府上其功陞宣府西城叅將遷方旱蝗相繼群盜蜂起盜魁王科尤桀驁名武擊斬之地方以寧移守宣府右衛張家口開互市名武勦兵巡緝皆懾其威名無敢譁者蒙古部落欵塞乞撫監視中官將殺之以邀功名武堅持不可曰禍莫大於殺降縱不爲身後計若使邊關從此多事咎將誰歸中官怒及捏詞劾之總督楊嗣昌力白其誣獲免後蒙古卒就撫聞名武會以此被劾望闕搏顙曰姜公實生我世世子孫敢忘厚德耶尋擢通州副總兵佐邊警崇禎起督師孫承宗於家赴通堵禦承宗以昌平陵寢爲重亟議加防且曰吾知諸將中惟姜名武可當一面耳專檄守昌平解嚴後論功晉秩楊文岳任保定總督求典督標中軍者四顧難其人名武方領忠勇營團練適入謁見之大喜曰非子莫與我共功名者即日題授總兵官督標中軍事時標將如林而名武忽以偏裨得之咸大驚既而知其才略又大服焉十五年闖賊圍開封甚急嚴旨趣諸將救

汴文岳令名武督標下兵先馳赴開封壁朱仙鎮當是時諸軍壁鎮上者毋慮十數萬左良玉最強諸軍方仰其旗鼓爲進止而良玉心畏自成名雖救汴實睥睨不敢前見嚴旨屢趣之一夕其軍大譁內突諸營乘亂掠其馬騾去諸營隨良玉悉奔獨名武一軍堅壁不動或語名武曰賊鋒銳矣左鎮兵最多亦最強且有諸營張其左右翼猶胆落宵奔公以羸卒數千當數十萬方張之寇是驅群羊而禦猛虎也願公熟思之名武曰吾固知之然此君命也亦將令也戰

固死於賊退亦死於法與其退而死何如戰而死之爲愈乎俊躬賊大至率麾下血戰殺數百人力竭被執大罵賊怒磔之麾下皆附陣而死無一降賊者亦無一逃去者事聞優旨議䘏贈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世廕錦衣百戶甫奏命吉而京師陷矣

盧　京口進發送學飢驅起飢兵道沔圍婺嶺名浚成蒲錦語予諸守卒帝子催解借余尖箕條絡牡西山矣獨杻周郎芳賢王東書堂閒文新從游孫頌空宮宗藏所覺心怕在此三策兵空壁文攻矢雋其目猶未巳天于南顧念嶔朝羽書旁午奇於疑君指揍兵左最強解甲直逆舞倜儻一劍抱頭學鼠竄刀斗關寂鼓聲死狂奔推思肚負前塋迸白日魂都稜當時惟有姜將軍堅壁揮戈旗不靡戰酣熱血滿腔凝罵賊捐軀亦何悔軍中泥濘感公誠說逆孤忠塡落壘朱仙鎭上望英靈猶若乘箕逝汴水

沭陽令劉公傳

淮安府有支邑曰沭陽逮處大河以北故流賊蹂躪及之其令之殉節而死者曰劉士璟字崑白遼東復州衛人明崇禎間以貢授江都訓導時寇亂蜂起戎事倥偬士璟慷慨多大略入謀生徒出佐守禦淮撫史可法聞其勤於職業也會興化縣連歲大祲前令以苛斂激民變被劾去命士璟署其篆單車到邑持所服袍帶踵富人王給卿門曰微君莫活吾民邑中數十萬戶旦夕塡溝壑君雖有粟不得高枕而臥也給卿感其誠即出穀麥數千斛奉袍帶歸之士璟又多方勸諭復得錢穀若干屏去輿隸不蓋不乘親歷比戶給賑百姓扶老携幼望其來歡聲雷動是時餓殍載道或仆巨室傍奸民輒呼嘯而入傾其貲立盡人不自保士璟嚴爲之禁無敢犯者又立義塚于四門死者令保甲掩瘞之民大悅服擢令沭陽去之日百姓號泣攀送城爲之空治沭亦多惠政流寇突至邑陋而無兵士璟擐甲登陴率民固守力盡被執不屈而死七日淮撫史可法過其地親視含殮面色如

生撫而慟曰爾今得死所矣我死恐不爾若也事聞
贈山東按察司僉事賜祭葬謚忠烈

[illegible]

康子徐公傳 附子舉人枋

東林小宗爲復社其主宗盟者婁東則張臨川釆張
翰林溥長洲則徐康子汧
兆萁時二張巳先卒惟汧以殉國難而自沈于河汧
字九一號勿齋爲諸生卽以名教爲任與二張倡道
東南學者翕然宗之家素貧嘗魏忠節之急微也道
過吳門汧捨挩數十金爲賻周忠介難作士民擊殺
緹校汧實與其事禍幾及蓋公正發憤其天性然也
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由庶常屢遷至庶子四年辛

未中允黃道周以論救錢龍錫下獄被譴同官倪元
璐極稱道周賢請復其官以巳代謫不允汧疏言今
天下利祿之途群焉濡首自非褒勵風節何以砥摩
狂瀾近見內臣一遣屈抑廷臣低頭其事臣雖旁觀
辱等泥塗使人臣立朝務工巧以圖富貴于國家奚
賴若道周元璐何可易得誠行其言盡其用俾天下
曉然知忠無不納貞必見信庶幾植之徒猶知愧恥
如其不然流俗嫉妒之口必以二臣爲迂摧阻正氣
實多忤旨詰責辛巳奉差南歸讀禮甲申之變馳赴

金陵晉侍讀學士汧與人甚和易而獨於邪正之介
分別不少假先是會出揭討同鄉之降闖賊者已爲
人所側目至是復疏言從賊諸臣應從重處分又上
封事數千言訊切時弊且以宗社之喪由朋黨相傾
所致惓惓以化恩仇去偏黨爲言大與馬阮忤而大
鋮仇汧尤甚乙酉三月十九日弘光命築壇祭先帝
祭畢班未散闖呵道聲甚厲冡宰張捷曰此必阮大
司馬也須臾大鋮至內衣紅蟒袍外籠素服拜于地
大呼哭先帝且曰致先帝殉社稷者皆東林也不盡

誅此輩不足以謝先帝徐汧魏學濂自許東林巨魁
今皆降闖豈法所當宥耶士英急步出班曳其袖曰
徐九一現在如何全不檢點大鋮語塞時將起大獄
修隙東林安遠侯柳祚昌應募叅汧朝服謁潞藩於
京口別圖擁戴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奸張采華
允誠楊廷樞顧杲狼狽相倚結黨禍國乞置汧於理
并除廷樞杲名先行提訊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
疏出善類咸懼幸廟堂不欲與大獄乃寢其奏汧知
大鋮不能容引疾歸金陵先守汧徬徨號泣誓不欲

生閏六月十一日作書戒二子肅衣冠北向稽首自
沉于虎丘之後河新塘橋下一老僕躍入同殉子二
長曰枋字晰發壬午舉人善書畫承父志挈家堅隱
靈巖山絕跡不入城市惟日與山僧談苦空野老課
晴雨暇則適情吟咏放廢山林泉石間
本朝蔡總漕士英慕撫軍天顏高其節遣使通殷勤
不納湯撫軍斌踵門候之卒不獲一見嘆息而去蒔
而絕纖則畫丹青一幅以易粟然必愼擇其人否則
雖大紳貴冑出重資以購之不得也劉梟副果督學

至吳命長洲學傅姚文燚特金相贈往叩其門一婢
蓬髮歷齒從門隙中窺之覺其人有異踉蹌奔人不
復出學傅候久而歸因作閉門行以紀其事暴客不
知其屛絕不見也疑有厚覶夜半抉籬而人衆金無
有火炙其軀遍體焦爛有僧憐而療之得不死其介
節如此次曰柯亦有文名

虛宜曰九一先生文章走海內節烈冠天壤不
必作傳而人自千古若公子晰發非吳江趙生圖
不能悉其詳也喜而亟序之趙名申初康熙甲子
乙榜萬曆丙辰會魁趙鳴陽之嫡孫

黃岡鄧秀才傳

士能心存大義雖不得竟行其志至於蹶踣而死而其耿耿者自不隨陵谷爲遷徙也吾讀黃岡杜濬字于皇號茶村鄧子哀詞而重有感矣鄧子名雲程字扶風黃岡人也弱冠補博士弟子治舉業周規折矩務宗先輩爲詩有爽致駕其儕偶兼饒勇力負膽智恒以報國自矢當事咸耳其名時聞獻二賊猖狂至尊旰食文武諸臣大都爭門戶連黨羽爲亟亟無能以實心任國事而居政府爲天子所委信者其材尤多下劣

雲程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恐其鼓禍勸收所榜裂之雲程笑曰渠方黷貨揀擇金珠無虛日或在儕偶中肩肩恩仇尋報復奚暇及我聞者皆笑之未幾賊逼黃州游騎至外郛守令懼名與計事雲程嘆曰平時備禦全無而欲猝辦於一旦是猶持空拳冒白刃也獨有不肖此身可以塞餓虎之蹊耳誠不敢自愛其死守令壯之而難其隻身勢不敵僂然憫之雲程揮手去即就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觔長五尺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賊之諜者語賊城中有一偉丈夫持四十觔鐵鞭所向立糜爛又嘗設伏出奇賊遂引去然雲程終以不得一當賊意鬱怏怏閱三年甲申賊陷京師懷宗殉社稷雲程北望號呱嘔血數升幾不欲生恒忽忽狂走竟寄死于洛南之橫谿

盧宜曰明懷宗之失天下也與古來亡國者大不同矣惟刻待羣臣而執持過甚寵信奄侍而殤蔽益多此其所以耳若賢忠表節朝奏夕可辭衣排食不遏聲色亦有足以維繫予人心者故畢罔流誼星而草澤間尚多效死之士也豈偶然哉

二續表忠記卷之五

二續表忠記

卷之五

漸岸恒夫趙吉士緝編

四明公鼐盧　宜棠輯

侍郎左公傳 附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

夫子之論士也首曰行已有恥不辱君命蓋行人有國體所繫也況當造次顛沛之時死生止爭一字而卒就義如歸恥委君命於草莽如左侍郎懋第實之夫子必所深許者矣懋第字仲及號蘿石登州府萊陽縣人身長不及五尺而赤瞳月面談天下事頗轄發動交一護南京刑部郎清獄有名早卒哀毀廬墓三年不入內寢蔬食石田遂以目疾母陳喜讀書好談忠義嘗見李給諫清諫師逐國諸臣疏擊節稱善懋第生平行道得之母教者多崇禎二年妖人董天成劫略邑聚懋第舉砲擊之殪者幾自是再舉總中賊首餘黨遁去三年以春秋中山東鄉試第二名辛未出陳文莊仁錫門授韓城令韓城古少梁地又名陽夏詩所稱奕奕梁山是也多名賢古蹟漢司馬遷所家與程嬰杵臼蘇武墓咸在子為慕栢數百

本枝皆南向尤著靈異懋第抵任卽具牟豕楹奠復捐貲修墓葺祠自爲文立碑紀其事歲旱禱於城隍又檄山神驅虎皆親製祝版所祈必應民有冤抑得竟前白事地方德之甚流寇渡河入秦薄韓城者三入其境者再懋第設機應變賊不能犯關中言保障者推爲第一宰相薛國觀亦韓城人也能陰陽其術何人主喜怒傾動中外懋第獨不與通人咸服其骨鯁十二年六月考選戶科給事中首疏陳民貧兵弱臣工推諉國計虛耗四事彗見停刑懋第慮遠方未

曉請馬上速傳以輦下多饑民請設豆粥厰又陳散米散錢收養嬰兒之法十三年正月言延奏兒徵勦餉之旨小民歡聲雷動但四方遼遠未必卽知有司先已徵收小民未必實惠亦乞馬上速行帝並採納三月帝以風霾示異虔禱不應爲憂懋第疏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如練餉之加原非得已請因兵徵餉使天下預知應加之數則官吏無所逞其奸若刑獄一事以膚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若疑信相半槩從末減則停刑可以止彗將解網定可以反風矣十四

年三月洛陽襄陽相繼報陷極論楊嗣昌庸懦罪嗣昌方曰張獻忠精賊巳勦殺殆盡瑪瑙山盧功甫報而縮劔敗衂旋聞方曰九股之中巳撫其八而中州之兵火燎原方曰十分之中巳靖其八而洛陽之親藩染血然猶曰身在蜀也近又有襄藩之報矣夫嗣昌固入蜀勦獻者也乃獻賊出蜀嗣昌何爲獻賊破襄嗣昌安在且賊之彼猖由熊文燦招撫所致文燦實嗣昌所薦今用兵將及兩載用餉三百三十餘萬兩時不爲不久餉不爲不多而决裂至此文燦旣

辟嗣昌亦應連坐又劾山東總兵劉澤清畿輔大掠恣其爪牙親屬睚眦遭其屠戮乞降尺一令其裁抑在垣中啓事皆關軍民大計而其所惓惓者尤以練餉殃民不憚苦口屢陳因言臣督漕河滸詢民疾苦言無如練餉自遼左用兵屢次增加至七百萬民已不勝其困乃無端驟加練餉數復如之三年來農愁於野商嘆於途皆云如此重派不知所練何兵令在何所勦賊禦邊其效安在四海萬姓之膏血旣不登諸天府又未養及徤兒徒使衆心兎解一至

此極陛下豈不動念及之乎旨清理刑獄疏言窮簷之小民既蒙矜恤則建言之臺諫宜賜湔除如科臣姚思孝何楷宋學顯李化龍張作楫王文企臺臣成勇李模詹爾選林蘭友李右讜編修楊廷麟部郎葉廷秀以言得罪懲創已久請賜召還得旨令所司核議朝野聞之稱慶轉兵科左察核江北兵餉未復命北京失守南都晉太常少卿巡撫安徽聞母喪乞守制朝議遣大臣使北營崇禎山陵弁經理河北連絡山東諸軍懋第自請北行冀得歸塋葬母作書與所知美琛曰一歲之間辱弓不及於龍髯蓼莪旋廢於烏私懋第更何惜此七尺不為君父用耶已請北行得叩頭先帝梓宮之前以報察核之命死且不恨嗚呼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遂陞兵部侍郎賚國書金幣行副之者都督陳洪範職方郎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等瀕行懋第疏言望皇上刻刻以恢復為心以先帝之仇北都之恥為念瞻高皇帝之松楸即念成祖列宗之陵寢現有黍離之悲撫江左之遺蹟即念河北山東之版圖恐有陸沉之禍更望皇上嚴

諭諸臣時時整頓士馬勿以臣此行為必可成即成矣勿以和成為必可恃必能渡河而戰後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此一定之理也願皇上加意焉渡淮而北時政府替有不協於懋第者議曰彼敢以蘇經奉使大不敬請殺之內院洪承疇前在關中知懋第有壯志欲得其用請延入以覘其向背於是傳諭臨清知州禮送入京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趣之入懋第曰勅命先謁陵後通好今未叩梓宮不敢見往返再三不可遂祭而入館於鴻臚寺議廷見禮洪範曰欲全國以全身非屈膝不可懋第以勅書內有不屈膝節為不辱命語持之甚堅用極曰我輩千秋氣節皆係於此濟則天地祖宗之靈不濟則以死報國何言屈膝哉內院取國書去九月十八日遂放歸洪範紹愉先已輸款行至滄州而政府之不協者復以養虎遺患之說進乃追執懋第北去獨令洪範紹愉南拘於太醫院懋第題其門日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勸之降不屈凡七月聞金陵破慟哭嘔血誓以必死髡令下懋第大呼曰我頭可

斷髮不可斷也中單丈夫還有貳心慥第數以大義
手刃之時用極與遊擊王一斌郎司張艮佐王廷佐
守備劉統五人皆同志執送刑部慥第已七日不食
勸降終不屈遂引出遣降臣勸曰先生改念則轉禍
爲福若執迷不悟刀鋸在前寧不懼乎慥第曰無間
我懼不懼試問爾盍不盡至市曹飛騎復傳呼曰口
出一降字即免終不屈人間遺言曰臣子盡忠報國
復有何言顧五人曰爾等與我同死得毋悠乎齊聲
應曰願從公地下用極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悠慥第

南向叩首曰臣事畢矣口占曰峽拆塵封歸路迴片
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化作寒烟總不磨
遂就義時年四十有五刑者執刀而拜曰小人刀乃
斬盜賊者不可施於忠義願易新刀以示後人用極
等五人皆死同行門人成默徐元敷等葬之白馬寺
側火用極負其骨歸用極字明仲崑山人慥第就義
時倏忽風沙四起屋瓦皆飛捲市棚於雲際觀者無
不嘆息多泣下者

名臣言行錄曰公在太醫院有一降臣來謁公掩
面言曰此鬼也渠已敗死在松山杏山間先帝賜
塟加祭十三壇今安得更生慙而去又一降臣來
公曰汝受先帝寵䘮恭命出師不知報恩甘心失
節有何面目見我凡漢臣投謁者無不被罵故惟
漢人皆欲殺之

北

姜埰敬亭集左侍郎傳曰公從兄慥泰已降於
朝奉命往說之泰會爲公毋治喪者公鍵戶不
納但於門內叩頭日謝爾治喪之總勿他言慥第
無降北之兄也卒不一面慙泰偎然而去
盧宜日燕市片土黃沙化碧前有文山後有黏
石殺身成仁歸骨安宅用極抗襯娓彼巾幗後夜
川明同遊紫陌康恥以存不與術稀
附詎褒君弘書左公傳後日韓坡圖覺禕院額
宋相王欽若所著也公令韓呂一見即刻去之復
作刻欽若名說以斥其佞夫身爲宰相欲皆隻字
於後而不可得則亦烏用其佞哉先民有言東坡
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氣
常垂天壤耳由此觀之則世重蘇黃之書與文詎
獨以其書與文之入玅哉公以使臣殉難大節凜

然毀令當年稍有贈顧則欽若於地下不且趨面
笑之乎是知公忠義之志蓋素定也

閻部史公傳　附總兵馬應奎家人史書記等

江左之立也羣仰史閻部可法支持半壁不意當宁之內小人而外君子也可法號道鄰河南祥符人世爲錦衣百戶遂入籍大興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嘗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娠夢文信國入其舍生可法中崇禎戊辰進士初理西安持法平允一受讞咸俯首懾舌無敢譁者乙亥五月由戶部郎出知松江府遷安池道可法短小不及中人而周身精悍面黑目閃閃有光持身廉與

士信値流賊大起蹂躪及江北殫心堵禦提兵驅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衝恆坐臥風雨中或遇寒夜踞草間與一卒背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往往成冰欠伸起戞戞有聲左右以寐進卻之曰我何忍獨煖也士咸感奮所募健兒皆得其死力雖東堵西截疲於奔命而精神益奮所向輒有功乙亥丙子以來賊豕突廬鳳桐潛英霍諸郡邑卒不能越安慶順流下陪京者則以可法之扼其吭也會邊關有警兵部移府洪承疇於薊遼盧象昇於宣大而以熊文燦爲總理文燦畏賊不敢戰一意招撫賊易之勢益橫十二月賊復由麻黃至潛山將攻安慶可法盡撤江上艨艟不得泊北岸賊知有備乃分掠桐城諸近縣可法與賊大戰救回被掠男婦數千人面連鄉列堡皆賊騎充斥近山之民逃入深林叢薄天雨多凍死或因小兒啼聲搜捕無倖免者於是人多自殺其兒所過村落皆墟可法躬自吊死恤孤不憚勞勩復奏免被災田租葺城垣繕甲仗爲戰守計丁丑閏四月賊復自英霍出畧潛山可法鏖戰十餘日賊乃走廷議安

慶重鎭宜特設一軍以可法爲巡撫割楚之黃麻蘄之光固江右之德化湖口皆隸焉當是時豫楚諸撫皆以空名得節賊可法無與共功名者賊勢愈不支八月與賊小袁營過天星等戰於六安再戰於太湖賊大隊奔至圍可法數重火器已盡可法斷梁柱如炮狀臨高向賊佯欲擊之賊乃卻可法因爾而出登舟墮水中部卒焦承恩入水掖之出乃築潛太二城己卯春以外艱歸壬午服闋起爲淮揚巡撫晉戶部侍郎總督漕運漕運至崇禎時已成漏卮歲以三鐘

致一鐘京師粟日湧貴山以東旱蝗相仍漕艘膠不
可動漕卒皆不逞之徒羣起爲盜可法撫綏安輯心
力俱枯而鳳泗係專轄陵寢重地羣盜出沒尤爲棘
手箧中不蓄一錢食粗被給甘之如飴出入策蹇驢
從者不過一二或獨行數百里自負一囊袖書一編
間過古廟或野店便欣然托宿或道傍少憩即正襟
執卷否則詢百姓疾苦與里中人善惡人不知其爲
督撫也而吏治民情無不周悉淮揚人雖處閭閻常
若有一史部院立其前者以此豪猾逆跡境內安堵

晉兵尙參贊都軍事獻賊破襄陽督師楊嗣昌所貯
輜重盡失聞報自裁賊將乘勝順流窺江左可法奔
馳調發坐席不煖而忠勤體國威望日隆甲申春聞
京師戒嚴將率兵勤王已知國變可法大慟以頭觸
柱流血被面會諸臣議推戴倫序應神宗孫福王而
潞王常淓神宗姪也夙負賢名於是立賢之議起兵
侍呂大器右都張愼言詹事姜曰廣皆主之貽書於
可法謂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
惟潞王賢明應立務傑可法可法亦以爲然而

福王自失國後即依鳳督馬士英逆黨阮大鋮素與
士英比且心異燃灰貽書力慫士英已定計立福藩
矣士英故以書咨可法可法即以七不可之說答之
王聞懼有他變召南竄總兵高杰及黃得功劉良佐
劉澤淸協謀擁王至南京可法知大勢已决始具啟
迎九月初三日王監國越三日晉可法與馬士英高
弘圖姜曰廣皆東閣大學士可法仍掌兵部士英仍
督師鳳陽定京營如北都制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
北兩鎭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士

英旦夕冀入樞及命下大怒即以可法七不可之書
密奏於王而擁兵入覲拜疏即行可法以士英入勢
不兩立請督師淮揚馬阮右利其去福王漫無可否
遂允其請兼命祭告祖陵十五日王即位次日可法
陛辭士英即以是日入直弘光沉湎酒色本童懸心
德士英立已聽其撥置士英亦無遠畧專倚大鋮爲
左右手大鋮呼引匪類布滿朝列日以翻逆案爲事
置國政於不問可法雖名督師而孑然局外無可參
一喙可法去士英與其黨阮大鋮劉孔昭（誠意伯）輩益

無所憚可法領孱卒三千駐揚州感憤時事上疏言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先帝崩於賊恭皇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庶民之家父母見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國家遭此大故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今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後似宜慎重以待真正戰功兵行擬從宜將內

庫本折概行奏濟軍需其餘不急繁費一切報罷即事關大典大禮亦槩從儉約賊一日不滅即有宮室豈能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人情向背所關伏乞皇上留意疏入不省已而闖李自成為

大兵所敗棄京師西走山東各郡縣皆殺賊所置偽官據城自保猶未知南都建國可法請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之心從之八月閣臣高弘圖乞休請召還可法不從蓋馬阮尼之也可法叅告

祖陵禮畢上言陛下踐祚之物祗謁孝陵哭泣盡哀途人感動使親尼鳳泗境中萬井悲鳳千里赤地蒿萊滿目鷄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畧盡嗚咽悲憤又不知當如何也願陛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所依處深宮廣厦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當念西北諸陵麥飯之莫展膺圖受籙則當竦然念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覩危亡早朝宴罷則當憬然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墮大業則國家庶幾有賴若安處東偏遽忘遠畧恩施太

濫臣工生僥倖之心告訐漸開宵小啟敗亡之禍賢奸不辨威斷無靈老成慨時事而投簪賢俊望國門而裹足竊恐祖宗之恫怨經結在天士庶之離散聚首無日陛下其何以慰九廟之靈而副四海之望哉疏入雖優詔答之終不省時四鎮各有分汛總兵高杰得揚州黃得功劉澤清皆欲得之發兵來爭而杰兵先至大肆淫掠城外死者無算得功兵幾至城中人畏杰殘虐閉守不納詔命可法和解之可法先詣得功營諭意即聽命次詣杰軍杰素憚可法威名聞

其來頗懼盡哀城外暴骸瘞之升帳之日杰詞色俱
變惴惴不自安及庭謁可法撫慰待之即偏裨亦接
以溫語一軍遂安城中人亦安杰乃赴徐州渡河經
畧開歸事聞詔軍中一切調度皆先發後奏然疏請
多格又號令不行於強藩每讀一疏循環諷誦聲淚
俱下傍觀者亦皆感泣而馬阮終不悟可法無可柰
何勤身盡瘁而已自為督師夏不扇冬不裘行不張
蓋食不兼味寢不解衣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一
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

夜半身倦索酒未至呼其僕曰禮賢館諸士當與共
飲但夜已深可賚酒殽分餽之酒至庖人報肴肉已
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
斗不亂自至軍中即絕飲是夕進數十觥念及思
陵潸然淚下凭几而臥比明將士皆集轅門外門不
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不易得
也命鼓人仍擊四鼓且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
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進謁述民育意鼓
人獲免餉久不至軍中無以卒歲是歲元旦可法遂

斷葷酒疏食茗飲而已日治軍務每至夜分即嚴寒
盛暑不輟恐勞苦從人不令侍衛嘗子處鈴閣或舟
中有言警備者曰有命在天人謀何益後事益冗以
監軍郎中黃日芳老成練達欲令同舟與商確辭曰
日芳老矣不能常侍左右公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
少事繁躡前人轍且發書走檄幕僚饒為之微兵問
餉則有司事耳公但當總其成何必晝夜損神躬親
庶事乎可法笑而不荅乙酉四月朔將移鎭泗州防
護祖陵會左良玉稱兵清君側手詔召可法入援即

日發兵渡江抵燕子磯良玉已為得功所敗詔速還
防禦可法請陛見不允又不獲入城省母南面八拜
慟哭而返十一月馳至天長檄各諸將救盱眙單騎
直前不避風雨俄報高杰為許定國所殺盱眙已降
泗州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歿可法一日夜奔還江都
集諸文武議分陴拒守舊城西門最險要可法自守
之發疏告急且以血書請救竟無一卒渡江而可法
所率以守揚州者仍此孱卒三千也四月十五日
大兵薄城下諭降不應可法知大勢已去草遺疏又

侍郎張公傳

大兵下揚州明在籍兵部侍郎張伯鯨死之伯鯨字繩海江都人萬曆丙辰進士初除會稽令改調歸安伯鯨性高亢不肯俯仰隨人邑紳有居政府者弗謂便也再調鄞縣扶植良善挫抑豪強吏民懷之又與司理不協天啓中大計再調簡廢氏當是時逆奄盜柄凡考選銓司科道非出其門下必不可得稍剛直者輙羅奇禍或謂曰時勢如是由此則銓司由彼則北司將安適從乎伯鯨終孤行一意屹不爲動崇禎

二年陞戶部主事管理章奏尋出督延綏寧夏二鎮軍儲延寧流寇所自起由黃甫川西抵寧夏一千五百里吉囊等部落住牧切近其地不產五穀芻糧皆仰給內地自賀蘭山沿黃河漢唐二渠而東抵花馬池則素稱沃野饒精兵勁卒年來亦荒蕪滿目空城遠戍一望悲風朔雪寒心銷骨而已伯鯨疏陳其狀乃通商惠工轉輸菽麥以槖駝代省民運又做邊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徠之前後俱報可而官民亦皆稱便又佐巡撫張福臻偵誠賊渠不沾泥擢兵備

僉事韓榆林中路爲帝所屬意且大用矣六年擊賊賀思賢於青澗破之又擊賊一座城金翅鵰於延水關斬之河套賊入犯長樂堡督將士殲其首領敗之巡撫陳奇瑜上其功進階右參政七年二月奇瑜遷總督擢伯鯨爲僉都代之甫視事插漢部合河套賊入犯雙山魚河二堡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邀擊大破之斬首三百有奇獲馬匹弓刀稱是由是懾服終伯鯨任不敢動伯鯨涖延綏久視民若子民深德之明年三月忽中蜚語謂其殺降以拾遺論罷民咸失

望尋論延綏功有詔起用廕子錦衣千戶十年七月樞輔楊嗣昌議大舉討賊以戶部侍郎一駐池州嵩理兵食明年侍郎傅淑訓以憂去即家起伯鯨代之其秋撫事敗嗣昌自出督師移伯鯨駐襄陽當熊文燦之被逮也自知無可委卸姑託言勦餉不至者六十萬將藉此以逃死伯鯨遂貶秩視事後嗣昌討賊無功賊益猖獗帝焦勞甚數詔廷臣舉知兵者衆謂伯鯨久歷邊疆屢著戰功以其名上十五年六月召還十一月調兵部爲添設左侍郎明年左侍郎馮元

颺晉尚書郎以伯鯨代之元颺故爲東林冒日久得
時譽亦小心謹畏帝甚信之元颺見帝猜察即位以
來中樞誅譴相繼又新斬陳新甲益震慴不敢任事
視事未幾輒移病求歸章凡十數上遣官及太醫院
驗病者咸云病且篤上不得已久乃許之而以伯鯨
掌部篆伯鯨矢志在公不憚勞瘁冬月召對萬歲山
步行中寒足疾大作伏地不能起命中官扶掖而出
乃許告歸京城陷福藩立馬阮亂政伯鯨家居不出
明年乙酉士英盡撤江北兵禦左良玉伯鯨嘆曰天

下事不可爲矣徒令我逕死無以見先帝于九原耳
揚州被圍或勸伯鯨避去伯鯨正色曰此吾死所也
將焉避之及城破伯鯨冠服端坐自縊年六十有一
將授命時語其妻韓氏令自爲計韓曰君能死國吾
獨不能死夫乎遂先伯鯨而縊子婦郝氏投于井中
伯鯨僅一子名雅度先赴行都謁選得不死

盧宜曰公理延儲時延撫張福臻以兵多冒餉
欲核實一單盡甲將爲變獨抽刃相戒曰毋犯部
司張部司如爺嬢何敢犯之公急趨撫慰衆遂散
杜詩云僕射如父兄其情其景猶想見之其令吾
鄆鄉盧氏也百姓立專祠于府城隍廟儀門之左
塑其像祀之至今香火甚盛云

揚州諸忠合傳

與閣部史可法揚州之難諸職官子衿有姓名可紀
者一曰任民育字時澤山東濟寧州舉人善騎射嘗
拜衛鄉井同里徐標巡撫眞定薦其才用爲標下贊
畫經理屯務明年眞定陷南還授知濮州兵燹後民
死亡幾盡而征賦如故舊額田一萬九千餘頃荒者
過半乃併八十里爲四十里止徵現戶民大德之甲
申冬以才超擢知揚州府甚爲可法所倚信及是戎
服守鎮淮門城陷馳歸易冠帶緋袍持印坐堂上曰

此吾土也吾當死此左右皆奔散獨吏陸其侍兵至
欲擁民育出署不肯行又諭降不屈被殺妻子投井
死陸亦自經以殉先是民育試士以事君能致其身
命題語諸生曰士當以節義爲先文學其次也願與
諸君共勉之果不愧其言二曰曲從直字完初遼東
舉人爲揚州同知與其子守東門城破俱死之三
曰周志畏字一畏鄞縣人癸未進士知江都縣少年
初任英鋒穎銳能不憚辛勤亦不避嫌怨果於任事
可法深器之與高杰將士不協屢被摧挫不勝其憤

堅求解職僉新喻羅伏龍至可法即命代之伏龍先由舉人爲梓潼知縣代志畏甫三日城即陷兩人皆死於兵曲志畏闔門妻子僕從皆死無一脫歸者三曰王纘爵字佑中鄞縣人以祖尚書佐蔭入太學授應天府通判攝溧水篆清介剛直因忤上官投劾歸乙酉起爲揚州監軍道一日可法謂爾書生不知兵事否爲參謀改補京職何如纘爵對曰下官世受國恩無以爲報願從明公死不願從馬阮生也可法改容謝之城破遂從死焉一曰盧渭長洲人爲諸生有

聲可法與馬阮不協因請督師揚州渭抗言乞留可法有李綱在外宋終北轅語不納可法既開幕府設禮賢館四方之士多趨之既無拔萃之才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吾輩濟門毬也稍稍引去乃於四月初二日發策試之可法得渭卷欣賞不置列之特等又拔歸昭等二十餘人甫二旬揚州陷渭分守鈔關投河死昭字爾德崑山人分守西門亦死兩淮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餘姚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俱死焉一曰韓默字文適原籍臨汾父賈於揚補邑弟子能文又善書法精於臨摹甚得時譽可法延至軍門欲官之辭去城破謂妻蕭氏曰時事至此吾讀聖人書當守義而死不可苟且求活若等自爲計可也易巾服投井妻語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死蕭乃結繯於梁命長女就繯觀其絕乃抱幼兒魏自乳之既乳置兒於地頓首於老嫗辛曰韓氏惟此一塊肉如不存則韓氏之鬼餒矣惟嫗善存之此子也立則韓氏不絕吾夫婦在九原受賜多矣老嫗號泣攜孤去蕭乃就縊江都諸

生高纘孝衣襴衫大書於衿曰首陽志雖陽氣不貳其心古今一致至縣庠自縊於先聖座傍饒餘字吉人生平孝友親死家貧殯葬不能盡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京師破憤不欲生至是竟自縊他若諸生王士琇汪應坤子銓王廷佩廷璉呂家齊金颺仰伯諧生張耿發劉應達指揮高一麟皆抗節著姓名者其戰死武臣則劉肇基馬應奎等又三十五人

盧 寅日翔鶤溝上濤聲咽流不盡千年紅雨眉
二十四橋簫管清吹不黒霜天殘夜月寒掌一任

戈斗壁稅不轉居數有歸智勇謳梅花嶺下寒食節地不借野老從頭說接奉透氏氣何烈縱使形銷神豈滅猶堪鑄金和鐵猶堪嚼冰和雪

完

職方何公傳

與揚州之難者又得何職方剛云剛字愨人上海人也少負才略名馳吳下崇禎庚午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日講求經濟之學有志用世好交天下豪俊與東陽許都善嘗語之曰子所居天下精兵處也昔戚少保繼光鎮九邊恒思用浙兵浙兵者東陽義烏兵也今流寇鼎沸子歸能練一旅以備朝廷緩急乎都諾而去十七年正月疏陳選練滅賊諸策帝褒納之又言國家設制科以約束智勇之士此第可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民生匡軍國莫急於治兵之才然生平未嘗習父師未嘗教而遽畀以兵戎重任詎能勝之願陛下親簡士之英敏強壯者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鈐練筋骨拓膽智時召而試之俟實學既成優其祿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讀戚繼光書數言東陽義烏兵可用臣親歷其地見其人忠義自許勇敢善戰誠得召募數千加之訓練就中推擇將帥一如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將大寇可平中原可復因薦東陽許都及錢塘進士姚奇循桐

城諸生周岐陝西諸生劉湘客絳州舉人韓霖皆堪錄用帝壯其言即擢剛職方主事募兵東陽許都作亂已前死霖亦爲賊用剛不知故薦之然二人才實可用其作亂與從賊也由地方官激之使然而非剛之暗於知人也剛奉命甫出都都城即陷剛亦馳歸故里友人陳子龍夏允彝聞流寇逼京師將募海舶捐資召練水師由海道直抵天津爲京師聲援其兵已集而煤山信至不果行及子龍入爲兵科因言防江莫如水師請廣行召募委剛訓練其議雖允尚

未舉行也時馬士英當國置疆事於度外剛雖仍在職方備員而已憤時事日非因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脩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謀者决策廉明者理財勇猛者禦敵爵祿賞賚不出此三者然後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御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悠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杰於閒散廹奸雄爲盜賊是株守以待斃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人則眞才皆爲國用而議論亦省英分遣重臣羅草澤英豪使皆致力封疆而盜魁亦鮮矣東南人滿宜徙之江北或贖罪或賜爵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遷進本司員外調桼督師史可法軍事可法得之甚喜多資其籌畫剛亦以遇知己誓同生死馬士英惡可法幷惡剛明年三月出爲四川遵義知府可法聞之垂涕曰子去吾復誰仗剛亦泣曰某誓與此城爲存亡安敢違公遠出踰月而揚州被圍佐守禦甚力城破可法死剛亦死之

楊喬年曰士處亂世負才者往往斲馳自喜若御之不得其道每足以致變蓋自古爲然矣寧獨一

許都也哉

劉黎兩徵君傳 附黎弟遂琪

明崇禎八年下保舉之令其舉而不就職者於江南
貴池得一人焉曰劉城於廣東番禺得一人焉曰黎
遂球皆名下士也城字伯宗少負才品與同邑吳應
箕齊名尤好拯人於厄不爲生死禍福所動史閣部
可法知之獨深凡有軍國大事每借箸焉城翔翔黎
戟闓建白侃侃未嘗有所阿附公卿益重之當懷宗
時念天下多故民生憔悴卒由守令非人特開非常
之格冀得公忠體國者以靖內外而奠民生命保舉

才能之士與甲科一體擢用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以
誠應詔敦趣再四乃赴銓司議以知州用俄輒引退
其友人以書詣之曰今滄海橫流君豈能晏然袖手
乎城答書曰困也吾不袖吾手而擊吾肘者且環伺
於左右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況進士之勢積重
難返我非甲科而強與爭衡徒自困耳若夫言利以
媚人至詆大臣用事者舞口舌以得官又我所不爲
也時淮安吏陳啓新武康知縣朱露以言利及指斥
文臣先後得吏科故城言若此即策蹇南旋不數年

而北都陷諸以保舉得官者終不聞有所樹立他若
桐城蔣臣以言事得罪淄川晉州知州陳弘緒有全
城功得罪絲竹幾陷不測新建徐世溥亦以論時事
致爲程闓之作色有厲詞並以諸生幾達姓名於天
子而三宰相已忌之人乃服其先見已而史可法出
鎮揚州議分地駐高杰黃得功劉澤淸劉良佐等四
鎮各闔進取城深惜其非計亟上書可法曰四鎮多
盜賊之餘非有恩義聯結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
皆弱則專制自爲而互相兼幷內無老臣宿將足以

彈壓其心又在廷推公防守維揚雖名督師實出公
於外根本卑薄而欲使四人者防江是使狼守門虎
來未必能拒而主人先不得動手搖足後必悔之史
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城見馬阮用事知勢不可爲
自署一私印曰謝髮鄭心謂皐羽之髮所南之心也
又聞吳應箕死益無所向遂棲隱山澤鬱鬱以終遂
球字美周傳學工文章天啓七年舉於鄉闈墨爲
人所傳誦四方赴公車者爭求識面名噪輦下歸丁
外艱益肆力蘄書嘗下第過揚州適江都鄭元勳字

起宗癸未進士爲平山堂大會賦黃牡丹詩懸金巨羅以潤筆遂球即席賦十章諸詩伯咸退舍一時稱爲牡丹狀元保舉法行侍郎陳子壯舉遂球以母老辭明年郡中大饑條陳賑救之法甚悉多所全活後聞北京陷慟哭達宵如不欲生甲申夏金陵建國子壯又薦之不果行閩中起爲職方主事督廣東兵赴援贛州城破與弟遂珙並死之著有蓮鬚閣集盛行於世

盧宜曰徐巨源爲伯宗作傳言其好學不倦至死猶抱所著金陵臨安圖志不忍釋手及余讀其所上史閣部書胸中經濟又見一斑矣要豈章句之儒可得而擬議者耶再玩蓮鬚閣集以彼其才而竟以兵死則又爽然若失矣

浙西兩忠傳

見爾壎字介子崇德人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崇德與海寧壤相接兩人皆負才名先後赴公車晤於長安邸舍意氣甚相得感流寇禍支蔓慨然有澄清志癸未爾壎成進士淵仍下第留邸中甲申春寇難亟大學士范景文薦爾壎才可用名對請招西邊土司假以重職使牽制賊兵以待援師未及行而京師陷爾人微服南歸爾壎舉孝廉主司印衛術文也時在揚州督閣部史可法軍事史方開幕府控制江南北爾

壎因衛見史與之語合請從 何 與淵訣酌酒津亭慷慨話別拔佩刀斷一指歸遺父母泣語淵曰國仇未雪誓不還矣可法命爾壎招撫河南北土寨協擒自成所置僞官跋涉荆棘中間揚州被圍亟馳還見可法相對飲泣可法嚙指血具疏請援兵馬阮方遏上游左良玉漫不省可法知揚州必破語爾壎曰君無封疆之責可亟去爾壎曰某成進士已受國恩豈必問官守方圖報稱乎卒不去城陷與可法同死於亂兵屍皆不可得爾壎嘗輯史傳死節諸臣曰仁書

至是卒成其志家人以淵所擕歸一指招魂以瘞淵
聞爾廉死設位爲文哭之先是左都御史劉宗周
爭姜埰熊開元下獄事被斥淵上疏乞留宗周語甚
切直上怒下部議罰停會試然是時淵實未識宗周
也南歸抵潞河追及宗周舟執贄稱弟子甚謹明年
上中讒者怒未釋復奉旨追究主使遣緹騎逮訊淵
方臥病束身就道吳越好義之士醵金爲槖饘費及
代修竿牘求援於朝貴者槩卻之十七年正月下詔
獄考掠備至詰主使姓名淵詞色不撓慨然曰死即
死爾身爲男子寧肯聽人穿鼻耶主者無以難乃移
刑部定罪在獄惟日誦周易不輟曰聖人處憂患之
道盡是矣三月奉詔省釋甫出獄而京師陷過吳太
常鱗徵寓訣別旋視爲殮含經紀其喪殯於柩旁者
旬日乃扶其柩迴浙至金陵給諫陳子龍特疏推薦時
馬阮亂政不許劉宗周方掌御史臺印告休淵復隨
之山陰問道益力所造益進嘗有過入曲室閉戶長
跪竟日不起至流涕自撾其省躬嚴密如此乙酉閏
六月

大兵抵浙淵已得疾即卧榻自經其弟況泣解之語
以瘞母有期甫畢作絕命詞曰中心安焉謂之仁事
得其宜謂之義學道有年粗識仁義吾得正而斃焉
斯已矣遂卒得年三十五監國追贈檢討

盧宜曰吳進士以已既受國恩甘與哲師史忠
靖同死觀其斷一指歸於父母其拚軀之念九死
不回矣覩淵上疏留總憲罰停會試彼視一第不
已輕於鴻毛哉

附記或云國壎新授庶吉士甲申三月隨同館
諸賊及賊敗南還其父之昪方爲福建監司重爲
鄉人所詬爾壎自恨謂可法請從軍贖罪遂參軍
事卒與史公同死能晚蓋矣亦論人者所節取也

湖撫宋公傳 附孫天錫守沈壽崇

乙榜而屢著討賊之功數年而即秉節鉞之重於以鼓勵勞臣甚盛典也而御史猶有肆醜詆者此小人之所以能禍人國也宋一鶴宛平人爲諸生倜儻不羈見四方多故即究心兵事思以武功顯崇禎三年舉於鄉以會試副榜授教諭上官薦其才擢知丘縣弭盜戢奸聲益起上官復薦之加同知仍知縣事御史禹好善行縣考績復薦其諳習軍旅可當封疆大任進兵部員外郎明年六月擢天津兵備踰年再歷

信陽當是時流寇大擾豫楚間一鶴布置方畧咸合機宜地方賴之熊文燦奉新命出撫羣盜一鶴亦廣揚恩信盜魁黃三耀遂解甲詣一鶴降又有順天王者與張獻忠羅汝才輩同亂中州是年冬其黨劉喜才中夜殺之携其首亦降於一鶴計先後勦境內劇寇得級七百餘因紿賊爲副將龍在田所敗一鶴置毒酒中誘之復得千餘級軍聲大振十二年四月官軍大破賊李萬慶乞降其衆數萬屯於舞陽舞陽在一鶴所轄治內一鶴善於撫輯民得安堵文燦屢薦

於上敘其功進副使調之鄖陽河撫高名衡以汝寧不可無一鶴奏留之帝以鄖處萬山中流賊所出沒尤爲衝要不允時張獻忠羅汝才已叛一鶴防禦尤力及楊嗣昌開府襄陽甚倚任之十三年正月方孔炤罷嗣昌薦一鶴堪膺其任詔擢僉都御史代之賊爲諸將所逼多竄入蜀地一鶴以湖南軍移鎮當陽中官劉元斌以京軍移鎮荆門與相犄角及瑪瑙山奏捷一鶴亦敘功增俸七月羅汝才等五大營自蜀轉至興山一鶴遣副將王允成等大破之豐邑坪斬

三千餘級嗣昌大喜薦爲荆楚第一功是歲楚中大饑疏分三等請蠲卹尋以襄陽地震引罪乞罷溫旨慰留十四年二月獻忠陷襄陽大掠而東與其黨革裡眼左金王等盡集於黃州汝寧間一鶴屢調諸鎮會勦皆不至乃以四月初移任蘄州偵賊欲渡江南犯捕斬其間諜數人焚舟禁渡嚴爲設防賊乃移營而北一鶴又於橫江設關稽往來行舟令江防監司日親督察當是時賊之間諜散布於遠近或經商或賣卜或假堪輿或冒醫術或扮衲子羽流甚而道途

乞巧賊謀俱混入其中言兵凡有征勦賊已豫知得早爲之備自水道之稽察、既嚴而陸路之盤詰益密賊由是不敢窺渡而郡邑百姓乃得稍息其殘喘逍獻賊刼軍符破襄陽嗣昌聞報自裁賊益肆披猖一鶴拮集流散綏撫殘黎十月督參將王嘉謨等追賊左金王爭世王治世王於鐙草坪大破之斬一千八百餘級奪還人畜無算十五年六月賊犯桐城舒城遣步將陳治等合江北兵夾擊斬首四百六十有奇一鶴僇力行間甚著勞績廷臣以其起家鄉舉不十年驟秉節鉞不能無棱於是御史衛某具疏醜詆一鶴不與之較惟連疏引疾帝下所司嚴核十一月許解官候代十二月李自成復陷襄陽連陷德安荊州一鶴以獻陵爲重急赴承天守禦賊驟至燬享殿歲暮日攻承天明年正月初二日城陷一鶴白經留守沈壽崇知縣蕭漢俱死之（漢另有傳）壽崇宜城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歷官興都留守忤巡按御史被劾而罷未行賊至佐一鶴城守不屈死後俱贈卹

應宜曰宋公馳驟戎行心力兩瘁而猶有不解事之御史肆其醜詆可謂方寸俱亂者矣其劾罷

沈留守者諒亦即此御史也兩公死而御史獨生其顏甲可幾十重耶

大理寺少卿姚公傳

流賊之智惟以撫愚我而我之爲封疆大吏者亦即
以撫自愚其時不爲賊所愚者省垣中若姚給事思
孝亦其一也思孝江都人崇禎四年由庶常改戸科
給事中六年冬山永巡撫楊嗣昌受遷安縣逆案廢
紳郭鞏所囑假逆民爲詞叙兼恢城有功希雪前罪
思孝抗疏劾嗣昌庇逆事訖不行七年爲左光斗周
起元等請謚言諸臣與魏大中周順昌同一受刑同
一追賍同一條死而易名之典有及有不及似非聖
主聖忠之意且諸臣不惜一死以報朝廷朝廷又何
靳一謚以光泉壤因言熹宗實錄未成不可使總裁
要典之人仍與筆削蓋指宗伯會楚卿也楚卿疏辯
思孝復力駁之謂光宗實錄乃楚卿所修未幾崔魏
矯旨重修令與要典相符者亦楚卿也今總裁熹宗
實錄者又係楚卿一人而忽佞忽忠一事而倏彰倏
揜何以信天下而垂萬世哉疏雖不行然楚卿繇此
卒亦引去八年春帝以皇陵震驚議肆赦刑部尚書
馮英因以逆案魏黨混入於內思孝力駁其非且曰

自王永光邊才一薦遂致許鼎臣之叙功自章光岳
代言辯誣遂致張捷之無忌今英復敢逞其邪謀請
立眞重典爲大臣附逆戒其議遂寢十月劾左都御
史唐世濟濫推登萊巡撫世濟疏辯誣思孝供他人
顧指思孝再疏極論迄不果用十一年陞兵科都
給事中時勲衛多不習武惟解冐糧虛伍坐縻軍餉
思孝力剔其弊請令世胄未襲職者先令隨營操練
已襲職者亦令演試弓馬俱不許借端告假偷安部
議從之四月疏言楚賊劉國能既降河南守臣亦報
渠魁馬進忠等欲回關中乞撫信如斯言遍地投戈
不勝宗社之幸竊恐有未必然者聞江北之賊因靑
黃不接無可剽掠故避夏入山俟秋初再出果爾則
大江南北未得安枕也此備爲未雨者言也若熊文
燦之招張獻忠亦既予之官予之餉予之田宅似無
可慮而臣不能不慮者獻忠狼子野心既無戰敗披
靡之勢復無生死感泣之忱何一旦傾心若是在督
撫諸臣廹於勒限勦滅之期將謂撫一部即靖一方
但恐認賊作子慶陽漢中之覆轍復見於今臣所以

總總深慮也信是時中樞楊嗣昌力主撫局且惑於總理熊文燦之說謂大功旦夕可立就而帝所倚信者莫如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亦專疏力言撫賊之失謂治盜之法不出曰勦曰撫二者權可兼行勢難偏廢勦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可操縱自如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日矣此撫彼叛前撫後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變也無甚勦之以制其死命也今理臣初疏謂獻忠正切輸誠今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顧物理臣着意于此也疏上亦僅報聞蓋嗣昌致于文燦在帝前侈言其事帝又惑於嗣昌意謂廷臣未嘗身歷行間所言亦屬過計而不之信也未幾河南賊亂十萬果假撫潛逃思孝劾河撫常道立與謀撤兵諸罪道立雖罷去撫局之敗已露其端矣而湖廣按臣林銘球尚具疏請加獻忠官且欲令開鎮襄陽思孝益憂之歷陳三不可信其詞甚切當宁迄不納未幾獻忠果叛所招別部羅汝才即曹操亦叛思孝極論文燦六錯言賊以二十萬之

衆不經大創突就招安給餉分糧菹無定着而欲使蟻附蜂屯之狡賊歸我駕馭其錯一也入山窮寇尚可招徠據險憑河寧從節制其錯二也戎索未就散遣無期其錯三也差官屢入賊營監軍招安未返甚而理撫凝聆懷音而十三營一夜中變其錯四也獻忠既據穀城汝才復屯房縣兩地之招徠未見遙應之聲勢可憂其錯五也局內局外各各以撫爲慮惟理臣恃爲秘計忽降忽叛且撫且勦面目屢易號令無憑其錯六也向者陳其瑜誤于漢南苗胙土誤于襄陽金應桂誤于黃麻天威不少假貸何獨於文燦而寬之耶思孝在垣中論列最多號爲稱職而以東林故不爲要路所喜會畿輔州縣多所殘破思孝據奏報備陳之帝方以四方糜爛邊腹皆被兵焦勞安攘無策思孝所陳正觸帝忌遂遷怒及之謫其行間功罪不據實糾參乃以遊辭點綴遂降三級出之外十五年起南太僕丞以養親歸乙酉進大理少卿金陵失守思孝薙髮爲僧久之卒於家

趙吉士曰流賊之禍亦既屢撫屢叛矣乃前後督撫諸大臣誅斥相繼無不以撫僨事而未有以撫

爲失策者蓋偉且久之苟安而毫不以國卹爲念此誠諸臣之負帝者耳

大理左丞李公傳

明懷宗時省垣中啓事屡發皆軍國大計而無所阿徇者則李給諫清其尤著也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之元孫大宗伯思誠之孫也李氏世族鼎貴科第如林清以弱冠成進士初授寧波府推官持法廉明豪猾斂迹崇禎十一年春特擢刑科給事中時懷宗治尚猜察左右閣部大臣又多以磔刻佐之番役遍布長安文武吏民搖足輒觸文網一時登戸恒滿清甫拜命適司寇鄭三俊以謹蹈清

就問曰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悚然曰無過盜情郎欲平反不過擬秋決耳清愕然問故曰此東廠緝獲者皆倍嘗五毒鍛煉成招因不畏死而畏刑惟求速死爲幸及移送刑部已奄奄一息歸復矯首鳴冤者因既無詞則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由及不數日伏屍西市矣清得其情故最習意刑獄嘗過刑曹勸以平反皆愀然曰不敢一反廠招異日借端羅織官吏弃命矣一時刑獄之冤如此帝雖猜察竟恣然莫知廷臣雖變章請罷廠衛帝且以爲非此莫得外情終莫之

允也其年五月淸因特疏請解積緊酌成案早結獄
蓋深惆其弊也熊文燦招撫張獻忠淸以爲失策疏
言陛下調邊兵發禁旅捐餉二百萬以餉之者從張
其虛聲以脅之降乎抑將出其全力以責之勦也當
大兵初集宜視賊衆所在合力勦除然後撫其餘黨
斯爲得策今未聞一戰止是逢賊與賊彼不乞撫我
自招之來撫耳夫撫而散則爲成功撫而聚則爲蘊
毒宜嚴勅督撫巳降者一意招安擇其横行數大股
崙意勦滅無遺歷就撫者畏威永無叛志苟日延一

日撫勦兩悞此蜂屯蟻聚者寃將安歸以穀城一塊
土比之菰菰大海而以撫鄭芝龍之故智施之張獻
忠哉至九月又言獻忠詭謀之不能散之無計竟舉鄖
襄上游委其屯揮在文燦之意不過曰獻忠猶聽調
則我之功不聽或至決裂則加撫臣余應桂移書激
變之罪耳且飄然颺去耳帝不納未幾獻忠果叛帝
門四方流寇遙起又懲羣臣欺玩方用重典閣臣擬
旨被御率由淺之深於是諸郎刻者加一等以防駁
其巧者則留一等以待駁刑法無章人情益玩司寇

劉之鳳見先任馮英鄭三俊並獲重譴樂蓄縮不結
獄益留滯十二年正月之鳳亦坐事下獄召南京刑
部尚書甄淑代之持法更苛嘗語諸司曰但將應杖
者擬徒應徒者擬戍遞增一等則上自不駁矣故一
時司官無不深文者秋九月淸以朝審在郎請勑法
司加意詳愼毋得一槩出輕入重帝納之雲南禪將
失城撫臣擬戍淑改爲辟而事關兵部楊嗣昌仍改
爲戍淸因疏言一事而怒重忽輕非刑部苛則兵部
縱矣得旨令淑確核嗣昌方得君淑不敢忤仍改從

戍而衙淸刺骨十三年正月兵部尚書傅宗龍下獄
入門即索錢至中門錢盡務徨不得入俟取錢至獄
門乃啓又侍郎謝啓光下獄時牢頭索錢不饜遂搥
其面淸以久旱疏請寛刑列二事于疏末言提牢官
所司何事而是時兩提牢官皆內閣門生也票旨反
責以把持淑復言淸前疏隱刺無頹就列旨復責淸
陳狀御史郭景昌素惡淑摭其陰私數十事令淸上
之淸不可曰我初拜官即自矢不許人陰私蓋諫官
疏必傳播四方倘以莫須有玷人名節毋論公議難

容獨不爲其人子孫地耶乃止上疏自理竟貶浙江臬照未赴丁憂不數月淑亦坐罪下詔獄十五年夏御史張肯堂請錄用建言被斥諸臣召淸爲吏科給事中周延儒與吳甡方柄政皆引用東林一時干進者多趨之且藉以作威福市權利甚則陰陽交搆其間淸於延儒爲門生於甡爲同里獨無所附麗而心疾諸人鈎黨營私乃上破門戶之疏曰今諸臣所持者爲剖忠別佞淸議獨標之門戶臣所持者則爲防危圖安仔肩共力之門戶蓋必封疆之門戶安而後臣僚之門戶安也乃今之門戶始猶正與邪角今則邪與正混其尤無賴者忽而吠嘷入幕忽而叱咤及戈主君子立朝無論貪如嚴嵩專如張居正不宜托足門牆矣紛之門亦是趨炎附熱故臣謂門戶之壞至此已極而孰正孰邪亦仍辨之於持翻而已果從封疆起見卽爲眞君子蓋以任事之誠僞定立品之邪正而門戶之同異不必問矣疏入留中當是時東林滿朝勢處極盛而其徒漸自相水火淸又疏曰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卽君子與君子角究竟

何利之有宋時洛蜀朔之幟標而熙豐之小人乃伺隙而起問曾去洛容蜀否又曾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始悔向者同根之煎爲失策也且今之君子豈能上比洛蜀朔之徒卓然有以自命哉不過二三敗類此分門彼別戶遇君子卽能爲君子之言遇小人卽使爲小人之事而害且中於人國可不嚴爲之戒哉疏亦留中其後悉如所言靖出封淮府道遇延儒被逮北上將渴於舟次或以縱騎伍側爲言淸曰顯赫而疎之急難而親之吾行讀門生之禮耳容何傷及入謁延儒曰今日下石之人半是昔年擠門之人何也嘆息而別金陵初立疏請漸圖內治以夏少康漢光武爲言并乞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又請追謚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正德朝陸震等十四人天啟朝左光斗等九人削大學士胡廣謚改謚都御史陳瑛曰醜厲尊允行北都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難諸臣立廟京師淸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斃賊所非殉也同時文臣若內閣丘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

拷禁死而後譏相半祠祭猶懸無生死之殊亦無
先後之別何獨文武興施無已請附祀旌忠祠不必
立廟從之又言定從逆諸臣案請倣唐六等遺意然
彼議于兩京既復後皆身繫理官故得行戮今則強
半名存耳惟有春秋一法以筆誅之蓋一身伏鑕血
有時枯千載點毫貝無時洗願今日司三尺法者無
執此筆亦無輕此筆耳時以為允復陳內治之說言
予昔之揣幻嚴曰為人能辛苦何謂能辛苦無荒於
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臺南金和貨是也引以
規諷時事詞極切至明年二月進大理寺左丞四月
遣祭南鎮歸老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盧　宸曰公手持三尺而務剔之以平恕不特顧
瞻公識而且為其人子孫地其存心抑何厚也公
雖不自為子孫地吾見公子孫之門且與于廷尉
並其高矣

附御史楊仁愿嚴衛二害疏　臣待罪南城所見
詞訟即假稱東敞番役聞者便已魂魄俱搖如光
較事件則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光棍誘人
為惡事旋帥肯與番役則誘者得利挾侁首告平民
而詐以惡提則挨者還志人人肆喙惟恐其不為
惡又惟恐其不即羅吾羅網擬諸皇上泣罪之心
豈不傷哉願朱覚廠臣之事件而買事件與責事
件之風即可息矣至於臣子獲罪但勒撫按解送
闕下誰敢不遵若餵騎一遷有貴者家財破散無
貴者地方官欽餽雞犬亦為不寧如使其罪可贓

則貲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
自非覇惡亦奚至籍沒其家哉疏上掌東廠太監
王德化奏辯帝亦不問反勒其安意奉職以副重
任而已
附署禮部事侍郎王錫袞言東廠太監王德化奏
案永樂年間因鑑藍胡二黨故設東廠於鑾駕庫
之東蘭林局之西續於宣德年間又改於東安門
內今署中猶有提督東廠得兒太監木牌一座亦
係此時設立彙典剛載甚明疏下臣部臣等看得
東廠之設典彙雖開永樂十八年立東廠命內臣
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而復註云按此不見
正史會典據大學士萬安奏成化十二年增立西
廠疏內云東廠設自文皇帝至今五十六年臣等
以正史無稽則稱引疑有未確恐當日設廠之意
與太監鄭賓西洋之遣尚論者以為別有淵衷諸
詩建文帝未易窺測臣等考究未晰不敢輕以入
告是在聖明之獨斷而已此皆崇禎十五年正月
事也二月錫袞又專疏請停東廠不聽

御史湯世奇疏言奉旨清獄法司諸囚尚經研鞫
伏蒙聖察更有北鎮撫諸囚其見捕也賊盜擬似
或係仇扳或府出首狀而詐財不已或受賄於此
而即罪於彼煆煉務為深文羅排鞫於拷掠諸犯
習過法司如出湯火乞一歸清察若夫都門四方
新處拿訛扎圖通獄因造賄拷者質多廠衛處處
據以為詞故士民多無辜受禍欲清刑獄步苛先
禁詭首從之
又稱內監局官衙　禮部尚書林欲楫疏言本官
查考內監官衙諸按局官內臟不滿百人太祖於
監局司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
且科勅有令交通有戒并預政與兵有禁惟於二
十五年僅差太監聶慶往陝西河州等番族令其
易馬以茶給之自此以外更無別遣所以致清明
整肅之治開萬世太平之基也至永樂中始有遣
使外國及甘肅廷視卻來同詰者洪熙中始有守
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總兵討賊征伐者景泰中
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

節制迨正德中邊關始置內臣且令提督禁兵分坐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宣德中總督京通二倉正統中各省鎮守以及督工監器會同法司審錄又如隆慶中蘇杭織造榷稅開礦皆利少而害多亦旋設而旋止至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逆我皇上剪除逆璫一遵高皇帝勅諭內臣不敢預政外臣毋得交結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常令畏法實防亂政之源故委以腹心則威福易假寄以耳目則羅織漸多違媿恤制早已及此臣等備稽舊章典制明則職掌定內外肅則侵越弭請將洪武中各衙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上呈御覽 此亦十五年二月事也

漳海黃公傳

漳海與虞山文章聲氣直鬪兩頭相望而一則永保歲寒一竟彼猖末路此則誠偽所由分亦人品所由定也漳海者黃道周號石齋鴻文博學標格方嚴為諸生家居講學已負龍門之目天啓壬戌登第入翰林翰林故貯才地多高自矜貴詩酒是娛為朝廷驕子醇謹者則讀書習館課循資養度以浮沉取大位又與宰執地近而偏間或上書涉時政多不安其位去甚而拜杖遣戍故皆動色相戒惟道周恥之稟賦開文華延詞臣問理財用人築道周據古今條對甚悉當宁亦雅重其名呼先生者三庚午主考浙江辛未東事急言者追咎袁崇煥不應殺毛文龍皆由閣臣錢龍錫授之意下獄道周為中允疏救外謫藩幕侍講倪元璐上言道周以抗疏獲譴恐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指柔道周既骾直承貶劉宗周又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猷者不聽壬申告歸丁丑起諭德分考會試疏言陛下方求直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淸刑獄而下獄者旋聞

願起批鱗強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曉風
若雨轉作旋日祥雲上不懌切責之維時寇禍亟郎
家起楊嗣昌爲本兵陳新甲督宣大皆奪情就職道
周謂朝廷即乏材豈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
慨然思論之值熒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幾事
滋失策道周謂所知焉元臌日天象如此此人必候
圖宜固爭以回天聽倘已就矣適奉旨舉閣員元臌
謂枚卜無出道周右者獨苦好言事疏入或忤旨即
推且勿用日守之日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

口舌爭以此久不發帝素知道周學行特以性褊執
非救時相故後之而特旨用嗣昌在道周亦無所執
望第悔爲同列所惧不早擊嗣昌因以初稿進而弁
及新甲帝之相嗣昌也疑非朝士意道周又廷臣所
共推而出身強諫怒甚召廷臣於平臺詰道周曰朕
聞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
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耶對曰天人止足
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但天所
綱常邊關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又極詆楊嗣昌

謂不如鄭鄤嗣昌力辯道周常在經筵力爲鄤頌寬
帝心已疑之及聞嗣昌言責道周朋比且曰爾讀書
多年祗成佞耳道周曰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
者爲佞豈讒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何以致治
奏對侃侃聲徹殿陛叩頭觸地冠鋾然墜帝益怒嗣
昌請優容之帝曰朕優容亦多矣遂下道周於理當
是時帝聲色俱厲天威叵測侍臣皆震懾失度而道
周進止從容詞詳理正於此益見其識力之堅定云
謫江西藩幕巡撫解學龍薦道周可大用帝以道周

黨邪亂政學龍徇私妄舉俱逮訊戶曹葉廷秀偕監
生涂仲吉俱素不識道周疏救并蒙嚴譴周延儒被
召抵京詢之侍郎吳甡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吳
甡曰前韓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上猜疑日
甚如黃道周解學龍逮繫兩年餘果何罪哉公再秉
軸上信任篤當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宜
儒深然之甡復往見司寇劉澤深爲言道周一家宜
從寬擬且勉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
力各擬邊戍帝初不聽再疏力持始允學龍極邊延

秀遜遠惟道周已永戍遜癃猶令再擬澤深疏曰諸臣論死非封疆節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則得矣非皇上覆載之量也仍以原擬上道周在叢怡然一日傳駕帖至人皆涕泣道周臣坐讀書辭色不變帝終聽澤深言弃戍道周次年壬午八月帝御經筵對閣臣嘆息語官寡學延儒進曰惟黃道周議雖偏而學則博爲翰德璟言道周貧且病乞移戍附近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同於天地旣道周有學使當起用何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漳海黃

必移戍也帝笑而不言延甚和旣退延儒顧同列曰用道周矣吳甡請揭薦延儒曰不可名用當出聖裁帝還宮卽釋道周復原職起用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及延杖繫獄猶日書孝經解及古今序贊人爭購之賜環後乞假歸復講學於大滌山南京晉宗伯楨馬阮亂政奉詔祭禹陵事竣拂衣還故里閩中拜閣學兼大司馬唐藩初無大略國事皆決於鄭芝龍芝龍惟知賂島輿擁金錢自雄無意圖恢復道周憤師不前請身自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弟子臣往

必有應者願爲國家效死力芝龍不予一錢當宁惟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號召門下得百餘人閩金御史聲起兵徽州馳赴之至休寧縣界明堂里有許弁者詐爲道周僞迎於途執送金陵道周在檻車綠袍方巾手一卷容止自如作自輓詩曰綮綮朔陽霞莪莪泰山石熒熒七尺劍溫溫半尺璧化爲白板宮宛宛置路側南人一顧問北人一太息蘭膏空自焚珊璉亦空擲燕雀巢深林蜉蝣噉白日寒從孝陵衣饑從孝陵食孝陵何淒淒風雨暗松栢至金陵絕粒

續表忠記 卷之五 漳海黃

[illegible]四日不死督師勸降不答遂就義道周望闕拜辭甫下拜刀砍於石刀折重換四拜已訖乃絕楚人某收殮之郎謀署翘檢守其櫬數年後道周子扶柩歸其人卽日去職曰吾隱忍居此爲謹護公骸骨耳豈甘心抱闕者哉閩中謚文忠金陵已前破虞山同忻城伯趙之龍率先淸宮投順後聞道周就義曰噫漳海竟死矣

盧宜曰宜在在嘉善得公手書賜觀廟園嶔舊賦乃懷鄭鄭而作者不知公何以信鄭之深也夫公以忠誠對主上以誠信遇士大夫所言所行皆可動天地質鬼神而獨受欺於鄭夫子曰觀過知

仁公之謂矣宜與一語回天得君如此惜見誤於
吳昌時致百世下與虞山同類而並譏也不亦悲
夫

附記　鄭鄤號峚陽武進人與道周及文震孟皆
同年同館天啟時震孟疏請勸政講學留中不報
鄭上書爭之削籍去由此得名時及道周奉母北
上道過鄭家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之同祖女弟
也鄭備假母杖與承歎而故令道周見之道周素
事母甚譏嗟歎為弟如遂成莫逆交鄭又薄親宗
達宗達深呵之遂發鄭杖母事鄭固東林翹楚為
程欲借鄭以傾東林遂攄以入告疏言庶吉士鄭
鄭居家假箕仙戕父證部主事鄭振先無端披剃
又假其仙稱伊母罪孽深重天禍將至遺父杖之
三十幾絕而難伊母係舊輔吳宗達之文弟宗達
言及節痛心疾首以為人類所未見得旨令錦衣
建至京下法司按問竟磔鄭於市

戶曹葉公傳 附涂仲吉

以救宮詹黃道周而下詔獄者。蓋有戶部主事葉廷
秀云。廷秀濮州人天啟五年進士歷知南樂衛水獲
鹿三縣有聲入為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維賢謀奪
民產令其家人具牒屯田御史謂嘉靖初有田四十
一項皆膏腴之產為里民所侵據御史下之廷秀廷
秀躬親驗問授受有憑斷歸於民曰惟有勳衛奪民
產耳豈有百姓奪勳產者。惟賢怒囑御史駁勘御史
意右維賢廷秀執如初毅御史不能奪田迄歸民頒
聲冠畿輔崇禎四年遷南戶曹丁內外艱十二年二
月入都即疏陳吏治之獘謂陛下登極以來亦既無
法不飭矣乃法飭而法仍不行如催科一事正項之
外有雜派新增之外有加額辦之外有貼助民窮
莫訴安得不起為盜賊欲救州縣之獘當自監司始
不澄其源流安能潔至保舉之令行已數年實實稱
職者幾何人其以賄緣得者率以地方為取償之地
且藉舉主為護身之符此連坐之法尤不可不嚴也
帝納之仍授戶曹五月又陳吏治三要緩催科以感

天和發倉廩以全民命明大法以消亂萌報聞傳永淳爲冢宰廷秀言長安輿論皆謂冢臣之推祇循資俸初無素望統均何地而可徒以資俸相求乎臣言其不堪之實亦但曰爾而已在聖主當釋人而使在冢臣亦當量力而任不聽甫四月永淳果敗十三年八月黃道周被逮下獄廷秀救之言憲宗成化朝下蔡絃於獄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憲宗閱視嘉嘆良久詔釋絃獄且賜鈔萬錠今道周之廉久爲皇上所知緹騎抵寓見其蕭蕭衾影不加需索亦異事也帝怒方盛并責其誇詡黨救杖一百爲民劉蓮幾殞幸名醫呂邦相以余膏敷之得不死仍發詔獄至明年冬乃遣戍福建廷秀受業劉宗周之門篤志正學及門以廷秀爲稱首與道周初不相識重其爲人故冒死論救既遭斥逐處之恬然又明年三月給事沈迅疏請召用不聽及道周釋還御史李瑞和蔡鵬霄交章請釋廷秀不聽道後給事左懋第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乃下所司核擬已而閣臣復薦至十六年冬特旨諭吏部葉廷秀已經輔臣面舉何故不登啓事部議乃起原官會都城陷未赴南渡初兵部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及廷秀命以僉都用馬士英惡其爲東林也但授光祿少卿閣中拜少司馬事敗披緇爲僧抵逃山寺後得危疾其徒問姓名取片紙書示之擲筆而逝同時以救道周而拜杖者又有漳州涂仲吉字幼安名臣通政使涂一榛之子也聞報知道周被逮痛哭徒步上書訟冤亦被杖百拷問至使與道周同繫經年始遣戍去國變後祝髮荒山竟以發死

直致日漳海既蒙環召途中即請釋同時得罪之解學龍葉廷秀且云延秀病危學龍年老遣戍遠方祈特恩同宥不許御史李瑞和言皇上用奸學而思力之臣特起黃道周士林鼓舞當日論救道周之葉廷秀涂仲吉並出公義祈賜寬原不許御史蔡鵬霄言詞臣黃道周既經釋用則當日列鵬道周之解學龍申救道周之成勇葉廷秀皆一一時清品當賢倖閑復得肯道周係特恩不得與請愚按清流阨已起用而爲者救者不特起用無期併得罪而亦不可得久之始奉俞旨又獨於部覆始則吝壓之後復部稽之方正之不容也始此

含山張秀才傳

士有以身殉國雖生平無所表見卽其臨大節數語足以不朽如含山張秉純所當亟爲闡揚者秉純字不二縣學增廣生讀書好古甚得時譽常曰士所藉以自立者惟於忠孝二字認之眞守之固乃爲務本之實學若從事佔簡皺皺矜荷講毋庸也順治乙酉薙髮令下輒不從友人貽書解其意謂可以無死秉純報以書曰髮膚受之父母無以全而歸之則不孝青衿制自朝廷不能遵而守之則不忠忠孝旣虧何以復存覩息與世人遊乎必欲言名名如書地作餠不可啖也如以爲無益則古來忠臣義士捐軀於國破家亡之後有濟於事者幾人哉延至五十四日乃瞑末途乃妻劉氏亦以痛哭其夫而死

[illegible] 近日士之以忽易節者皆以爲無濟於事誤之也豈知事雖無濟而以一念立千古之大閑其所濟者又何可量耶

二續表忠記卷之六

二續表忠記

卷之六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棻輯

大學士高公傳

金陵爰立四相馬士英以庸奸執國命逵罝史可法於江北高弘圖姜曰廣相繼去位甫一年而明祚遂移弘圖號硜齋膠州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泰昌元年擢山西道御史次年天啓改元疏陳時政八患曰封章下部覆奏稽延此脉絡之患政府被論頑鈍不去此心膂之患六垣之長半投環石此耳目之患逆左之偏盡付漏卮此脂膏之患三輔二東加派獨苦此患在偏枯宗室名封題覆多緩此患在壅蔽遺賢若鄒元標趙南星登用不速此患在底滯罪臣若李維翰楊鎬刑戮不加此患在萎痿疏入報聞泰差巡視都城國制事察豪暴得補治如漢之司隸惜薪小黃門爲奸利痛懲之無敢逞憲臣楊漣以爭移宮事爲羣小所側目引疾去弘圖疏請召還以維風紀劾本兵崔景榮庸劣誤國直聲大起出

械陝西秦王豕於太監張清漁獵宗民弘圖疏清罪狀請斬清以謝諸宗疏雖不行然張清緣此稍戢宗民迄皆安堵韓城奸民劉買得妖言煽衆部署爲亂捕誅之澄清吏治風裁肅然代還移病去璫而逆奄竊柄其黨以弘圖素獨立不附東林名起故官五年六月入都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已下詔獄備嘗諸楚毒弘圖雖與東林左而心憐楊左諸君子皆正人■端横受酷大見不平因抗言負罪諸臣追奪誥命有傷國體詔獄多人宜聽司寇王恭廠火又疏請寛刑獄停工作嚬票旨數事已忤忠賢遘尚未發也未幾天啓遊内苑忠賢與客氏從方在大船酣飲帝與小黄門高時明（時明年少而姣宮中呼爲高小姐）同駕小艇爲樂而大風忽起舟覆帝與時明皆溺焉帝幸而救免時明竟淹死弘圖又疏引漢元帝乘船事爲戒奄益銜恨六年閏六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貪汙狀先是應甲爲秦撫醜穢不堪有被盜者請捕之應甲不捕盜而反索失主千金由是盜發不敢言（後秦紳薛國觀等復追論應甲乃籍其家）應甲本奄黨忠賢見弘圖疏亦惡其敗

羣迄獲罪內閣缺人有欲推轂崔呈秀者弘圖力言不可呈秀及其黨皆不悅相與廉其罪狀無所得而止弘圖性剛直有觸即發不以利害動心故屢攖奄黨所排閒然而奄雖嫉之亦未有以中之也至所司擬順天巡按乃不許弘圖移疾勃令閑住而去奄敗起故官崇禎元年疏論劉詔等言彪虎輩之于逆璫不過濫叨名器殺人媚人遺千古之臭名而止未有傾危社稷搖動宮闈顯借摧衞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若劉詔等此三臣者惡實浮於彪虎而天討未加爭欲即鬪而不能須臾緩者也其強項有髣彿耿如杞之一班者一曰知府王堯民以不拜逆祠且不肯仰面崔文昇李明道等而甘被參論一曰道臣梁廷棟方當逆祠蠭祝之會而拂衣竟歸一曰縣令毛九華以不肯呈詳建祠而被倪文煥所糾惟乙以處呈秀者處三贓臣以旌如杞者旌三直臣庶乎賞罰明而勸懲立矣從之擢太僕寺少卿四年進副憲司寇喬允升與總憲易應昌以罪囚越獄事下詔獄天威叵測羣臣莫敢申救弘圖力爭之帝此爲朋

比侯臣皆失色弘圖免冠謝曰臣來自田間不知有蠹但見升平日滋決明允人咸服其無私而應昌秉志有介節且所比實公請仍照原擬帝亦不之忤也五年二月進工部右侍郎方入署而總理戶工太監張彝憲來弘圖恥與共公座疏言臣部有公座尚書居中侍郎分列左右此祖制也臣入部涖任而張彝憲忽來臣不勝駭異公座之設止列三人今忽益以內臣則臣之為侍郎也侍尚書乎抑侍內臣乎祖制不可紊故僅與後堂成禮而升堂公座臣寧已之郎大拂彝憲意不顧也然數年雖存國體亦損今總理既別建公署宜于公署設座見朝廷特遣之恩榮臣部公座仍還之臣等于以正名分關內外豈不兩得哉帝命如舊行弘圖終以共事為恥七疏乞休堅臥不起帝怒削籍歸家居十年聲望益重十五年東省失守弘圖破家募士克保故里有司列狀以聞帝深加獎勵會廷議起廢言官交薦十六年三月起兵部侍郎七月陞南京戶部尚書明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藩即位於南京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疏

陳新政八事並褒納焉六月馬士英疏薦阮大鋮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若會議則大鋮必不得用弘圖曰此祖宗舊制眾議僉同乃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時姜曰廣亦力持不肯擬旨士英曰我自任之乃命假冠帶來京陛見大鋮歷陳冤狀以弘圖不附東林引之為証藉以助己弘圖毅然曰此小人之尤首殺楊左諸君子者吾若附大鋮不特得罪於清議又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耶乃抗言逆案不可翻大鋮為逆案魁尤不當起用大鋮意大沮褒而士英亦若無所容乃交恨弘圖力詆之弘圖遂乞休帝慰留之奈花白糧諸賦愆期將遣中官督之以弘圖言改命撫按七月中旨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弘圖封還御批卒以廷推簡用迨後馬阮亂政時事日非中官議設東廠弘圖爭之不得復乞休不許請召還史可法亦不許弘圖日坐政事堂仰屋嗟嘆而已弘圖入閣先於士英而士英既得志必欲出其上乃加太子太師為首輔弘圖亦不與較也甲申十月弘圖去志益堅四疏懇上乃得請自是朝

無正論閣中大權盡歸士英矣弘圖既謝政無家可歸乃流寓會稽次年金華杭州相繼失守託其幼子于友人薜譜野寺中不食而卒

畫宜曰鼎湖泣冀而後江南非蓋乏才也大臣則高弘圖史可法姜曰廣張愼言徐石麒劉宗周祁彪佳張國維黃道周陳子壯何楷左懋第指不勝屈也言路則章正宸李清沈宸荃孫嘉績熊汝霖陳子龍夏允彝喬可聘郭維經詹兆恒諸公亦不盡寥寥也乃以衆君子而不敵馬阮與劉孔昭朱統鑕之三凶匪類嗚呼誰為爲之天高莫問良可嘆息而已

大學士姜公傳

南渡閣臣以與權奸馬阮忤而率先去國者則姜曰廣是也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新建人萬曆末進士以庶吉士進編脩天啓六年偕給事中王夢尹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受朝鮮一物歸淸望大著鮮人造御金亭以表其廉還陳海外情形有裨軍國者入事所司多與議行預脩萬曆實錄語同事曰作史正如寫生初年須得明作而微有操切之意末年須得博大而微有廢弛之象使讀者展卷洞然乃得史臣之體時稱名言尋[illegible]遷[illegible]毛文龍奏報不無驗誇然收報邀人不可謂其竟無功也亦以為允逆璫竊柄素重其名[illegible]應星端變於曰廣既不為禮又令其黨魏撫民偕謁與堅拒不納奄怒因推陞坐以門戶削其籍崇禎初起右中允庚午主應天試所得人為最盛若楊廷樞陳子龍尤以名節著九年屢遷吏部右侍郎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陞南祭酒掌翰林院印引疾歸十五年用薦起詹事仍掌南翰林院印甲申閣闕受與史可法高弘圖等

議所立曰廣以序應福王而素無令譽意主潞藩迎
鳳督馬士英擁福世子至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
周左右之又外倚四鎮爲援贊周出一簿令百官署
名曰廣言不可草草須先祭告奉先殿爲正諸勳臣
語侵可法曰廣厲聲叱之於是內外皆側目於曰廣
矣福王之立本非諸大臣意恐修鄭貴妃舊怨禍且
燎原特以倫序應及無敢明言阻執者詎意王亦無
心報復惟耽酒漁色且德士英立已朝政悉聽其裁
決而已廷推閣臣先用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再推
復辟曰廣與王鐸可法督師揚州鐸亦里居未至曰
廣與弘圖協心輔政物望甚孚而士英挾擁戴之功
內結勳臣劉孔昭趙之龍等外聯四鎮劉良佐劉澤
淸等專擅朝權深忌二人守正及沮阮大鋮進用蓋
爲所嫉且爲大鋮辯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比曰廣
弘圖諸人於所愛而登之曰先帝原無成心也於所
忌而錮之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欺罔莫甚曰廣再
具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慚無術調和近見逆案重
翻又愧不能靜鎮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委逝
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馭
之凄凉制墨未乾驟四方之觀聽先帝之善政因多
而以堅持逆案爲第一先帝亦間有害政而以頻出
中旨爲亂階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鄙夫熱
中仕進一見撓于公論遂乞哀於內庭于是平臺召
對演習舊聞言言中竅立談取官此乃近日之秘方
質同登場之戲劇尤可恨者陰持倚推之柄陽避中
旨之名內維椎地決廉恥之大防利口覆邦長便佞
之惡習願陛下取資治通鑑觀之如周宣漢光何以
竟恢前烈若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何
以惓惓於親君子遠小人李綱之受命何以切切於
信君子勿間小人反覆思維則中興可得而期也夫
笑駡由人臣生來無此骨性今欝欝居此病所不免
但恐求以病死亦不可得耳疏入僅得優旨慰留而
大鋮竟起羣小日夜聚謀翻逆案須要典竟置邊防
國事於不問矣誠意伯劉孔昭迎馬阮意劾曰廣誹
謗先帝宗室朱統鏷劾曰廣五大罪且久懷異志謀
立疎藩總兵官劉澤淸假四鎮公疏力攻劉宗周弁

及曰廣以三案舊事迎立異議爲言請下法司正誅危君父罪內而勳臣宗室外而總兵官咸得操白簡以糾閣臣識者已知金陵之敗可翹足而待矣曰廣既連被誣衊疏乞休至九月乃得請入辭士英暨諸大臣咸在列曰廣言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但臣歸後陛下還當以國事爲重帝曰先生言是士英勃然曰我爲權奸汝且老而賊也因叩頭言臣從藩邸與議中擁戴陛下願以犬馬餘生歸老貴陽避賢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叱之曰皇上以親以序當立諸臣何功且擁戴豈人臣居功之地耶士英曰汝謀立潞藩絕意奉迎故成臣之功耳帝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當立二先生無傷國體既出復於朝堂詬詈而散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而扼於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歸里後二年江西總兵金聲桓叛欲刼曰廣與同曰廣見其狂悖不從被拘於城內及城破自投于傑家池題絕命詞於壁有讀書九世纔今日豈謂偷生是吉祥之句聞者哀之

臆　宜曰士英本蜀郡夫惟聽大鋮爲操弄君臣俱在迷夢中若乎羅給事爲象恭疏有曰士英薦用大鋮而大鋮實不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即桃上之陰符袖中之黄石也舉朝大衆蘋竟稱中

冢宰張公傳

銓政掌於吏部至金陵而權奸互操其柄於是冢宰張慎言不得其職而去慎言山西陽城人袒昇以進士爲河南叅政慎言亦於萬曆三十八年捷南宮初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曹人故少儲蓄値歲豐粟賤請於上官出庫銀數千金糴粟備不虞已而連歲大祲平價糶之雖荒而民不知饑治績爲通省冠入爲侍御史當是時明神宗久倦於勤百務叢脞而驛遞爲尤甚經費沒於官司其支應則百姓承之凡縉紳權要以私事往來道路者咸得以情面請乞一符入手惜馬折乾口糧供給輿夫額外多支非分横索諸害蠭出甚而鞭撻驛丞綑縛胥隸官民交受其困慎言入奏叩首陳其弊帝爲嚴禁又劾京卿諸不職者罷之嘗疏論三案謂神宗不寃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須明正典刑所以申君臣之義至崔文昇投凉劑於前李可灼進紅丸於後法當駢首恩及賜金誰秉國成一至此極若夫鼎湖再泣宗廟之匕鬯爲重則先帝之簪履爲輕不即移宮討將安

待其持正如此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典濟閘沃野萬頃皆可爲田近見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疏濟之方犁然具備可倣而行因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資以牛種聚無家之衆墾不耕之土不特可以裕儲蓄幷可藉以撫流移於計甚便請發臣部內剩積銀四千兩付觀象董理墾田多者計功授職從之逆奄竊柄慎言嘗疏薦趙南星幷劾逆輔附奄者逆輔嗾之五年三月慎言已乞假旋里逆輔囑其門生曹某誣慎言盜曹縣庫銀三千兩下撫按徵贓編戍肅州崇禎即位遇赦而免元年起故官時際京察疏言聖主御極之始乃權奸濁亂之餘嫌瑕諸人實繁有徒若槩律以考功八法與諸臣情罪不同縱有極貪極酷之徒終非無父無君之比請先正附逆之罪其他姑付考功從之旋歷太常卿二年十二月拜刑部右侍郎甫視事以讞耿如杞獄不稱旨幷尚書韓繼思下吏耿如杞者先以不拜逆祠爲奄誣以死崇禎初

視篤歷官晉撫以是年執兵入援而譁復從重擬辟
而愼言繇此落職十一年名爲工部右侍郎時流寇
起歲又大旱國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屯田鹽法諸
事皆力贊擧行內閣楊嗣昌用總兵楊德政議將改
天下府通判爲守備州判官縣主簿爲把總名募民
兵專統訓練府千人州七百人縣五百人愼言恐更
制擾民後卒不行十四年遷南戶部尚書七疏引疾
不允福藩立命爲吏部尚書於時大起廢籍愼言首
擧吳甡鄭三俊以原官起用誠意伯劉孔昭大譁於
[illegible]
朝劉孔昭者誠意伯劉基之裔孫素無賴爲勳衞所
不齒崇禎時得貪襲伯爵管南京操江事阮大鋮先
以附逆遣戍時論擯之乃流寓南京無聊甚借聲妓
自娛而孔昭臭味逆與之合日夜爲大鋮謀起用不
可得及馬士英擁福藩世子亦思樹黨自固與大
鋮厚善因進孔昭于士英及福世子立三人誓爲死
黨而首以抑東林翻逆案爲事見愼言持不用逆案
之議甚堅又見愼言所擧吳甡鄭三俊皆東林領袖
孔昭挺身甘爲戎首初則以惡語詈愼言後竟拔小
刺刀欲言殺之兰奸愼言於人叢中屢轉相避叱咤
聲徹殿陛衆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大監韓贊周亦
厲叱孔昭者見其狀亦不平大叱孔昭曰從古無此
朝儀孔昭見贊周怒乃稍手垂頭而止給事中羅萬
象出班奏曰愼言平生挺在甡與三俊素有清望何
得指爲奸邪孔昭爲贊周所禁不敢再譁乃與其黨
忻城伯趙之龍等伏地痛哭謂愼言擧用文臣不及
武臣爲辭且謂愼言嘗迎立時原懷貳心愼言疏辯
且乞休高象又言今日肯膺封爵者四鎭也新改京
[illegible]
營文加三鎭銜何嘗不用武臣耶年來封疆之法先
帝於武臣獨寬乃武臣之報先帝者安在紐側以票
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路不聞兼勛臣以糾劾也使勛
臣得糾劾文臣國事尚可言耶史可法聞之疏奏愼
言啓事未爲不當卽諸臣知其不可自當平心入告
何事稍哭喧呼聲徹殿陛使驕弁悍卒聞之不益輕
朝廷長亂萌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文臣
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
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

諸臣有此也御史王孫蕃亦言用人係吏部職掌柰何廷辱冢臣書之青史何以示後閣臣高弘圖等亦以不能和哉文武各疏乞休不允愼言力請罷去得旨加宮保蔭一子山西盡陷愼言流寓蕪湖宣城間乙酉秋疽發于背卒年六十九愼言少喪二親鞠於祖母及爲御史聞訃請服三年喪人咸重之子履旋擧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義不受辱嘆曰吾父决不隨馬阮爲亂臣吾豈從闖獻爲賊子投崖而死事聞贈御史

[illegible]趙[illegible]士曰昔孔昭之祖璟爲閤門使明太祖特投以象簡令其祖擊奸臣今其裔孫乃甘爲奸臣以刺刀驅除正直使死者有知是祖是孫更何面目相對耶

戶部尚書張公傳

明崇禎十六年大計外吏冢宰鄭三俊等擧天下大廉能官五人通其首者則四川按察使張有譽也有譽字[illegible]江陰人父復正以兩榜歷廣信知府天啓二年有譽亦成進士初授南戶部力持淸操尙書令權[illegible]杭州力辭不赴改督浦口倉儲祛除積弊倉政一新復令權揚州稅辟之不獲乃受任揚州故有小關便民舟往來相沿以久後司権者慮商貨之關出也閉之有譽至卽令開通無阻商民懽呼稱便而課額亦無所虧次之料正額將足命舟係五尺以下者不復輸鈔頒聲載塗巡鹽御史建魏璫祠遠近畢集有譽獨不赴御史遣人邀之竟以疾辭崇禎元年出知饒州府居官多惠政尤留意刑獄嘗曰此皇帝淸問所必及也爲吏者敢不敬民之命耶每遇朔望必親閱囚籍徒罪以下悉令保候遇矜疑者必加意恤之且省視疾苦除其饑寒暑濕之患治行爲全省冠而性復恬淡不屑干進閱七年始遷江西督糧道有譽治郡久深知漕弊及是釐剔一淸兌軍外歲有羨

餘一無所私民爲立祠以祀焉運艘過淮郎出駱馬
湖湖水倚風爲患議築縴道而苦於無土有譽議令
每船攜土十担交郵湖側縴道以成遂爲永利九年
畿輔做兵而運艘適抵天津漕卒多逃有譽令退出
海口晝夜警備迄以無虞十年大計卓異陟漕儲道
盡獲七省漕糧往來董率克副程限事竣所屬文武
例有饋曰謝禮有譽不納巡漕御史語之曰此舊例
也郎院中亦有之何嚴郤邪有譽敍辭應曰御史一
歲郎代受之可監司則今歲竣事明歲復運一爲所
窘不能擧職矣御史大加嘆異明年丁內艱宜興再
名重其名欲邀一見有譽以服制爲詞迄不往服闋
起故官分守順德廣平二府十五年遷四川按察使
兼攝布政事有譽素優吏才決遣無留牘又承喪亂
後荊榛滿目有譽招徠撫字潔己惠民政聲益起明
年大計冢宰鄭三俊等通天下合擧大廉能官五員
又以五員中無出有譽上者復列之第一帝爲書其
名于屏先命褒旌尋擢爲應天府丞未上再擢南京
戶部右侍郎兼僉都總督糧儲十七年福藩立改吏
部以戶部無人仍攝其事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
舖墊費踰舊例數倍至毆解戶於杖下有譽連疏劾
之命收其仔徒送獄虐毆稍息常因召對言統計一
年經費得千餘萬而所入僅八百萬不敷所出惟有
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而行之當自宮中始願聖明
躬持節儉爲天下先得旨褒納八月傳旨用爲戶部
尚書廷臣以有譽才望堪任而內降不可開交章論
諫迄以廷推用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
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休不允明年五月
金陵失守歸里至八十一而卒

趙吉士曰公任官二十年所在無赫赫名而其居官寬厚可爲後人法蓋恬淡以持身和平以接物者氣所感人自化之此先正之所以不可及也

總憲劉公傳

王文成倡道於越甫歷百年世未遠而居相近上紹見知之統者爲總憲劉宗周云宗周字啓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父坡號秦臺早卒母章年二十七在褥五月而生宗周幼端肅稍長即以聖賢自期家酷貧冬無衣棉外家爲製綿袍落拓如穉長猶衣之嘗從外祖章公學於壽昌走烈日百里繭一足三十舉於鄕又四年成進士丁內艱服闋授行人養祖母居至十餘年聞德淸許敬菴孚遠講性命之學往從之遊

得其印可歸而硏極理境以致良知爲宗旨而入門下手處則在愼獨著節要一書言愼獨特詳纍丁祖父憂過哀得疾邑令趙士諤造其寢見紵帳百結斂衾敗絮爲貧士所不堪令深嘆服焉起復充冊封益藩副使復命陳宗藩六議四十一年疏請脩明正學明年謝病歸縕袍疏食夫人躬自紡織以給饘粥出入都步行而炊烟數斷泊如也天啓元年起儀曹受事甫九日即疏糾魏進忠客氏進忠乃忠賢未改之名也故事天子冠則保姆出居民間客氏旣出天啓涕泣不食復名之入賓忠賢默助之時言者惟攻客氏而進忠之糾實自宗周始旣而臺省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等俱以攻客魏降謫宗周疏言朝廷一諫官中旨也嚴遣一諫官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豈知前後左右又且乘陛下之喜怒以快其私生殺予奪惟所自出而國家之大命隨之矣傳旨廷杖輒請力救收罰俸然忠賢意終未釋也三年歷陞太僕卿告歸四年補右通政力辭不赴內批矯情厭世革職幷追奪誥命歸而舉證人社

於塔山傍之古小學執經門下者稱證人徒遠近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宗周危言危行自祀益歛然也崇禎元年起應天府尹聞報即策蹇就道一子隨之徒步而已至京冠服不備假友人金市之肆中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爲學之要延三老咨地方疾苦置奸吏於法捕治勳貴家人豪橫者頒朱子四禮於鄕鄙遇中貴梨園什具責而焚之輦轂一淸首疏陳堯舜之道因曰陛下求治太急布令太繁用法太嚴進退天下士太輕方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

令京官各舉所知不必皆甲科而地方事可次第舉
矣一招撫流民宜捐內帑遣官慰諭新至者待以粥
賑失業者予以牛種仍捐租三年以優恤之則流民
聞風自歸矣一清除道路自經過營地方不逞者盡
起爲盜應於通衢處所設兵巡哨有發即擒仍令佐
貳等官不時巡警以防縱盜者之身自爲盜至驛遞
夫馬宜畀選原額蓋此項錢糧朝廷原借以惠養貧
民而此項役夫南北原借以流通血脈若使貧民無
所賴猶勢必化而爲盜逃時內廄之符需濟寧者至

數十日皆以裁驛藉口此則尤其明驗也至於廠衛
雖王格奸而告密之門一開則訛詐之風轉熾目今
人心叵測正當處以鎮靜倘累及善良未必不滋他
變又前者皇上申久任之令愚臣亦常言之今臣自
到任以來屬官遷去者問其俸止三五月更何職業
可稽視官如傳舍豈復精神流注且迎新送舊費復
不貲如順天府一官到任宛大二縣額供不下五七
十金孰非取之民間者今請力行久任後則繼以超
遷使人情倍生鼓舞得旨以俱係要務即與議行又

依日給爲才請又安得賢者而用之且夫王之宗之
爲國本死也而不蒙身後之卹至今誣贓未豁則邪
正之辯幾何而不混淆乎梃擊一案與楊左移宮高
魏紅丸同一宗社至計也之宗宜死則楊左高魏亦
宜死而逆璫之誅殺且有功而無罪矣侃侃正論帝
敬憚之其後之宗贈尚書賜祭葬廕子入監皆自宗
周之疏啓之也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請罷九門稅以
通煤米爲舖房以處貧民爲粥廠以濟老疾嚴保甲
以弭奸究適中旨辦布發八百中官成進馬騾宗周

曰是必有進遷幸之邪說者亟疏言請以安人心爲
要一曰安民心二曰安軍心三曰安士心四曰安大
小臣工之心五曰安遠近地方之心其本尤在皇上
自安其心而後上下之心始安并請御皇極門召見
羣臣以杜異議懷疏跪午門自卯至酉不去上諭遣
之解嚴後奉旨委瘞城外戰亡將士自德勝門凉水
盧溝共三萬餘宗周上地方善後事宜一慎選守令
守令不得其人平日無以拊循其民民無固志聞警
自潰應亟令撫按考選屬吏庸劣者悉與更置嗣後

請行保甲之法先臣王守仁[illegible]以撫南贛威時寇連三省積百有餘年守仁遍[illegible]先行十家牌以清盜源乃因兵於民因餉於稅畧有司爲[illegible]帥訓練三月所向克捷當日治兵治餉不過以保甲之法經緯其間今使賢賢遵行效可立奏從之時帝好矜英察恩威不測樞輔大臣稍不當意輒下詔獄拷問新政初懲逆奄之禍盡屏宦寺不用繼又疑外朝聚黨蒙蔽不足稱任使復寄耳目以伺察廷臣監軍四出張彝憲坐戶工二部鈎稽錢糧尚書虛左聽指揮勒司

官登堂行屬禮而政體沮壞時事日非宗周深痛之因抗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臣以爲陛下亦當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惜盡化猜疑而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殿可臧否歸言官不稱則從而更置之庶可責其後效乃者文武皆不足信而專用一二內臣自古無有宦寺典兵不悞國者今天下郎丞之才何至盡出中官下毋當發急必委以大任三邊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中官而名爲總督將置總督於何

地是以封疆爲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庇中官之君子皇上欲用君子退小人而復以中官參制之是明示以左右袒也惟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更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可坐而致矣又劾本兵張鳳翼大帥馬如龍皆切直忤上意復陳祈天永命之要謂法天之大者首在於重民命而最傷國體者莫如詔獄即近者副都御史易應昌以治越獄一事過於平反遂將風紀大臣亦處以詔

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若乎反爲欺罔必煅煉爲忠直恐天下從此而重足也願陛下首除詔獄罪犯槩下法司處分仍寬宥易應昌是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而最爲民害者毋如貪官汚吏邇者御史蘇琪巡按貴州以輜重行李被訐于監司巡力而贓貨逞問下吏之操守今貪汚既見于下而加派復行於上脧心已潰肢節難瘳恐天下從此而側目也願陛下首除新餉俟酌定賦役全書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有餘是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

閣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而殺機先發于內閣又自熹廟以來士大夫賄賂公行而殺機亦先開於內閣尤願體一人好生之心則所以祈天永命者閣臣實與有力焉疏上宜興烏程見而惡之因擬旨詰宗周除新餉省物力朕所深願但軍興急需從何措處宗周必有便計可即上聞將以窮宗周也宗周即日回奏謂今天下所不足者非財也國勢之強弱亦無關於軍需之足不足也以遼事言之袁崇煥侈口五年恢復以此啓釁封疆今請罷恢復二字不道而專言固守之策則遼東一鎮原設之兵儘足以固圉遼東一鎮之餉儘足以養兵將新兵新餉亦安所用之又何取于二百萬之多況又有賊役之節省足以相抵乎臣近於順天一府清出冗員冗役冗費約一萬六千餘兩已足抵額派雜項一萬三千兩有餘推之天下亦猶是也總之清賦之法清其隱于民者不過什一清其隱於官者大槩什九清役之法清其冒於舊者不過什一清其冒于新者大槩什九於節省之道思過半矣更有請者今

日聖明在上斷宜以收拾人心爲本即國計邊防亦在所後未有人心豫附而四方猶多反側者此正醫家治本之說也疏上帝以爲迂報聞而已遂乞休去出都門所攜僅兩竹籠中官見而嘆曰眞清官也八年名爲工部侍郎疏言皇上銳意太平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自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愈甚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日長自三尺不伸於司敗而犯者日衆自詔旨斷獄以千百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先錢穀而吏愈貪賦愈逋自嚴刑與重斂天下交困而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功令并窮於督撫自朝廷勒限臧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倖免無罪使生靈愈塗炭求治愈殷而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使市井雜流反得操其邪說以希不次之榮而國事愈不可問又言以張

鳳翼之翮職中樞也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之失事於邊也而與之藏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何人而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疏上見者皆縮舌上素諒其忠誠亦不之罪疏中市井雜流指陳啓新也啓新乃淮安衛武舉流落京華敢為大言而不齒於鄉評無聊甚輿櫬伏闕上書頗切時弊上異之驟命為給事中實愕然無濟聞者狂駭故宗周及之又陳聖學三篇詳明愷切為朝野所傳誦優旨下所司

會烏程以馬價匱乏請令群臣捐助宗周疏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補於萬一而屑屑以利為言臣不敢懷利事君請弁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去既就道復具疏極論烏程先是烏程與虞山爭枚卜摘發錢營私植黨諸事於帝前錢猝不及備詰多謫帝意不直錢而溫則緣此受知既入綸扉窺帝惜廷臣苞苴無狀惟杜交遊屏儷遺斤斤自守凡有票擬不敢專決聽上裁帝亦憐其為王府怨且不殖貨賄尤中帝之所喜故意獨獨之

而性實陰忮黨同排異甘與舉朝為仇帝終以其歸誠於君父信之不疑聞宗周言愈怒革為民十四年復起吏部左侍郎先是宗周雖去位而帝心眷之適少宰缺廷臣會推者帝意不屬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及既退遂文吾官諭吏部用之宗周上疏懇辭帝優詔敦趣乃拜命十五年二月遷左都御史疏請崇體統今之號為尚書侍郎者朝升堂而受事夕縶囹圄矣方伏謁而趨承倏從縲紲矣則當其在事之日人人懸囚視之縲紲待之此

臣所為寒心也請自今三品而上有犯罪者先會九卿會議乃付司寇坐殊死者方收繫其餘即以其罪行遣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此正所以尊朝廷也又請飭吏治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謀地方行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藉百姓視上官如讐一旦獻賊從賊詎不返顧然亦有可原者一令也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四應不給至於營壁謝薦巡方尤甚豈無皎皎自好者有司已送至其家巡方亦不及問但使巡方

不要錢則巡撫而下誰敢染指請執此爲囘道考察例弁乞罷減俸行取行久任之法則吏治自有起色帝是其言卽行申飭未幾申救姜埰熊開元云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獄於聖德有傷且云廠衛不可輕信昌言於朝聲徹殿陛帝大怒曰吾固知開元之疏必有主使也宗周免冠俯伏謝罪延臣代爲宗周謝僉都金光宸申救帝怒甚目爲朋比降光宸譎外次日有海寧舉人祝淵者因赴公車在京具疏留宗周帝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吏議宗周已批刑部擬罪賴閣臣力救得免宗周掌憲僅六十日復褫職歸里時疏留宗周與金光宸者六卿科道曹郞共二十餘人帝皆不聽當閣臣之救宗周也退過其寓頗色喜宗周不爲動惟譏諸輔某事錯某事不做娓娓不已諸輔咎以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尙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有愧色甲申四月聞煤山之變赴省請浙撫張秉貞倡義討賊卽日發喪秉貞逡巡不果議欲待哀詔宗周曰今日哀詔從何來當此國破君亡時爲臣子者惡容藉口不知優遊啓處卽不

發喪亦當行哭廟禮於是易縞加帛同撫軍以下詣道院士民會者數萬哭聲沸地金陵起原官卽上討賊疏言今日大業舍討賊復仇無以表渡江之心而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忠義之氣又疏言逆案不可翻纍纍數千言中外聳動會阮大鋮以內傳陞兵部侍郞宗周復言大鋮進退繫江左興亡乞寢成命又章疏屢見切士英士英怒與總兵劉澤淸等合謀詆之宗周旣與時忤甫一月卽告歸臨行復陳五事皆關時政之大者報聞而已乙酉六月

大兵入杭州宗周絕粒至二旬餘閏六月初六日乃暝有臨命詞曰留此旬日死稍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生平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投筆後更不復言卒之日士民聚而哭之宗周通籍四十五年入仕版六年立朝四年特用者三請告者六革職者三難進易退負朝野之重望以一身出處卜世運盛衰而宗周惟昕夕孳孳以闢正學成君德爲首務尤精於人倫之鑒祁彪佳嘗問一門戶要人於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鉅公固長者彪佳夙所欽信擬登薦

牘而心似有未愜者復詢於宗周宗周曰此小人也
吾夫子所云色取仁而行違者也彪佳細察之信遂
露章糾之人咸服彪佳能尊信宗周益見宗周之特
立獨行不徇於門戶如此

鄒約日劉先生蓋學道人也嘗選於何容道上
布袍斂衽行李一肩咸不知其爲總憲也難進易
退取義成仁卓絕今古矣
盡宜日公行已事上無一不本於至誠故可以
矢卣獨者部可以對大廷試取其章疏觀之何莫
非至誠所流露祁世培先生以爲公之章疏出而
名臣奏議可以不讀知言哉
盧寅日夫子有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先生
者可謂兼之矣先生嘗日纔說聖人不可爲姑做
第二等人便是自棄纔說聖人必可爲仍做第二

總憲劉

禮部尚書顧公傳

盜殺有明禮部尚書顧錫疇於溫州府之江心寺錫
疇號瑞屏崑山人生而穎異軼倫年十三以諸生應
省試魏國公一見稱異以女女之登萬曆己未榜改
庶吉士授簡討天啓四年璫焰大熾值鄉試奄黨借
題獻媚莫不尊親一題五省並出舉朝若狂錫疇與
給事中董承業主試福建於程策中大有所譏刺奄
黨指兩人皆東林降謫去官媚奄者更削其籍繼而
楊左諸公皆下詔獄人咸代爲觳觫錫疇處之怡然
也崇禎改元名復故官歷論德擢祭酒明祖時監生
與科目並重凡郡邑優等諸生貢入太學行積分之
法六堂遞轉而率性堂居其最凡名卿顯宦多出其
中迨後科目重而貢監輕雜中肄業者率山納粟
奏名官不過丞簿而止人亦競以貲郎目之而積分
之法久廢錫疇力請復之既不能行已而請正從祀
位次進士就教歷國傳者得與考選並見施行明年
省親歸請終養許之母服除即家起少詹事十年十
月拜禮部侍郎明年署部事嘗名對詢理財用人錫

疇退而補牘列陳用人五失且曰必先使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別而量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嚴責成功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懲奬勸而寬其忤直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于用人帝善其言時楊嗣昌奪情爲本兵錫疇心非之與嗣昌行邊言已而流賊大熾嗣昌猶主撫不主勦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之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且保天下者謂取此愚夫愚婦而保之非併取亂臣賊子而保之也不然則文武之一怒安民爲不足法與語益與嗣昌忤未幾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疑錫疇與聞其事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從輕典嗣昌搆于上前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起爲南京禮部左侍郎福王立進本部尚書秉經守正於典禮多所裁定又請補建文帝廟謚景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謚並從之崇禎廟號思宗錫疇請更定後雖不行時以爲允篤程之卒也特謚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諸人皆不獲謚錫疇言體仁得君專行政久而其負先帝也最重乞將文忠之謚改謚震孟諸臣庶天下知有勸懲從之冢宰張愼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錫疇攝之疏糾從賊諸詞臣列上二十餘人請法司定罪値馬士英當國錫疇素與不合而其掌銓也權要干請多不行遂羣言其不恊人望錫疇亦知時事日非乞祭南海而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詆體仁功請復故謚而詆錫疇持議偏頗若官假籍宜褫奪遂勒令休致閩中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會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大見不平將昌言其罪爲君堯所覺乘夜使人殺之投屍于江溫人感其意覓之三日乃得棺殮而寃卒不能伸諸生乃羣聚而哭之而歸其櫬于崑山

虞宜用賀弁姓名不著功業無聞而敢於撻辱諸生罪已不勝誅矣乃竟僇及宗伯重臣而毫無顧忌不幾令猰貐噬人乎噫此君子所以貴儉德避難也

總憲王公傳

總憲者總百職之綱維使協於成憲也若王道直之守正不阿克其爾位矣道直字復之楚之漢川人天啓二年進士授保定府推官魏奄初竊柄勢焔薰灼建生祠以獻媚者始於浙江而連染遍天下在畿輔尤衛宇相望保定僚長亟欲衆行道直曰身爲王臣而奉奄監祝長生將置此頭於何地堅執不可已而奄敗名大起崇禎元年入爲御史奄已伏法其黨猶有踞朝列者道直昌言攻之又發張慶臻擅改勅書事帝嘉其敢言增秩一級三年出按蘇松瀕行疏言今大奸距脫而餘孽若某某某嘖嘖有徒彼自知負天下之大詬而君子之莫我容也將日夜聚謀睍睆思逞其伺隙最密報復最工備防之不愼禍復中於國家願陛下剛斷而力持之得旨褒納旣抵任獎廉懲貪風采甚著復命値亢旱爲災大臣繫獄者纍纍人情愁鬱四年四月疏言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治國用輕典陛下初年手鋤元兇旣用重典矣嗣後正宜養以和平今讞獄者於輕重出入之間往往不準於律而以例爲緣非所以承天意也臣竊謂讞獄緩死乃今日回天第一義且今之三木囊頭者非卽昔之股肱大臣與熱審在卽詔可矜疑者或予以維新或是從寬減如是而天心不響應者斷未之有也寺出視居庸山海二關疏陳固圉十策嘉納之時大凌新城被兵總兵劉澤淸等在救以中途逗偪致士卒叛逃道直疏列其罪又連劾副將劉邦域張斌貪劣狀劾總兵吳襄宋偉失律偷生兩人坐遣戍大凌之破副將何可綱死之長山之戰副將楊廷耀張耀綏蕭偉汪子靜參將蕭庫遊擊吳漢臣力鬪陣亡皆疏請旌䘏副將孟道築烽臺於賀家山以深入致敗道矢圖而出身中四矢止亡士卒十人道直言其人可用宜責令戴罪自劾從之自山海關至保定延袤二千里道直巡歷所至設炮臺浚城塹劾虛冒邊備多所修舉還掌河南道事八年由僕少遷南京右僉都提督操江時大盜蔓延江北破鳳陽犯和州含山盱眙將渡江窺金陵列城震動道直綢繆防禦甚著勞勣十一年名爲兵部侍郞十三年轉左都御史道

直素負清望脩舉憲綱居職甚稱故事御史初試者期年悉予實授十五年夏帝以御史職任重令道直嚴加考核分爲三等疏出朝議稱公而被抑者大恚甚語上聞下道直核實道直盡摘試卷紕繆語以奏且曰某御史出臣門墻其御史亦臣鄉里此而不徇雖可徇者若招權納賄臣砥礪二十餘年筆下共知亦無待剖白也因乞罷斥帝慰留之而令有司重議諸御史罪凡與裴語者俱落職道直亦不與較也未幾引疾告歸閱數年而卒

趙吉士曰帝所最疑者與最恨者惟大僚之招權納賄乃公能自信其無他而帝亦察其無私且慰藉之君臣相信如此在崇禎時亦空谷足音矣

巡撫解公傳

撫臣循例薦舉一及遷謫之幕吏而遽受廷杖且下詔獄尚論者不禁於江撫解學龍而重有感矣學龍號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金華東昌二府推官大著聲績天啓二年擢授刑科給事中遼東難民渡海聚登州招練副使請帑金十萬賑之多所乾沒學龍發其奸竟獲罪以去司寇王紀以忤奄削籍學龍言紀亮節鴻猷宜之廟廊必能表正百僚失奄意不聽明年三月劾川貴督臣貪淫漏網新督臣縮朒卸責亦不聽學龍通曉政務所陳皆軍國大計嘗言遼左舊額兵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耳今關上之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何相懸至此遼兵盡潰關上不得不新募若薊鎮則舊有額兵乃亦名募給以厚餉舊兵以其餉之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漏卮何可勝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廟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至爵者誠肯悉心計度冗者汰之

可得餉數十萬衛所應襲子弟無才可用但襲職而不給俸以至裁冗吏核曠卒又可得數十萬不憂貧矣從來問國之強莫若民富問民之富莫若粟多亦常取京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益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不啻二倍是國之一民之三矣今關餉一石抵銀肆錢易錢則米好者每斗不過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又其下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之食衷之又不啻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總而計之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病矣兵亦未嘗利也況小民作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司官司作奸以欺天子展轉作奸而米已化爲糠粃爲沙土兼濕熱所蒸米色但變食不能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illegible]無用之一矣然則如之何而可臣以爲莫如脩[illegible]屯政脩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illegible]兵坿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敎驕不能逞今畧倣其制畢力圖之溝塗之界則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果之饒大可得控扼之利敎雖

強何所施其技乎帝亟下所司議行亦竟中格五年四月請勑天下撫按嚴行保甲從之尋巡視廠庫奏行攢獎八事時言路競起擊東林而奄黨與東林勢不兩立乘東林者遂爲進身之媒九月御史智某劾學龍與翰林侯恪爲東林鷹犬逆奄矯旨削兩人籍學龍林居兩年崇禎即位起歷戸科都二年以民貧盜起請清吏治尊劾蘭撫剋餉激變又上足餉十六事皆採納焉歷太僕卿五年以僉都巡撫江西疏言臣所部州縣七十有八而坐逋賦降罰者多至九十

餘員豈功令如此其嚴而違玩如此其甚乎良由數歲之逋併於一歲數人之逋併於一人故正賦終無及額之日也臣請別新舊酌多寡立帶徵之法庶官民不致交困允之時四方盜賊蠭起而江西獨無重兵學龍以爲言乃增置千人九年以部內災傷疏請賑卹緩徵明年袁臨吉贛復旱亦以學龍言獲卹宗室有糾奸民爲暴者奏寘之法都昌萍鄉盜發並討平之封山妖賊張普薇等擁衆橫行奉命合閩兵夾擊賊迄殄滅十二年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明年春將

解任循例薦舉屬吏日講官黃道周以爭楊嗣昌奪情謫江西臬司知事學龍素重道周首列其名以上帝得疏大怒以道周邪說亂政學龍不行糾正反明肆抗藐使成令不行俱削籍令錦衣衛拏解究問八月下獄責其黨庇行私廷杖八十仍繫獄着刑部擬罪戶部主事葉廷秀疏救亦廷杖一百爲民尋以尚書李覺斯具獄從輕削其籍且移兩人入詔獄竟坐遣戍至十五年八月釋黃道周於戍所復其官詔云道周清操力學既經懲創當改悔自新昭朕獎廉尚學者過惜才至意於是御史李瑞和衛周胤蔡鵬霄咸請因道周而并釋當時論救薦舉道周之葉廷秀涂仲吉成勇解學龍等與建言得罪諸臣章正宸張瑄等皆不聽即道周赦還在道亦疏請放回同時得罪之解學龍葉廷秀亦不允十七年五月金陵乃名學龍爲兵部侍郎十月進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之獄馬阮以斯爲出入故案久不定學龍乃倣唐制以六等定罪是時馬阮意在殺周鍾而學龍欲爲之緩死乃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註籍在告上之且請停刑諸臣擬命吉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業已無及大鋮暨其黨楊維垣等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等力詆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兩月大鋮[illegible]其黨張孫振光時亨即將除罪通賊然學龍所定亦多論剔而所擬一等者犯皆隨賊西行未經正法[illegible]學龍[illegible]是吏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科給事中皆先後疏劾之

[illegible]

附記　江西通志載公狀貌魁梧奇偉目睛能左右分視凰鑒家稱爲蟹眼蓋異相亦貴相也

黃忠節公傳

西州淚盡悲誰弔鵑聲斷續啼殘照干戈動地滿金
陵錦繡坊連野火燒千仞壁立黃先生董狐之筆口
中鳴幽幽簇簇箭根冷劍鋒過頭風過影幾許衣冠
變鬼卑衆人皆醉我獨醒成仁取義泉坑埒一道長
虹天上白帥今京口望忠魂怒擁紅濤高萬尺此四
明直司農守論哭黃海岸先生詩也先生諱端伯字
元公別號海岸江西新城人父九德建德令端伯生
時有赤光滿室長而志欲出世不屑科舉父強之乃

就試成崇禎戊辰進士初授寧波府推官庚午分較
南闈所拔榜首楊廷樞及文德翼楊廷麟皆名士尋
以病去官甲戌補杭州寧與杭皆東南劇郡端伯聽
受明允多所平反而賦性慈祥不矜擊斷酷好釋氏
語官轍所至民咸咨曰黃佛子來矣又甘淡泊屏絕
州縣一切餽遺嘗曰貪吏之害比酷吏尤甚酷吏以
威福自侈然意在尊主庇民鋤豪猾而械繫良初未
嘗有所私於已故漢時禹湯剛之後多貴顯者豈天
之報施失其平哉若貪吏溪壑無厭必取盈而後已

雖頻逮其父母與鬻其妻孥而不顧是酷之害止及
人之一身而貪之害遂中於人之一家也且大貪之
夫豈有不大酷者蓋惟酷始能濟貪昔高皇帝待羣
臣之嚴甚優而懲貪吏之處分尤重故皆矜名節
而遜國時金川門之變慷慨赴義者二百八十餘人
誠由上之所風厲者深而化之所漸摩者厚也迨至
神宗之季帷學以利爲言羅天下之財而盡人
內帑之中自謂可以貽之子孫至千萬世而不匱矣
豈知宴駕甫數年逆奄出而蕩檢無遺大命因以中

隕蓋盈虛聚故乃天道之本然而專利封殖亦鬼神
所深惡朝廷尚如此況於仕宦者乎聞者咸服爲名
言再丁艱去南都爲禮曹分陵失守百官咸報名無
敢後者端伯獨高臥不赴開剃令下不從或勸公薙
髮歸江右又不可曰臨難毋苟免聖訓也可藉口釋
氏偷息人間耶君停懼禍及乃聞於官時有大僚爲
宗伯者身先清官輸款趨勸端伯降端伯厲聲叱之
曰昔爲我堂尊今汝已失節乃致來污我大僚忸怩
而退繫於江寧獄端坐如平時一老僕納橐饘書名

於頓得出入無間時都人俱已遵新令獨端伯與此
僕髮尚留有勸其僕開剃便於奔走者僕泣曰吾若
去髮主人必不食吾飯死矣吾故冒死不恤也而司
獄者亦諒其誠不之禁九月十三日仍勸之降終不
屈乃就義於南門外自脫衣向日叩首默無他語作
絕命詞曰覿面絕商量露此金剛王問我安身處刀
山是道場合掌引頸全無怖畏告其家人曰吾眼前
有寶光萬丈刃之無血監刑者驚謂其頸堅端伯曰
我心自堅耳死時年六十一後十六年其鄉士大夫

與諸門人建端伯於縣北忠孝橋側端伯兩妾皆無
子以弟端叔千甲先爲後端伯舉甲子鄉試出同考
吳麟徵之門及後爲同考舉楊廷樞楊廷麟皆先後
死難云

方以智紛公墓曰天閒不廢蒼龍勝九都一橋蒸
黃寀及門卜藏鳥韡緯四方作歌同貞珉儀制升
天閒闓崩鼎此夙夜報君親是奇男子正死生頌
石動兮蚪斗窞
盧宜日太史公有言死後是非乃定今於黃公
益信當其無故雍染時人無不以爲狂易者至沒
後一着乃成最上一着彼以爲狂易者何如哉
新城縣志公在獄作明彝錄以見志曰甲戌筵湯
疏成夢靈龜狀吾謝初筮得明彝之象再筮得頤
子之明彝心竊疑之妖夢是踐其在茲乎

都督翁公傳

靖國公黃得功死其中軍總兵官翁之琪亦自沉於
江之琪字元倩錢塘人廩而叅政汝進之孫爲諸生
三試不第投策從戎中崇禎己卯武舉明年備將材
思陵親擢第一任舟山守備旋擢備倭都司僉書舟
山峙大海中與寧郡定海縣相犄角東南通閩粵兩
北道見會天津而中扼其要爲諸番商船所必由明
初以不貢道復由定海入海中諸山大者無慮數百
里少者或數十里若金塘岱山羊山皆有人民聚落

以耕以漁而舟山爲最大山有七十二嶴田腴美竹
木暢茂無虎豹毒蟲惡獸蝦蟹蚶蛤之類泥塗中可
手掬而得明太祖時遣信國公湯和經畧東南相度
形勢慮諸山所在人民或有窟穴不先爲奸利悉遷
入內地而獨留舟山設千戶所屯軍千人隸於定海
衛控制南北且建石城以壯其勢又魚鹽之利浙海
中尤擅其勝閩粵奸民羣聚爲盜嘗出沒其間於是
復設全浙總兵官駐劄定海獨鎮巖關舟山又添設
叅將遂爲指督明季武備弛盜益多官軍毎失事皆

隱匿不報之駭泣任深痛其僨嚴加蠲剔遂平海盜
陳虎商民倚以爲重甲申聞北京之變集海上樓船
從參將黃斌卿勤王至南京入覲授總兵官掌靖國
公黃得功中軍事得功既忠勇無前之駭亦乃心王
室籌酌機宜兩人者甚相得左兵南下之駭率師伏
大砲叢葦中誘之至荻港砲發死者無筭復擊於陸
又破之捷聞晉左都督鎮南將軍太子少師加蟒玉
南都陷隨駕蕪湖得功議闘東壩從內河達浙之駭
亟爭之曰東壩闘則蘇杭嘉湖數十郡縣盡爲魚鱉

無民何以立國乃止及得功自刎之駭踴踊長號日
黃公死矣我獨何爲亦投於板子磯胞弟煒求之三
日乃得其屍面色如生衛柩由海道還浙經崇明徐
蓼港遇盜舟中人咸竄空舟漂至崇明縣之劉家沙
土人覘其靈旐異之扶殯高廟之左之駭子駿方髫
年數出入波濤中日夜號哭求父櫬後得於高廟乃
歸葬人以爲忠孝之報之駭丰神英秀狀貌魁梧善
屬文亦好談兵恒矯矯自負爲諸生受知於御史郭
必昌郡守岳虞巒卒以節著云

盧宜曰南都之建若靖南與公固蹇蹇匪躬者
即其他各鎮誠得英主撫而用之何遽皆跋扈不
可折箠而使哉惟君既荒沉而執國命者又皆駑
騎下駟聽人穿鼻此盱衡時事者不禁目眥之欲
裂也

大行陸公傳

錢塘陸氏三鳳兄弟鼎足馳名猶之雲間二陸東西
兩頭相望云三鳳者長曰威鳳名圻字麗京次曰旛
鳳名培字鯤庭季曰白鳳名堦字梯霞皆高自標置
各以鳳名其堂培年甫十六歲補博士弟子當是時
陳大樽子龍以史漢之學建標南服艾東鄉南英以
傳註之功領袖西江而陸氏兄弟又以騈麗鮮豔之
文異軍特起四方競趨之號曰西陸體培年十八父
運昌以甲戌釋褐令永豐趨侍衙舍兄弟讀書至丙
夜銀燭清樽研硃浮白每送一難霞起飈飛恒以書
下酒夜闌漏永聲徹墻外擊柝者逡巡聳循墻竊聽
及還吉水亦然年二十二舉己卯鄉試嘉興司李文
德翼得其卷奇之主考衛衎文疑爲宿儒及榜發知
爲少年又名下士益交重培陳子龍署杭州司李與
培相得歡甚嘗曰吾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群間矣
蓋運昌與太倉張溥同心興起易學先後偕兩弟連
舉孝廉名動京師黃宮詹道周常語坐客曰此錢塘
三陸也而運昌亦會識子龍於童子中故其言若此

庚辰成進士明年運昌以內艱解任歸卒於旅次培
徒跣奔喪手擗其額頰盡腫更以齒嚙臂血淋淋與
淚俱下哀感左右莫能仰視甲申年二十七矣培早
擬巍科不屑簡貴自處好引掖後進以名教爲己任
嘗冠峩冠被覆肩背廣額豐頤踞胡床端坐丰稜
峻整閒披鶴氅行大雪中望之儼若神仙而性復方
嚴矜慎名節嘗過虞山虞山方以蒼貫竊據清流執
文壇耳天下士雲集其門獨向培傾倒欲邀致門下
培已覘其色取之隱竟不屑也鼎湖泣髯哀慟不自
勝數月至金陵始拜行人未幾貴陽懷寧鈎黨竊名
器度曲宣淫培感憤時事恒燕居仰屋貴陽慕其名
招之培怒罵其私人曰鴉獠若要陸生一見須烏頭
白耳十月副熊黃門汝霖冊封益藩閒道歸省乙酉
金陵不守浙省文武納款兄弟奉母避居鹽官培命
其子繁弨從而身入橫山之桐塢過友人居握手流
涕曰行將別君友人勸止之大聲曰死亦無益於國
聊以塞吾責耳晨起冠帶北面叩頭者五南向叩頭
者三以襁繩授二僕曰若屬知廼公意可便相成遂

上大床坐從容就縊計培成進士凡六年年僅二十
有八其長兄圻亦竟披緇行遁以終其身另有傳

虞山宜曰先生以英年與諸先輩相頡頏而皆推
重先生其與味所投自有不謀而合者若虞山相
對像贊蓋引先生爲重耳虞山豈足以重先生

錢塘令顧公傳

乙酉五月大兵定金陵下浙江巡撫張秉貞總兵
陳洪範奉璐藩率文武百官脩降表迎於臨平界上
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之咸建字漢石崑山人登癸
未進士授錢塘令時東南連歲大祲米價騰湧民削
樹皮採野菜爲食而邊警與流氛交迫三餉叠加司
農以催科爲殿最外解先至者註上考諸縣徵比如
束濕値里甲者戶恭懸磬無可控訴往往雉經倉門
外猶捕其子弟抵償乃已人心益惶惑咸建下車分
兩稅爲十限令同甲自相曉諭終不以官符勾攝委
諸胥隸民以爲便且曰使君愛我如此我何可以逋
課負使君咸依期輸納課最反出諸縣上京師陷人
情洶洶咸建戢奸宄嚴警備一以鎮靜爲務巡按御
史以貪殘激變賴咸建調護事寧而民免株連浙西
數賢令者以咸建爲第一揚州失守鎮江守將鄭彩
等望風南遁緣道刼掠未幾馬士英自金陵擁兵至
方國安亦率兵趨錢塘士民震恐咸建苦心調劑兵
以少戢

大兵將至巡撫張秉貞恇擾不知所為總兵陳洪範先已輸誠首倡迎款咸建不肯薙髮棄官竟去追及於吳江執之還抗詞不屈將就刑西市士民閧之徒跣號奔者滿衢巿咸建勞苦士民謂咸建死無所恨或有勸其委曲圖存者正色曰身可殺髮不可薙也遂見殺懸首於鼓樓上時方溽暑蠅蚋不集顏色如生士民經紀其喪聚而飲泣揮涕者千餘人康熙十九年錢塘令梁允植據士民之請轉詳奉批祀於名宦祠

評盧宜曰當浙撫議降時大小僚屬皆俯首皈誠汪惟雖如命使非公之抗節捐軀則浙江一省竟虛無人祀於名宦猶見三代之遺直也

臨安令唐公學訓過公合傳

錢塘顧令抗節死踰兩月臨安縣知縣唐自彩儒學訓導過俊民亦死之自彩字西望四川人兵部侍郎階泰之從父也崇禎末由明經授杭之臨安令其司訓則無錫之過俊民也自彩居官廉多惠政尤作興士類俊民亦由歲貢初任兩人者相得甚歡臨安故僻在山水士民醇朴敦古道易治自彩政暇恒與俊民觴咏陶情兩人者皆不言而躬行惟以名教為已任士民愛而信之如依慈母如奉良師焉乙酉夏

大兵抵浙省城大吏皆迎降闔邑人情洶洶自彩歎曰吾老矣豈復北面事二姓耶臨安彈丸地無兵無餉欲以螳臂當車輪事究無濟徒苦我百姓我不忍為也我惟爲印信圖籍於署聽邑中父老之所爲而已遂攜家居坎上梅塢俊民聞自彩去喟然曰唐公既遯於荒吾將安歸以皤皤雙鬢而僕僕投欵不舉其生平而盡棄之耶亦投袂入山士民遂賫印冊赴制府制府故聞唐令賢臨安士民服其教不忍遽兵之及印冊至詢令所在益重之諭士民勸唐令來當

還汝百姓仍使為令不然且加兵士民亟歸縣敎趣再三自彩堅不出當是時干戈載道自彩既不得還鄉井而臨安歸命已兩閱月猶不設新令蓋以待自彩也八月兵乃至入山執自彩全家去是日值下丁俊民先一日語其鄰寓諸生曰吾為舉傳猶廟祀也身在何可使聖人大典不祀忽諸乃飭牲醴於夜分入城仍以明制祭服行禮甫初獻執唐令之兵突至見先師堂上三祭者俄冠博袖執笏而前也詰之不佩因縛之繫於馬後從至功臣山嘶詈聲不絕亦而

諭之自彩至省縲衣幅巾長揖不拜制府亦虛己下之命席地坐西向其侄行八者名階豫坐自彩下一妾坐自彩後一乳嫗擁襁褓抱妾所生子立而待制府曰昔大宋受命錢王納土此臨安故事曾未之知乎今天命人心久有所屬吾所以不加兵於臨安者知汝兼得士民心故懸印以待將大用汝汝可不知時勢耶慰諭百端自彩終抗辯不少屈且曰人各有志安用相強制府曰汝終執迷不悟有

興朝之王法在汝縱不自惜如少妾幼子何自彩曰丈夫不以一死易大節吾志已決勿復言遂與其侄俱收縛制府憐其子幼欲寬其妾自彩曰家鄉萬里少婦將安歸妾亦大呼曰主死妾亦死大人若憐吾幼子自有乳嫗在不須與妾相關也延頸受刃顏色不變其子獲免後遇蜀人竟得攜歸故里而俊民第三子森吾後食餼臨庠充貢家於武林

盧宜曰王師南下浙西大吏皆郊迎恐後惟顧唐過三君子能蹈義為彼朴於禍福之端而安於顛沛之際者未幾而骨已枯矣嗚呼為君子者可不擇地而蹈也哉若制府之婉轉矜全則又仁心可質矣

天台陳公傳

丙戌夏西陵師潰監國禮部侍郎陳函輝死之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靖江縣孤峙江心如海島地僻而俗儉函輝素好客諸生時交遊已薪吳越間及爲令客來益衆城中所見皆令客百姓嘖有繁言謂令愛百姓不如愛客也乃客在地方者函輝亦不聽其居間涉他事客坐食久率垂槖去又不理於客口以此政聲不揚時帝留心吏治許科道風聞言事桐城左御史光先按浙道連吳會飛章彈游閑主事不法牽連及函輝謂其以縣奉客也罷官里居好客如故客見其以官徇客也益推重函輝凡稿文賦詩談兵說劍以及丹青歌管六博蹴踘之流無不集其門一邀色笑輒自詡寒山以我爲上客函輝才筆又妙天下四方客請乞詩文者如蝟函輝揮毫立就人人各饜其意客且稱其詩文淹潤枯槁以此求請日益多客集者比令靖江時益衆而函輝之好客亦始終無倦容是時寒山子之名幾滿海內畧與監國授禮部侍郎江干不守徒步抵台城城門以戒兵抄掠閉不啓痛哭入雲峰山僧寺作絕命詞六言十章於六月初八日自縊函輝死今已五十年客過台城輒不問寒山子者

盧宸曰明時進士有才筆者類皆違屏膏膩帷飲酒賦詩以仙令自許諸大吏亦寬其銜譽以優容之若公一掛彈文反有藉直指爲苛察者嗚呼一時風會竟何如哉

二續表忠記卷之七

二續表忠記

卷之七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豪輯

冢宰徐公傳　附子爾穀子婿孫氏僕祖徵李昇

忠孝之性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徐冢宰石麒死義於櫝值炎暑經二旬餘而不變蓋冥冥中有默相之者非偶然之故也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八歲通經史貫天文律呂兵陣之書家貧而骨傲倔仰童子中年至三十始入泮登天啓壬戌榜授工曹晉飾僉庫務[illegible]麒嚴杜漏卮魏奄方用事先宗奉竟又與三殿費不貲石麒屢疏止之奄黨格不行拔事內官歲支鞔料浮冒甚多時借措薪司金錢巳得請石麒固持之拂奄意鞔而大獄起蔓引鉤連道路以目石麒倡同里爲魏大中償所坐又爲房師貫尊素稱貸與出於獄奄益怒澂以贓罷王昇故價不全給嬌旨奪職祟禎初復官轉考功郎佐尚書鄭三俊晉八年京察潘汝至公時議翕服徑側察竣即擢京卿政府以黜其私人銜恨久之始遷尚寶卿轉應

天府丞其地僉報馬戶應郵傳最爲民患石麒力行
召募嚴杜僉報且鈎剔胥吏所乾沒者克費有餘積
年之害一旦而除大司寇鄭三俊以議戶部尚書侯
恂屯豈事予輕擬忤旨下獄石麒於十一年春入覲
具疏申救言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皆
承順風旨以鍛煉爲能事非復皇上愼獄之初意而
三俊以清直大臣歷事四朝備著勞勩官至尚書猶
烟婴阽今因執法久繫將毋上累聖德乞特從寬宥
或許在外席藁候訊於國法無所傷而聖德有如天
之度帝得疏意解猶嚴旨詰責越數日三俊果釋石
麒官南京十餘年始入爲左通政十三年五月因召
對陳邊計甚悉言兵餉驟增至一千五百萬百姓輸
納無貲苦若倒懸而兵又衰弱如故將此加派不知
作何歸着乞日與秉鈞大臣講求強兵節餉之策俾
我元氣充足卽滅賊可期帝頷之其年遷光祿卿十
四年二月進通政使十五年正月擢刑部右侍郎六
月會推閣臣石麒與焉帝召對便殿獨石麒不赴帝
先入人言疑冢宰李日宣等有私乃併所推房可壯

等俱下獄人始服石麒知幾進左侍郎署部事府上
以威刑馭下諸司引律多深文附會舞從重比石卽
攖嚴譴罔敢議矜恤石麒奉旨清獄推明律意多所
寬減而陳新甲之下獄也光時亨與其同垣不肖者
倡議必殺之及入其重賄又代爲奔走百方營救於
石麒大臣自宜輿而下亦多救之石麒持之堅擬失
陷城池律上令改擬復引失誤軍機皆辟刑也初疏
且上夕下詰朝再疏上得旨卽決之西市一時爲新
甲地者力無所施皆大恨石麒惟孤行一意其執法
不阿又如此十二月擢本部尚書中官劉元斌以縱
兵淫掠伏誅其黨大璫王裕民欺隱不舉下獄帝欲
殺之付刑部定罪石麒擬戍烟瘴奏內仍署院寺名
以進總憲劉宗周等不知也帝怒其失出先名宗周
詰責以不知對帝益怒宗周徐曰前下法司臣未受
事後改刑部臣不與聞然閱石麒讞詞已曲盡情事
似未可指爲失出也帝乃霽顏曰此奴錢神有靈如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宗周曰刑部所執者法耳法如
是而止刑部非私於裕民也帝曰此奴欺罔實甚卿

等不知耳宗周曰若是則內庭隱微之奸自有聖斷在非臣等所知乃令石麒改擬詞竟棄之市禮科姜埰行人副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總憲劉宗周爭之力并奪職石麒申救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及二臣改下刑部石麒薄其罪又不具招但據原詞開元贖徒埰遣戍帝怒責令石麒對簿罷其官冢宰鄭三俊等公疏乞留不聽石麒蕭然一肩即日出都門途人莫知其爲大司寇也金陵進冢宰條奏七事與政府不合又以年例出戶科陸某御史黃某於外二人交章訐石麒爲吳昌時報復又言殺新甲以敗款局石麒歷陳主款之悞且言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夫七親藩之中恭皇帝居其一焉皇上忍之乎因引疾乞休疏入帝心動士英票旨極嚴帝曰冢臣猶家子也當以禮遣命馳驛去計石麒在銓僅三月耳明年金陵失守嘉興城將破石麒在外至城下呼曰吾爲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喜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

石麒從容自縊二僕祖敏李昇從之時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八家人遑遽藏石麒嘗橫中城破人跡皆絕越二旬有五嗣子爾穀冒死入城求得其屍顏色不變擯舁敦張扶舁從水關出殮於楊林之村舍未人思石麒者作我公來之謠以悲之爾穀字似之石麒無子以姪爲嗣幼習趨庭恒以忠孝自許乙酉冢宰入居城中命穀居白苧村別業及冢宰引義自裁穀求得父屍殯殮甫畢兵至衆皆潰散穀撫棺不去曰吾父在此避將安之主兵者詢得其故嗟嘆而去卒免於難丁亥九月同夏考功允彝子完淳死於江南人稱兩孝子先是穀被逮去寄書於繼室孫氏孫方飯得書閱竟微笑婢詢其故曰來書無非速我死我已早辦一死但緩須臾者欲俟彼中消息耳今復何言夜分伺媪鬟熟睡潛啟旁扉負其所生三歲兒赴水死死後植立水中不仆人咸異之

盧宜曰宜初得徐孝子傳載節婦有幼女在襁褓僅十有一月將赴水竭乳飽哺買糕餌飼之後得平湖倪公長玕所撰傳畧則負子同死與他傳異倪爲公門人又姻婭至戚所傳必不誣嗚呼臣爲君死子爲父死妻爲夫死僕爲主死忠孝節義萃於一門流芳千載矣

巡撫祁公傳

乙酉夏金陵失守大兵長驅下浙江越縉紳從容蹈義者又得僉都御史祁彪佳云彪佳字幼文號世培山陰人曾祖清官陝西右布政父承㸁初知長洲縣有惠政官至大參皆由進士起家兄熊佳豸佳先後亦登甲乙榜于姓咸風流蘊藉追擬烏衣彪佳咸名尤早年十七舉於鄉二十一咸天啓二年進士丰姿秀皙雅度奕然初授興化府推官屛魄遺析疑枉鏟鍔稜稜強宗猾吏無敢以護語相欺者報最爲全省冠崇禎四年入爲侍御史疏言近見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因有救過不遑景象如憲臣陳于廷以四朝元老遽被重譴恐諸臣怵於嚴威競爲揣摩迎合未得振刷之效反致悠忽之圖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監司守令多因罣誤降級停俸臣子精神才具必使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廹之以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矣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情竅特遣內臣監視若撫按之事多

令會同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情面習熟之後馴且至於扶同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忤旨譴責尋上台籌天下全局疏云纔有事便言募兵乃兵募而餉又苦於不繼纔用兵便請發餉及餉發而兵復苦於多譁因舉策闖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晰秦晉中州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直閩廣之海賊滇黔湖蜀之土司爲四大勢極言駕馭之畧而歸本于兵士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之法下所司勸議又陳民間十四大苦一曰里甲之苦條編之法行里甲久革乃僻邑遐陬依然僉派歲節之饋送過客之供應新官之鋪設軍戶之起解事無難易槩令支當至於解銀一差發領之際吏綠爲奸兌收之時賠折無算河南按臣李日宣有官收官解之請中州便之當亟行之天下者也一曰虛糧之苦易知則側小民多未見聞第據縣符便爲實數貧戶反溢數倍富室坐享餘租此飛酒之弊也近來苦盜苦荒遷徙載道丁糧缺額里甲代償富戶化而爲貧土著化而爲客此逃亡之弊也又有戶產已廢戶糧猶存買產之家視若

隔體代納之戶慘於剝膚此賠墊之弊也一曰行戶之苦上自印官下及佐貳硃票一紙百物咸輸累月經年十不償一又有供應上司名曰借辦毋物有行毋行有簾苦累不堪亟當釐剔一曰搜贓之苦窩主盜之腹心也皆隱而不供所供者多鄉里富民一唆於捕役再唆於獄卒有司未加詳訊捕役飽詐金錢到案旋卽剖明家資先已蕩破况一番審鞫一番嚴刑箠楚之痛堪憐今日起解明日發監顚蹶之狀誰憫一曰欽提之苦作奸犯科之輩自知罪在必討久已遠舉高飛乃原籍提差徵發下旁及族姓旁及親鄰候訊候詳淹沉獄底代賠代解顚躓道途正犯之憲條未正無辜之波累先多急於納贖納贓不問伙扳伙指一曰被掠之苦沿海居民出港採捕一遇巨賊刼入賊舟及至官兵犁擊與賊駕艤先逃號救之竊黎反作陣擒之兇首武弁邀功討賞與爲剪髮剃眉眞僞無憑駢首就戮卽有昭雪已多瘐死獄中一曰隔提之苦與詞健訟寃民少奸民多嘗見被訟之家蕩戚托言營求訟師聚而饕食淹留歲月奔走

官衙曲直未分生涯已盡且一詞而撫按並行一人而守巡兩告此方結案彼復行提前贓未完後追躡至念此情景寧不潸然一曰詞訟之苦訟以平情尚不若使民無訟乃有司得前官則寃抑不與申明避嫌疑則富室反多推抑奉上意則理直偏在原詞護己私則嚴刑加於越訴甚且借名捐助濫罰嚴科自鋪堂掛番以至行杖何處無鼠狐作祟自抄狀買差以至發落何時非阿堵公行又或方脫虐官旋遭勢僕寸椽尺地亦被投妝半子一妻皆爲債估何地訴此寃誣一曰窩訪之苦夫造訪之人卽應訪之人也乃應訪之人窴入造訪之中睚眦之仇可報也富厚之利可貪也有司不察而報之撫按不察而行之棊傭受罪豪猾長奸莫此爲甚一曰私稅之苦大江南北凡貿易之家官爲給帖下至鷄豚亦無免者至隘口渡頭有少年無賴借牙用爲名橫加剝奪蠅頭未獲虎吻先吞眞有寃徹九天者一曰私鑄之苦私鑄爲錢法害固也而南中爲甚毋錢止重七分毋百不盈三寸更有私鑄奸民甚官請禁小民畏罪去之惟

恐不速此單一鑄一賣一禁一收利五六倍民何以堪一曰解運之苦丁戸紅女拮据耕桑布縷方成僉解隨及一切正價原足供辦解戸困累實因官吏侵分于是有一間僉解而舉室潛逃有身命俱傾而交納無日莫甚于臣鄉之浙西也一曰馬戸之苦有俵馬有差馬俵馬自有原額又復僉差富戸屏息衙門屈身胥吏方能半領官銀加以包誦需求印烙使費一半官銀復付烏有中人之産無不立敗差馬閭歲一僉爲禍益烈預畜多馬方供一馬之用公差驟至鞭撲咆哮而且折乾恤馬畧違所求倒斃立致與言及此良足悲矣一曰鹽丁之苦祖宗朝既予以場地戸蕩再給之工本鈔米或四百觔給鈔二貫五百文或二百觔而給米一石恤之倍至故餘鹽皆爲官有私販不至盛行今鈔法不通官米無給于是強梗嘯聚湖潮高檣大船吏不敢問貧弱垢面蓬頭刮泥汲海淫雨陡作化爲波濤欲輸無課欲掣無鹽窮苦之狀筆不能繪又安可不亟加撫恤耶帝善其言下之所司而錮弊已久亦不能盡行也巡按蘇松常鎭四

郡爲財賦奥區而俗喜夸詐豪紳悍族項背相望故特設巡按以彈壓之顧酖酸異嗜優假衣冠則小民被凌轢若有意培善良抑強橫受事未幾怨謗繇起多怏怏瞻狥不得竟行其志彪佳單車行部詢訪利弊民有冤抑咸得竟前自事吳中無賴自署天罡黨嘯聚鄉井彪佳廉得其狀捕尤稔者四人械於通衢集鄉三老并許途中老幼縱觀立搒殺之橫屍道上積日方許收殮遠近震慴宜興邑紳陳其縱奴客漁肉里門怨家刑牲誓衆焚其廬舍發其祖塚彪佳先捕諸奴客正法斬三人戍五人盡追其所侵畧田産男女奏奪陳氏兄弟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爲亂者斬七人戍三人徙四十三人羣奸股慄相戒禾幾宜興奸民袁文正等五十七人發首輔周延儒祖墓焚其庄居彪佳均捕治如法而於延儒亦無所徇彪佳威信既行役定徵解法爲長洲置役田淸吳縣逋租平準松常正供及四郡漕兌蠲省耗羨十餘萬金又上三疏首言有司剝閭閻膏血飽桑梓親知或故鄉情面或權要竿牘原非訐告袖詞求批招之不來

今官押送復有託名關節實則瓜分扮子弟作奴變
假奴脅為賓客地方受累無窮百姓含冤莫訴二疏
言有司或託新漕或借急餉飛券分投名帖踵至稍
有遲滯禍患立生無干犯之罪忽而破家擁君積之
貲莫保旦夕但見有借無償何異操刀行刼且豪強
借徑通關纖夫饋遺求免遂使居間判貧富於舌尖
奸胥操盈縮於掌上民間有限錙銖何堪層累朘削
三疏言督餉催漕胥差四出監司行守提鄉兵管勾
攝冊車蜂擁叱辱橫加一役方來全家盡駭頂首日
重買牌價高索贓賍云百千帶差動至十數曲直未
判家已罄懸訴狀方投催差復到吳人至今誦之八
年請告歸十五年起河南道掌察典召對賜茶餅彪
佳一秉虛明無敢以尺帛寸楮及門者往例科道內
陞外轉必由都察院列名咨送是年選郎吳昌時破
計典任意出入總憲循門竟不與聞彪佳遇於朝面
折之即具疏參其紊制弄權昌時素懷叵測彪佳又
以疏留掌院劉宗周拂帝意人人代為危悚恐疏入
重得罪賴帝英明獨是其言而親訊昌時於中左門

至折瀝露髓真之重辟銓政一清時流寇充斥勢已
燎原中州西北蹂躪俱遍未幾北京失守彪佳方為
南畿道與尚書史可法等決策立福藩首言監國名
極正先發喪而後登大寶示無利天下之心從之又
疏陳致治大本乞申諭羣臣典制益當遵守勿以多
事開紛更之漸名器益當鄭重勿以乏才啓倖濫之
竇人才不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决不可開官爵不
可不優崇而躐遷之階必不可有恩賞固宜溥當為
可繼之地勿生無厭之覬覦開釋固宜速當依可原
之條勿素妄貸之刑章然後輕權薄賦以收民心舉
賢錄才以收士心信賞必罰以收將卒之心而殿下
一心尤為紀綱法度之本念念敬天則天庥必滋至
念念法祖則祖澤必靈長念念勤民則民情愈推戴
矣識者謂新政之名奏議也尋以蘇州民變朝臣咸
推彪佳按吳素有威望命賚詔安撫旋權僉都巡
撫蘇松常鎮四郡彪佳開館餼士設簡求言御兵恤
民恩威兼濟揭榜通衢毋借鋤逆報私讐毋假勤王
造亂本斬丹陽亂民魁三人以徇又蘇民初聞北京

賂以邑紳其從賊剽其家室毀其園亭又常熟民焚
邑紳時某宅毀其三代四棺之未葬者而暴其陳死
人於途彪佳皆捕爲首者斬之而嘉定華生家奴客
爲亂合他姓者同時起縛主杖之跽坐索身契所在
飈發彪佳謐捕之斬數人餘悉繫獄中令曰有爲原
主所保者貰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膝行搏顙匄原
主救免又疏言詔獄之弊緝事之害廷杖之慘略曰
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緊錦衣衛高皇帝因見非法
凌虐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移刑部審理是祖制原
無詔獄也後乃以鍛煉爲功羅織爲事雖曰朝廷之
爪牙實爲權奸之鷹犬口詞從過勒而氷罪案皆指
揮而定即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慘酷等
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初改鑾
儀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令之緝事
也迨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之端飛誣多及善
良亦棍立致巨富指承皆出於吊拷愆偵充塞乎畿
內欲絕苞苴而苞苴愈盛欲窕奸宄而奸宄益多此
緝事之害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宗忠厚立國

之本及逆璫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不歸司敗
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朝廷
徙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當夫血濺玉階
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後雖卹錄隨須光巳
魂驚骨碎矣是豈明盛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誼此
廷杖之慘也諸皆關切時政彪佳雖奉差出外其乃
心王室如此興平伯高傑踞爪步其兵渡江擾冊陽
市錢物浙兵勤王者不平其事鬭而反傷彪佳馳斬
傑兵傑怨陽言移兵冊陽爲哃喝狀彪佳移牒約傑
會於爪步之大觀樓傑疑彪佳必不至期日風又陡
作頃之隔江片帆駕葉舟瞬息抵岸傳呼曰祁都堂
至矣傑大駭褎甲出迎及門見彪佳晉巾单衣攜書
役各一人傑手揮部下勞彪佳且拜設席饗之起指
大江語曰公鉅人也公在敢越尺寸以溷公者有如
此江成禮而別當是時蘇常四郡百姓咸倚彪佳爲
命兵亦訖無譁者先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
斗同懷弟也左氏與阮大鋮同郡而臭味水火光斗
忝逆奄弁醜大鋮大鋮恨左氏刺骨光先又劾馬士

英二耦交惡遂有東陽叛賊許都案欲指以激變隨之彪佳中雪甚力且云變起一月元兇授首有功無過不可泯沒於是大鋮并恨彪佳嫉其黨給事朱統鐼御史張孫振劾彪佳奸貪且定策有異議并及吳甡鄭三俊等彪佳遂移疾去吳人扳轅號泣者以萬計乙酉

大兵至杭趣各郡名紳奔見彪佳與焉夫人商氏冢宰周祚女也彪佳故爲好語曰此非詞命所能卻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可得免耳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家人信其治裝不爲意閏六月初四日夜分潛至所構別業寓園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端坐而死書於几云某月某日已治棺寄𢾺山戒珠寺可卽殮我語不及他蓋彪佳知江南勢必不支成仁之志久先定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遍覓之見柳陌淺處露巾角群號曰公其死矣計其年僅四十有四時所徵紹郡諸大僚惟公以水死劉總憲以不食餓至二旬乃死條皆遵命渡錢塘

盧　宜曰公年華科分視蕺山相去懸絕公叢而善下與蕺山講學交甚篤常問人於死生勸不破恐於義利尚有未淨處蕺山答曰若就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就義利辨得淸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迨後蕺山不食死公赴池水死誠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矣

給諫章公傳

瓛山劉宗周舉證人社行道豚於東南其高足弟子章給事正宸能以直言敢諫爲不負其師云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之道墟里人宗周母章氏則正宸之祖姑行也正宸幼而好學以洛閩爲宗師事宗周唯謹明崇禎四年舉進士選列庶常六年改授禮科給事中首疏言陛下深懲欺蔽以察爲明求治愈急失之愈遠惟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黜以臣鄰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

不可蒙謹喜怒之端杓善惡之判則太平弘業自可坐致報聞十一月廷推閣臣禮部侍郎巴縣王應熊以望輕不與忽有入閣之命舉朝大駭蓋應熊夙與溫體仁厚密揭薦之帝方信體仁深故遂用之然於輿論殊不協也正宸疏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得膺特簡天下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臻上理者蓋順情與徇情不同振作與操切亦異應熊剛愎自張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今日大用必且芟除異已報復恩讐盡失人心大傷元氣復乞收回

成命帝得疏大怒下詔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宸龔廷獻給事中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八年六月給事中何楷發應熊家人漏洩旨意非獄具家人王心良戍邊直日中書降二級應熊不自安引退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以親自特拔不欲因人言輒頗踏驅之去仍許乘傳賜道里費遣官護行然而帝因此思正宸不置九年冬有詔起廢仍名爲戶科給事中疏言漕政八害六要又極陳白糧輸納之苦因列上禁約有司十餘事帝咸飭行

十一年四月言從古求治莫先用人請令大小臣工五日一輪對詢事考言以觀其才庶收用人之效六月火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言火於五德爲禮禮教不脩火災乃見因歷舉數事爲規且曰朝廷每一番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以不謹被黜巧借城工復職使非科臣參駁則考功之法可以金錢贖矣豈非無禮之甚乎帝是其言綺廠衛羅織人罪有入無出而巡捕武弁亦從而效之寃獄日多正宸言淸獄已奉俞旨臣見京師之死刑視四方獨多其處

決覩四方又獨速今郎不敢遽希刑措但求少綏其死申論厰衛以好生之天意感動其良心弁飭巡捕之官以禁夜緝盜爲職毋得借端株連使京師有西厰之號帝令巡捕者回奏勢爲少衰十四年屢遷吏科都一日名對帝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何得吹毛索瘢正宸對曰設臺諫本以求言寧使言有不當毋使畏而不言願陛下勿生厭薄宜興之再相也盡反前政躅租起廢撤監軍淸滯獄中外羣仰其丰采而門多雜賓性復好貨正宸乃其所取士也恒語其同門生曰吾輩當夾持相公成就其功業毋徒以將順爲臧氏之美疢也正宸每進讜言宜興不能從以迄於敗十五年正旦朝會帝命閣臣東向立帝起西向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上言陛下優待閣臣爲閣臣者必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懇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自足起天子之敬信其意蓋爲宜興發也宜興欲起江陵知縣史其正宸以鑽刺止之又欲以守城功起故相復其冠帶正宸

與金先宸固爭方中寢故終正宸在朝宜興有所俾不能大縱皆正宸之力也三月山東大盜李青山伏誅其謀主王鄒臣東平諸生也正宸以盜賊出於學校極言朝臣廉恥不立忠孝無聞不於此時名還直諫遷逐之流厚恤死綏睿野之輩亟誅揣門倖進之陳啓新以維風節追斥奪情誤國之楊嗣昌以植綱常遣還左道惑人之張應京以端好尚是使學校無由覩感而人心習俗日即于媮也又糾本兵陳新甲奉職無狀力薦范景文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蔡懋德可代且云羅事之壞由于司馬堂之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委不屛欺蒙不破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帝下所司核議及松山師覆請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迄獲罪六月以會推閣臣失帝意與冢宰李日宣並下獄謫戍均州歸而侍宗周講學於證人社四方學者雲集正宸首嚴義利之辯邪正之防學者聞之多所興起金陵詔復故官條上銓政十二事中旨用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正宸請閣臣繳還御札又疏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

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有譽賢者未必卽愛是用之巵以斥之也後竟以廷推擢用時奄黨見伏巳久至是乘馬阮亂政咸藉勳衛薦牘以進正宸皆具疏力爭不聽未幾用爲大理寺左丞實奪其言路也巳見國事日非請假歸鐵江失守棄家爲僧不知所之

盧　寅曰公啓事憂登眥關軍國之重至傳陞張司徒而亦欲故[illegible]之且曰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公之謂與

東陽張公傳　附守道于穎　公子世叡

舊漕撫朱大典虎丘山塘上書院生祠後先林立一再過之皆委諸自草寒烟荒不可問惟張撫院國維祠與像自明迄今如魯靈光巍然獨存近且荷湯撫軍斌題請邀　恩春秋歲祀不絕矣國維號玉笥東陽人由進士令番禺入爲給事中時長垣任冢宰與奄比國維劾其一媚足以槩平生干壞何以持銓政爲人所傳頌又言錢糧不可不清而清之當有次第考成不可不核而核之當近人情與其不能應手而民受急徵之苦曷責之以漸使民力易措而我得緩徵之名先須分省分次須分項款再須定程限若期之不應然後從而治之則民不怨而官亦無辭帝是其說下所司卽與核議懷宗中葉奄寺漸竊朝政國維爲太常卿曹璫喪父小王璫喪母大臣與言路多往致祭傳單醵分恬不知愧九卿大僚不往者惟國維與鄭三俊劉宗周程國祥范景文徐石麒倪元璐李邦華數人而巳以此益爲正人所倚毗七年巡撫應天流寇破廬鳳桐有窺陪京之勢給事中桐人孫晉

遇本兵其於朝憂之咎曰公南人何憂賊爲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閣者大噱安慶素無兵勢更岌岌國維率吳淞總兵許自強提南兵三千救桐北至而圍解奏請增兵加餉專官操練於是皖爲重鎭賊不敢犯十二年海寇犯崇明福山設伏擒其渠國維爲治惟感人以恩信不專用擊斷吳中兵民愛之甚尸祝者比戶一日明年總督河道山東亢旱久人相食運艘南旋者膠不能移尺寸漕卒糧盡益洶洶大盜李青山乘機起變且不測國維以便宜出青山不意擒之弁殄其餘黨又設法賑饑民多方撫漕卒東省獲安堵者皆其力也十五年晉兵部尚書時邊臣多冒首功以零級報捷遼薊督趙光抃疏敘戰績末云例當告廟以張天討國維疏駁之云二東多事以來名城大邑萬姓肝腦塗地者不可勝計僅是一百三十一級之捷爲功幾何而遽請告廟使鎭將聞之將見行間皆佩護身之符三軍頓灰必死之志帝得奏卽與餙行山東淮北所在被兵明年春首輔周延儒親出視師不能有所堵遏朝議蜂起而

國維以病請爲言者所糾下獄十七年春特旨赦罪以原官督餉浙直甫出都卽有煤山之變南京授戎政憤馬阮誤國知勢不可爲乞假歸越金陵破國維在東陽與紹興守道于穎密圖興復疏迎監國起事以原官入東閣爲首輔馬士英阮大鋮亦相繼至國維疏劾士英十大罪兩人見爲公論所棄乃不敢出閩中猶詔至越監國將反初服國維急入奏曰凡爲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併力共圖恢復成功之日人關者王矧值人心奔散鳩集爲艱攀鱗附翼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若在老臣豈朝秦暮楚之人哉由是文武之心定而監國之勢亦安國維在行間身擐重甲蟣蝨叢生亦不之覺嘗曰老臣旣以身許國遑恤其他越中豪帥擁兵大柄旁落監國僅守府而諸帥中方國安王之仁尤橫縱兵四出掠財物嘗縛縉紳馬權奇於國安所中索金身負匣鍊瀕死馬士英阮大鋮日鞅望伏國安軍中以國安爲市陰制朝敵殺閩使陸清源使閩越相怨則國事不成丙戌五月砲中國安廚碎其蘵國安駴甚曰天奪我食矣兵遂

潰諸帥亦皆瓦解監國航海去國維不及從走歸東
陽六月二十五日義烏破國維名邑中父老曰若等
去勿以我累若衆曰公柰何國維曰當江東起義時
支撐二年所豈不知有今日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聊盡老臣之心而已遂作絕命詞三章赴園池死維
時太夫人尚在堂年八十餘矣語諸子曰善事祖母
毋使我負痛九泉可也國維既死太夫人尚不知戊
子三月病篤見國維盛車馬來迎太夫人詰其孫曰
汝父已死耶目遂瞑長子世鳳後亦坐事見殺于守

三續表忠記　卷之七

道賴爲黃冠行遁以終兵部侍郎朱大典亦金華人
聞越中迎立監國因起兵遙奉正朔爲聲援江上潰
金華堅守不下城破大典闔門自盡

番孝義曰公仁心爲質恩信交孚故宦轍所至思
之若久而彌篤迨易代之後猶邀
恩祟祀則公之人品政績可云沒世不忘矣于朱二
公各行其志於臣節皆無忝云

給諫方公傳

有明之季臺省勢畸重其強有力者則把持要挾以
營爵權利惟兵科方士亮孤行一意不屑樹黨營私
爲僅見云士亮歙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嘉興福州
推官所至咸建風績十五年行取入都帝臨軒親試
士亮得兵科甫拜命即疏陳時弊言自法度久弛陛
下意在振傷而諸臣惧以操切行之深文周納貫索
滿城此何象也自財用不足陛下意在生聚而諸臣
誤以掊克行之加派搜括朘盡脂膏此何象也自官

三續表忠記　卷之七

守多壞陛下意在明作而諸臣誤以權折行之沮上
進之途塞諫諍之路此何象也所陛下奉若天道薄
賦省刑親賢遠佞勑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實爲國家
籌兵食守法度安民生有陳苟且之謀懷陰陽之術
者與衆棄之可也疏上報聞時關內外並建二督而
昌平保定又設兩督臣千里之內四督並建又有寧
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
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而事權反不歸一
士亮劾罷薊督張福臻請移督師范志完於關內則

薊督可裁迄如其議薦松江府知府方岳貢蘇州府
知府陳洪謐皆以得民久任宜不次優擢以爲循良
勸又論總漕安慶大同諸督撫之不職者兵部侍郎
呂大器奉詔起用乃投揭吏科自謂好色好酒好財
出語大不敬無人臣禮乞嚴賜處分多見施行而陳
新甲王欽之罪亦自士亮發之疏上候旨屢日不下
頭鬚盡白帝性褊執毫省言事偶不當意輒下詔獄
或執送刑部入犴狴者前後趾相錯又不聽諸臣申
救憂愁噂抑半化獄燐士亮深憫之九月疏言舊諫
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模詹爾選
李右讜林蘭友成勇傅元功或因禁已久或罷斥有
年今屢騰薦章宜即叙用他若吳執御魏呈潤傅朝
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成登晁鑛宜蒙恩卹帝頗採
納焉議興屯田疏言興屯宜先清荒地以杜爭競專
任縣令不必更設多官多官則多役多役則多費工
食不特節浮冗而且杜擾害再令素封之家及有罪
者開墾若干或命以官或免其罪人自踴躍趨赴得
旨看議當是時邊腹皆用兵帝待文臣甚嚴峻而於

武帥每多優叙其中跋扈者漸進止自加不受督撫
節制遷事益僨士亮歷舉王佑禹楊德政許定國薛
敏忠劉超諸悍將罪請崇督撫事權納之其冬疏論
中官出鎮之弊言罰不私近自古難之皇上因御史
王孫蕃糾內臣劉元斌東省淫掠立置大辟中外齊
然此大聖人作用也但諸武臣生長戎馬諸文臣閱
歷艱危竭智畢能尺寸罔効諸內臣甫離承明寧遂
眞出羣之智能任中外所不能任乎臣聞遵化道臣
李挺之言曰中貴臨戎強弓健馬悉以自衛不肯分
給戰士而士之黠者悉竄名其中則喉在行伍郎陽
撫臣王鰲永之言曰禁軍未嘗臨陣每有零級賴其
張皇每有失事賴其掩覆故文武將吏心甚樂之非
特其謀勇恃其私庇也則以在軍情且軍中一有內
臣則文武大吏日趨候其顏色詰戎脩備了不關懷
如鄧希詔生辰督撫鎮將盡行燕賀致邊關失守非
明驗乎夫內臣統領禁軍不知其所自始漢中常侍
黨錮之禍毒流天下然兵柄未歸也唐明皇始用楊
思勗而李輔國魚朝恩相繼接踵至北軍之勢戾天

子搖手而不敢問矣宋用李憲童貫卒致貽禍封疆
至於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虐焰滔天卒駢首就戮則
以兵權不與也乃今日孫茂霖鄧希詔王坤輩兵權
且過督撫矣夫付以閫外之權旋罷三尺之法此皇
上神武之妙用然而非可常用也當取漢唐宋之已
事而爲殷鑒者也帝是其言明年周延儒出督師士
亮乃其門生薦令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下獄
久之釋歸南渡後乃卒初與士亮同拜官者吏科朱
徽馬嘉植戶科楊枝起廖國遴禮科姜埰倪仁禎刑

科光時亨皆號敢言爲朝貴所憚後多屈膝闖賊麗
名六等定案中被世所詬厲惟士亮與埰稱完節

趙吉士曰觀公所引一撫一道之言指示羣奄之
弊害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乃帝終付之不聞也
者迫至八騶迎闖而猶揚揚得意曰我輩富貴自
在也不知是言亦曾聞之於帝否耶

司理溫公傳 附溫孺人茅氏并長女 再附府訓導吳士琇

烏程溫相國體仁有再從弟璜以進士授徽州司理
未及朞年遂死國難璜初名以介字寶忠三歲而孤
母陸氏以守節被旌璜奉母唯謹浮沉庠序最久生
平好讀易鍵戶深研至崇禎丙子始鄉舉更名璜時
體仁居首揆長於心計凡閣中票擬遇刑名錢穀名
姓之繁多頭緒之棼錯一覽便了從無舛誤致攺駁
諸輔皆服其敏練以此得君專而懷宗性猜忌恨朝
臣朋黨膠附不恤國難時時命廠衛糾察諸大僚體

仁既心凛功令又與虞山閣訟後更畏人難黃門下
不與一親故親故亦無足當其意者獨暱就璜璜會
試館於體仁邸第見體仁處危疑之際上事英主中
與同列齟齬舉朝側目毎取陰陽消長之機爲諷體
仁雖不能用然雅重璜心善其言自宅揆至歸里始
終無幾微間歲時傀遺訊問不絕璜亦不肯希脂膏
自潤恒與體仁促膝款語皆軍國大計無隻字旁及
體仁以此益重璜癸未年五十九始成進士體仁已
前逝金陵授徽州司理履任未幾長江失守知府與

諸僚屬悉遯璜嘆曰城無主民且自相屠乃盡攝諸
印誓衆爲城守許御史金聲舉兵績溪璜轉餉給其
軍猶讀易如故曰禍福如狂風驟雨當御之有道消
息如寒暑晝夜雖百計何辭此四聖人心易也宣城
旣下力不支囑其家人曰吾老矣以死報國分也吾
將從太夫人於地下幸生二子爲我抱持去庶續先
人祀城破語妻芊氏同死妻無難色急呼長女起女
時方寢告以故女卽延頸就帨未絕復亦之妻整衣
臥璜取刀截其喉有頃呼曰未也再亦而絕璜書遺
[illegible]
命訖郎揮劍自刎喉未斷吏卒哀之傳以藥璜怒手
爬搔去之創甚七日而卒自璜起事迄殉難凡四閱
月府訓導吳士琇字君玉當塗人貢生少負逸才攻
古文詞尤贍駢麗之作當事咸重之乙酉六月金太
史聲委署祁門篆傑輒城守 大兵至有擒士琇向
釋者士琇挺然就縛至臂折而膝不屈與其子同死
門生葦夜挈其僕負士琇屍於荒叢中醵錢殮之

盧宜曰余得公傳於仁和林鹿庵叢寒堂集中
乙亥丙子兩過苕溪詢之公族語亦相符公死時
年已六十餘矣賢者誠不自愛其死死得其所也
知存而亦知亡公誠善於讀易者哉

周貞靖先生傳

桑海之交士大夫拈槌拄拂以宰官身現比丘而說
法者若法幢（林翰林嘗志）無可（方進士以智）漁山（熊司副開元）諸公
不可勝紀又有逃禪而不囿於禪者是爲周貞靖齊
曾云齊曾字唯一鄞縣人世居西鄉之罌脰湖上天
才卓越自束髮受書輒立崖岸讀語孟治本經俱不
喜兼集註稍長習舉子業不喜爲揣摩場屋之文亦
不喜依傍先輩大家每信筆直書所得而浩浩落落
酷似薩藕二公然亦未嘗刻畫而爲之也窺其胸中
[illegible]
惟南華經與首楞嚴數卷而已丙子舉於鄉癸未會
試吳太常麟徵批其卷曰自成一解遂登進士授廣
東順德令別其宗老曾宦於粵者屬之曰愼毋得罪
巨室齊曾笑而頷之涖任卽仿古社倉法制義田以
備旱潦又立弓箭社使人自爲衛比閭譏呵嚴寄盜
一發卽獲政聲卓卓攝香山篆時閩中立國首輔香
山人其蒼頭盧兒恣睢鄉邑犯卽痛治之積與之忤
自以不得竟行其志拂衣歸錢塘失守入剡源盡去
其髮爲髮塚銘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

以無淚惟鳥石依依可以無弔客又作詩曰愧不悉險鬚髯去猶留松下一閒身我來仍與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因自號無髮居士剡源故饒佳山本林木豐茂因駕險立瓢榜曰囊雲又自號囊雲道人時玉步雖改士大夫率與郡邑長吏通往來齊曾獨高卧不俯仰剌同年生爲郡觀察猶以書謝不答必欲見之値其母喪趙村居致弔一叩首謝起即避去終不交一語大隱二十餘年杖足不入城市惟與山僧樵子出没於瀑聲虹影之間拾燒餘爲爐劉懸崖奇

木爲養和皆出手裁規製甚古爲文章允大節所繫未肯曲筆狗人若志某大司馬墓答王觀察書尤峻然者他或杖策田間賦詩獨酌或揮洒翰墨烟雲滃鬱人競寶之然亦不多作也齊曾雖隱於禪而不肯背其類落諸堂頭咸欲付以衣拂笑而謝曰我自守我家風豈以把茅葢頭失我本來面目耶康熙辛亥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隨俗棺斂同人謚爲貞靖先生以明先生蓋隱於禪而非終於禪者

林弘珩日粵多盜皆以豪紳爲窩穴先生搜牢窮治毫不假狗大與抵牾夬意賊遂初百姓聞之偶

邑拳留製白布爲旗上書官去民亡字觀此則公之得民可知矣

盧宜曰寘寘鴻逵翩翩脩羽茅屋一區蒼松幾樹借此軍持寄我翔步緊嚮禪門收拾得任

附記　宜讀李杲堂鄭嗣序先生集略曰先生生平出處大節及他言行著作俱嶄然無所附童子時習舉業宗本壹趣率大書正文默解其義見其讀書也益不附當庭諸生競爲揣摩場屋獨先生擺落華藻自出所得是其爲制義也蓋不附主司三吳名士競尚標榜先生漠然無所向是不附於七類也蓋不附品目令順德與香山相忤即日解組當事留之不得是其爲吏也蓋不附上官節不附鄉大老薙髮入山不通謁郡縣是其出處大節蓋不附一世諸老晦迹沙門率受衣拂稱法嗣先生獨不肯依佛時歸村居猶入彥倫之室是其托跡釋門不也蓋不附釋門間爲詩古文留詞隻句不蹈前人是其爲文章也蓋不附諸大家作者先生誠岸然無所附矣然宜觀杲堂集中孫山人傳略雕野人像

文載先生爲孝廉時偶過其寺見壁上句一聯云喜起拜問曰誦其詩初不知所作何人也後與山人過發其楮竹樓集見前所更重起拜其盧德集著又如此竹所誦句爲先生賦

附記　釋戒顯號晦山太倉王氏子名元瀞少補諸生有磐庵序崇禎末棄家學道得法靈隱令搭於雲居嘗過荼名山登黃鶴樓題詩於壁日誰知叔火劫仍没又得豫路黃鶴樓睛樹已隨人事盡長江猶逐人流流徙王宮閣銅駝恨仙客乾坤鐵笛秋聲日著烟悲慨遠一瓢歸掛亂雲頭甚爲時所傳誦

高淳吳秀才傳

滄桑之際心懷舊國舊君而甘以身殉者蓋云多矣若高淳之吳古懷亦其一也古懷字弗如其先溧陽蒲村人有遠祖喜淳湖風土遂徙家焉古懷年二十有二始折節讀書或惜其晚曰顧勤怠何如耳若限人以年亦陋曲之見也乃屏棄家累禁足僧舍師事同里邢孟貞晨興手一編至予夜鐘動時而達旦無寐孟貞驚曰吾門下士多矣未有若千之刻厲者贈以詩云天寒皴裂肌與膚擁膝丙夜繙書史盆括目遲叟母聞而苦禁之乃下帷默誦不露咕嗶聲至僧疑而窺其戶熒熒一燈執卷如故至僧高叫曰居士何爲盜讀書徐應曰恐貽父母憂耳三年而學成至十而入泮淹貫經史旁通孫吳兵法著將論兵論各數千言爲文組豆龍門次則綴食昌黎柳州每興酣落筆滾滾泉湧又念邊疆多事敗衂屢聞欲上書闕下捐頂踵執殳效前驅既而曰兵凶事也何敢易言之若不親歷其地猶耳食也遂以百金市一騾曰可行三百里悉屏家人自攜襆被逵涉三關及甘肅固原寧夏延綏宣大薊遼諸鎮歷覽險隘遇老兵退校輒席地貰酒擊節高歌詢得其山川要領六年然後返嘆曰地險盜在我苦無用險之人耳著邊險圖說萬餘言將侯秋闈竣而後上竟不果當是時東林社學復興一時名士如金壇周鑣蕪湖沈士柱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福清林古度宣城梅朗中麻三衡皆聞風造請金石交而沈壽民尤稱莫逆且締姻遲樹城阮大鋮者逆黨巨魁也鼠伏金陵猶思乘隙而起壬午省試諸名士爲金陵大會酒酣皆推爵大鋮以爲笑樂臣爲南都防亂揭以逐之古懷亦與焉大鋮聞之恨刺骨未幾北京破福藩立大鋮挾馬士英表裏弄權欲假從逆及鉤黨之名誅戮東林之夙與爲仇者于是沈士柱周鑣輩咸被誣劾士柱乘夜渡楊子發蒜魚腹而免古懷則挈舟迎其家屬撫之甚至鑣于獄中勒令自盡門薄星散古懷特秘其後事稱古道焉大鋮將大興同文之獄欲盡殺東林諸名士古懷慮禍及潛遁閩粵及歸而江南已不可遂棄制舉業托[illegible]與號三湖散人時而悲歌時而

驚悸聘而獨語斜陽昔空咄咄時而徉狂澤畔如醉如醒人或問之但張目不答而已至[illegible]而後嘆江上之烟沉慨海門之潮落忽剚刃于頸濺血滿地得良藥敷之乃甦嗣後諸子勸慰萬端終不省至[illegible]五月二十八日竟自縊而死

盧宜曰余讀遜國正氣記與表忠記所載靖難非北平與懷來諸臣或抗節而死或棄職而遁或編諸戎籍而終其身者不下千有餘人亦何其多也及複啓禎以迄末造死官守死封疆與死嚴澤者我與遜國埒嗚呼其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若係吳先生爲秀才昔不沒其實所以深著其心也先生季子起彦字季舒才能作賦所著玉尺樓諸篇膾炙人口承父志不與考試竟以布衣終其身

新城涂氏四忠傳 附義僕黃薛等

西江新城故家推涂氏爲最至丙戌而得抗節之兩人焉且皆父子同殉尤爲時所傳頌云一曰漳州府龍溪縣知縣涂世名字仲嘉偉幹脩髯伉俠不屑矜細行喜談古今忠孝事家故貧天啓丁卯舉於鄉嘗事愛其才贈以金隨手用盡不恤謁選得龍溪甫涖任江浙皆失守鄭芝龍棄仙霞關赴軍門投款全閩風靡世名獨不肯薙髮出降長子常吉從（別本名世大常）名揮之去常吉曰父在見將焉往遂同時就義百姓素蒙其惠又感其忠醵金殮之棺厝淺土不得歸每月夕霜晨風凄雨苦兩發卽長號不輟新任漳州知府祝登元推官李毓秀知縣徐國章哀之登元捐俸六十金贖其二孫又捐三十金助兩發歸世名與常吉柩以道遠費賖又手自爲疏募好義者續成之旬日得三百金乃楠丹旐舉靈輴歸葬新城里中人或言世名死甚烈見其柩多泣下者或言死事未必實乃假以道去者世名甥孔引桂相隨在任實經紀其喪因出視疏示之疏簿皆鈐以漳州府印印刻滿漢

字硃色斕然疑者乃信引桂又言世名僕四人黃薛黃楊王亨蔣三皆同日死其時有涂伯昌者字子期世名之服叔也幼穎敏長歷吳越從武林黃汝亨遊又讀書郭子章家皆得其指授家酷貧娶婦陳或絕食者竟日或日同食一瓜啜沸水數盃而已時而臘盡歸徜徉布敝衣咲語伯昌曰他日富貴毋相忘一室怡怡也未幾督學蔡懋德試拔第一甚器重之戊午汝亨司學政索其卷不可得已而知其讀禮也試畢遂與相見謝不往或語伯昌曰向者求師不遠千

里今隔一關何翹然也答曰向者千里往見余師非見督學也卒不往邵長子先春讀書山寺中分宵膏盡拾松枝楓葉爇以繼之猶諷論不輟庚午錄科復以冠軍中式主考鄭道圭深契之批其卷曰得子最晚賞子最深是必居深山遇異人讀異書者屢赴公車不售乃刻意爲詩名涂子一盃水雲間陳繼儒爲之序闖中授兵曹改御史奉恢勅命歸新城旋趨廣昌歷寧都招募散卒先春護母妻往山中旋反而追其父至城下僕曰敵兵且至當速走先春曰大人在城奈何僕曰已往廣昌矣先春以爲詒已也僕泣挽之拂袖而入須臾兵忽至遂遇難伯昌展轉出萬死同守孤城支吾一載力弱寧都城陷大書於壁曰一生苦志一刻流水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也遂自縊時庚寅二月初十云

盧宸曰涂氏二孝廉皆以義死烈矣乃各有一子同殉不僅忠孝萃於一門而且萃於一族矣子死其父爲孝而後孝可以作忠是孝亦忠也槩以四忠不尤見其盛哉

嘉定兩侯生合傳

大兵下江南故通政侯峒曾起兵於嘉定與其二子演潔皆死之後二年弟岐曾亦坐累死惟存二子保其祀云岐曾二子者兄曰汸字記原老居秬園因以自號弟曰泓字研德學者所稱掌亭先生也侯氏居嘉定世族鼎貴高祖堯封歷大參著有聲績祖太常卿震暘天啟時為吏掌科抗疏忤魏忠賢遭削奪生三子長曰峒曾官至左通政三世皆由進士起家季子太學生岐曾汸與泓之父也汸泓幼皆穎異太常家居與子弟論紅丸事汸年九歲侍側進而請曰楊漣既與方從哲同被名在內廷何不而靜而顧從衆出宮門乎太常大奇之稍長為諸生與諸昆弟從黃陶菴遊陶菴者癸未進士黃淳耀也潔身砥行馳騖名場陶菴每頷之嘆曰家庭自為庠序其侯氏之謂矣諸子既研極理境又講求佐王之學汸尤潛玩大易言多奇驗嘗與友人論乾坤二卦曰剛直二字吾人須善其用乾主乎剛然繼之以從中正又繼之以純粹精蓋必如是而後可以剛也坤六二之動直內

以敬即方外以義而一本乎柔順中正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直也不然特吾血氣而不撓不摧其能免於悔乎其所得如此泓亦博覽強記凡經史百氏古今典故次及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進每篠捕時事成敗得失亦無所不合論學則本致知格物為宗謂物不格而遽談主靜則外強中乾是集於枯也若遽談主敬則方枘圓鑿是艮其限也至於論詩論文均出心裁而碁然中理解雖儒林尊宿亦折節焉壬午汸應試北闈以副榜歸感慨時事不復有經世志請於王母欲得白楮田二頃耕老筮之得震之剝筮者曰未可行也汸曰否子進也非進也來也非往也不往則無不利也子為長子成卦皆動宜與婦行也變而頤果宜得獨全也互曰禴祭受福所謂不喪七鬯也又曰吉大來互之之曰黃裳元吉所謂大來也且吾資於父上承王母黃裳居尊王母當之矣吾其行乎既而俱如筮言順治乙酉丙戌間兩尊人先後殉國太恭人亦及於難後又連染求學搜捕之日長子汸與通政幼子瀞適在他所泓竄

諳汸曰覆巢之下無完卵兄其亟以瀞弟行不可使伯父通政公無後官司吾自當之雖顚死不相及也汸遂挾瀞而逃於支硎之中峰不移日果籍通政遺產名捕瀞不得執泓上官訊以好語脅以嚴刑求瀞蹤跡汸倍訾諸楚毒堅不吐久乃得釋而汸挾瀞以逃時訛言追者將至瀞語汸曰吾歸就死則家禍得紓兄亦免瑣尾之苦汸撫之泣曰不可吾弟有成言矣不可使伯父通政公無後汝死吾伯父目不瞑矣汝速行毋庸爲我計揮瀞亡命去而身自登小舟携

酒痛飲解其履閒金予舟子揮之去乃大書侯瀞姓名於衿袂躍入水中死會有漁而拯之者出水良久始甦土人詢知其故曰此忠義之家也徒死無益曷不棄此衣而逃倘追者至吾輩得以投水誑之庶可脫耳於是易服夜走吳山匿於老僧所居久之老僧語汸曰此地淺而邇跡且及老僧不惜餘年但恐爲公子累柰何公子誠聽老僧言艱貞用晦無不濟也乃薙汸髮更其名曰正一授以鉢囑曰行矣吾不汝泄也復至中峰中峰僧匿之而瀞亦間道渡江爲僧

於揚州之天寧寺當是時侯氏禍蹶至死徙狼籍官吏羅絡於門覘知驚竄泓以隻身獨力撐拄其間上應符檄次謀窮蹙撫孤寡瀕於死者數矣其室孫孺人疾雖革亦不暇恤也迨後風波稍定或變姓名走他縣又或匿跡村落中不恒厥居三年始遷郡城又三年乃歸故里跡知汸爲僧所在貽書勸其返初服汸乃謝中峰僧往來崑山常熟間又三年聞瀞死與弟泓哭之慟且拊膺曰吾兄弟萬死一生以保吾弟爲伯父遺孤計今顧至此極乎吾其欲以單持老

不可得矣泓先汸歿得年四十五康熙十六年汸遘疾復命策之筮者曰是爲出於死門汸笑曰向者震之劇所謂出於死門也今已矣不可復出矣遂卒年六十四達者以爲知命

臨　官日爲自陶菴成仁後諸儒稱得新傳者必推掌亭莉再剛之用晦而明亦皆不愧於其師則是死死生生之際必有默契者爲人謂侯黃之交若孔彌顏弈世而無忝矣

汪魏美先生傳

西泠三孝廉皆於滄桑後不赴公車有監司慕其節藏酒湖舫爵所知延之惟汪渢不至渢字魏美祖籍新安客於浙遂爲錢塘人孤貧力學應諸生試輒高等落筆奇恣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見一當事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舉崇禎己卯鄉試尚未授室富人爭欲以女女之且許贈千金爲公車費渢不應里中錢太守有賢女願字渢旣成禮從容語錢曰儒家娶婦所望惟孝姑嫜和妯娌足矣務珥綺繡毋庸相炫也錢曰聊以覲夫子意耳孟德曜豈必獨步千載耶卽服大布衣操作而前渢乃喜乙酉冬內嫺有強渢試禮部者以厚賂魅錢曰能勸夫子駕卽畀汝錢曰吾夫子非可勸者吾亦不須此金也其刑于如此渢故城居及遁跡郊野尚有老母在每思見渢見渢弟淵亦棄諸生同心偕隱乃奉母徙城外渢間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跡之卽不可得或在孤山或大慈菴或寶石院其出遊也或在黃山白岳陟雲海絕頂或入天台任石梁曇花亭禮方廣應眞襆被半肩殘書數卷或返或不返終莫能定其棲止也一日有郵使遇諸僧舍見其舉動有異心疑爲渢卒然問汪孝廉何在渢神色自若從容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郵使信之而不知應者卽渢也郵使頗好士終欲一見渢已而知其在孤山移舡就之終排牆遁去寧都魏叔子禧過湖上晉於僧愚菴所抵足卧往往談至鷄數鳴或更起坐遶床走不肯休至會心處渢輒拊掌狂呼曰汪冷不冷但不肯因人熱耳庵僧明孟郎三宜和尚與天界之覺浪靈岩之繼起並大隱於浮屠間皆與渢善三宜嘗爲渢與禧設食食畢掀髯笑曰但吃吾飯卧吾床吾不來相溷也閭戶去禧常問渢曰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渢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被釋氏牽誘去削其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吾所以不肯也晚更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以黃白術者試之驗慨棄去教以役使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病痰咳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五言詩曰大化無停輈道術久殊轍任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

會不可說氷泮水還淸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
遥從此別投筆而逝同里友善者陸堉（另有傳）應撝謙
字嗣寅砥行立節亦絕意仕進學以洛閩爲宗授徒
著書里中奉爲大師年踰七十卒

附記 汪沐日字扶光歙人崇禎癸酉舉人甲戌
會試受知於文文肅授武選主事幼讀書黃山
鼎革入閩爲僧已未偶過廣陵遇天中節將示寂
集從學數人賦詩限死字韻至午同賦者尚未就
遂大書五月五日三閩死一章凡一百十六字至
愬閩漏下幾刻侍者以亥時對遂寂年七十五歸
骨塔於黃山
虛宜曰人皆醜魏美爲肥遯之士耳惟魏叔子
作傳曰於當世蓋熟中人黃太冲作墓誌曰塵事
了不關懷其娟娟者自在此皆眞知魏美者哉

汪魏美

南州徐徵君傳 附烈婦朱孺人

新建徐世溥高士也石隱深山至順治戊戌年甫五
十有一不幸爲盜所殺世溥字巨源少司空若谷公
良彥之季子也良彥由進士仕至宣府巡撫以不附
魏忠賢織入汪文言獄遣戍淸浪卽日買舟入黔候
宗卽位起歷工部右侍郎世溥幼隨父任早慧父亦
絕憐愛之熊司馬明遇心奇世溥以長女許字焉爾
家卽舍衡宇緜聯世溥方八九歲時過熊翁所身短
而悍雙眸光四射使能談書史舊事別黑白咸有條

南州徐

貫從塾師課時稚使意自爲開闔多驚人語熊夫人
開其培之能文也益加珍重每必置果餌滿袖歸而
時嚌時吟或取果餌擲於地聽僕童小婢爭先拾
取以爲笑樂而學殖日益富筆路日益闊名亦日益
起未幾良彥以御史例轉閩少參閩歲寄語熊司馬
曰阿溥妹有食牛之氣然輕弓短箭自是門風不能
如丈人行博大也隨補博士弟子壬戌年二十三歲
受知於學使者當是時本省東鄉艾南英以時文名
國中而南英頗從常熟錢謙益論古文聞世溥名歸

而約爲兄弟謙益與長洲姚希孟皆艮彥令溧水聘卿闓所得士又與世溥通家相厲行三人者既推重世溥於是里中若萬茂先陳士業鄧左之陳伯璣輩宜春若袁臨侯江州文用昭吉州馬季房康小范輩南豐若劉伯宗沈崑銅蔣楚珍陳百史萬年少諸名士暨名士之及錢姚門者無不以杓斗歸世溥世溥才本雄縱少爲貴公子知名早無所摧抑落紙奮迅之氣一往自遂兼工書法求詩文與字者戶外屨躔至而性又冲雅苑已翕下益爲人所譽慕在文壇不嘗其丘首止之執牛耳者羣而壓困鎖闥終不樂以牛鼎自炫壬午以後更感慨時風未幾而陸沉矣自後遂匿影窮山絕意進取丙戌妻熊卒有子二己丑長子元晟又卒僅存幼兒元景父子形影相吊意緒益無聊辛卯壬辰間溧陽柄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者析節式閭親戚間之多勸駕者世溥嘆顧曰吾在前朝爲當事所強勉赴長安即策蹇竟歸今乃老婺婦也歷盡孤燈夜雨條而抹粉登車毋論爲道旁觀者所唾也即清夜自思又何地可入耶堅謝不起直指使者又作手書命司理持禮幣親往山中致之堅謝如故答以一詩見意司理去後盜乘夜入室索其禮幣無有而不知其未嘗受也盜不信穴鼻爲孔套於頸上圜以火炙之至死乃去次子元景亦以病卒家中落遺文散失至己巳

本朝商丘宋撫軍犖來撫江西始訪得其孫於別邑年近十四尚未授室乃捐俸爲之娶而郵其家問遺文惟陳伯璣所評榆溪集尚存因摘錄其詩若干首附於集尾以傳之而世溥死時其內兄熊御史人霖先嘗序刻其詩文已云所存不過什之三四至其七言古法初唐者爲最佳竟不復可得

虛直曰徐君之死於盜也正與姑蘇徐昭發相似載記中徐疏子傳內顧昭發雖受燔炙猶保其生而徐君竟以身殉嗟乎名之爲累也一至此哉若徐君者不求名而卒爲名累尤可惜耳

徐烈婦朱孺人傳

烈婦姓朱氏故明宗室謀滋之孫女新建學廩生尚赤之女也謀藎丹青繪畫妙絕一時稱賢王孫而尚赤既工文章復善行草書爲庠中翹楚與新建之徐九儀善徐出常侍後侍郎艮彥之族孫世居而鄉瑣

溪每際春秋花明月朗之後王孫造徐氏以詩酒交
歡必留旬日乃歸九儀又時時招致尚亦談經論古
九儀有子曰文璠甫脫羈丱終日侍聽兩翁言亹亹
忘倦心竊奇之乃請於王孫欲以其女字文璠王孫
喜九儀亦時過王孫邸第庭以內闑不聞聲少選進
觴儲雖尋常蔬筍旣鹹酸適口亦咄嗟立辦詢之皆
出女手亦欲得此女爲婦遂締姻焉文璠長而力學
採芹郡庠王孫父子咸喜癸未歲納采親迎女年十
八矣結褵後布衣操作而前見者亦忘其爲金閨玉
質也踰歲舉子應龍合親族爲湯餅會親族持觴[illegible]
賀九儀翁王孫父子聞之益喜未幾而滄桑代謝丁
亥副將金聲桓以江城叛戊子五月南昌被圍遊騎
四出猝猝間氏不及避遇之上馬不從大罵曰寧可
殺身不可失節兵怒割其左乳罵益厲傷三刃復斷
其首而去氏年甫二十三歲詳載邑志遺孤應鰲後
能自立爲新建諸生

盧　宜曰論桑之際兵燹所及婦女之以烈死者
多矣然烈者未必能盡傳而傳者又未必皆烈不
足汙人之筆墨也茲過南昌見唐太守良懿爲徐
烈婦作傳又一老人談其死甚確故援筆記之

給諫韓公傳

有明崇禎甲申三月盜殺兵科右給事中韓如愈於
山東道上如愈字退如徽州黟縣人入籍於維揚之
興化崇禎辛未成進士謁選得貴州安化令明季甲
科必予善地稍或靡遠例得陳乞改移銓司意其必
以易地請所親亦勸之如愈笑曰人之欲善誰不如
我慨然叱馭行民間新令係甲科邑中得未嘗有咸
擁肩聳聽如愈至一以廉明平易治之民益大喜士
官與武弁殷朝陽爲仇剔其目因徧賂當事求免獨
如愈執不納卒抵之法未幾丁母艱攀轅載道起復
補檢次劇邑也如愈一以治安化者治之民又大喜
十四年擢工科給事中劾大將賀人龍臨陣潰逃致
秦督傅宗龍項城身死損威辱國乞立斬以肅軍令
人龍迄伏誅又劾罷江西巡撫張鳳翮丰采凜然眞
人張應京爲帝所眷請故中官王裕民第爲眞人府
巳得旨矣如愈言應京不過方外之士三年一覲原
有舊邸乞令即日還山乃止纔而督江西糧運報最
轉兵科右管十二國營嚴劾隱冒無所縱先是巡捕

營兵半爲豪門奴隸及巨奸猾竊窟穴其中在營者
或羅織平民籍其貲產京師苦之如愈陳其狀帝以
示提督中官王之俊弊爲少息流冦日逼京朝官分
南北黨務以門戶相犄角不恤國事如愈忿之獨中
立無所附麗大書一聯揭廳事曰見地一分南北便
是小人脚根不著東西方爲君子人咸服其方正同
垣掌科曾某陰而從務以啊喝擠其私初迎合武陵
死卽力攻之請斲棺戮屍以謝天下繼附韓城敗卽
劾其同鄉林御史株及之轉蝓宜興逆探帝意一移
[illegible]
卿誣爲蒿槍舉朝雖側目然畏其叵測莫敢發其奸
如愈欲糾之或言散員不當糾都諫如愈正色曰是
恒僚友而欺主上也卒劾其反覆傾危疏雖留中舉
朝稱快陳道暉者同籍且同門也由戶部郎出守廣
平如愈以其非二千石才亦疏論之不以私情廢公
議也山東總兵劉澤清恣于聲色將畧本無所長常
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如愈疏劾之澤清又
屢遣人刺取兵垣章奏如愈發其奸啓旨下其人于
獄澤清益懼遣使賂以重賄而如愈呼使詬讓揮其

路絕之澤清啣恨已久尋末勅往督南浙餉至桃花
鎭見澤清肆掠不悛百姓遮道哭訴如愈復飛章劾
之澤清恨益甚遣其麾下楊國柱狙擊如愈于東平
州之戴家廟先見白貽清詢其名曰非是旣而遇如
愈斫數刀挺挺不撓惟云幼于不宜殺刼者曰無與
小兒事舍之去如愈之奉命而南也有知澤清謀者
密報如愈勸其微服迂道出不意避去如愈不可曰
死則死耳吾奉天子命西微服間行失人臣禮竟被
刺殺時三月十八日也次日闖賊破京師帝崩于煤
[illegible]
山迄未有人鳴其冤者如愈方直有節操座主周延
儒同里吳甡並居樞府言路爭趨其門如愈一無所
附麗劾澤清時同官李清曰澤清飛颺已久非白簡
可制倘因疏激變言者必坐罪否則吾輩奉使往來
道經齊地荆聶之事須防也果如其言澤清常語人
曰人謂我殺韓如愈我何爲不殺左懋第耶蓋懋第
亦曾專疏抨之也後又欲殺御史蔣拱辰以他途獲
免其凶悖如此

趙吉士曰殺如愈者總兵劉澤清也已得賊主名
矣曷爲而盜之盜之者絕之也爾時夜陵尚專制

於上而澤淸敢于殺欽差之內府科是蔑王官而
蔑王命于岦莽也盜之無道竟至此哉語云盜亦
有道澤淸更出其下矣

二續表忠記卷之八

二續表忠記

卷之八

浙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慮　宜槀輯

員外錢公傳

四明夙稱人文輿區。而家學相傳。遵奉傳註者。首推江東錢氏。葢自科舉之制興。經生皓首一編。幾不知八股外更有何書可讀。惟錢氏必先究心性理綱目語類諸書。後乃操觚課藝。故錢員外肅樂雖頻連窮海。而卒九死不回。忠孝固由天性。然亦得於學問者

居多。肅樂字希聲。號虞孫。鄞人。祖若賡。號鳳虞。隆慶辛未進士。父益忠。由歲貢司訓瑞安。錢氏宦不堪顯。至兩司輙止。而性皆剛執。恥媚要人。不屑以脂膏自潤。若賡知臨江府。不附江陵相。煆鍊御史劉臺獄。江陵怒甚。會其治盜稍嚴。目為酷吏。當奪官。又中以蜚語。神宗怒。坐辟。繫南昌獄者三十七年。少子敬忠。幼從獄中受經。至萬曆巳未。成進士。負冤狀言不敢明父之非酷。但酷吏之罪不至於死。泣長安道。嘔血盈斗。稱錢孝子。又二年。辛酉。天啓立。更草疏。白父冤。若

廢如出獄抵家甫十八日而卒時年八十癸益忠家
素貧肅樂侍其父讀書食淡攻苦恒盡宵溺補博士
弟子天啓丁丑時文氣日下大都捃摭子史僻語硬
舌棼牙一望茫廢肅樂獨依傳註爲深醇典雅之文
守其家學而不變然亦浮沉庠序間無識之者癸酉
學使黎元寬特取冠軍父亦第三名激賞時遜父前
列人以爲榮丙子丁丑聯捷出其問古篇行世於是
學者始知文章正脉而奉之如金科玉律焉初知太
倉州州故劇豪猾橫民擒治其魁百計求脫不得乃
兜鄉闈房師吳鍾巒爲解吳至肅樂束帶立堂皇延
入上座伏地云肅樂蔭此土爲朝廷守法不敢有私
老師之恩不可忘若其犯者州民咸切齒幸勿聽其
熒蔽吳握手大笑云我來正爲此人今足下執法如
山何恐以私害公乎卒正其罪署崑山崇明二縣剪
惡扶良令行禁止吏民愛而畏之尚書某家居其子
婪一僕縱恣其僕有言積薪焚殺之肅樂廉得其事
逋健隸捕治尚書匿子不出而丐上官及其鄉勢要
請囑百方堅不聽尚書衣青衣跪請閽門外求見又

不許乃送其他僕助惡者正法再請上官爲言迄出
其子囚服對簿痛懲之乃已州紳張溥張采主盟復
社裁量公卿肅樂未常依傍其門而臭味所投交口
頌之不置尤加意庠序凡經品題者必出頭地諸名
士仰其月旦不啻李膺張籍之於昌黎也歲大祲緩
徵恤民褫職以白衣視事民聞竭蹷爭輸課稍最遷
刑部副郎歸裝圖書數帙而已送者雨泣塞道不忍
別丁丙外艱乙酉閏六月寧郡已納款閣部與兵起
十一日紳衿士民咸會於城隍廟肅樂方患咯血羸
不勝衣力疾而至拊膺慟哭百姓感其誠擁至察院
署推肅樂建旗鼓肅樂亦不辭是日林殷鬻先生亦在城隍廟身與其事爲宜言之如此應募者雲集大帥王之仁亦自定海來有不
利其舉事者指爲庸妄書生肅樂漠然置之不與較
也於是畢纓從戎分汛瓜瀝江督監國擢少司馬嘗
是時諸豪帥擁兵者皆額徵各縣正課而餉兵則出
於募輸無專餉索餉於百姓旁見錯出彼營去而此
營又來富室有拷掠至死者又比歲大旱粟不登兵
以積饑解體肅樂上書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

職方孫公傳

姚江孫氏系出燭湖先生應時後歷傳至忠烈公燧繼撫江西死逆濠之難長子同知稱孫孝子季子陞仕至宗伯謚文恪孫鑨解元進士至冢宰謚清簡績曾元宗伯鋌南京少宗伯鑛太僕寺卿曾孫如游大學士謚文恭如法光祿寺卿如洵池州府知府各以名進士顯躋而起爾浙稱門閥談節義者咸首推姚江孫氏而嘉績則文恭之嫡孫號碩膚少倜儻負奇不樂以門蔭得官丁丑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戊寅冬

大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莫測其意嘉績曰此甚易知待後隊至南下耳可乘其未集擊之大司馬楊嗣昌曰渠已傾國來安得有後隊越三日蒙古兵果從青山口入即拔營南下於是以嘉績知兵調補職方時邊腹交警羽書旁午嘉績早登司馬堂贊畫機密夜宿署中凡章疏下部者皆手自題覆每夕篝燈至夜分草十數紙呈堂皆軍國大計才既敏練而性又剛果喜負荷大事不以瞻顧動心益為大司馬所倚毗已卯五月召對觀德殿問武庫軍器大司馬口吃不能對嘉績敷陳甚悉上喜賜綵緞二匹饌一盤嘉績跪謝食之盡再賜再食之捧緞而出庚辰分較南宮黃給事雲師林給事時對李給事如璧郭御史貞一來奉常集之稱海內名士咸出其門高奄起潛以世廕誚嘉績格弗予起潛怒會帝在觀德殿閱尺籍中起潛譖下嘉績刑部獄當是時上魁柄獨操恩威不測怒黃宮詹道周而折欲殺之庭杖入獄褫被藥裹一切屏絕嘉績撤已服用左右之甚謹稍間從而受易曰昔黃霸受經於夏侯勝朝聞夕死又何悔乎諸

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殿訊諸與道周往來者多詭詞自脫獨嘉績直陳無隱坐罪長繫清獄詔下司寇徐石麒出嘉績以戍贖甲申南京起僉事備兵九江甫東裝而金陵失守乙酉閏剃令下又聞除道為馳馬地民情惟擾嘉績泣曰余家世受國恩若捧一盂麥飯而伏節以死亦係臣子忠誠使必衡利害籌形勢謀出萬全而後圖之人笑文文山陳君實千古齒冷矣遂偕熊給事汝霖舉兵餘姚寧波義兵起應之監國至越擢嘉績兵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分汎龍王堂丙戌晉閣學總督軍務無如民困兵饑朝不謀夕一籌不能展也五月方國安兵潰諸營繼之嘉績不得已浮海至舟山寓蘆花嶴未幾疽發背卒時年四十有三閩中追謚文襄子延齡奉母歸姚江亦至海禁弛其孫訥痛念祖櫬未歸挈老蒼頭渡海緣舊塋而兵燹後草亡木卒茫無可覓慟哭返蛟關將具衣冠招魂以葬老蒼頭憶有施人共襄殮事今尚在水營然亦無從覓之與俱往也乃舟甫泊而其人猝至欣然同往徧索於荒煙宿莽中久乃得之甎石宛然啓攢扶櫬歸偕陳夫人合塋於馬鞍山祖墓之側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嘉績爲諸生應省試知其縣梁佳植夢嘉績坐上有狀元旗而嘉績當兒時屢夢狀元來與偕遊私喜自負謂先代自忠烈公後有解元會元而無狀元郎從曾祖亦榜眼耳應待已以具其數既而不驗及其孫訥往扶祖櫬見有張信墓在所殯傍信滄洲人明開國狀元及第後歸葬於此者蓋冥數已前定云

盧宜曰浙東世臣明推孫氏死孝死忠祖孫同志埋骨荒塚不沒蒿萊耿耿丹心天實相之

給諫熊公傳

蹇蹇孤忠播遷窮海而狐鼠悍弁遂制士大夫之死命讀書論世者過舜江弔熊給諫汝霖之故里不禁慨然三嘆也汝霖號雨殷餘姚人辛未進士初知福建同安縣負強項聲豪猾畏之入爲給事中時流寇大起邊關多故懷宗思破格用人冀得奇才異能以紓國難於是市井白徒紛紛集闕下咸扼腕言時事吏道用此益雜而究於國事無補汝霖疏言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又陳用將之失言今閫外無殺賊之兵由[illegible]馭兵之將誰同[illegible]至此從來選將之法必自偏裨以至副將歷任有功方授節鉞今則足未履行陣幕府已上首功人未諳長安姓名已登御覽胥史之徒投筆便提虎旅紈袴之子乳臭郎握兵符總皆與援得力莫非金錢有靈原未習戎行之情實何從奮敵愾之精神請悉去叙功御覽之名一切於武科行伍課其實績庶倖者無所邀勞者有所勸若大將之選得人更難方在偏裨猶思戮力一朝專閫便懈死綏蓋富貴已極不獨爲

重難捐抑且尾大不掉請自今副將有功者多註玉
府僉書時賜名對親擇才品俾以鎖鑰庶杜債帥之
門至近日舉用大帥雖曰會推其實中樞爲政文臣
保舉連坐武臣何獨不然請一如其法毋使倖免得
旨飭行因督上江連賦汝霖深恤民隱凡有見聞悉
以入告又疏糾督撫之不職者臚列其名以聞略曰
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江撫以側
轉臺員而蹴遷是爲循資抑爲採望陝撫以巡方小
臣而超推旣非軍功亦非久任試加詰問何說之辭

帝是其言下所司核議又言揆閣楊嗣昌未罪而爲
難之盧象昇未蒙恤推忠義之氣且嗣昌未罪而爲
嗣昌所引用誤嗣昌以誤軍國者正復不少總之近
來錮習事前以節鉞爲兒戲而濫及匪人臨事又以
失悞爲等閒而不加覈覈事後又以天功爲己力而
概施濫恩安望其捐生就死爲國家建功業哉京師
有警分守東直門名對抗言行間諸臣去敵數十里
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
其前如僕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士卒

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
將督師不能御將何名督師帝深然之山東解嚴巡
按疏奏淄川廢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曰爾等安
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聽像汗下如雨汝霖疏
駁之言山東州縣十破七八而獨效靈一淄川壯繆
正神而獨降夢一廢官此何爲者且其係逆案中人
前毀要典將淇爲侍講請閣力爭繼以痛哭士論棄
之豈神偏暱之乎爲此言者不過假神許之說逢姓
名於天聽爲異日燃灰地縣官從而和之已屬不經

[illegible]何異夢中說夢耶請[illegible]以
服其如見肺肝也又言禦外當以守爲戰治內當以
剿爲撫今皆反之其病總在不肯戰耳邊兵肯戰則
何至以八鎭之兵而盡逃潰於寧錦腹地肯戰則何
至以兩督之卒而再夬裂於項城夫在外原不宜輕
戰而兵將之畏戰更甚今各鎭盡歸單器十餘年繆
力之督師困守松杏而不聞救援之着無論兵力宜
措抑且國體謂何若禦寇自宜扼定一剿乃邇來兵
將不與賊避卽與賊通戰鬪中州之潰督臣裂尸焉

革而鎮將擁妓逍遙部議行謝之時又寬其死此開
進言者復爲閫帥逃將仰求寬典誰復爲皇上捐軀
一戰保此封疆臣謂劉冠一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
地方官主守行間主戰若行間不戰而徒責有司以
守即有張許無救睢陽之亡矣汝霖於朝廷舉動知
無不言言無不痛姜埰熊開元之下獄蔵山全椒之
去位皆侃侃廷諍又抗言廷臣皆以情面賄賂斷送
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請明著功令自
今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贓

[illegible]
言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寇而
薊州之破殺掠無多官軍繼之始無孑遺是兵專以
殺民爲事矣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其
毒我赤子哉此尤言之痛心者也帝惡其飲泣地下
語譏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疏言諸臣爭
誇定策罔恤同仇處堂未已乱爲鬪穴始之武與文
爭繼而文與文角殿廷之上無復人臣禮是猶盜起
入室奴且鬭庭主人俯首聽之天下事寧有濟哉又

言竊觀今日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
孜孜討究止應在兵餉戰守今乃耑在恩怨異同郎
一二人之用舍而始以勲臣繼以方鎮惟舌鋒筆鍔
是務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矣俄以疎薦率輔矣
又宣復廠衛而人心皇皇矣輔臣曰廣正直忠誠么
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結納出
於何途內外交通飛章告密端自此始可不嚴行究
詰用杜將來至廠衛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
倖利人人可爲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慘禍所不

[illegible]
招尤前事不遠後事之師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
逃誰死社稷官階換授盡是殃民先帝隆重武臣而
敵愾死綏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承先帝委任
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師徒爲寇藉先
帝倚寄內臣而小信小忠原無足取開門延盜且噪
傳聞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
遷宰執羅拜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即知今日之何
以得矣又言北都之變臣僚南來者確知魏藻德

為報名入朝之首梁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為從逆獻策之首其他纍纍若若者莫不稽首賊廷乞憐恐後獨有湯文瓊以閭閻布衣乃能抗志捐生爭光日月賊問其衣衿上二語以之責陳演即斬演於市是文瓊之節烈即賊猶重之倘不亟為表章何以慰忠魂厲臣節又何以愧舉朝之事二姓者得旨贈中書祀之旌忠祠八月轉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鋮汝霖力言不可及大鋮起佐兵部汝霖又言大鋮既以知兵用自應置諸有用之地若止悠遊司馬樞

輔已饒為之何須增此一席不聽踰月以承使監臨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官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卿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蹊徑叢出謠詠繁與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一官外遷輙訾當事為可殺置國郵於罔聞逞私圖而得志肝衡時務可勝痛哭當是時晝垣外轉者方詬詈冢宰會有同官郊餞席上郵抄傳到展讀一字一擊節至一官外遷二語忽中斷相對默然汝霖歷歷兩朝所上諸疏無慮百十餘理正

詞嚴咸繫安危機鍵四方競傳之監國兵起晉右僉都御史將江上諸營星羅棊布大將若王之仁方國安皆頓兵株守脆腝不前獨汝霖號敢戰所部皆弱卒戰艘挫衂而氣益銳常身提孤旅從小亹渡札橋司先進無如諸帥觀望中流無鼓勇從之者遂獨抵海寧而退其入海寧也召集士民激以忠義聲與淚併衆莫不感動拜轅門受約束者以萬計乃別營伍分汛地命進士俞元良至偏指揮姜國臣主兵與定要約而返義聲所布多為響應朝論推之尋進兵部

右侍郎督師如故丙戌拜兵部尚書五月諸軍以食盡而潰汝霖從監國泛海至閩時諸務皆決於鄭彩汝霖雖晉閣學具官而已彩與總兵周瑞交惡汝霖惡彩暴橫槩擬恆右瑞彩積恨汝霖彩又以爭商舶事與鄭遵謙相仇不解汝霖自閩安鎮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汝霖家奴角口元夕張鄭兩家同鄉相餞邀茂即以合謀告彩汝霖遂為彩所害暨幼子俱投海中

盧宜日狂濤巨浪中正鯨鯢得志之所公一書生耳欲以筆舌犄之其能揣尾相向否耶雖報國

之心九死不悔而有魄不返有魂無依惟有皇天后土共鑒其心而已矣

御史沈公傳 附從兄啟祥

宋之亡也張統制世傑以颶風死有明之季沈御史宸荃亦死於颶一似海若波臣偏與為難者此弔古之士所以痛天高之難問也宸荃號彤菴慈谿人庚辰進士壬午授行人分校北闈奉使南歸迂道過漳州受業於黃道周道周門墻高峻慎許可又以廷諍楊嗣昌陳新甲奪情下詔獄拜杖遣戍歸而講學於大滌山為羣小所側目與禍者馳而遠之宸荃獨執弟子禮甚謹道周亦相得甚懽南都既建以大行候考選時馬阮竊柄同邑有奄黨因宸荃負物望要致之宸荃掉臂不顧又遣所親喻意曰馬相君方延攬英豪能微服投一門生刺清華可立致宸荃正色拒之曰某以微服見恐累相君且始出倖進相君亦安用此齷齪人卒不往已而赴考冢宰徐石麒總憲劉宗周皆稔其才品擢御史抗疏陳時政言數月以來強敵之情形日變臣工之泄沓如常醜正黨邪喜訐惡直幾不知疆圉孔棘宗社阽危且麥飯不得灑山陵何以錦衣玉食土宇不得復舊貫何以廣廈深宮

今日西北風塵尚有東南託足倘若東南烽火更從何處爲家因以節儉之說進不省先是命以長至日郊天詳改來歲正月天地合祀後又改明年長至宸荃以爲不敬疏論之語侵執政貴陽滋不悅又痛糾舊輔舊督撫之降賊者當寘極典蔡小腴恨六月外轉蘇松兵道未幾金陵破歸里同慈谿令王玉藻圖恢復分汛瓜避江進僉都御史江下不守航海至滃洲護監國人閩戊子晉閣學兼兵部尚書已丑監國駐止滃洲辛卯八月

大兵征海當是時張名振已殺黃斌卿王朝先并其軍獨擅滃洲張督爲石浦叅將自負習熟形勢且云蛟門天險誰能飛渡吾以逸待勞坐而覆之在掌握間爾以此漫不設備詎意樓船向滃洲日天忽大霧咫尺莫辨及岸始覺須臾棄軍而遁宸荃亦隨監國揚帆去閣部張肯堂吳鍾巒李向中侍郎朱永佑吏科董志寧俱死之都督張名揚劉世勲背城血戰力竭死壬辰正月奉監國仍居厦門宸荃父尚器故里作思親詩見者咸爲墮淚臣素伉俠遇軍機得失皆

直言毋所瞻徇與名振滋不協滃洲敗後每咎名振玩愒致播遷遂大與之忤艤舟南日山一夜颶風發不知所向或云名振乘風覆之得年三十七從兄履祥丁丑進士爲侯官令拜御史亦以不薙髮抗節死

虞[illegible]寅曰公之死於張名振也與鄭彩沉熊[illegible]部汝霖[illegible]夫書[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illegible]幷明哲所宵然其志節則可哀矣公爾髮皆無于人尤惜之

僉都馮公傳

有明崇禎之季以五經登會榜者於癸未科又得馮元颷云元颷字弨仙浙江慈谿人長兄元颺字胥仙次日元颺字鄴仙同登天啓壬戌榜號爲新豔之文樹風氣標準一時習制舉者共趨之號爲大馮君小馮君名荘噪蔣奄禍方烈附奄者咸與東林爲仇而元颷兄弟獨守其摧坊力爲維持調護以此士論益歸之元颷常官行太僕於南京適以疾在告有要人過其門剌入方去巾幘科頭卧榻上語聲不屬執手避嫌勸曰不幸有犬馬疾詎門藉已久惟公乃元颷所渴仰不敢不力疾一望顏色耳要人以元颷之獨厚於己也銘謝而去轉蘇松道値錢謙益蔡懋德被常熟縣奸胥張漢儒所訐下元颷按問元颷左右兩人獄上擬嚴譴而元颷名益噪積官至都御史巡撫天津元颷亦由省垣歷陞至大司馬矣先是逆奄旣敗其旁門支黨亦式微不振惟東林隱隱蟠結聲氣潛通惮帝英察不敢顯闢門戶然元颷兄弟實爲內外所倚眦其譜牒門舊遍布四方元颷尤好延攬樂

爲人所緩急每際計偕主司與分考見所取士來謁必詢其於兩馮先生有淵源否如答以無則必曰此當代正人君子也何可不受其教誨耶瀕行必以六緘付榜首或房首令其率之投謁到京緘入必見見必傾倒次日必報簡隨必專席相款贈卷費榜發已揵者姑後之若下第諸君必卽日造其寓慰勞有加越數日又必款敘問行止若何或云將往某處求某官竿牘無不應者又計其道里之遠近行縫之多寡而捐橐中金以賻之輙與幹僕耳語授意而去小傒親柬帖筆硯各侍於旁稍遲顧小傒卽以柬進就聲上作案親自作書甫畢幹僕取贈金者已至卽舉書與金付客不須再叩其門也其書不過三數語若寥寥不屬意者客至地方書甫入無不倒屣相延解橐潤行色以此益爲人所趨赴而元颷之結納一如其弟常有一隣邑生壬午新中式春闈下第買舟南旋已至楊柳青地方踰津門且三十里矣岸上一騎疾馳而前詢得之先進一緘邀其赴署辭以有同舟者不能待騎於懷中又取一緘并進二十四金而去生

固微服而過者不知何以爲元颮所覺固服其好士之誠亦駭其耳目之周如此癸未春元颮赴公車寓仲兄邸時懷宗焦勞求治日旻不遑而性頗猜察桓慮中朝官帷賄是圖不以國事爲急更慮本兵爲債帥之窟穴鑽刺者多命中官託其親屬持數千金私叩元颮宅求遌闗大帥閽者閧於元颮元颮叱退之亦不以爲意未常聞於其兄也次早元颮入朝帝驟語之曰汝家好一三相公而不竟其說元颮驚懼失俛朝退有所審中官語以故且曰汝家果有一三相[illegible]元颮歸審詢得之乃知前之求大帥者卽帝所遣以嘗元颮者也由是三相公之名又幾與大馮君小馮君埒而帝之信元颮者益深癸未二月元颮亦以五經中進士元颮知時事不可爲堅以病告帝初不許請之再四遣大醫驗視云病已篤乃聽其去而以張縉彥代之元颮南歸發病於西湖之蔣甲申京師破元颮亦浮海歸浙兄弟相對慟哭一月之內皆以病坐論者謂元颮兄弟一爲津撫一爲本兵受朝廷心膂重寄使其兄弟協謀以紓國難未必無濟而

一則揚帆竟去一則謝病遠引不可謂無負於知遇顧兄弟並居要地而不營私殖貨身死之日嚢篋蕭然其子孫皆以耕讀自給求之當日亦不可多得者矣北京旣陷南都隨失元颮幾力江干授僉都御史旋卒於海上

盧宜曰爾馮先生以友生爲性命迄今猶有遺其梗槩而咨嗟嘆息者此古人所以買絲繡平原也留仙先生蒐罥積未詳而始歸都余以見[illegible]後則蹈海以見節豈僅以五經表異者耶

永嘉雙忠合傳

大兵下溫州故太僕寺少卿王瑞旃永嘉學生員葉尚高皆以不薙新令死之瑞旃字聖木天啓五年遺士初理姑蘇民俗輕剽務化以寬大治獄多所平反不稱上官意謫官去思陵時有薦登啓事者復理河間其治一如姑蘇民多德之擢工部轉兵曹備兵荊襄當江漢之衝調刱兵民不辭死瘁以丁艱去所居雖無赫赫名而地方寧謐咸作去後思及獻忠之叛於穀城也留書於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由總理熊文燦遷延使然具條列諸生官名氏而開罪取賄之日月多寡於其下且曰不受獻忠錢者惟襄陽道王瑞旃一人而已聞者媿之閩中授僕少順治丙戌全浙歸命不得赴閩乃遁跡山中東甌處浙東偏際大海民朴縉紳寥寥瑞旃爲一郡眉目新郡守趣其入城薙髮不屈遂自經作絕命詞累數百言末曰故君消息杳不可知竄入深山寄形樵牧離魂不招鬼物爲伍跼天蹐地覺兩大之難容裂檢敗名雖百世其何補詞甚悽楚遺命不用浮屠法不受吊莫聞者哀之瑞旃故與尚高善尚高才雋超邁猶假仰諸生中而忼慨好義跬步必以古道爲期常曰士必臨大節而不可奪乃爲有用之文章當

大兵渡江悲咽欲絕聞瑞旃死益徉狂或歌或哭行市中有郡佐見其袖大軸之尚高笑曰我能詩可試以驢罪乎許之長吟曰北風大袖納乘涼忺亂溫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郡佐笑而釋之丁亥二月上丁尚高持勺水採芹爲文祭於大成殿畧曰嗚呼宗祊猶在兮恨離離之彼黍嗚呼髮膚致毀兮悲蓼蓼之匪我嗚呼祼將堂上兮何莫非先朝之彥嗚呼奔走廡下兮又誰非聖人之徒嗚呼藐藐余躬兮自分爲能識君臣之螻蟻嗚呼悠悠我思兮寧復作不知春秋之蟪蛄哀號屢廩爲人所傳誦未幾竟以不薙髮死閱其家得遺文三十卷

盧郎宜日厭郡江心寺孤忠遺廟存朋甫難爲卓
竹敬亦禾泉人爲成趣所殺後稱守衛承芳蹇
蒯於既江之孤與致身纍楸睠綠諸皆載其始末
其許捐軀狥蒋難抗志肯誰倫逢遜三百載王公
步芳塵髮膚歸父母生死見君臣更有吾生能慕
毅霜根不冷寄精魂魂來兮江聲吼風馬雲車不
逐波濤走魂去兮烟波寂碧漢月歸潮影白弔古
空帽賦楚些嶙青午夜沉雲黑信國有靈應嘆息

文信公亦有祠在孤嶼其[illegible]董祠有明三百載

來養士之報今爲烈

鄞縣趙秀才傳

傳曰食焉不避其難義之正也草莽之士身未綰半通祿未沾五斗值變起倉卒時而感憤激發視死如歸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耶若鄞縣之趙秀才景麟洵爲宮墻生色者景麟字天生誠心篤行然諾不欺食貧惟讀書樂道歌聲出金石視里中封殖者蓬之若浼也丙戌六月錢江不守景麟忽謂其家人曰吾生平無不了事惟貸其友金未楚彼雖稔我困乏不責我僨落落泉路獨不內愧於心耶家人聞其言不倫

疑之生委曲痠處如數持金還友人友人亦不知其欲死也念其貧堅卻不受生堅致之而歸即服諸生冠服哭辭文廟候歷試草自沉於江江流湍急救之莫及次早浮起桃花渡灘畔衣冠如故氣已絕而目睛尚轉塗人駭愕生素闇修足不踰戶閾羣聚縱觀無有識其姓名者會友人過其地視而泣曰此吾里中趙秀才天生也因述其還金事人益異之亟往報其家畀之歸袖中纍纍出之則歷試草也家人始悟前語又有見其冠服哭文廟者始知其以義死是晛

續景麟目乃瞑

盧宜曰吳門許玉重琰山陰王玄趾鍼砭者皆以諸生殉國難乃許處通都而立祠賜額王爲名士而樹碑表閭人競傳之惟天生潛修獨行不求人知人亦遂無知之者豈非庠序中之奇男子耶以視許王二生又何歉焉

清江楊公傳

（附盧聯輝熊義友彭士望蔡騎陳烈義僕楊學）

明崇禎時有三翰林上虞倪元璐漳海黃道周清江楊廷麟皆負文章重名而謇謇諤諤屢於上前爭天下大計倪忤逆瑺黃楊與烏程不合又同論武陵奪嚴譴卒徇節以終於是而知君子之取義成仁其趣無不同也廷麟字伯祥別號機部幼穎悟軼倫書無所不讀讀再過終身不遺一字崇禎戊辰貢入南雍庚午出黃端伯門辛未房考倪元璐以第一入薦宜興置第二入翰林宸脊甚游營誦唐人句當軒半落天河水遶徑全低明月枝帝因其宗以賜靈與同館黃道周厚詞林故事三科以上者爲先達不宥輕折輩行與後進講鈞禮道周獨破成格晨夕過廷麟寓同飽粗糲以學行相砥廷麟旋冊封蜀藩辭王餽歸裝圖書數卷而已流寇漸起廷麟慨然有澄清志屢陳時政戊寅二月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何者得人廷麟言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乃溫體仁王應熊所薦今二臣皆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帝爲動色楊

嗣昌奪情莞樞柄廷麟首具糾疏復於經筵論之大拂上意嗣昌武陵人與父鶴先後舉進士鶴撫鄖不附逆璫放爲民嗣昌以戶部郎亦引疾歸人多稱之璫敗鶴起督三邊嗣昌巡撫永平父子咸秉節鉞而流寇已大起鶴不能討專意主撫不效上怒置於理未幾上以京朝官多闒緩未嘗習金革不足殄賊察督撫中惟嗣昌得時譽堪任使方以艱歸卽家起本兵旋入閣辦事時張獻忠再叛惧於熊文燦之主撫嗣昌念常力薦文燦恐言者指摘上怒且及已不得已自請督師主亦冀其成功拟紓國難且杜廷臣之口而卒致喪敗言雖險於後然是時帝嚮嗣昌專閫廷麟言勿善也嗣昌見疏大恚思有以困之詭言廷麟知兵可用帝卽名見以編脩改職方主事贊盧象昇軍盧與廷麟深相得投契如兄弟賈莊之役廷麟往眞定轉餉濟師而盧以陷陣死廷麟馳還多方購其屍爲親洗頸血與棺候命嗣昌聞報急問偵卒楊陸凱死未卒以奉差在外對嗣昌不懌者久之部議阿嗣昌意請廷麟戰敗而擬將坐以軍法廷麟出原文赴部按驗日月在事先乃得薄罰調外回籍需次江撫解學龍以薦黃道周觸帝怒逮至京廷杖下獄太學生涂仲吉疏救杖之百究主使連及廷麟有詔逮治廷麟慨然就道刑科沈循培疏言黃道周一案俱蒙寬貸發落而楊廷麟尚奉提解無論人各有本末不得槩指爲朋黨亦無論事隔數千里未可强扭於局中今首犯業已投荒拘牽向誰對質所謂赦過先矜無辜者此也戶科左懋第亦代爲繫獄諸臣申請得旨聽首輔及法司從公淸理時宜興再相爲首輔蒙殊寵方奉旨淸獄以微言解免宜興故廷麟辛未座主也頗知重廷麟欲援引還故官屬所知諭意廷麟曰被罪而入乃遂得官縱上不我鄙天下其謂我何世有肆筵召客而束縛以來者乎一夕出春明朝士聞其去咸嘆息廷麟既落職歸里講學明宗書院十六年復起職方主事未赴甲申移居省城五月聞國變與同官吉水劉同升及省中諸紳哭臨澹臺祠下南都用御史祁彪佳薦陞左庶子辭不就而姜輔曰廣乃廷麟庚午主司初不附策立議爲同官馬

士英所持或以蜚語中廷麟留連省會名集健兒留
爲不軌以日廣爲內應語絕狂誕禍洶洶不測南都
旋失廷麟枯槁行吟神形俱瘁每書手札自署兼山
蓋兼文謝二公以自況也江右郡邑皆已輸款廷麟
將入閩過贛萬元吉獨支嚴城遂留贛共治軍事閩
中晉閣學兼兵部尚書戊子四月六日
大兵臨贛圍守半載外援絕城中乏食將卒皆饑困
不任鬬十月四日城陷廷麟戎服躍入清水塘塘內
積屍將滿因奮擠壓屍間處水漸深展轉數刻而死
同殉者叅議盧兆熊閻家皆沉於池大司馬郭維經
入嵯峨寺自焚廷麟弟廷鴻兵科萬發祥進士符遡
中翰令林全春等（餘另有傳）廷麟歿後有獻佩刀於豫將
賈熊者刀鐔及室皆黃金飾賈曰此非常人刀也親
馳往視識者知爲楊閣部賈曰忠臣固無彼此乃召
畫工寫其像趣匠以四門扇爲棺瘞之西門外楊秀
亭右百步康大靈王廟側粵中贈新淦伯少傳謚文
正長子瑓先卒次子璘僅七歲義僕楊學維城出之
負奔數百里寄其門人彭錕家庚寅寧都破錕狥難

璘爲兵掠友人彭士望傾資贖之後歸臨江故里娶
妻生二子璘沒二子並殤廷麟遂乏嗣王望號躬菴
亦知名士具古道者叅將陳烈勇敢善戰其弟在
大兵營內人多疑之乃數力戰卻敵明無異志及是
被執弟勸之降不從見顏人被掠在旁者語之曰今
日方知我無貳心也遂被殺

[illegible]日文[illegible]僉[illegible]非倪[illegible]南公門忠孝周由
人日[illegible]文[illegible]有貝味之投那君公之忠烈又不
[illegible]文章若矣

銓部龔公傳

西江南昌龔氏由科甲起家已歷八世至癸未進士棻能以死殉國云棻字建木至性孝友沉毅有遠略天啓甲子舉鄉試與同榜萬元吉年最少皆意氣嶄嶄期任天下事臭味甚投元吉聯捷去棻獨偃仰公車至癸未乃成進士謁選南都時元吉以職方郎擢太僕少卿與督師史可法治兵維揚而逆黨阮大鋮驟起至兵部尚書與輔臣馬士英比濁亂朝紀元吉常戟手客前詈大鋮爲奴大鋮啣之刺骨并佷輔臣

婁曰廣暨宗室任垣申者飛变醜詆將興大獄棻心竊憂之揣士英庸鄙易與而大鋮包藏禍心不可測且謀入政府士英意欲援之而遲回未决棻乘間語士英所親厚客曰相君何愛司馬之篤也司馬爲人何如者若引入綸扉虎而附之翼爲勢必噬人竊恐兩雄不並立相君亦曾慮及此乎且相君於東林諸公舊少嫌隙何盡力代爲驅除而反府怨於身乎客語士英士英果大疑尼之大鋮遂憾士英互相猜阻以故其交漸離而彝亦稍戢諸公得免於難棻實與有力焉特以其事秘人鮮知之者乙酉春選授廣州府推官甫及粵而南都陷閩中擢銓曹郎未及去粵也已而

大兵逼贛州元吉與楊廷麟嬰城固守棻練水師赴援舟爲火燬痛憤入贛外援絕城且陷元吉語棻曰公無城守責徒死何益當出爲後圖棻唯唯無去志丙戌十月初四攻益急元吉復促之棻怫然應曰行矣遂與二僕出僕遙見騎來拉棻避叢棘中棻厲聲嫚罵忽上流有小舟漂近岸棻亟登之僕喜放棹甫

發許躍身入水倏忽不見僕號哭登岸城已陷將往報元吉至江滸見僕號曰汝主安在曰死於水矣元吉慨然曰此城吾塚也龔公非其任且致死吾去將安之敢愛一死以謝此城百姓遂赴水死當棻詣廣州任時知大勢已不支誓以身許國語其子孟明曰若漸長寧俟吾訓父有父事子有子事不相及也遂行

屠孝義曰馬阮之交外合而内離非公啓其關鑰則清流之禍伊於胡底談言微中所全者大矣

南海陳公傳　附蘇觀生麥而炫

粵東僻處海隅至有明而風氣日上如陳白沙之理學海剛峯之鯁直丘瓊山之博洽梁厚齋之端亮皆彪彪炳炳垂名國史最後而得慷慨蹈義之陳文忠子壯號秋濤南海人由探花授編修陳爲粵東望族曾祖紹儒南司空祖弘業孝廉縣令父熙昌長吏垣歷常少科第蟬聯至子壯凡四世子壯英年貴介而造次必於儒者賦性嚴重貝蠅附羶逐者疾之若仇天啟甲子典浙試時逆璫竊魁柄諂滿爲首輔漫無匡救子壯以吾未見剛者命題諷之又論獄漸興忠良罹鉗網者纍纍蓋題以君視臣如手足寄慨璫械之摘試錄語觸旨與其父同削籍至丁卯王司以巍巍乎獻諛益思子壯之鯁介云崇禎初進禮部侍郎烏程柄國盛稱上神聖臣子但當將順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勛戚之獄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非善則歸君之義也大拂烏程意流寇犯皇陵上素服名對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必

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因條上鬮祖清獄使過宥罪等十二事帝納之時帝優禮宗藩諸王遂紛紛奏許地方各官皆奉旨逮治子壯慮宗藩勢重有司不能舉職抗疏論救言周藩以郡王被辱入告而按臣盧紀學臣胡獬提問矣唐藩以申飭禮節上請而知州孫澤盛知縣艾毓初提問矣繼以畢辱王官參錯文移入告而知府陳振豪推官吳甲鈐又被提矣但宗藩典制方奉俞旨尚未頒布諸臣得罪在先且周藩所奏二臣視事方新情罪似可矜原而唐藩所奏典禮廢墜不知始於何年亦非一朝一夕之故懇請寬容庶藩體官方兩全不失不聽乙亥上援祖訓又欲以天潢換授守令尚書李康先甫罷子壯署禮部事力陳五不可謂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且民生憔悴或恃勢恣雎臺使藩臬不敢問反重其困唐王貽書徒復相駁難子壯持之益堅忤旨下獄豪宰[illegible][illegible]戶科[illegible]朗鷹工科郭九鼎御史徐之垣葉初春各具專疏吏科顏繼祖等卿寺李日宣等又具公疏請釋子壯俱不允久之遣戍而歸釋而授官者多不法酒

姓苦之其言益驗十五年廷臣交薦起故官協理詹
事府未上京師陷退歸原籍金陵晉秩宗見朝政糾
紛不赴南都亦隨陷桂王常瀛避難梧州子壯謂王
神宗子宜立與總督丁魁楚集衆議之會唐王聿鍵
已立於閩衆議湯來賀曰閩已有君粤復立一君不
同室操戈耶議遂寢閩中旣立遺老咸列端揆獨不
及子壯以前在秩宗時禁錮高墻夙憾也隆武歿弟
聿𨮁同蘇觀生浮海至羊城舊閣臣何吾騶布政顧
元鏡立之改號紹武時廣督丁魁楚粤西巡撫瞿式
耜業奉桂世子由榔於端溪改號永曆矣唐桂相持
未下而李成棟已破廣州紹武被獲自縊蘇觀生死
之吾騶元鏡皆降丁亥春張家玉陳邦彥及新會縣
王興潮陽縣賴其肖先後舉兵子壯時在九江村念
四世科第受國恩厚欲圖恢復而太夫人居五羊城
恐先陷母爲不孝隱忍久之將太夫人出以某年某
月起與邦彥約共攻廣州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曅及
子壯妹壻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謀內應子壯
大喜先二日以水軍薄城其所謀者爲城中捕獲事
洩可觀等皆被殺子壯駐軍五年驛戰敗走還九江
長子上庸陣沒會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縣迎子壯
至其軍而以前主事朱實蓮攝縣事九月大敗於白
鵞潭嬰城固守成棟發大礮破其城實蓮戰死子壯
而炫俱被執至廣州受極刑而死子壯母亦自縊而
炫字章闇高明人崇禎四年進士歷上海安肅知縣
閩中爲御史至是與子壯同日死實蓮字子潔南海
人舉於鄉歷德清知縣刑部主事家居佐子壯舉兵
遂同殉難後贈子壯番禺侯謚文忠

[illegible]從[illegible]日[illegible]讀之推[illegible]爲五世相韓故而公之
倡義也亦以四代受國恩然而星隕崖山天意不
佑忠臣義士延圖脉於懸絲要亦自盡其心而已
矣

常熟瞿公江陵張公合傳 附金給事堡楊義士父

常熟瞿文懿景淳有嫡孫式耜江陵張相國居正有曾孫同敞皆於粤西死國難云式耜號稼軒萬曆丙辰進士景淳旣以文章氣節垂名國史子汝說督學少參汝説生式耜三世並登甲科爲江南右族式耜初令永豐調繁江陵合邑攀留仍復原任崇禎元年擢吏科給事中首參大學士某爲宗伯時請罪樞父母祭葬奏中有在天之靈四字久已誦傳海內又見邸報河南按臣鮑奇謨一疏忽叅守正不阿之旨殊駭聽聞及爲臺臣甯光先所叅駁皇上查票擬何以乃自認識見不明希冀掩飾罪將焉諉至於楊某在翰林在禮部三疏媚奄今忽有直陳要典一疏夫某即要典之副總裁也乃蒙面轉身又欲自附於議毀之公論小人屢易其頭面君子如見其肺肝矣疏上直聲大振再疏言神廟初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綜核精明一時廊廟邊疆皆有強固之氣則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談相才者至今猶思之邇來相業大都主調停之說模稜兩可絕無主持諸司何以奉行綱目何由張舉臣謂今日當先論相骨論相才而後及相度輔臣而外首急銓臣次急憲臣幸加之意又言年來賢奸倒置各執已見不肯去亥以歸平如張差一案主風顛者雖仰成慈孝之深衷主挺擊者未始非保愛東宮之至意乃慈寧名見劉光復以半吐半吞之詞觸怒幽囚今旣追錄而保護東宮之王之寀無望贈卹至今蒙塟城外遺骨不能還鄉不平者一紅丸一案主弒逆者固屬偏見然先帝已當委頓豈臣子嘗試之日崔文升李可灼不加顯戮足矣乃優旨放歸洋洋畫錦於茨慝防奸孫愼行尚推敲啓事而么麼可灼先登薦册與廢棄諸賢並列何以服天下之心不平者二移宮一案楊左一時激烈或過然擁護先帝未始非杜漸防微之意今必欲以爲漣罪幸漣有擊璫二十四大罪之疏不能抹其除奸大功耳果如諸臣之偏見且與王之寀孫愼行一同沉抑矣不平者三封疆爲重失事者罪無所逃矣乃熊廷弼梟斬西市且傳首九邊而三路喪師之楊鎬擅離汛地之王化貞竟逍遙禱堂湛

且以化貞爲牘何以服延弼之心又何以服邊臣失事之禁人皆知延弼以門戶殺非以封疆殺而冤無人敢訟言之者此公道所以至今未白也不平者四楊左與王安聲息相通誠不知其有無然其意無非羽翼先帝於神祖升遐之日非如崔呈秀黨附忠賢爲不軌之謀也今乃動以楊王崔魏爲對案不平者五造意主謀之魏廣微罔寵逐殿之顧秉謙死不僇尸生不從奪竊恩綸而蔭翌世擁富貴以樂餘年不平者六同爲首被慘殺之忠臣乃楊左魏先後遘鄖六臣何以偏遺其半同爲建祠奪情之逆黨乃李養德潘汝禎等同罹削奪而朱童蒙何以獨寬橫被削奪之盧化鰲李若星等尚聽其浮沉而神祖朝顯被恭處之湯賓尹反爲之推轂王紀宜諡而不諡方從哲有何功德而亟與之諡此皆屬未平者也又申雪楊魏周三君子云特表忠中之忠清中之清苦中之苦畧言楊漣之初任臣鄉常熟也鐵面冰稜吏胥不敢仰視而愛民如子卽嬰兒婦女咸得自盡其情被逮之日自湖南至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

一日肩輿未嘗一日騎馬比入都門小民有嘆息楊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於此詰朝而嘆息之人已斃命於厰衛誰敢私語稱其冤枉漣死於滸署遲四日方始奏聞比領屍骸手指腫爛欲斷足之連於脛者絲毫耳迨下令追贓傾斜數椽所值幾何老母棲於城樓諸孫乞食以養地方官因欽贓限迫無可柰何知府李行志手書募疏知縣夏之令設櫃四門遠近四民爭來投助應山非富饒之地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輸則萬民之痛心刺骨誠何如也大中爲孝廉幾及十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由成進士以至諫垣猶賃屋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縉紳凜然畏如嚴師而獨於閭里小民休戚相關事事爲民造福被逮之日微臣與南京某王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黄童白叟無不皆然又覽追贓之疏見里民代完銀若下士大夫代完銀若干當逆熘燻天耳目佈滿之目使大中不負賢豈能感名士民代爲完贓此時有司豈敢捏詞入告大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

不變反慰櫻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
櫻捐俸百金託詞臣鄭鄤轉致大中堅不肯受曰譬
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偶動一念便屬失節貿華
而皖不敢易也嗚呼櫻固賢者大中尤不易矣至在
鎮撫受酷刑未死獄中以藁蓆捲其肢體倒豎於地
如是三日敬而視之大中目睛尚猶骰轉死後逆奄
猶令獄卒燬毀其屍故大中骸骨竟不得完全入殮
長子學洢扶柩歸里號慟殞命于孝臣忠萃於一門
矣順昌賦性清嚴疾惡如仇及爲吏部請告歸里止

肩輿詣衙李實攜而邑里居職臣亦過訪緹騎然
如老衲寒僧及大中被逮過閶門順昌以太史必死
親訪其舟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字大中之孫奄御
之最毒假李實空印僞疏一併見逮順昌平日居鄉
最得民心與大中等所以頃刻間士民數萬號冤擊
死官旂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爾等已殺官旂今
猶未散必且致我滅族民方解去雖云小民無知而
順昌之生平亦可概見矣此三臣老其淸風亮節無
愧於高攀龍繆元標而死之奇慘過之死之奇慘前

後諸臣多有相同而淸之至徹忠之至純苦之至極
三臣尤覺振衣千仞楊漣已蒙謚廕祭葬而二臣未
有謚祠臣以如漣等三臣方之前代乃李膺楊震之
流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比伏祈一體施恩俾三
臣生前爲第一淸忠之臣死後亦邀第一褒卹之典
其後二臣並邀特謚皆式耜疏有以發之也又極論
館選奔競之弊再言附璫者宜有區分請盡發紅本
定其情罪輕重帝亦採納式耜侃侃建白多當帝意
然搏擊權貴無所瞻狥大臣胥畏其口班行倚以爲

重焉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欲預而同官周
延儒方以言事蒙眷涎慮兩人並推則必見絀謀沮
之式耜乃其同里又門人也亟言於當事置延儒不
推而列謙益第二疏入帝見所推無延儒名且疑諸
臣有私心不悅溫體仁夙與東林爲難謙益爲東林
翹楚尤其所忌又前以爭枚卜佐不解遂盡發其隱
謙益奪官閒住式耜坐貶謫五年又以薦胡平表狥
私再貶二秩遂廢於家十年常熟奸民張漢儒大猾
也有夙怨於式耜并及謙益值閣訟後溫錢互相齮

戲漢儒迎其機合同邑不逞子陳履謙王藩告錢居
鄉不法事併及式耜體仁票嚴旨逮問謙益故作太
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安門下不平其事從東廠盡
發三人奸狀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枷死長安右
門外逆兩人就獄體仁已去位得少解謙益坐削籍
而式耜得贖徒甲申八月金陵起應天府丞十二月
擢僉都代方震孺巡撫廣西乙酉甫抵梧州聞南京
變靖江王亨嘉僭號遣使來名式耜不應亨嘉提兵
親至梧州刼之登舟竟返桂林幽之邸第而亨嘉爲
廣督丁魁楚所攻勢蹙乃釋式耜令復從式耜潛通
叛將陳國威中軍焦璉共執亨嘉閩中名式耜加兵
部尚書協理戎政式耜不赴退居廣東明年九月汀
州又變乃同廣督丁魁楚立桂藩改元永曆晉閣學
時草昧經綸軍需甲仗皆取辦於式耜孤身締造拮
据萬狀未幾粵東又立唐藩弟聿鐭改元紹武強敵
在前兩粵不能同心捍禦而先同室鬬很自樹之敵
勢益不支及紹武自縊式耜率兵返峽口以遏要衝
而北奄王坤者最狡惡崇禎初用事至八年巳發覺

淨軍於更鼓房打更入威快之令復從閫中衆隸司
禮筆尊永曆以內批進退百官式耜言斜封墨勅不
可爲訓吏科劉森劾坤帝怒逐之御史董琳劾總憲
周光夏越序題差得旨杖琳皆以式耜救得免丁亥
三月定都桂林時湖廣武岡及長衡寶永尚未破王
坤又勸帝蹕楚式耜言三年內三四播遷兵民孤疑
跼蹐楚不可遽徃粵不可輕棄不聽留式耜守桂林
已而平樂破桂林被圍城中震恐適總兵焦璉自全
州來璉得桂人心式耜素以國士遇之故得璉死力
城獲全敘保桂功封臨桂伯式耜辭不受[illegible]
日促永曆乃移德慶抵梧州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
等於獄令錦衣拷訊式耜在桂林七疏爭之不能得
貽書司禮夏國祥曰上乃有此過舉殊非老臣爲祖
宗犧載之初意於是程源吳貞毓等譁然謂式耜謀
廢立矣既聞何總督騰蛟被獲於湘潭哭之慟曰君
去矣安所留吾吾惟畢吾留守而已庚寅
大兵薄全州破嚴關諸軍潰散總兵戚良勳操兩騎
至邀式耜速出爲後圖式耜曰我去不過多活數日

人誰無死但須死得明白耳揮之去總督張同敞式
耜門下生也號別山曾祖居正歿後明神宗籍其產
削諸子官階長子敬脩由進士官禮部主事以追贓
逮自經於獄崇禎念居正能尊主庇民抑豪強課名
實有功於國而楚紳羅喩義等羣又頌其寃乃優詔
卹錄授同敞中書舍人復其祖敬修原職同敞負文
武才援筆數千言立就夙敦志節崇禎十五年奉勅
慰問湖廣諸王府因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
守走謁閩中再使湖南聞汀州變往依何騰蛟向執

贊於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總督諸路
軍務同敞知兵饒膽略毎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
戰敗而奔獨能殿後爲軍中所倚毗迨嚴關破諸將
盡出走同敞自全州奔回闗桂林城內虛無人止留
守式耜在同敞至隔岸倉卒無從覓舟楫泅水過江
直入語式耜曰事急矣將若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
有封疆今既失之身將焉往子無城守責可留此身
以圖興復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顧不許同
敞共死乎君恩師義無所逃也呼酒痛飲囘顧左右

惟一老兵不去式耜命名中軍徐高以勅書印劍付
之令繳行在張燈相向至天明有數騎挾弓矢將執
二人去式耜曰吾兩人坐待一夕矣不須執我偕行
見孔帥諭令剃髮不可曰髮短命長我不爲也與張
南冠而囚賦詩倡和一日大帥親來說降同敞厲聲
噴罵其面毎一聲式耜從旁拊手擊一節大帥怒令
撾同敞頰至爛式耜神色自若十一月十七日復勸
降終不屈縛至城北隅見一磐石曰吾生平愛佳山
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張俱就義張

旣刑屍不仆首墜躍而前者三觀者駭異粤中謚式
耜文忠同敞忠節金給諫堡已披緇上書定南王曰
故督師大學士瞿式耜總督學士張同敞兩人者皆
已就義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
士殺之而後成名二公豈有遺憾於王者然聞遺骸
尚暴心竊感之古來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
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歷代以來如出一轍此正王
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
恤張公無嗣益在哀矜並當付託親知歸骨故里則

仁義之譽王且垂於無窮如其不然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覩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於心耶於是吳江義士楊艾為具衣冠殮殯同瘞桂林北門之岡後各歸葬故里時庚寅季冬也式耜遺有浩氣吟行於世同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皞投水死平樂破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剄旻如臨桂人起家武科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庚辰進士釋號澹歸竟偕畢持終其身

[illegible]宜臣明古於[illegible]下古痛心至勢東而撥遏之若既臣倍嘗腐其之禍歷所目睹猶任其挺撥悟不知改豈明之閹運必與奄豎相終始耶請瞿公諸疏其痛切處令人感憤悲歌酸楚處令人涕淚交下故備錄之不厭其詳若別山之慷慨捐生足以報懷宗而不愧其祖矣

附記　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言前張居正作相之日其培養聖德則進帝鑒等圖其調護聖躬則請慎起居節飲食緝熙聖學則進大寶箴經書直解曁朝寶訓其明習聖政則講讀畢進覽文書閣臣在西廂房祇候其崇飭大典則進郊祀新舊圖其潮叢皇獻斯說永天大志永樂大典修世廟穆廟實錄大明會典書成獨不受賞其慎重代言則請做成弘故事詞尚體要其裁抑恩澤則請緩三戚臣封爵坟價世襲其敦崇儉德則請停武英殿慈慶慈寧兩宮脩理其作育人才則首請視學慎選學臣條飭學政載入勅書其綜核吏治則請褒薦能力洗更調太頻遷轉太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

諸弊造文武官屏風張於便殿以便省覽黜陟甚作率省成則疏嚴責成以振玩愒其陸防陵運剿請開泇河衛河膠河復練河築石土二堤脩濬淤各閘壩計八百餘里核省工價十四萬兩其變名將則使總兵戚繼光俞大猷劉顯各盡所長殫力封疆其申嚴武備則區畫禁兵入衛兵浙兵編兵忠順軍出東從剿兩廣狼兵苗兵民兵水兵悉中機宜仍請息班軍輸作其弭盜安民凡地方失事責成兵備有司衛所官申詳捕賊仍嚴巡撫以下歷請之罪其節用生財則上戶部出入之數立考成法漕糧必限二月過淮清吏天下土田影射之弊至萬曆二年太倉米已積至一千三百萬其明蜀勅法則請申明律例禁有司鬻獄其振飭風紀則嚴禁挾私撫按護持任事之臣如龐尚鵬海瑞王崇古等其矜恤驛遞飭皇親亦禁乘傳其裕國甦民則萬曆四五兩年請蠲折漕糧及本色雜料四百餘萬石蒸貸蘇松等郡凡七歲漕糧共七十餘萬石賑貸淮揚等郡凡十三歲漕糧共九十三

萬此皆居正之功在社稷生民者至經籌邊則會款俺答獲土速把亥若兩廣則授策總督殷正茂殲巨魁藍一清等閩逐林道乾等若四川則舉曾省吾為巡撫保劉顯戮罪立功擒夷酋九絲等寨俘阿大阿二拓地四百里皆賞捷告廟而遷賞不居此皆居正之功著邊疆者也又考其同時與諸大臣書曰居正受付託之重誼當以死報國若違嫌避怨心有不忍又曰草茅孤介擁十齡聖主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又曰居正忘家殉國遑恤其他雖機阱滿前衆鏃攢體不畏也以故能少有建立若得失毀譽關頭打不破天下事無可為者此又居正生前願破家負謗以殉之而身後奇禍尤所以了捐軀報國之願也其歷官誥命及生前承廕官生驟未補給且其時如遼東二捷實錄諸書成一品三年考滿與夫廣東羅旁之捷四川九絲之捷鎮西之大捷及日滿叙勞大婚禮成皆辭恩不受實歷一品十五年并四考勉承恩廕僅尚寶中書一二人復被削奪一廕未沾必聖明所軫念

也得旨贈張居正相皇祖十年肩承勢怨力振紀綱有功可紀後以奪情蒙議過不掩功委當重郵所請贈䘏該司酌議部覆奉旨給還二廕并應得誥命原廕尚寶司丞降授中書舍人其後崇禎十五年二月居正承廕曾孫中書舍人張同敞爲故爲敬脩陳情部覆敬脩比居正諸子實多一死蹟其雖繇畬獄肘後懸書言善鳴哀皇祖亦傷其殞郭今宜復敬脩原官以風孝義使人知國家不負任事之臣縱身故蒙詬而論定之日猶被容光之照所風厲匪淺也得旨允行

職方王公傳　附陸宇燝陸宇𤏡

以諸生報養士之恩至殺身而不悔以儒者負俠客之槪至身歿而始彰是其人皆可傳也諸生者王職方翊字完勲號篤菴浙江慈谿人隷籍邑庠生平慷慨好義籍籍予衿間紹興授職方主事丙戌錢江不守感憤無聊招集義旅與翁洲遥相策應而義旅皆起田間素不習行陣聞金革聲輙股栗又步騎之勢懸絕雖鼓以大義終成螳臂敗衂被獲見兵使者席地北面坐抗詞不屈而死有致命詞云談笑且從容

今朝得死所一腔忠憤血飛灑若紅雨辛卯七月半六日也先一夕忽有大星光芒四射如月墜於海聲沸如雷久之乃息人咸駭異次早以被獲報矣首懸西門城闉鄞諸生陸宇燝字周明大理卿陸公世科中子姓好結納少與錢員外肅樂讀書友善員外在江上周明實左右之及監國航海周明恒爲內主複壁椰車過賓雜遝產中落時經城闉憫職方以義死思竊其元俾得全軀以瘞經晝久之計無所出閱年餘月將入見有叩首其下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

子何人以漁人對周明曰子必有異倘不吐實將鳴子於官其人泣曰余毛明山也曾事職方於行間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故聞明山名聽其言亦流淚洗瀾兩人共計所以收其元者不能決明山曰此非謀之江子雲不可子雲少時與周明同硯席嘗爲錢員外帳下督任俠有智方失勢家居兩人馳往告以故謀始定時城禁嚴不得擅登會中秋競渡城外遊人雲擾子雲戴紅笠佩刀從者數人若督將然登城至懸首所問守卒曰所懸者誰也卒以姓名對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邪睨泪視許久隨倚雉堞彎望守卒既不敢呵之使下又不敢詰爲何許人置不復問舍之去子雲拔刀擊其懸繩繩斷頭墜地亟馳而下周明與明山預立城趺龍舟歡噪甚人皆狂目外視無回顧者周明以身蔽明山畀其元而歸當職方死後家已破碎匿跡他所鄭邑去慈谿遼遠訪之不可得頭竟無所歸因藏諸書室中家人鮮有知者癸卯周明爲海上降卒所誣械至武林屢讞無據獄中已病甚比脫械出獄門未及至寓而卒弟字燝字春明扶柩歸異時檢敗簏殘書堆件得一布囊縛牢固解視之乃人頭也家人咸駭甚幸春明常識職方於家尚彷彿可辨潛瘞諸郊外計藏於家者已十二年矣春明亦能文明大義丙戌後棄諸生與方外遊華亭張閣部肯堂閣家殉難瀚洲遺有幼孫茂滋渡海來寧波禁於獄偕董司農守諭營救不遺餘力以家口保出之屬友人范兆芝送歸華亭以延其祀好義如其兄

盧宜曰余少時曾耳其事竊嘆異之然猶疑信相參也及讀黃徵君宗羲墓銘與余所聞皆同其

[illegible]余觀[illegible]非[illegible]何以得奇哉[illegible]

揚州休園志八卷首一卷

〔清〕鄭慶祜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寀視堂

自刻本

休園志者歙長齡鄭生昉村既守其先人家園因錄諸先達所爲園記詳載其池臺亭館先後建置之由而並輯遠近士大夫遊覽讌會投贈之作及有關先人懿行之文都爲一集以傳之家乘者也園在揚州郭內流水橋東本經始於生高大父水部公俟菴傳子侍御公晦中及孫比部公懋嘉以少孤幾爲有力者所攫幸比部用儒術奮起登仕籍遲久而後復之傳子箬溪員外及生之身凡五世又以孤子當室一時强有力者爭虎視將謀襲之賴生能內稟慈訓讀書砥行力鼎新先業園以

是經百餘年終爲鄭氏物不壞予觀揚州古繁華地當明季承平日久故家大族多占地爲園亭以自娛樂方其盛時高臺曲沼酒座琴歌意氣雄豪豈不謂子孫萬世之業歲月不淹風流易盡一轉瞬不獨富商巨室僅恃片時氣燄相誇詡者其人其地本不足持久即鄭氏水部同懷諸兄所謂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影園嘉樹諸別業何嘗不著爲故事傳美藝林不數十年亦復聲澌影滅莫可蹤跡則甚矣刱業之難而傳世久近之不可以預必也休園逼近住宅人跡罕到予因爲其家塾師

此葉上圖配補

得日夕園居者兩年複閣重樓金碧炫耀誠不逮近時園亭什一而脩篁古樹如倪迂馬遠之畫筆墨外自有烟雲則正以處於材不材之間不務爲極盛乃其所以不即衰也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生承累業名縉紳後幼孤露鮮兄弟能兢兢日抱一編閒有餘閒唯鼓琴瀹茗集朋好三五人以詩相倡和舉揚俗栗栗少年所爲聲色裘馬博奕蒱飲之好纖芥不以易其心則生所以承先啟後者固自有在又豈獨乎泉一草一木不敢毁傷爲足竟生之能事云乎哉時乾隆

壬辰陽月白岳園昇序

此葉上圖配補

有明末年先高王父辭職歸里購朱氏汪氏園於
宅後以先世潔潭公由歙郡奉母來揚辛苦成家
昌厥後世思所以報者及我
朝定鼎海宇昇平遂合二園而新之顏之曰休園
立祠於中祀遷揚歷代之祖遂初志也其後先曾
王父高王父後先棄世園遂頹敗賴先王父歸自
京邸重加修葺能不失邯鄲故步及王父殁先大
人年纔一十有四比及成立而園已就荒乃復重
新經理爰有三修休園詩文之刻不幸歲戊午大
人見背余時方三齡耳迄今又三十餘載風雨飄

搖鳥鼠狼籍蓋人跡罕到之地摧敗零落往往而
然年來因其舊基畧為整頓非敢以是為繩武以
是為肯堂第以園歷百數十年其間士夫夫遊讌
之作與夫海內名流通經邗上者無不以詩文投
贈見於各專稿及名家選本中休園之名巋然比
靈光魯殿矣若不急為保護則先人刱業苦心與
名人遊覽盛事將並就消歇有不免漠然徒見山
高而水清者用敢敬承先人之意修舉廢墜一還
池臺舊觀於是復廣加搜羅凡先人懿行外而文
章諫草內而孝友節烈及文字筆墨有關係休園

此葉上圖配補

事實者都裒錄成帙釐為八卷付諸剞氏名曰揚
州休園志噫夫園亭之建不還為耳目娛玩之助
其盛衰興廢之不常者多矣斯園也經始於孝思
守成於德業自子而孫延及於今歷有五世花木
竹石之外別有清芬有久而勿替者也後之人有
因讀詩若文而想見其園並想見其人以傳之不
朽其在此志也夫乾隆昭陽大荒落歲律仲太簇
月江都鄭慶祜自題於北山之念祖堂

此葉上圖配補

揚州休園志總目

卷首
序文二篇
凡例十則
繪圖二幅
世系八條
列景三十二則
目錄八卷
卷一
記七篇
賦二篇
書後二篇
卷二
壽序十五篇
卷三
序二十二篇
跋二篇
卷四
傳八篇
誄二篇

卷五
墓誌五篇
祭文十四篇
卷六
行狀十一篇
卷七
詩一百一十八首
卷八
詩一百二十八首

凡例

一是園建自先高王父氷部公立祠奉遷揚歷代祖益孝思之意也故茲刻因園及人因人及大園記之外乃及雜著若傳誄墓誌行狀序文賦跋凡有關於先人事實者一並備載

一是集畧倣志書之體繪圖列景於卷首園圖之外復繪祠圖以見園因祠重非徒為遊玩而設也

一卷首列景祇就園中現在編次其從前所有後經改易如寒碧漱芳軒雲山閣一拂草亭諸額

槩不列入

一先王父先大人存日先後經營樓臺亭榭到處相其所宜必顏以額遠計三十有二暇日遷宴就景書事嘗記以詩今皆分梓各景之後不揣固陋間缺八景各補短句附錄於後以承先志若曰媲美前人則余豈敢

一卷首世系奉月塘公為一世祖以潔潭公由歙郡奉母遷揚遷家譜之例也至錄文則斷自潔潭公始上世遠而無徵矣

一先人名諱統於世系下載以填諱之人其各卷文後不另書填諱以省繁文

一文集依先人世系先後編次故撰文有前代之人而列於 國朝人之後者至詩以重葺三葺四葺分載庶前後次序不致錯綜

一先大人舊刻有三修休園集一冊祇載園記詩章是刻廣為蒐羅於舊刻既成諸前輩投贈續來之詩及近年名流遊覽讌會之作一並增入第未蒙見贈者無從采擇倘有佳什仍希遠賜另輯續編是所深望焉

一代經七世年歷二百其間海內名流著述之文

甚富不能全載第有一代之人而文僅一篇者則不敢刪覩者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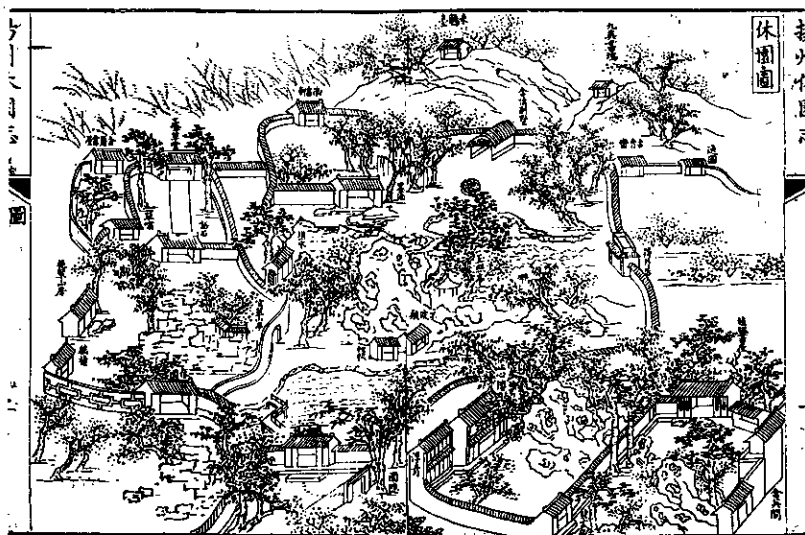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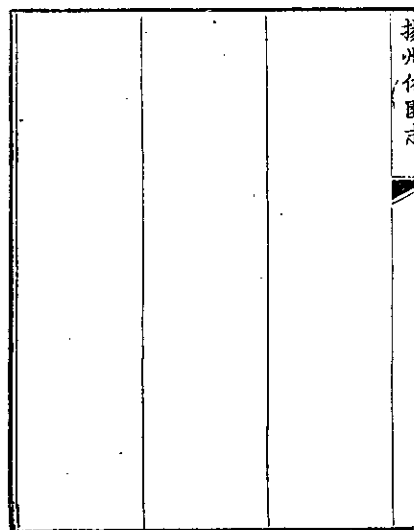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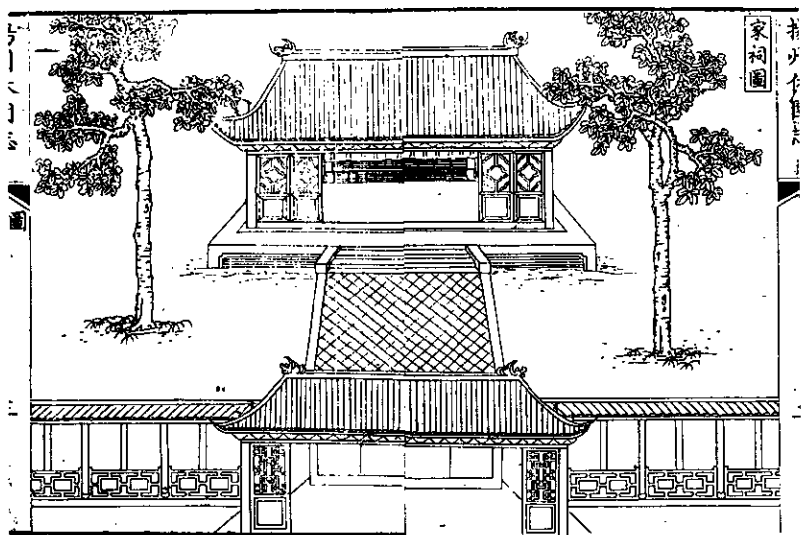
一歷來壽詩輓詩及題贈寄荅篇章佳者甚多因編帙簡隘槩不彙登祇載休園眺覽讌集之作至詩餘寥寥無多亦不附載

昉村鄭慶祐識

繪圖

休園圖

家祠圖
揚州休園志

揚州休園志

遷揚世系　　後學圖昇塡諱

一世諱良鐸字世鳴號月塘諱天健字宗乾公之長子母程氏出隱居不仕享年六十有六以曾孫元化貴誥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娶程氏誥贈一品夫人子三人景濂景泮景淳 泮字銘塘 淳字敬塘

二世諱景濂字惟清號潔潭月塘公之長子由長齡奉母遷揚隱居不仕享年八十有二以孫元化貴誥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娶汪氏誥贈一品夫人子四人國賢之彥之誠之晃 賢字賓廷晃字從周 誠出嗣敬塘爲後

三世諱之彥字仲雋號東里潔潭公之仲子由揚州郡庠生改入成均文章德行爲世欽式得年五十有八以子元化貴誥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娶張氏誥贈一品夫人子四人元嗣元勳元化俠如 嗣字長吉勳字起宗明末殉難化字贊可化子爲虹字天玉亦殉難事載明史

四世諱俠如字士介號俟菴東里公之季子崇禎已卯副榜工部司務爲建園之祖著有休園省錄邇言集句詩餘等集行世享年六十有四

國朝以子爲光貴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崇祀鄉賢娶汪氏　敕封孺人子一人爲光

五世諱爲光字次嚴號晦中俟菴公之子順治丁酉舉人已亥進士　敕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奏疏千上切中民隱多蒙　旨敕行有疏稿詩文等集行世得年三十有七崇祀鄉賢娶汪氏繼娶程氏俱敕贈孺人再繼雷氏以子熙績官中書　敕封孺人子二人熙績從諫 諫字聖臣

六世諱熙績字有常號懋嘉晦中公之長子母元配汪氏出康熙戊午舉人　敕授徵仕郎內閣中書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重葺休園著有含英閣蕊樓晚香詩詞等集行世得年五十有六娶許氏　敕封孺人子二人玉珩玉璋 璋字崑貽 出嗣聖臣爲後

七世諱玉珩字荊璞號箬溪懋嘉公之長子生母仲氏出貢生國子監典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三葺休園著有止心樓詩集行世得年四十有七娶李氏子一人慶祜

八世名慶祜字受天號昉村箬溪公之子生母

旌表貞節高氏出貢生候選布政司理問加四級又加頂帶一級四葺休園著有浮青閣詩娶吳氏

揚州休園志卷首

江都鄭慶祐受天纂

列景

休園　崑山徐元文書

聯　書長康成草　吟高子溥松　確齋周儀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谷口傳佳勝依林結圖幽調　高懷李謝客至識羊求念祖成三徑承先詠四

休儕然能自得　城市即丹郎

空翠山亭　華亭王木祖書

聯　溪雲初起日沉閣　山雨欲來風滿樓　義門何焯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山阿增曲榭壁立似巉巖疊　工依嘉樹登亭送遠帆紫霞明若錦烟靄鬱

蕊棲　如嵐遙望浮空　翠參差柳影鬟　波齋錢觀書

聯　且安吾拙　還讀我書　白下王民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莫恨知音少幽居興轉清斷　虹收宿雨返照送斜晴坐久魚偕樂機忘鳥解

迎可憐折腰客　未悉此中情

挹翠山房　晉林阮玉鉉書

聯　白日羲皇世　青山綺皓心　侯官林佶書

慶祐補詩竹木四羅列間以蘇　蔓延作者長已矣蒼翠自年年

秋潤汪濬書

琴嘯

聯　巫山夜雨絃中起　湘水晴波指下生　孟津王鐸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跣足閒烹茗高吟脩竹林坦懷忘世態靜息銘塵襟熟辨稼中笛誰蟬嬰下琴揮絃復長嘯明月是知音

金鵞書屋 半隱呂潛書

聯 入戶花香來別院 隔窗竹影似鄰家 松蓮鄭來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叢桂環書屋斜廊草蔓封金鳥香韻韻玉兔影溶溶快覩凌雲雁驚聞泣露螢莫愁秋漸老文史足三冬

三峯草堂 遂安方象瑛書

聯 樹德務滋 為仁由己 華亭董其昌書

先王父懋嘉公第一峯詩遠聽山鬱葱跬步凌飛鳥一覽萬烟低頓覺蕪城小 第二峯詩攜衣登其巔縹紗若聯來俯視山下人置身在何許 第三峯詩突兀勢參差迴非崎嶇比城市

有山林憑眺開心志

語石 南昌王猷定書

聯 詞藻世傳平子賦 圃林人識鄭公鄉 白下王民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我愛忘形友襟期與世懸愁多因性癖情不為名牽曠達惟耽飲疏狂半類禪寒山一片石對語可窮年 先大人箬溪公詩道士語三生語畢人默坐不如放翁言不言亦自可

樵水 晉林阮玉鉉書

聯 簷雨暗滋書帶草 春風先報墨池花 溧陽狄億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避塵棲別墅守拙掩荊扉池潤潛魚逸林空野鳥歸垂綸緣有待負米志無違豈若桃源客攜家隱釣磯

墨池 南昌王猷定臨米書

聯 宮中聖人奏雲門 天下朋友皆膠漆 華亭董其昌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水閣淨前沼流泉暗暗通敲詩易舊侶排悶詠新桐未解琴中趣推吟松下風墨池遺跡在書法憶南宮 先大人箬溪公詩方塘不半畝竹木影交聚繞看墨瀋流游魚已吞去

湛華 華亭董其昌書

聯 五畝蓮塘三徑竹 一簾花影半牀書 良常王澍書

先大人箬溪公詩枕石結孤榭懸額曰湛華華亭善書法水木乃復佳

衛書軒 雲間沈白書

聯 琅玕戛擊生天籟 翡翠微茫漏月痕 崑山葉方藹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閒戶閉書卷惟傍几筵乘軒何足羨鎩羽自堪憐近玩詩凡鳥哀鳴類暮蟬會須解牖下冊舉任翩然 先大人箬溪公詩直節復盤根亭亭竹千个何可一日無花卷此閒尖

含清別墅 江都許僑齡書

聯 谷映朱闌秀 山含古木尊 秋泉汪士鋐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別墅浮杯斝闌鸚勝管絃情深栽短調性癖聽鳴泉濯足清池畔垂綸碧沼邊將為樵牧侶樂此可長年

定舫 恕菴閔漁書

聯 靜極卻嫌流水鬧 閒多翻笑野雲忙 雲間陳繼儒書

虞祜補詩似舫無風波坐輒消百慮試看清流中游魚自來去

來鶴臺 畏菴張元貞書

〔聯〕日落野原秀 天清風雨開 晉昌唐寅書

先大人箬溪公詩不肯冲霄而乃 怨汎迦岦為稍梁謀朝朝自來去

九英書隝 波齋錢觀書

〔聯〕花嶼閒樽不去半窗月影 篁軒支枕聽將來一片秋聲 梅壑查士標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承古九英梅文章 能映日美人林下來明月照書帙

古香齋 德清徐元正書

〔聯〕閒戶蒔松自昔綴經留帶草 臨池書柿于今替筆賦長楊 白下王民書

先大人箬溪公詩本無格隱意空言 比小山吳剛斫後樹流落在人間

逸圃 波齋錢觀書

〔聯〕調鶴飼魚靜向山林徵利濟 穿池壘石閒從邱壑試經綸 梅壑查士標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亭後留荒圃蕭然處士家未 能知稼穡且學種桑麻白日聽歌鳥清宵噪鼓 蛙知休心自逸 何公請南車

得月居 洛村楊瑄書

〔聯〕此處宜清夜 到來生隱心 雲客彭瓏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百尺橫雲峻登臺景倍儣雀 巍凌粉堞笑兀聳青霄木近蟾明早風清節韻 逸無樊亭在望 興發問南鄰

花嶼 賓閒沈白書

〔聯〕客來迷柳市 漁去說桃源 烟客王時敏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花嶼清輝暎蕭疎入望新紅 泉浮藻荇碧澄漾芙蕖樹遶山偏古橋危徑轉

此著書娛歲月 何必羨籍踞

雲徑繞花源 白下王民書

〔聯〕橋邊雨洗藏鴉柳 池畔花深鬭鴨闌 宿遷徐用錫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散步尋幽徑紅橋亘水塘愛 蓮驅鷺浴植柳待鶯簧雨過泉留韻風來藕送 香重門淵閒處聽似長廊 先大人箬溪公 詩斜廊數十折流雲環清渠中 有如膜石開當 來釣 魚

玉照亭 白下王民書

〔聯〕樹頭蜂抱花鬚落 水面魚吹柳絮行 金壇蔣衡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欲覓羅浮夢林間增草亭經 營成祖志結構述先型泉石因人異芝蘭繞砌 馨深悲風木恨 無復來趨庭

不波航 吳趨陳言溥書

〔聯〕頻來幽鳥當窗語 半落閒花度水香 華亭沈荃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欲切持危念平居凜巨川似 登青雀舫如坐木蘭船不待垂楊繫寧因錦纜 牽江間波浪急 此地幸安眠

枕流 竹香李然書

〔聯〕晴水流花徑 清風滿竹林 長洲文震孟書

先王父懋嘉公詩為紉前溪瀫經營闢習池比 鄰清水患雁沐清漪倚枕堪垂釣臨流足賦 詩豈徒客濯足 流耳亦枸塵

城市山林 壽山劉郁書

〔聯〕鑿翠開戶牖 披雲臥石門 臣虎鄧之麟書

慶祐補詩迥遠千樹圜笑兀歎
峯峻城市有山林到来客方信

圜隱

亦步吳迴書

聯 守愚不覺世途險
熟事始知春日長
臨河程兆熊書

慶祐補詩大隱在朝市小隱居
林藪匿跡城中園即此亦可守

浮青

侯官林佶書

聯 前園後圃從容邱壑之間
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
獅峯沈宗敬書

慶祐補詩登高騁遐矚遠見雲
烟起知有江南山隱隱雲烟裏

止心樓

波齋錢覲書

聯 堅往行之得失
悟前賢之是非
天都汪膚敏書

先大人若溪公詩乍晴月光淡微明
旦華吐晴宵開獨凭垂藤響清露

耽佳

晨菴張元貞書

聯 置驛高風代生俊逸
箋詩舊學人用和平
錢唐陳章書

慶祐補詩把卷偶靜坐新詩自
吟出佳處定誰領斜月在吾室

碧广

晨菴張元貞書

聯 靜檢軒羲冊
濃薰班馬香
潛菴湯斌書

慶祐補詩小築傍幽居陰森覆
木梧桐倘不淵自可居無竹

植槐書屋

賓嵎魯淵書

聯 得閒多事外
知足少年中
波齋錢覲書

先大人若溪公詩高槐大十圍是名
為玉樹閒以芝與蘭時復得佳趣

含英閣

白下王民吉

聯 傾羣言之瀝液
漱六藝之芳潤
華亭董其昌書

慶祐補詩地靈自毓秀不藉草
木華春風被高原生意良復佳

揚州休園志卷一目錄

文

揚州休園志卷一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文

休園記　計東甫草

同年鄭侍御尊公士介先生筮仕冬曹年未衰即以恬退辭職歸田里卜築于宅之西名之曰休園索記於東或謂東曰昔孫昉自稱四休居士有粗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兩滿進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之語園之名蓋有取乎是東聞而歎曰休之字義有二曰止曰美美莫大于知

止先生守正不回急流勇退之意見於斯矣雖然猶有欲休之見老存也飽即休將不能不休乎暖即休將不暖不休乎過與老亦若是焉若得休而後可休不得則時當休而不休甚且勞苦逐逐而不止休之義當不盡是東竊疑之再讀先生休園省錄載蘇子瞻語曰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思何時得至忽然悟曰即此間有何不可止者由是如脫鈎之魚無不解脫子瞻一休捷於孫昉四休多矣先生既錄其言則於休之義必更進是可傳也因書此為之記

重葺休園記

方象瑛 渭仁

休園在江都流水橋前水部士介鄭公之別業而其孫懋嘉孝廉讀書處也水部當明季時與兄長吉超宗贊可三先生文章聲氣重於東南各為園亭以奉母長吉公有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主氏園超宗公有影園贊可公有嘉樹園士介公年最幼閉戶讀書獨無所營後以司空解組歸始買朱氏址以娛老因名曰休園子侍御晦中公繼之園乃益盛兩公相繼歿懋嘉孤幼幾為强有力所奪者數矣懋嘉心傷之英年攻苦焚膏繼晷一出而

捷北闈始復前人之舊而增修之其中曰語石堂曰漱芳軒曰雲山閣其右曰蕊栖曰花嶼其左有山山腰有曲亭顏曰空翠山亭其後培植小山叢桂森列顏曰金鵝書屋屋後脩竹萬竿有軒曰琴嘯由琴嘯而左經竹林長廊數十間曲折環繞曰衛書軒軒傍有塘塘植芙蕖數畝開時清香襲人衣袂顏曰含清別墅墅傍有臺名曰得月居中則為墨池閣閣前壘石為峯下為池架以石橋峯之前後皆有亭榭曰玉照曰不波航曰枕流曰九英書塢結構蕭爽極園林之勝特以地經內宅遊人多不得至余以一日之雅登臨而徧歷焉大約園之景臺沼而外有古樹有修竹有高柳長梧而石山為最石勢突兀起伏不一約其大者有三峯焉登其最高之巔望之維揚兩城歷歷鱗次江南諸山縹緲烟霧間余名之曰第一峯不異登吳山左江右湖烟火萬家也園之時宜春宜秋宜夏而介以仲冬至積雪滿天寒鴉叫樹時聞竹中鶴唳聲寂絕似非人境余賦近體二章并留題三峯草堂兩截句懋嘉復請余為記夫江都繁麗之區故多園亭然自隋煬以來所謂螢苑迷樓竹西歌吹固

已不可蹤跡矣即如超宗先生影園稱極盛當時黃牡丹盛開集四方知名士讌飲賦詩彙盛盈寸緘封屬虞山錢宗伯論次以南海黎美周為第一至酬以金卮抑何盛也轉眄五十年間園林易生臺榭荒蕪近且不知其處而水部休園獨巋然於兵戈患難之餘豈非園之盛衰固賴乎其人歟懋嘉既登賢書文名卓絕江左槐廳柏府直君家故物耳何足為懋嘉重繼自今益務栽培使堂構之貽子孫世世守之永于勿替是則懋嘉纘承之大而亦兩公所陰持而默相之者也如以耳目之玩

丹艧增飾爲不墜先澤猶其小焉者已余之語懋嘉者如此遂書之以爲記

重葺休園記

吳綺　薗次

休園者余年伯鄭士介先生所營之菟裘也先生雅慕仲連尚懷元亮官原水部不妨例作詩人論表山栖遂自稱爲處士開蔣家之三徑未出城中得晏子之一區正當屋後迎門種柳幾年手植春風繞舍栽梅竟㡳頭蒙香雪樓中晴翠從江上以飛來杖㡳寒泉向階前而流出余以潘楊之睦曾見園棋復緣孔李之交頻來問字會心非遠何殊濠濮之間適意爲多不知晉魏以後俄而謬嬰世網久玷塵纓鄙人既涉海而恒憂先生遂凌雲而

獨笑十年荏苒已作鳩巢五畝荒凉幾同馬廐慨琴亡乎兩世痛筆折以數椽而文孫懋嘉聿新遺搆濟川識字重開六鶴之堂濠水支更別築五魚之堰既儲花而待酒亦壘石以移雲甘菊成田有金英之的的芙蓉被沼列錦帳以重重於是近眺唐昌若見玉勾之洞遠瞻隋苑如臨綺岫之宮月有二分還能入室波涵九曲擬欲流觴則可以坐擁書城閒披詩卷舞王郎之如意意氣殊豪憑晉代之隱囊風流自賞園名衆樂披襟而時遇求羊館號忘憂授簡而頻分枚馬樵山漁水類盤谷之

幽蹊修竹茂林蒹蘭亭之勝槩於以休也洵不樂乎而況賦擬廣平吟同茂叔方澄懷以攬勝將踵事而增華也哉夫盛必有衰美難爲繼玉山既廢不聞復有玉山金谷云荒豈得更爲金谷而懋嘉心傷留硯意在肯堂見曲水之烟雲咸爲念祖愛平泉之樹石不以與人匪直美乎遊觀實有當於仁孝矣爰由停車之暇遂爲濡筆而書俾後之君子有所觀感也

重葺休園記

許承家 師六

明崇禎末天下習於晏安士夫夫爭馳騁好遊雖宇內有寇賊之警若無足當其顧慮者於是家居則謀登眺遊息之所園亭往往而盛而揚州尤昔所稱佳麗地瓊花竹西水蘭諸蹟流風猶有存者當是時鄭氏爲揚州最著姓蓋余母家也舅氏兄弟四人皆以詞章意氣傾海內車馬過者甚衆乃各爲園以待客大舅氏待詔公則有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故國戚王氏園二舅氏職方公則有影園三舅氏金吾公有嘉樹園惟四舅氏水部公年

齒尚少未有創造而鄭氏之園已甲於揚郡一時公卿大夫士及緇衲來遊者莫不題咏壁上時黃牡丹盛開嘗聚四方名人爲歌詩而廣東黎美周詩爲虞山錢宗伯極賞旌以杯斝即影園故事也乃未幾高傑兵亂揚州影園雕牆畫閣一刻廢爲荒墟而五畝之宅二畝之間及王氏園次第俱廢惟嘉樹園尚在然亦頹敗不可收拾蓋園之不常有如此入 本朝四舅氏始有休園之建園故朱氏舊址舅氏重構新之有語石堂有空翠山亭有漱芳軒有一拂草亭有墨池有樵水寒碧諸亭榭

而沿宋人舊名又有雲山閣其中竹石花木之類不可勝數登閣而眺近可收蕃釐瓊花之勝而遠則江南之山色在焉蓋是時舅氏既謝官歸里日坐園中校史籍間葺唐宋來名書畫以自娛樂其子晦中侍御時家居又於其中博習一切典制及古今理亂興衰之故于是來休園者皆宇內名人或相聚擊筑歌詩或與籌畫世務以爲昔伯氏影園之盛不能過也然侍御不幸早世舅氏亦後數年遂卒一時强有力者且幾欲奪此園時侍御子懋嘉纔十餘歲綢繆拮据於陰雨搶攘之間始得

保有其業至于今懋嘉既以文章名于時遂據此爲抱膝地復舉而更新之又有三峯草堂金鵝書屋有不波航有玉照亭有九英書塢有琴嘯枕流得月諸臺榭更擴其園後餘地名之曰逸圃而余又因得賦詩飲酒遊息其中何其幸耶嗚呼鄭氏之園甲揚郡乃遭兵燹之故一朝澌滅至嘉樹園僅存而亦無可觀者今休園振前人之遺風庶幾不至於墜而又數遭屈抑而後至於此然則今之遊斯園者蓋不能無盛衰興廢今昔之感也

三修休園記

李光地 厚菴

維揚東南都會也地居形勝俗尚風華自唐宋及今士大夫之家於是者往往有園林歌舞之適然俯仰間輒有室是人非之歎獨鄭君荆璞守其曾大父水部公大父侍御公及其父比部公之舊廬且能廓而新之雖其先世堂構之遺然亦鄭君之能賢有以承先人之志也君以余與比部公有縞紵交不遠千里謁余京邸屬再爲之記因憶曩與比部公會都中觴咏日夕爲余述其園中堂序池館之曲裔巖壑樹石之邃幽與夫鼎彝書畫之奇

古名人勝流之翕集春花香而秋月潔歌喉咽而絲管闋令人遐思不自禁既而出甫草計公渭仁方公藺次吳公耒菴許公所爲記然後知鄭氏三世之心力寄於是園物之難守之亦復不易也蓋鄭之先自新安徙維揚一時羣從科名接武皆以詞章意氣傾海內自前明時其園林甲第已甲江左逮兵燹之後而鄭氏之園燼及 本朝定鼎水部公守止足之分未老懸車爰有休園之葺迨蜀前人其子復起家名進士爲御史丰采著朝端惜未返休園而遽歿迨比部公復加修葺而又即世

乃今荆璞起稚年奉其兩世孤嫠之親以保守其先業不墜其詩書之緒噫亦難矣昔歐陽公記海陵許氏南園稱其孝弟著於三世謂其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栖不擇子而哺也而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後言園囿之興廢關乎洛陽之盛衰今鄭氏之園其剏於前者既如此而繼承於後者又如彼視歐公所稱南園不啻過之他日有記維揚名園者吾知其必以休園爲稱首且將推本於今之氏下席豐亨慶豫大以江左第宅園林易人如傳舍者而士

大夫皆得遞傳而世享之豈非承平之盛事哉然則余爲斯記固非第記鄭氏一園之盛而已也

三修休園記

張雲章　漢瞻

揚州天下之衝四方商賈之所輻湊而居以及仕宦者既衆則爭治爲園林臺沼亭館之勝以自娛而娛其賓然而盛衰倏忽聚散無常數經其地者往往感慨係之矣求其世有顯人爲士大夫之指稱而不替者莫如鄭氏而鄭氏之園搆於曩時歷久而彌新者莫如今候選員外郎名玉珩字荆璞之休園休園之建始於荆璞之曾大父水部士介公繼之以侍御晦中公比部懋嘉公以迄於今蓋四世矣初水部上有三兄人搆一園而職方超宗

公之影園尤有名於時方其園中黃牡丹盛開集數郡之名人賦詩賞之彙爲大編頗定甲乙又緘寄牧齋錢宗伯推一人擅場咸以番禺黎君美周之作爲莫尚馬職方復爲之開樽製二黃金罍以酌之酌罷舉以贈之一時目爲牡丹狀元其事頗與宋吳月泉之賞羅公福元饒介之賞張仲簡相類而加盛至今人猶艷稱之然而影園之名最著最先毀他如浦城令天玉公之忠義其嘉樹園僅有存者已不及休園什之二三矣以是觀之物之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者理固如是乃其不廢不

毀而得數之久者必有以致之而然也鄭氏自水部以休名園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所以戒子孫者可知矣人之情至於富極貴溢而猶不知止至不自檢束以干天地神鬼之怒奈何其不及身而止也耶休之爲名止息之義也其所以能止息者知足之故也知足則常留有餘以貽其後之人有持盈戒滿之心是即易之謙道也蓋天地人以及鬼神之道莫不以盈爲病以謙爲福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推水部之意仕且不欲顯而況其他乎余嘗識比部君猶謙謙不欲尚人荊璞年

甚少藉衣冠之華胄絕無紈袴帬屐之習與余遇於京師欿然不足而執禮甚恭余以是知荊璞能守其家法而傳之未有艾也夫人歷四世家越百年亦已難矣而況又久其傳而未艾者耶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久惟德者所以持盈成滿而恆居其位有其緘者也鄭氏自新安遷於揚至水部始顯今且七世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荊璞其勉之哉荊璞持其園之文成帙而更求言於予予弟於諸公之未及言者言之以見其所以長保此園林臺沼亭館之勝者良有以也若其登臨覽

觀之槩記之者詳矣又何待於余言

三修休園記　宋和介三

園曰休地曰揚州流水橋氏曰鄭揚爲南北之交人文舟車之所必由也鄭氏世爲文盟主凡名流之著者莫不來集於斯園自鄭氏之有此園歷四世故其林木皆歲寒而不凋石路踏莓苔而日厚亦名園之最古者也此園爲朱氏舊址自今主人之曾大父水部公有而更新之名之曰休寬五十畝南向在所居後間一街乃爲閣道遥屬于園東偏雖遊者亦不知越市以過也閣道盡而下行如坂坂盡而徑徑盡而門門而東行有堂南向者語

石也堂處西偏而其勝多在東偏然是園之所以勝則在於隨徑窈窕因山行水堂之東有山障絶伏行其泉于墨池山勢不突起山麓有樓曰空翠山趾多竅穴即泉源之所行也樓東北則爲墨池門聯董華亭書屏王孟津書閣右有居曰樵水者亦墨池之所注也池之水既有伏行復有鎔行而沙渚蒲稗亦澹泊水鄉之趣矣鎔之南皆高山大陵中有峯峻而不絶其頂可十人坐稍下于頂有亭曰玉照然江南諸山坐亭則不見坐項則見以隱于林木也此園一葺于其曾大父水部公再葺于其大父比部公三葺于今主人主人字荆璞幼而孤性而好學雖曰新其閑亭亦背其堂構之志也園既新板輿其祖母太夫人遊之而太夫人春秋高歷三世代有其人而園代新之以視夫百年之樹代謝不一家崇高之臺轉盼爲陳跡或局于城邑而不能曠然林來安于固陋而不遊藝苑而夫夫人後人之賢何如哉此園兩行則廊晴則徑其長廊由門曲折而屬乎東其極北而東則爲來鶴臺望遠如出塞而孫此亦如畫法不餘其曠則不幽不行其疎則不密不見其朴則不文也此園占

地既廣山水斷續由來鶴臺之西而南屋于池北如舟蘆荻水鳥泊之自是而西又廊行也則爲墨池之北沃壤而多樹放翁有句云北向開門倒看松關墨池閣北窗而背視之如此

休園賦　　史樂泮　半潭

粤自隋苑香消蕪城雅故無論鬭雞戲馬之臺蕙畹蘭皋之署瘦烟晨斷肥草寒傳彼夫雨爛花村藥荒芍圃誰吟東閣之梅莫問竹西之路歎勝蹟之久湮渺前薇之已暮況乎曠觀百慮寓意四休豈復攖情於蝸角繫戀乎蒐裘然情殷念祖志切樂邱是則曲水之雲烟敷陳祖德平泉之樹石貽厥孫謀者矣爾其日長飄絮春半飛花香凝綺陌雲暗槐衢砌繞搖車之藟岊分竊衣之葩孝思維則世笙歌之白華也至於紅泉春淺粉浪冬渴蹲

鴟倚柱垂虹不波在庭多薜荔之草在水有菡萏之荷孝子不匱此詩人之葇荑也石則怪同宿瘤醜類病僂嬴政鞭餘媧皇煉就斯堂中語石之類即薛家磬石之舊書則廚分甲乙卷別丹黃杜氏垂裕之寶田惟茲駿烈康成小同之世業厥有墨莊他如座列古懽嗜成性癖千迴機上之文四角匵中之爽玉繡血蝕銅纏獸碧摧腫離奇瓜瓞半裂此又如范喬探乃祖之遺硯嗣厥家聲陸機誦先人之清芬歸休花宅者也由是緬茲庭樹曬此園廬家籍百年之宏業學承數世之源淵服食舊德之名氏耕穫先疇之丙田能不景前脩而憮然几杖與來軫而情深栝棬也哉乃集園林之勝而爲之亂曰石叠爲峯山凹爲谷數畝芙蕖萬竿脩竹玉照山亭金鵝書屋蕊樓漱芳映花嶼之軒琴嘯枕流傍墨池之閣得月空草之鄉含清雲山之麓倘恍於三峯之草堂逍遥于一拂之蝸縮離塵世之紛紜與天地其相屬

三修休園賦　　　朱　驤 曼仙

慨廣陵名勝之多湮兮匪獨雞臺與玉勾即一邱一壑之留連兮往往轉瞬而成邱惟谷口之佳構兮園三葺而名休此盖水部曾孫之振古鑠今兮能以一簣而擴三世之菟裘日捧板輿於花下兮放令伯以報劉爾乃振衣於落星之岡兮攀蘿於寶華之頂躡天平以容與兮胸羅太湖三萬六千之景朝遊于飛來之峯兮暮玩乎三潭之影抑或驅車於泰岱兮觀日出於扶桑或引睇于金臺兮面碣石而指太行自弱冠以迄登庸兮久矣乎總

攬大塊之文章矧夫淹貫百家兮擅雕龍與繡虎與酣落筆兮如驪珠之競吐此真胸中之邱壑兮可與摩詰而上下千古爰庀材以鳩工兮摹風景于輞川承高槐之夙蔭兮疊巨石以供黑甜搆軒佳之邃閣兮娩五步十步之蜿蜒步凌空而如棧兮宛下臨不測之深淵陟層坂以趨陸兮紛古木之糺纆徑曲折以鑿户兮浥空翠之蘿烟山屹立以明秀兮橋左達而波連參差榆柳之匝岸兮隱米家書畫之船于是循迴廊越語石調白鶴倚寒碧穿千竿之猗猗兮分草亭之半席辟紅輪之熾

空兮覺習習風生于兩腋南則墨池漣漪兮映水絲而山青想疇昔之坐花飛羽兮左孟津而右華亭脫帽磅礴兮欲嘯回義御而磬其搖五嶽之豪情踰石梁之咫尺兮藉梯山于曲樹躡巉巖于絕頂兮恍危巢之暫住當蹊桃之初舒兮賺入天台之路或聯臂以爭妍兮或凌風而卻步最銷魂于夕陽兮思胡麻以延佇報老眼之朦朧兮倏看花而如霧右則東穿籬落屋號金鵝星稀月朗金粟婆娑如玩中秋於靈隱兮落天香兮何多願學仙于奕剛兮假七寶以脩柯後則梅嶺兮崚峋下平

兮如掌宛列坐兮千人石雜笙歌兮非非想懸銀鐙兮萬枝幻奚人兮來往既置身于羅浮兮傾巨羅而幽賞迨月落而參橫兮又何有夢醒之悒快若夫花飛六出兮碾白玉千枝萬枝兮舞銀鱗呼童煨榾柮開清尊藏鬮戲刻燭吟望相如而下拜兮愧授簡以為文亂曰肉如坻兮酒如澠隨時觀化兮悟生生繪纉一拂兮祖武克繩醉歌麟趾兮俯睞臨

書三修休園記後　　吴瑛光若

廣陵三脩休園記之作當時賢士大夫所以頌鄭氏之有世德也夫以通門貴冑歌臺舞榭自昔倫饒况復爵埒崔珂富驅卓室結構雖閎經營猶易彼一時也交口嘉賞矜艷欲絕豈徒踵事增華俾後世誇耀云爾哉聞諸黃河至廣發源天上太山至高下基平地其所從來遐哉遠矣意鄭之先莫不崇德累仁培植綿長故能延休奕世垂範後昆茲園之歷一脩再脩以至於三也特其仁孝之一端耳其他碩德懿行後先媲美想不盡述余與賢裔候選員外郎箬溪先生忝附末交秋寓佳園撫今追昔援筆書此以求是正詩有之曰繩其祖武於萬斯年誠能繩先人之世德將斯園也百修未艾又何止於三

書休園圖後　　鄭來冊集

族父水部公年未衰即解組歸繼諸兄名各為園後而自築休園以娛老亭館臺沼樹石巖壑之勝甲於揚郡諸名園孫曾嘗再葺三葺之歷今百數十年蓋世守五世矣余於戊辰歲渡江曾一遊覽忩遽便歸未一觴咏留題受天幼孤時方十三齡塾中出見余熟視摩撫欽歎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辛巳初春買棹歸里門展敬祠墓遍謁諸尊長謙謙恂恂執禮甚恭出其尊人倩王漢藻所繪園圖十二方裝潢為大卷請余為作各家書錄諸先達所為園記于上世保藏之余老且病畏近筆硯嘉其能承志世守先業不墜家聲乃不辭而為之書復篆額於前至其家科名接武文學詞章代有聞人已詳諸記矣行見受天踵而新之當必有宇內名人為作四葺休園記余大兒武頫亦能書他日歸來知復請武兒續書於後噫待詔公職方公金吾公諸族父名園或遭兵燹或風雨漂搖皆蕩為荒墟又不禁興廢盛衰之感也

揚州休園志卷二目錄

文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文

鄭年伯母張太君六十壽序　艾南英 千子

戊辰之冬歸舟泊吳門以衡文之役同趙宗璧如聚虎邱者三月予乃別趙宗而渡錢塘時與趙宗訂將以來秋朔吉踐稱觴之約蓋已巳七月之七夕實趙宗士介母張太夫人六十之辰也既而予棲遲湖上孟夏始抵山舍兩僕留中州一留杭一留閩竟無將命維揚者然於湖上有代言以壽太

夫人知趙宗士介讀之心識為予筆也仲秋自山居抵郡城璧如亦至止其地於是璧如以壽言專屬於予而致詞趙宗士介始得遺价修幣布武堂階達百年之祝予因與璧如商所以言以壽太夫人竊謂天下之事未有不本于經常者經常之理在聖賢為學問在君相為治統在吾黨為文章其於婦德也亦然今言閫內之政不言無非而言其儀不言職枲治絲求糸采葛而言聰明才智不言無成代終而言司晨是猶之聖賢以隱怪為學問君相以刑名為治統在吾黨以浮誕詭僻為文章也經常之理在婦德不過家人日用之常而以之繩人雖聖賢不能盡予與趙宗士介交最密故知太夫人也亦最詳太夫人之女於張也甫十齡輒能卻讌游謝諸女徒其歸於鄭東里公也事舅姑極孝謹既而東里公有聲庠序則佐公成學東里公總五世之家政則佐公賢勞東里公多豪長間遊則佐公治酒糈問旨蓄籌緩急其於經常之理盡矣經常之理如日月之升恒如松柏之貞茂如河嶽之流峙故以為壽徵也璧如進而請曰是足以壽太夫人矣而不足以盡東里公不足以盡東

里公則不足以壽太夫人雖然經常立而後變化生百行備東里公排難解紛如魯仲連而太夫人不有其俠東至公操海王之策策其部伍佐醝使者備廷議而太夫人不有其智東里公急交游重然諾而太夫人不有其信東里公課子弟彬彬為時聞人而太夫人亦不必有師友義訓為聲稱然是數者非太夫人之德使東里公無內顧外齬以專志上下之交則東里公無所藉以有成是坤道也無成而代有終璧如曰是足以壽太夫人矣然則稱斯觴也以朋友之母進乎以同年兄弟之母

進乎不以朋友之母進則於貧交未有篤也不以年兄弟之母進則於哼榮未有光也然吾特舉三爵以觴太夫人太夫人名超宗士介而問曰爾父秉五世之家政無間言今雖食指繁而析箸為薄計爾能使分者如合使宦學者無私亦如昔乎超宗士介悉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舉一爵而怡怡矣又名超宗士介而問曰向交游故舊視曩時何若卒有緩急以急窮交視曩時何若冠蓋之族屨滿戶外其間真為交視曩時數孰多寡超宗士介又悉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舉再爵也

吾知其忭躍而色動也然吾未交超宗士介則先從其季父從周游從周質行而古心又常因從周而想見東里公太夫人三問而及曰爾父終身無二色家無歌舞聲伎之奉今叔父之典型尚在爾兄弟雖稍恬侈尚能如爾父躬行古道乎超宗士介又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之陶陶而喜飲滿浮白未有量也朋友之義卻佞而受直故吾於超宗士介其述稱觴於太夫人之辭也不獨以年兄弟之母進而專以朋友之母進焉以為質行德備如太夫人者今寡其儔故述朋友之母以昜及朋友昜朋友而述其母則母之德信不可及矣璧如唯唯因次第吾言以為太夫人壽

鄭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陳繼儒仲醇

世有方聞之士而無儒豪董元宰曰何謂儒豪余指太陽示之曰月與星有光而無芒故主藏惟卜其夜光芒五色惟太陽則然天去人八萬四千里太陽光芒一一而注射之人物之生氣貫通而乾坤乃得以不毀故卜其晝儒豪亦然有光芒之謂也吾遊于世其聞見天下士不少矣而無豪于超宗父子兄弟超宗父東里先生歙人也其先遜國時有抗節殉難者遺命不讀書不入仕版自潔潭公來寓揚子東里公始修其儒術見重于大司馬

汪伯玉始娶紹川張公女實惟太君然以儒起家而先世挾鹽筴稱江淮巨商故公雖未售而以其學授超宗兄弟後先登賢書其長公長吉季公贊可入國學猶視煮海而超宗士介則業儒以故超宗之豪人謂其有父風云徃已已張太君六十以東里先生新見背悒然不舉觴其新知舊交皆曰俟太君七十時合酌以效維祺之祝今已卯七夕則其初度也或援故實獻寶鏡蔦金梭樹五色花幡于五綵樓羅設瓜果飲食如上天孫禮以上太君太君曰吾奉古見王教無刑牲名客客有高文大篇走水陸來壽者彙而錄之以爲鄭氏一代之珍妙天厨焉是以超宗戚有史永巖先生等謀索余言爲祝余乃颺言曰長吉諸兄日奉母訓以大其家號素封可卜母德之儉勤其爲嗇神保和持盈守餘可知已至若超宗之聲詩一部鼓吹也之牘客數萬甲兵也之擘畫戰守可以解兵戎患難之危之聯絡英雄可以資夾袋椎轂之助才名赫然但恐無地可藏名耳昔陶侃聲名太達其母厚款范逵剪髮剉薦以及童僕騶車超宗則何求人知而煩太大人爲哉莊侍潔潭子媳僮婢資貧族

不假貸而應葬外家不諏擇而具飲噉不咄嗟而辦供帳不汎掃而戚雞三號燭再跋說劍論文太君出甘鮮佐之客退爲指其座曰某也賢某也貴某也壽餘則否否海內皆咄咄超宗有人倫鑑而不知其本之母氏者緜奉遠矣初太君爲少女時不得懽于後母雖園有花果未敢攀弄至是影園成太君覩之如二十年前夢中事緩步扶杖率諸子遊讌極人生母子之樂獨超宗猶以一第爲歉陳子曰不聞七夕之郭汾陽乎子儀入銀州仰視空中見一女子乘車自天而下子儀拜祝畢女子

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上昇正七夕事項年賊將勾兵頗類安史超宗怨甚恨之若有汾陽奚至此陳子曰超宗亦是子儀一輩人而長吉諸君又不難爲助觴抒忱之舉南宮彈指克亂濟時固所優爲富貴所自有而先以壽考歸之太君不亦可乎即帝女天孫當亦許可何以故長吉贊可爲月爲星歛其光芒以深藏爲厚者也超宗與其弟士介用其光芒以注射爲豪者也超宗之豪得東里先生之大然闡之日浴于虞淵出于扶桑而後光芒始著是又不得不歸之太君之毓靈矣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王猷定　于一

已亥冬十一月水部鄭公士介齒登五十其配汪史人季夏生先公五月如公壽余與公稱執友所歷天下盛衰及友朋合散凡幾變以迄今日能無一言初公爲諸生與其仲兄職方公超宗並有名於時時袁公臨侯以御史出爲揚州副使忤閹人遠嫌罕有至者公獨偕職方公往侃侃言地方事於利獘罔不中袁公重之數爲余言余之知公自袁公始也崇禎十四年袁公治鄖以褒事被逮道

揚州至者益罕公獨操舟以迎左右見緹騎目攝公公曰前袁公執公手曰苟不死當相見公歸語史人夫人曰袁公曷懼哉具酒食俾公送之余以是知栶德之賢不以死生禍福怵其中者不獨公矣十六年天下若賊余竄江淮間見公慷慨多論列年方壯也明年春職方公舉進士歸國變隨罹禍朝廷破格用人詔以六曹之嫺習者授京秩如國初例當事疏薦公公傷兄不欲仕時東南新立國門戶角立中原漸成瓦解乙酉黃澍趣左帥東下興晉陽之甲刼總督袁公當是時阮大鋮督兵

借江上舉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公獨毅然爭之曰安有不明春秋之義如袁公者乎已而袁公抗節死燕市人乃服公先是公授工部守鍾阜門築城繕甲凡麗譙敵堡蘭石渠苔之屬不旬日而具告夫人曰吾官卑不忠罪等今日與城存亡爾去毋亂吾方寸夫人曰諾携其子去宛陵山中暑雨饑渴經百罹無愁歎聲噫難矣然則公之不以死生禍福怵其中非夫人孰贊之歟居數月金陵又變大臣競鑽營戀戀不能去公獨辭主者不可固請流血乃許當是時方帥領兵肆掠州郡夫人復携予從新安既聞公辭官喜相從以歸丁亥余赴袁公難自燕及與公握手廣陵俯仰悲歌忽忽十有三年而公齒五十則余衰可知矣今秋與公各避亂於湖之東西有傳鄭氏子登第且官翰林余聞而躍曰此豈水部公之嗣君同其母去宛陵而從新安者耶比及余賃舂無廡而公門閥既完且新因歎人生盛衰合散雖百年須臾事然自余知公以來及見公壯年慷慨論列時天下之變骨肉之所存友朋之相見有幾而公與夫人轉徙兵戈中若而年迄今春秋方艾見子之榮雖余衰且老流

離患難之餘猶獲從公歌咏以再覩其盛豈非幸哉豈非幸哉於是相與酌酒畧陳往事以紀歲時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鍾　鼎　梅城

乙酉予與鄭公同官金陵時楚帥欲興晉陽之師廷臣恐卿貳登陴予與鄭公皆有城闕之役來南承平日久凡器苦窳甲鈍朽而麗譙而營室而敝堡坍歟壁側皆冬官任也公受事赫赫業業士無觖望貨無闌出而弓人之弓函人之甲匠人之營建不崇朝而咄嗟以辦大司空稱為江表長城而公口未言勞寧非長者耶中堂洪公來詢事考言甚重之欲剡為大用而公乞歸甚力洪嘅之曰老

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予所以去咸無名焉乃公固以請卒予告蓋急流而勇退君子人也今未幾公與夫人並登五秩矣江南諸大夫屬鼎以執筆從事敢不拜命公於歙為著姓自建文遜國遠祖同表雙忠祖潔潭公始抗讀書應舉之議再傳為東里贈公竟用此亢宗則公父也公天性孝友生平侃侃多大節博學能文章與稚宗並著循憶己庚間當宁破格求才詔六曹之淹習者授京秩如國初故典當事首舉公將不次用公泣曰予有老母未敢以身許國也力辭歸寧以志養不即以仕養自是而居官廉出處慎國爾忘家皆孝也夫雙壽之義何昉予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皆雙義焉自丙戌以來鍵戶就閒四方孝秀秦曷謁戶下一以教兒為事王珪母名兒所遊飲見房杜則曰汝友皆卿相才也其合一且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夫人奉大悲教惟謹冥途著感應見數世未識之昭穆而告以疢疾休祥異哉劉琨一嘯而名太守七世以上之祖惟其誠也其合二孔孝子之刲目胡節婦之絕粒夫人勸公棹楔旌之萬茂先病子路

夫人則誠公曰于我館于我殯黃石齋袁臨侯庚辰就逮功令所嚴大人具酒食俾公送之彼僨負羈之妻親覩狐趙山濤之婦甚欽嵇阮有由然矣其合三有是三者而相得益彰非雙壽之徵與次嚴英年登賢書

上臨軒四試特擢上等行且讀書中秘明德之後必達洵不誣矣是為序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劉肇國

廣陵鄭水部士介公暨配汪夫人齒偕五十公之生辰以仲冬而夫人先公五月以季夏生姻族謀爲雙壽乞余侑爵之辭以余與公爲縞紵交而公之伯兄職方起宗公余同門年兄弟也其故以辭余少志四方喜與士大夫交竊謂知交之道升沉禍福存亡盛衰臨其前而不變者古道也東漢之季鉤黨連引一時名賢甘蹈其禍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至上書自言宋景祐間范文正公言事落職

四賢坐貶有不畏牢相出郊飲餞者當是時雖禍福存亡之變臨其前而志不挫不啻父子兄弟憂戚患難之相共其於知交師友何如也世俗道薄視所與遊泛泛然適相值亦有始得甚歡患難危殆之際悠悠然途人不復顧問者古今不相及若此其甚也余嘗以此求友于天下求之不得則慨然思古之人既而得吾職方公職方敦篤知交如恐不及海內賓至如歸其未第也公卿以下造門請謁咨訪天下之士職方留心推引吾所請求之不得者庶幾得之故喜從職方遊欲因職方以求一時豪傑之士則又得水部公皆傾蓋握手定交杵臼之間公好學能文與職方齊名幼以諸生入南雍交知倪鴻寶周巢軒兩公既以舉貢習六曹冠成均當事知公才疏薦授冬官屬人皆歎職方之有弟然公敦篤知交無異職方其爲諸生傾心海內正人君子崇禎時黃公石齋表公臨侯被逮徵車所過門生故人閉門示絕及抵廣陵公獨無其友王築夫等挐舟迎送慰勞慇懃緹騎爲之感動道旁見者咋舌當是時禍患在前不顧也而大人蓋左右之萬茂先應聘入都道病公延館于家茂

先卒公家親爲含歛夫人捐服飾佐費蓋公敦篤知交如此比於漢宋之世即皇甫規之恥不與黨王質之出郊餞送何必多讓而于我乎館于我乎殯亦雖古人有行之者吾所謂患難存亡臨其前而不變蓋乃於公見之人益歎職方之有弟余亦幸得職方尤幸得水部也職方往矣公獨爲正人倚藉而公子孝廉次嚴交天下士與公等今 朝廷加意用人三年會試外特開一科孝廉君應詔試禮部行冠南宮躋巍仕正人倚藉公父子未有艾也公大人之壽以是知其無疆矣公善行史

不勝書余獨舉交道之夫以壽公夫人亦公之志也夫

鄭水部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許之漸　青嶼

自古一代之興功臣名將不乏而所恃以定大策匡大難奠家國于磐石之固者其人非必有馳驅鞅掌之勞披斬荊棘之烈也非必蒙矢石犯鋒鏑出入戎陣之中者也往往從容帷幄置其身于若潛若見之間出則慷慨激烈趨朝陛恐後而處則高蹈遠引棄萬户侯若敝屣或耽神仙家言或引其妻子日蒔花藝草以為樂蓋自漢留侯唐鄴侯以來其風致往往不絕矣吾許與鄭為世婚媾竊

聞水部鄭士介公不馳逐於朝不役役於野而間與其夫人汪孺人灌小園自適砥行折節有古鹿車風或曰公隱於官者也或曰公以處為出者也或又曰公棲泉石學草木殆托黃老之術而逃焉者也而余曰不然以彼若潛若見所謂得留侯鄴侯之遺意而用之者非耶鄭自文顯公顯於宋入明居貞道同兩公殉靖難節至今廟祀不絕厥後子孫含讀而耕百餘年逮東里先生以文章氣節傾動海內元錫超宗天玉始相繼成名進士是時鄭氏之門朱輪而華轂者不知其幾而士介公獨

優游田園著書史以自見已卯以貢舉應詔京師在銓聞其才將不次擢用公力辭歸公生平恬靜寡欲不屑屑與世競然多智畧有指畫悉中機要汪孺人賢且能知公意在清淡而不以家秉一切涸公凡往來典禮及賓客杯竿米鹽凌襍之類部署如公意欲出蓋自是公益得放然自適矣甲申高傑兵圍廣陵急兄趨宗以守城殉公仰天長號悲憤不自勝即趣汪孺人戒行李徒步走數百里未嘗夜宿入金陵直趨闕下哀泣上書事得白賜趨宗公卹戮惡黨渠魁三人公既白兄狀在朝疏

薦公才詔授冬曹當是時闖賊發難北都士大夫讀書有幹濟者咸思奮發有為得一官自效于是公慷慨奉詔不復讓此與留侯之趣沛鄴侯之奔赴行在意豈異哉居官一年政聲卓卓著人耳目然性恬淡會藎政街道題差欲屬公公卒謝去之大司空有興革必諮之公煤山者寧國之山也時建議開山以為國家大利無踰此者公毅然曰無益徒病民生耳議遂寢其風節類如此無何痛仲氏忠而被禍卒鬱鬱不樂一旦乞休解組渡長江入廣陵舊里閉門不出居數年累石營小園種諸異卉公芒鞋竹杖時偕孺人婆娑清泉翠樾間以是心通意得于草木之性興里則援簫鼓而歌之一時見者咸以公與孺人為至樂而又以服公之勇退為有留侯之從赤松鄴侯之學黃老意也今年公與孺人先後登五袠余叔氏仲容稱公為內兄弟而屬余詞以壽於公余故述公之出處本末類于古人者以為康爵先而又以見孺人之相助有成如此若夫公之賑窮周乏表節闡幽以及孺人椎布操作和丸訓子等事則人人能道之而余不必詳也公有子次嚴為名孝廉秋八月

天子重集四方之士試諸南宮次嚴且將登著作之廷而邀　寵誥以獻于其親則公與孺人之自為壽者宏矣夫豈獨以年也哉然則泛泛焉侈長松芝草岡陵頌禱之詞以為壽於公與孺人之前尤余之所不欲出也

鄭水部六十壽序

龔鼎孳孝升

余聞廣陵有鄭士介先生者博學好書負氣節不與世俯仰者也里居嘗率其同黨迎黃石齋袁臨侯兩先生於被繫時爲冬官則倔强朝臣之側時有建論開寧國煤山者下司空議先生在屬曹獨毅然不可夫袁黃故名臣方其被繫過廣陵城有緹騎監于外官伺察于内冠蓋屏息不敢通姓字而先生乃率六七諸生請以師弟子禮見浩歌且泣旁若無人而及其阻煤山之議也又當舉朝言利事析秋毫之日宰執大臣皆猶豫持兩可而

先生獨毅然爭之如此余故慨慕想見其爲人及遊廣陵留數月又悉先生行事凡恤人之貧矜人之節殯羈旅之無家者大畧可紀也雖然以余所聞所傳聞皆已亥以前事已亥先生年五十人之觴先生者既序而傳之矣嗣是先生子晦中成進士讀書中秘越二年改授侍御史當是時余官左都御史與晦中日相見因愈以知先生而晦中甫入臺班輒能爲　朝廷任興革事勑法鋤奸與百姓以休息而其上書論田賦闗稅人材陞遷刑獄諸大政前後數萬言人之見之謂不異賈生痛哭而陳景畧捫蝨而議者余因奇之曰子官御史數月耳胡言事中機宜如是晦中顧再拜起曰此皆家大人教也余因愈服先生之爲人而歎古人之立身與齊家治國誠無二道也先生扶正氣于袁黃諸君子道消之日建清議于錢刀肆逐之時其節概蓋可覩矣而又勉其子以致于其君斯其身之教於而家與措於而國者爲何如哉今年先生壽六十晦中已不幸早逝世之觴先生者謂使晦中尚在必羅大官之奉以獻于其親而今則否余獨謂不然禮稱人子之孝在貽親令名耳晦中雖

往而鄉之夫夫士成舉其善狀請諸學使者而崇祀之今已四年矣夫數百年來有其子崇祀學宮且歷四年之久而其親始稱六十者哉斯其令名之貽固已在千百世而非徒太史氏之　覃封也矣然則今日者舉康爵以壽先生蓋未有盛於斯者也先生外甥許子念修力臣師六爲予素交孫太學熙續能讀祖若父書即念修之壻而力臣師六又向隨先生于袁黃之側者也因馳書走千里乞予言壽先生予固素慕先生之爲人也爰舉其平生而約畧書之以授使者

鄭節母雷太君五十壽序　張玉書 素存

嘗讀張子西銘之言曰富貴福澤所以厚吾生也然天之所以厚之者非槪以施之者也其間有生而即得其全自始至終無一之不厚而無幾微之稍有憾焉此全乎天之事而無與乎人之功能者也有生而天未始不欲亟厚之以全而其間或有未即於全者則有待乎其人之功能以曲成之而卒至於無不全而後乃深歎天之所以厚之者其意至深凡所以貞其操著其德展其才大其福者如此其至也凡天之所以待豪傑有爲之人無不然而於女宗內則者亦若是吾於姻母雷太君見之矣太君產於名族伯父伯籲先生暨尊人仲升先生讀書績學以理學名家聲重江淮間士大夫稱美雷先生至比之濂洛太君自幼濡染家訓舉止不凡及歸我晦翁先生閥閱高門名德作配鍾郝之禮法傳誦一時晦翁披日月之清華由玉堂而晉臺職感激　知遇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切搢紳瞻望其風采謂旦夕且鹽梅舟楫覆露宇內乃未登强仕之年遽赴修文之名此不獨通德一門之所繫其亦世道民生之所繫者乎

太君咏栢舟而矢荼蘗銜哀飲泣痛不欲生顧自念兩尊人在堂春秋高矣不敢以未亡人稍歉子婦之道凡所以承歡而將順者一如晦翁之存兩尊人幾忘乎其爲無子迨至太翁即世令嗣有常年方弱冠弟聖臣尚未成童一時外侮踵至太君支持門戸遺大投艱至有鬚眉大夫所不能任者不憚以一身肩之務使兩嗣君得專精於問學未幾有常高捷北闈聲華茂著今且驤首　皇路駸駸通顯太君克襄之力也不寧惟是廣陵習俗浮薄加以族大口衆猜怨易生調停閨閫之間輯睦渝訛之態其難十倍於禦外侮太君隻影煢煢綜理家政惟是將之以至誠行之以至正以禮自處即以禮處人寧爲其讓毋涉於爭寧守其默毋近於譁蓋其操心最苦慮事爲最周矣人第見今日德門昌熾屢沐　恩榮階下孫枝森然挺秀謂是爲太君福遇之盛而抑知夙夜焦思小心翼翼歷之三十年而始有今日也哉大而後方慨然於天之以富貴福澤厚太君者未始不全而特姑予之以不全此正天之所以玉成其全使其才與德並懋大有造於而家亦可以知天意之篤矣寒舍與

徒門世爲姻亞余第四妹爲太君姪媳太君淑女爲余五弟韋存之婦余次男思默又爲太君之姪孫壻故知太君之閫範甚稔今季秋之月爲太君五十悅辰余羈縶京師不獲從諸親友捧觴稱慶特從遠道緘寄蕪詞有常其以余爲知言否也是爲序

鄭節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王揆藻儒

歲在閼逢敦牂之九月中澣廣陵鄭母雷太恭人壽登七十恭人爲侍御晦中先生之德配侍御尊人水部士介先生與家淵澄二兄爲己夘同年友而余姻翁韋存張君則恭人壻也恭人兩孫判璞崑貽將爲其大母介觴徵言都下一時賢士大夫賦詩甚盛余久稔婦節母儀其可無一言侑爵今有具其壽母之狀者曰名家子嫁於世族之門夫子爲朝名臣身以夫貴以子貴有孫稱其家兒年今七十此固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則又有某夫人者蚤喪所天中失子遭家多故年至耆而憂勤勿衰此則人生所值之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迺於恭人一身見之嘗聞天道無親恒予善人大古今難能不易覯之行宜爲天所眷注而博觀往牒以及耳目之所睹記反若彼蒼多嫉妬而折磨之幾疑天之厚待庸人而薄於賢哲不知凡天所未厭而佑啟者每不恤假予於賢哲以補其缺陷此固未可責之中智以下也方恭人以名家子相侍御官京師也侍御方謇諤有聲迺二十一歲而稱未亡人天之困恭人者一及代侍御事

水部以孝聞水部公一日在堂蒞孤受一日之庇印恭人尚可弛一日之擔無何水部殁而外訌起天之困恭人者二於是恭人以矜㷀之身當膽臥薪日望水部侍御之繼緒有人迨長君一登賢書再官粉署恭人謂可即安何天未悔禍比部一殁而㷀㷀孀母遂不得不以撫孤子者轉撫孤孫而心滋戚矣是天之困恭人者三今夫行百里之道未嘗不少憩於半途涉長川泛大瀆怒濤雪浪颿檣勞敝之餘亦必予以淺瀨托足何恭人劬勞數十載命罹在笥名圍在側曾不聞大母之逍遥而

內外拼擋唯日綢繆未雨豈恭人賦命實勞哉曰此天之大有意於鄭氏而不得不藉手於恭人也盖鄭自潔潭公以來世有隱德故簪纓獨冠邗江水部一支所積尤厚當侍御抗疏論田賦刑獄諸大政數萬言中所裨於國計民生何限比部之服官復能繼之譬如祖父有所種植其息蔭必享於子孫而剝復絕續之交祭條風雨其能不資護惜之人天既欲昌鄭氏之後護惜之任遂若篤生一恭人而畀之責恭人即欲同庸婦人之優游豈可得乎然至竟世澤豐隆北堂無恙板輿彩袖繚繞

孫曾鳩杖盤匜承歡致養人間老福究何嘗不大集於恭人論者樂恭人今日之樂政不必致疑於前日之天也抑余尤有進焉周家王業八百詩書樂陳艱難管子有言願君無忘射鉤而子輿氏獨許曾子爲養志寄聲荊璞崑貽君子之孝務真大者遠者從此侍大母而耋而期頤其無忘祖若父之舊德而繩武光大之是則今日報劉切務真恭人之心也介壽諸君即以是誦於恭人之前恭人必以余爲知言而快進一觴乎是爲序

鄭岳母雷太君七十壽序　張恕可　韋常

歲甲午九月既望岳母雷太恭人七十大慶恕可羇於職守不克躬叩堀前捧觴上壽北望翹企久之迴憶念年前甲戌太恭人五十初度維時以孝節受旌各臺兼以內兄懋嘉貴晉封　龍章寵錫余獲隨內兄後拜舞庭階太恭人顧之驩然色喜又十年甲申太恭人年及耆內兄以選人需次仲夏赴都余時出守杭州六月中過邗上預祝而行迄今又迨迢十年矣十年中唯辛卯秋叨蒙　欽假往返維揚得瞻色笑倥傯別去又已三年今者

慶屆古稀壽域宏開斑斕繞膝賓從盈階笙歌競奏衣冠文物極盛一時人莫不嘖歎太恭人得天之厚膺福之隆而不知太恭人五十年來食荼茹蘗殷憂百端且自甲申至今十年之拮据焦勞尤人情所難處苟非積德崇而推誠切亦未易能備美如此也蓋自舅翁侍御公騎箕上升而太恭人之任重思危暨內兄懋嘉赴名玉樓而太恭人之任愈艱而思愈苦美維太恭人律身以禮事上以孝撫下以慈御衆以誠持家以儉懿行大節姻黨無不灼見昭知而起居日用之微飲食服御之細

余忝樂衛至戚獲聞門內之行有較他人而獨詳且悉者鄭氏累世席豐履厚而太恭人膳無兼味衣必澣濯也再遇　恩榮重膺翟茀而太恭人撝謙自矢朽馭常凜也食指數十供頤指使而太恭人躬親瑣屑事必身先也長齋繡佛所自奉者爐烟苦茗而已其操作刻勵之況若與單寒無異故素羸多恙而獲以精强享遐算非其惜福格天所致耶夫人之積之者厚則天之報之者隆太恭人苦節勵行數十年於茲邇始以內姪荆璞昆季各諧家室志願粗畢懷抱差寬以數準之則其享報

者正方來而未有艾也內子隨余杭署亦十載未得歸寧茲率兒子千里赴祝與內姪輩同列進觴一堂四世團圞猶宛如甲戌初度時象也太恭人能毋驩然而色喜也乎且也荆璞兄弟循循雅飭不愧家聲由此黽勉問學蔚為國楨振振繩繩簪纓世衍異日慶耄耋慶期頤其顯榮光大必更有倍於今日者跂予望之矣謹為序

鄭中翰四十壽序

許承家 師六

吾許與長齡鄭氏先世皆從河南遷歙鄭之遷自宋進士文顯公始入明居貞道同公殉靖難節世有忠聲吾許始祖則唐守睢陽遠公與張中丞抗賊同赴難者也厥後子孫多顯仕半留豫半居歙兩家皆守先世忠貞節義以為家法無何又俱移家揚州時外王父東里公與先王父士粲公交善自束髮同受書黃世寧先生及冠同補揚郡弟子員同數應京兆試又同入南雍同見賞傅新德先生以故兩人深相結嘗語曰吾等皆忠貞後裔子

孫宜有結絲蘿為婚姻者于是先君贈公遂為鄭氏館甥舅氏四人與先母同乳尤相友愛四舅氏之子晦中公遂與余長兄念修公結為婚姻其子懋嘉君即余家館甥也未幾懋嘉與吾兒昌齡又結秦晉凡三世姻云蓋兩姓婚姻之多殆未有如許與鄭者也猶記余少時追隨舅氏良久及長遂與表兄晦中公共研席往來辨析極一時唱酬之樂而晦中公成進士入詞林為名御史不十年已遍歷諸職恍如昨日事時君方數歲就外傅輒有神童目初搦筆為文能髣髴蘇長公蓋其時以策論取士故下筆追蹤古人如此由是博極羣籍凡周秦兩漢唐宋百家之書無不研習無事又好吟咏越戊午君早登賢書其硃墨行稿人爭購之一時為之紙貴所刻詩則有含英閣全集詩餘有藥樓詞三卷此皆卓卓不朽者蓋其名已在天下矣已未後數上公車都中卿士大夫無不極口讚美折節相往未戊辰君卷為通場所賞而車未遇人多惜之然以君之才當如陸放翁所云極某之文弦歌而薦郊廟與冊而施朝廷然後曰空豈以一日之擯落為君慼哉君孝友無與比遭怙恃喪哀

毀異常及兩承重時葬祭如禮繼母今在堂而侍奉猶孺子待弟妹無爾我凡婚娶及一切酬應皆君主之及弟病亡君泣不止為部署其家事如生時又性仁愛凡王父及父未了願悉似續成之如育嬰兒賑貧乏修圯橋故禽畜之類皆先世行而未竟者君一一踵行所謂克終厥敵也近以桌某以官欠陷重刑君解金代輸得不死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余故素重其人而于君四十之辰遂畧述平生以為壽蓋君負不可一世之才而又有物我一體之意其博雅可接君家康成而慈惠亦不讓

君家介夫雖君今日已以孝廉拜中書而雅非其意其必能繼先世柱史之業騎銀杏葉持菱䊵草制巨槐樹下無疑也聞之羅文肅公曰凡負一代之才者必有一代之遇合而貽厚澤于斯世則必享厚福于千百年余衰矣追思舅氏封太史公及表兄御史公風烈猶在目前而今而後余與兒昌齡及中書君亦惟有讀書砥行以承兩家先世之澤且願子孫更結絲蘿以昌厥緒推而遠之雖百世姻可也何必三世哉

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張學林 念明

渭陽遯室仲太君表弟員外郎荊璞之生母司馬崑貽之本生生母也歲乙丑年登大耋仲春上澣為初度之辰戚鄙躋堂稱祝以余為鄭之自出熟閫門內之行不遠二千里索一言以介觴余發緘卒讀俯仰渭陽四世之盛衰而不禁喟然有深感也鄭自新安遷揚于今百五十年矣外曾王父水部公當明天崇間與兄超宗公齊名領袖東林聲稱遠邇而圖書翰墨池亭館榭裙屐讌游復極一時文物之盛洊遭兵燹門祚寖衰入　國朝而外

王父侍御公起家甲第入玉堂改西臺文筆諫草譽望赫然有加於舊迺未幾捐館舍舅氏比部公昆季皆未冠外侮侵凌幾有風雨漂搖之患外王母雷太恭人以未亡人手口卒瘏內外協贊門戶於以復完迨舅氏登賢書恢先業授官郎曹葺昔時園圃稱觴上壽於北堂觀者嘖嘖謂鄭氏有子可謂世濟其美矣無何赴名玉樓荊璞以孤僮紹緒崑貽出繼聖臣公後又失所繼母煢煢弱息外侮之蠢至倍甚曩時皆雷太恭人一身搘拄之厥後兩人授室獲有寧居登上舍需次銓曹三葺休

園復捧觴上壽如昔日館閣大人爲作記詠歌其事咸云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可不謂再盛歟何江河日下人情險巇雷太恭人暨舅母許太恭人相繼棄養孽生骨月外訌内侮叢至畢集荆璞抑鬱湮塞積有歲時遂殞厥躬年猶未艾雨雛黃口孱弱零丁内無老成強近之援外之憑陵而魚肉之者猶日肆其虐而未已衰緒之一綫荼毒尤更倍于前其裝飭内政撫字遺孤緊惟太君是賴則太君之所處較之雷太恭人當日勢不綦難而心不滋苦歟嘗觀天之相有家也毋不于其興而于其

廢使當衰遲之際不畀以扶危定傾之人則一蹶不復振者不少矣渭陽四世數十年間迭盛迭衰其由盛之衰者數也而由衰復盛於孤危荼蓼之場終克繼續融光大之業成資閣德爲之轉旋焉觀雷太恭人之兩復于盛則太君之馴至于庥可知皆天所畀以相鄭氏之人也先是聖臣公蚤世比部公年逾強仕虛冢嗣誕產眈視者不乏其人佐蓮日益卒未協熊夢之祥惟太君連舉大夫干二克紹雙支其功于鄭氏者爲大而處儔輩中旅進旅退渾渾吶吶絕無幾微矜詡驕人態食粗衣澣于維揚綺靡豔冶之習毫不染焉識者即知其室有厚福余兒時從先太恭人歸寧外家調饑飽視寒燠太君於余兄弟憐愛有加余稍長讀書握鉛槧太君尤益喜每課荆璞崑貽動舉余以爲砥礪其侍雷太恭人也婉孌小心四十年如一日儕輩多前逝獨太君依奉之日爲長厥後余至通德帷太君爲尊行語輒及昔時欣戚之陳迹追惟先德向余雪涕其孝慈純一之懿美殆不學而性成者比年來調衆口而拒侮余亦由習見雷太恭人之已事悉有成法故其念深其天定是太君之壽

繫于太君之一身者猶細而繫於鄭之宗祊者爲鉅室乎戚鄰諸君斤斤謀躋堂之獻而鄭重于祝嘏之詞也荆璞遺孤二今已皆勝衣入塾能揖客矣崑貽有子二人俱有聲黌序雖名位富厚猶弗逮於前而兩門蕃育之寖昌亦數十年之所未有也休園亭臺未圮草木猶新當茲艷陽之辰崑貽率子若姪持卮長跪舉他年之故事上壽阿母之前如昔人所謂阿奴碌碌長依膝下者太君其顧之囅然而進一觴也乎余鮑繫一官停雲南望而又悵不能躬際其盛也是爲序

鄭母仲太君八十壽序　　吳煒　覲陽

出揚州郭遠近數十里間以園名者蓋亦不下數十若池臺林木不假雕飾翛然獨秀于城市中則無出吾鄉鄭氏休園之右者當前明天啟崇禎間水部士介公與兄超宗公領袖東南褰屐文酒讌會無虛日往予客揚州讀書家侍御公存園以枌榆親串之雅辱交于水部曾孫荊璞崑貽兄弟得周遭瀏覽想見昔時主賓文物之盛比年來鞅掌仕路舊遊蹤跡既强半浮沉即一二故交亦復墜雨秋蒂邈不可即讀藹藹停雲之詩未嘗不三復

致意也今年首春得從弟伊在書知荊璞母夫人仲太君以二月上澣稱八十觴仲太君者前侍御晦中公子比部有常先生淑配也生子二長荊璞次崑貽崑貽出後叔聖臣荊璞雖蚤赴玉樓有子二人已嶄然露頭角與崑貽諸大大子金玉輝映閭咸欲得予言爲太君勸進一爵予嘗攷劉中壘列女傳載古來母儀若賢明仁智貞順節義之類凡百有餘人各繫之以頌繪之以圖不憚反復稱說以奏進人主蓋王政必自內始古人于女子之生所以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與教男子子無多異者誠有見於內治之理亂即家道所由盛衰其關繫不獨一時一事已也鄭既承累葉簪紱之後中更侍御及有常先生風木之變太君奉姑雷太恭人暨嫡許恭人以弱婦搘拄門户手口卒瘏綢繆備至近十餘年來雷許兩恭人及長君荊璞相繼下世冢婦李恭人煢煢膝下藐孫孱弱風雨漂搖太君以一身肩之能使高曾以來尺草寸莨無致蹤蹋至今客來南中問蕪城月榭風亭幾經銷蝕獨休園一邱一壑與昔年芒鞋到日風景不殊知太

君內治之修經盛衰數四秉除能不失邯鄲故步其爲賢明仁智無愧母儀蓋未可更僕數也予既忝荊璞昆弟舊交弟伊在又于荊璞爲半子葭莩之戚其知太君安詳故不敢摛藻祝嘏謏詞惟追述舊遊以志今昔之感亦以見太君之獲享長年爲天之篤厚鄭氏將扶植其子孫昌大其門祚而特于太君之起居飲食一一陰助而默相之也御板輿升輕軒太君周覽家園其亦可忻然而進一爵乎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沈德潛　確士

吾讀春秋左氏内外傳言婦女以百數自魯敬姜宋共姬紀叔姬而外名節完好可稱道者曾無幾人此歷代高門世閥若王謝崔盧之屬男子子多閒人而中褱傳者絶少豈女德無極内行寳有難能者歟抑婦人名字不出閨門即有之而未必傳歟歲庚辰予為受天鄭子序其尊人箬溪止心樓詩知鄭氏世有令德自箬溪曾文父水部侯菴與兄職方超宗競爽幾社傳子侍御晦中及孫比部懋嘉水本本源文章經濟皆確能專美一代予故

謂箬溪詩發源家學政如杜審言之祖孫庚肩吾蘇瓌之父子非盡芝草醴泉比也及觀受天所葺休園志則鄭氏自潔潭翁以來家世相傳率優内政前此陳眉公艾千子王于一諸所為祝嘏之詞各見于本集者固指不勝屈即近代侍御配雷恭人箬溪妣仲恭人清風亮節亦已足相繼乗不朽此則鄭氏家政整肅之效能獨能古人所不能者今丙戌秋七月下浣受天生母高恭人五十受天列事實具書幣丐予一言侑壽觴書稱恭人年十七歸箬溪二十有二箬溪不禄恭人偕嫡李恭人

同德一心植節撫孤子鄭雖代傳清白不雄于貲財較之桑户捲樞朝不及夕者家殊大温飽又箬溪同乳止二人弟崑貽業前出後叔氏受天上有兄自申又垂髫而天枝葉眦劉泉究究謂是可將而有也奮擊撞褱思摩厲以須者實繁有徒此閒左支右吾自箬溪及李恭人先後下世捍風雨保牖户恩明義美蓋非一時一事則高恭人隻手搘大廈其有功鄭氏為不可忘受天所由欲列狀籲當事上陳請　旌而特假介壽一言導之先路也予惟古來名公卿大儒何嘗不稟父祖之教以成

學問以就功業而史册所載若漢雋不疑晉陶士行唐柳仲郢宋呂原明歐陽永叔率多成就于母氏教誨則閨中師表面命耳提即具慶之家恐父之尊有不若母之親者況未離繦褓遽稱藐孤如受天者耶方今

聖天子在上宏開鐵網士但抱一材一藝無不可騰驤　皇路受天承累葉通顯之後即不必吾伊佔畢與寒畯爭尺寸之階苟以其才効能一官于以上荅

主知下承先業其顯親揚名慰母氏數十年飲冰

齧雪之苦者豈獨區區張筵製錦已耶予故因復鄭子書身自勸爲之加計老人通籍之歲較受天此日年齒不止加倍以長受天苟用吾說爲母氏踞進一爵知必犂然有當于心爲老人言別浮一大白也

鄭節母高恭人五十壽序　宮煥文[illegible]臣

國初吾揚兩鄭侍御史一金吾公子方旦一水部公子晦中以從父昆弟先後入臺垣奏稿成帙章上輒聲聞　殿陛間至今數諫院題名及兩公後進者面未嘗不洒然欲汗也先伯祖中丞公與鄭世爲昏姻叔兄能齊妻方旦公女孫而兄女壻克諧則又晦中公仲孫崑貽子也崑貽之兄曰箬溪承水部公遺構葺休園以居予前以庵　蹕迎鑾兩過邗上間咸友遊讌數飲予其中園地薄城闉夾民廛而水木明瑟翛然自遠揚州亭館三百

六此當爲其魁首惜箬溪已前逝今所稱園主人即需次理問哲嗣受天丏予以文壽其母夫人者也受天性恬退不妄交遊每旦盥櫛後即手一編坐園中或與老蒼朋輩三數人賦詩彈琴煮茗以相娛樂揚地酬應喧雜勢炙手可熱如受天東脩自好不隨俗步趨者少年中蓋百無一二焉顧少孤露生再期而失怙賴嫡母李生母高兩恭人左右提挈以養以教纔一紀而李恭人又即世近十數年來門戶支持風雨捍蔽俾其家和平安靜無憂于內訌外侮者尤高恭人力也受天每念先人

蚤世未得盡一日饘酏酒醴之養遇歲時臘膢及兩尊人諱日若生年懸弧設帨之辰往往心悲蠢索以未能雞豚逮存爲憾今丙戌秋七月高恭人五十初度方今聖天子德化翔洽民無論男婦享高年躋老壽自八九十至百歲以上者所在多有五十大衍之數甲子未周非遠以是詩多于人顧受天念母氏十七而守越五稔而孀中閒送往事居飲氷茹蘗什倍于窮巷掘門蓬髮歷齒之苦者且三十年將備列其狀上之當事冀得援例 旌表其門而先假

綽綰之詞爲畧敘其涯槩故不遠數千里寓書京師丐予一言以爲請 旌之嵩矣是不可以辭也予惟近代風俗侈然生日自四五十後但有力皆得製錦稱觴用一切不根之言托名于大人先生以爲榮昔裴松之嘗病當世碑版志傳多失實欲上言令諸立碑者皆列欵上請俟朝命報可乃許予鄉嘗深韙其言欲疏請禁民之無德而稱者毋許擅作家傳如見任官槪自立碑者比如養人清操亮節方將勒貞珉榮棹楔載 國史郡邑志以傳不朽一言介爵表幽貞之德慰仁孝之心亦鄉黨親戚之責也又多乎哉

揚州休園志卷三目錄

文

揚州休園志卷三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文

兩世鄉賢錄序

鄒象雍巽宮

廣陵鄭公晦中爲余同年友其士介先生則晦中尊人也歿而鄉黨念其德不衰爲請於當道先後祀之鄉賢祠中晦中子有常取請祀上下文移彙成一集題曰兩世崇祀鄉賢錄間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不禁慨然曰先生與晦中固未亡也憶昔丁酉歲余與晦中同舉於鄉已亥秋世祖皇帝下詔復策士余與晦中又同舉南宮廷對後晦中擢高第讀中秘書余以候選還里邂逅間僅得一望顏色不數年晦中授侍御正色敢言朝野仰望其丰釆未幾聞以勞瘁卒於京邸余時私念之未嘗不涕泣想見其爲人也方是時先生幸無恙迨今夏余以事過廣陵亟趨先生所謂不見晦中得見先生庶幾老成之猶在而先生於癸丑冬又作古人矣嗚呼何賢者天奪之速而終不可得見乎然今觀集中所稱罷解毋憂及忍饑以進膳也則猶見先生與晦中之孝所稱沮利孔

飭器用及掄才察吏諸封事也則猶見先生與晦中之忠所稱休園之著作及臺館之文章也則猶見先生與晦中之才所稱屢疏歸田及爲後進推轂也則猶見先生之節與晦中之義所稱推解拯援之不倦及平反寃獄軫恤兵民也則猶見先生之長厚與晦中之仁慈其他纖行小節率皆歷歷可考則嚮之所想見其人而不可得者今無不於簡編中過之故曰先生與晦中固未亡也抑余尤有感焉當三國時吳人紀亮爲尚書令其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雲母屛隔座中外莫不榮之夫父子同仕於朝特一時之寵遇非必其人爲有德者流也當時已嘖嘖若此今一展縣間而先生與晦中煌煌並列千百世之下當有聞風而興起者則以德榮於身後視以位榮於生前也其相去豈啻什伯而已哉余又思集中所稱先生蚤歲即杜門乞休晦中亦未竟設施而卒則將來繼祖父之德而昌大之者端於有常是賴而有常閉戸讀書能世其家學余一見識爲恂恂儒者今輯錄祖若父遺蹟而又序列前賢以附於末殊有闡幽表微之意余因以知賢者之必有後也則士介先生

與晦中之未亡不特於簡編中遇之而更於有常信之也夫

休園省錄序

許承家 師六

古經傳之垂於後世其旨不一大率教人爲善阻人爲不善而止然漢建元元光中經學大著一時轅固申公之倫卓然有所建白而禮官復勸學興禮以先天下空天下知所嚮風矣而其時風俗未盡厚邪慝未盡屏息一再傳而茂材通經之士且有不奔父喪肆然而無所忌憚者則其他可知也宋熙寧後程張諸君子於經傳益多所闡發而朋比相傾浮薄好利之習當時亦未衰止何也是豈流風日下而古聖賢之經傳不足以救之歟非也

凡人聞善之名而喜與之言聖賢之實則畏而不敢任故其言行往往戾乎經且曰聖賢之書非爲我輩設也尊聖賢過甚而聖賢之教亦胥以亡不知聖賢恃以勸戒天下者止此善不善之兩途出乎善即入乎不善天下無中立之人心亦無不君子不小人之學術於是士介舅氏憫世風之敝而作通言即人心喜善之意委曲巽順以導之又即其畏聖賢之意而示之平常無奇之說使三尺童子可以曉暢其義而其實乃爲古聖賢之所不可過而又懼人之潛入於不善而不察也復彙古今

之逸說聞而足戒者爲省錄自聖賢及百家諸子神仙釋氏之言無不採擇而卷帙無幾使人一覽輒盡而不啻晨鐘之發深省者其救世之意蓋已至矣且夫古之立言者與立德立功並重謂有裨世道人心也今讀通言省錄二編可以爲聖爲賢爲善人爲君子甚則爲愚爲魯而必不爲無忌憚之小人夫人勿肆然而無所忌憚則道在此矣於以大光聖賢之教而輔經傳之所不及嗚呼亦曷可少哉

休園通言序

杜濬 于皇

六經四子教人爲善至矣二氏之言因果罪福之說雖近於誕放脅持要不外於勸人爲善即其流既下靡曼卑俚莫如元人以來之傳奇詞曲然其於忠臣孝子誼友節婦雖遭逢不偶而死有餘榮而其於寡廉鮮恥趨利附勢忘恩背義之徒雖富貴薰天必湼其頰以示無面目蓋勸善懲惡之志無往而不存如此然而世之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何也風氣爲之也風氣之所爲能使人生而數歲即知愛金錢習欺詐十齡以上即知好權

勢走津要二十以往無所不至方是時吾意雖有吾夫子懼而操觚日作一春秋猶將不勝也而況其他乎雖然物不可以終窮而變通出焉有人於此違俗獨立身修矩矱之行口道仁義之言用以羽翼經傳嗷述先正豈必求旦夕之效哉夫當其未變未通也善言脫口則羣然竊笑其迂腐而及其變通於一旦則舉向之竊笑者亦翻然勃然頓覺其言之有味而梯航以求諸聖人之經蓋爲風氣者天而留茲碩果以扶微陽修身立言之責在人亦非小補也此吾友鄭士介先生之志也求之

古人若徐幹王通其庶幾乎

休園詩餘序

徐　芳　仲光

予少固陋性不喜詞曲以爲吾儒之學自性命道德經史以外有古文諸體又復有詩詩又有歌行律絕古近諸體之不一其以游泳性情抒發胸次亦既足矣塡詞音度柔靡多脂粉淫褻之氣士誦法孔孟以立言自命才情筆墨不宜用之於此也後讀蘇子瞻歐陽永叔兩公集而得其詩餘雖宋元詞曲所從出其韻節爽雋所以感人又有出於詩文之上者因歎聲音道微而時代遷移愈工而益侈雅頌之變而樂府也猶蚪蚪之爲篆隸也樂

府之變而詩餘又變而詞曲也猶篆隸之爲今書行草也雖孔孟復起不能盡去以復其故惟矩其正無即於其蔓於以見才而明所學亦無不可矣且以三百篇未有之先而擊壤卿雲謳吟既已代續其尤著者五子以昭其法誠拘幽以表其幽貞箕山以寫其清狂狡童以志其哀怨古高人逸士奇懷亮節托旨深遠而臨風慨慷固有吐字成聲不極其情不止者安見宋元人之必遜漢唐而詞之有戾於道也同籍廣陵鄭士介先生以詩文名江淮有年近進而爲性命之學治圃旁舍蒔花布

石盡謝塵事日匡坐其中名曰休園閒以其緒餘寄諸翰墨所著通言省錄諸書皆足以砥柱頹流羽翼名教近復出其所製詩餘數十首示予予怪先生學道人乃更以才見也已徐而讀之則靜者可鑑莊者可銘秀者可餐珍者可佩或洪鐘鈞擊或邊鼓輕敲或揮塵清談或拈花微笑或猿鶴空山之寂歷或皐比廣座之方嚴或西臺慟哭之悲涼或蘇門長嘯之蕭遠蓋先生之學與所得於性命道德經史百家之微者畢寓於諸篇之中其感人誠深而其情之見乎辭者亦烏能以已也黃魯直喜作艷語秀鐵面訶之而廣平梅花固不害其心之鐵石即宋初填詞首稱歐蘇兩公而其言其人固已卓然於千古矣詞何戾於道詞如先生道不在是耶嗚呼高人逸士奇懷亮節之鬱勃於世茹之不能而吐之不可苟非讀騷痛飲與縻其情於名花怪石長篇短什之間亦安所置其胸次哉予既自愧所學之陋而又虞以才艷先生者之失先生也爲表而出之夫詩餘若休園者可也

休園集句序

周　漁大西

詩三百篇古人多斷章以取意其所取不必與原詩合而與引言者之意則無不合讀休園先生集唐其得此意也與唐人之詩去今千幾百年其人其地其時事景物曠焉莫可追即而一入先生之采輯若預爲今日之人之地之時事景物而作今耶古耶斷章之妙固如是耶漁獨怪先生平日所爲詩已居然唐矣即目前所刻詩餘草雖本宋調然往往能與青蓮憶秦娥烏夜棲諸曲相頡頏又猶然唐也夫以先生之詩則居然唐詩餘則猶然唐又何取乎唐而集之也哉先生蓋偶抱恙慵於贈答而遠邇求言者更日以至於是出其胸中全唐摘彼成句發我新思如駕輕而就熟謂與平昔撚鬚苦索者較便焉未幾得百首又間易陶之五言古爲近體俾讀者疑爲王孟佳什曾不復辨其爲陶爲唐也得三十首詩從三百篇變而爲漢魏古至晉獨盛稱陶再變而爲唐唐又以制科稱獨盛或後有作者莫能及矣乃先生之詩與詩餘固久歎其以今人而超越古人而茲復效斷章之意即取古人以超越古人豈不極盛矣哉漁過歸雲堂

而問疾焉受讀終其卷因得其意而爲之序

休園集句序　　許東甫草

晉宋間顏謝爲詩人之雄變古近律句取俳儷陶生同時雖志不在詩然風格嫣然盡洗近體還之古風矣今欲集陶爲律繼子瞻而起難哉唐一代之詩自初而盛自中而晚日異月新雜晚於初固易辨即雜中於盛人能辨之今欲集四唐人之詩若一人之作不綦難哉休園先生集句是已夫古也律也初盛也中晚也皆作者有高自矜負之意變易格調欲成大名於後世故冥冥然入於風氣升降之中而不自覺若先生者胸中曠曠然無古

近升降之見率其所欲言見古人之言皆我言我亦不必自有其言也陸子曰六經註我我知言哉先生之有得於心深矣詩云乎哉

鄭太史制義序

許承家 師六

余束髮從趙宗士介廷直諸舅氏遊見其慷慨論列謂士生斯世苟得攝尺寸柄舉平生所學措於朝如兵農禮樂政刑之類必得一節以自効即不然亦當如昔人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涉沅湘汶泗進而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述往思來庶幾無負所欲論著者矣無何趙宗舅氏為世用不克終而廷直舅氏亦鬱鬱未展厥志獨士介舅氏以冬官解組歸優游田間著書立説為務而次嚴實能承父志以益大其業於周秦漢魏以來之書無不

精習條貫為文奇正不一格大率發乎情順乎理浸淫乎韓歐曾蘇之氣而一軌於歸胡諸先正之體法又時出其餘力以博綜世務寂坐一室廓然有大志向與余兄弟讀書草堂酒後耳熱奮袂歌呼逴逴露發己意未嘗不如諸舅氏慷慨論列時迺余才益拙遇益窮氣亦漸而平而次嚴負其英發不可一世之槩一出而舉於鄉捷於南宮今且充史官肆六書典文字矣於是次嚴自燕都馳其平生制舉業而屬余序以行余故為書以貽之曰子亦知史官之重乎昔漢司馬氏以太史掌天官天人事物之變洞悉於胸而且究天行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汲汲不少息如是故其筆之於書咸達於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指以及禮樂律歷封禪河渠之類如身歷其事而為之説凡此皆史官職也今子制舉之文已見於天下由是而求所以稱是職者退則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進為　朝廷備顧問皆於是在且使舅氏所為述往思來不可卒得者續其志以無忘其所論著當不異司馬父子之於漢時而鬱之奮袂歌呼而有所發露亦庶乎其一慰也已嗟乎士翳需

窮年終老牖下而不得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以奮見於世固可勝歎乎哉

鄭侍御疏藁序

黃與堅庭表

順治甲午選博士弟子入太學丁酉御試順天舉人己亥廣額擢進士六載中異數有三而皆蒙推擇者余與鄭公晦中二人而已公官庶常改御史補授者一年不四十而早世公之父士介先生持所梓疏藁示余余執之泫然曰此我亡友之遺牘天下所周覽而歎息者也余其能卒讀乎已復喟然曰嘻余過矣凡死生之數類不能强而致之其爲齊彭殤一壽夭之說者亦疑於誕而不可爲矣夫人自有其所以恃而永垂者舍其已之可信而聽之不可知之數則修短延促其說舉足以亂之無乃幾於繆矣乎余是以深思其故而復有歎也夫言官世之顯職也是官也非逡巡洪退養默之所能爲又豈摭浮聞摘漂說說情徼譽以爲稱職云爾哉天下之安危利害麇集蝟起不可勝計若以數十年熖厝不發者一旦而發之可謂之善矣且夫發之一旦而猶因仍數十年知其議之可守補偏救敝至於無窮故留心國計者與建釐革迨夫數十年之後而常推論所始以爲誰之功蓋言官之賢者歿其身而不能歿其道也公受世祖皇帝特達之知侍從日久練習時事已爲國家摘抉蠹壞補塞罅漏甚該以備視天下疾苦如一身痛癢抑搔爬剔惟恐不至所論銓選賦役榷征諸大事如鍼砭之起膏肓刀圭之解癥結忠亮剴切千百世猶見之其施行於今日者亡論已余讀鄭公諸疏並繫夫天下得失之數故搦管歎息不敢言一已之私而詮次其大端若此吁世之覽觀者其亦知死生之說而思所以勉之矣

鄭侍御疏稿序　計東甫草

鄭次嚴侍御既歿之明年見其中表兄許師六所為行狀敘其諸上疏言事之故又明年乃得盡讀其疏稿喟然曰侍御真言官哉言官者以言為職而已於是不顧其行之可安而惟其言之是快矜意氣則詭激之患生執成見則事機之空失喜名譽則朋黨之漸起自古及今空言害實事不少矣若侍御諸疏言鄉國之所知則陳閘蠹鳳米之害糾加派私徵之弊言職之所見則請寬贓證之法申酷刑之禁言時之所急則請廣掄才之額復推陞之例皆平實無新奇而見諸施行則天下受其福豈意章僅十餘上年不得四十以勞瘁死於職也悲夫甲辰冬我師黃岡曹先生臥病廣陵侍御尊大人水部公時時來視湯藥每聞侍御在京師上疏言事水部公喜即趨以告師師雖病欬枕聽公誦疏草已輒助喜一笑大為言官而使父與師交喜之鄉國天下必共賴之侍御之不以空言為稱職若此是可傳也辛亥五月予再客廣陵夜再讀諸疏愴然久之遂為題詞以寄侍御之子有常使附家傳之末焉

夢鄭侍御詩序　周漁大西

壬子秋九月朔宿吳山樓下鄭侍御晦中見於夢予心知其死也不復顧忌而哭之哀晦中意若不懌者且數予曰與子別七八年竟無一字相及茲哭何為者予曰誠不知汝所在雖有言安得達晦中曰何不就某寺僧方舟處焚之我即得取而覯也語畢別去握手送之哭益哀晦中愀然曰子勿哭子哭我更難為情一脫手而予遂覺憶夢中語歷歷可述祇忘其寺之名捫枕上淚猶盈盈下也晨起詩以紀之嗚呼使他日者果得方舟其人乎予當錄而焚之

分明是汝未能留有淚空餘枕上流長別八年燕邸恨權依半刻武林愁今宵風雨誰同聽明日湖山我獨游總把新詩千遍讀教人何處覓方舟

和周太史夢鄭侍御詩序　吴綺薗次

侍御鄭君晦中與予生同維梓學共編蒲鶵薦一經並入扶風之帳鱣飛六館偕看洛下之碑予以柔兆之年獲含毫於鳳沼君當屠維之歲亦射策於龍墀東閣吹藜曾分青硯西臺列柏獨佩皂囊既立仗而常鳴亦伏奮而屢進年如賈誼偏多痛哭之書氣等朱雲欲請尚方之劒都人爲之斂手天子因而動容方謂聚號蘭臺偉望自騰金馬豈意歌傳萬里靈符遽下玉魚朝野咸痛晳人歲月有同隔世山陽横笛夕照淒然流水彈琴春風渺

矣慨靈光之猶在誰念三同悵遠志之無咸徒嗟一出茲解淮陽之綬過停下澤之車拜德操於牀前重披雲霧過黃公之鑪畔已隔山河其尊人休園先生出新詩以屬和則好友恕菴太史紀異夢以銜哀讀未數行淚零雙袖人天迥别憑文字而猶通生死懸殊賴精誠而若過理原靈契事屬曠聞方在遷延未遑賡報乃素屏支枕莊周偶適於于徐而元晃垂纓元伯疑來於髣髴班荆論舊如看梁月之顔屬草陳辭欲寫江雲之作是可異也能不悲乎爰呼銀鹿以篝燈遂滴玉蜍而走筆壽陵顧影渾忘學步之非邙嶺望墳不禁拊心之切況乎先亡踐約祇一見於人間遠涉尋歌不再逢於石上而頻傳影響畧似平生白馬素車方待巨卿執紼長楊脩竹旋期越國抽毫眷戀驚鳴留連魚素豈非名賢謝世終結習於修文才子生天難忘情於慧業誰其似者望虎賁而不來我所思兮作驢鳴而竟去辭依四韻慟極千春

玉京啟乎暫相留轉眼俄傷逝水流七載未完君父恨兩宵分送友朋愁燈前起草傳遺事石畔聞歌憶舊遊我欲招魂空剪紙他生應傍鄂君舟

鄭懋嘉制義序

方象瑛渭仁

今天子稽古右文　命公卿百執事舉博學宏辭以備　顧問著作之選余以虛聲濫塵啟事秋八月遂奉　命分校京闈自揆鄙陋何能衡都人士且癸酉之役先少傅主畿試得人稱極盛其敢隕越爲大典羞入棘之日矢竭公慎蓋已窮極蒐采矣最後獲一卷博大昌明二三場復宏麗剴切余擊節稱賞意非老學宿儒不能辦擬首薦之會南卷已冠馬子嚴沖不得已抑居次及榜發則江都鄭子懋嘉也余方欲急見其人而鄭子已挂帆南

歸久矣夫以鄭子之才遠試都下詎不思一第爲閭里光寵乃飄然遠引豈誠有高睨不屑者乎已從其同里諸君詢知爲故晦中侍御令子年少負雋才姱修自好不屑紈袴綺靡之習每念先世志業未竟中夜篝燈攻苦不間寒暑於書無不窺揣摩而外精心古學私心欣慰其人如此宜其文之博大昌明無美不具也冬杪鄭子來京師人馬風塵即謁余寓邸秀質清姿亭亭玉立余乃大喜向疑老學宿儒耳不謂其翩翩秀令乃爾也乃鄭子刻其全場闈卷并近稿百篇向余論次夫仕宦之家逐於聲色貨利者多矣江都俗尚華侈竹西之鼓吹隋堤之歌舞其移人情者何限即不然而癖心故業少綜家計米鹽凌雜亦復何心書卷乃鄭子簡練已至此姑無論博大昌明何如古人即其揣摩之富已使人望洋而歎然則鄭子之志槩可見矣今

天子求才若渴一長一技皆得待詔　闕下使鄭子出其所長何難與諸君子爭能角藝然鄭子雖未被楊莊之薦而余幸於糊名易書中得之彈指春光卷對　大廷將益光前業程子曰語秀詞贍

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識論卓絕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而無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則傳世之大鄭子具博大昌明之才而又攻苦不易其志從此尤加意焉由應世而傳世豈直制義已哉鄭子勉之余且藉手爲　國家得人慶矣

含英閣詩序

方象瑛 渭仁

昔夫子論詩興觀羣怨極於事父事君夫詩三百篇皆古忠臣孝子所爲作也忠孝之外別無所謂興觀羣怨屺岵致思凡筵生感以至聚居獨處歎愉怫鬱皆有纏綿悱惻之意使人讀其詩想見其人蓋求忠臣必於孝子非徒鳥獸草木工吟咏已也江都鄭子懋嘉年少負雋才戊午秋余識其文闈中高華典則藹然忠孝之旨顧求嘗以詩名及罷春官遂肆力於詩歌樂府古文詞即寄予數詩駸駸乎唐人風格余竊歎懋嘉年未三十鋭意詩

文如此其進當無已時也乃披其全帙一吟一咏皆有纏綿悱惻之意繚繞筆墨間蓋自其大父水部公解組里居刱休園以詩文自娛尊人侍御公繼之文行籍籍朝野間兩公既即世懋嘉孤幼所謂園亭竹樹幾鞠同茂草矣懋嘉過而傷之乎加整葺與二三同志唱酬其中於是休園之盛復倍於前日嗟乎方水部公刱休園豈僅園亭竹樹傍游觀資觴咏已哉蓋將使子孫世守之無忘先業也使非得懋嘉爲之孫且使懋嘉不能光大而式廓之則雖園亭竹樹無恙於祖若父無與也乃懋嘉不忘其先已如此是故攀條履石睪然興者先人之手澤也堂楹書史觀感而不容已者先人之留貽也良朋佳客唱和乎其中若者可以羣感舊懷先悲從中來若者可以怨懋嘉之詩皆懋嘉之孝思爲之他日出而事 君又豈有異理哉吾嘗登蕪城眺望隋隄竹西諸勝所謂歌樓舞榭已荒草迷離無復向時名勝而鄭氏休園獨鬱然不改其舊盛衰興廢之數固有待人而持之者歟雖然水部父子既丞祀瞽宗其名德昭然在人耳目實有不止於是者懋嘉益光大而式廓之忠孝所感

較園亭竹樹當必更切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懋嘉其勉之哉

含英閣詩序

黄與堅 庭表

余與鄭晦中先生少而投分同籍有三已與其父士介先生其于懋嘉往復二十年交好滋甚蓋已情盤景遽三世於茲矣比過休園不禁悵然追數往迹而水木清華逾以增勝因復盡日流連意興纏屬深有歎乎懋嘉無忘所始而修葺之勤足以移我情也已得含英閣詩草讀之知復於堂構之餘悲感纏綿形於歌咏並歎曰嘻懋嘉之念其祖父若此而詩有不極工者予我觀古者鄭氏莫盛於漢時鄭子游以家學顯迨孫康成擅詩學鄭箋

與毛詩並立學舍而觀其與子書追慕先人語意婉至以知詩學之興未有不本於孝道者晦中先生以讜論訏謨推重海內而未究其用懋嘉一俯仰間無不永念其先德而以推之甚深且迹皆有至性淪浹其間故其為詩含情篤摯抒詞婉娈舉燕游讌賞之詩弗撓其素此詩之有本者也夫培塿不可以為高涸汋不可以為深其末微也名山大川雖有醴泉芝草雜出其間不以為殊異者其本大而以該末也以是論詩而又何疑於懋嘉哉先者趙宗職方好延攬人士於邗之南郊卜築影園士介先生復於宅後繼築休園四方至者驅車引檝相望於道固與漢鄭莊先後媲美者也今懋嘉天資卓邁家學淵深更出其性情從事於三百篇之旨假以追遡康成而追德之門不又代起乎噫此懋嘉所以求其志且將推行於天下而亦故人之所樂得而稱也

則余之老殘尤可歎也懋嘉日坐休園中抒情微事緣物托情製爲詩詞遂各成集余受而讀之上溯騷雅下倣唐宋兼庾鮑之長盡蘇陸之致洵足以陶鑄古今矣而一往纏綿悱惻舉筆而不故忘其祖父昔人謂杜陵之詩原本忠孝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懋嘉之謂歟夫古之爲詩者必有獨至之情輪囷結轖於中而後發於言也人不能解而已不自喻苟徒爲是蚓竅蠅聲儷花鬬葉也者即謂詩可不作而作亦何以爲詩哉懋嘉之詩可以觀矣懋嘉既負驚世之才而不充詘於富貴

聲利之途復懷先篤舊視余如痂日以影園休園前言往事相詢進而與之言溫溫踖踖如也而讀其詩金春玉應佩實咀華有嘽諧曼易之思無流僻么急之態經云詩言志歌永言則他日立朝之業渢渢乎始基之矣余耄矣歸營菟裘吾將老焉紙窗竹屋時諷花嶼之詩吟含英之句追三世之話言懷兩園之故蹟留連感歎當憶記手抄六十餘年事以志君家之盛茲先序其詩以述余懷而未有當也

含英閣詩序

冒襄辟疆

憶前丁卯與鄭超宗弓龍侯梁湛至三公結社邗上後綺影園在城南水湄花藥分列琴書横陳清潭秀空碧樹滿目余與趙老絡繹東南主持壇坫海內鴻鉅以影園爲會歸庚辰園中黃牡丹盛開名士飛章聯句余爲徵集其詩緘致虞山定其甲乙一時風流相賞傳爲極奇二十餘年後再過廣陵兵燹之後已爲寒烟茂草矣晤趙老弟水部士介公相與感慨涕泣不能言未幾而水部公嗣君晦中侍御成進士蜚聲於蓬山楓殿之間經濟文

章海內共仰水部公葺休園以娛志優游泉石重與余二十年觴咏其間固自樂也又幾何時而公歸道山丙寅秋余年七十又六矣復過廣陵得晤懋嘉憶懋嘉兒時侍祖父英氣逼人今年未及壯已爲名孝廉賦嘉州花香之殿矣暇日飲余於休園曰某樹某邸吾先祖之所留也丹艧如新花木蔚秀則懋嘉修葺式廓之蓋無忘乎澤而不徒事遊觀有如此者噫懋嘉賢矣哉夫通德之里代有傳人而懋嘉更能丕振前人之業酒酣燈炧低徊數十年事髣髴如前塵舊夢追溯當年歷歷在目

蘂樓詞序　　　　　　　　吳綺薗次

名山毓秀代有奇人世德鍾祥恒生偉器挺毅夫之頭角家本鐵邪似康成之手文里傳通德論交三世而並著文章作賦十年而早推名彥則懋嘉鄭子此其人歟鄭子學本趨庭才推入室方成童而射策不讓蘭成常好客以知名倫如李固羣空冀北詞葩采絢七襄紙貴洛陽學海富傾三峽每下帷之少暇輙染翰以微吟五字方成即具元和之體千言工就如聞正始之音而偶賦小詞咸歸大雅華而有典五色爲組繡之文巧而不淫六律

是琴聲之響冷金箋紙堪題麗字於南唐漱玉篇章欲奏清音於北宋蓋詩詞異體而咸本於性情正變殊聲而總歸於風雅若美人可喻君子則周柳近於導淫使將軍能代歌姬即幸蘇無嫌作達是以調稱蘭畹既鮮定評即使選似花菴猶非確論而鄭子雅有妙才實多麗製況夫東西南北見山水而移情兼之寒暑陰陽歷烟霜而換態百端紛錯意以時新四序遷流情因境改莫不寫之黃鏤譜以紅牙既與月以同清亦將花而比笑當尊前而點筆如君絶似小山在船上以吹簫似我猶憨老石矣

藥樓詞序

顧永年 九恒

春風撲轍誰能制有女之懷秋水蒹葭幾使溯伊人之美解芙蓉之並蒂鎮日香沉散瑞木之奇花連天寒映則有廣陵甲族藝苑專家子忠定投簪之第高擁槐陰歐陽棐弱冠之年蚤工蟬賦聲更清於老鳳桂先折夫一枝於焉下筠簾之十二色靜瀟湘擁縹帙之三千籤分甲乙風生清腋解酲有七椀之嘗日近崇軒麗讀且五車之富燕子未歸譜就秦三之句緗桃如繡填來柳七之詞在崔生之幡底好護花魂於羅氏之宅中殊饒春事淇

園青拂玉齊昌水之枝紫澤香飄錦簇搖風之榦王昌齡不乏水殿之吟杜子美乃有藥欄之語南山即菊墅之前西閣出梧庭之側長從暖候標題造物之奇旋入涼天補綴殘年之色此固云佳士之言情名流之本色也矣僕馳驅北走休言得意之馬蹄瞻睇南依每屬高軒之鴻翩故園竹林之下嵇子神留長隄楊柳之間江生意奪嗟乎地入名都人來客邸蜀岡縈帶千門帝子之居瓊館岧嶤一樹名花之候剪苑中之彩瓣景已成空揚江上之錦帆事還可述方覩江城出綺麗之餘寧無墨客動蒼涼之感然而情摧西氣調落商音在我固然於人多矣得未是集卷宜珍在懷中讀向今最不覺喜生顏上翰光彩溢本從才子拈來字體珠圓好付雪兒歌去

晚香詞序

彭孫遹駿孫

已亥秋禮闈榜放余偕鄭晦中侍御同年釋褐握手論詩相得甚歡侍御　廷對以二甲第二人膺館選讀中秘書聲韻之學心好之未暇專及也余時需次南旋得以餘暇拈弄小詞遂成延露一編過維揚持以謁鄭年伯水部公一見擊節命文孫什襲藏之因出所著詩餘見示余謂休園詞清堅蒼老古雅沉雄直可自成一家年伯亦以余為知言後十年復過邗溝而水部侍御兩公俱已玉樓名賦宿草興悲矣已未春余膺博學鴻詞遇懋嘉

年姪過上公集持所撰花嶼草藥樓詞奉謁余余顧而樂之曰子非向之藏延露詞者乎何其年齒少而詩詞工也鄭子謙讓謝不敏余益嘉水部之有孫侍御之有子而多懋嘉之能世其家學也由是懋嘉年漸壯學益進而遇愈艱懋嘉復殫心力於詩詞若忘其進取者然以視夫馳情華膴游心外好者其賢不肖相去為何如耶甲戌春復以詩餘二集乞余一言為序余謂詞雖百家派惟三種有以情勝者如李周秦柳是也有以氣勝者如蘇辛陸劉是也有以雕鏤勝者如溫韋姜史是也予

能兼此三長融成一片真堪陶鎔兩宋娩美三唐豈惟超軼近代詞家而上之耶子之遇雖艱而業愈工盤根錯節未必非天欲老其才以大用從茲冠南宮對　大廷即以紹君家忠孝之聲夫亦復何忝鄭子勉乎哉振前賢未竟之緒繼先人未成之志余雖衰老猶將於鸞坡鳳閣中拭目望之遂書以弁其端

三峯草堂集句自序　　鄭熙績有常

余年舞勺日就外傳暮歸先慈口授以唐詩不三徧即能背誦先慈喜㗖以棗栗每晚必誦二三首率以爲常蓋自幼與詩近朝夕樂此不爲疲也稍長侍先大父於休園間見集唐人句以爲友朋應荅之章心竊喜之然不敢倣法恐妨制舉藝大課之暇手抄所未見詩塾師輙加戒勉曰詩與帖括異俟異日成名後爲之尚未晚也玆非爾所急自戊午忝登賢書始獲究心聲韻之學見舊所誦三唐詩如逢故人第回憶萱庭口授時欲依依膝下邈不可得低徊嗟咏之餘輙不禁潸然流涕也嗣是公車屢上轗軻多故雖五經呈薦猶蹭蹬無成始恍然悟得失有命非戰之罪因自放山巔水涯藉詩爲紓悲遣愁具遇有佳句錄而藏諸錦囊既博採初盛中晚諸詩更旁搜宋金元人之什或覩梅綻南枝或逢荷香西沼或值菊綻東籬或遇雪霏北阜既撫時以寄興復觸景而陶情藉題集句共得詩百廿律非敢云比美前賢追踪叢哲亦於和靖妻梅濂溪愛蓮彭澤采菊襄陽冒雪之意聊志余懷之景仰云爾若較諸先大父休園集句清

廟明堂之音與紓悲遣愁者有別觀者以康成丁卯之孫相擬竊自愧祖武之未繩矣

止心樓詩序

沈德潛 確士

古來文人詩人每原於家學如王融之代傳文籍夾肩吾蘇瓌之父子杜審言之祖孫皆是也論者又謂謝康樂張燕公柳柳州之詩高出衆人得乎生平遊歷則眺覽山川者貴焉二者分之固可名家合之尤爲雙美以家學本乎淵源眺覽擴乎襟抱也維揚鄭子荊璞代有令人曾大父俟菴先生博洽卷軸以集陶集唐名家大父晦中先生以名翰林爲侍御聲震朝野餘事作詩包含今古者懋嘉先生著聲西曹兼擅風雅鄭氏一門水木本源

繩繩繼繼宜荊璞之韻語蘊釀者深厚發攄者先明也昔維揚鄭超宗家開黃牡丹集名流賦詩錢牧齋定廣南黎遂球第一超宗鐫黃牡丹狀元金觥贈之藝林傳爲佳話竹西韻事有專屬之鄭氏者歟荊璞藉累世之盛賦二十四橋之明月詠三百六十之紅欄若山川之明麗萃於斯矣而其心深不以爲足也於是由淮海詣吳越金焦九龍鴛水西湖恣其攀涉自越至豫章棲賢三峽五老峯萬松寺無不窮其幽邃以青鞋布襪軍持漉囊爲行裝以野人逸士高僧羽衣爲伴侶一已之性情氣韻與山水之性情氣韻互相映發宜其詩峯嶺迴合濤瀾洶湧不求工而不能不工也予少嘗讀晦中先生試作歎爲金和玉節昕夕咀誦未能追逐又嘗慕黃山天台廬山之勝前者觀天都之雲海與石梁之瀑布而於雙劒香爐徒縈夢想讀荊璞詩既承先德亦遂壯遊其能毋艷羨於中耶因嗣君受天請序序而歸之並望鄭氏後人之能述祖能得江山之助者

止心樓詩序

王藻 載揚

揚州府城東北隅入徐寧門半里許爲鄭氏休園其地喬木叢雲曲池渟黛奇石脩竹㶿館涼臺皆蒼鬱饒古致蓋揚州園圃雖盛而蔚然深秀脩然遠塵者獨推此園爲甲矣鄭之先自潔潭贈公由歙郡僑寄於此以鹽筴起家而能好賓客重然諾士林稱之陳眉公爲作潔潭翁傳傳於世自是以後科名鵲起奕葉猗蘭遂爲揚州鼎閥焉余屢至揚未獲交鄭氏一人去年春因予友汪君懷永獲交其內弟鄭受天茂才受天長身玉立篤學英年

舉邦上豪右家子弟聲色狗馬宮室服餼之好胥不以纓其心惟日事閉門讀書敦守先業每春秋佳日羣芳盛開輒邀其羣從昆弟暨同志之士數輩讌集園中相與擊鉢分題刻燭成咏信乎清門之後麟定鳳毛不同凡格也受天招余雅集者屢矣余愧無以益受天一日出其尊甫箬溪先生止心樓遺詩屬予論定讀之音節敷暢氣體純正質者不俚直者不伉不拾唐人咳唾亦不落宋代窠臼蓋止求自吐其胸所欲言與時流之藻績以爲工餖飣以爲古者異也先生既耽好吟咏居則擅家園林壑之勝出則一瓢一笠問水尋山常西帆彭蠡陟匡廬南遊吾吳抵錢唐蠟屐所屆一泉一石必有詩寫之蓋其勝情誠有不可友者余來嘗識先生然讀其詩恍然想見其高風雅度焉考之先生先世則水部侯菴公有休園集侍御晦中公則有湛華閣集比部懋嘉公則有含英閣集而明末職方超宗公嘗築影園於城南名集海內名流結黃牡丹詩社爲藝林所艷稱蓋幾於六朝王謝二姓之人各有集矣鄭氏既世親風雅至今餘風未墜則先生繼往開來之功偉矣宜其上溯高曾

之芳躅而下啟哲嗣之弓裘也已至於先生賦性之孝友襟懷之澄曠則總憲懷寧楊公所撰箬溪鄭君傳論之詳矣予無事蛾術而止序英詩如此

浮青閣詩序

俞　桐秋亭

浮青閣詩維揚鄭子昉村所著者也昉村守義儒宗㩳詩妙裔先人官貴繡衣驄馬之尊公子才高畫省望郎之選班叔皮之篋裏饒有賜書揚子雲之室中率多奇字胸羅星宿涵六華二酉之多才溢滄洲蘊七步八叉之勝況乎人居董相下帷之地擁萬卷而畢開家在參軍作賦之鄉期三冬於足用志原高尚心厭紛華雖類晏大夫之近市托意山林真同潘騎省之背城結情邁軸重治小圃舊乃名園街距東西宅區前後豈袁太尉之池亭

閬若喬木徒存信李贊皇之閥閱蕭然平泉尚在粉壁與青垣競爽涼房共燠館齊輝欲揖青山不補墻東之角爲看紅藥小移池北之闌覩時物以流思對景光而結想烏絲闌畔漬芙蓉以研朱碧玉窗前映芭蕉而點翠而且竹西歌吹爭入篇章建業烟雲咸歸楮墨吳王臺畔泛一葉以聞鐘西子湖頭踏六橋而玩月吟篋隨身錦囊貯句允矣昔賢之好事豈曰今日之無人緣操筆以言懷每寓物而托興擬其體製小謝諸王之間溯厥風裁建安黄初之表潄膏腴於六藝則貫玉聯珠削陳腐於羣言則敲金戛石琉璃硯匣飄何粉而恒香翡翠筆牀撞江花而不落洵可裝之寶軸真堪麗以金箱僕愧比歲幽憂頻年濩落彥升謀王公之集珍爲國華伯喈愛論衡之書私爲帳秘一編手授悉是高山流水之音數語心傾聊呈下里巴人之調深慚糠粃何當璚瑤竊比卜商握管弁毛詩之首非同皇甫吮毫叙兩賦之前因屬諷詠之再三爰誌揄揚於萬一

蘂棲詞跋

宗元鼎　定九

詞為樂府鐃歌之餘原以被之筦絃歌金縷唱柳枝音取宛轉流麗歐秦晏柳輩一韻出而舌香一調成而骨膩良有以也雖然詞備諸體有似文者有似論者有似序記者以參差不齊之句寫鬱勃難狀之情美人思君佳人喻友皆屬情文相生豈止鏤脂鏤粉故詞學至於今日作者林立皆能另開生面自成一家余恐其音調失真有乖古體特為花鈿集之選今讀吾友鄭子懋嘉蘂棲詞標新領異貫玉聯珠酌古準今銜華佩實信乎學有淵源名非浪得假令唱曉風殘月女郎倚綠窗按紅牙更歌一闋寧不令人魂醉色飛耶如必云詞體纖弱壯夫不為此種傖父真可罰向浣花溪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耳

晚香詞跋

姚士藟　綏仲

癸酉歲余渡江遊廣陵與鄭子懋嘉交稱莫逆緣鄭子尊大人晦中年伯與先太史公有己亥同譜之雅故也時值季秋鄭子招余讌集休園維時青女降霜白鶴警露茱萸綻紫籬菊舒黃余偕鄭子登山眺遠指點瓊花臺榭玉勾洞天其舊蹟猶隱約在望中層折而下扳石磴渡危橋如行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轉入迴廊月桂含香冉冉襲人衣裾倚欄留連不忍去俯瞰清池文鴛錦鯉往來殘荷寥藻間絡繹弗絕俄而夕陽西下明月東升暮霞拖紫晚峯含翠烟靄變幻萬狀鄭子復出近日所搆新詞見示相與就席間把玩不能釋手樽前刻燭花歲論心意興甚豪耳邊聞松濤竹籟鳥噪蛩吟宛然山林風景渾忘此身之在城市也鄭子酒酣耳熱欷歔慷慨微有不懌之意余曰子方負盛年讀異書潘輿萊舞至足樂也窺子意若似重有憂者何歟鄭子曰噫嘻孀母在堂歲不我與秋將老矣其何以堪余曰子不聞韓魏公對菊之詩乎莫嫌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矧今菊尚未殘猶有傲霜枝也他年得意茱萸一朶映華

晉今日之集特紫艷半開時耳試記斯語余當於
蔡閣中翹足以待是編請以晚香名之以爲將來
之券歸客舍後明月在天勝遊可紀賦得五言近
體六章並爲書以貽之

揚州休園志卷四目錄

文

揚州休園志卷四

文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潔潭鄭翁傳　陳繼儒仲醇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鑒鬚眉公常遊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一寳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綏纍纍不絶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兄徵君泰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棄去自新安奉母遷廣陵年弱冠棄裘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筴可以起家饒智畧幹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狙賈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跆藉翁久之訟稍挺漸拓饒貲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姆翁氏之裔又擇

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於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於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髫髫以逮鮐背臥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之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為賈奪每聞誦讀聲輙屬耳聽之曰贏金與腹笥孰多卓鄭王孫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勲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

翁逼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為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背郎於獄不責償復以他事過其門貲郎夫婦望見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崦嶼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善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歎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拾遺金數秉於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弟曰過雪擁不得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湅齒相磕僵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棼解結折毁不責償者無算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如呼吸不待頃而至手足不待名而來天道佑義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空也豈曰偉哉晚年不問生産釀名酒遊名山即聚雪燃燈吞花鬬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

市德亦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故樂而為之傳

陳子曰吾往緝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歎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裔於雲間上之督學淇園揭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為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天知歙長齡鄭氏為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勲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

亦天不忍絶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
鄭氏之宗祊於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於
斯文

太學東里鄭公傳　　陳繼儒仲醇

鄭公諱之彥字仲雋自號東里居士歙邑人建文
死節鄭居貞之支裔潔潭翁之仲子也潔潭翁舊
產爲族豪暴苦垂磬夫婦辭家行生五歲兒不顧
留祖母哺之公七歲扶祖母徒跣數百里凌危涉
險索母於池陽相見抱持哭哀感路人潔潭翁移
廣陵公從季父煮海於場客貸錢季父不登券公
往往得之指屈腹記中秋毫無所誤季父喜曰是
兒大有慧可授書令歸習句讀漸學帖括言手錄
古今文成帙而好以蘇端明爲宗紹川張公欣然

許字以女攜之謁左司馬汪伯玉訂忘年之交既
娶裝遣甚腆張孺人盡出以佐公慷慨好施豁如
也年十九補揚州郡秀才兩應京兆試鼓篋均
見賞於大司成傳公博士董公多袞舉首甲午丙
午幾入彀而復蹶益鞭心嘔血而季父以坂廊大
度不任權算簡料殺後槖若掃矣於是衆推公爲
家督維時五世共炊掬指幾及千外侮如蝟奸穴
如鼠追逋鷙吏喧於堂索責豪奴噪於戶公從容
慰勞指揮皆唯唯應命而去不二三年百計支撐
償補子錢家萬餘金而又有神奸汪某傾羣賈誣

許其季父於官公念季父已前死莫可辨乃率弟之覓挺白之詞色不撓必伸而後已官麗汪於法淮藴爲之一清然公未嘗費寸鏹尺帛也羣賈慴公之才譖膽識猝有大疑大處不質之有司而質之公或難言之妻子而言之公者甚衆公爲反覆開諭如是吉如是凶如是則禍可轉福如是則敗必害成若里中方氏程氏之構訟某叔某姪之爭產建公言大衰厥背聽公言立解棼結其後有感悔而思報公者贈餽一無所受長吏聞而歎之曰此儒中魯連先生也虛左相延多有所咨决公指

陳利國通商之事鑿鑿明辨聽者屬耳洞心頒行惟恐後曰鄭生豈我欺哉公篤摯交情於筆硯交尤共緩急不責其償不憚其復藏書三十乘少暇即披閱不休積有纂述編說繪圖刻板流通之好青烏家言搜討江南諸名勝殆通攀藤附葛類樵父蟹而蜑足類農師晚得儀徵之陳公塘合葬兩親登者歎爲吉壤繼又殉宗人之請曰吾家五世共產江南號稱義門弟勢盛而本微食指多而闕閲起類聚羣分天之道也毋獨累一人公曰善即出公私典記歷呈衆目勾較出入之數畢餘羨金三千僉議以此酬公公否否笑而羣剖之居恒壯志未酬程督子姪不遺力初見元勲中甲子榜巳又聞元禧中丁卯榜以病間擲躍起曰快哉吾三歷危險六歲墜龍潭中髮浮水上途人援之起丙午駕一葉至焦山五里墩運艘衝突覆兵許友沒而我獨全又遇程君舟於風雪中解衣酌酒不僵死昨夏衄血數盆飲噉亦如故此三度皆從死法中得活今又聞元禧之捷音天祚吾鄭氏厚矣厚矣吾雖病不瘳何憾乎越三日談笑沐浴而逝公恭儉孝友事潔潭翁婉得其驩心母性嚴雖勝冠

猶跽而受杖及以上壽終公獨力拮据喪事悉率先儒禮家言屯溪程氏棺暴於家紹川張公棺暴於村伊子明經問明客死於京輿棺歸暴於白沙公皆爲捐金封窆植壟樹酹卮酒而還南都有大辟被冤者言於謝比部開釋之其他結社放生解鱗綴羽未嘗佞佛而實可稱學佛作家逆女遠內誓無二色未嘗求仙而實合導引尊生之正脉乃春秋僅得五十有八遠近聞而惜之公好談經濟自山川阨塞星緯禨祥以反九鎮之兵餉皆講求貫串無遺一腔熱血無可揮灑聊寄之於息爭急

雖之間而世以鹽筴祭酒儒林文人推公雅非公之志也故陳予有感而為之傳

鄭母張太君傳

姚思孝永言

鄭太母歙之綌村人生秉至性寡言笑卻羅綺五六齡曉女子訓守閫範不與羣兒戲念父遠宦豫章私飲泣事後母得具歡及父解綬歸覓快壻是時東里太翁擅文譽汪南溟司馬曰雋才也坦腹無逾此遂于歸翁翁以孺子扶祖母覓王父於廣陵遺道維持具丈夫氣及補諸生而文章德業奕奕神王聲氣交游踵相接也然一貧書生耳烏能支況復濟人之窮解人之難心力交棘無米靡炊母能耐甘苦時緩急躬親織紝以相夫子又不足

則竭其簪珥服飾以供所需而不之靳俾翁豁達丈度曲敦信義以完好者母力居多焉既而家業中落五世秉虛無所寄更兼時無事違如蹈荆榛伯叔亞旅咸聽命於翁翁爲左方右圓批卻導窾裕如也暮則以日所行之事與母籌其可否利害砥礪有成大約於翁慷慨擔持中一以靜鎮閑之二十年如一日也丁夘翁捐館舍母慟不欲生尋踸諸于於庭而訓之曰爾父留有餘不盡之澤以遺後裔者非侈華美相尚也行正事建正言交正人不有先世之忠節可法乎設以富貴盈滿則無

如蓬戶甕牖天性喁喁足樂耳緣遠祖居貞公以參政事建文帝靖難師起募健卒三千勤王所向無敵後力寡就擒弟道士道同公爲御夫聞而自經一時表爲雙忠云母與翁講求有素以故延師課子及接名賢必躬加授餐聞有不義必戒兒絕之其惓惓相勉者尚可以世數計歎若夫櫛激羞供以事二人深體夫于隱衷終其身無疾言忤色三舉外家喪封以吉壤燕居不來帛自食不腥朔望誦佛號千聲遺命猶云祭勿腥殮勿帛歲禮盡力捐賑資冥福嗚呼靜正根夫神明元氣發爲慈

惠母可謂得人道之正者矣

舊史氏曰婦道多以節義顯而餘不載爲其幽貞其内政而班昭所云四行亦道還婦道之常無異能炫也若絜其大者力佐夫君贊成經濟外庭食其德而不之知且聯數世之和相好無尤垂清白之訓至死未已是則鄭母之大過人者至瑞鶴降於庭仙樂叶於夢世以母之所以死者如是余獨於其死也愈徵其生惺惺去來昭昭令德而欲以是仙是釋委之未可知之數也烏乎可

侯菴先生傳

杜濬于皇

侯菴先生姓鄭氏諱俠如字士介侯菴其别號也嘗有爵於朝矣稱侯菴先生者從公志也公世本歙人自祖榮祿大夫潔潭公始徙居江都父東里公以儒術顯當世公爲人器識偉然以忠孝名節自礪自幼即敏穎端重不苟言笑年始成童遭父喪盡哀合禮母天人憐公蚤孤成立未可必公則跪白母所以克遵父訓不遺母憂之道母夫人意始安公行序居季有兄三人事之惟謹析箸之日口不言財由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聲譽翕如也

尋補弟子員隨入南雍俱以文藝受知於鉅公碩卿於時鄭氏鼎盛諸昆皆通顯負才望而超宗職方名尤藉甚自爲孝廉時已遍交海内賢豪門多長者車公方鍵戶讀書名亦與之相亞當時名士若東鄉艾千子南昌萬茂先未遊廣陵莫不慕公文行結研席交焉己卯省試中副榜是科特恩副榜先正榜一日出謂之中貢赴成均考積分將復祖制以不次用公年方三十意尚有待蓋是時制科之重積久不可易雖有馬周种放之道不能如其展布也公是以道之至歲甲申始慷慨筮仕授

工部司務仕未逾年以家國故力以疾辭歸此既
前事矣又逾十年所衔以子爲光成已亥進士官
翰林封如其官人謂其官工部也見公康濟之才
及其膺貤封也又見公寧静之養重其然乎盖司
務無部權維是言利之臣請開寧國煤山事下工
部議部尚書侍郎以及司屬相顧不能决公獨昌
言此弊利勞民斯時何時柰何重失民心乎言出
莫能奪議遂以寢公之力也左帥興晉陽之甲都
城戒嚴司屬推公守鍾阜門時守備久弛蕩然一
城公至一夕而樓櫓烽埤蘭石渠荅咸捐資整飭

無一不備人以爲神信乎其有康濟之才矣人情
當得意鮮不震矜而公處已亥之後愈恬愈淡絶
不問戸外事更選地結書屋以圖史詩賦自娛家
有靈壁奇石長徑丈色如青玉扣之聲中宫商公
爲構語石軒余每客邗江公輒置酒招同西江王
于一飲於石畔嘗舉酒酹石曰我心匪石勝汝一
籌矣晩年著述多有益於世間爲小詞寄興藴藉
多姿指在閒遠信乎其有寧静之養矣是其尤可
傳者至若石齋黄公以建言被逮邗江公挺身
周旋不畏還者茂先萬于客死公爲之殯而歸其

喪此其於師友何如也又謬好拙作手錄成帙不
以迂闊爲嫌此其於好惡何如也余忝與公已卯
同籍相知最深故因其孫熙續孝廉之請爲錄其
大節梗槩而爲侯菴先生傳其亦虞翻之知已歟
荒史氏曰吾聞當革除時鄭之遠祖有居貞參政
道同御史俱殉節死故鄭氏世多好義而淡於榮
利侯菴先生風骨凝然不替祖風而出之以豈弟
樂易不矜不僞子孫繼之髫無不宜噫孰非獎忠
之報歟

一書侯菴先生傳後

余作侯菴先生傳成或問余名傳之意余曰夫
名莫尊於闡道記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先生取
以自號闡道矣故以名傳先生之志也或又問
傳中於先生之生平專識其大而於諸微行之
小者姑在所畧蓋傳之體貴能裁當如是矣第
先生嘗出粟以賑遂邑之饑又嘗創育嬰堂以
育貧家舉子女之不能養者是二事似宜載之
以勸善而亦闕焉疑有所未安余笑曰子學春
秋乎春秋筆則筆人猶易知也削則削知者鮮
矣大自世風刑赦奸人之雄漁民之利以自封

爲患於世甚大而又多怨是懼時行小惠沽名釣譽以籠絡愚民要結當路以余所聞爲先生之爲者蓋亦有其人矣先生出於惻怛而若輩出於矯飾迹同而心異吾不忍以先生之心晦於若輩之跡也故削之此春秋之法也

鄭水部配汪太君傳　申維翰

勅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前工部司務鄭公號俟菴先生之配鄭太君者廣東道監察御史鄭爲光之母內閣中書舍人鄭熙績之祖母也姓汪氏生而莊慧父愛之爲擇壻見公八歲能屬文許字焉及笄而歸鄭氏時鄭氏東直公以德義聞海內內則五世同居食指既繁外則喜爲人解紛難座客常滿太君歸踰月代堂上主中饋不言勞公與兄元勳弟元弼俱彧有文名嘗讀書攝山累月一省覲太君孝養曲盡公用是得壹志於學太君性

仁厚尤知大義重氣節嘗出粟周閭里因乏不責償又創育嬰堂乳貧家子女之生而不能舉者歲以爲常所全活不可勝計前朝黃公道周交公經咸直道忤時被逮過揚州衆畏緹騎威莫敢近公語太君太君曰二公正人也曷懼哉迎公與同志數輩往且爲治酒食送之公之友孫章燕於先應徵聘暴病主於公之館太君初爲調治藥餌及爲之殯而經紀其喪弔者哭於堂幾忘其爲鄭氏之書室也公任工部有議開寧國煤山者太君曰此何時猶興利擾民乎公乃昌言[illegible]

事遂寢時鎮兵驕悍公有城守責太君携子女遠避寧國山中偉公無內顧憂及子爲光成己亥進士由翰林改御史太君遇　覃恩封孺人太君並以公忠報國勿替家聲入臺數月疏奏凡十上皆國計民生切務里人至今猶食其利無不知有鄭太君云

外史氏曰余與鄭氏稱研席交凡三世太君孫中書舍人熙績者與余同官友善嘗爲余言太君所以勗御史者輙彈指泣下蓋鄭氏自參政居自御史道同建文朝以兵入援闈金川門失守俱死之

末季職方元勲御史爲虹又皆以身殉國故太君勗御史以勿替家聲斯言也爲人子者皆得聞之爲人臣者皆得行之者也熙績其以太君之勗御史者自勗焉可矣

鄭侍御配汪太君傳

繆彤 歌起

古者王教修明內外雝順閨門之事皆可詠歌而傳道之其尤賢者必載之國史以垂芳烈而著美名於後世內德之茂誠重矣余在史館每欲編次一代名媛載之史乘素知吾同年侍御鄭公元配汪孺人之賢其相德淵懿爲子婦以孝爲婦爲母以順以慈竊幸公得賢內助雖國史所傳何以加焉會公奄逝未悉其詳越三十年孺人之子熙績追述其生平致書乞傳因得而屬筆焉孺人姓汪氏鴻臚汝爲汪公之女也生而端重不苟言笑尤

聰慧遂人鴻臚公不欲以尋常女子待之與諸兒同受書家塾孺人聞昆弟洛誦聲即能暗記背誦如流鴻臚公顧而色喜曰是女不凡異日當爲士人妻也欲擇才士而壻之愼其選是時水部鄭士介公官金陵挈其子爲光讀書官舍鴻臚公以同官過公一見即深加器重曰吾女得嘉耦矣遂許字即侍御也孺人既歸於鄭雖居豐族依然儒素之風習勤執勞躬自操作事麻枲課紡績早起晚寢不以爲瘁寢門之內有倫有要人以爲有桓少君林下風焉事翁姑尤能就養無方水部公夫人

女宗也治家肅若朝典一嚬一笑無所假孺人婉順承顏務得其歡心稍有不愜於意輒傍徨中夜俟其意解而後即安侍御公爲諸生潛心制舉之業篝燈夜讀漏下雞喔不寢孺人以箴管佐之咿唔之聲與刀尺相和水部公聞之有婦如此吾兒無慮不成名矣至一切家務瑣屑孺人躬自拼當未嘗聞之侍御以分其志即侍御亦不知其有無黽勉也孺人舉子女十餘多不育僅存子女各一人孺人心傷焉遂淹煎成疾臥蓐不得遂瘳是時侍御方以恩拔應試入都孺人力疾起還執手流

涕曰以君積學此行必售惜不見君之衣錦歸也侍御以丁酉魁北闈孺人聞捷音而喜拊兒熙績曰吾辛勤十餘年佐汝父今幸而成名奈吾疾在沉滯晷漏之不保安能俟汝之繼武乎病榻中猶日授熙績以唐人詩句或止之曰兒習此他年庶免面墻詢耳吾嘗夢大士抱兒賜我今惟兒也爲吾嗣者異日幸無隤家聲吾當含笑九原矣翌日遽卒卒之日遠近親族無不歎息共言其賢而惜其不永於年也閱二年已亥侍御成進士讀書中秘又三年遷臺諫公忠謀國名震天下遷　覃恩

贈孺人子熙績以戊午舉賢書注授部曹吏以文筆妙天下方將以所進秩奉恭人封翟茀象服以榮孺人惜孺人不及見矣嗚呼豐其報而嗇其年天之所以畀之而復靳之吾不知其何也爲作汪太君傳

論曰昔孔子作春秋自以爲無毀譽而其所是是非非者不惟當世之名卿大夫至於莒人之妻泰山之婦皆私論而誌之況於世家之令妻賢母乎若汪太君者雖阨於年百世而下音徽猶未沫也昔史公論內德而推之幽明性命之故吾惡乎知

之如汪太君者則吾所深知而樂爲表揚以傳於後世者也

程孝子起善聘鄭氏貞女傳　陳堯勳

鄭貞女歆長齡里人也水部士介鄭名俠如之女母汪氏女生有至性五六歲授女經開卷即成誦然所記憶者輙力行之幼最得祖母歡因擇同里程童起善遂字焉起善程賓吾長子博學穎悟不事浮言善篤孝尤長於詩歌草書歲甲申北都告變士介與賓吾俱移家金陵乙酉春起善年十四以高等補江寧諸生時賓吾將為起善請婚期以兵入維揚未果行而士介命子為光奉母攜妹取宛陵以歸賓吾亦發舟繇武林返里一日夜泊嚴

州南關帷燈未滅延燒葦席起善從夢中驚起躍出救父竟死嚴江時季夏三日也賓吾既攜孝子柩歸故里為光亦奉母攜妹歸自宛陵道通程門值孝子柩在堂汪臨哭之哀女悲淒失容迨家子戚人羅氏女即解綺縠卻珍膳及傅脂飾粉之事一切罷去日飲泣未嘗言笑女自是心傷成疾矣是時鄭報兵亂又慮母憂父在金陵與兄朝夕謀將護母以是竟未敢言越半載道甫通母汪始得率子女歸金陵父母方以重聚為幸何忍遽問女以守貞事且女行事多隱忍又懷慙不能言居數日父母微聞之然恐其童心激烈倘苦節不可貞奈何逾年病日劇父母心知其故乃求外母汪孺人與連牀問疾所始女含悲對曰從一而終自女子事一絲既聘違問于歸哉且孝子死孝雖死猶生自歸途隨母哭孝子家即欲身殉以父遠阻金陵安危莫測母兄流離患難相依為命故不忍遽死耳及歸南省數求諸母若姑母代明吾志豈嘗情相視不以告我父母致父母莫曉予意去歲冬予父及予翁甫相見哀聲徹戶內予中心如刺是夜復欲自盡為與嫂共起臥不得遂至於今有待

死而已豈醫藥能瘳哉苟得生入程門守孝子節俾為立後於願畢矣語未竟父母聞而號呼即高其節而心實內傷女且慰曰是固有命當靜修安命我視一切富貴生死皆空無足戀意且女與圖榮華而生為辱女孰若全貞節而死為完女我志已決甘之如飴者三年願父母無再計於是父母遂許之女聞父母許我以節即欣欣色喜不數日飲食步履如平時丁亥三月其父士介馳書走新安其翁賓吾既得書備悉女欲為孝子守貞狀即起裝未維揚具禮迎貞女歸行有日矣父母為治

奮具女堅謝曰女爲守節立後故苟延性命至此身且可捐何用是爲女但乞念珠一串布衣數襲足矣乃於五月三日媍於程門是日親族迎送以百計皆肅然起敬然多傷心隕涕者女獨從容與家人拜別畧無戚容越三日其翁爲孝子位預卜繼嗣女趨拜承服時病餘不堪哀毀家人方慮之多爲勉慰女含悲實甚而外固矜莊自持也且語家人曰今雖凶禮然承服撫孤自今日始此孝子百世事吉孰大焉何敢過慟其翁聞之返悲爲喜曰吾兒婦頗知大體命僮僕易服進拜賀自爲降

禮稱謝旬日其翁爲太君葬期迫欲倍道回新安時女病不任舟輿翁與父母不忍違使歸女堅請行曰女願得親送太姑葬早侍姑拜孝子墓死且不恨何憚道上艱苦乎翁與父母欲成其志又惜其身數日不能決爲禱於神曰居則吉翁與父母復强留之曰及秋稍健當載汝歸女始勉留其翁既行女卒以不得遠歸怏怏病遂篤翼日汗下如雨形體雖憊而聲猶琅琅聞數十步母問有遺言乎女泣對曰兒不忍舍者父母翁姑耳前欲隨翁歸里以終兒素願爲翁與父母勉止今已矣遺痛

何極爲我謝翁姑曰生未得養死當得報且願父母翁姑勿以生死疎往衣也父母聞之環牀而泣女好語曰兒以明日逝今尚有一日留願無過傷次日寅刻果怡然逝女生於庚午年十月初十日卯時終節於丁亥年六月初七日巳時年僅十有八

舊史氏曰女不幸著節猶子不幸著孝亦猶臣不幸著忠也石激則火出性激則氣騰性氣相摶則生靈異天地之性循常喜安而至於變生氣作則躍爲雷電激爲峯濤其固然耳今夫阜蔓伊周非

必奇鬼而萇弘著其碧血伍胥馳其素車皇英婁姒不謚靈妃而曹女沒而戴屍幸娥烹而湧鑊使近世儒者閉門枯坐讀足此書則必心疑以爲荒誕今觀程生爲父死孝移之萇伍自莫不然而鄭女以深閨未笄從容中道殉節以歸則豈有誕歟嗚呼生人正念不迷死得其所又誰謂有幸有不孝哉雖爲之今古爭光可也

箬溪鄭君傳

揚汝穀石湖

鄭君諱玉珩字荆璞箬溪其別字也本籍新安自六世祖贈君潔潭公遷居揚州遂爲揚之江都人祖諱爲光順治己亥進士由翰林授御史直聲震朝野父諱熙績康熙戊午舉人官刑曹事尚嚴正侍御伯諱元勳兄諱爲虹皆死前明國難尤世所艷稱鄭氏一門薑桂之性忠鯁之氣水木木源所從來遠矣箬溪生不好弄七歲就外傳已嶷屹如成人性聰慧六經史漢三年悉能成誦與弟崑貽同業家塾篝燈課讀互相友敬人以雙璧目之無何比部公即世箬溪年甫十四得訃哀毁殆不欲生崑貽又早奉父命爲嫡叔聖臣公後箬溪童年隻影煢煢孤立侵凌日里而能內奉慈訓外禦强侮幷然有條鄉人加敬慕焉時祖母雷太恭人嫡母許恭人俱在堂箬溪奉養重闈皆得其歡心歲甲午雷太恭人年屆古稀箬溪念祖母高年苦節亟宜表彰重趼數千里詣京師乞言於諸名公鉅卿主於外父中翰存田李公邸舍中翰爲吾師與化總憲冢君復與余稱同年友交中翰乃並交箬溪時箬溪年少而舉止端凝言論侃侃望而知爲

正士且居停密邇朝夕過從詩酒流連大而益相愛重南歸後郵筒不絕箬溪性孝友雷太恭人歿後許恭人相繼厭世檢閱遺貲初無厚積曩日之素封虛名頓釋然箬溪不自有其有骨月均得分沾俗情所難而或猶有不諒其心者爲可歎也尤痛者昔比部公終於旅次箬溪未親視含殮抱恨終天歸櫬後經營葬事盡儀備物造丙舍爲廬墓計詎變生意外匹夫溝瀆蠅營四起讒口中傷致陷文網箬溪中懷激烈終始不撓賴弟崑貽出力衛兄乃得上聞於　朝脫兄於難嗚呼以孝子之苦心釀無端之奇禍君子哀之嗣見世路坎坷絕意仕進杜門卻軌日偕弟仲花底板輿奉生慈仲恭人戲彩爲娛極天倫之樂間買舟於西子湖頭或攜雙屐於五老峯側興會所至著爲詩歌哀然成帙披而讀之大抵歡愉意少悲憤音多屈平漁父之詞宋玉悲秋之作殆將彷彿焉丙辰夏余奉命視釐衡嶽取道邗關箬溪念故交勉爲一出執手欷歔而予以　王事在身蒼黃別去今幸以衰老　予告南歸方冀再過竹西一憩休園賞泉石之勝作十日之飲而不意彼蒼奪我友之速也嗚

呼箬溪抱嶔崎磊落之才負剛果正直之性篤孝親友弟之行言必求復義能勇爲天倘使之置身通顯投以艱鉅必能據莳非常以上追鄭氏先人之遺烈而乃遭家不造憂憤林泉且至於死抑又何也嗚呼箬溪生慈仲恭人已年踰七旬茲箬溪所遺二孤長四齡幼再晬較箬溪失怙尚少十年白髮衰親黃口稚子雪涕麻衣淒涼相向地下有知抱痛又當何如所幸難弟崑貽篤行長者雖出爲叔後而終切同懷向能出力以拯其兄知必能撫孤以慰其母他日二雛成立高堂色喜箬溪囿

可無恨即侍御比部諸公其亦含笑九原矣乎茲崑貽遣使走訃兼寓書於予請爲其兄一言予忝至交哀其志而悲其遇不能辭也援筆而書其梗概如此箬溪生於康熙壬申年五月初七日寅時卒於乾隆戊午年八月初二日卷時得年四十有七娶李氏子二長慶祐王氏出次慶祐高氏出俱幼未聘女三長適同里吳公湄係李氏出二幼未字傅氏出

石湖氏曰奕奕鄭君鯁質天成束身向道無攖物情瀕危履險無屈無驚如金如玉久益精瑩已孤克立兒孤孰馮賴有厥仲義方可程君多愁懷時寄苦吟余每展讀感慨傷神將付剞劂以闡令名嗚呼鄭君雖死猶生

鄭母張太君誄

范景文 夢章

崇禎庚辰十月八日鄭母張太君卒太君者廣陵鄭超宗士介之母也超宗以文章行誼爲海內正人所歸者二十年其昆弟子姓皆英英秀上有國士之目海內望超宗出而有爲以先太君今不幸太君已矣聞訃之日自閭里以達帝都奔走弔唁者半天下其爲昆弟子姓稱運恩私者弔太君者也其爲文章行誼傷超宗闒達之不早祿養之永悲者弔超宗者也余以訣廢僑家白門屬比年饑疫天作死者衣薪不足喪者苴麻告空薛舍人敬溟漢之詞張燕公有國殤之弔此雖隋仁人君子之涕而運遭適泰有時而衰豈與太君同年語哉予維往者太君壽登七十超宗不以珠玉組珮悅其親惟知交以文章來者則拜而登諸屏軸況今爲太君誄千古余安可以謝不文之辭予語云世德駿烈先人清芬太君母子其當之矣敬爲作誄其詞曰江瀛淮瀆綺靡之鄉螢原茂草金粉遺薌士專文弱女艷都芳我作誄詞幽貞用傷揚芬砥俗匪訣友朋嗚呼哀哉太君聖善誕英名冑超宗之母東里之婦花蔓藤蘿松雕寒後夏雲奇峯真

石者壽光儀不隳便房恒晝太君習俞母訓蚤捐彤管無師中閨自嚴銅鏡窺容磧盂照鈿家人終歲不闚閫言延明登座嬪於高門夫子名流志存天漢寓慨霜刀流腴實翰相維太君百身倚辦良醞供遊華燈及旦出門有功臨事無歎雙轂在庭重錦薦之婦功方謝卬聽母儀周旋禮則謦咳書詩五湖之楫千里之簦晨暮到門登堂攝齊仲子季千食華已歌家法未改里無鳴珂形儀敦素僕御不譁教厥子弟端謹靡他小過見察必逢笞訶大儒之生天意良篤好惡所指如斗斯北若超宗甫邦推司直憂國廿年未嘗君粟君子所依細人所目季則士介琳瑯擅聲研思纖密抒慮幽澄意氣相輔機雲抗衡慕義千里酬知百朋殯喪周急恩靡死生嗚呼哀哉太君榮問璧田醴源祝願方長猶輕百年神示不告龜筴不占蛻遺凋化莫知其緣盈縮之期豈不在天嗚呼哀哉賢淑淪亡慘動六宇馬避西州車臨汝水貴仕之公文章之子生拜牀前沒爲經紀景屐招屹游商職禮昬車素旒言歸夜臺天地慘塞屯陰未開凝寒趣序春潛不迴鸒斯啞啞繞枝徘徊相彼孝慈途人用悲嗚

呼哀哉

貞女鄭氏誄

王光魯　漢恭

貞女鄭氏盡節於旌孝文學程君之內寢年十有八歲嗚呼哀哉攷之史書婦節代顯女貞不數昔南史所載渤海封卓妻劉氏一夕之婚也商文毅公之母爲子守也嗚呼貞女嫁於喪所殉以正命聖人復起以爲難矣吾用誄詞懼借爲英詞曰疾風勁草板蕩誠臣語則有之誰爲其人遑者喪亂海沸陵沉嶽然大節如星在晨詩書澤亡吾慙薦紳彼君子女松柏有心女所自出廣陵之鄭蔭以世遥孫芬成性有明盛衰四子授命於三百年丹

青炳炳鶴雛鳴霄珠林自映女生其間後起爲勁時方總角字於程生程生俊少惠童英英掩卷誦就叉手韻成金華廢禮遲我親迎棄其僑居言旋戶庭道出嚴江孤舟夜驚風號葦枯祝融不戒孝子神清中宵破寐徒跣抱父衝波與會父脫子死英靈常在月白霜青陰颶晻靄梓里爲恭棲我靈轜貞女從母迴輪搢家低回素旐黮矢靡他御甘蔬襆粧卸鉛華大圭不琢本無瘢瑕寒潭千尺不爲雲霞木雖連理托根則遐蕪城再聚隱志以明婦鄭歸程何有死生素車車衫如百兩行靜對靈

凡申百歲盟設衾虛左奉匜升堂熒燈展拜禮合婚喪永懷終天銜傷久瘠苴麻既成骨支牀席同穴踐朞居諸何疾畢志爲歡捐生是力如共灘舟投身不測命彼千秋輕此一夕易簀非偶蠲以吉時不泣不怖烱然自知身光滿室帷燈勿施再濯再漱芬垢永離裳衣戍削剡不可追世之不綱始於帷帟教以古言屏棄如迹喪亂蔑資仳傷何極蔡琰笳悲明妃草宿天步艱難可勝歎息砥柱在中狂瀾斯逆我來瞻弔稽首畫圖左共右曾施毛爲奴廉頑並懦師百丈夫郡有表傳國有史書彼操筆者知何陋儒存此誄詞用彰不磨

揚州休園志卷五目錄

文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文

誥贈榮祿大夫潔潭鄭文公暨一品夫人元配汪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張玉書 素存

新安鄭氏宋文顯公後也世居歙之長齡里明遜國時參政公居貞與弟御史道同公殉難死家人不更求仕廢書而畊於野者近百年數傳至潔潭公遷於揚迺復授子弟書遂多以科名顯公以孫貴贈榮祿大夫爲太公今子孫康多而賢居館閣

歷臺省成進士登賢書歿而俎豆於學宮者代有聞人通德之里稱右族焉太公歿屢卜吉壤未食厥墨久之兆域成太公之曾孫侍御爲旭率其弟文學爲樞爲寬猶子主政士炳孝廉熙績等奉太公葬於儀徵陳公塘之新阡元配汪太君祔焉是爲康熙甲戌十二月之十日也先期具狀奉請銘謹按太公諱景濂字惟清號潔潭父諱良鐸生子三長即太公幼而失怙家中落母程夫人撫䕶諸孤食貧不給於鮮公獨愀然曰吾爲家督奈何無以奉母歡爰奉母僑於揚念鹽筴可以振業於是發貯鬻財以收倍稱之息尤饒幹局籌贏絀如列眉屢有建白鈞撫鹺劇悉得鹺政要領其曹耦咸服之而貲亦少拓焉太公曰吾朝夕得甘脃以奉母足矣以末致之可不以本守之乎率其手弟肆力於大學曉窗夜燭漸多摩研編削之才矣太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而外和篤於友愛既奉母居揚兩弟漸長取次來居族中諸弟姪咸自歙來就公公爲之畢婚娶謀居食同功共火終不餘力而有私財同居五世食指近千人孝友敦睦人成指爲義門後太公以先人墓田遠歲時展省雖艱欲

奉母歸里未果公雖家於揚而春秋伏臘必過里門蔚掃松楸修枌榆之社而還長齡祖墓歲久埏隧不修公覩之辛楚引爲己任手自封殖之迄今陵栢櫕茂皆公獨力營繕者也生平剛腸爚熱遇事急病讓夷絕無諂諛人有曲直片語平亭令其意消與人交輸寫心腹急難憐才不假根柢之容同於雅故一時投分皆海內名士望之爲鉅公長者焉尤以仁心爲質好行其德嘗以歲暮南歸值同旅者爲暴客所掠公傾橐以資之歸又有貲郎以事繫獄出千金脫之不責報也後舟行隋隄淹

中蛟起水湧同時溺死無算而公卒免於難見者怪之又嘗載貲衣一舸過玉溪河逢覆溺者百餘人凍且死公盡出其衣衣之咸賴以活至其尋常棄責析券排難解紛扶衰施擠濟人利物之事種種盛德又不可數舉矣公雖服賈而雅慕儒生聞人咿唔聲輒耳屬之時時延訪名宿爲家塾師宜其後人食讀書之報也晚年不問生産惟時飲醇醴蒔花竹遊名山水以自娛暇則偕汪太君誦竺乾之書論說因果不市德不沽名不希非分之福不爲無益之費終其身澹泊明志而已卒之日年

八十有二汪太君先太公卒子孫繁衍其遠遊四方因以爲家者不及詳其隸籍於揚者子三人長國賢次之彦次之晃孫九人元禧元禮元祉國賢出元嗣元勲元化俠如之彦出元亮元弼之晃出曾孫二十人距公來遷時來滿八十年而本支已百餘人多以科名起家致身通顯原其初皆肇自太公豈非天錫忠臣之裔篤生太公以亢鄭氏之宗者歟余與公曾孫太史晦中君爲同年又同史館而侍御曉齋君又世爲姻契同官於　朝最又今來乞銘不敢以不文辭其子孫姻婭之詳不具

列爰爲之銘銘曰

粤稽天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必揚維前之晦後世其昌鄭之先胄大節琅琅屢世不官冥跡農桑爰及太公迺遊於揚詩書啟佑甲乙繩芳垂魚服豸世濟龍光綿延五代棹楔相望九九松栢鬱鎮之陽婉德維賢同穴相莊勒石幽窀山高水長

太學東里鄭公墓誌銘

董其昌 元宰

歙有鄭氏者遜國時御史道同參政居貞之裔蓋傷心殉節立義不宦以爲家法者也然商家義士三紀風移周誥逋臣百年土著列聖有生育深仁累朝有昭雪公論寧忍以遯荒終乎世宗朝有潔潭翁者始抗讀書應泰之議再傳爲太學東里公竟用此亢宗而歙之鄭與姚江之孫同爲忠烈光也公諱之彥字仲雋號東里生而蚤慧有里性稱孝童彊敏博記於書好蘇端明集爲文意特近之匆作常語弱冠以商籍補廣陵郡諸生游南雍傾

其名宿大司成傅公新德奇之取冠多士曰忠節子孫即劣於戚施椎於傖父猶當寵異況落落國彥激昂青雲如鄭生者哉甲午丙午秋試幾得雋復失之公自知數奇頗意教子及姪自是倦游矣廣陵五方雜居秦晉吳楚高貲貨殖之家皆受鹽筴臺使者周爰咨詢謂賈人百輩不足與計事望之文學知名者衆推公專對大晁采用於是稟承決事者輻輳並進公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兄言依於友與人弟言依於恭排難解紛依於忍大姚方氏程氏用公言得相保其終訟者傾家一如公所預策而有神奸汪某誣訐公叔者公復力發其奸麗於法兩淮之竄以除當是時公非不能忍念忍之彼將以攻堅爲招必有望風而下者周處驅蛟爲此也公家五世不分産公曰此雖義門事非長慮乃勾稽五世之籍而析之無偏厚薄衆推羨金三千酬主者公揮而羣剖之歙中爭産之風爲一變乃若振窮周急扶喪封窆之類歲不絶書案無賸物楚袁滄孺參知疏理鹺政有功德於淮揚讒人以多贓中之繫廣陵公心傷其寃首倡義三日內代上數千金袁公竟有完譽其節俠維國論

如此公每服膺予友陳眉公惜福積德二語勤行無厭姜宗伯傳之曰生平然諾無二言閨閣無二色皆實錄也子四長元嗣次元勳次元化次俠如元勳舉甲子經魁與余交善予以姚江孫文融期之非謂一舉首足重鄭生惟是人地家門足並重耳生卒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列銘曰

遜國之鄭媲方與鐵蘭雖可焚香不可滅破東存卯顛木餘蘖雷霆摧折日月朗徹司空錫圭侍中灑血孰是天綱可越而越孰是帝絃可斷而絶不有雙忠曷挺人傑良玉溫如斗光列缺以我書城

傲彼金穴魯連排難倪說解結隱豹而文履虎不咥俠掩荊高介如田薛壙守其躬著蔡其舌千里誦義一經貽厥孝秀鵲起家聲軒揭欝欝佳城綿綿瓜瓞於萬斯年視此銘碣

鄭母張太夫人墓表

馮元颸 爾嶽

嗚呼此廣陵太學鄭東里先生之元配紹川張公之女吾友超宗之母夫人也夫人有賢子四稱超宗者余友超宗然後知有母夫人也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將表夫人之墓敢忘所自乎歟之鄭氏自叅政居貞公遜國死節流傳迄今世代有賢碩而戒子孫不得讀書子孫雖衆爲村農估客荒唐朴陋者二百餘年養其忠孝盤紆之氣久而後發即安得不鍾名儒來女士焜燿家乘彰國士報耶夫人生而慈孝兒時不妄嬉母氏早喪紹川

公宦遊豫章室中獨夫人與後母在後母不以弱息視夫人夫人之事後母猶母也歙之村落屋廬聚處溪山隔之姓相別故遊於溪山之間所遇皆父子昆弟不知避女子亦然每春秋晴麗夫人獨敝衣闔戶簾帷閒如紹川公奇之聞鄭氏有惠童子懷童子文謁汪伯玉司馬司馬賞之曰此真乃公壻矣及歸鄭氏東里先生方少高自標置視車馬金錢皆長物無所怯惜散夫人奩貲充問連賓客卮酒之費歸與夫人相對陶然咏歌無迕也先是鄭氏五世不析箸產中落食指浩繁又先生性

慷慨好爲人排難解紛及來廣陵當事者方憂鹽筴壅蠹設專官下疏理之令先生儒者所言中理又度當事力所能行者上之以故公私造門請謁無間晷中閨以內指顧不及夫人日爲供具雞黍酒漿豐儉如禮童奴無厭倦之色先生教四子讀書性嚴毅或課誦不及程式拖子而後一切長跽與杖無假貸先生卒夫人守其家法雖不杖猶譴訶也仲子元勳以甲子領鄉薦高第先生與夫人皆及見季子俠如己卯副薦先生不及見獨夫人見江右文士萬茂先過廣陵以暑疾暴下困臥俠

如齋中夫人日趣兒子往視客萬先生佳士毋以病傷客心無何茂先卒俠如兒弟經紀喪事四方來弔者鄭氏主之其豫章私親衣麻剪紙哭泣造於門或不知者誤號鄭氏廳事夫人高年聞之不怪顧獨喜兒子能盡友誼其相夫命子必齊古人非世俗閨閣所能知也夫人生隆慶庚午七月七日卒崇禎庚辰十月八日葬壬午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又一子四長元嗣次元勳次元化次俠如孫十人詳誌狀中余惟太夫人名人婦而令子母也東里先生余不及見長吉諸君聞其聲未之交也若余文超宗則所謂著書能文交天下士者與超宗見事多識度開豁與人言無回曲久而可思至酒若之間深談廣坐語及民社未嘗不咄嗟動容若將有爲而不得也超宗雖數奇晚進而當世衡鑒人倫討論天下事即名卿元老持論必以爲歸令超宗兄弟且大用即用與不用其名字傳簡冊垂後世無所疑他時讀夫者必曰父某母某姓今葬廣陵西北原上者是也或歎羨惋惜至述其篤行孝友則及東里公太夫人又無疑也超宗及兄弟子姪皆好學他時必有貴且顯者其將廣

墓門代豐石而更爲之詞然超宗品行文章今以始矣於超宗予無加其能加太夫人哉余是以信余文焉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崇
祀鄉賢侯菴鄭公暨　敕封孺人元配汪
太孺人合葬墓誌銘　徐元文 公肅

康熙癸丑十月十四日工部司務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鄭公卒公之封也以子故子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慷慨論天下事卒於官鄉人思慕之請於官司崇祀之未幾公卒公德亦著於鄉鄉人思公如御史亦請於官司崇祀之不數年父子相繼崇祀學宮實惟鄭氏鄭氏世歙縣人至榮祿公始徙家揚州亦始教子孫讀

書應舉蓋鄭氏不讀書應舉者數世以遜國時叅政公居貞御史公道同一時殉難死故也再傳東里公乃以儒術顯公東里公子諱俠如字士介號侯菴性好學博極經史百家之書處事多仁愛尤重氣節幼爲諸生有聲入南雍應已卯省試遂受知司李廖公當是時朝廷窮科目之弊謂士旣雋而復阨者多在副卷詔先一日榜其姓字欲復洪武用人舊制以不次擢用而公適中副榜遂貢成均趣京師京師鉅公多器重之將請授職乃公終不樂即試用急告歸越五年甲申始授工部司務

時舉朝言利風甚熾有阿執政意謂開寧國煤山可獲無算利下其議工部公慷慨言曰時敝極矣而復專利以擾民即桑孔笑之矣力請於司空寢其議寧國之民多德公京城多故爲將者擁兵於外多跋扈恐一旦集城下命公守鍾阜待之凡烽櫓渠荅藺石之類窳敗不用者三百年公至出金重飭之不取公帑及民間一錢蓋其仁心爲質惟恐擾民病國多此類會　興朝定鼎公遂乞骸骨督師洪公知公才强留之不可於是公素負經濟未盡展布抑鬱里居惟課平讀書日夕不少休子

爲光遂以己亥成進士及後官御史有嚴加派禁非刑清關蠹懲貪實諸疏率有益於氏要皆公展施未竟者而其子繼而行之人莫不以爲公教之也平生尤重氣誼明末石齋黃公臨侯衷公故名臣也以言事及忤宦官得罪被逮過揚州一時冠蓋多斂跡弗與通而公獨偕同黨號呼趣城外道而送之且賦詩言懷無所憚揚州和滿郝公死張獻忠難甚烈贈太僕卿其子白衣冠立富人門道富人大詬詈富人者公姻戚也公怒曰奈何恃財辱忠臣之裔大不敬即名所知會諸生救百人公

討之富人伏辜然後已公痒惡不避親如此西江茂先萬公赴徵聘死揚州公爲之殯且開學舍停其喪高郵孔孝子抉目救父事既久幾湮弗傳公詳以上之有司俾載郡志凡此皆公未仕時事也未仕而能崇尚氣誼則其仕於朝可知矣公事二人尤孝處兄弟最友愛配汪氏 敕封孺人歙縣太學汪君季光女幼稱淑女歸于鄭稱賢婦有子稱賢母相封太史公不一事凡公服官家居處事接賓客及教兒讀書爲名臣皆有賴於孺人故鄉黨稱公輒及孺人孺人不曉字好佛書口授金剛

大悲諸經咒不數過即背誦夢中嘗與神酬對事載冥訓紀畧中先公六年卒蓋公生於萬歷庚戌十一月十四日距卒之日年六十四孺人生於萬歷庚戌六月初三日卒於康熙戊申十一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九公祖榮祿公諱景濂父榮祿公諱之彥公兄弟四人長侍詔公元嗣次職方公元勳次金吾公元化公其四也子一即爲光爲名御史先公卒崇祀鄉賢孫二長熙績次從諫公卒十餘年至康熙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孫熙績葬公於江都淮子橋之原而以汪孺人祔先是以狀乞銘謂余與御史同年又曾同史館知公詳也嗚呼公之大節余既已言之矣若其育嬰養老拯溺救焚彰彰人耳目者尤不勝書也故公之卒也國人號泣思慕如御史死時羣籲請以祀於學六年中父子遂相繼崇祀云公著述最富有休園省錄邇言集句詩餘等集行世乃銘曰

愛物近仁處事近義惟仁與義所以明志和不黨
同介不厓異合介與和乃以成器率德忠貞貽謀
顯懿克相有人婦功並儷銘以傳之千載勿替

敕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授廣東道監察
御史崇祀鄉賢晦中鄭公暨　敕贈孺人
元配汪太孺人繼配程太孺人合葬墓誌
銘　李天馥 湘北

今上御極之三年甲辰以彗星偶見
天子下詔求直言凡内外臣工皆得有所建白當是時公忠謀國之臣首先言事者二人曰省臣楊公雍建臺臣鄭公爲光鄭公之言先後有十疏雖未悉措諸行而盡職敢諫人皆想望其風采於是鄭御史之名聞於天下公用是益盡瘁事　君不

敢言勞會風雨趨朝遂遘寒疾卒中外無不流涕嗟乎以公精明强固之才遭鴻運而際盛年使得展其所學游歷政府雖古名臣何以加焉惜乎大業未終哲人云萎甚矣其可悲也公歿於康熙之乙巳年僅三十有七又三十年爲乙亥公之子熙績舉公柩暨元配汪孺人繼配程孺人柩合葬於江都縣淮子橋之原以余與公同年鄉薦復同官史館而公子熙績與余子孚青又同舉戊午賢書不遠千里求銘其幽石余忝兩世蘭譜誼何敢辭按狀公諱爲光字次嚴晦中其别號也鄭之先爲宋文顯公後世居歙西長齡里明遜國時參政公居貞與其弟御史公道同併殉金川之難家人不更求仕數傳至潔潭公諱景濂始授子弟書潔潭公子贈榮祿公諱之彥並以儒術顯生四子其季爲士介公諱俠如是爲公父官工部司務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母汪氏　封孺人公將生之夕孺人夢玉麟降庭火光燭天覺而生公遂以此命名公生而穎異讀書不屑屑章句即究心經世之畧由儀徵廩膳生甲午恩拔入成均丁酉舉順天鄉試會　朝廷覆試盛京所貢士常式外又試

以時務古學公具肆應才　欽擢前列己亥成進士殿試　欽定第二甲第二人授翰林院清書庶吉士辛丑改授監察御史　予假歸甲辰補廣東道奉　命巡視中城中城在輦轂下最爲煩劇公治以簡静除苛解撓嚴誣告反坐之律而民鮮有扞文網者時京師錢法之禁甚嚴奸民多雜僞巧以詭謿平民公發其奸風遂寢有殺人而尸諸溝者所司具獄罪且死公廉得其辜平反之上　聞乃按撓治之罪一時服其仁明又京師多遊民常於歲暮集無賴什伯爲羣擊鼓弄毬陰爲豪奪積

年不可變公下令罷之不聽乃罪其魁衆望風逃遁蒞官凡六閱月鋤奸剔弊不事矯虔束濕之治而務爲休息白其仁心爲質緣飾經術以儒雅也所上章奏其關於　國家之大者莫切於清賦役察關稅數事其論賦役曰　國朝賦稅一準賦役全書而奉行逾額胥吏因緣爲奸正賦不已而勸輸勸輸不已而加派重之以水旱頻仍民不堪命有司徵科日急下益相遁揚州之江都爲尤甚焉一邑如此一省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
天子可其奏該撫按治之民賴以寧其論關稅曰

南北設立關津以稽察奸宄因以資其賦稅然立關有定所司關有常員徵稅有常額今淮安三關外有白洋河等處揚州鈔關外有邵伯等處皆設立關渡更置攢典官役橫索無忌以至負販道路者亦有征斂是一關有數關之費而司關無常人關稅無定額也疏上　敕督撫嚴察之而商以蘇至於設科取士當廣其途以獎勵士氣於是有復掄才舊制疏議吏部推陞不當需以歲月之久於是有復推陞舊例疏論內外遷轉不當止論俸序宜別才能事實爲次第於是有復陞轉之舊以昭勸懲疏又以　國家法令所以懲貪自律有與受同罪之條而受者日以肆與者益以隱則宜寬贓証以懲貪鳳米徵於江南以餉軍然遠近千里或數百至宜附近徵給以省道至之勞而免倉差之設二疏
天子皆報可焉公在臺班未一年封章十上皆切於民生　國計利及桑梓者不計禍福不避嫌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發聲於寒蟬輟響之時振采於威鳳鳴岡之會豈非盛世之霜隼歟而詎意其持忠入地有餘恫哉公眉目疎朗氣度冲和與人

交恂恂恭謹不欲上人而於寒素之士尤汲引若渴故士林迄今思之公事親至孝申酉之變士介公官金陵公年甫十四隻身奉母汪孺人還歙道值叛兵瀕於危者數矣公晝夜長號以繩連母裾而牽之得脫於難後官京師每思親則淚淫淫漬枕上假歸侍養猶孺子慕也家居竿牘不入公府至郡中事關利害者言之不遺餘力若兩淮鹺政諸務釐剔尤多郡東芒稻河導水入江以防壅潰漕隄者明末久堙公言於總河御史疏濬之至今數邑均受其利焉蓋公之生平勇於建白瀦於聲

利居官不愛身命而名實加於上下臨事不苟蹟笑而吹噓遍於朽枯此鄉人所以追思不忘歿而祭於其社也然元配汪氏繼配程氏俱　贈孺人繼配雷氏以子熙績官中書　封孺人子二長熙績康熙戊午舉人候補主事汪孺人出次從諫貢生副室徐氏出孫二長玉珩次玉璋姻婭氏族未及詳銘曰

鄭之先世文顯宗光岳氣合生駿容逋臣大節貽剛風列朝貽雪論至公抗志始自潔潭公枝分葉布無終窮侍御鴻翔繼貽融西清東壁羅心胸廣

厦細旃達

帝聽民瘼國是憂忡忡皂囊蒼珮立丹楓鵷班進羽成夔龍山頹木壞傾天中鵑啼猿嘯碧山空高名嶽嶽琬琰崇芒寒珠斗輝蒼穹天門詄蕩致禮終佳城鬱鬱淮子東黃麻丹旐多貽封我栽銘詩追高蹤豐碑貞石爭磨礱千年吐氣成白虹

祭鄭侍御文

魏喬介石生

名世之興實惟華胄邦水秉精瓊花吐秀年少登車握蘭衣繡入珮紫囊封章待漏公昔起家冠冕北闈臚傳金馬草起綸扉錦袍笏錫蓮炬星輝載司豸史糾慝弼違建言災異敬應天威條數侃儻萬言蒼莽仲舒嗣音敬輿繼響鐵柱霜文炯流天壤僚友寅恭輿歌直強部按中城畿甸肅清豪猾摘伏冤獄允平聲聞　朝宁望重公卿維公祿養高堂色喜既篤友昆亦睦桑梓貂珥榮膴飭如修士恂恂寡言持盈增美恭儉謙和塵視金紫生平

不朽立德立言鳳儀獨立鶴翥高騫貽垂青史風節勿諼嗚呼秋凄木落星霾露薄虛館鐐鐐孤燈莫莫琴絲撫今諫草憶昨背絳闕以遥徂陟玉樓而接譏顏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旋驥蹀足以悲嘶車遲回而不轉混哀音於簫籟變樹色於長安望薇溝之豐草嗟江波之急湍昔比闇而結珮今人追而路難託悲心於酒醴縷遺躅於琅玕

祭鄭侍御文　梁清標 玉立

惟我鄭公鍾秀滎陽世濟其美以發其祥乃承忠節乃肯構堂盈滿是誠孝恭是將既修姱節復擅青箱蒲中鵲起日下鳳翔讀書中秘持斧巖廊方祝上壽悅豫且康志存遺劾躬佐　垂裳奉公執法疾惡鋤强何以喻之鐵面秋霜在家稱令在國惟良先澤彌茂後嗣克昌還金貽慶愛鼎流香雖懷麗質實秉義方清德素矢恩秩溥將再命三命公則尋常云胡不待溘焉帝鄉嗚呼人忌太潔物忌太芳哲人其萎真宰茫茫與善既爽福謙亦荒正平俊天文考才殤履聲如在書幌空張瞰詞束帛觸緒悲涼

祭鄭侍御文　陳廷敬 子端

維斯人之榮悴類朝菌兮靡常茍罔裨於當世固何有乎存亡迺哲人之云萎其疇不爲之壹欝以增傷惟公孕奇姿於白嶽紹遠緒於紫陽方其年祇終賈賦擅班揚如海涵而河注若鳳翥與鸞翔是用桂子秋風聳空千里之駿杏花春浪奏叶五雲之祥時
天子方臨軒而擢秀緊我公遂視草於明光校書則藜照紫薇之署摛藻則霞開白玉之堂已而筆底霜飛顧民間之疾苦臺端風振懾輦下之豪強輿情與　國法同伸秋肅並春温皆道值言路之宏開殫忠悃而入告禁非刑則澤及圜扉廣掄才則恩流俊造釐賦則陳加派之籌恤商則條關榷之要蓋能爲蹇諤者正直之氣而善於獻納者經濟之才朝野之期公者謂如羲御之始振轡於扶桑方自福福世之未有艾乃昊天不弔遽令赴玉樓之召而修文於夜臺敬等夙叨葭莩之情竊附金蘭之契高山在望識康成之可師流水空傳悵廣陵之難繼凡我同人其爲公一人惜者謂孝友如公而天之奪其年者何速其爲千萬人惜者謂

經濟如公而世之蒙其澤未既嗚呼公之存亡其係於世之輕重何如耶而得不爲之銜悲而潰涕抑松喬與殤子在達人而一視惟竹帛之所垂亘終古其弗替則公之所不足者百年而公之所不朽者奕世敬陳辭以奠觴庶散哀而舉觶

祭鄭侍御文

黃敬璣

天人之際誰爲端倪惟人事之可必而天道則冥漠而難窺蓋其可必者處則有其學問出則大其猷爲而不可必者天道之與善人或此豐而彼嗇抑彼畀而此遺然後知物理之變現而蒼蒼者夫孰得而推嗚呼余與公同爲御史奉持白簡論列丹墀惟沆瀣之相合庶金石以爲期乃公巡視京城余奉　命督鹺淮海方入通德之里訪書帶之帷曾日月之無幾而公遽一逝而不可追嗚呼哀哉公器識渾厚學術淵微當讀書中秘未嘗一露

圭角而一旦歷烏臺肆鶻擊剛毅果敢之氣輒電激而風馳嗚呼公之疏草瞭如列眉凡州縣之加派關市之横索賴公痛革其弊而一時傳其言者謂不異景略捫虱而建議賈生痛哭以陳詞嗚呼以公利於朝野方意多歷年所爲他年之壽耇而豈其忽焉無祿令哀公者歎報施之無據而天道亦可信而可疑憶余初承　簡命造廬請教而公則指陳利弊鑿鑿可聽余幸已盡見之設施竊謂可以報乎　君而信乎友乃公已不及見而余亦徒付之歔欷嗚呼自公之卒遠邇震悼無論乎知

與不知矧余昔則同官兹忽岐路能不咨嗟而涕洟則今日者追九原而不作聊灑酒以抒悲惟公有靈尚其聽余言而舉此一卮

祭鄭侍御文

汪　楫舟次

公之華胄代擅嘉謨史才仁表直諫毅夫恭文亮績于游謙爭公兼厥美矯矯天衢維公星降冠冕東吳真州發軔冀北騰駒南宮上客翰苑名儒吟高紅藥奏對青蒲賈誼愷摯衛玠清腴駿望木天驪飛華屋寵以絲綸爰作耳目鐵柱星懸繡衣香馥霜氣含毫丹心補牘星孛建言詞嚴義肅或綜成憲或疏培育巡察中城輦轂澄清豪強屏跡寃獄允明威名文紀事蹟方平公在鄉黨孝友傳聲斑衣爛漫雁羽和鳴德星錦里通德高閭公之接

物執矩平衡溫恭卑牧僚友傾誠公與令子岐嶷雙呈琳瑯玉樹麟鳳金莖嗚呼鶴去燕臺龍歸蓬島相顧遺書空餘諫草衣裾留芳人鑑失實稗鄉不辰康成逝早萬籟悲秋寒風振槁春相不聞輀車在道楫等夙同文學更佩德馨人琴痛感薤露音沈瓊花零落玉案杳冥俯仰長歎涕泗如零顧公生平忠孝醇一立德立言史書載筆啟爾後人爲度爲律江水山光公其永謐

祭晦中侍御文

鄭名

滎陽世德厚以臧篤生君子邦棟梁其人如玉温且良行則練要言端詳猗蘭為佩芙蓉裳沐以春華浴秋芳少年卓犖工文章西冷之水湧繡腸筆若修矛鏖龍荒千軍辟易萬馬藏月宮桂斧操吳剛儵若拾芥當秋場五雲高麗紅日傍摛文賦詩傾玉堂

帝曰斯臣直而方簡作威鳳鳴朝陽臺栢千尺凌清霜唐則伏伽漢范滂本支簪組等尋常貴在名德植大綱康成之後推君良兼以慷慨續鄭莊大

孝蒸蒸家孔昌親既克顯名克揚直木易折玉易傷邦國殄瘁善人亡堂前老淚濕雙纏二十四橋烟月黃二雛矯若龍駒驤通德之門帶草香生非金石壽孰長惟有令名萬古翔金山峩峩海湯湯芳風滮颯同未央少歌曰寒雲在天鶴飛野松泉路無親魂誰適從明如秋月有盈則缺其琴尚在其人獨絶嗟我戚單畸弗軌之雖則軌之愛莫起之我酒惟旨我淚惟泚誰謂兄歿兄在青史

祭侍御鄭堉文

程宣 椎馨

嗚呼君之生也何來而其歸也奚之惟君英明純固諒惟山嶽之所降而精誠磊落抑亦列宿之所歸在君之文章行誼於生平固已無愧而辱託姻婭之末者終不能不為君而悲惟君早歲才名煥發始寄泮水之一勺旋騰璧沼而奮飛迨乎釋褐而筮仕即居進山清秘之署此白頭老宿所企望而不克攀躋及乘驄馬而入栢臺則風采凝峻朝野之際所拭目而望其有為惟君不屑為立仗之馬與失晨之雞念　丹扆之有闕必期補乎袞衣

諫書一上而再上　當宁每為動色而嗟咨闤闠之困弊則抗論催科之逾額而重軫其創痍覩商旅之勞瘁則極陳關津之橫索而歸其職於有司念樹國以人為本則請復取士之舊制以廣其登進之路而用人當收實效則請循陞轉之往例以合乎懲勸之宜至於省浮費有疏究詿贓有疏慎刑獄有疏其慷慨論列有言人所不能言與言人所不敢言者皆繫民生之利病而關　國計之安危

主上方求賢若渴味其言而思老其才以大用孰

知椚館於一旦而不爲天所憖遺豈城署芙蓉虛席以待其至抑樓成白玉徵文以爲之碑噫君之生也　朝右倚之爲柱石蒼生望之爲霖雨而四海之內欣覩以爲麟之祥而鳳之威君之沒也柱石傾而霖雨歇祥麟逝而威鳳靡然則所拒腕於君者甚大而愚父子之陳詞薦酒以奠君靈之一鑒者寧止爲兒女之私尚饗

祭内姪鄭侍御文　　許明賢仲容

嗚呼人之旣死亦胡不悲況其人或死千里之外萬里之陲又況君之生也爲天下所恃賴則其死也豈猶夫閭里親戚徒歎息而瞻依嗚呼君性足以自正氣足以自壯而學術足以自持故接其容貌溫然如童孺而立朝梗槩則孤峯絶壁之不可移其行事不營度於身外而指揮家國雖薄海內外何一非其瘔瘝所圖維故其官御史也僅一載耳且其年未及强而風采畏愛遂爲老成練達之不可以幾盖處常剛直不回誠足示百僚之彈壓

而及其當日星之變則憂思憤激若以非天子之憂而實余臣子之責遂不禁痛哭而陳詞今讀君之疏用人田賦關稅諸事不下數千言一時若士若農若商賈無不食君之澤方謂君由壯至老可相恃以勿艾而豈其一旦奄逝在朝者悼藎臣之遽隕而在野者痛哲人之其萎嗚呼君與余爲内姪而余長兒之女又許字君子也君卒京師前三日猶手書寄余兒且以器具及脂香授余女孫適迴月餘始至則君死已四十日矣嗚呼死生變現信不可知而況今日者覩遺蹟之歷歷其

何能不悽愴而涕洟嗚呼君之建立舉世所思在常情或以死爲君惜而余謂令名在世何傷於死其居官行己之不如君者亦何貴乎皓髮與龐眉於是既命兒爲狀以傳君之行事及君柩至復爲文哭之哀者盖非區區戚里死生之爲見而實以斯世視以安危嗚呼尚饗

祭鄭侍御文　　許承遠

翳哲人之挺生兮洵邦國之羽儀維去來之不偶兮匪羣情之所窺蚤樹幟於南宮兮年猶埒於子奇文雲蒸而霞蔚兮聲雷擊而星馳

帝簡在於茹茅兮偕爕理於綸章視花磚而獻納兮仍校籍於青藜試望之於民事兮俾汲黯以拾遺爰驄馬之方駕兮旋痛哭而陳辭繪流圖以入告兮毎噓唏於賣絲乃息事而寧人兮切修救以靡遑凜靖共之匪他兮敢退食其蚤蛇朝封章而洞達兮夕蔀屋而恬熙諫草方不勝焚兮矢聖德

於靡虧惟丰采其堪畏愛兮與白首以相依胡龍蛇之見厄兮曾鵩賦之孔追其薄塵而尸解兮抑修文之是推倘六宇盡春臺兮證勝果之崔巍迺鶴駕不少延兮致普天其同嘻獨遠夙叨中表兮交既篤於拍㩦伯氏申之以婚姻兮誼益倍於塤篪嗟勞瘁夫　王事兮臣有身且捐糜哀飯含之未親兮情與義其安歸引丹旐於河濱兮重雲黯黮凄其對素帷於支提兮白日沉沉欲低痛喬嶽之既頹兮豈私情之所悲謹漉酒以陳詞兮江河同其涕洟

闔郡里民公送侍御鄭公長生牌位祭文

佘起鯤

於惟我公淮海之英志黙温飽幼學壯行巍科高擢侍從名臣正色立朝霆厲霜明直言敢諫悉達民情封事數上

帝鑒其誠朝奏夕可薄賦慎刑論撤攢典關政肅清　特旨釐革四野歸心負擔米穀獲免横徵澤流商旅遂及鄉人鄉人戴德家頌長生直天不弔山頽木傾仁言利溥　國史具存有懷莫報望靈悲鳴爰立木主以代貞珉奉安祠座時享嘗烝吾儕銜結庶表内銘

祭鄭年嫂程孺人文

徐元史公肅

嗚呼吾年嫂今年纔十有七歲耳芳齡淑質歸吾鄭子尚衮舃之未更正新婚其燕爾絲丹書之忽下閏秋闈而求士鄭子負長才挾決策遵高堂之嚴命輒脂轄而北指自射策之見收遂淹留於

帝里居玉署而觀書向金門而曳履人視之則亦曰榮焉而獨不念閨中之秀生離而久隔者已踰年於此嗚呼哀哉生離而久隔已不堪而更堪繼之以死也哉爰之月聞吾年嫂之病而詢之鄭子鄭子之言曰去年海氛方劇河隄忽圮挈家避亂同處於水因驚悸而成病至今猶未脱乎參杞余等慰之謂吉人之有相當不日其復起秋之初有客南來者傳鄭子之眷屬已登舟而來矣余等聞之方私幸清恙之既痊得迎聚於京邸嗚呼哀哉胡人言之不足信而訃音忽聞於遠邇人之生也何限而其死也何底生前之夭壽曾不足易死後之臧否吾年嫂之歸於鄭也事翁若姑如事其父母而育前母之子如己子固已慈孝之足風而留懿行之芳美則今日之奇於數而短於年也豈久道之必有常抑亦人事之得其所獨是吾鄭子者

以數月之新人爲千里之逆旅病不能調一劑死不能訣一語老親在堂而無養幼子在室而無倚寧不痛巨浪之沉珠恨終風之落蕋而文等以九州之人聚一堂之上得與鄭子遊鳳池而同蘭譜既素重吾年嫂之特行又以悲鄭子之孤處聞訃之日致弔致慰而亦潛潛涕淚其不能已爰諏嘉日敬陳薄醴采溪之毛擷澗之芷用表微誠靈其鑒止尚饗

哭字程氏亡女文　　鄭俠如士介

嗚呼吾女遽以節終耶乙酉夏汝父方受事冬曾命光兒奉母挈汝取道宛陵回新安自歸途哭孝壻家汝即私矢相從痛不忍去惟念父羈金陵安危莫測母憂父甚急若不欲生汝方永夜不寐謀將護母故不忍遽死嗚呼汝貞之極又孝之至也自家于戚人羅氏汝即卻綺穀謝鉛華蔬食布衣飲泣不輟一則曰恨不以身代再則曰願過門以相從嗚呼汝素不善病自是遂心傷成疾矣當是時汝父屢乞休未報既病阻金陵母雖微知汝意未免兒女子愛不忍遽割越半載新安平定道甫通汝母始挈汝兒妹重聚金陵時方幸更生未遑問汝守貞事而汝以母中懷戀戀又懷慚不敢訟言即私求伯母姑母代明汝志亦猶是兒女深情諱不為達嗚呼豈意汝鬱鬱逾年遂病而劇劇而至於此耶去冬汝翁過吾家哀聲徹户內汝是夜復圖自盡自非汝嫂同起臥幾致命遂志矣嗚呼慷慨殺身從容就義丈夫猶難之不謂汝竟兼之也迨與外祖母連牀泣請守貞苦志積誠久而彌篤真足動天地而泣鬼神一聞父母許汝即欣欣

色喜曰此愈我疾以至出閣從容拜别承服通達大體不爲兒女戚戚態嗚呼汝發乎情又止乎禮也前月望後汝翁以太姑葬期迫兼程回里溽暑長途非病體能任因留汝汝乃堅請行曰吾得送太姑葬早侍姑哭孝子墓死且無憾遑恤途中艱苦乎翁與父母雖嘉汝志尤惜乃身再三勉留汝乃已方冀安居調攝可幸無恙于以上奉翁姑下撫繼嗣斯遂汝素志豈意孝貞念切一往不返卒以未得遽歸怏怏遂決焉歿耶痛哉初六之夕汝神氣尚旺汝聲琅琅遽告我遺言曰兒無他繫念

惟父母與翁姑萬不忍釋耳前欲遽歸以終素願今已矣遺恨何極又囑謝翁姑生未得養死當冥報嗚呼數語叮嚀惓惓節孝絕不及他事何其生死以之篤不忘也又令焚香陳几曰有神人來爲我三薰三沐起拜復浣手自定永訣當在明日果於明日巳時溘然逝其項煖甚殆佛家所稱聖果生天而飄然長往仙家所謂尸解骨蛻者與汝生有異徵病有異夢及此又多異驗自非善根夙慧節孝格天何以至此汝亦可以含笑九原矣汝翁去未十日已三寄書來諄諄以保身撫孤望汝甚切汝姑亦自新安遣使存問獎慰數千言又手製衣以示慈愛使者至而汝已歿旬日矣痛哉余令開書授衣如汝生與汝知慈姑之愛如此其勤懇也客慰我曰汝從壻地下適愜汝願建坊立祠死且不朽奚必慟然慼汝茹荼三年貞化一旦上有翁姑未能養之下有繼嗣誰其撫之雖大節炳如日星而余情實惻其能已於頓地長號而繼之以泣耶哀哉尚饗

祭鄭姻母吳恭人文

汪孟翊 楷亭

瓊樓月缺塵埋寶鏡之光玉宇星寒彩失祥鸞之影帳女宗之凋謝林下誰傳悲壼範之云亡閨中孰嗣維我姻母吳氏恭人秀毓黃山派分渤水生而婉娩幼即端莊香閨著咏絮之名寧煩母教元日獻椒花之頌雅號才媛禮度無愆淑慎由於天授笑言不苟溫恭出自性成其歸我昉村姻翁也雞鳴戒旦羣高德耀之風鴻案相莊直媲少君之德全婦道而不忝甘旨常供盡內職以無慚蘋蘩克祀脫簪以助居常既善於相夫雜佩相將一時

更賢於歎客珠擎掌上看來吐毓異之光鸞産女牀望去焯誕奇之彩姻親夙欽乎懿範閭里成仰乎芳型蒨寶樹之青蔥花開連理颺錦衾之燦爛帶結合歡方謂百年其偕老何期二豎之交侵遙望蓬萊無處覓返魂之樹編窺金匱徒勞鍊不死之丹淡淡明湖沉却曈曨曉月茫茫逝水潾同嗚咽流泉嗚呼塵掩粧臺弱珠聲咽絃孤錦瑟奉倩神傷秋月春花夢繞休園悲徑冷良辰美景魂消鳩杖痛人亡露冷芙蓉霜凋柳色望音容兮憭淡仰壼德兮悽愴翊辱叨姻婭久挹芳徽嗟賢淑之忽終心傷夜雨歎金娥之頓逝淚灑西風邦水失坤儀寧僅枌榆是痛故山懷閫則尤深姻黨含悲所恨遺挂空懸徒進束芻之奠庶幾雲軿來馭其辭絮酒之漿

哭亡妻吳恭人文　鄭慶祜　受天

嗚呼吾萬不料恭人止今日之變也我夫婦甫及壯歲生男固喜生女何悲況恭人素非不能達觀時命者第以遠籌先世之宗支近念高堂之晚景遂至抑鬱而病病且死也則豈非天哉昔我先祖考有言曰婦人之因坐蓐而死者有如陣亡信斯言也則我於恭人之殁夫豈尋常悼亡之痛所可同日而語者耶嗚呼我與恭人死生間隔月且過矣溯一月以前喜忽生憂賀轉爲弔當其時而我心固悲我心實亂蒼黃擾攘之中曾未念十五年

夫婦永別在六七日之間今而痛定思痛矣將過此以往喪祭畢而獨處燕居天上人間此恨亦曷其有極耶嗚呼恭人一生才德吾團鶴筊師已秉筆表彰悉諸家乘是恭人雖死猶生獨難爲我生者解耳我固因侍太恭人之側不敢過哀無如見慈親之哭婦聽弱女之呼娘觸緒分來寸腸萬斷前長至令節太恭人概不受賀我率諸女環繞膝前求解顏而不得母子相對各自淒其設恭人而在夫何至於此耶嗚呼已矣我與恭人長永絕矣無限哀情筆墨難罄當茲唐奠復不能不哭陳大畧爲恭人告也今而後吾將何以慰恭人於地下哉恭人之所不忍離者太恭人也吾修子職而恭人應默佑而相之恭人之所不忍釋者岳父岳母也吾較恭人在日而益頻過往以慰之恭人之所不忍忘者諸愛女也吾於長者擇快壻以配於幼者察能暖疴癢以育之使天未絕鄭必有後人終冀爲恭人釋此日之恨也然而與言及此我情真不能堪矣嗚呼生即百年亦如長夢他時墓草茸茸松楸鬱鬱再得與恭人同穴而語焉恭人有靈知於何日也耶嗚呼尚饗

揚州休園志卷六目錄

文

揚州休園志卷六

文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太學東里鄭公行狀　艾南英千子

公姓鄭氏諱之彥字仲雋別號東里世爲歙縣人遠祖文顯登宋王十朋榜進士入國朝建文初鄭道同以進士官御史革除時遲其兄河南參政桓以兵入援靖難師既渡江金川門不守河南援兵潰江上因與俱死而遜國諸臣傳逸道同名獨爲桓立傳又以居貞字行然自是子孫相戒不讀書

仕宦至嘉靖時公曾祖天健始讀書知名健生良鐸鐸生景濂則公父也公生五歲而父廢書攜母汪買池州獨留公與祖母居公幼聰慧有至性能得祖母歡七歲徒步從祖母就父於池州道傍觀者見其少純孝皆爲感動其後公父與叔父盡徙家廣陵叔攜之煮海場一日從叔貸不券者數十人比暮忘其出多寡公從旁口質各如其人所貸無爽叔大奇之乃使授尚書强敏博記爲古文宗蘇文忠公爲舉子業私淑馮開之袁坤儀兩先生歙有張紹川嘗尉安仁縣見公而異之是時海內

毅宗所謂汪司馬伯玉者因以其文呈司馬司馬以為才遂以女歸公年十九爲儀徵縣高等第二人入補揚州府學兩赴應天試不售改入國子監監祭酒傅新德傅士董應舉嘗取其文以冠於是時公名立矣知交皆一時賢卿大夫然公所與商度大計嘗以其間籌國事不私一錢爲利最大者一因坐死獄公察其冤入言於刑部謝公廷諒爲平反竟不使知公既失父母又失叔父五世之簿計無所歸同爨食指百人衆相與推公公兼事儒而主其世業先時叔主計幾盡其貲公繼之不二

年完萬金逋有大猾挾公以他事公與弟之晃抗聲言之上官上官立悟為懲大猾兩淮人皆喜於是時諸商知公可任相率仗公為庇而淮事自尚書葉淇變更祖制名色紛錯始病商商壅滯不行而諸邊病病卒歸之國雖强幹精敏者使主鹺政終不能盡悉巡鹽御史司道嘗詢諸商以隱諸商所條陳一滿之公公以其間利國通商事最多然公嘗以布衣褎有司事每歲排難解紛陰福人無算最著巨姓方氏程氏搆大獄各破貲數萬金不能釋待公一言而平其慮慮精詳比事竟吉凶必

如其言嘗有叔姪爭姪理長擁數萬全而叔挾之周急公謂其姪曰叔猶父安得盡求曲直不如厭其欲姪不聽竟費其產無何兵事興慨然考古今成政傍及占候象緯地形阨塞為建州考九邊海運二圖乙丑書成大司農鄭公三俊讀而歎曰救時才也將獻之不一年為先皇帝七年丁卯時淮揚徽歙以大獄株連者數十家衆人逢大奄意駭駭有所及公方與次子元勳謀歸歙中若有所欲全者而病作凡一切寬政與民休息公皆不及見矣公大節最著者事親孝雖壯年嘗跽受母氏杖

嘗從龍虎山道士為父母乞符籙籙軸隱隱有聲人以為孝感與諸昆季友恭卒之歲取五世簿計而較析之無所私衆推羨三千金以償公勞公曰吾茍自私胡不取其多者羣從千指無間言外家張氏後微落公既舉外父母之喪又葬外兄弟之客死於燕者又推及祖母之外家程氏為之歛暴棺而封之與親友交通有無不責其償初娶張孺人即以其奩供施予族人某負而才公以為可任貸之不責券其人北賈燕市致數千緡卒之日賓親無不痛哭流涕者課子姪嚴謹奏一藝善輒喜

元勳魁應天從子元禧戌辛未進士皆公手授經課生平瀕危者再六歲與羣兒遊隋龍潭中羣兒懼奔不以告家人莫知所之有頃途人見髮浮水上援之得起丙午渡金焦舟覆同舟友人已沒不救公入水如有以溫腹槖之上浮者立淺灘中公得天之厚如此公生隆慶庚午九月二十日卒天啟丁夘九月二日得年五十八子四皆張孺人出長元嗣監生次元勳天啟甲子舉人次元化監生次俠如崇禎巳夘副榜孫七人為霖為霑為霆元嗣出為星元勳出為旭元化出為光俠如出

子孫婚聘皆名族公有弟之晃字從周與予交厚久而元勳則今海內所稱超宗先生者也艾南英曰予未得事東里先生獨與從周超宗遊先生歿而始得登其堂與超宗訂年兄弟交故於先生生平行事甚悉書有之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竊嘗疑其言及觀吾夫子推獲上治民信友事親之際而後知古之聖賢先誠其身誠其身而後親信之友信之君信之皆因其身以相及未有不能誠身而能治人者也能誠其身雖孝友于家可以知其政田儔之在徐無山中管寧之避地遼東一布衣耳皆能約束其儕伍使無諍訟辨鬬此與施于有政者何異予觀先生誠身以動物故宰五世之家政而無間言強宗悍族怨家朋仇有司所不能剖訊而折衷於先生拱手受約束惟恐後誠使施之有政與古名臣何以異若史明察利弊佐通商利國之柄又其餘耳謹按超宗所為先生行畧而節詳其事以上之太史氏

先妣張太史人行述　　鄭元勲超宗

嗚呼不孝忍爲母述耶凡人子之欠報罔極者不過顯揚其身名焉耳抑末也而矧不能徼一命賚鼎烹俾之鬱伊縞綦僅充菽水兒罪可勝誅耶然親有善而不彰罪乃滋甚又不忍不爲母述也不孝原籍巖州歙縣之長齡里人在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自河南進居厥後顯仕不絶入我明居貞公以不仕元隱居與方正學講學龍王山下正學薦之太祖高皇帝徵辟不就建文帝復徵之乃起歷官河南參政靖難師入金陵募健卒三千

勤王至江上所向無敵攻龍江關甚力後以兵寡就擒與二子同棄市遺命子孫耕而勿讀弟道同以進士爲御史聞而自經遂有雙忠之目後子孫半逃入閩半留巖世廟時始復儒業先曾祖諱良鐸以童蒙師自遠方還于涇縣上方渡拾遺金五十秉時屆歲除旅寓數日候其人還之先王父諱景濂初服賈海陵載貨庫衣一舟進覆舟盡出其衣衣之活數十人所累數千金悉貸貧交不責償蓋世有隱德無聞達云先考東里府君諱之彥未十齡扶太祖母自故至覓王父子池州無何隨王父遊維揚遂占籍爲揚郡弟子員屢試高等鄉闈兩入彀復失憤而入成均五十不成名乃棄去先妣張姓歙邑之絡村人早孤家素封父絡川公縣太學生謁選得豫章安仁二尹單卒就任遺之家後母少恩先妣事之謹村居兒女多喜出遊先妣年五六歲即堅守閨閾寡言笑日念父欷泣或目爲癡無何後母失乃依孀嫂師其鍼紉嫂憐愛之外祖解綬歸博求快壻時先君食貧攻文章外祖以文質之汪伯玉司馬司馬驚賞遂委禽焉既歸贊先君修甘膬以事二人盡脫簪珥服飾資先君

賑貸貧族後先君産中落操正世家秉以其餘力條陳鹽法利弊諸當道奉爲典型一鄉就以排難解紛屨滿戶外食指浩繁展待紛錯皆先妣主中饋未嘗告勞憂人之憂凡二十餘年燕居不衣帛自食不腥視童婢如子女恤其勞苦外祖歿後家衰耗三喪未掩爲擇吉土封之與先君相莊如賓生平無戲言忤色丁卯秋先君捐館舍一慟幾絶既而欲縞素蔬食終其身不孝凡弟慮高年匕箸不健更迭苦諫乃月齋三之一性雖慈而訓諸子惟嚴一言一動之失勿之恕也嘗言不願爾等富

貴但勿忝先世忠節家聲足矣延師課子及接嘉賓必躬議飲食聞兒多長者游輒喜聞有不義必戒兒謹絕之雖再至亦不出飲食庚辰夏孫章萬茂先客弟俠如書舍病滯下每旦促兒視之曰聞萬先生善士客途無依爾往視藥糜驗疾增減既死泫然出涕者竟日命諸不孝曰朋友之禮於我館於我殯諸子毋他委茂先之喪成禮歸葬實毋教也晚年稍喜花竹之供不孝兄弟各為小園怡之每令節良辰奉籃輿其中不孝兄弟四女兄弟五咸相聚樂則為解顏或缺一未至必憮然不適

已卯七夕壽登七十先是受道家張真人符籙建大醮二十許日有白鶴翔舞之瑞設帨時康強怡悅四方名公鉅卿爭頌禱登堂而拜者數百人皆歎羨去不虞隔歲偶遘微疾脾傷滯重遂以不起痛哉痛哉卒之日家老媼見仙衆數十人鼓樂幢蓋導迎以去又聞有道者言屬纊後頂煖者上昇先妣亦然殆慈惠靜正通於神明歟遺命祭勿腥殮勿帛一切從簡值茲歲凶空盡力捐賑資予冥福不孝兄弟四人以一歲田租之入饘粥外盡以捐賑踰年復饑賑如故約米麥千有餘石賑者之

承親志如是而已先妣生於隆慶庚午七月七日午時卒於崇禎庚辰十月初八日酉時享年七十有一子四長元嗣監生娶佘氏次不孝元勳天啟甲子舉人娶吳氏程氏三元化監生娶吳氏四俠如崇禎已卯副榜娶汪氏女五長適許明賢次適吳伯安三適吳維馨四適吳嘉美五適吳爾成孫十人為霖為霑為霆為霓為雱元嗣出為星為賂不孝元勳出為虹為旭元化出為光俠如出孫女十二人茲卜兆於江都方家集之曺安寺南謹於壬午年正月廿七日扶柩發引二月廿六日移先

君合封承先慈志也不孝元勳四十無聞辱先莫甚乃承當代名公鉅卿里閈長者賜之寵奠名章鴻碩光被棘門若欲當三錫之榮也者而先慈素志貞退亦不以諸不孝之貧賤為恨但諸不孝無以解於無田不祭之憾云耳

亡妻汪孺人行畧

鄭俠如士介

亡妻汪氏　封孺人歙縣富堨汪季光公女也幼莊慧有至性能得父母歡心父母愛倍諸子嘗顧諸子曰使汝似姊家其昌乎時余八歲學爲文汪公一見稱善遂以女許字是即孺人孺人既歸余日贊余供堂上甘旨先君東里公以德義聞海内間條陳鹽法利獘諸當道奉爲典型鄉人就以排難解紛者屨嘗滿户外孺人歸踰月輒能代先慈主中饋中夜不就寢率以爲常丁卯秋先君見背余早孤嘗偕兄元錫趨宗弟廷直讀書攝山靈谷

間歲不數歸孺人代余事先妣張太夫人曲盡孝謹至延師課子及接待賓客則飲饌豐潔雖磬典簪珥服飾無所悔庚辰夏豫章萬茂先客余書屋忽病病且劇孺人經紀藥糜至死于我殯未嘗一事敢他委也庚辛間石齋黄公臨侯表公先後被逮道揚州緹騎悍甚無敢過而問者余偕同人操舟以迎孺人曰二公忠直曷懼哉具酒金俾余送之其知大義類如此乙酉左兵東下金陵震驚時余官工曹有城守責孺人携子女避居新安曰俾若得盡心王室無内顧憂既聞余請告始相從以

歸孺人性和慈而訓子爲光極嚴一言動之失未嘗少恕己亥光舉進士　欽授翰林院清書庶吉士後改監察御史孺人顧示之曰不願兒躋通顯但公忠報　國毋忝忠節家聲足矣及光補廣東道巡視中城疏十上皆奉　温旨其生平建立差爲朝野所稱者不可謂非孺人教也自幼未讀書識字然事佛最謹余口授金剛大悲諸經咒不數過能成誦素善病病歡瀕危殆皆賴神力得甦群冥訓紀畧中光自小試至　廷對自服官至易簀事未形輒夢夢輒奇驗人以爲至誠感神云孺人

生於萬歷庚戌六月初三日寅時卒於康熙戊申十一月廿九日辰時得年五十有九子一即爲光先孺人卒娶汪氏程氏雷氏女三長許字吳運昌次許字程起善夫死守貞絶粒死三適吳榮芝孫二長熙績次從諫孫女二人凡余服官家居處事接物及兒讀書爲官皆賴有孺人今孺人雖以子得邀　覃封不幸既死其生平終未表見於世用是畧陳一二大節以請之大人先生惟不棄而錫之琬琰則死生之感真不知其所終極矣

先大父水部公行述　　鄭熙績 有常

先大父諱俠如字士介號俟菴歙長齡里人明遜
國初遠祖居貞公官參政道同公官御史俱殉難
死崇祀表忠祠遺命子孫毋讀書出仕生曾祖榮
禄公遷揚州始以儒術顯生子四長翰林院待詔
長吉公次兵部職方司主事超宗公三大金吾贊
可公四即先大父任工部司務　敕封徵仕郎翰
林院庶吉士大父生而方正落落不隨俗步趨幼
即穎敏過人先曾祖常以大器目之戊辰遊學臨
安補仁和縣學生後以定省疎遠遊南雍己卯鄉

試受知揚司李夢符廖公已獲雋矣當事史檢舊
例誤裁監額五名僅以副薦貢入京師時左朝諸
公欲用洪武選擢法同進士出身先大父志在色
養不顧也大司成鴻寶倪公愛其才固留先大父
以待命先大父力辭遷歸未踰年而曾祖母卒辦
使羈留不即歸則終天之恨無已時矣甲申南遷
後服闋始授官冬曹方是時有建言開寧國煤山
者宰執大臣皆猶豫持兩可下司空議先大父以
爭利擾民力寢其事乙酉有趣左師興晉陽之甲
刼總督臨侯袁公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先大父毅

然辭之曰安有袁公而不明春秋之義老乎已而
袁公抗節死燕市人咸服其先見左師既下廷臣
推先大父守鍾阜鍾阜故留都僻門也三百年承
平日久凡麗譙敵堡器甲旌旗悉窳敗先大父至
一夕盡飭之其經費毫不取之公家大司空駭異
目爲江表長城六月間督師洪公入金陵人百計
謀過身洪公素識先大父才欲超擢之先大父獨
乞骸骨甚力洪公笑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
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子所以罷咸無名焉
先大父固持不可辭至六七上始允盖慎進進如

此時先大父年未四十乞休後惟以杜門課子爲
務凡先大人經義帖括無不從先大父口授及已
亥成進士由庶常改侍御諄諄以　國恩深厚毋
安取一錢爲訓以至嚴加派廣掄才禁非刑清關
蠹復陞轉懲貪寶諸大議無不繼其志而行之迄
今列祀學宮爲閭里傳頌皆先大父教也先大父
性尤孝友當曾祖易簀時年甫十六曾祖母執手
垂涕不已先大父跪而泣曰母所悲得毋以兒幼
故耶今惟父所可則行父所否則止兢兢業業不
敢少有隕越以貽先人羞可乎曾祖母收淚慰之

內外親族無不嘖嘖驚歎至析產日諸伯祖皆長先大父悉惟兄命無異言會有巨璫視淮鹺政怖其風者咸挈家徙避去時曾祖母卷秋高諸伯祖適遠遊他所餘波將及家人無不震恐先大父以弱冠書生挺身而出毋心大慰家獲全尤重節義石齋黃公臨侯袁公先後被逮過邗緹騎驕悍肆羅織故舊盡屏息不敢通姓字先大父獨率六七諸生往見浩歌且泣旁若無人豫章茂先萬公歿於維揚旅舍衣衾含斂皆先大父爲治具卒以其喪歸之高郵孔孝子應試抉目故父事久湮沒不

傳先大父詳以上之有司載入揚州府志此皆生平大節彰彰在人耳目者他若以衣衣人以食食人育嬰養老拯溺救焚行一事而遠過奉爲矩矱出一言而鄉黨賴以解紛又先大父之緒餘續等心識之不能一一縷陳也先大父元配汪太孺人富堨汪季光公女　封孺人子一即先大人順治已亥進士由翰林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娶汪汝爲公女繼娶程惟馨公女繼娶雷仲升公女女三長許字吳君運昌夭次許字程君起善夫死守貞絕粒死三適吳君榮芝孫二長熙績康熙戊午舉人

娶許氏汪孺人出次從諫娶臧氏庶母徐孺人出孫女二人先大父生於萬歷庚戌年十一月十四日寅時卒於康熙癸丑年十月十四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四兩奉鄉飲大賓著有休園省錄過言集句詩餘等集行世嗚呼慟哉自先大人官京卿即奉命侍大父母於家迨先大人見背續等不幸早孤猶及親聆祖訓且承歡繞膝即溫凊之私竊可爲先大人伸其萬一者迺戊申距此不六年而大母大父相繼永訣天乎天乎抑何使我至此極也所異大人先生賜之鴻章俾先大父藉以傳不朽

則錫類之恩不獨續等哀感罔極即先大人亦銜佩於九京矣

侍御鄭公行狀　　許承家 師六

公姓鄭氏諱爲光字次巖別號晦中世歙縣長齡里人自曾祖徙家揚州明遜國初遠祖居貞官參政道同官御史俱殉難死遺命子孫毋讀書入仕傳數世至贈公諱之彥始以儒術顯生四子長翰林院待詔諱元嗣次兵部職方司主事諱元勳次大金吾諱元化次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任工部司務諱俠如是爲士介公即公父也母汪氏封孺人公將生之夕孺人夢麟降於庭覺而生公公幼聰穎過人讀書不拘章句兼博涉當世之務

年十九試入縣學明年食餼甲午　恩選入國子監丁酉中順天鄉試會以他事　朝廷覆取南北所奏士分四場　御試經書論策表判外又試以防海靖寇機宜疏及重修資治通鑑全書序公操紙筆立就

上以爲才已亥成進士殿試第二甲第二人公試策　御覽特稱賞授翰林院清書庶吉士當是時

上留心史局蔵暑試諸史官太和殿上　命盡敞殿門脫帽解衣無所禁幸南海子輒　召公從令觀　御射及禁旅軍容之盛　賜書宴飲甚厚其

優異如此辛丑改授監察御史　予假歸甲辰赴闕補廣東道隨奉　命巡視中城中城踞京邑之中最稱繁劇官判訟牒常滿案公治簡要無遁法嚴誣告反坐律受事十日訟者日僅一二人京師錢制禁嚴市通行官錢而奸猾强奪民官錢而雜以私鑄反指其人上告坐是破家亡身者不可勝數公力發其奸風遂寢懽呼遍道路尤慎斷獄時有夜殺人斷其屍置溝中有司執數人鍛鍊具獄罪且死公獨察其寃爲平反卒得其人伏法上聞乃治誤案獄者罪時在　朝大臣咸服其明且

仁謂不得鄭御史則人之無罪死者不知其幾也京師多游手不事生業會歲暮連兵伍數十百輩擊神鼓弄石毬名爲戲而陰行其劫奪然積數十年不可變公曰養奸長亂莫甚於此下令罷之不聽罪其首者數人不軌之黨皆望風徙道去治中城六月興革十餘事大抵鋤奸敎法與民休息而止性剛直知無不言初拜御史即伏　闕數奏事

國朝田賦一準賦役全書而奉行逾額遂致胥吏弄法爲奸正賦不已而勸輸勸輸不已而加派重之水旱頻仍民不堪命有司徵催日急而下益相

適而揚州江都尤甚公慨然曰田賦者察吏安民
之本也遂奏疏直糾其弊凡即一方以槩天下而
曰一邑如此一省可知一省如此他省可知
天子可其奏下巡撫案治其事民賴以寧南壯設
立關津既稽察奸宄往來而因以資其賦稅然關
有定所司關有常人而司關之稅有常額公初自
揚溯淮由黃河達都所至輒廉察其弊謂如淮安
三關外有白洋河宿遷夏鎮等處揚州鈔關外有
揚子橋北來寺芒稻河仙女廟邵白鎮等處私立
關渡更置攢典官役甚衆橫徵苛索無所顧忌是

一關有數關之設司關者無常人而司關之稅無
常額也以至負販道路米穀出入皆有征歛小則
折閱大則傾覆商賈無所措其手足爲禍匪細公
慷慨直陳其害疏上
天子敕督撫嚴察釐革關政遂清公之利於農商
若此至計畫一切皆不聽顧目前成法嘗論 朝
廷設科取士當廣其途登進使士豫附以合於天
地陽長陰消之道於是有復掄材舊制疏又議吏
部推升不當需以歲月之久於是有復推陞舊例
以收實效疏又以爲內外遷轉論薦紀有無不當
止論俸序而紀錄又當別其材能事實以爲次第
於是有復陞轉之舊以昭勸懲疏而 國家重法
令本以懲貪自律有無無同罪之條受者日益肆
而與者益隱不敢發於是又有懲貪宜寬証賄疏
江南徵鳳米餉軍綿遠千里或數百里公以爲
附近地徵給民典兵省道里之憂而 朝廷亦可
無倉差之設於是又有直陳鳳米之害以省浮費
疏公治中城既平反殺人狀因論諸酷刑不在律
典者禁勿用又當掌之官府勿使番捕諸役嘗試
枉人於是又有慎刑獄疏當是時

天子以星孛地震下求言詔凡外內臣工皆得有
所建白而論事多而有濟於時者在省臣推楊公
雍建臺臣則推公雖其言未盡用而聞其風者莫
不服其直言敢諫而無所隱也然公用是益自任
馳驅 國事勞瘁率以爲常會風雨甚趨朝得疾
未幾遂卒卒之日舉朝震悼中城士民無不爲涕
泣者公事二人最孝甲申北都遭賊李自成變江
南洶懼時士介公官守金陵公年十四隻身奉母
還歙道值叛兵至崎嶇寧國獨山叢棘中母數不
欲生公晝夜長號侍母自以繩縛腰達母裾得無

恙嘗數日忍饑奉母食山中老人亟以杯羹遺公公卒跪進母歷二十年寧國人猶傳其事官京師每思親淚漬枕上自辛丑　予假歸依二人輒如童時又稟父誡閉户博覽羣籍一切請謁竿牘悉罷然與人愷里士之貧有才者極口薦之有司辛不告其人郡大事繫利害安危者恣言論極切兩淮鹺政壅備陳興革十餘條雖觸忌諱無所憚去郡二十里有芒稻河閘初時具蓄洩護漕隄溉民田利甚普明季以來增高閘底且閉不使敵水旣溢齧隄傾田不可救公力言於總河都御史開閘底以洩巨浸疏支河以省隄障郡民賴之公容貌寬然長者而其處朝野大議知勇過人如此公卒於康熙四年七月初四日得年三十有七元配汪氏繼配程氏俱　贈孺人繼配雷氏子二長熙績汪氏出次從諫副室徐氏出女一汪氏出雷氏有遺腹未產余與公爲中表兄弟又少壯相習因得悉其居官行已本末而約畧撰次其事將以獻之史館與垂編錄謹狀

先妣汪太孺人行述

鄭熙績有常

嗚呼痛哉先孺人棄熙績而逝也三十有八載矣追溯先孺人見背時熙績年甫八齡童穉汶闇無所知喪祭之儀鮮克中禮不能有所陳述及稍長畧知屬大雖列賢書自揣學識弇淺每遭數奇不獲早博一第以顯揚其親不欲遠有所陳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孰意音容日遠歲序星流三十年浮沉淹蹇蹉跎至今尚無所成負咎懷慙與日俱積今據青烏家言舊山之巔卜云其吉又不敢緩於營窀穸將奉先孺人柩與先大人合封於淮子橋之原兆域既成尚無一言追述生平之母儀壼範求大人君子傳誄以垂示永久是先孺人有子而無子矣熙績不孝之罪尚可容於天地閒哉因追憶彷彿濡淚和墨摭拾一二大節以備採擇焉孺人姓汪氏鴻臚寺序班汪汝爲公次女外王父爲新安望族生子六人女二人皆命就外傳孺人最聰慧諸舅父同塾所授經書耳聞不數徧即能記憶歸而誦之外王父頷而喜曰是女不凡他年不爲士人妻必爲士人母旣得掌珠安可暗投乎因爲擇壻甚難其人先王父士介公方以工曾官

金陵挈先大人隨任讀書外王父一見稱奇謂先王父曰此君家千里駒也願以弱息字之由是汪鄭遂聯秦晉歡先孺人性端重寡言笑熟嫻閨訓舉動悉循内則及歸先大人晦中公綦縞自安恪守儒素家風先大人篝燈夜讀先孺人必織紝紡績習女紅相佐漏三四下無倦容先王父聞之喜曰有妻交勉如是無慮吾兒名不成矣先大人弱冠補儀徵弟子員未一年食餼從師遠館於外誦習經史一切家計置不問大父母之定省瀡滫以及供祭娛賓鉅細諸務皆先孺人躬任其事先大

人得專心制舉業無内顧憂者孺人内助之力居多尤善事先大母先大母持家整肅嚬笑無所假先孺人奉事維謹委曲將順務得大母歡心稍有不慊徬徨中夜不敢安其純孝蓋天性然也舉子女十餘人多以病殤僅存子一女一以心傷兒女故氣血消耗遂成疾先大人方以甲午拔貢應京兆試先孺人力疾相送曰君羽毛豐滿振翮高飛必矣恨我福薄恐不及待君晝錦旋也丁酉秋先大人果舉於北闈捷音至邸先孺人臥病牀第聞報爲色喜踰月但疾已入膏肓醫藥罔效病榻前

猶日授熙績以唐人詩午夜不少輟或勸其休息曰欲吾兒將來旁通於詩庶免面墻之誚也歿之前一夕撫熙績歎曰吾事翁姑頗竭力夢大士賚吾以兒今不永於年惜不見兒之成立耳他年當勤學勿自暴棄以隳家聲吾雖不及見亦爲含笑於地下翌日遂卒當是時熙績年方幼稚雖知此言之悲亦未知其悲至此極也迄今每追念之輒不禁涕泗之滂沱矣嗚呼慟哉先孺人生於崇禎己巳年七月十二日申時卒於順治丁酉年十月二十九日丑時年僅二十有九迨先大人己亥成

進士館選庶常恭選　覃恩贈孺人後改臺諫
欽假歸里翟茀象服未及躬膺　鳳誥龍章僅得邀表墓焚黄之榮而已子一即熙績康熙戊午舉人候補主事娶許氏女一適張蘅孫二長玉珩次玉璋孫女三俱幼熙績今需次銓曹猶公車待上讀書之志未嘗須臾忘者不敢違先孺人之教也至孺人之恭儉慈讓事上接下之間小善不勝述謹述生平諸大節雖古之令喜賢母不是過也伏冀當代名公鉅卿不吝珠玉錫以琬琰俾壽之梨棗勒諸貞珉則母氏嘉言遺徽得以傳諸後世熙

績不孝之罪庶幾藉是少逭而作者錫類之仁子孫世世感當不朽矣

鄭節母雷太恭人行狀　張恕可 章存

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冬十二月之十有七日廣陵鄭節母雷太恭人卒越一日訃至予小子恕可盡室蒼黃急渡江奔唁卒哭其承重孤孫玉珩稽顙以行狀請伏地不起嗚呼予小子何能狀我太恭人懿德之萬一哉太恭人苦節純孝近代罕覯廣陵縉紳家久已艷稱至於自少至老勞心焦思一言一動悉合矩則所以撫孤禦患有大功於鄭氏者恕可雖肺腑至親而家隔一江又宦遊南北亦未能盡識謹據素所習知者列諸簡端以備

將來史氏之採擇焉太恭人原籍陝西之涇陽世有名德從高祖望峩公業鹺淮南祖國學仰龍公始占籍江都而太恭人之伯父伯翻公遂以商籍食餼於揚之郡庠理學著聞江左所著有艾陵文集行世歿而崇祀鄉賢伯翻公同懷弟仲升公是爲太恭人之父仍籍涇陽縣學每年大比猶赴西省而歲時覲省肄業皆在揚州與兄伯翻公及南州王君于一白田王君築史楚陽李公小有映碧廣陵鄭職方公超宗水部公士介諸先輩俱爲直社冠冕諸公既以大章聲氣主盟壇坫尤同德比

義而相師友會水部公爲外舅侍御公求繼室雷
鄭氣誼既親仲升公遂以太恭人許字焉太□人
幼而淑慎稍長濡染家學受讀孝經小學諸書每
與傅姆言婦女節義事輒娓娓不倦其他纂組烹
飪不經師授而悉擅其能于歸侍御公卒□九康
熙癸卯歲也兩尊人在堂太恭人事之克盡婦道
前汪太恭人有子熙績側室徐有子從諫太恭人
撫之如己出恩訓有加甲辰隨侍御公京師公諱
爲光字次巖别號晦中世歙縣長齡里人由儀徵
廩膳生甲午　恩拔入成均丁酉中順天鄉試己

亥成進士殿試　欽定第二甲第二人授翰林院
清書庶吉士辛丑改授監察御史　予假歸至是
赴　闕補廣東道隨奉　命巡視中城公直言敢
諫侃侃稜稜白簡一歲十上公卿莫不仰重風采
至內政巨細太恭人悉以慎約佐之不遺公內顧
也會暑月侍御公風雨趨朝感寒得疾遂不起時
太恭人年二十一變起倉卒痛不欲生兄公曉齋
公方官中翰遣家人董寬解百端太恭人回念兩
孤幼穉翁姑無人侍奉且已有遺腹乃含哀茹痛
爲治喪事從此皈心釋教布衣蔬食者五十四年

雖嫺親族黨喜慶大事未嘗以奉亡人一與坐席
也旣扶侍御公靈輀回里兩尊人哀慟非常太恭
人忍淚勸慰悲戚不敢形於色尊姑汪太君終以
哭子過傷成疾太恭人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年
餘及疾篤終夜悲號求減算益姑而不可得自是
事水部公躬代子職益盡誠孝揚州爲水陸之衝
冠蓋萃止未部公夙負人倫鑒望貴游名彥之過
揚者爭識公面太恭人內奉甘旨外應賓筵皆手
調精潔無不如意乃承歡未幾而水部公又復捐
館太恭人哀毀如喪汪太君時熙績從諫幼年失

怙所恃以育以誨者獨祖父耳一旦頓失老成親
族中若某若某者以孤雛可啖遂乘間搆隙肆行
橫逆甚者使人遮熙績於道欲得而甘心太恭人
泣而言曰未亡人所以忍死至今者徒以兩孤在
耳今弱肉强食若此吾復何賴吾爲命婦何難匍
匐公庭訴此冤苦於是奮不顧身而出强横乃稍
稍戢焉熙績因益發憤下帷文譽日起戊午遂登
賢書而太恭人喜可知已熙績年踰强仕奉有子
嗣族人窺伺百端太恭人日夕憂慮爲廣置側室
次予從諫不幸復夭亦未生子族人爭以子嗣之

議論蠭起太恭人正色謂族衆曰繼嗣先親後疎從諫親兄現存安知其不多男也壬申乙亥熈績果連舉玉珩玉璋連以玉璋繼從諫爲熈績屢困公車甲申冬方補西曹未半載而卒太恭人驚痛之慘倍於失侍御公玉珩年甫十四玉璋年甫十一外侮且復踵至無可如何具牒於當事親房其五君力主公道奈請託相持幾無全理最後賴署篆康明片言而折之其事乃寢太恭人每仰天而呼曰未亡人賦命不辰一至於此撫兩子垂四十年幸有成立何期皆先我而逝我老矣精力大不

如前哀此兩孫安能再見其成立耶十餘年來兩孫以次授室且見孫曾太恭人則天時時稱說祖宗創業艱難後人守成之不易兩孫服膺慈誨依依膝下以圖報劉而太恭人不能待矣世之稱節母者率以撫孤爲難若太恭人撫兩世之孤則尤難之難者余妻爲余言在室時太恭人嘗因積鬱疽發於背痛楚呼號勢甚殆醫者欲一視患處子女環跪以請太恭人堅執不可死則死耳背豈可令外人見耶屬有天幸疽亦良已居平足跡不履户外即與婢子語亦欵欵無疾聲惟遇有不利於

夫家老則不惜挺身任之詞氣勃發不直不止非明於大義而能然乎天生太恭人所以相鄭此鄭氏所宜百世祀者也若夫縮食節衣以周恤貧乏寬仁逮下察僕婢之疾苦而矜憐之此於婦德亦有足稱而在太恭人則猶爲末節耳太恭人生於順治乙酉年九月十九日卯時卒於康熈已亥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五以子官　封孺人　贈恭人子二長熈績康熈戊午舉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娶許氏汪太恭人出次從諫候選州同娶盛氏側室徐安人出女二長適張蘅

次即太恭人遺腹生適小子恕可孫二長玉珩娶李氏次玉璋繼從諫後娶張氏即恕可女孫女四俱熈績出小子恕可謹狀

不孝承重孫玉珩幼而失父自髫丱迄今肯賴我大母辛勤顧復不孝恨生也晚於大母四十年前之苦節純孝未能目擊既哀請姑丈張聋存先生著之行狀以備史氏之采擇而遇念近今十數年玉珩稍省人事朝夕見聞於大母猶有至親所未悉而不禁追憶而心傷者其忍視爲瑣細畧不一記乎不孝六七歲就家塾每歸

見大母子一筐續或佛誦我父輒侍左右大母
於不孝極恣含弄之及而待吾父則恩禮並至
吾父亦怡養益恭時幼愚初不經意今見人家
前子後母多隔膜不相親然後知我大母無我
父孝慈如一日有由然也大母得不孝晚珍惜
有加每遇事輒教憶方授論語鄉黨侍大母食
即曰爾知蔬食必祭之不忘本乎風當之夕又
曰聞汝父業師王先生築夫當此便正襟危坐
即所謂必變者也小子不當如是耶嘗曰某事
某語出小學不孝因請小學辭闢佛氏大人誦
金剛經何爲大母曰予豈佞佛求福要使此心
常清淨耳甲申五月吾父就選入都大母遂總
家政一切制節謹度無巨細必登記先是叔父
聖臣公歿叔母居止馬橋宅是年冬叔母不幸
下世大母爲經營喪事攜玉璋歸與不孝同就
塾大母老年不親中饋獨於先生酒食供饌纖
細必點檢致敬盡禮凡以於不孝等有厚望也
明年夏聞吾父假歸中途捐館舍撫膺大慟至
氣結瞠視不能作聲大母素形臞而神健至是
一歲之中兩罹骨肉之戚觸緒悲來精力遂頓

衰矣迺天不悔禍內訌外侮更接踵而至大母
感憤號呼未亡人賦命不辰祇此兩孫孫耳何
堪曩時橫逆復備見今日蓋從前曾祖見背我
父叔歷攖險阻賴大母而難定也於是扶病理
直一如曩時有以高年珍重請者則曰不如是
何以見舅姑地下其居平舉動守禮一跬步必
依矩則性至儉絕意矜飾衣必屢澣食無重味
記我姑丈守杭十載二姑母念母甚屢欲暫爲
迎養俾覽勝西湖大母堅謝不往以游觀非婦
女事且不欲以舟奉累廉吏也不孝生三十九
年從未見大母戲謔一言簪花半朵暫遊尼寺
一與華筵蓋秉禮謙退出於性生由少至老數
十年如一日也屋後休園者先曾祖水部公所
予創吾父嘗擴而新之以奉板輿三十年來日
就傾圮當甲午歲大母登七十不孝將集親友
奉觴大母命曰爾盍節諸浮費一葺此園此三
世手澤可念也邇者稍加葺治間或過從歷覽
而喜曰吾老人豈欲爲游玩地哉先業之勿墜
當如此園矣大母明哲能知人善料事幼承丈
陵公家訓多讀書議論輒援古爲據既閱歷久

益知世變險夷有以鄉黨中之行事告者則曰某言動合禮當師某言動踰禮宜戒某事必底於成某事必至於敗指陳義類或驗之旬日之近或決之數年之前率一一無毫髮爽良以不孝少不更事茫無所知故不憚分別告誡欲其知所取舍也至慮不孝學殖荒落或有細人導之倖進則屢以安分保家為訓歲戊戌不孝例得選一官都門故人寄聲相促不孝念兩世眷秋高猶豫未決大母特止勿往蓋眷戀之情與止足之義素志然也其教吾弟玉璋亦大率類

此又嘗立不孝等於庭援祖德而太息曰吾見董宗伯撰東里公誌銘述鄭之先叅政居貞公御史道同公死明遜國之難後嗣相戒不仕至榮祿公徙家揚州始教子孫讀書應舉自是簪纓絡繹迨我　朝擢科第入黌序者如某某猶數十人吾皆及見之何近今二十年相率零落家道亦復中衰其能僅守此業者惟吾水部公後汝兄弟二人而又苦孤弱昔人云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此汝家衰替時也汝兄弟其可不念創守艱難去奢警惰日夕兢懼以庶幾長

有此乎吾老矣七十古稀況逾其數其能常課汝曹耶汝曹異日勉念吾言勿負我五十年守節撫孤之意吾近見汝等食指繁多入不敷出竊自懼也大母雖篤於同氣而於外家慶弔餽遺一依先制無一錢尺帛之私嘗曰宋宣仁太后之風吾甚慕之且欲為子孫立家法當如是耳至於御臧獲婢嫗嚴而有恩察饑寒恤疾苦遇有微過不孝性卞急發之或驟必徐解之今日白頭黃口莫不環伏靈座之下慟哭失聲者遺愛在人可知已去冬遘疾危殆不孝舉家蒼

黃二姑母亦渡江來省與吾母奉湯藥視厠牏者十餘晝夜邀天之幸疾亦漸瘳其他時偶抱小恙恒自耐戒婢婦勿言不孝等聞以參藥遇常不悅其薄於自奉皆此類也今年春夏之交精神轉健九月間玉璋次子晬日肩輿至其家宴坐至夜分不倦顧謂不孝吾六十時疊遇汝父汝叔母之變百憂攢心不分得有今日寧知七十又五見孫曾繞膝意興增佳回憶十五年前攜玉璋回時蒼涼索況能不感天地祖宗之默佑耶維時家園桂花大放值大母誕辰二姑

文來稱觴與不孝等導輿花下盡歡累日不孝
竊私自幸從此期順可必春暉寸草稍盡此心
豈知臘月中旬偶爾不豫畧無痛苦遂捨不孝
等而長往耶吾父棄我於前大母復棄我於後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我大母節孝大端久
爲梓里戚黨周知畧見之行狀至家庭瑣語瑣
屑之務極知於大母無關輕重而情有不能已
者敢敬附於狀末既妄思君子行遠之言亦以
備家乘之遺漏云爾　不孝承重孫玉珩泣記

先妣許太恭人行述　鄭玉珩判璞

吾母姓許氏爲不孝曾祖姑太給諫仲容公長孫女外祖中憲念修公女也念修公昆弟三人均以寒家宅相至親少長密邇而外祖獨長才遂駕常能贊先曾伯祖待詔公以碩畫且自綜家政俾力臣師六兩外叔祖得大肆力於文章早從先曾伯祖職方公曾祖水部公往來直社當前明末造壇坫東林者黃石齋袁臨侯兩先生聲最著曾以勾黨被逮先後過邗上緹騎驕悍肆羅織故舊屏息不敢通姓字水部公獨率兩外叔祖送之浩歌且

泣旁若無人吾母幼時每聽說兩家舅甥往事已能擊節想其風采年十七歸我府君是是壬寅歲我祖侍御公由庶常改臺諫　予假歸初爲府君納聘府君爲侍御公元配祖母汪太恭人出汪太恭人先侍御公卒侍御公赴　闕補廣東道亦得疾卒于官時先府君幼賴曾祖父母暨繼祖母雷太恭人教育之至戊申服闋乃娶吾母我外祖父母止生吾母一人外祖母張太恭人雅不忍以膝前離朝夕仲容公乃商於先水部遂特爲府君治宅完婚當是時兩姓家道豐隆吾母又外祖母最

鍾愛及廟見後不獨綺羅驕貴之習絕無且孝奉尊章愛敬備至曾祖喜謂祖母雷太恭人曰新婦自幼吾已知其克家今益信矣他日相吾孫守成業又何憂乎越六載曾祖父卒一時外訌內侮全至祖母外禦訌侮吾母則內襄家政謹飭有體先業之弗墜與有力焉吾父奮志書香素懷遠志吾母既夙稔夫家舊閥而又目擊兩外叔祖之科名騰上其所以篝燈佐吾父者益用勤懇迨吾父登戊午賢書膺內閣絲綸職乃稍稍慰藉吾母止生二女府君年強仕尚艱嗣息厥後娶生母仲恭人

始生不孝兄弟兩人吾母撫愛教誨不啻如已所出府君雖以孝廉授中翰然公車頻上父困南宮甲申始就選刑部廠歷未幾即以病告歸卒于山東之堂邑縣變聞倉卒吾母當呼天搶地痛不顧生之時即亟命不孝迎父棺還至念上有孀姑強忍視息親營喪葬事無纖細悉中條理時不孝生十四年矣雖驚駭昏亂中今一一猶能記憶則吾母之心酸于仰事俯育悼亡撫存者為何如哉繼又哭命不孝玉珩曰吾遺家不造吾姑守節幾四十載止有汝父吾今亦止有汝吾欲汝朝夕侍我

顧姑老矣今不幸以汝父之故重傷高年心吾又不獲朝夕侍養汝但為我日夕而祖母前即汝父有知應勝而之日夕于我也以故不孝二十年來兩地承歡計侍祖母時多而奉吾母之時恨少然吾母雖不獲與祖母共舍其晨夕之問還形神之關注實不異吾父之日夕于祖母也迨前歲祖母棄養吾母終喪感泣觸緒悲填及今年逾七十自我府君銳意功名家事悉累總理數十年毫無差謬幸不至以有無黽勉為憂在外人或代為慶幸殊不知期功內外何一非其注存米鹽瑣屑何一

不勞綜核甚至衣裳浣濯事事皆留餘惜福之心藥裹檢藏在在有嗇縮持盈之懼痛此不言之隱不過欲為不孝子孫計耳嗚呼今不孝存而吾母獨安往乎慟忍言哉慟忍言哉吾母去夏即示疾疾旋復痊可嗣後雖常舉發猶自強支持今年七月十二玉璋弟婦生日尚欣然往讌笑移時且預期八月十六日家園賞桂豈意十三日臥牀遂爾百藥莫救耶慟哉慟哉易簀時執不孝生母仲恭人手泣曰吾與若四十年未有間言念今當永訣即吾死後若任益重應為我門戶久遠計專此累

汝隨呼不孝夫婦近前以管鑰授媳且指不孝玉珩囑舅父吾兒恐少不更事喪葬大禮弟爲我酌豐儉得大體而已其他遺訓種種罔非治命不孝玉珩而今而後真無見母期矣吾母生於順治九年四月十二日卯時卒於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子時享年七十有一 勅封孺人 贈恭人爲康熙戊午舉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懋嘉先府君元配子二長即不孝玉珩貢生國子監典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娶李氏次玉璋出繼叔父聖臣公後候選州同娶張氏俱生母仲恭人出女

四長許字許道章夭次適王之珣俱吾母出次許字允華時夭庶母孫孺人出次許字周朝舉夭生母仲恭人出孫男孫女俱幼伏念吾母一生之孝慈至性勤儉苦心不孝草土中意滿口重亦不能殫述惟冀大人先生矜哀而錫以銘誄則泉壤生輝不孝感當不朽

先祖妣仲太恭人行述

鄭慶祜受天

祖母姓仲氏上世籍山東自明季來遷於揚父母並早世育於兄年二十二來歸王父比部公方是時叔祖父監州公年二十九無子卒王父年四十配許恭人未舉子置側室數人皆不孕或孕輒不育王父憂之見於辭色最後得吾祖母氣體凝重相合貴乃大喜謂是當延鄭氏百世祀也越五年壬申生吾父又三年乙亥而叔父生當監州公之殁也以無嗣可立殯不克葬者七年至是乃奉雷太恭人命以吾叔出後叔氏時祖母得子方再索

吾叔尤絶小弱取懷而予人情所難祖母顧念叔早喪娣氏安人青年茹苦謂向隅之泣不忍見於行路也況同氣乎即從繦葆中未與之至吾父終不祿不肖有兄慶祐以下殤夭千鈞一縷不絶如絲祖母迄不以割愛故稍怨悔有後言益明於大義如此祖母性孝謹事雷太恭人數十年自起居服食至疾痛疴癢時無不先意承志者至嫡庶娣媵閒古稱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蓋町畦畛域之見雖男子不免齗齗若婦人又亡論矣祖母自來歸後遇諸庶祖母之無出或祇生女子子者一以

恩禮接之其事許恭人也恭謹謙退不敢分寸踰越後許太恭人易簀時猶執手語祖母曰吾與若四十年未有間言念今當永訣即吾死門戶久遠計專以累若矣其平居和協於胸中不少芥蔕殆於是可見也歲甲申王父將需次銓部既戒行意邑邑不自克祖母乃自前請曰君得毋以母老子幼故耶士讀書破萬卷用孝廉屢躓公車及時赴選人綰半選綬恢先人宦業爲子若孫模範正今日事耳仰事俯育有婦職在無爲憂内顧矣王父卒成行補刑部主政不幸乙酉夏病告歸次山左

道卒時吾父纔十有四歲耳雷太恭人既前嬰外患心力交瘁嫡許太恭人以弱女子日支吾荆棘中獨木不林豈外人瞠目宣䣊者敵耶吾祖母素明敏能臨决大事乃力贊兩太恭人治喪祭葺田廬議昏嫁内庀家政外捍强禦一時環集鬩伺者稍屏息以退蓋至吾父既長娶吾母李恭人相助爲理祖母於時乃幸弛負擔而刓精敝神冀得僅免於飄風零雨中者其勞懲抑已極矣天不憖遺遭家不造乙巳丙午間吾父痛王父覊旅殯闕視含斂將營兩舍廬墓終身以偶失宵小讙噪生他

變致成大獄中外洶洶僉謂勢翕赩不可嚮遇祖母奮起大呼命叔父披走數十至伏江干曳大吏舟痛哭呼寃寃竟白然吾父性故剛烈不柰齷齪遭死妄肆羅織心益憤惋至戊午秋八月疽發背遂不起是時不肖兄弟長者四齡幼纔周晬視吾父之喪王父尚少十年白髮衰親黄口穉子麻衣衰絰相對凄迷吾祖母當此之時其何以爲情哉嗚呼痛哉吾家自高王父水部公與兄超宗公齊名直社賓從讌遊之盛甲於東南到今譚往跡者覩壁間董華亭陳雲間王孟津諸人手書未嘗不

歎息欷歔於休園前事也既遭兵燹重以人事嬰擾再興再圮歲乙丑祖母正八十不肖隨叔父及諸兄後女兄弟隨吾母及諸母後開軒羅拜奉觴上壽雖俯仰陳迹感慨係之私幸祖母高年健飯不肖或漸就成立得有日報劉亦足少慰桑榆竟吾父未竟之志胡乃德不貞遇憂能傷人計四十年來哭曾王母哭王父母哭叔母張哭未嫁姑母周繼以哭吾父哭吾兄淚眼未乾積勞成疾自去冬十月抱病百藥不瘳展轉半年至今夏四月而吾祖母終以不治也嗚呼痛哉祖母生於康熙丙

午年二月十三日申時卒於乾隆戊辰年四月十九日未時享年八十有三爲先王父康熙戊午舉人刑部浙江司主事加三級懋嘉公淑配子二長即先府君箬溪公貢生國子監典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娶李嗜文公女次即叔父崑貽公候選州同出嗣叔祖父聖臣公後娶張韋存公女女一許字周君朝舉先卒孫四吾父出者二長慶祐早夭次即不肖承重孫慶祐叔父出者二長曾次音孫女七吾父出者三叔父出者四嗚呼不肖少孤露於祖母嘉言懿行本罕見聞哀毀昏瞀罣漏尤多

惟冀大人先生俯念先世淵源憫其顛躋錫之銘誄以輝泉壤則不肖感且不朽

先妣李太恭人行述　　鄭慶祐受天

吾母姓李氏上世籍句容有明遷興化自文定公發祥後代有賢哲外高祖廷尉公與先高祖水部侯菴公伯高祖職方趙宗公同德比義文章氣誼爲直社冠冕由遂李鄭契合兼聯姻好外曾祖總憲木菴公僑居揚郡與曾祖侍御晦中公相比鄰往來尤數吾母生而聰穎得外曾祖母葉太夫人歡外祖母王太宜人日置座右講讀孝經小學内則諸篇無不通曉大義六歲即工刺繡性莊慎雅不涉嬉戲里閈有賢女稱吾曾祖母雷太恭人因

促吾祖比部懋嘉公爲吾父求婚外祖司馬嗜文公追念世戚遂以吾母許字焉繼因吾祖棄養經營喪葬風雨飄搖曾祖母雷太恭人曲意保護始獲稍安吾祖生吾父吾叔二人吾叔出嗣叔祖聖臣公後其娶張叔母也先吾父三載逮吾母于歸之日年二十有二矣上事曾祖母雷太恭人暨嫡祖母許太恭人生祖母仲太恭人一一恭謹承歡色養備至與叔母尤兩相和協曾祖母嘗謂祖母曰吾家有此新婦吾鄭其克昌厥後乎丙申仲夏吾母初生姊氏曾祖母方以俗說先花後果爲幸

吾母獨泣數行下曰吾年雖少吾恨不早生男以慰而代孀姑也歲戊戌曾祖母雷太恭人患病幾危吾父吾叔環守榻前吾母支持內外井井有條侍奉湯藥目不交睫數十晝夜無倦容逾年雷太恭人棄世吾母哀毁骨立喪葬盡禮宗黨稱善未幾許太恭人病吾母日侍左右一如侍曾祖母雷太恭人及許太恭人歿而禍端蜂起百計卒勸久乃撲滅乙巳丙午間吾父痛王父致政歸卒於道闕視含殮抱恨終天歸櫬後將營丙舍爲廬墓計以變生意外匹夫溝瀆蠅營四起譏口中傷致成

大獄祖母仲太恭人慟不欲生吾母周旋慰勞日夜憂思苦晝異策既謀人所不能謀亦行人所不敢行卒使寃獄以白家賴以全嗣是吾母日勸吾父謝絕酬應息静家園但吾父性故剛直不奈委曲自遭充妄肆羅織心益惋憤戊午秋八月疽發背遂不起吾父生不孝男二兒慶祜甫四齡不孝繞周晬視吾父之喪王父尚少十年不孝爾時絕無知識固亦已矣由今憶之其將何以爲情哉堂上白髮孀姑膝前黃口幼穉雪涕麻衣淒其相向而凌孀摧孤者環至畢集雖吾叔極力支禦不能

遽息吾母奮然起曰吾爲鄭氏一塊肉忍自遺恤顏面以任他人蹂躪不一痛哭陳寃乎吾母素羸弱至是果決無前羣小亦稍屏息乃薄植枯荄霜雪疊至不孝兒慶祜又以下殤夭千鈞一縷不絕如絲吾母愛憐不孝尤逾昔日既出就外傅吾母日稽課程一動一言示以禮法每至夜分諄諄訓命淚漬巾衫不能禁矣丁卯冬值祖母仲太恭人病時太恭人年逾八十吾母日夕祝天願以身代旋因孝感厥病少瘳戊辰四月仲太恭人歿吾母愴地呼天悲號幾絕諸姊氏勸息少甦始稍稍進

飲食其時附身附棺喪祭一切無不如禮吾父在日僅一大姊氏出閣二三兩姊氏皆故庶母遺雛吾母教育成人及時擇配各厚其奩贈與長姊無異不孝年未弱冠吾母早爲納聘嘗與生母屈指時日謂諸姊嫁後應亟娶婦爲鄭氏延宗祀也詎意吾母遽舍不孝而逝耶嗚呼痛哉吾家自曾王父侍御公後孀孤三世患難相仍然曾祖母雷太恭人與祖母許太恭人及仲太恭人皆撫孤成長娶媳生孫享高年安寢膳弛半生負擔之苦受一日甘旨之奉獨吾母憂勞憔悴訖四十年無寧晷

今年方六十不及曾祖母與祖母之壽並不及見
不孝之有成易簀之前數日以管鑰授吾生母諄
屬諸庶母勤儉持家相助爲理無生嫌怨更呼不
孝前誡之曰汝自襁褓孤露失嚴父教今漸就長
大惟秉禮守義無替家聲斷勿染時俗奢靡與輕
薄兒相逐至外祖母王太宜人年高貲弱爾能善
體吾心時候問安好吾目瞑矣嗚呼懿訓猶存音
容宛昨而吾母竟舍不孝而去耶吾母生於康熙
壬申年四月十一日申時卒於乾隆年未年九月
十三日卯時享年六十爲先府君貢生國子監典

簿候選員外郎加三級箬溪公元配子二長慶祜
早夭庶母王孺人出次即不孝慶祐聘吳氏生母
高恭人出女三長適吳公湄吾母出次適吳順生
次適汪長德俱庶母傅孺人出伏念吾母一生孝
慈至性勤勞苦心不孝草土中哀毀昏瞀不能殫
述惟望大人先生俯賜矜憐錫之銘誄以輝泉壤
則不孝感且不朽

鄭室吳恭人行畧　　　　　　　　　園　昇 冠霞

乾隆戊子冬十月予歸自盧龍走訪休園鄭生受
天聞生配吳恭人於月之辛未方坐草越六日丁
丑奚以訃至予詫甚亟往問狀知恭人即以產女
故卒距生乾隆三年戊午得年裁三十有一受天
雪涕再拜曰祜之婦論年不宜有所表見其一二
行事選達大義祜有不能忘者乞賜一言紀其實
垂家乘焉迺即生所述爲排纘其畧恭人姓吳氏
歙豐溪贈君紉蘭先生女孫需次副使道峴山君
第三女年十七歸生時生考箬溪員外及嫡母李

大恭人已前歿所適事者今節母高太恭人是爲
生生母茹苦撫孤三十餘年容秋五十稱壽觴長
洲大宗伯沈吳陵大銀臺宮所爲製錦稱祝將上
陳當事請　旌其里門者也恭人奉事惟謹歲乙
酉太恭人忽病喉證醫倉卒莫知所爲恭人焚香
禱上下神祇得通呼吸通湯藥由此目不交睫者
餘四十晝夜太恭人迺平善如初其他扶持抑搔
動必依子婦之禮適數之吏僕不能盡矣予鄉當
緇閫志秉大江迤南新安尤多禮法之家恭人自
其幼年飫聞庭訓適鄭氏後念先代累葉丁單高

祖下五服弟凡三數人皆殊壯盛不蕃生育宗祧事岌岌不可後時況太恭人習蓼半生近齒漸高善病含飴之望當更什倍尋常乃於五年前爲生别置副貳冀廣子嗣即令側室呂氏已生一女者夫詩周南十有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十有四篇言女德者九而樛木螽斯小星江有汜之屬言之不足又長言之則惠能下逮之難而無嫉妬之心爲千古婦人所僅見也恭人年方二十六七萬不至傷伯道之無兒慮商瞿之晚育而憂深思遠恭爲夫子謀廣儲恐此其心地通明善識大體絕不

存纖毫此疆爾界之見豈不宜上邀天眷則百斯男如詩所稱揖揖繩繩子孫衆多者耶乃一索得女再索得女至體羸久不孕孕復不得宜男此則物理不齊天心難問恭人之一產女而且恨且泣卒氣鬱以至於死爲可哀也嗚呼自來遠觀之説人情所難況婦女素所習聞母以子貴其不樂夢蛇夢虺而必以熊羆爲男子之祥亦恒情也予所反覆三歎於恭人者遠籌上世之烝嘗近念孀姑之晚景急求似續不爲己私休休有容非獨鄭氏一姓功臣抑亦凡爲婦者所宜取法而乃天奪其

算不令永年幽冥之中失此良友受天之不能一日忘情其有以夫其有以夫

揚州休園志卷七目錄

詩

前題　汪耀麟
休園讌集　許承家
重葺休園二首　吳徵諧
重葺休園二首　秦之俊
客邗上過休園二首　劉霖恒
休園讌集四首　蔡廷治
重葺休園二首　盧廷簡
休園讌集六首　姚士藟
夏日休園讌集　湯右曾
重葺休園　王文選

春日雪後休園觀梅　高銑
重葺休園二首　湯正垣
夏日過休園　黃與堅
重葺休園　徐崧
前題　狄元嘉
春日重集休園　談維
休園待月觀梅　鮑峯
休園中秋　張恕可
重葺休園二首　陳瓊仙
休園讌集　王民

休園雅集　沈白
重葺休園雅集十首　鄭吉士
春日重集休園　鄭叔元
休園讌集　鄭鏘
重葺休園　鄭岍

揚州休園志卷七

江都鄭慶祜受天纂

詩

休園讌集八首　　袁于令令昭

圃名雖取逸六勝甲長干花合簾如繡雲深研不乾石能來米拜松可傲米官入徑香風接誰言春已闌

康成觴咏地東郭稍迤西門逈塵難到蹊分鶴不迷竹聲疑雨集松勢欲雲齊聽鳥如深谷雙柑擬一攜

未於城市遠坐處若山間鶴背橫花影㲉身印蘚斑深林安鳥雀寬沼恣魴鱮縱到塵勞客徘徊忍遽還

園留山水意無飾乃真園遥望臨池樹渾疑隔岸村畫圖於內得詩料此中存勝地文人有何須辨謝墩

聞說林園致六朝窗外來部車當數至蔣徑豈虛開壁署師雲字堂爲賦雪才臥遊還問訊曾否海桐栽

茂林與修竹森列儼分營石意看皆動花叢記不明臺將迎瀣氣壑若有泉聲一曲一幽致無嫌坐屢更

徑石雖縈帶而分立與眠虛亭堪縱嘯霱室可逃禪橋坦平波帖樓危絕壁懸紙愁松竹茂枝放礙修椽

每當風日暖花氣繞書牀鶯集無他遽蝶來如故鄉樓應名庚亮池可字高陽有客定成醉奚煩賛鷫鸘

重葺休園并序　　吳綺薗次

休圃者鄭水部俟菴年伯所營之菟裘也中爲他姓所據懋嘉復而新之先業得以弗墜蓋仁孝之意存焉綺既感于興廢之故又深于今昔之懷愴然有作俾諸公繼而和之即席限一東韻

幾年杯酒憶喬公重過依稀一徑通漾月池添新水碧繞樓花向故人紅啼鶯聲好春林外歸燕情多夕照中見說舊時留硯在應知愛客是家風

前題　　陳瑄仲宣

翩翩冠蓋古城東選勝園林到處同須信貽謀傳世德方能肯構繼家風樓臺秀起聲歌外泉石思

深仁孝中自是高蹤推鄭谷時開賦就氣成虹

前題　陳琮 蒼侶

廣陵濤色映城東臺榭平臨興不窮見說山光新漾碧應憐花徑舊飄紅紫薇月帶仙郎韻翠竹霜高御史風閒戶晴窗開萬卷康成家學幾人同

前題　沈筠 開屏

當年水部望崇隆林下優游暫息躬萬竹自深高士臥一亭正合古人風曾聞白簡推南鄭不負青箱付小同今日紫薇花正發重來燕子識新豐

休園讌集四首　鄧漢儀 孝威

江山苦雨後天氣轉增炎卻向幽園步爭看碧草纖一亭園樹正泉水到秋添鄭驛情方切深杯晚共拈

水部投閒地重來草自刪竹松頻寫籟花鳥罷開顏徑轉收羣石樓高得遠山為詩追祖德暫擬閉柴關

老樹從人賣疎籬決歲荒新除蝙蝠窟重認菊松廊深洞藏精舍空簾納暗香招邀真有異三世愛清狂（謂令祖俟菴水部尊公鳴中侍御園為水部著書處中為他姓所據想嘉近修復之）

淹留因月上酬和更鐙挑魚氣盤林壑鳥聲犯斗杓長空谷口聚尊藉鄰園招好待霜深候還看萬葉飄

重葺休園四首　宗觀 鶴問

水部城東住園林幽賞賒竹梧深燕雀几席俯烟霞縱目山當閣孤吟菊吐花不須尋谷口登涉意無涯

門巷烏衣改君家池館留牽蘿添綠嶼壘石隱朱樓世事飛花過吾儕秉燭遊賦詩懷祖德古調客兒儔

宴坐霜林月鐘聲上草堂石欄縈沿曲沙岸帶橋

長萬態空秋夜餘生入醉鄉何當期襆被巖壑許相將

近代空時輩康成丁夘孫讀書看早達好客數高門大隱何妨市幽栖只似村廢興多少事感已具休園

重葺休園 並序　高登先 子岸

余於己亥附晦中年兄譜末因得望見風采兼聆教言是時鴻才碩望一榜增榮雖水天烏府稍抒懷抱然豐於才而嗇於數惜未足以大展生平也庚申過廣陵晤令

予愬嘉知其昂霄聳壑媲美後先一日以重葺休園詩示余其清新俊逸邁時流誠哉克成先志洵爲無忝箕裘勉占二律志喜但恐巴人之音未敢列於諸名公之後也

新成臺榭舊吾廬今昔情深感慨餘修竹當窗仍蔭綠名花繞砌未全疎亭前碧水還留草閣外青山好著書倦讀園林堪寄興呼樽搦管意何如

別墅荒涼歲幾更重輝奕葉見經營芸堂依舊占星聚花徑從今聽履聲問字名應傳博士說經端不愧康成良辰宴集催詩思白雪高吟喜共賡

重葺休園二首　　方象瑛 玉雙

七松高致久名家舊有園林邗水涯繞砌尚留書帶草當軒常發洛陽花雲廊雅合謌雙鶴月檻何妨看落霞共羨文孫承燕翼平泉有石復何嗟

門高曳履富縹緗著述當年在一堂水部詩才凌壯斗端公諫草滿南牀亭臺不改前人志簪笏還承奕葉芳梓澤平泉何處問獨餘名勝重維揚

重葺休園二首　　盧士登 指瀛

世故如雲過且休自來美願上揚州子真舊有家園在蘊武新成官閣遊臺砌瓊花悲往事月明邗水羨長流千秋轉眼餘青史一笑掀髯大白浮

誰解三峯得好休名園勝事靜中收鑑湖曲賜于茲逸綠野堂開自昔遊工部文章驚海內翰林詞藻湧江流絲綸世掌方年少更羨高風莫與儔

重葺休園二首　　張湛逢 清原

凃翻世業幾消磨堂構重新樂事多才藻翩翩稱濟美簪纓奕奕繼鳴珂花迎舊主偏呈媚鳥識歡顏亦解歌聚首故人須盡醉輞川名勝許頻還

聞說休園勝足誇圖書四壁擅風華藥欄次第皆

全整花徑參差不礙斜曲澗池通添綠漲高樓簾捲映紅霞誰知解語舊時燕戀戀還飛王謝家

重葺休園　　周漁 大酉

堂前楊柳舞翩躚堂構翬飛勝去年不是經營新梓澤祇因恢復舊平泉解紛我獲酬先志繼武君能慰昔賢某水某邨曾共憩欣瞻佳氣倍留連

重過休園有感追懷侯菴年伯　　周漁 大酉

園名自署已知休早促先生賦玉樓絕筆不聞新著作看花誰引舊朋儔烟籠畫閣亭臺冷月淺寒

塘草木愁再過湛華堂畔宿可能今夜夢同遊

重葺休園　常時泰 交甫

吾聞鄭子眞巖居謝世人又聞鄭當時結客無暇期二者相反乃相成休園主人保令名休園何在在蕪城往來冠蓋日縱橫鳴鑣鼓枻競奔逐何人剩有造園情果是閉聲貪清賞把臂入林必吾黨仲蔚蓬蒿合復開淵明松菊荒猶長月夜吹簫稍稍來花時騎鶴特特訪有客如斯豈謝之謝客愛客元非兩此園創自士介公著書習靜谷口風我輩仰止為父行與今懋嘉睎我同晦中侍御若不

壽此園幾向他家售快哉懋嘉亟收回平泉木石悉仍舊補廢增新心力長洗剔佳氣青葱又衆誇年少妙經營鄭生但謝肯堂構嗚呼華林主者姓氏湮金谷竟不沒其身勝地由家不易保所貴有子及有孫懋嘉事業行方大坐看園中集嚮勝脩家選勝江都地龍渠神山皆不啻足知為園於此中占盡城中多奇致鄭生好客莫言貧鄭生述先不辭累日下香醪載百斛海上腥肴儲千器從此高軒過維揚人人思向休園醉

休園讌集　吳升東 巢薇

休園豈讓辟疆園兩世論交得到門結構匠心隨處巧經營家乘至今存羣芳漸吐花千種喬木高撐樹一根散步凭欄詩興發好拈筆墨侑清樽

重葺休園二首　方象瑛 渭仁

廿年幾度向邗溝信宿空懷結勝遊近喜開軒容寄傲不須載酒更尋幽參差花竹分窗見屈曲池塘抱閣流最是三峯競奇秀登臨看徧古揚州

水部風流舊所傳承家眞羨後人賢即看圖畫留平古況復亭臺勝昔年雪裏登樓聞唳鶴橋邊拜石俯流泉老夫病臥躭幽寂登眺名園較爽然

重葺休園三首　王維翰 豐垣

舊識休園勝名從太傅題一邱多遂守五畝足幽棲問字停車騎看花曳杖藜紀羣騰令譽物望古今齊

方義乘驄馬俄傷賦玉樓燕泥生几席蛛網控簾鉤世事嗟頻易名園悵莫留一毛輝鳳穴六翮奮皇州

蕊揚開龍虎鶯空異北羣懋嘉戊午捷于北闈美名傳嘖嘖舊業理紛紛薜荔窗新剪松蘿手昔分圖書充戶牖車馬更如雲

重葺休園四首　　顧彩 天石

昔賢居谷口茲事幾秋堂構何年闢松筠異代
修著書消永夏垂餌釣清流只恐多幽事休園未
肯休

邱壑真如畫山林亦改觀畫空疎樾蔭暑聽瀑流
寒辛苦繩先志優游抱膝安鷓鴣吟自穩不覺夕
陽殘

舊築蕪城裏幽深長綠苔人言鄭虔隱客有謝公
來垂餌魚堪釣銜花鳥莫猜十年三徑在重爲剪
蒿萊

辟疆吾舊業未足擬君家放鶴凌秋葉邀林胥晚
霞隋隄無剩蹟金谷總休誇到此詩盈帙相看興
倍加

重過休園八首　　顧彩 天石

闢圃依邦上開筵近輞川人疑蔣詡宅我愛子猷
賢藥潤天中雨林含谷口烟來遊異前度步屧已
茫然

數頃新篁裏清泓不斷流牧之曾未到何遜見無
由已覺層巒峻還探別洞幽綠槐風日好深坐冷
修修

城市留高曠壺中別有家亭臺繪山水籬落帶桑
麻仰檻看新漲憑軒挹晚霞劉郎重過此應訝偏
栽花

頗怪長安道匆匆獻賦歸爲貪花滿眼不羨錦爲
衣南浦橫殘雨西山斂落暉百城終日擁勿歎壯
心違

曲折新移徑桃源別問津閒鋤管寧閒不受庾公
塵路轉楸梧接庭空鳥雀馴莫愁鶯語歇自有按
歌人

五月觀濤客臨行爲少留文章班馬感意氣范張

投朱李沉寒水華燈引夜遊忽疑垂釣處真可著
羊裘

何代襄陽米留題滿素屏墨疑前日潑松自古時
青俗客難迴駕雄心寄此亭飲闌空枕石能使醉
魂醒

好友如君少名園欲去難鄭公邱壑美杜叟薜蘿
寒烟月催新咏絃歌磬古歡他時成綠野重與刻
琅玕

重葺休園二首　　呂履恒 元素

栗里依然三徑開誦君佳什見清才秋疑蘭怨先

除草春爲梅嗟不掃苔石樹更留新鳥宿溪山還許故人來即今清晏懷堂構烟雨蕪城賦自裁

真從谷口憩清幽更識閒情寄日休臥石仰看松影落凭欄俯聽水聲流喜招散客供懸榻恐有遺文滯過樓舍近無煩重置驛會逢佳日步來遊

道過邗江譙集休園　馬教思 嚴冲

共侍程門夜雪深天南地北兩難尋今來久滯邗江鋏春到應聯草閣吟何事子猷貪愛客忽教阮籍更投林吾徒那得歡遊愜留作他年訪戴心

重葺休園有感二首　夏九叙 次功

水部風流擅令名東山別墅管絃清一拳邱壑成真達十步樓臺動遠情楊柳絲多籠月色芭蕉葉大響秋聲自從痛哭西州路蔓草荒榛久不平

屐曳尚書代有人文孫堂構喜重新寒鴉揮去驚心少舊燕招春戀主頻漱石枕流還作達焚香掃箄更留賓獨憐十載氷霜後花木欣欣始向春

休園雅集二首　卓允基 次厚

傍城選勝草亭開曾有尚書曳屐來水恰新生供潑墨石惟可語築層臺中有墨池語石二景藜牀重下徐高士松江徐鵬眷同在座輞口還招裴秀才旋剖甘瓜呼過酒

烟嵐邱壑日徘徊

涼上衣來喜可知只因弱骨怯風吹停雲補好三間屋借雨催成數首詩落葉打窗秋漸到爭枝宿鳥晚多時主人尚有留髡意柳暗池邊去馬遲

重葺休園　鄒震謙 乾一

廣陵佳勝半沉湮忽覩名園結構新補綴亭臺徵繼述闢除榛莽見經綸竹陰覆地疑無暑花氣薰人別有春輞口風流知不減可容裴迪唱酬頻

前題　孫自成 物皆

洛社風流記昔年看花屐滿徑頻穿倏悲水部詩壇冷遂使雲堂勝蹟遷簾幕重新歸燕雀烟霞依舊護林泉下帷佇對天人策添得書聲竹裏傳

前題　魯袁淑 蒼舒

寂寂園林悵昔時斷橋烟柳一絲絲花開乍落人非舊鶴去還來水滿池當日漫傳蝴蝶句于今爭唱鷓鴣詞西窗月落青桐曉喜見明霞映玉枝

前題　劉梁楨 玉立

當年謝傅此逃名載酒穿花一徑行不謂亂離荒栗里遂教風雨鎖柴荆短亭重俯長隄水新柳猶啼舊日鶯闢說上林催視草雲山未許結詩盟

前題　王賓 仔園

冬官卜築譚經處柱史趨庭問業還園自昔年環水樹徑從今日闢烟蘿辭章復覩平泉盛酒數還依梓澤多一石一邱能嗣武鳳池人不困漁蓑

前題　茅麐 天石

不共滄桑歷變遷名園端藉俊人傳曲池仍受松間月高閣新封谷口烟共羨范喬穿舊硯還看王度續遺編平泉空復誇珍異繼武稀聞有後賢

前題　韓魏 醉白

曾從揚子聽談經昔王築夫先生下帷休園予曾依講席二十年中

迭廢興百尺松筠皆手植一時賓客有擔簦太邱德業規模遠小謝風流祖武繩我最悽吟懷侍御青蒲十疏至今稱昔晦中先生一時迎拜十疏最剴民隱迄今人猶思之

前題　張蓋 願良

曾向元亭問字頻流風未墜墨華新莿松三徑猶含古蘭蕙盈庭自茂春憶昔豸冠留諫草于今鳳沼待絲綸多君步武前人蹟接踵名賢意氣真

前題　周本 子一

休園名勝壓蕪城爭起蕭墻幾變更排解頻煩先茂叔恢宏足慰昔康成三杯酒覓雲林趣一卷詩酬風月情獨念有亭深竹裏前人曾臥聽秋聲

前題　錢元祺 仁山

名園瀟灑隔風塵葺理重看氣象新斷石飛橋堪入畫曲欄深幔儘藏春林間有鳥常驚夢庭際無花不可人只恐征車來旦晚溪山未許嘯歌頻

前題　錢元福 鶴山

百年名勝喜重新谷口風流繼子真花覆石牀香冉冉泉通竹徑水粼粼向人乞果猿多慧立月聽琴鶴自馴卻羨桃源纔咫尺往來嘗作問津人

前題　錢䚇 目天

見說休園盛昔時臺荒亭廢幾遷移舊存結構堪修禊新設軒窗好下帷樵水雲山閒染翰聽松調鶴漫敲詩繁華不獨饒金谷名飲猶能勝習池

前題　王司龍

掃石重開三徑斜柳陰依舊傍平沙水遠不改疎籬竹檻外新添小苑花一榻琴書留夜月半窗巒岫落晴霞康成世有騷壇望綵筆還看草白麻

前題　張楷 阜樵

水部當年解組歸幽棲終歲掩巖扉篋中省錄傳青簡膝下佳兒着繡衣兩世箕裘思燕翼一朝堂

構起翬飛鄭家常訝書聲好花萼樓頭月正輝

前題　汪耀麟 叔定

此地兒時日過從綠楊樓閣敞雲峯門前野闔原無竹池上閒房今有松觸目盛衰增感慨掉頭歲月愧龍鍾朗陵閒闢逢文若書帶重悉草色濃

休園讌集　許承家 師六

去年此日到於今卻過三百九十日中間偏歷兩中秋明月橫空照君室奇君春走闖閶城千人石上曾提筆得句分投破錦囊歸來咳吐哀成帙夏木結構有休園市閙屈曲自爲村好鳥時從穿林

見怒石真如入地蹲江南山色過高下登樓一眺情欲寫最愛落月滿橋西烟樹荒荒白於野主人年少結客老或是香山或四皓禿頭扶杖任往來共向康成擷帶草集園中者一時老友只今君已三十過酌君大斗醉顏酡重葺休園今日事不須重唱去年歌歌來新聲君莫止三萬六千從此始

重葺休園二首　吳徵諧 祇若

華省聲名過鄭莊鳳毛文彩屬仙郎軒車再振鳴珂里花萼重輝綠野堂投轄陳遵多逸興解顛匡鼎有新章他鄉表弟沉淪久用杜句漢爾雄篇動廟廊高才藉甚漢庭傳彩服承歡千舍前已向謝階稱玉樹還同鄴架富牙籤公車策奏三千牘盛與詩追六一篇弱冠成名誰不羨期君早著祖生鞭

重葺休園二首　秦之俊 惟式

名園重構敞雲開此日登臨亦快哉傑閣百尋凌石巘奇花無數擁樓臺當筵每憶黃扉草問字還思水部才況有鳳毛池上客春風秋月倒隼罍

一拂高蹤尚可尋竹梧交蔭草堂深雲穿石竇鶯猶語月滿雕欄鶴在陰閉户已成三世業攤書常

見百年心江干車馬頻相過應有鍾期日抱琴

客邦上過休園二首　劉霖恒 沛然

輕帆搖曳帶江烟畫棟高樓大道邊書卷攜來供旅興酒尊隨處醉花前臨風待拂張家柳近水欣看庾杲蓮工瑟向時慙技拙清商能和郢人篇

花飛杜曲一徘徊蘭若鐘聲客夢催漫擬蒹葭倚玉樹何妨蓮社踏青苔不嫌觸熱侵晨報好爲披襟入座來闢道江風漁浦闊蓬萊樓閣與登臺

休園讌集四首　蔡廷治 塘岷

委巷難容幰穿樓小院閙禽聲喧客入幽致撲人

來徑滑綠新雨庭陰覆古槐交君二十載今日一
登臺
山勢層峯接環洄澗水分攀藤登絕磴倚閣眺晴
雲樹色參天碧花光洗雨芬石梁橫度堰緩步過
斜曛
纖月平臺上薰風向夕吹披襟臨石岸俯手濯清
池曲檻紅蕖亂長隄綠柳垂推窗窺後園桃果夜
離離
綺席當軒列童歌隔牖清蒼然暮色至頓覺晚涼
生秉燭驚林鳥延賓引兕觥主人情意重歸去已

三更

重葺休園二首　盧廷簡

四休曾築古園林輪奐重新寄慨深官谷松筠存
勁節陸渾山水發清音掃除荒徑邀雲宿剪伐荆
榛待月臨乘興重過通德里琴書滿貯共披襟
闢道輞川葺已成茂林修竹可怡情春來春去啼
黃鳥花落花開映綠苹東觀籍繁探古蹟西清調
雅續前英愛君好句題鸚鵡愧我無文睍友生

休園讌集六首　姚士藟 綏仲

鄉里推通德名園舊署休松喬存手澤堂構繼風
流隔塢藏書屋過橋見畫樓城中車馬地愛此境
偏幽
一徑入深處窗然山谷行鳥喧心自靜樹密眼偏
明池水添新雨秋花弄晚晴經營邱壑意位置本
天成
籬壁遮亭榭迴廊曲曲通窗明花影外人坐柳陰
中深竹籠烟白層臺落照紅晚涼依古樹謖謖起
松風
沿跨長虹澗隄縈一水斜荷殘香在葉桂冷露含
花平石堪垂釣清波擬泛槎最宜明月夜按曲拍

紅牙
語石華軒敞開筵對碧岑一樽今夕酒十載故人
心螢火因風亂星光隱樹深高談頻剪燭驚起欲
棲禽
錦囊多唱和鄴架盡圖書韻冷梅相稱人清玉不
如集賢名勒石好客戶停車羨爾天倫樂花前春
板輿

夏日休園讌集　湯右曾 西厓

吸茗風軒白晝長名園喬木迴蒼蒼一颿斜日明
邗水千里懷人有鄭莊清籟自鳴松下雨晝陰遶

覆竹間墻最宜疎快紅亭裏池面新荷五月凉

重葺休園　王文選

董子昔下帷三年不窺園温公别業居獨樂以成趣豈徒愛芳華著作避塵務君志繼高風今古同堪慕敦孝感深恩澤及芝蘭露亭池弔先蹤修復新如故婆娑翰墨林周覧道藝路闢軒染揮毫靄靄春雲度卻笑子猷輿不羡相如賦大海出明珠崑山有璧璐才士稱絶奇嘯咏咸知遇余亦效顰吟聊免金谷數

春日雪後休園觀梅　高　銑小鄉

梅意初融雪南枝半著花曲欄春照水香月遠籠沙林圃飛雙鶴瀋輿奉六珈娱親兼會友珍重惜年華

重葺休園二首　湯正垣映白

輞川别業夙齊名結構非關綴逸情閉户著書遺手澤登高作賦振先聲多年樸畧基猶在一旦恢宏蹟未更依舊圃亭饒勝景應知繼述有康成

奕葉書香啟後人藏書舊窟又重新光年著述推公輔此日披吟賴席珍心静幾疑空世事徑幽不似傍城闉已知聲價三都重應待泥封列上賓

夏日過休園　黄與堅庭表

感舊踰三世重游意渺茫路深泉迸石人老樹還廊高閣懐蒸履佳吟重縹囊珠兒新在掌欣見澤流長

重葺休園　徐　崧臞菴

舊業經新葺多君肯構功樓臺猶矗矗竹樹未葱葱幽洞藏天小餘花傍酒紅杖藜經過雨六月有凉風

前題　狄元嘉泉閣

休園名勝地倚杖足幽尋疎竹分山翠流泉繞樹

深烟霞饒變態觴咏寫清襟把臂皆同調花前快盍簪

春日重集休園　談　維孝先

谷口春將盡文淵興屢豪開軒吟蔡竹掃徑看新桃雨過山痕膩池平樹影高唱酬誰得似風雅重吾曹

休園待月觀梅　鮑　峯孟次

看梅還卜夜坐待海蟾升簷際光初下枝頭香漸騰酒酣情爛漫山小勢崚嶒為報花陰轉頻移五夜燈

休園中秋　張恕可 韋存

勝地難逢勝日遊雖無好月亦風流成行丹桂生幽思照水芙蓉醒醉眸兩世姻親增繾綣連宵風雨特淹留歸舟明發江邊去回首園林紫氣浮

重葺休園二首　陳瓊仙 蕊宮

前人樂此志平生想見當年止足情繩武肯堂無世濟平泉綠野亦榛荊廢興惟視詩書力點綴堪同藻繪爭鏑戶但勞耽著述不知此外更何營

重開三徑喜從新草木能回天地春位葯置松存簡樸疏泉漱石見清鄰百年邱壑精神在一日休

閑面目真君到功成身逸後肯將蘿薜易簪紳

休園讌集　王民 式之

名園又看昔名花況是招尋風日嘉衫屐絕塵人獨靜樽罍有道客無譁彤廷諫草遵先訓永夜文心續大家想見前賢遊賞地一時才藻總清華

休園雅集　沈白 天庸

休園良會共徜徉深水紅橋映曲廊玉照亭前燈爛漫四香堂外月昏黃宜男草長縈書帶解語花妍倚筆牀自是鄭莊饒逸興夜深留客更飛觴

重葺休園雅集十首　鄭吉士 有章

竹木蕭森處為余忽啟閑江南時正暑薊北客初還剝啄聲無厭寒暄語盡刪琴樽相慰藉莞爾豁塵顏

三月夢魂結一朝披晤真風雲終有會魚鳥暫相親藥圃開新築篁軒聚故人陶情杯在手名利更何嗔

三徑能投轄都非貴客軒竹林堪結友金谷豈名園沼靜魚為國花深鶴有村翛然多遠致不羨五侯門

閑外雲山迥檐前蘿薜交書城常自擁世網豈能

膠香室芝蘭聚瑤枝翡翠巢朋來真率好無譽亦無嘲

揮麈消長晝清泉樹底烹土坡微點石花案偶安枰渠藉桔槔引棘資畚鍤平箇中經濟在位置連人明

結構全超俗閒閒著草堂插榆疎交徑編槿密成墻圃拓亭前步臺收木末涼解衣盤礴處頓遣旅愁忘

柳帶長廊直橋凌曲澗斜梅林紛種玉薇樹爛堆霞盞切千絲繪盤浮五色瓜佐觴來鼓吹幾部草

塘蛙

蟲響先秋發聲聲織薛蘿酒狂同海吸燈麗奪星多勝侶如儔鶴清言似佩荷勞勞塵鞅客此際幾人酡

塵冗何由到閒庭事事幽鳥聲諧律呂花信譜春秋彩筆時窺豹藏書欲汗牛雲亭常躡屐離索不須憂

卜夜毹籌永颯然風雨侵電光驚宿鳥濤響撼豐林刻燭催詩急牽衣惜別深甑山蕭署在佇聽北來音

春日重集休園　鄭叔元 健遠

重到墨池上憑臨萬木高白雲含遠岫紅雨落山桃石潤春風暖泥融燕子勞共來花下醉秉與欲揮毫

休園讌集　鄭鏘

雨霽登臨山色晴樹頭鶯語喜聞聲薰風拂檻輕雲散綠水盈池落照清一席笑歌拚盡醉寸心彌我各相傾園亭竟日渾忘倦共對紅燈無限情

重葺休園　鄭岍 視公

風景邦江感變遷舊莊重葺勝當年夭桃一片春如錦岳柳千條雨似烟檻外池深鷗夢穩枝頭日暖鳥聲圓能恢世業還先子歎息於今覺汝賢

揚州休園志卷八目錄

詩

揚州休園志卷八

江都鄭慶祜爰天纂

詩

三葺休園用何將軍山林十首韻　殷王嶧 桐皋

亭擬王官谷園鄰廿四橋幽棲偏傍市高閣迥凌霄水木明如拭金焦近可招俗塵誰遣去已距萬重遥

亦有林泉勝誰如此地清迴塘爭浴鷺密樹早聞鶯秫畝供杯斝菰畦足菜羹澆書攤飯罷負杖一經行

揮筍編籬護風花插竹支垂陰蘿作幄穿溜雨成池路幻尋多誤峯迴過不知欲湖南北垞真向畫圖披

水部親除棘西臺手植花堂仍栖舊燕歲欲走驚蛇豪敘曾何有規恢跡未賒垂垂書帶草又發小同家

語石軒加闢含英閣再開添栽彭澤柳補種法曹梅異卉殊方至馴禽逐日來林間佗取徑恐客破新苔

環溪深築塢接筧遠通泉澗響衝牙珮雲推出岫
綿引吭黃搏黍輪翅玉飛錢怪底仙凡隔全家占
輞川

屢世風騷主流傳翰墨香臨池蕉葉大温卷柳陰
涼蝌蛑陳彛器鄉環啟秘藏試看松檜色曾不改
青蒼

居然石慶舍漫比習家池斑舞裁官錦烏巾代接
羅導輿娛壽母肯構付佳兒才筆尤雄健揮毫萬
景隨

又見滕曾子山中總白雲擁滸前手澤裒觧父遺

文楠傍朱闌種芹從碧磵分捧觴歌介雅花雨正
繽紛

平泉珍草木身後竟如何似此貽留遠中更歲月
多芳名人在口樂意鳥能歌好事幽尋者文筇日
夕過

三葺休園二首　呂履恒 元素

昔年曾向廣陵遊問訊名園得暫留對酒杯邀花
下月開襟風度澗邊流詩題舊壁苔痕古夢憶朋
窗竹影幽三葺於今懷祖德遥知此地是滄洲

生平性癖愛林泉谷口經過憶往年石畔紅飛花
著雨溪遠綠暗柳含烟每懷舊句神遊處欲賦新
詩意惘然老玷朝班歸未得何時重泛武陵船

三葺休園二首　呂謙恒 天益

東山選勝寄徜徉負郭為園擬辟疆花近高樓空
捲幔鳥啼脩竹對焚香百年堂構書千卷四世風
流水一方何日扶筇江介去林亭深處問滄浪

邱壑天民道自尊百城南面足朝昏閒雲舊與心
期靜喬木今瞻手澤存水畔橋危還綴阪階前苔
滿漸當門知君不為烟霞癖念祖常懷奕世恩

一休園賞梅　張師孔 印宣

谷口凝遠香引領陟苔蘚邱壑愜素心名園欣初
踐是日天宇晴探奇恣回轉老梅歷亂開微風送
餘善芳塵賦索居登眺何凌緬招邀辱勝賞浮慮
倏已遣花飛落酒卮誰言春尚淺

休園賞桂　張師孔 印宣

秋雁南飛候蟲急平林蕭瑟微風入已驚落葉委
晴波猶見鶬華露濡濕主人置酒招客嘗細蕊緐
英滿院黃小山叢桂不知數日莫遥聞衣袖香

休園賞梅　殷譽慶 彦來

廣陵池館多湫喧擅水木勝惟休園鄭公鄉連通

德里青青書帶草猶存苔新樹古位置好彷彿城市開烟村外人蹤跡亦罕到到者往往疑仙源就中嘉卉四時麗首春先愛梅花繁南垞北垞藝千樹大小單複爭晴暄主人對花動吟興偶集勝侶浮清樽我與斯園有平素俯仰今昔同朝昏多君先業能世守增其式廓培邱樊諸公咳唾有珠玉而我懶慢諾久諼隔年詩逋忽徵索誤驚詬租人至門愧無仲言好標格急報數語供渠軒自知曹鄶極卑陋莫遺季札加評論

一暑中憶休園　　殷譽慶彥來

休夏休園好吾將褦襶過清池波演漾高樹影婆娑浴罷看調鶴書成許換鵝嫩涼翻水調驟雨打新荷

休園雅集　　江濬佩水

休園三葺繼肯堂休園詩句皆琳琅坐君池亭風月古把詩快讀還飛觴我來登眺春正早烟月梅花儼蓬島語石堂開綠錦茵湛華池畔書帶草喬木蒼蒼高入雲栽培四世多辛勤其中變遷亦多故代有能賢迥出羣羨君妙年著其異不愛繁華愛奇字一卷詩從竹裏攜二分長向花前醉君家園林舊有名谷口咸推鄭子真茲園繼志美尤著不獨占斷揚州春

前題　　李渙仁培源

廣陵巨室多園囿闕巧爭奇誇結構雕鏤組繪幾經營或在郊原或在城宴樂遊遨矜綺麗臺館崇兮風雅墜解飲文字有幾人昌黎曾比聚飛蠅平生屈指舊遊地惟有休園快人意創守於今四代經風流文采盍朋簪池廣山高樹古亘淡滟峥嵘互掩映就中窈窕自迴環依稀邁軸傍江潭時采空翠粘衣縠瀟湘烟雨千竿綠軒堂題楔本前朝光浮墨艷比瓊瑤譬彼商彝周鼎紛羅列肌理毫髮了分別又如高人仙客韻飄蕭對之塵俗一時消主人日夕擁萬卷何假百城坐南面昨宵招客賞梅花繁英歷亂香橫斜雲光月影催觴咏梅花香裏饒風韻頗疑何遜未稱奇東閣高吟復見茲須臾出示休園集前輩雄文驚接迹直從創始說平泉肯堂肯構復綿綿歸來但展集中記還如置身休園地若將諸園與衰絜量問東風似此勝地戚筵常再有誰同

過休園二首　　樊經書山

池館多名勝相傳四代無兩朝庭際樹三折檻邊
湖輞水賡酬句蘭亭少長圖竹西歌吹滿何地可
矜驕

主人真璞玉日夕坐山中攻苦窮經力紛華戰勝
功魚聽棋子落松妬筆鋒雄屏間有董華亭王孟津墨蹟我亦
時相過披帷羨古風

休園讌集　程文蔚豹蔚

喬木成陰地少塵名園久占廣陵春絕無來跡喧
車馬勝有閒情洽主賓夏沼花欹風澹蕩秋廊竹
偃月精神也知累葉傳邱壑奇石蒼然倍可人

休園讌集二首　魏盥顒將

宅有名園久繫思殷勤相名復何辭入門路引嶔
崟嶺對閣花垂瀲灩池叢桂香幽歌隱處高天雲
淨月臨時微微欲醉多珍味自笑形骸偶不支

風流水部祖名家古物流傳胄木華浮磬石奇元
豹伏小屏山斷白雲遮圖書題見前朝侶卉木開
同舊日花那得人知邱壑美只從墻外望飛鴉

休園雅集　高玉柱燕山

兩朝名勝說休園衣染烟霞客到門一望林巒循
澗出四圍山木擁樓尊遺編重述規模在稽倆留
題墨瀋存屏間有董華亭王孟津墨蹟詎有折詩酬鄭谷月高
還共倒芳樽

冬日過休園二首　李欽學綸

得共招攜聽履聲一時登眺愜幽情林端亭閣參
差入竹裏闌干曲折行繞郭征帆如畫近隔江遠
岫似雲輕眼前勝槩吟難遍擬展烏絲細註名

盡日盤桓為愛山頻移雙屐未嫌艱寒風逈處簾
猶捲夕照殘時客未還花底鶴馴依短杖壁間字
古戀衰顏屏間有董華亭王孟津墨蹟從今識得休園趣心醉
城東路一灣

休園賞梅　吳志祖立先

廣陵城中紈袴兒氣蓋鄉曲凌親知炫燿裘馬饜
酒肉蠢然不作濠梁思買得幽偏半畝地邱壑或
苦規模卑休園之傳自明始洋洋大觀邃且奇千
章榆柳萬竿竹高高下下層巖陵怪石足具袍笏
拜曲徑詎少羊求嬉董王草聖鐫于壁字跡神妙
非等夷賢主殷勤名高會節序正屆春分期梅花
爛漫綻香雪繞屋映水皆妍姿林逋何遽疑在座
羅浮庾嶺名虛馳相看真入烟霞境深梧酬酢奚
容辭須臾火城樹間出樺燭四西燒琉璃來鶴亭

子再登眺花燈交錯光陸離勝於子真栖谷口虞部當日初開基篤生^[小字]衣余父執孝廉復步青雲逵三世科名千氣象通德自古誇門楣君今年少列華簪風雅克紹裘與箕頗聞板輿需侍未以備遊歷豈不空傯源勝槩世常有百餘年後荆榛滋何似林泉日成趣娛親長守先人遺諸君才如鮑謝手花前勿徒戀盤匜請趁繁英未摇落爛醉縱筆成新詩

休園賞梅四首　　張　鈿 環齋

不逼城闉内爲園百畝寛筠廊通窈窕風磴上巑岏眺聽增臺榭文章舊茝壇滄桑容易改轉羨此中安

巖壑層層曠軒楹處處幽千雲森古木傍水架方舟鶴過石欄静鳥鳴花塢稠淹留迷出路不想辟疆遊

二月春風滿梅花遍小山密如烟霧籠清在水雲間移坐侵香國懸燈耀玉顔寒光淡心跡塵垢此俱删

東山人所望累世况相因觴咏時開徑羊求許問津垂楊青娟娟曲沼碧粼粼擬借林邊屋開樓薑裏身

休園看芍藥四首　　古　典 慎五

谷口園亭一郡限隔墻步屧每遲回若非愛客無由見不是耽詩那得來繞徑官梅傳水部插天古柏自霜臺而今更有風流賞金帶圍多取次開

無窮巖壑足盤桓乘興翻欣看藥欄舞女畫垂雕玉珮神仙皆戴紫霞冠澄心映筆吟偏雅婪尾當筵醉不難

免影忽然窺鬓際鴉聲久矣集林端捲畫湘簾斷晚風更移筵入蕊珠宫葉因銀燭仍迴緑花爲金樽又駐紅長史望雲頽卓犖鄭侯倚

石態玲瓏笑余狂極兼無賴欲採珊瑚趁醉中

不夜天低香國前春風渾欲返郊原已同醉白開官署恰是瑕邱宴石門兆瑞他時堪屈指將離今夕足銷魂懸知此後重相訪萬緑雲濃又一村

休園讌集　　程夢星 午橋

爲園名以休在昔憶遺老避喧構亭臺選勝鑿池沼風檣隔城闉烟岫列江表森然園中木手植今合抱長廊行轉紆曲徑净如掃時聞幽鳥啼未許俗客造廣陵多園亭易世半傾倒誰能數傳後邱壑永相保翩翩賢主人神致見清矯賞心媚寒虺

夢吟發春草當軒列奇石圖書坐圍繞壺觴招我來地勝情彌好乍經獲殊觀重遊展遐眺愛之不能歸永日懽未了緊予闢五畝本以護林篠方茲僅十二齊大郡郇小巾車向雲巒出郭毋清曉何如延望閒極意得幽討君雖簡交遊未必厭煩擾更欲挈同人步屧訂秋杪

春日重集休園五首　程夢星 午橋

司空園榭舊名休樹古苔新徑自幽閒上春亭亭上望片帆張過屋西頭

世事渾同海上田庭前楊柳尚依然重來覓路如

生客不醉山堂十五年

花霑朝雨香猶在鳥集深林語不同杖策幾人先我到隔溪知有小橋通

疑坐山林卻在城嘯吟應長住山情鄰家歌管春無賴吹入風檐和雨聲

老屋渾堅留古色前賢題詠見清才墨池常帶烟雲氣可爲當時洗硯來

閏九日休園雅集做香山體分賦　朱星渚 漢源

四人三百十一歲時蔣湘帆年七十八潘陋夫年七十七鄭耕巖年七十六余年八十四人共三百十一歲即用為起句有約登高逸曲樓林樹再逢黃葉隕江天遥見白雲流百年節罕兩重九十丈峯寒已杪秋置驛家風還置酒當筵不醉不教休

前題　蔣衡 湘帆

四人三百十一歲同赴邗江第一園閏月秋殘仍九日參天樹老鱗重垣勝於前度多風雨只有今朝劇笑言況喜主人饒逸趣萸尊復設儆窗軒

前題　潘寧 陋夫

四人三百十一歲我獨虛羸策短笻闖入商山心局促同遊谷口意從容紅茱再插方推閏黃葉齊

看不厭重最是當時能好客惜無餘力遍登峯

前題　鄭昂 耕巖

四人三百十一歲萍聚邗江逸興長好客吾宗開曲徑百年佳會再重陽采芝謾擬商山隱泛菊猶餘栗里香更上高峯欣共眺望鄉仍隔樹蒼蒼

閏九日同人休園雅集　蔡嘉 松原

鄭莊折簡多風雅晴日重持閏九杯掩映曲廊緣洞壑參差嘉樹接樓臺臨風已過三蕉飲作賦羣推滿座才黃菊有情如待客數枝佳色傲霜開

前題　汪宏 育蓮

巖壑攀躋入戶扃萸囊重佩古松廳（唐御史鄭路有松廳）霜林待閣寒初紫晴岫浮空遠更青穿谷晚迷仙客霧聚垣秋見老人星百年此度逢佳節菊酒真堪制弱齡

春日通休園三首　　冐春溶（甚原）

海內持風雅爭傳鄭茂才廿心居北面問字到東萊未載三瓶酒先登百尺臺坐來幽意洽一處一徘徊

名園容我到位置與人殊世澤多喬木春深叫鷓鴣乾坤高士傳花月輞川圖書帶窗前草繫詩是

大儒

通門交四世世譜托陳荀三月鶯花會千秋洛社人當年傳盛事古道重遺民車笠從今始相期屬後塵

雨中休園賞牡丹　　唐建中（赤子）

洛花深淺費春功看到名園色色工自有樓臺圍艷質何來簫鼓鬧芳叢（時兩部皆演劇）洗粧不厭巫娥雨垂手偏宜少女風半醉憑闌新月上只疑相見玉山中

休園讌集　　陳溥（南陔）

蓬瀛亦秖在人間碧洺丹岑許共攀借得平泉花下石結成孤嶼浪中山穿蘿入翠疑無路選樹移尊又一灣劇飲縱談忘日暮躡殘烟月未知還

休園讌集次陳南陔韻二首　　李炳石（皓文）

天台仙客到人間密邇芳園許共攀夏淺荷錢初貼水春殘柳線半遮山石支棐几奇能語墨落平川小疊灣（園有語石墨池二景）白月欲來千樹碧愛他鳥倦早知還

老夫何害屋三間家近樓臺正好攀排闥每緣閑看竹入門誰信不居山春風已染紅千片夜雨將

添綠一灣有客題詩驚下榻奚囊肯聽載空還

將之楚同人讌集休園　　景考祥（履齋）

老來薑桂性情閒戀賞名園更一攀勝餞難忘好風月衰年怯去舊家山花明柳暗長岡道水曲烟迷大別灣蘆筍初肥蟹作膾蓴鱸好待故人還

重過休園疊前韻二首　　景考祥（履齋）

伊人泉石白雲間谷口清風久絕攀一色新蘿初夏影百年喬木舊時山杜蘅香潔空巖壑書帶光寒越水灣何幸相逢情爛漫月高露下不教還

滄桑甲子紀元間鄭履聲遙不可攀綏草盤根繩

世澤桂叢新葉發家山（時主人有弄璋之喜）石調樂府更翻曲（庭有靈璧石音可和曲）水接仙源第幾灣鶯囀高枝無限意夕陽飛去復飛過

陪蔣湘帆夫子集休園二首　張璘（游溪）

追隨過名墅取徑隔樓追詰曲穿林外分明入鏡中長廊深窈窕峭石轉玲瓏處處饒幽趣相看興不窮

何必尋蓬島相從竟日遊烟霞供嘯傲雲樹寄風流池繫不波艇巖橫曲尺樓盛筵叨共醉聊賦一詩酬

休園小集四首　劉震（東郊）

客居頗云久出郊亦已頻維揚遊譙地近遠莫不臻途中彼姝子非我思所存維揚能詩家衆美何紛紜時或投贈我置之壁間塵獨君過江詩一見心則親舟行幾程水寒繞千花春鄧尉園勝游乘興誰氏園

縱情江以南結契方之外余亦愛雲水相投似針芥雲中鶴氅衣相招復相待（叶）神交幾許時把臂如夢寐沃我若冰雪飲我同沆瀣迂迴歷遂閣喬林忽飛翠俯瞰接烟蘿叢篁隱靈籟洛陽午橋莊輞川木蘭柴物物皆有情依依競呈態山瞻北固天洞通玉勾界地寬近百畝歲葺已四世粵予將北征前途正昧昧瀕發得茲遊心眼頓一快

夕照語石堂洩雲東向馳精采挾寒飈倒入于墨池慨此白雪初話到紅蕉時疎簾蔽水軒赤日何能窺古梅雖不多高下數百枝叢桂百餘木鬱鬱淮山姿華亭董宗伯尚書王覺斯墨跡均足貴實光動罘罳歷數向乘客盈帙休園詩方發來鶴臺倚然有餘思

明燈山館清寂坐塵慮屏示我西江吟味入匡廬

永五老怡妙頗九江湛清影蘊奇注沖懷彩筆烟霞併廚人進海鮮旨酒恣酩酊閑扉踏霜月仙凡判俄頃遙邏小橋西尚想園中景花宮一聲鐘已蓬重延頸

春暮遊休園　夏廷綬（斗黃）

古木千章各濃陰一徑通地偏疑宅外園好在城中曲閣揺新綠迴廊捲落紅憑闌看鬬鴨春水妙沖融

休園七夕小集　張學林（念畊）

不醉揚州一載餘名園佳夕兩相於敞禪莫漫隨

南阮精饌真堪敵北魚雲起恰當飛雨後月來應
是渡河初辭鄉百石吾何敢（借用李翹語是日置家以酒糾相屬）
氣猶憐未盡除

四葊休園　　吳　桐（茂南）

揚州有客歙州籍户列朱輪兼畫戟愛士常聞文
舉尊延賓特置鄭莊驛城中別墅曰休園本是前
賢息影軒四傳遺得藐孤子襁褓頭角殊嶄然晝
获丸熊賴賢姥弱冠名成備廿苦每念閒居作賦
情殷勤色養勝華膴爰敞菌閣闢莎廳板輿日奉
周園亭窈深縈曲各稱意那復風雨愁漂零主人

卻篤承先志唯恐平泉漿後嗣尺莧寸草力栽培
遂葊園成到其四我本鄉閭文字交聯吟日夕相
推敲頻來鳥雀亦熟識久坐僮僕無譏嘲感君孝
思真無兩肯堂直溯高曾上不學時新金碧輝祗
留故步林泉真水繪之冒春雨宮當年褎屐誰能
同至今來往吳陵道惟有淒清枯樹風

四葊休園　　喬　贋　孫（惇復）

通濟門西進向北云有休園傳自昔水竹悠悠十
畝間過墻老樹撐天碧從來大業守者難綢繆陰
雨須人力承家況屬藐諸孤能保金甌不銷蝕主
人爲言先世來閱歷年華將二百園凡四葊費經
營直到於今存樹石我思子泉花木亦等閒所貴
綿延前代澤兩朝不改舊規模此地此久稱（去呼）通
德托跡何妨在市廛過幽未礙連家宅暇日常攜
竹裏琴佳兼輙布花間席來往多應文字朋過從
少有軒裳客城西十至接朱樓縱使繁華直能易

休園讌集　　劉　師　恕（秘書）

名園隱闤闠賓朋得門寡故人攜我遊崎嶇到堂
下遺構自前朝留題見大雅亭臺好是舊巖壑似
非假古木趁尋常新篁可拱把山斷迴廊接地寬

曲梁跨高敞引故履青翠對尊罍耀閣日乍明響
葉雨忽洒行雲翳還開柔條起復妥唼草魚自適
尋香蜂不捨幽賞遍微芳閒寄入曠野良識喜今
茲主人非昔者式穀幸有人流進我心寫

休園行　　李　肇　輔（相宜）

古人文字垂金石三代鼎彝珍珙璧展玩摩娑舊
氣盎金塊珠礫何足惜園亭佳麗萃維揚塞巷填
街臺榭張鉤心鬬角架梁柱抹粉塗脂西平粧綠
楊城東羅高樹康成官罷城來住枕宅開園園名
休傳之五世今如故鄗人落拓小遊仙野馬塵埃

四十年尋勝南阡復北陌買醉山邊與水遠休園名勝艷人齒屠門每過口流涎秋風瑟瑟鳴喬木聒耳秋聲到鄰屋鄰家有客與偏豪爲我殷勤致小陸把袂同登司隸堂到門不待主人速初邁修弄啟小軒軒中高供古雲根支離囷蠢如伏虎爲撿將軍沒鏃痕金梯幽邃上層樓繞樓紆折矮闌周關窮已虞步履窘橫門忽闢一園秋仄徑斜邊高嶺度如掌平疇數百步滿架藤花密似雲藤花皆倚參天樹客因小憩爲余言此是休園入園路園中檜栢老千章半倚低檐半護墻待得深秋黃

葉亂糾他樹樹總酣霜高堆錦石嵌清流四方房攏一鏡妝三折石橋平草綠幾條柳線拂鱗遊長廊百轉多疑誤處處精廬著花護窗楹都在水雲鄉亭臺不改烏衣度因知前輩任天真不尚雕華尚樸素坐久翻嫌羣雀噪余因對客舒長嘯石鼓空存瘞鶴沉夏鼎湯盤不可尋服古心情久鬱抑風流不墜此園林東家高樓矗天起朱闌屈曲雲中倚夜夜三更樺燭燒遠飄歌吹風簾底君不見石家金谷在河陽鐵如意碎珊瑚長蘭亭風味杳千古至今脩禊有餘香蜃氣樓臺空碧瀨夕陽門户終昂藏

休園小集二首　杭世駿大宗

巷逐城陰轉人傳谷口居入門三徑曲過嶺一亭虛捉麈鷗邊席行觴竹裏廚不知尋鹿柴裴迪近何如

蘚壁青蘿繡苔楹老樹撑穿花莎徑窄照影古潭清高臥茶喧枕微吟鳥繼聲即看仙跡杳猶剩石棋枰

春日過休園二首　馬曰琯秋玉

古木濃陰合蒼苔一徑深廿年勞夢想此日快登

臨繞檻知魚樂巡廊和鳥吟茶烟香細細更喜盍朋簪

殘陽猶在樹幽翳變朝昏木末清華地烟雲翰墨存乍來渾似畫久坐亦疑村谷口今何在春風自掩門

初夏集休園　馬曰琯秋玉

竹西池館數休影影園荒廢難更尋隔歲休園繞一到風廊蘚磴曾披襟今朝孟夏弦月下復此相聚探幽深在城在野了莫辨深林大木成古今交加翠樾密復密天爲濬沲雲爲陰就中墨池我故

愛清華水木涵人心當年窈窕書屋壁不遺白日西崖沉工部仙去嗣孫幼閉門來使游蹤侵南鄰好事約共往論文命酒相聯吟鳥黃花赤坐不厭茶烟永日清愔愔

前題　馬曰璐 佩兮

歌吹喧中塵漠漠一片清陰占林薄揚州池館競繁華掃去朱丹留淡泊羡君水竹對門居淺夏邀遊殊不惡隔日先教瘦鶴知中宵預夢游魚樂行來夏木挂寒藤依舊石池横畧彴坐久惟聞翠鳥呼留虛只有濃雲幕不須陳迹感滄桑未免流光判今昨碧水難樵石無語（圖有樵水語石二景）我有吟情何處著賸將烟景入毫端閒遍亭邊萬丹若

前題　陳章 授衣

我自遠離山水鄉塵襟煩踢頻發狂耳聞名園不得入墻陰每過徒相望今年四月風日清友人招邀來此行苦瘦徑轉興不淺已覺是身如鳥輕夏木遮天衣上綠寒潭淨寫鱗鱗屋當前疊石學秋雲高者如飛低者伏餘花乍翻粉蝶雙深林久坐黃鸝獨東頭人語應西頭隔斷藤梢與烟竹吾聞樓閣亭臺池如人時來可致之十圍大樹豈易得必若名行修乃滋此地經營本前代多少滄桑見興廢子真能不墜風流靈光兀爾依然在尚書丈酒留遺蹤字大二尺蟠屏風（屏間有董華亭湛華二字）此老於今不可作一時翰墨又羣公

前題　方士庭 右將

首夏四月清風吹邀過里陌憐心期休園在昔來已數今朝何幸重游嬉紆迴曲徑添古趣莽蒼老樹生新枝榴花未放早含笑藥苗恣長行過籬乳燕喃喃話高館幺荷疊疊生清池小山百尺足遠望振衣欲上愁苔滋支筇聊復舒老眼高低一片青琉璃不信此身寄塵世安得坐臥常在茲索郎有顏同旅語紙窗竹屋堪栖遲翻笑人清愛濃艷窮工極巧靡不爲平泉換主事泛泛含元亂草秋離離何如此園至今在數百年物留茅茨世人昏夢幾時覺枝頭喚醒須黃鸝

前題　閔華 蓮峯

吁嗟甲申之次年蕪城草木成飛烟惟剩西家滿園樹有如閱世不死之老仙而今又及百年外喬木清風故家在老松十丈皴龍鱗細草幾叢學書帶我來四月天氣清綠陰幕幕張新晴青荷初園

似鏡淨紅榴乍坼如火明墨池一片山根起細數
游魚清見底鵁鶄鶴唳紛滿空竹影梧陰都在水
千章樹扶疎繞池復繞廬竹西遍日多亭館為問
蒼黃種得無

過休園三首　　汪玉樞 辰垣

探幽不在遠城市有山家樹繞溪流轉橋過石徑
斜虛窗喧燕雀古壁動龍蛇翰墨林亭滿傾心獨
湛華

先哲栖遲地芳園名署休鳥啼前代樹花落故人
樓奔競緣何事慵疎轉自由江城春又遠隨意且

閒遊

粉飾時方尚繁華此獨刪矮墻饒竹色瘦石長苔
斑閣迴臨深沼亭虛對小山武陵難到處咫尺隔
人間

休園湛華閣對雪　　俞桐 秋亭

元冥布肅威八荒氣滲泬羣木凍欲僵層冰壓池
結朔風吹同雲沍寒釀成雪休園閣湛華面山景
稱絕傍繞竹參差崷崪峯巀嶭逶迤勢轉嚴漫空
飄玉屑樹閒頃刻花石裏須臾蕺滿目適瓊瑤三
徑失凹凸憶昔廿載前於此曾假榻（叶）歷冬涉春

初盤桓四閱月一逢六出飛主賓互歡悅即時命
尊酒雙孽仰口歠耳熱面既酣呼童具紙筆快作
釣詩鉤聯吟忘謇拙嗚呼十六年風流成永訣為
感哲嗣情不以我為劣情欵既如初論心更親切
重復過名園分題信手揭寫景各言情格體不分
別應命作長歌筆與心俱裂

四月八日雨中休園賞榴花　　王藻 載揚

名園花事早佛日見榴開波榭芳筵啟跳珠入座
來翠陰成步障紅濕照深杯傾蓋多今雨何辭爛
醉回

休園雅集　　黃裕 北垞

喜踐中林諾來從谷口遊入門先曲室取徑得高
樓（園路由宅後登樓過街而下）樹老蒼藤合春殘宿雨收墨池
同一醉前輩想風流

憶休園　　圜昇 冠霞

大好林泉副夙期兩年空自擁臯比稔知賦命多
盤錯詎信勞生慣別離垂柳小橋春漲滿古藤深
巷夕陽移湛華亭路分明記吟卷何時得共披

過休園　　張四科 喆士

蒼蒼池上山鬱鬱園中樹不越廛市閒居然登臨

趣清畫偕詩客空亭理茶具境適跡自延心賞景
畢社玉津極繁華金谷擅豪富叶曾幾就傾頹耐
久遜樸素滄桑雖云歷泉石幸如故何當容日涉
于焉謝遐慕

首夏集休園二首　鮑皐 步江

谷口幽居憶鄭公名園觴咏夏初同半池墨浪翻
晴雪時繡毬盛放一徑藤花落曉風鶯燕聲傳清句裏
樓臺影抱綠陰中百年幾輩留題在酒榼詩瓢更
莫空

雲姿鶴態晚餘酣乘興林巒得縱探自擬三休同
表聖誰能一字易淮南奇書屋老琅玕衛園有衛書軒
古木山尊薛荔含聯有古木山尊句合重到花間增悵望春
風曾駐使君驂丁丑春張觀察曾假館于此

前題　陳皐 江皐

桐乳初垂竹迸胎三年池上話重來階前雙鶴清
可語檐外高花雪作堆曾喜主人初識面便教羈
客亂傳杯片雲不放斜陽出一笑詩成要雨催

前題　徐柱 桐立

闌珊春事付斜曛開夏新添綠幾分夾岸波紋清
似酒上亭花影淡於雲消搖散策還乘屐取次談
詩更論文重到鄭公樓隱處書堂猶認舊香芸

前題　沈大成 學子

石橋流水接花塍舊識名園到未曾綠徑曲廊圍
翠竹壓檐高架走朱藤漫驚節物初移序自歎心
情已似僧客有以語相嘲者多謝香醪三百斛老懷拉雜
醉難勝

前題　吳烺 杉亭

草色苔痕綠滿畦到來小坐水亭西泉平曲沼魚
爭唼花落長廊鳥自啼隔柵仙禽如客瘦壓檐老
樹與雲齊此間幽賞應須記留取琅玕待後題

前題　劉玉麟 又徐

水部風流詎可攀蕭然別墅遠塵寰墨池舊咏成
千載先聞學曾賦詩于墨池上白社新題又一班老鶴斜盤松
樹外殘霞半落柳陰間朱櫻玉筍佳時節小戶寧
辭醉酒顏

前題　江春 穎長

繞別山巔與水涯探幽又復費青鞋時余歸自新安閉園
十畝清空夏喬木千章綠過街入室更知名士氣
倚闌添得好詩懷玉團花發光如雪月待昏黃分
外佳

前題　　江　炎 雲溪

谷口幽居日正長良朋勝引破苔蒼迎人野鶴如童子插架牙籤認草堂甃石壘池銜半月遮天風竹颭修廊城中有此清閒地何必扁舟向水鄉

前題　　王　傚 敬人

林亭谷口此相於冉冉輕陰夏木初嫩竹鋪青穿徑曲高花吹雪點衣裾清游卻與塵氛遠雅集偏宜幽抱舒向夕憑闌微雨歇一鉤新月照軒除

前題　　吳　鏜 符階

濠梁幽徑共相招髣髴行來第五橋莫問花香常醉月纔聽鶯老又鳴蜩風和几榻茶烟細雨過池塘墨浪消園有墨池最愛肯堂還種樹千章餘蔭欲籠霄

前題　　江　昉 旭東

隔歲曾經此地過重來游眺尚清和輞川圖畫開亭榭谷口賓朋聚磵阿幾樹葉藏文杏館一枝香放牡丹坡倚闌容與舒襟抱指點斜陽下薜蘿

初夏雨中休園讌集二首　　沙維杓 斗初

園亭此最古喬木藏四鄰儒風溯通德奕葉多名人鼎㚑高下列典籍縱橫陳綠陰擁初夏聽雨集衆賓波紋細如縠階草平於茵機心坐來息漸覺魚鳥親襟懷任疎散眺聽資清真何必滄海上移情勞子春

水部樂恬退解組營池臺後賢述祖德花木勤栽培當檻一峯秀捲簾雙燕來竹際雨方歇褰裳躡青苔朋儔盡稽呂倡和追王裴夷猶清晝永改席傾金罍兹遊良可悅欲賦愧無才殊鄉櫻笋會空念老相催

友人邀遊休園園主人留飲植槐書屋得詩一四首　　汪　焯 心來

二妙叩寓扉言有名家子褰裳往就之欣然看倒屣凤聞息交遊鍵户友書史自今知乃心好客入骨髓

園林半晴陰鳩婦鳴高樹竹低擎雨枝濕翠翳苔路昨夜聲瀟颭繡毬落無數可惜碎瓊瑶璨璨承芒屩通將閒謝因呼石與之語

梯榮當末俗知止洵爲美載攬壁間文摛辭得其旨安谿多典重甫草亦清泚四世宦歸來黽勉園籬理翳翳竹陰移謖謖松籟起階前百尺桐孫枝尤可喜緬彼植槐翁餘慶流未已

孟夏草木蕃香多不徧識齋景閑林霏魚泳鳥翔
翼瞭蒓墨池上水木共冬寂泠然遠風來虛庭起
寒色主人陳酒漿賓留屢移席烹鮮鱗魚肥摘果
櫻桃赤既醉忘言歸門前日已夕

秋日休園雅集　徐維 鹿逸

名園閒日幾過從清讌今來臭味同坐對高山迎
戶牖靜聽流水入絲桐（時聽省齋彈琴）當筵夜漏銷銀燭
壓帽秋香冷桂叢莫遣勝遊輕負卻畫圖留記月
明中（主人屬予繪圖）

初冬休園雅集二首　吳迪 重光

為愛園居好閒尋策杖過韶光今驟轉烟景復如
何水氣寒蘺落山容靜薜蘿當風把杯酒不覺醉
顏酡

雅集逢知己開軒對落暉雲橫驚旅雁風急冷征
衣客路從教遠閒心自息機聊將弦外意臨水為
君揮（時客屬予鼓琴）

夏日過休園　李鳴謙 得心

誰解繁華占一邱名園特冠古揚州林陰卻日千
峯雨石氣含霜五月秋壇坫幾人稱伯仲簪纓隔
代著風流聽翁記後傳聞少重見孫曾續勝遊

過休園訪主人不遇得詩三首　程名世 令延

城郭留餘地千尋喬木繁言過子真宅宛似郡齋
園故跡軒楹在名流題咏存居然入巖谷幽僻絕
塵喧

綠樹陰濃日墻頭得暫窺廿年高會少（乙五曾隨午橋先伯）
（來遊）三徑夕陽遲舊事餘殘夢新情又一時長廊行
未遍催客雨絲絲

文采風流甚夫君是鄭虔園添書帶草詩繼鷓鴣
篇看竹底須問識荊非偶然相期海榴放共醉墨

池邊

春暮集休園二首　汪長馨 茂脩

林亭到處愜幽尋況復芳園結契深小院雨餘饒
積蘚高槐日午足層陰壁間懷古尋名跡檐角占
晴晛野禽屈指春遊成幾度最憐谷口一開襟

蠟屐重來不待招居然林壑絕塵囂紆迴竹徑通
山閣宛轉溪流跨石橋繞砌尚生書帶草隔窗仍
桂美人蕉平泉風景渾如昔歲歲鶯花慰寂寥

過休園看榴花　汪濆 秋明

海榴誇說鄭公園雲護霞堆曲檻前共羨芬芳又

今日可知種植是何年朱英自較當時茂綠蔭應思累世延笑我疎庸難刻畫花開好句倩誰傳

春莫集休園二首　汪長德 慎永

謝家池館好遊屐每頻過況值花零亂不知春幾何草香春雨歇鳥語夕陽多撫景增惆悵停杯一浩歌

勝槩甲邗上名園自昔傳古槐深蔭屋高柳遠連天郊壑成圖畫 時主人出園圖共觀 山林在市廛到來幽興愜竟日此留連

一春日重過休園　吳均 公三

林園何古澹似與塵世隔盎盎春氣暄新禽解喚客緬憶廿載前曾此托遊跡喬木增舊圍脩竹已盈尺曲池漾清泚照我鬢絲白風景固不殊重來感今昔亭空花刺眼谷暗雲生席何以寄閒情回頭語幽石

秋暮重集休園　方英 崑瑤

炙手紛紛世態交天生我輩總蓬茅尋幽舊喜樂阿地投契長占麗澤交十日不來秋忽老百年前事夢難拋 園為水部公別業向當安集名流今百餘年矣 諸公幸稔狂奴態且自行歌當解嘲

春暮過休園　張兆雷 雨田

谷口幽棲地春殘偶一過古藤垂架遠老樹覆垣多倚檻思華構臨池見擘窠到來今始信城市有巖阿

秋日休園小集　汪錫祚 漢秩

夢想名園久斯遊樂且就山高凌遠岫檻曲繞深潭古木參差映秋芳取次探渾忘在城市醉飲不知酣

初夏過休園　馬振仲 御張

名園逾百年遊屐曾未歷樹老無醜枝石古餘苔

色殘花曲徑香散步入林隙清風時披拂竹雨猶聞滴坐久好懷開地偏萬籟寂幽鳥何處來與我同一適

過休園　蔣仁 壽之

古木森列天奇峯峭拔地揚州富林園規模此獨異墨池流灣環梅鶴徑深邃壁嵌吳討文屏列王董字我來百年後隨步愜幽意譬之三代下而見上古器主人況愛客風雅繼先志吟討不知還夕陽在松翠

休園挹翠山房重新二首　鄭錄 硯林

黛掃春山綠掃苔淺深樹色又重開當秋閑聽芭蕉雨待月頻傾瑪瑙杯前代文章仍謦欬舊家堂構任增培獨憐故國瑤華社十畝荒涼水一隈指先

職方公影園

秋潮震撼海風寒舊屋為風雨所損舊業深虞再造難匠作三旬心獨悴規模一旦眼俱寬開尊當户綠盈几把卷隔簾青滿翰好是百年喬木在參差影裏任盤桓

休園賞桂　　鄭　漣梍清

木樨占秋芳園林飫清馥每當月滿時樹樹綴金粟今年初度開曾不逾信宿詎知天地心盛衰務剝復節已屆重陽香風忽盈谷主人折簡招開軒走銀鹿數雅合竹林塵無半點俗賦罷短長篇人各得所欲有客並鼓琴有客參棋局有客筆如椽揮毫紀心曲有客妙丹青當筵摹尺幅衆香國裏身金谷園中錄後會菊籬邊何以繼芳躅

首夏雨中休園小集　　鄭　枬次槐

園林本深邃夏木彌幽清正及朱明時來此聽雨聲紅濕檻外榴綠浮池中萍歷覽遍臺榭方多懷古情冒雨過詩老來執牛耳盟四座各揮毫詞源互相傾愛客鳥頻喚催詩雲不停入夜雨更稠閑惟驅酒兵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輯

清乾隆三十七年刻本

西湖覽勝志

在湄書屋校本

西湖覽勝志序

聖湖夏　基巢只父譔

快哉西湖之志勝志也諸若他山之志有奇蹟矣而無名人有名人矣而無題詠有題詠矣而無古今

名人題詠之多詩譬之天姥九嶷可想而不可即吾亦托之夢中意中而已若西湖者帝王之所都會賢達之所遨遊又若僊佛緇黃才子佳人之所畢集或買山而隱或結廬而居或屬意尋山藍輿日至或躭情問水野艇常通茍有可觀輙有題詠故吾謂西湖之志勝志也予寄跡湖山攬勝丘壑者已非一日風花雪月既已無所不搜樓

榭亭臺亦已靡所不至掛杖頭之錢時時訪逸挈奚囊之韻處處尋幽暇則壚頭暢飲買醉山家倦則僧房假榻探奇石骨春夏擷全湖之勝桃花盡而荷花開穐冬探兩

山之幽桂萼搖而梅萼秀三竺五
雲九溪八澗園歷千家寺名無數
巷無景不在予卧遊指顧中也然
猶有不盡載者無名之園宇時剏
時更無考之僧寮倏存倏毀或窮

山頑石目所厭觀或僻塢荒郊足
所難躡非吾不志實苦于遊非吾
不遊實窮于覽也若廼不朽之亭
臺不滅之塋宇不磨之碑陰不刋
之禪寺更若忠臣義士逸史名姝

則非吾所敢畧者矣客有起而詰
之曰叔禾田先生之志則備矣曷
爲芟而纂之予曰噫叔禾之志備
載都城兼夸大内市井里坊皆備
悉焉然宋代巳更景物澌滅靡有

存者於山水何與焉且武林有志
不必附之西湖故予纂而修之大
約芟叔禾之所不必備而非芟叔
禾之所必備也又或增以野史外
家遺事者不欲使名人淑媛逸士

高僧。沉淪淹沒。貽山水之恨于無窮也。且叔禾去今百餘年。隆萬以後。缺然無詩。又其書不加點。令觀者疲目。予故增以新篇。暢其序事略史家之長。而存志事之逸。爰偕宋子。點次成書。庶幾無勝不載。則西湖大概。令人一覽而晰。寧必徧載都城。兼夸大內。遂爲擅美也哉。

補刻西湖覽勝志序

吾郡西湖勝地也自唐白樂天宋蘇東坡先後來杭遞加脩飾而景始著南渡後踵事增華尤極綺麗於時畫樓彩鷁笙管連宵湖山之盛蔑以加矣明田叔禾起而志之至詳且悉然而襍載都城兼夸大內於西湖何與焉且隆

萬以後不復紀錄讀者
不能無遺憾也夏君樂只
偕宗君何祝同事纂脩
菱田志之所不必備而增
以野史外傳遺事始於

錢塘門沿湖岸而北而西
而南以江干吳山終焉凡八
卷不蔓不遺而西湖之大
概盡晰昔歐陽永叔脩
新唐書自言事增而文

減夏君所志殆猶是與
惜乎行之既久板漸散
佚今春得之書賈十已
亡其二三因出家藏舊本
詳加撿校重付剞劂補

之而夏君之書復完而西
湖之勝亦復時遇之几席
間矣是則余之不忍湮沒
是書正余之不敢湮沒西
湖也顧與同志者共探

云時
乾隆三十七年歲在元
黓執徐陬月錢塘陳愷
書於晤言室

西湖覽勝志小引

蓋聞鄧尉遊吳覓山而隱梁鴻入越蹈海長噫青蓮發天姥之吟蓬萊入夢康樂躭龍湫之癖雁宕尋幽故筆牀茶竈涪翁溪上逍遙好鳥嬌花泰岱山中唱和春風歸輞水之園王裴贈答明月登牛渚之舫袁謝高譚斯知景以入傳品因詩貴令節無多人日偏言杜曲良辰不再安石到處東山歷覽往古追蹤罔弗躭情逸事矧如西湖者尤山川之佳勝宇內之特著者哉晉元以前不復論矣粵稽湖山著自中唐臺榭盛稱南渡禽魚慕白公之澤處處揚飛

桃李拂蘸老之風年年馥郁慨自帶江爲
城錢宮鞠爲茂草因山作關朱殿悉付啼
鵑于是山山有寺林林鬱兢起繞民廬水水
皆亭煙波盡隨登畫舫過斷橋而翫雪葛
坡瑪瑙憑杖履以俱臻踏長堤以問春石
屋煙霞乘舟興而可近以故名入霧集方
外雲蒸訪高僧於靈鷲之峰慧理白猿洞
口呼來泉石冷諏大隱于孤山之嶼林逋
老鶴亭前飛去野梅横西陵致書宗吉松
翁依然東郭寄語僕斯詩盟尚在予久蓄
樓頻從倚隅隣風接文長虞生爺裏任遨
遊泛艇煙尋伯雨虎跑龍井代有傳燈聖

水雲居雅多佛蹟許邁稽留身遯爰以名
峰葛洪鍛鍊丹成因之命井至於岳于廟
貌千年棋阜憲精英與並傳朱陳大節一
般心徐陸清風應共賞斯尤其卓者矣若
乃青石得駕玉泉妓推琴操朱籠釋飛鸚
鵡句羨周君錢塘江上松濤冷蘇小宅寄
漁樵青芝塢裏竹風凉淑眞塚棲烏鵲樓
題醉白美哉太守風流庵號棲雲曠矣酸
齋逸趣朱觀奴之造塔金沙何妹陳郡侯
之繡叟妓宅柯敬仲之建樓藏帖曾與韓
令君之解綬辭官張雨玉鉤爲橋欲通遊
屐衍之藕花結社頗好幽盟狂各題詩不

避平章之熖先生道古居然無着之心總之覩山水爲情眞等塵名於泡影予以服日得披斯志雖紀載弗備庶令遊者不費深思點閱近迂抑使覽者可無疲目或因書而思廉潔識貪婪之墮迷關或覽籍而覩高蹤知奔競之殊勝羡或過墓而生忠孝執卷可考遺言或登壇而見禪心謀篇得覩佛偈名姝題詠感動香奩烈士清哦可資譚麈讀是志也未必無補于當世閱是詩也未必無賴于纂述云

宋引四

冨水宋維藩价祝氏題

詩選凡例

西湖朝雲暮煙變化萬狀花明水秀姿媚千端其景豈可條指近來畫家景取有十而騷人韻士足未歷山水遂作詩配之以爲湖上大觀實窮於此噫亦陋矣即如蘇堤春曉錦塘豈乏春光花港觀魚玉泉詎無錦鯉至於雪取斷橋何山無雪雲取兩峯何岫無雲荷豈必麯院月豈必三潭雷峰夕照寧不兩寺南屏晚鐘豈無天籟三竺春鵑啼夜月六橋翠鳥喚聽花百囀鶯聲何獨栁浪此畫工之拘騷人之陋也佳詩雜入諸景集不偏載

西湖志　凡例

躡屐登山騷人之逸致提舟問水達士之佳懷近好事者以湖山爲藪集地是矣而雜沓笙簧極意歌舞豪奴悍僕紛擾於前健卒廝役排擠於後惛惛夢夢坐失風光試思湖山何地喧囂何心達者宜爲戒焉凡西湖探討不眞者其詩必泛一切不載

古今一部詩料莫過西湖矣從心所適移步換形冷處愈濃鬧去愈淡人跡所不到處愈奇遨遊一日不厭留連終歲不倦無然鳥啼花落盡是文章風片雨絲皆成好句而觸目凄神感懷撰意無不各隨所咏覩者毋忽視之

人倫之大莫如忠孝大莫如名節大莫如文章大文章無論矣若武穆王之父子忠能敎孝張蕿年泉施全之諸人義以朔忠于少保社稷之勳臣徐太學千秋之烈士鬚眉皆監塚表剛中清白矢心墓稱朱升諸如流寓名宦才子佳人有裨風雅者集董列之

仙佛從來稱爲名都人地指不數屈而西湖之可紀者歷歷目前慧理中峰衣鉢特著參寥辯才燈火相傳定光之成佛作祖法相猶存蓮池之立教歸爾雲棲可謂烏窠出嶺鳳林濟顚發源淨寺塔有無着了義之名寺著慧勤中庸之號諸

使山水無靈胡皆集此若延眞人歸處丹客埋蹤尤難悉數者如葛洪之煉丹井許邁之稽留峰王方平之仙姥墩呂純陽之玄妙觀宋琴操之靑石橋蕭衣道之凝神菴皆淸風高跡人所難期而亦集此地非湖山聖明何易得此

湖山之靈多聚仙佛名喆固稱不朽然其烟波淡宕雪月風花使無騷人韻士淑女名姝點綴其中西湖亦是八股腐物一時稱賞久則厭棄吾觀覽勝諸人除李杜少詩其餘罔不備載蓋以唐初湖方艸創少陵老歷瞿塘靑蓮跡窮死水即間有一詩入選者皆後人好事牽扯入集細閱其情不合豈有李杜之才旣入此山能無暢所欲言耶唐自樂天去後暨宋元明湖山佳麗始出是以遊者莫不有詩覽者莫不成集瑤章瓊句競出香奩錦腸繡心紛投筵筲觀者疲目選亦搜奇

古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此佳論也曾亦知有詩畫之出於湖山者乎宋人粉本不足語矣畫莫妙於元人而子久子昂元鎭叔明仲圭暨黃文進等或出於吳興或生於檇李或起於錢塘富春之間往往日來湖上探討山水久成畫家故人謂子久之畫得之寳石諸峰子昂之筆得之南屏曲壑孤山

數點乃元鎭之逸懷雷峰一片實仲圭之豪致飛來蒼藤怪石寳蓮竅洞深苦叔明得其大端文進分其皮貌觀者有心能無慨然

留去思而造生祠請頌紳而作碑記一時快爲逢迎千古終成疵纇湖山何取焉至若不朽芳蹟自應悉載無裨湖山者例之

凡有功於西湖者其人不序千古風流漸滅矣亦且以阻後人開湖修岸栽花種柳之興然槪序則又無褒譏勸懲亦非予志事初心如西湖之功莫大於賈秋壑而秋壑爲萬古之

罪人點綴生色莫巧於韓平原而平原實人間之奸賊志中每多削之南渡以後功臣世戚惟張功甫稍有清氣志多褒之其餘皆無舊蹟既不足觀亦不足志若唐宋之李長源白樂天范希文蘇子瞻明之楊溫甫王錢孫隆等皆嘖嘖人口有裨於湖山者不少矣何敢畧焉

景之著者名家詩題最富其冷勝者則不佞基與宋俞虱竊補焉非敢僭以碔砆混入璠璵也特以名人遊覽選其勝者遂成篇章至於湖山冷寂之地足所未經故多缺耳矣因閱志見其缺者則以詩補之蓋以不振湖[illegible]是留心山水故所見愈確所題愈真因敢續貂以存方塋

近詩投覽者纍纍盈尺志中非不具載但其所題不過三竺兩峰六橋湖心諸勝武穆忠肅二祠而已然其詩宋元以來名家入選者頗富顛倖芟之不得續之不能嗣有西湖覽勝詩選廣羅名篇以成盛事即田叔禾志餘之意也

抑詩家姓氏或青其名或書其字因舊本也于生也晚攷之未詳故艸艸耳至於近時人物一切書字非敢苟也識者亮之

往來湖上者日不乏人人亦不乏詩除古集選載而外投稿

者莫不珍重選入倘未蒙見示往往有遺珠之嘆覽勝詩選不得不再從事矣然不肖多浪跡吳門梓事命錢塘門外湯伯倫主之有投覽者乞付湯于

泊菴夏　基謹識

西湖圖說

西湖山明水秀。周圍三十餘里。滙集七十二泉。三面倚山。一面距城。倚山者。千嵒萬壑。總列湖湄。距城者。飛閣層軒。恰臨水岸。尤稱奇者。南山石青竅穴。玲瓏北山石紫。峭谷秀麗。西山兼南北之勝。東城極眺覽之奇。其在山也。曲窩深洞。古水修篁。大隱高僧任焉。其在水也。堤橋亭舘。綠榔紅蓮。才子佳人號焉。故蘭橈畫槳。竟日笙歌。秋月春花。四時行樂。此眞人世之蓬島也。佳景不一。圖畫難盡。附選名勝。約十八冊。遊者鑒之。

介菴宋維藩識

錦塢

孤山

三

靈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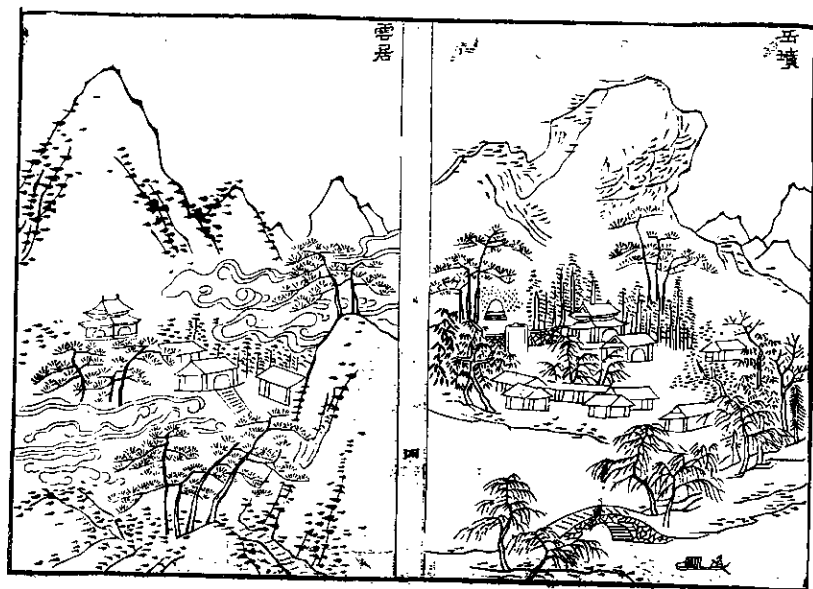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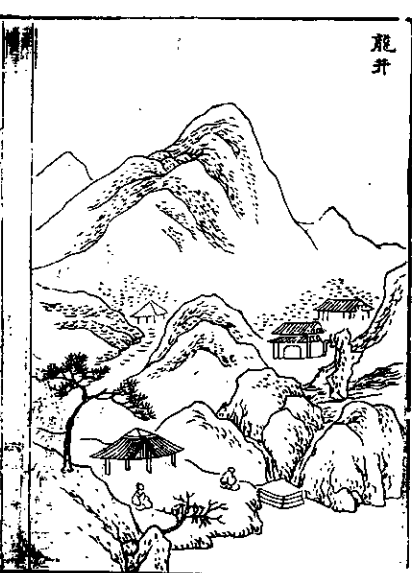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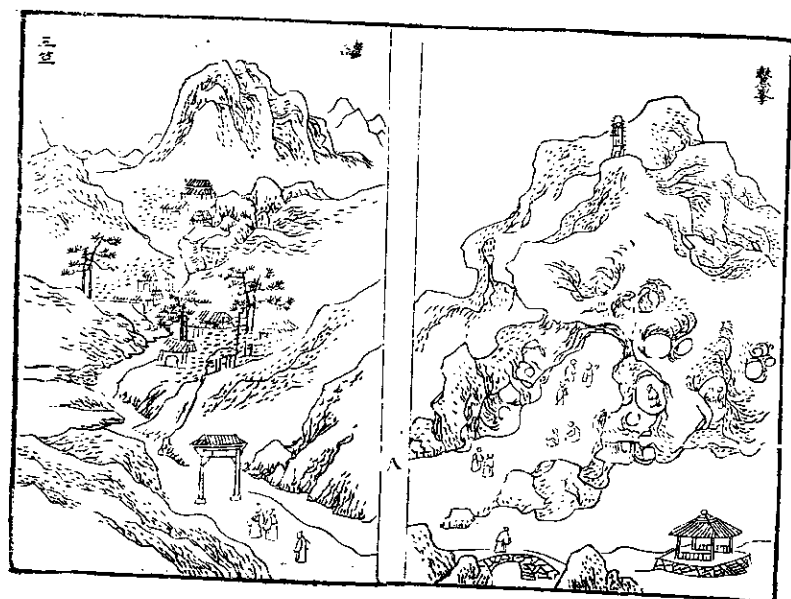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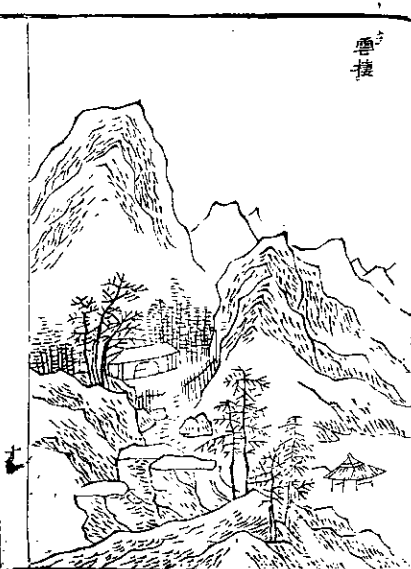
玉泉

丘屋

煙霞

七

韜光

靈隱

西湖覽勝詩志目次

志以遊覽爲選凡無景之山川無名之寺宇無關之人物無致之園林無情之士女無味之詩詞皆畧不載至於藉藉有聲與夫冷冷可采者遊可不倦覽亦稱奇皆備載焉

惠因澗 景別　于墳 景異 忠肅　三台山 景異

花家山 景幽　大麥嶺 景幽　小麥嶺 景幽

花溪 景別　靈石 景別　徐公墓 景別

過溪亭 景別　鉢池菴 景異　新菴 景異

風篁嶺 景異　片雲石 景奇　楊梅塢 景幽

獅子峰 景奇　龍井 景別　神運石 景奇

白蓮院 景別　老龍井 景幽　九溪 景幽

張淑芳菴 景幽　十八澗 景別　雲棲 景幽 蓮池道場

七卷

清波門 由山源而進南折至江干其景皆至

筆架山 景奇 方家峪附　徐公墓 景別 宋義士　褒親寺 景麗

西林院 景別　棲雲嶺 景異　慈雲嶺 景幽

天龍寺 景勝　宋籍田 景奇　妙因山 景別

鳳凰山 景勝　萬松嶺 景別　宋大內 景壯

宋故宮 景勝 今改諸寺　南塔寺 景幽　望海樓 景勝

勝果寺 景幽　月岩 景奇　中峯 景奇

棲雲菴 景奇　包家山 景別　玉蟾菴 景別

六和塔 景勝　羅刹石 景奇　五雲山 景奇

錢塘江 景勝

八卷

吳山 在城中有三道一從鎮海樓上一從布政司上一從鐵冶嶺上

伍相廟 景勝　玉虛觀 景勝　寶山亭 景奇

玄妙觀 景勝 洞眉舊蹟　施公廟 景異 昔王部將　七寶菴 景奇

三茅觀 景聚　雲居菴 景異 佛印道場　聖水寺 景幽 中峰道場

瑞石山 景奇 雪風洞附　紫陽菴 景奇　寶蓮山 景奇 青衣洞附

清平山 景別　寶月山 景別　壽春菴 景奇 [illegible]師道場

承天觀 景勝

峨眉山竹園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對門居民蝟集不可登覽其餘若海會玉樞皮場火樞文昌關帝諸寺廟景極平濟不足紀也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一

西湖夏　基欒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龢父點閱

湖中勝蹟

○樂天書院出錢塘門躡湖岸即其地也今改玉蓮亭按武林志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理闤闠空虛樓船載妓嘯傲湖山籃輿闖杳徘徊煙樹貧民有犯法者令栽樹數株富民有贖罪者使開湖數畝歷守數年樹木成陰湖葑盡拓蓄其水可以灌田伐其木可以爲宇居民利焉以

其潔似蓮其人如玉爲立祠祀之折入湖岸爲觀舟亭

白樂天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幾處蚤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艸纔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春望

樂天又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　春興

樂天又詩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蹋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誇柿蔕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　春望

樂天又詩餘杭名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遶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幾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夏興

高季迪詩雨晴南浦錦雲擱欲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歸舟　即景

徐有貞詩瞑色隨潮半欲消滿湖涼氣夜蕭蕭一篙明月僧歸寺兩袖春風客過橋屏倒空青山窈窕鏡磨寒碧水迢

遙誰家有酒心無事醉倚蓮亭弄玉簫　蓮亭晚步

夏欒只詩爲思白叟種芳蓮碧浪橫吹致自妍夜月半疑鶴出浦晴風猶見鶴歸田畫船載酒香生席野閣催詩影入箋聊借一壺亭上望居然人世集神仙　飲玉蓮亭

宋价龢詩山光遙映水瀠洄繞徑荷花次第開靜夜聽人搖畫舫涼風縱我放深杯香疑李白攜屐過韻似楊妃捧硯來欲問當年勤政蹟玉蓮亭下數徘徊　遊玉蓮亭

○觀舟亭武林志樂天建其地便船艤聚綠柳成行遊者買舟於此昔時名妓所居今爲居民市矣折過昭慶爲木

明揭

白樂天詩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箬下酴新求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笙絃行翠袖指揮船舫點紅旗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〇水明樓在鏡湖樓之東東坡建按志子瞻常携朝雲於此

今改湧樓

蘇子瞻詩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上水如天

子瞻又詩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

子瞻又詩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子瞻又詩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子瞻又詩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水荷花別樣紅

〇鏡湖樓在昭慶寺之西樂天建往時在杭遊宦者行春則集柳洲亭觀競渡則集玉蓮亭登高則集天然圖畫閣

看雪則集孤山寺至於閱時讌客則聚鏡湖樓兵燹之後其樓已廢變為民居惜哉

潘逍遙詩鏡湖樓上集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送別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閑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間

〇昭慶寺按志為古戒壇吳越王錢鏐八十壽建時有寺僧圓淨者訂緇流古朴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七人結蓮社誦經放生為王慶壽每月朔登壇授弟子法更率浙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之曰昭慶今僧蓋即緇流號也後為棋槃山哇哇宕

王季重詩湖明波靜日初曛隔岸鐘聲水上聞地不匡廬遊亦快人非蓮社叙何分霜須堤葉紅於錦雨浣沙溪白似雲門淨宗風今已杳痴壇劫火尚無焚

〇哇哇宕在棋槃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一泓深不可測絕壁積空方圓約三四畝空谷相傳聲與聲應如小兒焉故以是名之上有棋石聳立山頂遊覽最勝其下有祠乃杭人特建以祀朱蹕金勝祝威諸人者蓋是時在宋死金人難故崇祀焉出為桃花港

唐伯虎詩棋槃石上哇哇宕空谷聲傳應似兒得石尋山觀

不厭因泉問水坐忘疲畫船撐入桃花港羌笛吹來烈士
祠乘興呼僮扶馬去一鞭旋已到湖湄
○桃花港其上爲石堰橋開水以防杭民之旱者俗語云放
湖水一尺可救杭田萬畝蓋湖流皆從是港而出居民
賴之往時桃花滿岸山樓野閣皆東坡舊蹟今已頹廢
折入爲斷橋
夏樂只詩山廻水遶畫樓兼坐愛湖光日捲簾時廻愁雲呼
月飲排開風霧納風恬倦來夢自溪邊引興至詩從石上
拈更喜當年蘇郡守種花爭傍酒家帘

○斷橋一名段橋非也武林舊志斷橋路接孤山以此命名
今觀塘爲樂天東瀛繼築可知非段氏建矣橋頭壓對
葱蒨山光如畫列坐其上落巾峯於倉岸羅寶石於襟
懷初陽臺聳自天依人俯仰瑪瑙山開林麓縱我低徊
春風吹三月之花瑞雪繡諸峯之頂非徒鑑賞更稱幽
情過此爲十錦塘
馬浩瀾詞雪覆畫欄橋銀背鯨睨不勁搖題柱相如開袖手
無耶錯認梅花昨夜飄　步步躡瓊瑤猶勝山僧立斷履
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橈 右調南鄉子詠雪

宋[illegible]祝詞霜林葉落蕭疎枝湖天數鴈飛小樓修竹冷凄凄
哀猿午亂啼　愈牛掩日初低呼童取酒擕扶筇緩步過
橋西梅花雪正迷 右調阮郎歸詠雪
○十錦塘按志樂天築明東瀛孫公重修延袤三丈插柳編
桃鮮明如錦春日遊人蟻集提壺挈榼邀妓招朋夾岸
笙歌繞堤畫舫兼之奇花異艸種種爭妍入世之蓬島
也進爲望湖亭
張元慶詩湖上重開十錦塘白蘇去矣忽流芳天遺霞綵拴
山色鳥弄烟梭織水光千樹同看新柳嫩四時不絕繡花

香望湖亭下心應醉陣陣名姝壓海棠 春遊
王伯谷詩湖橋新柳映青衫日日尋芳碧水灣春滿好懷遊
意爛熳撩吟興客思關波中畫舫樽中酒堤上行人岸上
山無限風情拖一醉閒看舞蝶繞花間 春遊
夏樂只詩錢塘古郭斷橋西堤別陶公過虎溪綠艸半連春
水色黃雲似壓暮山低尋詩毎失奚囊記縱步還宜竹杖
擕自詡自夸仍自笑何如長伴鶴猿棲 清僧
○望湖亭唐人建其地四面迎風夏飲最快遊人舟泊其旁
角技傳觴笙歌雜奏極目爽心可以忘返直上即孤山

寺

白樂天詩盡日湖亭臥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山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飛飛

劉士亨詩西湖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絡腦青娥舞雪錦纏頭旛幢影裏高低寺絃管聲中遠近樓如此風光莫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

張符中詩晴㦸雲橫萬里長出門步步見春光近湖酒閣多紅杏隔岸漁家盡綠楊簫鼓聲寒心自怏綺羅人冷骨猶香漫遊不是誇年少贏得閒情醉洛陽

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塘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仙令人得趣渾忘倦堤畔焚香夜不眠

宋伶祝詩湖亭四望好尋詩南北高峯幾闕奇野梵悠悠宋水面寒鴉泛泛入林淵聲鷗欵乃遊人醉曲渡清歌浪角追好月不妨頻貰酒買風何必費深思

○孤山寺介湖中碧波環繞勝絕諸山唐宋以來樓閣參差林麓蓊蔚散步其上飄然欲仙矣向南直上為四賢祠

張祜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

白樂天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橈出道場盧橘子低山雨重栟櫚葉戰水風涼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宛在水中央晚晨作

樂天又詩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

林和靖詩低處憑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穠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煙遲留更愛吾廬近祇待重家看雪天

和靖又詩水墨屏風狀總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溪橋晨晨穿黃葉樵斧丁丁斫翠微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如畫鳥橫飛南峯有客鋤園罷閒倚籬門忘卻歸

○四賢祠杭人建以祀鄴侯樂天東坡君復四先生者李公泌字長源白公居易字樂天蘇公軾字子瞻號東坡林公逋字君復贈和靖先生四公風流千古杭人念之不衰或有詰之曰李與白蘇三公開湖建堤造梁置閘皆有功德於民者杭民因宜奉祀勿替至於和靖先生清風獨灑何與人事客應之曰湖山雖鬰遊者塵襟不洗

笙歌滿耳勢利塡胸非借梅花野鶴無能爲貴客作點
迷途三賢之中卽能以君復先生又何惡焉前賢建祠
之意良亦厚矣今之妄肆其堂者殊失本旨祠中有四
照閣舊蹟遵湖而北卽林先生墓

僧道潛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絕壁中
開坡月擁遠峰欹處圖坐照不須紅燭可人惟有石爐
煙校讐御府圖書客騎昔還同此日歸 題四照閣

林和靖墓在孤山之陰先生在日結廬其中以梅爲妻以
鶴爲子范希文常與先生遊勸之仕贈詩曰巢由不顧

仕堯舜豈遭人公不就時人器重之下爲放鶴亭

林和靖詩竹樹遶吾廬清深趣有餘鶴閒臨水久蜂懶得花
疎酒病妨開卷春陰是荷鋤常憐古圖畫多半寫樵漁

和靖又詩猿鳥分清絕林蘿擁翠微步穿僧逕出肩搭道衣
歸水野香黏熟烟崖早筍肥功名無一點何要更忘機

和靖又詩閣井夾蕭森紅芳覆翠陰晝岩松鼠靜春塹竹鷄
深[illegible]深[illegible]綠安藏獨有琴顏原遺事在千古壯閑心

和靖又詩[illegible]衣入鋤由遠舍隱居應與世相違閒門自掩蒼
苔[illegible]馬飛黃葉此常嫌有償灌園終亦愛無

機邛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

和靖又詩四壁垣衣釣具稀巳甘衡泌號沉冥伶倫近日無
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蘿雲幽信寄茶
經茅君使者蕭閒甚獨理叢毛向戶庭

和靖又詩遠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
佳客常帶嵐霏認遠郡吳榜自能[illegible]漁槳何苦屬芳
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 題巢居閣

和靖又詩衆芳搖落獨暄妍占斷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

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題園外梅花

和靖又詩吟懷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
私須[illegible]笑胡雛亦風[illegible]解將聲調角中吹

和靖又詩小園烟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池水倒窺疎
[illegible]斜入一枝低畫名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
題憑媿黃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桃溪

陳述古詩城外逍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澄
鮮犬吠時迎客禽儀忽上闌疏籬僧舍近嘉樹鶴庭寬拂

砌烟絲裊侵意荀戟攢小橋横落日幽徑轉層巒好景吟
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高九萬詩玉爾香骨老雲根占盡孤山水月村萬竅泉清洒
竹影極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幽逸身後何勞問子
孫惟是年年花放日遊人席地醉芳尊 卽和靖
○放鶴亭明嘉靖間建今頹壞順治十六年梗陽谷霖蒼文
宗再造登其亭者淸風徐來逈然有遺世獨立之意按
舊志元僧楊璉眞伽發林墓得端硯玉簪二物至明時
李端復葺其墓贈詩云湖外看山小結廬亭前修竹自

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可喜曾無封禪書先生之高潔
可知矣又范仲淹贈先生詩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
醇而先生之謙抑又可知矣吾觀今世沽名下士相見
輙夸聲稱鬔鬆庸流議坐必談勢要登其亭者當塵襟
一洗矣同南爲梅花嶼
陳眉公詩山垣水慢結幽居松逕梅關草不除可喜亭無炎
士贓憑欄高寄自如如
眉公又詩好山好水遜遊欲訪梅關泊小舟差勝敲門投
刺客市中奔走足容投

眉公又詩一灣春水繞山亭野棹翛然諷一經笑傲不臨盤
社約眼無放白又垂青
眉公又詩小艇臨山傍水汀客中無事祗譚棋交非俗吏茎
繁曲短褐無拳不受羈
宋伶祝詩種梅人已去一鶴叫長風野興綠詩發孤情賴酒
准舟移鶯鷺白苔冷落花紅零亂千條樹斜陽細雨中
○梅花嶼按武林志林先生故居也内有月白風淸樓外有
征霞閣諸勝今廢過孤山嶺有蘇小墓
夏樂只詞孤嶼梅花林公舊宅烟水横斜月白無雲風淸不

雨香落誰家 先生一壑天涯憶別時春吐奇葩夏日薰
沉秋來鴈杳悉付征霞 右調柳梢青 別憶孤山
樂只又詞冬夜寞錢塘門外霜風惡霜風惡枯枝折盡梅花
零落 蘭舟不繫凌波棹天寒愈覺貂裘破貂裘破滿腹
雄心爲誰銷却 右調憶秦娥 冬夜孤山
○蘇小小墓按傳蘇小小者南齊時錢塘名妓也顏堅若冰
玉高自雪當時莫不豔稱年少卒葬於西陵之塢芳魂
不沒往往出現花間至唐時有遊覽才人訪其墓者當
見之於夢横種多情遂流傳至今宋哲宗時有司馬槱

者字才仲在洛下寢忽夢一美姝搴帷而歌問其名則曰西陵蘇小小也問歌何曲答曰是黃金縷妾所作也後五年才仲因蘇子瞻薦秦少章薦官因備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湖上君何不酹酒弔之因爲續前詞才仲遂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同寢語曰妾願酬矣自是幽婚三年才仲亦卒於杭至明弘治間有于景瞻者于忠肅公之裔也宦遊京師二十年至湖上過西陵書舍有善乩者景瞻埔之在坐時同席有馬浩瀾者與景瞻倡和拈得十一灰韻遂各成律詩一首而乩亦和一首即蘇小小也 [illegible]

蘇小詩　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蘇小詞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霉雨　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右調黃金縷

王宇泰同蘇小作後 宇泰永章續

蘇小乩詩　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嘆塵埃王孫芳草年年綠寒食梨花處處開郎去排雲向閶闔妾今愁雨望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

南齊時未有律體而小小竟通眞唐人其鬼之靈異邪至于此

白樂天詞　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陰深處是蘇家　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剝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

李長吉詩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艸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歌　歌聲引廻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饑烏弔月啼鉤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笑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綰同心結

辛文房詩　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塘雲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若去開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爐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元遺山詞　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美人圖畫阿誰留宣和名筆內家收　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艸鳳釵頭 題蘇小像

宋楫祝詩　楊柳無情思荒墳草未荄舞衣憐鈎帶歌扇障雲

叢鏡寫波中月眉添雨後山香消蘇小小冢在畫圖間

○小青廬外傳小青者維揚人善詞翰萬曆間有豪士過維揚買妾得小青載之而歸其婦甚妬青每日夜焚香惟禮佛誦經而已豪婦憤之不已欲置青於冷室逼殺之時有一尼僧與婦善青泣訴之尼哀其孤孑無倚慫惥以若蘭心動豪婦遂令竟室孤山屏與豪通往還所給不過贈以薪米而已青閑戸無聊日書丹青數幅鐫尼賚以度日暇即著詩自寫其況字語秀峭武林人多賞之為刻成帙流傳於後今摘其尤者錄之山下為陸公祠

小青詩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拜慈雲閣

小青又詩西陵芳草綺鱗鱗內信傳來與鱗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拜蘇小墓

夏樂只詞薄雪冥迷美人睡起日遲遲嬾教弱態倚樓梯疎簾半捲新愁與屋齊 憶郎封字到深閨別久音書不見提風來閣外冷淒淒透入重幃和梅帶雨啼 古調醉落花

業只又詞昨夜霜風過小園青松亂落夜啼殘籬外喧籬外喧欲夢難成孤衾昨未溫 愁起梅花開幾丈奏樓直掛重簾上寂無言悶無言舉杯着眼相對問寒暄 古調梅花引

○陸宣公祠按史陸宣公名贄唐時相為人端重毅方宦遊孤山其後為之建祠古木高拱臺宇軒然臨湖倚山顧稱偉麗公有奏議行世皆忠義所積過者莫不仰之其右有六一泉

陳所士詩湖岸橫開百尺樓晴簷片片曉窗收忠魂高拱千年石華表長依百代丘燈火夜燒東郭近漁舠晝放碧波流探奇何必尋深壑雨雨風風亦解愁

○六一泉效蘇子瞻集云歐陽公將老稱六一居士來錢塘任孤山與惠勤上人盤桓友善後公遷洛下勤往覲之公促其歸于是作山居樂三首以送勤及子瞻判杭州公言與惠勤相與之美子瞻遂與過往來說法談心終日念勤後歐陽公死為立祠孤山祀之山下有勤公講堂

歐陽永叔歌江上山兮海上峰藹青蒼兮杳噴叢飛霧散兮邀乎青兮天巍嵬削兮壁立於鴻濛崖懸磴絕兮險月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出廣谷

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梟甘土肥兮鳥獸雖雖其人麝鹿兮既壽而豊不知人間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爲春冬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子其往兮誰逢 右山中樂之一

永叔又歌丹英翠蔓兮巖壑玲瓏木聲聒聒兮花氣濛濛石巉巉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嘯夜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爛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幽兮春風嗟世之人兮曷不歸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兮子其往兮誰從 其二

永叔又歌梯崖構險兮佛廟仙宮耀空山兮鬱窮隆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蓊蔚兮藉纖草之芊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顚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才之甚長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爲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 其三

永叔又詩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墻佛屋尤其侈耽耽擬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輝煌上乘有寶蓋宴坐以方牀朔爲棄不居樓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笋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謂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衆飯僧日晏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彊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我能來贈子以短章 送慧勤歸杭

徐文長詩武林佳氣滿城東湖擁高軒立講叢山色迎將皆入畫泉聲入耳半疑空爆花帶雨香猶細新竹摧風致更

融堂外鷓鴣啼不歇臨窗驚起卓玄翁

勤公講堂恭宋時惠勤禪師說法地也中有六一泉竹閣等蹟南渡後高宗改爲延祥觀恭高宗爲康王時常使金夜行見四巨人執杖擁衞於前後登位問諸方士皆曰紫微有四大將曰天蓬曰天猷曰翊聖曰眞武帝異之見其地佳勝遂改竹閣爲觀元明後復其舊今修更麗有折爲西冷橋

白樂天詩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淸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閑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 竹閣

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
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叢恰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
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 竹閣
僧怡然詩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
塢
〇西泠橋一稱西陵橋有二道一通湖北一通湖西皆是橋
經過此地幽僻曲折宋元名人多結廬其旁西折為蘇
堤
張行中詩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鸂鶒避輕橈曉風涼入新

蒲扇膩酒香分柳子瓢狂客醉歸明月上美人歌斷綠雲
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
〇西泠艸堂明初瞿宗吉建野史宗吉少負才與凌彥翀吳
敬夫輩齊名風流倜儻豪絕一時不第窮愁著書所著
有宋元遺事行世死葬西泠橋
夏樂只詞碧梧窗外坐荷掩柴扉蛩鳴苔逕蛙鬧池邊響澈
紗幃人初倦日沉西斜陽欲斷佳月恰遇良時　樹冥迷
冷風驀起流螢亂飛野況誰知豈憶窮途揮淚潸鬢蕭然
念昔雄詞猶在紙床頭畫天涯孰與依 右調西園竹 瞿宗吉

〇蘇堤六橋子瞻守杭時築堤寬三丈高丈許延袤十里介
內外湖之勝望南北峰之奇編桃柳鄰蔭絕春遊種芰
栽蓮涼生夏日就秋月之幽情奪冬雪之佳致簫笙鳳
管唱徹雲霄才子佳人妝成蓬島艤舟而東為湖心亭
仇仁近詩波痕新綠艸新青有約尋芳苦不勝渺徑泥深雙
燕濕柳橋烟淡一鶯鳴山園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暖未
耕十載舊蹤時人夢畫船多處看傾城
仁近又詩西湖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好移寒食清明初
經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轉酒

旗只恐明朝成雨去暗驚濃綠上高枝
仁近又詩斜堤高柳綠蓮天且繫遊人書畫船花事已空三
月後湖光還似十年前洛陽園囿惟詩在江左英雄托酒
傳亦欲扣船歌小海恐驚沙上白鷗眠
高孟升詩畫橋六曲繞湖頭是處晴烟柳上浮淺水龍寒橫
駝鳥微風薰駿弄輕柔金梭隱見鬭黃鳥錦纜縈紆出綵
舟徧倚赤欄頻注目為鞭張緒舊風流 堤邊豕柳
聶東軒詩樹烟花霧繞堤沙樓閣朦朧一片遮三竺鐘聲催
落月六橋柳色帶棲鴉曉聰驄覺聞啼鳥新種妝成與賣

花邊望酒旗何處是吹烟起去有人家
李滄溟詩桃紅柳綠蔭春天渚點烟波倚岸娟畫舫停橈髻
翠袖長堤勒馬踏時烟花朝曾問西泠渡穀雨重登錦塢
巔縱目樓臺窮眺望萬山爭列酒杯前
袁中郎詞堤上微風散夕炎任遊不返夜歸船霅邊梆拂搖
新月樓外觀花宿暮煙　幾夜雨牢天愁荒邨漁火遠悠
悠鵑聲一語橫窗入鄰下麥涼付客愁 古調鷓鴣天
夏樂只詞借問春光何太艷鄰安競指繁華荷香十里泛遊
槎層陰簫管動歡樂是誰家　嘆息年來成一笑壯心未

已堪夸披襟堤外看閒花畫船人載酒樓上響琵琶 布調臨江
○湖心亭樂天遺址宋元以來建亭其上以其獨立湖心名
曰湖心亭孫東瀛更加整飾疊石築土高可一丈寬十
餘畝周圍種花蘗以他樹爲麗舟之所遊人船泊其旁
或登樓看山或席地開宴雲生南浦畫棟朝飛雨過西
山珠簾暮捲醉壞雜沓盡是風光紳縉緇黃都成雅集
焉蘇舟面西爲湖心寺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詞人高

北斗闌横明月滿西湖光散玉樹秋欄娟寒照水心病欲
蘇此地夜遊經九度未知誰解探驪珠
陳抑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指
臺見海上真疑蓬島成碧落墮星圍羽蓋雲根栽石結鷗
盟桃源不必尋歸路共倚朱欄挹太清
楊繼禮詩中流高閣俯清淪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綉散成仙
世界畫圖寫出色氤氳千尋靜碧搖山色十座長橋鎖暮
雲誰是主人能放客不禁朝暝酒慇懃
彭應壽詩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耿芳菲舟迴綠滿烟

光潤山壓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競起畫橋
西岳王祠外聞啼鳥千古猶疑怨馬嘶
○湖心寺即古放生池也孫東瀛改造最勝架曲橋於水上
縱意觀魚疊高閣於峰前隨時翫月董思白題爲魚樂
國外有三塔橫列水中名曰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之一
也蘇舟面西爲醉白樓
湯仲友詩山色波光面面垂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
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
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醉休辭酒滿巵

陳有孚詩烟波萬頃一亭浮獨立湖心泛野鷗四際芙蕖鋪
水面三天劍戟揷山頭帆檣遠岸窻中見簫鼓長堤檻外
收月白風淸眞可愛雨奇晴好總宜遊
洪鐘詩玻璃萬頃碧潭平風度荷香遠更淸遙望西湖好風
景採蓮人在鏡中行
茅鹿門詩西湖遊興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庄十里桃花連
紫陌六橋柳色繞金墻盈盈歌舞珊瑚潤面面樓臺翡翠
妝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已見錢塘
醉白樓西湖野史樂天嘯傲湖山時有野客趙羽構閣最

勝樂天常過其家痛飲竟日竟爲忘形之交羽一日倒
乘吟咏餘墨索其題樓樂天卽顏之曰醉白今在茅家
埠改吳庄
陳臥子詩先生日登醉白樓醉中之意豈醻丘醉坐不礙開
飛鳥醉卧不妨浪蝶遊小醉如花墜晴露大醉如風擾烟
霧白眼雙翻白日斜白鷗時行爭白鷺白梅長壽白雪襯
白鶴多與白雲隣眼前白浪皆白社何如一醉看時人
金溪草堂考志在金沙灘之北虞集伯生書院也其地波
流宕折不夸李相平泉烟柳扶疎奚羨裴公綠野花上
灘聲案間松籟皆淸致也進此則登陸矣
夏樂只詞春水繞蘇堤烟障前溪畫船輕槳逐高低忽然一
霎新月上遠望招提　微雨冷淒淒征鴈橫斷披衣推起
醉如泥貧賤一身憔悴也燈火寒鷄 右調浪淘沙 宿金溪草堂
宋伭祝詞風鎖芸窗柳寒茆屋海棠睡起樓桃熟門前道客
問夢凉坐到春深香滿腹　恨極蜂翻又添鶯蹴尋芳何
必夸金谷一天酒病與花愁惱亂詩懷何處續 右調踏莎行 春遊
白公六橋考志在金灘茅埠之間今爲居民田宅矣往時
桃柳成陰菱荷滿水夏日舟泊其間爲河朔避暑之飲

遊覽最快傍爲朱觀奴宅
梅聖俞詩氷消湖水綠翠若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客
櫂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淸波上風來采白蘋
聖俞又詩晚日城頭落輕舠樹外藏野蜂啣水沫沙渚送荷
香木老知秋早門深得逕凉綸巾聊自檢莫作楚人狂
聖俞又詩爍電將成雨凉風遂入衣靑天忽開影紅日尚餘
輝蛺蝶凌風起蜻蜓點水飛謳嘲不覺晚跨馬月中歸
施愚山詩月出山逾碧烟開樹欲明一時羣彥集滿眼五湖
情遠浦漁舟影高樓鐵笛聲興來思拖甕中夜煮蓴羹

宋价祝詩湖山隨我意一艇泛晴波韉石逐時好停雲俟客過鶩鷺飛野鶩傍柳得新荷無限清凉況橋堤獨占多

○朱觀奴宅浪史朱觀奴者元時錢塘名妓家住鹽橋藉藉有聲奴厭市塵喧雜欲卜居金沙灘置一靜室苦無孔資立化緣簿一冊募高流醵助瞿宗吉愛其才爲作疏補戲撰一詞弁於簿首觀者莫不快之隣天澤廟

瞿宗吉詞傾國傾城佳色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覓因緣天外雲英再現　欲構筠窗松關奈慳寶柱金椽騷人有意贈青錢濤看桃花薄面　右調西江月

○天澤廟按志神爲孫氏名顯忠吳越錢王之臣有功德於民民立廟祀之宋時天旱禱之則雨封天澤侯今其井猶存

袁中郎詩天澤將軍舊有名能爲龍雨祐蒼生至今井水人稱異瀉出金沙徹底清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一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黙閱

湖北前後山勝蹟

○赤霞山出錢塘門直道抵昭慶過石堰橋即其地也山上有宋放生碑真宗時王欽若逢迎上意請以西湖為放生池真宗許之郡守王隨作紀書法極佳臨湖為瞻秀閣

程奕先詩西湖佳處可忘貧況復房家少雜賓飲酒題詩多

紙墨焚香觀書靜風塵隔山湖起錢塘夜遠徑花明葛嶺春漫道年來曾作客霞山又佔一分新（霞山即事　贈樂只）

夏鹵均詩風脉夜臥雨初收枕簟惟增客裏愁亂竹循墻撐不定高松倚石撼無休挑燈坐覺書魔妬煮茗還驚小竪謳西郎久虛名下望才夸沈約向誰投（風夜寄樂只　兄赤霞山齋）

○瞻秀閣按志赤霞山岸斷橋之間其地有閣瞻秀為顔勝地也旗亭雜沓四時佳興滿樓臺畫舫樓遲竟日歌聲來几席風無心而過戸盡是花飛月有意以垂楯咸同放貲冷處鐘聲鬧時靜竹籟出偕寮才子聊毫烟波萬狀佳人弄翰丘壑千重納京荷裏撐孤艇採雪梅邊聘玉驄種種奇觀皆快人意元時高流多集于此詩詞難以盡舉選其佳者載之

瞿宗吉詞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踏歌聲

宗吉又詞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鷗

宗吉又詞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連金谷岸芙蓉洲接綵雲間爽氣滿前山

宗吉又詞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中評酒價觀梅園裏訂春期共醉太平時（右調望江南）

宗吉又詞露葦催黃烟蒲注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臺負採蓮船檢點六橋楊柳但弱綫抱葉枯蟬姝容晚雲寒鴈背風冷鷺鷥肩　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顛況情懷冷落漸入中年掃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閒好脫巾露頂仰面看青天

于國寶詞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　暖風

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
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莫璠詞十里樓臺花霧繞宜雨宜晴山色朧朧春曉楊柳梢頭
殘月小海棠枝上猶眠鳥　繡幌玉人初睡覺試問樓前
畫舫開多少報道尋芳人起早紫騮嘶過香塵道　春興

莫又詞五月涼風來翹院綠水紅蕖紅白都開遍風遞花香
清不斷採蓮舟過歌聲緩　醉折碧筒供笑玩翠盆紅納
高下翻零亂向晚新涼醒酒面六珠衣薄停紈扇　夏興

莫又詩秋靜寒潭清見底玉色蠑螈飛入西冷水睡熟驪龍

呼不起領珠光照冰壺裏　宴賞此時能有幾追憶同歡
今夜人千里試問龍淵深幾許騎鯨欲共嫦娥語　秋興

莫又詞快雪晴時寒尚冱玉屑銀沙紛滿西湖路一道垂虹
如約素裙腰艸色非前度　斷玦遺環愁日暮想像凌波
羅襪應難步欲探梅花無處所山僮遙指林逋墓　冬興

右調蝶戀花

僧皎如詞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事
空歸去　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
點飛紅雨　右調卜算子

○金牛嶺按舊志漢時有金牛起湖中風雨時多見錢王起
兵時此牛又出嶺下常現光怪人以爲潛在其中宋時
有金牛寺其址尚存上爲寶石山保俶塔等勝

○寶石山高六十丈周一十三里上有崇壽寺寺中有塔高
七級名曰保叔又曰保俶武林志錢忠懿王名俶自五
代以來吳越俱屬錢氏後宋太祖登極俶知天命有歸
親往汴京歸地於宋臨安居民感其舊德建塔祈保王
歸後因名曰保俶又云僧保叔所建因是得名非也上
有落星石巾子峯天然圖畫閣皆突兀稱奇又有乳泉

井一勺泉俱甘冽特勝非語言可斯指也下爲大石佛
寺

錢思復詩金刹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紅樹晚逾
青鑿壁巖藏雨嵌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笑正沉冥

夏公謹詩客到西湖上春遊尚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閣靜憑
危午寺鐘鳴亂風湖舫去遲淸樽歡不極醉後欲尋詩

張瑛詩絕頂盤峯秀蛟龍擁地連塔懸南斗下僧問劫灰年
鬼斧摧堅石神功琢懸泉派疑銀漢瀉溜訝玉龍穿彷彿
雲烟滿依稀琬琰鎸一泓通海眼孤涖出山巔皎皎攀沉

月渟渟碧醮天味翻流乳滑歡湧濺珠圓魚躍金梭見虹
飛寶帶懸洗疵如泛雪供茗可逃禪幾許詩懷沁還令俗
慮蠲靜爲仁者學動御知天然渴想椰瓢飲酣宜漱石眠
何人識恬淡終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須痾頓覺捐題一線泉
夏樂只詩萬山雲霧裏一鬨自天開落月疑無路迎風似有
媒畫從心上得圖向鏡中來雅集皆同志春花綴壽杯題天然閣畫閣
宋价祝詩野闊菱高岸湖光返照清無雲山自麗不月水長
明醒眼花開媚撩情椰美輕一樽聊適意詩句付閑評題天然圖畫閣

柳耆卿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
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
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此詞題於天然圖畫閣有客攜進燕京呈金主亮亮甚
愛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勝常作詩欲西湖有提兵十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後卽
其言
〇大石佛寺攷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繫舟於此石上宣和
間僧思淨建寺塑石成佛其大約十餘丈飾以金身鉅
壯可觀寺在湖水之湄高山岩峙綴水淵泓左廊畫面
石孤山錦塘在望蔚蔚芊芊泊舟山前登眺有無窮之
勝寺中有悲慮閣郁青樓沁雪泉諸蹟旁有宋孫花翁
墓
張行中詩葛仙嶺西古石頭祖龍東來夜繫舟不聞登仙入
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鱗
浮幾回劫火燒難盡空對湖山飛白鷗
〇宋孫花翁墓攷宋志光宗時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棄官

隱湖岸西時雜種花木瀟灑自如所著有南渡史行世
既卒葬山下水仙宮旁今祀有爲子久畫樓
仇仁近詩水僊分地塑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薦菊有亭今
作圃掃松無子䕶留墳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隴
雲欲把長簫歌楚些邦儕度曲不如君
〇黃子久畫樓子久名堅後名公望號大癡子久其字也富
春山人愛此山笑兀買室其下今改治圃
高季廸歌黃太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母旁再謫偷桃
兒不生好飲復好畫醉後灑墨眞淋漓嘗爲弟子李少翁

學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縮地術坐移勝景來書
帷身騎黃鶴來去遠縑素飄落流塵緇潁川李公欣得畫
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抚秘記傳自青牛
師池上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空駕雲螭奈
何靈跡久秘藏荒竹滿野猩猩啼尋真羽客不肯來相顧
却借釋子營茆茨我昔來遊蚤春時雪殘泉壑銷寒姿磴
滑不敢騎馬上青鞋白襪挑筇杖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
下有沙石蕩漾之清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臨沐
高鬟垂欲猿忽下藤裊裊浴鶴乍立風澌澌匡廬有地我

未到未省與此誰爭奇掃石坐其涯沿澗引流巵醉來月
照影俯笑爲誰知落㯉樸香滿接羅暮出東澗鐘鳴遲歸
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清夢一斷
無由追朝來覩此圖惻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巳少在我今
未老形先疲人生擾擾嗟何爲不達但爲高人嗤漢南巳
老司馬樹峴首巳釋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眞訣不與陵谷
同遷移仙岩洞府誰最好東有地脈西峨嵋高崖鐵鎖不
可攀援以還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崔巍此山易上何乃遺
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臥浩蕩隨風吹洞簫呼

起徵千古照我白髮凉絲絲傾玉醪爲瑤巵招君來遊愼
弗辭無爲漫對圖畫日夕遙相思
王頵詩樹蓋珠林勝花開翠壁妍濤秋一舒嘯畫裏看詩仙
沈石田詩山色臨流四面生高人于久得閑情似憐少小詩
書誤却喜雲烟鷗鷺盟得月花催新雨後經風柳撼夜禽
聲忘形不覺難歸去何事勞勞慕請纓
○水月樓西湖野史徐渭字文長明山陰人好詩畫不羈每
自號水月道人又號曰田水月蓋渭字分之即田水月
三字也嘉靖間胡公梅林新安人督撫兩浙時有獻白

鹿於至尊者天下督撫稱賀胡公聞文長名令眞艸表
表上上甚嘉之胡公因是益親文長爲建樓設館待之
今改存圖其地青山四映碧水一泓波光吞影錦塘懸
走馬之煙山色迎睐漁艇泛之仙冕之舄十里芙渠開野
岸數聲鐵笛在滄浪登眺既盡雅懷揮洒亦供嘯傲勝
地也旁爲素月樓
夏樂只詞風起樓邊夏晝凉紅葵傍日粉蝶排窗徒惹老大
悲飄流一想年華倘亂紛張　花自開開鳥自翔滿腹雄
心一醉壺觴坐來舒嘯發徵吟歌也生狂卧也生狂右調一剪梅

樓鼎 文長

朱价祝詞弊聲啼鳥催人起庭前噪未休蟬鳴樹上亂啾啾觀書坐小樓　茶烟竹裏兆逃暑吸茗汲溪流閒來無事問溪流可洗得俗腸否　右詞上俊　孫舒文長

○素月樓在金牛嶺下明時有妓韓娟者字素月維揚人善詩歌與新安孫落生相善生卜居湖上韓往訪焉適生出不遇而韓已偶病卒矣毋郎以其骨埋之北山下令善書者傳其容置樓中生歸覩之爲太息仰嘆者久旣而坐日暮韓母因作鷄黍止宿是夜之半月白風清臥

不假寐徘徊於綠陰之下陡聞閣中有女子聲躡足覩之儼素月在燈下也生見之大驚復取酒對容盡酣而睡睡熟夢娟語曰死生雖異情想猶存君勿作隔世觀也妾死湖上與花月爲姻自是不朽人物然容貌不傳人間終與艸木同腐君何不爲我題之生感其言遂取筆題其容韓因拜別而去醒而憶之則又一大夢矣因誌之額爲落畫樓

夏樂只詩鸎啼芳樹惜春殘坐荷樓東念舊歡台質自憐清到骨幽姿那英翠爲冠鬢非芍藥施紅粉淡做梨花雄素

紈兲王巳乘鸞鳳去章臺從此路漫漫

樂只又詩春滿樓頭問柭書蠹娘面上盡詩餘嬌疑花媚河陽縣軟若殊妝金谷醉把酒歸風情嬝嬝游秋得月影徐徐仙源有路人難到那識雲英即此居

樂只又詩明璫烱烱動秋波笑語人前逸致多佐酒旗亭心共醉催詩金斝政無苛玉簫培渡梅花譜象管新翻白雪歌顛倒春風人不解春風其奈客愁何

樂只又詩雲暗巫山客思犄仙宮疑降美人來風搖楊柳腰邊見月引蓮花面上開聲度流鶯非假笑香隨舞蝶未須

媒含情莫把徐陵兒恐誤新詩上玉臺

○落畫樓野史戴文進者進宣德間人善元人畫高曠絕倫不爲謔浪畫家多重之樓其故居也今改愚菴

劉士亨詩錢塘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碧琉璃仙宮佛刹湧金翠簫鼓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適茅家埠吳娃雙唱遏雲歌驚散鴛鴦與鷗鷺水亭入夏薰風來鏡裏荷花高下開蔟漿酪粉共冰梳對花一飲三百杯梧桐葉脫秋風至兕于尋僧靈隱寺深洞老猿呼不應和得賓王舊詩句玄箕剪水落九天孤山突兀銀螺然玉璞駝

人探春去紅椒已破蹂躪邊文進胸中有丘壑揮灑新圖
使人傍伞腸路口樹陰鷗鴨嘴灘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
可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晚來聽煙際
鍾 題文進書西湖圖
楊榮詩戴君舊業家錢塘幽齋獨種青篔簹冰森玉出鬱蕭
爽珮珂時動音鏗鏘一林遙接淇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
京宵白晝風月淸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迥不同況
茲淸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凝稍綴葉相玲瓏素娥
冉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捲卷一凭欄高興滿

襟懷不少佗如氷壺照入窻牙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
同蔣詡映書更覺慕孫康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
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爲君寫此
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窻外無
題文進畫竹

○王叔明畫樓按西湖野史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子昂之
甥也隱於巾子峰下愛其地山水終年不出戶深衣幅
巾濟泊明志號黃鶴山樵與吳人倪元鎭相善今改小
輞川館山上爲智果寺

倪雲林詩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筆匯
風釣絲煙水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 題叔明
雲林又詩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辭竹影摇
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改逸人
羣今年七夕閒多事曝畫緖書到夕曛 寄叔明
雲林又詩秋蛩唧唧雨蕭蕭楮穎陶泓伴沈寥此去不能期
後會淸言聊以永今朝濕雲窻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
潮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橈 別叔明

雲林又詩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翛
警露孤猿掛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
舟同費孝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 題叔明畫
平仲徵詩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芙蓉渠承平公子有
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叱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淸
虛此圖更倚吳山閣醉點南屛春雨餘 題叔明畫
凌彥翀詩畫托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鎭松筠也知谷口烟
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眞 題叔明
高季廸詩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

中祿桂驚人宅青蓮稱子宮鐘鳴樵谷船放茆檣空風
樹驚猿落烟燕去鳥道半生遊楚與對此轉無窮 題王蒙曲水
方希直詩吳下王生號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鹿顯蕩今
白髮與學還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輒歎
詫謂言妙趣追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
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皆脩竹煙雨瀼瀼蛟龍蟠呼
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問知蒙也樂天眞畫工
烏得知其意 題王蒙畫竹

○智果寺宋神宗時寺僧有道潛者號參寥於潛人通內外

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夢參寥子遠訪之與賦詩有寒
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子瞻守
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山縫間甘冷宜茶
寒食之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
火烹黃柏茶適符所夢數武即瑪瑙寺

蘇子瞻銘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
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
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信實弊汝
神 贈參寥

子瞻詩溪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
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
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
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題參寥泉

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
於是胸中滿秋漢皎絕微雲滓當年事危言輒見如脫屣
但貴知我希寧懸不再以風雲果爾符六翮排空起一夕
厭承明抗章求遠邇餘杭古稱雄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

成與不負山水癰答茫末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禽
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
所恃歎語如東風藹然着桃李今朝眞勝事千載足遺美
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紀

參寥子詩淋淋一雨過秋前洗出西湖小霽天蠲烟魚鱗含
倒影飄飄羊角捲荒阡野塘白芡珠盈斗幽浦紅蕖錦繞
虹冷炙殘盃當已飫好來波際望嬋娟 寄東坡

○瑪瑙寺晉開運三年錢王建改宋志此山之下有石如瑪
瑙然以此得名寺側有智圓者號中庸子隱居辯院時

有貴客訪之僧辭以疾曰偶山僧壑奔走紅塵暫留坐
鎮以謝其願何如貴客慙不敢入謝與林和靖先生遊
死葬瑪瑙石上以陶器趺坐其中自爲銘曰清淨本然
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客邇林泉其生平大約如此厥後
寺僧失考荒蕪不治近有僧三豆者錢塘人才致超邁
戒律精嚴皈依者衆自捐鉢資爲師造塔極其整肅下
造愚菴與衆談禪景象一新矣山上爲錦塢初陽臺下
有伏犬泉

中庸子詩莫談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歸松

檜下綠苔芳草自緣横

中庸又詩蕭蕭墓後千竿竹鬱鬱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
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陳論詩雨霽佛窗明苔逕深曲折樹搖高露驚草寄香泉咽
荊林雜清磬烟火倏沉滅寄語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初陽臺在錦塢之上按史葛仙翁修煉於此臺邊有丹井
一口其泉香潔異常明宣德年間大旱居民汲水者多
有好事者入井中從欽甃而下得石匣內藏丹二圓井
竭有一翁在旁偷食一丹復以石匣封一丹投井其泉
立涸如常此翁亦活百餘歲其麓觀海日而覽東吳如
几案間燦若指掌傍有紫陽書院下爲養樂圃

楊仲弘詩彩雲相羅麗華露其嬋娟在水渾疑墮蒼茫孰使
懸崖風梢覩動窗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寂相從訪葛仙

仲弘又詩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巳作高亭凌
半嶺豈辭深夜倚欄杆雲封大壑蛟龍蟄露下蒼林翡翠
寒下瞰塵寰如井底致身何啻在雲端 題初陽臺

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栖息一枝緣
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幕燕雷驚起峰頂棲鸞月送

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 題臺

伯雨又詩一窗葛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京蛤祠
邊閣山寺疎錢樹裏鳴孤嶼横陳爲玉几巾峯縈羅似霞
城擎舟且入雲烟去還我鳳凰雪竇聲

養樂圃宋賈平章在宅也攷志賈秋壑名似道平章國事
故稱之曰平章其圃占葛嶺之幽趣臨孤嶼之清波芳
菲滿目無使觀者叩門羅織萬端不令居民投足時與
妾泛舟湖中斷橋之上見一生覩之遂殺妾縛生以歸
其惡熖如此上爲抱朴子墓

狂客題詩秋壑曾居葛嶺西遊人不敢問蘇堤勢將頗作空
回首事到艱難方噬臍麼死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
題看來祇是孤山鶴依舊梅花伴竹低
湯谷詩擅板輕敲月上花過墻荊棘刺簷牙揩磨巳失金如
意速死何勞玉碎邪彼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散在官蛙
水綠庵上九愁絕日暮山深聽鬼車
丘瓊山詩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
年恨秋壑堂前一夢空石速苔痕猿步月松庭樹影鳥呼
風客來不必頻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林景熙詩當年構華居權傾衡霍地力窮斧斤圓亭與丹
獲花石擬平泉池塘鑿深壑惟聞丞相嗔那識天下樂我
來陵谷間山意已蕭索蒼生膏蘚崖國破身誰托空悲上
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采標麟閣胡為一聲鐘
萬象從此落回首艸萊碑荒煙掩餘怍
○抱朴子墓按舊志葛洪晉人字稚川號抱朴子修煉得道
人稱之曰仙翁見高士郭文舉於大滌山中遂大悟後
結廬西湖有詩傳世下為西湖一曲
薩天錫詩煉丹仙子渺茫間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灰

巳燼雲封谷口嶺長閑千年瑞氣生瑤艸夜半天風響佩
環真境空明自今古煙塵依舊隔人寰題葛墓
○西湖一曲按志即集芳園也其地林泉幽邃臺閣軒墀中
有壽藤怪石昔南渡以前舊物積翠堆蔭仰不見日架
廊疊磴巧若天成高宗時以賜劉婉容者後理宗復賜
似道改集芳園其右即古壽星院
譚友夏詩騎春無事臥山堂嬾去攤書步北廊松逕花殘人
寂寞荒丘壑老月淒涼愁來莫遣詩知巳恨極無聊酒主
張一曲西湖還葛嶺空憐鷗鷺笑平章偶題集芳園

○壽星院按志即東坡前身修道處也元祐三年東坡出守
杭州常遊其院悟前生巳到此地院中扁額皆出手題
記憶一字不謬所謂再來人生有所自去有所歸信非
虛語矣院中有寒碧軒垂雲亭等蹟其右為楊公祠
舒子蘧詩流譜百頃水僊家風靜平湖響釣車寂歷疎松款
逗招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
花覓着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
董思白詩幽齋臨水岸郁郁復青青眺覽空詩眼徘徊倚畫
屏月招花醉客風聽鳥譚經此地堪長嘯何勞叩洞庭垂題

雲亭

陳翥公詩酷暑遊仙寺蟬鳴竟日喧擁樓松拂棟近水竹藏
軒靜規僧趺坐狂驚客爽言煮泉呼小豎洗耳復逃禪暑遊

碧岩軒

○楊公祠公名孟瑛字溫甫嘉靖間爲杭郡守倡議極言開
湖之利浙撫爲公請旨一時湖中葑菲盡除蘇堤前後
魚菱蓮藕之利官民俱賴焉杭民因爲建祠孤山後麓
太守陳公一貫復買西陵地爲公建祠時有迂儒問曰
此青樓故址也公笑曰樂天勤民歛政載妓遊山後有

沉紅眠綠之思即以是址爲公祠又何嫌也遂政之遇
橋爲叠山書院

黃宜山詩移自孤山住此山荒凉茆屋葢瓌玕櫻桃楊柳空
花蔓千古風流滿闌寒

○叠山書院武林志謝公名枋得號叠山宋末人爲元所執
强之仕義不屈爲郡聘書辭之其書云呼我爲牛者應
以牛呼我爲馬者應以馬其堅志高尚如此公歿後元
人毀其居明尉有泉長蒞公來者復其地題曰郡聘處
其地池塘特秀今改水香居

夏樂只詞新桃著蘂柳初黃煙波滄石池塘橫溪曲澗幾迴
廊雨過便傷　讀易香焚寶鼎高歌嬾上藜床爲牛爲馬
聽人方買我顛狂右調畫堂春題叠山

樂只又詞滿地狂風處處吹來繁葉整奚囊千山跋跋長途
懊惱日昏炎又熱最傷懷鷓聲喋喋　蝸角蠅頭磨蕭從
來豪傑更誰堪老大無謀向人囁嚅願從今埋頭莫呼向
全臺華鉄右調風中柳題叠山

○趙好好居西湖藝史趙好好錢塘名妓也善詩詞齡琴遊
者塡門自顏其廬曰春滿園春月訪者更衆有客題詩

其樓有重攜殘酒看西湖之句高宗常至其家見而笑
之語曰此寒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湖自是好好
之名益振下爲鳳林寺

虞伯生詩塡門車騎遶山庄勝日春光滿畫堂得月不知樽
露盡觀花那識野雲香詩題土壁多酸氣字煥綸音賭別
腸殘酒何如殘醉妙而今風雨各凄凉

日廷玉詩環詞度得雪兒歌濃墨斜書碧玉柯醉折芙蓉薰
酒盞裏湖凉似外湖多夏日題園

○鳳林寺按志舊名烏巢寺長慶間禪師圓修居此四十年

樅息松下有鳥巢其旁遂呼爲鳥窠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往見之謂曰師居此甚險答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位鎭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燃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後改爲林寺內有君子泉勝蹟過此爲岳王墓

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刼灰瞿曇寺裏話蓬萊鳥窠無樹山夔泣不見談禪太守來

鍾伯敬詩寂寂青山落落泉飄搖風雨護荒烟鳥巢有路還誰寄浪取禪機壓樂天

車玉峰詩十年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爐谷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啣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閒孤鶴欲尋和靖墓凌空飛去復飛還

岳王墓南渡史王名飛字鵬舉後謚武穆王湯陰人少負氣節沉重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高宗時以戰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反而攘已也陽獎而陰恨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意遂力主和議兀朮寇拱亳詔飛往援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鎭中原嚮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檜欲割淮以北棄之乃召張浚王沂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壞於一旦矣明年兀朮寇淮西張浚畏懦不進詔飛往援兀朮復遁浚忌之飛遂辭兵會兀朮遺檜書言飛不殺和議不成檜因諷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至舒蘄而不進更欲棄山陽而不守而浚又劾王浚誣飛子岳雲與張憲合謀與還兵柄檜乃遣使捕飛下獄諫議万俟卨成之會歲暮獄無佐証竟以莫須有三字擬其反狀然未之決

檜一日坐東牕下食柑翫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竊笑曰老漢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覺遂發片紙走獄中即日報飛死矣年三十九岳雲張憲皆棄市獄卒隗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爲殉種雙橘其上識焉時有建州布衣劉允升者爲飛辨誣亦爲檜所殺後孝宗時有大學生程弘國者訟飛冤詔過飛宗屬其子雷震霖霆等始得全歸詔令從葬棲霞嶺雲憲皆附其旁謚武穆建祠祀之百年之後墓旁之樹蓊蔚成林而枝皆南向蓋公英靈之所感也過嶺即牛臯

墓。

趙子昂詩鄂王墳上艸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季廸詩大樹無枝起暮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北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士祇和戎棲霞嶺上今回首不盡凄情淚眼中

田叔禾詩宋家宮殿倚西湖鼎沸中紛王氣徂輦道秋風飄落葉寢園春雨濕平蕪登高有賦徒含淚得月長歌總未娛惟有岳王墳上草年年新綠慰吾徒

馬琴詩憶自將軍葬此丘水光山色盡含愁後宮粉黛歌殿閣南渡衣冠正氣休六井泪流春澗雨兩峰愁鎖楚天秋英雄不泄當時忿邂逅客詩題滿酒樓

湯恭庭詩王業神州已陸沉將軍祠宇尚留陰和戎翦士渾無策報主孤懷祇此心風木自含南向恨塞鴻空望北來音可憐十二金牌召父老攀轅淚滿襟

蔣赤水詩東來馬首解雕鞍西去龍輿寄漢官水斷黃河旗影滅霜高白日鼓聲寒當時部曲傷心過此日行人掩淚看墓艸不跪宮樹盡大堤楊柳路漫漫

宋翁親詩君臣南渡苟偏安計拙和戎解玉鞍三字冤波秀宋祚一門忠孝恨秦奸誰惜社稷依荊棘恐使朝廷學賀蘭痛飲黃龍成底事中原望斷舊衣冠

夏樂只詩棲霞嶺上紫雲吹疑是英雄血淚垂話防秋殘悲夜雨湖亭酒盡泣荒碑幾人過墓能忘恨何客登墳不肅儀遙望故宮禾黍滅惟餘烏鵲對南枝

宋价祝詩鉦鼓揚天日飛符能戰將將軍添白髮國士暗愁眉報主心無已投戈日尚遲陳觴思再拜血淚灑荒碑

○牛皐墓在棲霞嶺上皐字伯遠汝州人岳武穆王部將素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已一日大會衆軍士令置毒害之皐將死仰天嘆曰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恨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裏尸報君矣若為嘆耳洞嶺有紫雲洞

徐文長詩將軍氣節高千古震世英風伴鄂王嶺上雲霞增慘淡洞中風雨起凄涼淚揮野艸生紅葯骨瘞青山化鳳凰老將至今遺恨在裹尸何必向疆場

○紫雲洞在嶺左其地怪石蒼翠劈空開列山頂層層如厦

層天構寶殿道命工疏剔建菴刻大士像於其中鑿石相倚爲門滿風時來谽谺透出爽氣凄神不可久坐故暑遊最勝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澄泓莫測其底穿石徑而徘徊仰懸崖以延佇居然洞府非復人寰孚爲懶雲窩

袁中郎詩洞口花開三月節果然桃李遍蘇堤遊人不識山僧樂半榻蕭然萬壑棲

李卓吾詩棲霞古洞石巃嵸想自蓬萊落一山剔穴飛泉底世界種花栽竹得幽閒孱僧臥月猿呼夢野叟鋤雲鶴避

顏老堅亦知就此趣未應流寓在人間

○懶雲窩在紫雲洞之下四山圍合竹木蓊蔚菴結其中有池水一泓澈滴見底高僧多集於此上爲金鼓洞

王季重詩循奧幽討遍大壑氣沉沉山葉逢秋醉溪聲入午疾是梨從竹護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至僧縈絮碧陰

○金鼓洞在懶雲窩之頂覆石如屋中有小龕可坐名賢遊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老樹叢竹掩翳僧廬怪石奇松徘徊遐外嘯咏一壑深不可測人傳昔人鑿石聞金鼓聲而止以此得名旁爲白沙泉

夏樂只詩石龕僧入定梅萼護禪關渾木深藏谷流雲夜閉山猿啼當月落鳥語揀人閒金鼓名何著泉聲在樹間

○白沙泉是泉之美都人士俱賞之其名與虎跑並著而尤宜於烹茶其下爲無門洞黃龍禪師道場

宋吟祝詩一逕通幽處泉流出白沙梅心堪比潔竹韻少分譁澗僻僧偏集山深世漸遐欲留天已暮策杖過棲霞

○黃龍洞在無門洞之右按志其地爲掃帚塢屈曲深幽有泉穴在石巖間深渺不可窺視舊傳有老龍巢此後理宗時大旱召僧慧開求雨霧起巖間儼然有神物蜿蜒

[illegible]而出盤松上其氣茀然僧趺坐帝問何故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果大雨至又西爲淨性寺

○淨性寺按志唐乾德年吳越王錢氏建通小嶺爲青芝塢宋時芝艸滿山兆應高宗之壽靈鹿青狐多産此地寺外有青石橋其下清流不息從玉泉而出有青橋菴古蹟

○青橋菴西湖外傳宋琴操修道地也蘇子瞻守杭時有名妓琴操者通佛理解黎梧詩史倒口而出子瞻異之一日偕往湖中戲與談禪子瞻爲上座拈老僧狀大聲問

曰何謂人中景操應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是天一色又問曰何謂景中人操答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朶雲又問曰何謂人中意操應曰隨他楊學士鱉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笑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自是大悟遂削髮為尼結菴芝塢兄泉流如玉買青石為橋架之今其址尚存右折有淑真墓

琴操詞勞情萬種愁別恨樽中酒野花悠悠石上飄零落樓頭鄉　不羨黃金殺那堪粉黛埋春風三月有時鬧遮不盡梨花飄 右調卜算子

琴操又詞梧桐月夜開新霽拭目高樓遠睇戶外風搖棠棣徒憶我兄弟　年去身勞無活計環堵蕭然頹敝回首不堪流涕野志航蘿薜 右調桃源憶故人

夏樂只詞波浪門前過傷心處最苦是青樓憶蘇小西陵莫愁湖上月臨高枕睡也堪羞斜陽晚湖亭人酒散簫鼓清歸舟寂寂煙波寥寥殘夜郎歸曲院人倚街頭　舊事知叅否禪機和佛說暗想源流可喜孤情寂夜傲俗莊周向人間輕薄笑為鬪鼠等作蟹蜩說甚因由多少紅顏麗色塚遍荒丘 右調風流子贈琴操

⊖朱淑真墓武林外傳朱淑真者錢塘閨秀也善詩詞工書翰因所偶非人遂憤悶而死常與宛陵魏端禮夫人相善夫人重其才真死收其遺稿題曰斷腸集大爲行世後卜葬於青芝之塢其地萬竹臨流喬松挺秀泉沸沸以迎風石蒼蒼而濕雨小巷孤磬聲飄天際之雲幽壑啼猿慘斷林間之月時一士讀書其地夢淑真告之曰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人問曉覓往訪魏夫人爲索樓登梨焉是夜夢淑真叩扉道謝此士遂名重當時

隣爲張簉墓

朱淑真詩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酲不解倦梳妝强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 晚妝作

淑真又詩門前春水碧如天座上詩人過似僊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何獨我無緣 湖上感事

淑真又詩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却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 初夏作

淑真又詩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盈秖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對楊妃 咏雪呈魏夫人

淑眞又詩一點愁侵兩點山燭花影裏粉容閒永清那怕楊
妃妬靜夜無言月照顏 詠雪之二
淑眞又詞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
前飛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 滿目山川聞杜宇便做無
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却下瀟瀟雨 右調黃金
○張憲墓在履泰山倦姑嶺下攷志張憲爲岳王部將及秦
檜王和議殺飛無可爲証乃命王俊坐憲與岳雲謀爲
不軌廷鞫鍛鍊身無完膚憲不伏罪廷臣万俟卨乃妄
造招辭逢迎檜意遂殺之後追封其墓謚烈文侯其山
麓爲葯洲園
○葯洲園賈似道門客廖瑩中園也瑩中字羣玉錢塘名士
善詩詞工翰墨嘗撰福華編逢迎秋壑賈甚喜之其園
芳菲滿逕千紅萬紫秋壑勢遁出師瑩中參贊軍務知
大勢已去食冰腦一握將死羣妾痛之不已瑩中曰我
從丞相二十餘年享人間未有之福可以一死謝平章
矣後賈敗拘京師謫高州道過木綿菴爲鄭虎臣所殺
而瑩中先死爲計早矣西爲玉泉寺

○玉泉寺按志南齊時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
掌出泉晉天福三年建寺其水清泓見底宋理宗書玉
泉放生觀者雲集池可覽鬚眉因名曰玉泉其後爲
靈峯寺
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淸淨兩無
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興盡觀魚去知我是何人
吳廉靜詩搖旛家家雨扶犂處處村艸深迷谷口樵客擁籬
根聚水如魚樂尋苔得鹿痕流泉長不息朝暮過柴門
○靈峯寺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寺內有
翠微軒眠雲堂諸勝幽僻岑寂人跡罕至出塢爲秦亭
山
夏樂只詞醉裏星横木落醒來漠漠錯認秋光月過西村更
覺旅況凄涼雨離離松濤出谷風颯颯樹葉敲窗征心傷
不遇司馬泣斷腸 難當禪燈蕭索少年豪氣歷盡風
霜劍氣雄心奈何哉困此書囊暗飄香怡人桂子呼嬾子
莫上眠床做文章離騷一卷對我顚狂 右調玉蝴蝶夜坐翠微軒作
樊只又詞風急亂驚前月映新晴正好眠薄薄孤衾終歲冷
甚憐高歌枕上嬾如顛 懷想昨宵吉夜梵樓頭耳畔喧

燈下勞人休也未延延五夜寒雞報曉天右調南鄉子　僧默雲堅作

○秦亭山西湖外傳此山爲秦少游所賞建亭其上時東坡爲郡守日與盤桓汲兇泉煑笋羹爲樂有僧參寥者善詩詞三人相友最善子瞻每與坐談竟日忘返下有兇

兇泉佛惠寺進法華山

夏樂只詩林樹鸞秋爽葉聲菊堂野集好藏名芙蓉花外間人雲洗冊桂枝頭小月生揮塵幸多新語積尋幽不覺宦緣輕山僧享客烹新茗笋栗相隨更有情

○法華山按志其地土色鮮著山水秀麗茶笋梨栗遍山穀

他產獨勝四時花木森森尤多梅萬王方平嘗遊其地飲泉水而甘坐終日不去人題曰方井其亭有米元章扁在上今壞進即西溪水竹塢

宋价祝詩竹水陰陰擁翠岡梅花爛熳靄春陽幽疑孤嶼寒生月澹若羅浮夜吐霜一咏一觴來野客真山真水出僧房方平本是仙家種汲水烹茶井亦香

○水竹塢有局杞慕苗劉之亂杞與兄周格同起攻賊義震一時

○西溪梅花之勝名著武林其地頗饒山川佳秀高宗南渡欲因之建都故今名西溪留下留下者留以爲都也後卜地於鳳山下今爲鎮焉郡外有薦福寺古蹟

王季重詩尋梅踏破綠溪煙溪上積光處處妍花信無心傳野客幽情似約到山巔巡簷每索騷人笑繞閣長依老衲眠獨恨春風情太薄重來不復續前緣

磊落生云此地梅花最著遊者輒甚然未聞於梅有篤嗜也予每當春月提壺挈榼泥殺遊車惟使花神貢笑讓磊生顧人亦復潦倒如是予因怖而悟之致當梅信未真發爲採賞及其已落復用挽詞弔之正如幽夫貞婦

含情纏結古人必表其芳烈庶於花無所恨也爲吟八首

採梅之一獨卧溪齋烟水寒暗香偷入夢魂酸似疑野信當正月鵲噪簷頭夜未安

訪梅之二春明冬淨雪將微遥步梅關信已非郡酒半醺山氣暮寒鴉啼送野人歸

待梅之三梅萼初青葉未紅此行端欲待東風清齋無王堪長宿坐戀花枝綴酒融

撫梅之四嫩草乘趺坐萬花花陰片片傲流霞孤山道士如

何處欲泛湖頭放一棹
臥梅之五春風釀雨泛輕舟片片花飛逐水流雪浣枝頭清
似練倦來客夢剡溪遊
別梅之六十日梅園與巳酬香沉雪盡葉將藍野人有酒須
當醉不醉空歸花也慙
挽梅之七春老花明競鬬芳新紅嫩綠出園牆那知雪骨冰
肌女一別無音憶斷腸
夢梅之八珠沉玉碎杳無音水綠山青何處尋野叟巳辭孤
嶼月寒林夜雨淚沾襟

○薦福寺晉咸和中建後改撥宗吳太后墓其地梅花萬樹
高宗題曰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邃極矣西為石人嶺
董嗣杲詩漁樵畊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
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每逢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闌障塞
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僧還有別乾坤 過西溪遊薦福寺
張可儒詩落落人煙似曉星縛茅為宇石為亭縱橫野水天
連碧遠近晴巒夜對青犬吠雞鳴詩上意雲深樹密畫中
形陶然一醉郵家酒滿路春風吹不醒 飲西溪酒家
夏與誠詩晴香疎影句難傳景入空林色倍妍雙舘夢回春

似海與園坐飲日如年娟娟月上當三五梨花開盡十
千獨鶴未歸林逋宅孤山亭子恐凄然
○石人嶺按志峭拔凝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府名
玉女巖深邃可玩北山盡此矣
王季重詩一嶺透天目千溪叫雨頭石雲開繡壁山瀑瀉寒
流鳥道苔衣滑人家竹語幽此行難作路數武隔年遊
○俠老碑野史西溪梅花最著有一士避兵其地相傳為越
西大家子才人也客遊巳久倦而居林與酒傭區相近
傭倚西溪富民梁道溫為債主家一妻有殊色傭粗悍

無匹妻歉之因與生狎梁老習聞之雅多愛生才而中
曲庇生常具酌延生為賓生不就老有一女字嬌孅貌
奇醜而家計不貲不輕以許人人亦不敢輕以求老老
欲以此女歸生生知其女之醜也以有妻在室郤之老
亦不以此終强生卒相待如故生與傭婦狎巳久婦懷
孕而傭尚不覺婦設策告生曰梁老愛俠雅與君厚何
不借多金以售我身生不應且擬且信一日過梁老語
曰某抱才以遊天下者有日矣貧且憊交相為因吾翁
義至高不相棄而反相為憐藴何難也卑人命不猶托

身山水間以貧僊之軀而喜行杜牧韓翃之事吾翁得
無間而笑之耶翁哂曰生可能爲杜牧韓翃我獨不能
效于暢韓滉乎生唯唯而去密告酒傭婦婦笑曰梁公
嘗有以處君矣是夜大雪西溪得兵遏婦女背避山曲
傭婦乃得乘其隙買一舟與生潛遁他處人以其婦爲
兵所挾也殊索之不得欲自殯生復來西溪以其情告
梁公梁語曰吾有女奇醜蓄意有年欲歸生不得也今
生與傭婦貌相敵而情愛相洽婦得生而諧鴛儔生得
婦而成鸞偶亦人情之所慨也而我實有心焉耑以吾

女配酒傭多與金以息其怨絕其望汝之終身遂矣生
駭之老遂以其女屬生媒以歸傭傭小人也一旦得多
金而獲冨人女神氣爲之頓落而老果於是夕遣歸傭
陪陏隨焉傭大快非但不疑生而反德生矣生遂與傭
婦買一室卜居他處老猶念生之貧也復以百金爲賀
老俟佛而終傭亦致冨焉未幾生登第率婦子拜其墓
題碑曰西溪俠老今之遊觀者過石人嶺可攷焉

夏樂只詩西溪浪士聲嗚咽坐對梅花花氣接不見隣家梁
老翁髑頭但見孤墳俠孤墳鬱鬱草芊芊山外蹉跎不紀
年自從人識梁公墓風流嫵媚至今傳傳來此事真可怪
嘖嘖書生貧且僊一朝浪跡誤桃源風流遂結相思債梁
老梁老何其賢貢金用意費周全始終設得傭人怒自顧
床頭不用錢孀娥女兒貌雖醜生長豪門那得偶無端身
嫁酒家傭此俠從來真不朽扁舟雪夜渡陰山才子佳人
計亦難不是梁公能棄銳鴛鴦何日得重歡重歡得意佩
朱紫生葬成名翁已死秖今留得舊時碑梅子花開開姓
字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三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西勝蹟

○屺巘嶺由錢塘門繞舟登岳墳再進即其地也有宋濟王墓在焉王名竑先是寧宗無子立爲東宮時史彌遠當事多行不軌王目之甞曰吾登位必殺此賊史因與王有隙寧宗病篤史遂與楊后謀立沂王是爲理宗時汰湖賊潘壬反王封湖地賊擁之史因稱詔擊賊賊敗王受誅京師葬此進爲行春橋

○行春橋唐時建通靈隱三竺路西山發跡於此接九里松

○九里松考志唐刺史袁仁敬所植青松夾道綠蔭交加一行九里翠色染人並騎可以安驅偕行可以把臂旁有

韓王别墅

張光弼詩結驂問青郊松陰九里道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橋偃蹇成芝蓋蕭疎蔭畫橈相逢何所贈惟朔保後凋

夏公謹詩百擁雲碓入千峰飛蓋行穿九里松長晝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根無葦偃得相從

○韓王别墅史王微時有妓梁紅玉者充樂戶值班丞相府王時爲卒徒性好飲漏當午醉臥艸地上梁過之軒息作如聞虎嘯聲梁大驚即之乃世忠也遂許偕老後韓屢戰有功進爵爲王皆氏助之及歸老構墅與梁種花爲樂每當春月紅葯牡丹濃桃郁李之類艷絕一時高宗常遊其園題曰萬花谷後理宗時平章門客廖瑩玉佔爲巳業自稱花史自宋祖元興元祖明興其地花猶不絕今改傳氏園林遊者多至其處上爲未墓

夏樂只詞隴上東風何誕一夜梨花吹散芍藥不勝愁却顰朱欄牽幹春斷春斷淚與落紅堆滿

說詞儂來時散悶蒼苔踏破花陰處處留人坐最惡妬雨一夜經過爛熳把殘枝折挫　牡丹幸得未洗臙脂藥箇浮朋進酒與姿接春去也發狂吟提壺擊唾惜流光莫受蹉磨右調鳳凰閣

○朱弁墓考志朱弁字子章婺源人建炎初副王倫使金議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强之仕不答及粘沒喝死乘其隙以金情具聞於朝常與使金諸大夫會必曰我

死幸瘞我道旁題其碑曰宋副使宋公之墓吾願足矣
値徽宗大行哀辭畧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
猶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
天高宗讀之感泣後全節歸改直秘閣卒葬於仙芝嶺
地近韓園其孫端明者亦種花買秋壑將過其園欲取
其佳種端明盡伐之移從他處進爲石蟹古蹟
申青門詩杖旄歸來日山花擁艸堂綠雲開黛色曉日接清
香斗酒鶴聲下微吟夜梵涼百年培植物豈肯媚平章
○石蟹古蹟按志宋端平有僧智月者善談經一日與諸比

丘說楞嚴偕前石中隱隱有聲如蠶蝕葉即之乃蟹出
石穴徘徊聽法不去倏忽復入石中不見其影後好事
者剖之其石竅穴玲瓏如蟹盤礴然今其跡尚存上爲
古先生墓
僧守仁詩神鰲駕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加晴帶浦雲穿
石溜雨隨山霧走寒沙玉臍圓映波心月瓔沫香浮沼面
花擬待春風招社集焚香宋試九溪茶
○古先生墓先生者無名唐時隱君子也與文喜無着禪師
善考高士錄先生居武夷山十年又居廬山十年後居

天竺死葬偃芝嶺先生爲人學不爲佛而心是佛故人
以古先生目之常自掛一瓢飲金沙澗水而甘自足終
日結茅菴僅蔽風雨採薇蕨野笋就無着飲食於焉終
身每登嶺長嘯吟詩自贈曰仙嶺有異人自號古先生
採藥不爲隱葬芝非藏名寂然有道心恬澹是其倚家
無顏孔書出處豈求榮葛衣足禦寒樵蘇可代耕山蕨
呼作友野旄締爲盟天風時時來松籟與齊鳴斷江無
我飲千載少聞評其大概如此對徑爲了義塔
○了義塔院按志即圓覺寺也有僧守璋善詩賦高宗嘗遊

其寺御書贈詩二首西爲黑觀音堂
僧守璋詩艸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
飛
高宗御詩古寺春山靑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汲巖擬欲增
茶典暫就僧房假榻眠
高宗又詩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淸涼人人圓覺何
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
○黑觀音堂乃黑漆未救金相也舊傳弘治間有大璫進香
天竺二寺從此道而過見一靑衣女子匿入此菴即之乃

大士像也因此進香者必至其堂遂爲集慶寺

○集慶寺宋理宗閻貴妃建閻妃甚寵倖明豔絕倫是寺之建詔令較靈隱淨慈天竺三寺更加壯麗一時喬木俱伐人作刺曰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帝怒捕之不得西圻爲合澗橋

倪仁近詩半生三宿此招提艰底交遊更有誰頋愷謾留金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亨紫笋猶含籜自摘青茶未展旗聽澈澗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合澗橋在飛來峰路口北澗從靈隱下南澗從天竺下兩

澗相會名曰合澗過卽飛來峰

白樂天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飛來峰界乎天竺靈隱二山之間其峯怪石玲瓏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縱橫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蒼藤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虯龍蔚蔚葱葱無非佳致晉時有僧慧理過此山而嘆曰此乃竺國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因卓錫結菴其旁名曰飛來峰峰頂有一石筍衝天而起名曰靈鷲以其奇突絕倫故以竺國之名名之也旁爲龍泓洞

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稜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颯氣卓泉滴雨花凝猶憶烹茶處朋來話葛藤

張翥之詩舞蛸翔鸞勢拔乃嶢嶭幽壑欲飛懸詩窮輸墨還難就畫盡丹青意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邦疑深處可通仙冷泉亭下西風起攪亂枯藤石上眠

○龍泓洞按志舊傳有人入洞數里聞櫓聲以其通江上有老龍棲焉名曰龍泓鄰爲呼猿洞

○呼猿洞考志慧理居此山曾蓄白猿爲侶宋時有僧智一者倣其事亦蓄猿每當飯時呼之卽出下爲石門澗

陳章侯詩飛來峰半鷲峰巔慧理傳燈已有年洞口老猿呼不出野狐何得與談禪

○石門澗其水從冷泉瀉出突石橫流淙然有聲聽之令人忘倦過橋卽冷泉亭

宋份祝詩未暇參來去先從石澗遊尋幽隨壑轉訪逸得泉流火燥無妨夏風涼不待秋茶蘼蹬谷遶康樂足曾投

○冷泉亭在靈隱山門高不倍尋廣不盈丈撮奇挺秀物無

遁形春之日艸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寮氣夏之
月風凉泉冷可以蠲煩破悶延人幽情山樹爲蓋岩石
爲屏雲從棟起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如濯足於床下臥
而聽之猶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
心口之垢不待盥滌輒見除去進爲靈隱寺

白樂天詩石門無舊逕披榛訪遺蹟時逢山水秋淸暉如古
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岩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
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
澗聲潺湲空旦夕 題山門石壁

樂天又詩在郡百六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
開黃紙除書到靑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賓從亦徘徊寺
暗煙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靑苔漸出松
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 留題天竺靈隱兩寺

蘇子瞻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
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
相縈洄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作靈
隱居葛衣艸屨隨僧蔬履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
四考中書 贈方唐林夫於靈隱前作

曹既明詩朱欄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艸樹香山影倒沉波
底月夜闌相對瀉寒光 題亭

張光弼詩小朵峰巒擁翠華倚雲閣外是僧家憑欄盡日無
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 題亭

林丹山詩一泓淸可沁詩脾冷暖年來秋自知流出西湖載
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題冷泉

靈隱寺按志晉時建僧慧理道場寺包山外幽秀難爲上
有韜光北峯勝地名人題詠最多近有具德禪師集衆
衆禪此地梵宇一新僧寮盡整舊傳駱賓王避跡此山

披緇薙髮隱韜光菴有客宋之問者宿殿光不寐題詩
剏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二句後韻難成冷哦不已
有老僧坐禪榻下接聲吟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
浙江潮之問異之撫掌大快再令其續又云桂子月中
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得泉遙 剖竹也 霜薄花
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入天台
路看予渡石橋吟罷下山而去訪之不得人疑以爲駱
賓王也寺右爲北高峰

張祐詩峰巒開一掌朱檻幾迴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漲
潭水濯石照苔蘚好是呼猿久西岩夜響連
賈島詩峰前峯後寺無秋絕頂高窻見沃州人在定中聞蟋
蟀鶴從棲處掛獼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
身欲懸帆心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
謝公卽康樂也曾出家
兹地有客兒亭古蹟
夏公謹詩崗歷嵯峨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晝老僧初
入定倚石野客忽重來林深祇樹雲霞遶地迴諸天日月
回世上宰官原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

○北高峯在寺右石磴數百丈曲折三十六灣方躋絕頂唐
天寶間建塔於上羣山屏列湖水鏡開雲光倒垂萬象
濆集時而漁舟夜唱聲自天來山禽暮飛影從雲落景
象不可名言左爲韜光
蘇子瞻詩言遊高峯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
涼霧霏岩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木鄉相
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
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
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黎床心知不復來欲歸

更徬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早霜
姚山人詩高峯千仞石嶙峋曲磴躋攀得撰分一路松聲長
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上方樓閣參霄界下界笙歌遠近
聞試似當年蘇學士登臨處處有遺文
張岱青詩擬來欲送登臨目任杖高攀第一層浮氣倒看天
漢翳松增常見白雲封千家樹色迢迢影萬壑春烟靄靄
重便欲從逃人世外夕陽半嶺聽疏鐘
○韜光菴舊志唐有僧韜光者辭師遠遊師囑之曰遇天可
前樂天郎止及遊靈隱値樂天守茲郡僧曰吾師之言

驗矣遂卓錫居此樂天聞之嘗以詩相僧人城僧不至
其地怪石嶙峋松竹夾道洞壑相接幽冷絕人路牛爲
岣嶁山房
白樂天詩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濾泉沉葛粉洗手摘藤
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送韜光僧
韜光答詩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
玉勒惟知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
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

楊蟠詩寂寂背前艸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田叔禾詩高閣迴虛氛迢遞積翠分漁歌湖上起夜雨谷中
聞竟夕惟清籟諸天盡白雲倘逢鸞鶴侶從此便離羣
王伯谷詩攺朔逢流火輕舠湖上行兩峰爭出沒一水隔陰
晴寺寺藏雲氣家家枕澗聲不辭沾法雨來謁古先生
胡應麟詩峭磴危梯萬仞懸嵯峨飛閣架蒼烟天浮海色雕
欄外日蕩紅流畫棟前玄鶴欲攜珠履客青鳧特貯玉臺
仙誰言康樂題詩舊婺女猶留筆似椽
王季重詩雲老天高結數楹濤呼萬壑盡松聲鳥來佛座尋

花去泉入僧廚澆菜行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撑湖
明奇峯占絕杭州勝留與韜光作隱名
○句溪山房其地石筍嶙峋蒼藤橫繞絕人世之遊蹤近諸
天之勝界涼生竹籟爛士可藉長眠響起松濤書幌恰
因助韻雨離離頓開溽暑風瑟瑟雜入絃歌下帷不厭
其寒讀古尤嘉其寂遊至此無復人間世矣外為澗西
山房
王季重詩亂苔膏古蔭惜綠蔽新芋鳥語皆香譯泉心即佛
禪買天應較尺餘月取鄰錢多少清涼界幽僧抱竹眠

○澗西在岣嶁山下有水一灣石橋橫架欄房傍橋而居疎
籬翠竹野閣寒梅點綴俱非凡境出寺為包家庄
郁子升詩飛來峯下綠成陰倒入僧廬一逕深枕上聞流終
夜雨山前覓路萬重林猶存舊業依巖石好傍新篁聽鳥
音爲問橋頭西澗水當年刻木可如今
子升又詩山疑斷處石橋連古寺疎鐘雲外懸烟點數峯遙
谷雨楓酣九月醉霜天當窗老衲連朋坐入逕遊人愛竹
牽更有澗聲流未歇終宵如請伯牙絃
夏徵君詩叫醒愁雲壓山光悅我雕庭無塵士跡堪著絕交

書
徐雄文詩翠竹依苔石深松擁小樓圓無三徑跡何處結羊
求
○包家庄考志葛仙翁舊遊地也有望仙亭古蹟其地遥接
靈隱屈曲巖阿重疊丘壑泉灣灣而細流橋兀兀以橫
僧飛觴醉月風生閣外之濤開筵坐花鶯囀林間之兩
重巒列嶂總絕塵寰竹欄松軒居然闤苑對戶為無着
禪師塔
夏樂只詩北山高隱混樵遊一榻風回夏欲秋林樾有聲寒

鳥語蓬窗無事雜花愁軒來白月移高枕滴渡清歌出畫
樓到此塵襟俱一浣未須投足謁鄉侯
宋淯仙詩翛然屐齒踏荒烟艸篛藜牀任意眠風引竹聲傳
客逕雲擁花谷助詩妍圖書燦爛開心壑硯墨驅馳掃雪
箋假我遨遊遲宦債騷然勞緒自無牽
○無着禪師塔武林志師名文喜唐人瘞骨此山下韓侂胄
謀葺其地乘夜發塚見師在龕中容貌如生指爪屈曲
盤體胄驚遂掩其塔出合澗橋爲下天竺寺
僧肇海詩一定空中五百年何因[illegible]塔起頹甎世間多少麒
麟塚過眼誰人贈紙錢
○下天竺寺按志慧理道場寺後崖壑蒼蔚不可縷數觀者
得之寺中有翻經臺爲謝康樂古蹟登山則靈鷲矣
張祐詩西南山最勝一派是諸天上路穿岩竹分流入寺泉
躡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道塔明
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猶遺恨更看峯頂蓮 題寺
張仲舉詩石梁濺水瀉蒼苔隘洞旁穿澗底回殿閣瓔珸從
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蹤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
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 遊寺

夏樂只詩寒山深樹夜啼鵐滴宕園林野士家雲洗薜巷庵
桐冷霜迷花徑艸橋斜清尊日落吟陶秋香飯晨吹養邵
瓜自是等閒銷不得三生憶舊定無涯 題三生石
樂只又詩爲選山棲人谷行翛然高寄此山清泉深澗飲龍
泓水樓小閣依鷲嶺晴雨洗晴巒雲欲起風搖亂竹鳩無
聲猶留此地能忘暑奈有蓬心夢未成 題下竺院
樂只又詩靜聽經聲出講臺幾人得放醉春杯曲江宴罷謁
臣老梓澤詩成名士頹夜月有情猿共嘯山花無主鳥尋
媒禪心未許時流問客子當年去復來 題翻經臺

宋价祝詩十年學道我迷津遁跡山居遠市塵曾賴高梧陰
避日心隨流水冷棲蘋聲宋錫啄清冥夢影絕囂紛古照
人不謂世緣今未了言從慧理與修鄰 訪理公舊蹟
○靈鷲峯一何瑞光塔往時有神尼建菴其上星落山頂其
光接天故名瑞光亦慧理道場按志靈隱天竺合爲一
寺故樂天有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門作兩山門之句
對山爲月桂峯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玆山狀若珠璣唯
衆奇目有異人識之曰此月中丹桂子也道以名峯故

宋之問詩有桂子月中落之句時爲稽留峯

僧慈禾詩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落祇爲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欹嬋娟含素影瓊亂下宮娥呆客珠璣泣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須禦天詩

慈禾又詩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爲借仙家樹移來佛國山嬋宮人可近鷲嶺世稀攀他日霜寒裏松杉相倚閒

稽留峯舊史有客許邁者入此山不出採藥茹芝有終焉之意邁常與王羲之書云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瓊芝瑤草漢末得道之士花焉後不知所終或謂邁羽化於此對山爲蓮花峯

夏竦君詩許邁曾云在此山深林幽壑水潺潺金堂玉室無人見瑤草瓊芝有客閑坐對蓮峯花萬疊禁蓮桂嶺竹千斑仙都自是塵難到萍跡稽留應不還

蓮花峯在下竺寺後稽留月桂二峯之對山也石逕離奇峯巒突聳觀者如蓮瓣然因以名峯下有三生石

宋子遂詩靈山峯似白蓮開石港重重去復來景倣諸圖嫌畫粉偏夢遊閒花半疑猶寒猿夜月啼空谷老鹿秋風臥翠苔到此可忘人世事斜陽日落好啣杯

三生石在寺後修竹千竿穿石罅而出幽悄絕人下有幽溪達香林洞唐時有李源者京維人父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道長安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遊京師乎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取荊州路舟次南浦見一婦錦襠負甕而汲澤曰此吾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今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視我以笑爲信笑十三年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三生石旁源聞之悲悔爲具沐浴而澤遂坐定去矣過三日入婦家求食見一兒浴盆中相視而笑遂別去遊蜀十三年後遊浙居天竺院登三生石忽然而悟澤遂適有一牧豎叩牛角而歌者觀之即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惟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捲牛入烟霞而去上爲香林洞

袁中郎詩此石當襟尚可攜石傍斜插竹千根清風不改疑
圓澤素質難雕信李源墜入烟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無
痕兩言入妙勤修道竺院雲深性自存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考志舊有香林亭其景千岩競秀萬
壑爭流鶯聲撲夢春風笑二月之花雁翅排雲秋樹織
千行之錦坐覺快心遊亦炫目寂寞中之濃豔也行數
武即葛塢
董嗣杲詩日月巖頭古翠埋錦雲深隔洞門開蒼藤匿石無
根活靈樹何年有種栽氣襲荒烟凝麝過暖熏山雨引蜂

來空亭誰領幽情坐雲鶴同行礙綠苔
萬初菴詩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在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
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葛塢考志葛稚川修煉處也舊云葛嶺之上有煉丹臺葛
仙翁井今又傳葛塢大抵仙家奇迹非滯一處故又有
葛塢葛井之名下為曲水亭
僧圓澤詩仙去遺蹤在冷冷翠岳邊冷光涵碧甃瑞氣瀉寒
泉月映冰壺淺秋清石鑑圓羽衣居止近閑汲灌芝田

○古曲水亭武林志亭邊有水曲折可以流觴古木喬松環
蔭其旁夏日令人忘暑有陸羽碑記古蹟右上為跳珠
亭
薛映詩臺盤疏石泉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
賓告醉言歸主稱情未倦雖非禊飲辰豈謝蘭亭讌
○跳珠亭在客軒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坐臥其中習習
然有風湧雨飛之意右上為中天竺寺
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蚤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之北隋開皇年僧寶掌建其山廻環
如帶千峯萬壑寺旁有千歲巖天香閣
參寥子詩夕陽山氣蔚葱葱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道石橋人
未見數聲先聽寺邊鐘
參寥又詩稽留峰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栢子烟中能
坐久想無塵習可攀援
參寥又詩霜壓簾櫳雪泫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清言共失三
更夢錦恨芙蓉漏易銷
張伯雨詩翻經臺上昔曾期別久秋來益我思半席地分瓶

鹿冲三更月在掛猿枝我巢疊石書爲輞君老香林卷作
雞窗日漫穿鞋似鐵從遊直上鷲峰危
王元章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香明月不期穿
樹出老夫曾已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記却憶三生有夢
回鄉曲故人悉同信孤山梅樹幾番開
黄晉卿詩上方樓閣參差見百尺危欄架泬寥會是高人行
道處天香雲樹至今飄
寺外舊有七寶普賢閣日觀菴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
觀堂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主楊旁種觀音

像重綮檜石面簇桃無根藤木臺磬同車軒枕流亭潑
嘯亭適安亭清暉亭水波石關雞嵓朱世鄉別墅今並
廢不可攷矣
又南舊有永清寺興福院東岡塔蘇和墓肅儀亭見心
亭彌陀殿真武殿張仙祠香山殿心菴永清塢等處或
存或毀蹟古景平不足覽也
高季廸詩高堂鎮鼓赛龍驚曾荷袈裟海上行盧嶽禪師遺
法印道園學士許詩盟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
明書到喜開三徑老雨華新散到香京見心常象丙召

○上天竺寺按志晉天福間僧道翊結菴山中一夕處瑞光
發於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觀音大士像後唐乾元間
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和咸備晝
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曾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
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
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入士而禱時雨畢集自
是有祈輒應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貓睛
等雖大內亦以爲罕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
音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辯才元淨至

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
音殿元淨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檐建
炎四年金兀朮入臨安高宗避於海上兀朮謁天竺詢
知觀音本末乃奉之軍中與大藏諸經併徙而北時有
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耶舍於都城之西南五
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之天竺之樹乃重以檀香木刻
肖前像其靈如昔每歲春月浙之東西進香如故乾道
三年孝宗塑十六觀音像七年改院爲寺皆御書扁額
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明改上天竺寺累代皆有宣賜

殿前石鐫觀自在菩薩五字筆勢徑丈奇偉莊嚴增輝
古刹天都𦝼庵汪于高詩草稱一絕寺中有大悲泉如
意池夢泉等蹟

蘇子瞻詩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
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
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
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子瞻又詩不辭清曉扣松扉却值支公久未歸山鳥不鳴天
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訪辯才不遇

元淨字無象賜號辯才居天竺二十七年老於龍井

陳抑亭詩上方臺殿倚層岑望近諸天海日紅風送梵音飄
鷲嶺香合祇樹護龍宮蓮花峰出春雲外乳竇巖飛曉霧
中欲問無生觀自在清齋還與故人同

朱養醇詩丹楓落葉思悠悠古刹名山不勝遊高卧何妨雲
入戶長吟惟與鶴同儔竹搖飛影千巒夕松作濤聲萬壑
秋竟日徜徉忘去住此身端爲白雲留

張文明詩九里青松行盡處亂山回護古招提叢林點景臨
溪口好鳥思春語寺西花遶路香紅袖笑風吹衣暖紫騮
嘶尋芳訪古無窮興更把新詩續舊題

高濂詩曉觀烟樹障峰巒望爽陰濃濕未乾寺抱松雲三度
隔路臨溪水淺迴峰山如碧浪層層若樹爲霜紅葉葉寒
鐘磬不聞僧入定倚予時得靜中看

西山之遊至上天竺景亦略盡矣他如乳竇中印白雲
天香獅子蛾眉諸峰以至幽淙捫壁諸嶺活沙天門諸
塢人跡所罕至者前人無詩遊亦可已

寺中舊有兩峰堂中印堂雲淡閣應真閣秋芳閣伴雲
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巖亭流虹澗金佛橋琮老橋疊翠
泉雲液池等蹟皆俗僧居住非有異致不足觀也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四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佩父點閱

湖南勝蹟

〇豐樂樓出湧金門稍北即其地也門以湧金稱者以漢時金牛𨑒自湖中因此得名豐樂樓宋初建高宗移汴民來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稔故建此樓以與民登覽同樂其地瑰麗崢嶸極臺榭之佳勝臨山傍水盡魚鳥之幽情漁舠夜泛斷雲與野鶩俱飛遊騎踏春綠楊烘紅桃相亂南欖薔棨櫂棧晴波琴瑟絃笙楊遲岸艸文人弄翰雲箋橫掃於峯前美女臨妝寶鏡新開於水面斯樓之勝覽無遺美者矣外爲柳洲亭

張仲舉詩春風恨不到湖邊偶逐晴雲上畫船花氣暖蒸黃鳥岸水光新展白鷗天綠樽與發頻呼酒銀管聲高正弄絃我此放翁情更放看花不獨爲花顛

朱夢炎詩萬戶烟消一鏡空水光山色畫圖中瓊樓燕語家家雨錦浪桃飛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紫瀟簾歌扇露春紅蘇公堤上看楊柳猶想重來試玉驄

張杰詩誰爲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即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黃獻吉詩西子妝成任淡濃錦堤橫鎖舞腰同千峯翠色春杯裏十里桃花笑語中東岸畫船西岸泊南山遊騎北山通龍宮遠眺高秋月香送殘梅一陣風

李孟昭詩錢塘城郭帝王州勝槩千年尚有樓南浦雲歸珠箔曉西山雨歇畫欄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艸王孫異舊遊物換星移餘景在蕭條人事不堪愁

〇柳洲亭元史南波後貴戚遊覽自湧金策驢沿城垂楊五里直逆錢塘門名曰柳洲因抵昭慶觀書翫遵湖曲面西登斷橋踏十錦塘入孤山訪林和靖先生墓憩於放鶴亭後循岸過西泠謁岳王墳再從蘇堤六橋探花東折入淨寺采南屏雷峯諸勝景復策騎抵清波門學士港至豐樂園觀妓後返湧金入城盡日之興環湖勝概俱在目中胸中矣其地之勝如此至若買船泛湖亦從此亭而上才子佳人必集斯地嘉靖間郡守陳公杜賢改子貢使越祠意甚無謂夫點綴湖山不必借重大賢

恭公一時之誤也湖岸爲問水亭
聶東軒詩雨後翻空一片青遙看堤柳繫漁舲偏藏鶯語春
聲滑忽起魚鱗夜氣腥遊子好閒停玉勒佳人倦舞拄金
屏待將三月歇鞍老斗逐煙波上綠萍
黃子昂詩春陰淅瀝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肥政恐前呵驚
白鷺獨騎款段繞湖歸
楊仲弘詩西子湖頭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騎春遇着歸
來燕都入當年王謝家
仲弘又詩楊柳春深拂錦塘千條萬縷映斜陽勸君愛惜無

頻折留待重來繫馬韁
貢友初詩湧金門外柳如金韁到春朝綠滿林遊莫折條城
市去春閨好女恐傷心
毛馳黃詩憶昔高枝映碧岑拂煙籠日曉陰陰垂條歷亂殘
遊騎翠色參差集語禽望去西陵殘夕照愁來南浦又春
深可憐不及隋家樹猶自飛花攪客心
問水亭明孫東瀛公建公名隆徜徉山水風有雅懷瀟傲
烟花渾無宦態尋舟問渡堤柳可繫輕橈載酒尋芳岸
艸足殊遊騎斯亭之美有難繪其妙者隣爲楚人盧

趙汝愚詞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
語人在蓬萊　天香府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個小
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右調柳梢青
陳眉公詞樓外花花外樓陣陣鶯聲啼不休長日悶悠悠
緩行舟急行舟柳綠牽人桃面羞豈可久淹留 右調長相思
宋价祝詞送客湖遇去朝雲接綵霞數聲啼鳥過平沙却是
清明時節放遊槎　薔薇拖露重桃李吐奇葩傷春女子
怨誰宋憶昔年時蘇小堤樓霞 右調南歌子
野人廬武陵外史張子野宋人善詞曲名著當時年八十

猶能飲酒半斛東坡判杭州嘗過其廬歲時厚贈如所
作風狂蝶舞挑動人情淚之曲兩夢風片烟坡書舡之
詞湯若士常採入調中又有蚓簫蛙鼓鬧池塘悄雨墜
風建几席與瘋鷄捉蝶採芳艸飯鴨金魚攪碧波之句
至老猶能爲韻語如此其園負郭而居沿湖半里皆種
梅花納西山之爽聚全湖之逸趣後南渡時地入官
家爲張功甫梅園今改戴庄
夏槩只謂人初醉忽起一天愁悴欲夢無成鉤帳壓月明風
亂墜　天上寬裳空憶檻外殘梅吹氣搵枕狂歌歎未遂

老王情何異 古調調金門
宋徐祝詞風送荷香吹滿池芳堂一葉下悉遲遲綠窗樹影
散參差欹高枕騷腸與蝶隨　晒起嬾拖衣明交開字至
叩柴扉悵悵步殷陷高低迎舊好擊甕說新詩 右調小重山
○梅圃披南渡史朗于野舊廬也張功甫名鎡號約齋與史
彌遠楊太后共誅侂胄後遜功於史退居梅園與詩
客騷人日夜嘯集常爲序曰梅花爲天下奇種而詩人
尤爲酷嗜以其澹而有香也梅開之日訂客日醉稍有
俗腸一毫不許襍入著禁約三十條犯者罰酒一斗又

常序其齋云俗賢有論不爲俗染方能說法慧解人果
有差別雖淫坊酒肆盡屬道場如無差別雖月下花前
動成機械或因酒而結相知或緣花而附權倖此如饑
鳥黏羅胡蜂貪釆增人厭惡實玷芳規無因客例傷我
花情其逆如此後因抵觸彌遠遭謫象臺憤鬱而殂亦
可哀也
陳眉公詩幾有梅花便自珍張公圃內不容塵問渠玉案瑤
臺客得似孤山野艸人雅俗恐無蘭作友幽情徒有鶴爲
鄰霜天雪霽冰寒夜不識留連爽俗賓

眉公又詩約齋幽韻較人長俱郭梅花結艸堂墻列禁條三
十事筵招佳客百千觴園容梓澤情加逸館傲平泉致更
強嘯集已無濃艶想象臺遼斥爲誰忙
○曼碩艸堂宋元遺事掲傒斯者字曼石與虞集伯生爲友
耽情山水雅喜詩歌園中叠石如在蓬萊嘗嘯傲其下
酌酒仰天嘆曰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此詩奈何不
解又題其壁曰名士不如高士穩今人豈讓古人風二
語佳絕又嘗爲懷詩曰好將靈石磨凡骨頻取湖流濯
惡腸其高致如此旁爲豐樂園

虞伯生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汀雲猶爲護晴軋一羣野雀墻
花老幾箇黃鸝苑樹招徒有深心期管樂寧無高步挨松
喬未能竟去成飄忽且自從君破寂寥
伯生又詩聞說西湖也自憐相逢况是蚤春天六橋水暖拖
楊柳三竺花深叫杜鵑舊壁苔生埋舊蹟新岩茶熟瀉新
泉城中好友來相訪君獨關門艸太玄
○豐樂園唐宋時教坊地也官妓多集於此時有名妓周茗
者善品茶家畜岭山蘿片日鑄龍井之類經年香味不
變常與蔡君謨論茶君謨服焉又有胡禁籠靚者皆與

之編戶相望一日杭守陳述古過湖中讌客令三妓從
酒客散三妓跪而請曰願求落籍共進一呈周茗願出
家楚靚皆願從良述古笑而語曰簷下有白鸚鵡一隻
鎖籠中汝能立刻成詩吾當免之三妓爭求硯墨各立
刻成述古觀之大爲稱贊曰此誠才女也豈可久落煙
花乎遂許落籍

周茗詩隴上巢空歲月驚忍思回首看彫翎開籠若放高飛
去長念觀音般若經

胡楚詩淡救輕素鶴翎同提入朱欄便計窮應笑西湖桃李

惡強邀顏色賣春風

龍靚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繫人間盡侵春解纜若隨漁父
去溪源自有避秦人

○倚醉樓在豐樂園龍妓與胡妓同居地也胡妓與周茗相
善時張子野在杭詩詞之名最著又好狎情花柳效中
有能得其詞表揚者遂遊訪填門獨龍靚未之贈靚爲
詩嘲之張大慚遂爲贈詞名亦大振

龍靚詩天與羣芳十樣葩白慙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入題
遍誰及荒園瓠子花

張子野詞湖心亭外洲山明繫艇停歌楓樹裏鸞笙鳳返音
何異西風起倩郎欲去無歸意　遙遙作客途千里望斷
衡陽無活計霜天落葉悲連地難成寐龍爐惹下相思淚
（布調漁家傲贈龍靚）

○詩卷樓西湖野史柯敬仲家藏手卷一握乃蘇子瞻爲周
胡龍三妓手書者其卷皆三妓詩觀者霧集敬仲苦其
繁乃造一樓於豐樂園之旁凡有觀者皆造其樓把翫
虞伯生見其卷大爲賞贊遂爲詩附之

虞伯生詩秪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鬭茶龍

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贈子瞻與陳述古）

伯生又詩柳洲亭外舊精覓邂逅相逢莫再論縱有繡囊留
別恨已無明鏡着啼痕（贈胡靚三妓）

伯生又詩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夸乞去祇云渾
未老爲誰造塔向金沙（贈周茗）

○解綬樓西湖舊事杭州有妓薛瑤者善弄簫作鸞鳳鳴錢
塘令滕汝玉者見而愛之公事畢即往其家偕遊湖中
或置別樓於之竟日忘歸適一吏受賍犯法知汝玉不
職挾之使解汝玉怒其滑也斃之杖下衆議紛起玉遂

辭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傷無以涖民上願解
綬歸時范文正公爲郡守極愛汝玉才情而疏巳下不
能留矣文正公乃置酒湖中召瑤侑觴不拘府屬籍
飲辭去隨另差一舟命薛妓送至潤城而別後汝玉淪
邊才卽高擢矣居職赫赫有聲范公之知人如此

蘇子瞻詩天邀仙吏下雲霄不道人間有薛瑤湖上尋春花
下醉琴堂不愛愛吹簫

子瞻又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風流愛令君載酒共邀紅
粉醉扁舟直送到江雲

○朝雲闕西湖外史朝雲錢塘歌妓育也體態輕柔風姿澹
雅蘇子瞻重眷之一日遷守惠州買雲同往雲體素弱
不耐閩粤烟瘴至惠未幾而卒子瞻痛之葬於羅浮山
爲詞憶之

蘇子瞻詞玉骨那堪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
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翻嫌粉涴澹粧不用拖紅芳情已
逐曉雲空夜半梨花同夢　右調西江月

○歌舞樓唐時官妓習樂地也當年郡守及僚屬有讌會皆
召妓善歌舞者侑觴於時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樂天
餞之微之於衆妓中獨賞蔡容意不忍別因吏卒在旁
未便相狎未幾登舟北向矣樂天戲作一詩代蔡容寄
之當日太守之風流若此

白樂天詩笙歌杯酒未歡娛忽憶仙郎望帝都借問連宵直
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久別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
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來山路見蘼蕪

○樓外樓宋人建其地樓臺映水春花爭郭外之奇山樹排
窗紅葉極秋來之勝翠竹瀟湘比美怪石屬宕爭幽蟲
吟風以助詠鳥啼露以迎人瀛州仙島不是過也明崇

禎間有妓沈隱者字素瓊維揚人偕其母遊西湖卜居
於樓外樓見山水秀麗秋將終身焉嘗題詩自況歌曰
清風習習月離離香吐花羣誰得知有恨人憐琴在室
空彈野調寄情癡及遊孤山寺覩殘梅脫開觸物興情
歌曰梅影橫斜逗曉花丰容冷落許誰誇自憐澹素無
人識浪託林逋處士家詩成見者莫不嘆絕或有慕而
訪之者雖盛其車馬麗其衣服杯觴羅列金玉燦陳瓊
卒不樂觀也嘗讀青陵臺詩中夜嗟嘆出語人曰但得
眞才士不復爲樓中人矣既而泛西陵尋蘇小墓見一

士箕踞橋上縱飲狂歌瓊竊慕其爲人郎而訊之並新安夏生子能也生喜飲耽奇有嵇阮致賸懷宕往多與世人不合人亦以生狂恕之及與遊浹晨夕揮金不顧吟詩自答若配繇竹瓊即許以歸適其門獲所願焉無何國家鼎造生負性豪邁不欲立身天地間遂痛飲傷肺而死當其病支床瓊日卵慇勤承顏色餌藥須藉書夜不輟及臨決撫屍來聲一號後即臨救臺盛容篩沐浴自潔人竊疑其變志也至夜寤柩旁發夫書籍遂撫棺哭曰夏郎才人汝志埋青塚中妾能生紅絲上乎因賦詩投地自經柩側時清風忽過而覓篋夏郎去矣衆聞驚而覩之至柩所乃知瓊已殞紅絲上也因索得地上絕命詩三首拈其撿書籍詩曰千里從君命不猶十年辭賦倩誰收長歸一死鶴嘉散甚笑當年咏白頭拈其臨枚臺詩曰對鏡臨救貌不同空憐黃菊萎秋風摶荷痛飲人何在自染篋東片片紅又拈泣紅絲詩曰芳藥摧殘葉亦悲東風何事姤花奇無端灩雨來相廹欲折名園第一枝其爲人俠烈如此又嘗暇著詩名幽憤言自題篇首序曰隱少貧賤擲身花柳間厭惧不得蟬

蛻一生初志幾付之煙水雲波自以抱琵琶仰面向人而已然且恨焉及依母氏之西湖遘夏郎子西冷之濟謂是終矣豈生命薄憔悴爲郎寄身于名山水間耶也青燈鐵硯妾也士鍾寒烟閒居無事稍墨爲緘特以闡詞雖質鶴林慰論恐譏大雅故累葉累焚芟夷殆盡湖天不惠喪亂頻仍儒素寒家復遭鼎沸膈酒傷人病深杜陵之肺奚囊易老天猜長吉之年浣花溪上妾招覓白玉樓中郎作賦士既蘭摧妾堪柳折乎昔陵臺鳥鵲不嫁韓鄉燕樓賦詩貽戀白叟妾豈無情忘茲義烈但令書史無私行從紅絲永訣矣集成授之不得其人遺散失無傳傳其自序而已惜哉其左爲錢王祠

夏樂只詩春風二月鶯聲嬌嫂駕悅花咏新綠薄暮香消雲氣狀經緯起獺晴光促昨宵夜夢古檐陰檐陰有女稱娉婷哀音激切來相告自言價值千鈞爺千金買來遭拦折暗度韶光誰與說從君十載冷州花萎抱琵琶笳霜雪霜雲殘來人不知空戀琥珀捲龍鬚蛾眉落盡朱顏老寂寂身歸憔悴時憔悴何由轉成獨悲哉大婦情鹿鹿仰天咄咄志無成死葬青丘徒賦鵬男兒意氣濤雲霓妾亦烏能

故雉鷄寧同鴻鴈哀鳴盡豈逐人間枳棘栖古來碎首稱
人傑千載芳名永不欲山陵塚上艸青青三尺紅絲胡不
決妾與章臺豈一身情深應是命窮隣列時但幸多知字
榔折那堪隨路人嗚呼女子何難㬎素瓔素瓔信莫當生
時巳許偕鸞鳳死後不作雙鴛鴦如此俠烈洵難比不負
明湖好山水樓外樓中飲者多皎皎如瓔能有幾

○錢王祠按史錢王名鏐唐末臨安石鏡鄉人販鹽爲業黃
巢反兵侵臨安王集義勇拒之巢兵大潰散去太守董
昌及道臣劉漢宏前後爲虐因亂生變王誅之道保障

是都歷五代封吳越王吳越土地俱屬錢氏凡歷三世
至錢俶歸地於宋俶知天命有歸不敢抗拒故臨安之
民未受一弦一矢之害皆錢氏之功也其城郭依唐府
治建於鳳凰山下後宋南渡改爲大內即其址也旁爲
白馬廟

高季廸詩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
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巳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蓬
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烽烟間羅平惡鳥啼初起
䍐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旗釃酒椎牛樂鄉里輕

裘駿馬騎森風錦袍玉帶眞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
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肇牽曾
物四百年古色淵涵凝蒼烟天稱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
心茲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能不滅王家勳業至
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
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朱靜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開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
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莓苔雨清磬千聲楊柳
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 題靈芝寺

按此寺當年爲錢王故苑也今改爲祠

顧偉南詩家門龍節任錢塘素甩金鋪接鳳凰石鏡斗牛游
大澤玉樓雲雨醉咸陽千秋嶺没將軍樹萬歲橋非異姓
王今日潮聲翻洗馬雙童但遣蔽垂楊 詠錢王遺事

姜眞源詩朱門玉殿盡蓬蒿誰念當時保障勞露濕殘碑蒼
蘚積鵶啼古木白雲高一江王氣侵牛斗萬弩軍聲射越
濤回首荒祠成感慨漁歌此地滿吾曹

○白馬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寇走鉅鹿馬斃冒雨獨
行值路岐處莫知所往忽有一白馬導之募至崔祠見

有土馬汗淋如雨因假寐廡下夢崔君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蹴至斜橋谷會敢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位復夢崔君以白羊來賀曰帝嘗又得好子是年孝宗生高宗不敢忘崔君建都臨安處處立廟令民奉祀勿絕崔君名子玉唐貞觀時人為磁州洛陽令有異政歿其神最靈

倪鴻寶詩斜橋谷口度高宗白馬長驅駕似龍血汗霑歸功不小神威義勇冊當封爐烟勿盡千年火畫棟時聞五夜鐘名與湖山同不朽南高峰與北高峯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五

西湖夏　基集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學士港出清波門即其地也港口有學士橋宋南渡時翰林多集於此記曰是地花明水秀名園佳榭蔚奇酒館茶坊妙舞清歌騁鶩驊騮林放艇遊山醉學士莫騎歸院楊柳千林迎畫舫桃花萬樹鎖春樓翠華以時臨幸豪貴競進詩章偏安光景如是

楊周詩香風習習舞漣漪翠蓋擎來當酒巵取次蓮歌湖畔去持杯正在納凉時 詠風

楊又詩柳暗花明春正好重湖霧散分林杪何處黃鸝破暝烟一聲啼過蘇堤曉 詠花

楊又詩澄湖皛日下晴巒松際梅花半已闌獨有斷橋荒蘚合路餘殘雪釀春寒 詠雪

楊又詩平湖秋色浸樓臺萬里無雲霽景開只道江妃乘月下誤疑環珮自天來 詠月

馬洪瀾詞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縠文微皺彩舫亭亭寬比

屋載得丁香芳酒勝景天開良朋雅集樂縱亭後珍奇兩兩鶯飛自問前　學士港口桃花有所松色蘇小門前柳含翠菜金紅綺穀掩映水明山秀閑試評量總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後夜香街華月如書 右調念奴嬌

○聚景園宋孝宗築以奉高宗者先是高宗於大內爲意湖山往往不忘乘輿遜位爲上皇自號光堯皇帝蚤晚起居不便外遊故孝宗摹湖山之景構爲御園風花雪月芳菲萬狀珠玉增妍非人世所可比者今其址尚存

宋孝宗詩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峯獨立如飛來參差翠麓奇

巒畫石骨蒼妍神所爲忽然彷彿來宮囿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面勢恍疑天竺後孰之人力非天然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峭嵥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艸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知情優閑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茫間豈若坐對三神山日月雅趣軟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取盃中綠

孝宗宣帝進光堯皇帝加尊號

散蹟偏安佚樂而孝子之欲只如此

胡浩然詞憔門殘月聽畫閣曉寒梅花吹徹瑞日祥雲和風

解凍青帝乍臨東闕殷甸土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掛士女是戴縷旛春勝披頭雙結〇奇絕開宴處珠履瑇簪豆寻羅列舞袖翻躚歌喉縹緲壓倒柳腰鶯舌勸我應時行樂還把金觴乍熟願歲歲進一巵春酒長陪佳節 右調喜遷鶯立春侍讌命賦

康伯可詞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枝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金釵寶釧〇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隊簇簇著冠兒鬭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右調瑞鶴仙元夜侍讌命賦

張掄詞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〇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絃鬭新萬歲聲中九霞杯裏長醉芳春 右調柳梢青侍宴命賦

曾覿詞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 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 前調

張掄詞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光濃如酒五雲臺榭樓閣〇聖代道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虞析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 右調壺中天賞牡丹侍宴

吳子和詞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鬬巧盡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集〇奇絕難描處擊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荷香十里一鉤新月 右調喜遷鶯觀競渡

進呈

曾覿詞素飆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好比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闋〇當日誰造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群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自古無缺 右調壺中天秋賞月進呈

吳琚詞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起好似春雷初發白馬凌雲瓊車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〇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壯真奇艷

好是吳兒飛彩幟蹙踏一天秋雪黃屋霸凝水犀雲湧看
擊中流楫與牙波濤滿門飛出新月 右調酹江月觀潮進呈
與豬又詞紫蓋高宴侍臨初成嚴擊瓊花碎何人爲把銀河
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纖翳喜氷銷太
液媛融鴻鴻端門曉班初退〇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
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
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 右調賞雪進呈
高疎蔡詩翠華不向苑中來誰是皇家借露臺水際春風寒
漠漠宮梅都作野梅開

〇仙姥墩列仙傳姥餘杭人也嫁於湖上爲農家婦善採百
花釀酒王方平嘗過蔡經來以千週與姥姥以酒飲而甘
之是後羣仙多會此飲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之
化去行數武過長橋爲淨寺
王介甫詩綠滿堂前湖水碧歸來不復有荷花花前若見杭
州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〇南屏淨寺不知起自何人按志吳越王重建寺在山下諸
僧嘗苦遠汲興寧中湖水盡涸寺之西隅忽一日甘泉
流出有金色魚遊焉因鑿爲井名曰圓照井其上爲慧
日峰遊花潮等勝孝宗時其寺被燬忽有一僧出乞修
殿日醉酒殺而返諸僧問其所在即曰盡飽腹中矣化
三年里人布施之金二一俱載舞上僧一日大醉街頭
曰吾造殿矣衆隨逐逐隨我復買酒置饌大醉市中酒
酣殺盡大嘔於市撒地皆成金屑衆緣自是奔助而寺
以成矣僧號濟顛識者曰此即永明師後身也寺內爲
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鶯翔堦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
洞若琉璃日耀雕檻金檪并予玳瑁華麗軒壯無如此
山今時有僧谿堂者道力精嚴宗風獨舉詩歌墨妙問

時揮灑聚徒此地都人士咸慕之寺後爲慧日峰
劉士亨詩步聯苦礴石梯梯方外尋幽我自能虎熟不驚聯
社客鷗閑常送過湖僧支那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
燈話久頓忘饑渴想持懷清似玉壺氷 遊淨寺
王伯安詩卧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堦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
漪吳溪越嶠俱堪老豈奈燕雲係遠思 南屏即事
張靖之詩爲愛西湖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峯巒影落空
青裏樓殿香生翠靄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遊得僧竹房

閒醉中不記歸途晚笑倚肩輿待月還 遊淨寺

丘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萬綱千家目際迷四柱臺邊煙是幕百花橋畔艸連堤龍蟠曲路還輿隼虎繡青山汗馬蹄暮雨沉沉郛郭閉貸巒擁帜梵天低 登南屏山

孫太初詩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無外領界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為漁又過一年身相逢最是南屏老獨掛柴門與結鄰 南屏即事

太初又詩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討水柴門通鸕鶿隔鄰煙火是漁家岩頭老檜知風雨石上菖蒲閱歲

華桃熟太平還有我芒鞋僧帽送生涯 南屏即事

王季重詩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綠交肥嚴竹支僧閣泉花觀客衣酒家蓮葉外鷗鷺往來飛

聶廣均詩命酒南屏下風香雨入卮艸豐林更迥山幾石堪移拂鄉魚翻荇開萍鳥落澗放歌青銳側幾作九峯疑 南屏 [illegible]

方希直詩昔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墮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點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遊

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 謂景濂先生 紅顏白髮青貂裘坐對吾文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影相盪摩碧海瑤臺送蕭爽酒酣擊節心神開慷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樹岳王墓殘堤衰柳蘇公臺一時佳會誠難再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似南屏曾遊跡吾知王子奇蝸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顧授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青夜夜虹光射霄漢 題西南屏劉雲圖

磨亦水滸顛贊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

圈指毛厥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茆晏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讚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為濟顛也耶

慧日峯志云此峰突兀蒼奇玲瓏盤峙重巒聳翠若蓮瓣之初開磊落含英如螺文之帶潤江海羅拜目前湖山恰覲拊岸縈石嶙峋光同鄧甲疎松掩映彩類麻姑諸峰擁翁繡之稱遠水織綾羅之幅登山嶺而作賦司馬難描眺遠岫以尋詩杜陵莫繪者矣旁為蓮花峯

張仲舉詩山僧領客與何長瑟日峰前鯆大荒舊俗猶存三令節人生難過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薜蘿裳 九月登峯

王陽明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擁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語雙飛時下讀書臺 遊淨寺觀峯

〇蓮花洞巧石重重錯然天琢嶢岩兀兀絕人工花含香而出洞松結蔭以迷雲蹲者若虎形疑伏而難起走者如虬勢似飛而欲騰象身有蹲點艸爲雯山猿可聚而

同嘯幽鹿堪結以呼群笻杖所至宰無快然下爲雷峰塔

徐文長詩怪石森然秀空虛絕斧痕尋頭多有眼拽腳若無跟蕩落樓玄豹風濤集野猿徘徊坐竟日高嘯自軒軒

〇雷峯塔考志吳越王妃建或名中峰或名迴峰今只雷峯名者諺云因有青魚白蛇二怪時現峰前故建塔鎮之以雷名者所以鎮之也志曰雷妃建又曰雷就建其說不同皆不可考峰下有小蓬萊舊怪石玲瓏奇秀宋時內侍甘昇別業今改黃貞父先生園

林和靖詩中峯一逕分盤折上盡雲夕照前邨見秋濤隔嶺聞長松含古翠衆葉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思不羣

和靖又詩拂石玩林壑曠然空色秋歸雲帶層巘疏葦際滄洲因自想長往何爲獨久留且將濠上想聊作刻中遊

聶心湯詩古塔南屏聳孤標拔地雄孤霜從剝蝕煙雨入洪濛絀字荒苔合朱欄劫火空廢興無限事徙倚夕陽中

〇藕花居明時僧廣衍建衍博學修道廣通內典喜與同里人士結社譚詩蔬具茗供日夕不厭常種白蓮於湖岸構虛閣以臨之故其菴以藕花爲名亦取遠公結道爲

社之意也今改高公積折入山曲爲壑菴

王陽明詩掩映紅妝莫漫猜隱隣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扇自有香風拂面來

〇壑菴在南屏山側新安山人汪含章之別業也其地林壑茂美竹木清佳既窈窕而可尋亦崎嶇而堪玩磊石因山疏泉繞逕深者爲池菱荷縣翠於其內高者爲岸梧竹森種於其旁迴廊屈曲軒閣蕭疏斷木爲橋遊能逆足因地作榻醉可長眠極八情之快覩盡林谷之幽致山人死遂葬其旁與緇流同結此山焉外爲南園

柴虎臣詩湖上青山好相將卜隱焉空尋五嶽遊浪語十洲
偏戶外惟栽竹門前就采蓮披書雲漭漭下榻月娟娟掃
地迎賓至焚香頓王賢艸堂時載酒布被蚤裴緋雁鶩霜
前長魚躍月蒼餅攜琴來北郭荷杖出東阡卒歲期栽足
忘形樂自然春臺依老氏秋水度莊篇
夏樂只詩一徑新開萬壑奇層層竹木擁漣漪穿石漏苔
衣濕雨洗山楓野蔓宜爲藏人情膽書譜魚知僧意學禪
凝遲留不忍抵廻棹待入春深與客期
樂只又詩南山石燦艸離離小逕橫開萬竹迷補筍得尋能

解暑搜泉抱甕可忘機戒名無客騷玄塵習隱隨人任杖
藜一壑一丘吾願足文章何必强炙黎 贈僧
宋价祝詩尋壑無心到小岡一巷高寄路茫茫山移明月臨
深谷樹罩高風亂野篁捫石披懷會解語引流濯足芰生
凉坐來不覺渾忘暑飽飯斯眠入醉鄉
价祝又詩處士無謀買壑菴疏泉砌石在山南廣搖遊詠庭
無剩小結花盈手爽譚坐憶輞川生畫理言尋榖句得詩
函一舟常過霄峯逕時往時來意不貪 贈舍弟
○南園宋韓侂胄園也園中林亭觀美卉木生幽胄嘗使務
觀陸游爲記其畧曰虛堂廣廈上足以陳樽俎迴閣垂
軒下足以奏聲樂其豪華可知矣而顏其堂則曰許閑
額其庄則曰歸耕何哉其意皆摘自魏忠獻王之句而
玉津禍及恬不知解至有閑而不能許可耕而不得歸
徒使其庄荒蕪口甚過者傷心計亦拙矣大抵韓之許
閑實之後樂皆奸雄粉飾之詞爲人吐罵徒有名園昌
益哉南過鄭蔣庄
夏樂只詩南屏山下築南園御筆親書動至尊浪許偷閑欺
白日言歸學稼背青門陸游記爛苺苔石魏國詩埋冷落

軒盤樂不如彌遠恨玉津橋畔泣孤寃
○兇蟾書院先生葛姓名寅亮字水鑑明解元登進士第歷
任楚省文宗慧服祭後中式者多故先生之門冠蓋滿
座後退閒湖上者湖南講一集四方從遊者數百人居
嘗雅好湖山結廬南屏蓮花峰下鄰梅千株荷花十畝
今其宅有焉南過鄭石屋洞
李舒章詩蓮花峰畔讀書臺伊洛宗風自有胎繞屋池花圍
講席閑簾山鳥助譚杯青猶坐悄無吠青絳帳來親盡異
才門外雪深多士立窻前書帶任排徊

○石屋洞高廠虛明寬廣三丈狀如軒榭可布筵設几避暑
循夏旁有蝙蝠洞大者如鶏洞深不可窮極下爲大仁
禪寺吳越王宣和三年重建南渡爲水樂洞

仇仁近詩誰勞空青露石坳遊龍伸脊下南高鬼神穿鑿地
脈碎風雨支撐天柱牢峭壁蒼苔侵佛髻懸崖滴乳濕僧
袍御碑開是香山叟燈瑞荒池沒野蒿

張方洲詩尋幽遊路問山樵落日愁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
宋事老僧乍見說唐朝月光夜落松烟暝雲幕秋虛竹露
飄勝景難逢時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旁有淨心寺玉淵亭等處皆宋淳
熙年建其石巉巖清峙灑灑出塵虛谷傳聲有呼必應
幽淙瀉雨無響不聞郡守鄭獬名之曰水樂洞年久荒
頹寺僧不治山亭因之崩摧流水爲之絕響賈秋壑性
僻耽佳復令工數十人疏導此泉其響復出旁進數武
爲玉淵亭

蘇子瞻詩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
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
愛此有聲無用之淸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
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闇道磬襲東海入
遺聲恐在山海間鏘然澗谷含宮徵節奏未成君獨喜不
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 東陽水樂亭

王大受詩麝壽烟霞見洞天更來洗耳聽春泉飛濤激石浮
清磬瀉澗行沙撥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山中日月幾千
年何人得受稽生訣譜入宮商與世傳

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鶯春來訪南山處士家雨過門前生
薤葉風行隴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
沙白日好閑危坐久居然身世在烟霞

○玉淵亭西湖野史南渡後有一客自洛中來者雅好山水
久而忘返托迹歸雲菴凡三年矣詩歌翰墨種種絕塵
所著遊草滿奚囊間一日忽沾瘵疾而死山僧不知其
家無由通問遂捐鉢資爲殯葬於此亭下其客才鬼有
靈不與草木同朽寂每逢花月之夜忽爾現形所居之
室遊者不敢假宿偶宿其居則其形必見遊人以是絕
跡不入而寺僧竟視此居爲棄室矣越日有一生假榻
僧寮者喜此中靜寂欲徙爲居僧不可語曰此洛陽客
才人死所也花月之夜或至見形公無投焉生不聽遂

挈其卧具書箱宿此房中明年春正月梅花正放其鬼果出矣生在燈下讀書正欲就寢而鬼吟一詩敲其窗大聲呼日月半梅梢已二更寒窗猶有讀書生既吟罷生知此鬼即洛陽人也爲續句亦大聲應曰遊魂何不歸鄉土辜負洛陽花滿城其意葢引其歸也其鬼遂不出過此爲烟霞洞

夏樂只詩洛陽才子舊名儒千里遨遊葬此湖花月不因山鬼隔詩歌那禁綠窗呼雄心一片梅邊出白骨千年石上枯約指兩言登覺路玉扃自此識迷途

○煙霞洞考志晉開運九年有僧彌洪結菴洞口遇神人指山後有奇跡何不觀之洪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古壁間若鏤刻者然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錢王夢宿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烟霞洞石羅漢有六遂補刻十二尊以符所夢今與象鼻巖佛手巖竝存蘇軾爲紀折入爲虎跑泉

周紫芝詩瀲瀲兩峯高屹立曉相望蒼凉昇海日獨出開千嶂網漾洪荒初令人足追想嵯巖包萬象扶筇日歷訪混沌久已死誰爲眞巧匠鑿空山玲瓏出此奇怪狀中虛結遊雲谷靜杳幽響暗穴下無底潺聲悄悲壯十八羅漢應削石皆奇像誰其架石椽屋雲糾上青山亦不知森然開百丈忽於兩峯間萬壑見波浪澎湃海潮聲往往空中聞渺然隔塵凡令我生惆悵何如學枯禪一切除諸妄自擬乎仙人長年此迴放

黃石乭詩野岸眠荒艸輕烟亂繞晃但云山路近不覺客情孤郁火垂荒塔漁燈接斷湖穿橋舟影裏月色滿菰蒲

烟霞 東驛

金散公詩丘壑烟霞日與親汀蘭岸芷結爲鄰文章近覺詞林噪猿鶴方知野興眞亢放山疑今畏壘潄洞木是昔迷津錢塘江上風濤險擊楫何如擊梵人

○虎跑泉在烟霞之南出赤山埠而進即其地也按志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蔚盤欲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進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徹惡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有童子當遣虎致佳泉我師無憂也次日果見二虎跑山出泉其湧如珠甘冽異味後建寺名曰定慧院進此爲眞珠泉

蘇子瞻詩亭亭石塔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

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盥濯罷臥聽空堦環珮
響信知此來如此泉真作人間去來想

張行中詩步躡看花入翠微暖風蘭氣襲人衣虎曾跑法跑
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還悟鑿空闢洞府東坡遺跡著崑
昇世情總被凡僧或泡影觀來忽是非

張方州詩芬若白石路盤迴林谷春藏一徑開山勢北連三
竺路泉聲西出五雲壘花殘老衲和松臥風靜閒雲伴鶴
迴近賞漸多題咏游不知誰續子瞻才

葉緒如詩去住曾無定逢迎却有僧落花還晚徑饑鼠叫枯
藤虎跡苔仍護鐘樓月蘚發汲泉敲石火寂歷對禪燈

○真珠泉在雙慶寺內虎跑寺相近按志周顯德間有泉自
地湧出跳躍如珠寺僧因以名泉後南渡時近大內取
以為酒其味佳於他泉故今稱珠酒即此泉起名也旁
為王烈女墓

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
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
方道人不惜堦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

王季重詩桃花正欲眠春鳥先鷄起瓊瑶醉眠人醒來聽山
雨

○王烈女墓宋元遺事寶慶間王烈女新安人其父酒家女
十三許配吳興人未成婚其人他出為豪家所陷而歿
女守節不出戶闕三年可及笄矣其父欲令他適女不
從墜樓而殞見者莫不痛之有好事者捨山為塚瘞其
骨於烟霞嶺題曰烈女墓其地怪石峻嶒喬松挺拔叢
竹穿石而出不藉土膏三月清明時野花滿路灼灼可
暇遊者多酹酒弔之過嶺為法相寺

夏樂只詩青塚年年吐異花香風陣陣出烟霞節生苦竹穿
山過高挾喬松壓石斜空谷聲傳多野鶴重城漏近歸
鴉劫來憑弔懷芳蹟無盡閒情問酒家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寺後唐時有僧法真者年十三參悟
受法於雲峰存公生有異貌耳長九寸天成間自天台
清寒岩來遊湖上吳越王待以賓禮居南山下乾祐四
年趺逝其身布朽不壞寺僧因用布漆塗飾成像其相
如生因名曰法相寺寺右有定光菴為佛修行地其水
缸尚存缸中四面菖蒲青青不變又有泉出石穴傳為
佛以杖注石得之其泉大旱不竭皆勝蹟也 山上有錫杖 關錄盡卷

趙閱道詩庭有松篁砌有苔退公和此遠塵埃潮音驚隱山頭聽泉勢潺潺不斷來夜靜余潮仙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辭丹去高望嚴江舊釣臺閱道蜀人

劉士亨詩古佛有形信步躋翠微樓閣白雲床平開錫杖通泉穴嵌見萬笛排石缸瓶掛紫藤驚鼠竄鉢分滄海毒龍降伏有使訪此尼室寸莛金鐘不易撞

丁世昌詩不換金身兩耳雄蕭然高寄此山中石泉暗渡靈岩雨古木橫撐幽澗風缸積萬滴皆不惹莓留杖屨總歸空南峯直蹟無窮聲萬綠新黃處處逢題定光菴

夏樂只詩老梅修竹隱深窩眺望湖山[illegible]不知[illegible]美舌流觀那藏石皆應遂遊近覓官遲好滿麓還疑野趣多莫道年來長是夢閒從杖屨且婆娑題[illegible]洞

○南高峰在法相寺之頂其巔羊腸屈曲境絕凡區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美南眺大江波濤瀠洄極遠海之觀當春羅剎橫列目前天目遙山近堆眉岸山頂舊有榮國寺今廢又有鉢盂潭白龍洞等勝觀者皆留連不能去云

田叔禾詩飛塔中天起湖山望裏來凭欄秋月落倚杖夏雲

推半石千峰合疏尊萬木開猶慚遊興冷無計不登臺

[illegible]詩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為問山[illegible]逢頂住一年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當木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玉岑山出清波門或湧金門艤舟抵赤山埠其山相近人傳是犁庵王故潤猢貝常孤峯秀拔怪石凌空中有喬木倒出森秀臨崖不知始於何代出谷爲赤山

程奕先詩古木蒼枝不記年臨崖高聳玉岑巔曲橋流水通行屐竹逕茆菴老衲眠

○赤山埠湖舟登岸地也其水名浴鵠灣元特張伯雨居此

泡亭聳翠竹木輝映今改他園

劉邦彥詩浴鵠灣頭春水呼猿洞口嘯雲漁歌款款相答樵斧聲聲日闇

邦彥又詩春水初生浴鵠灣畫樓高枕對晴山鳥聲啼罷忽飛去閒掩柴扉盡日閑

張行中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口渡人稀欲行不去天將晚湖水平橋漲滿堤

毛曉黃詩城西極望波渺渺十里橫塘鏡中曉早花晚花相接開遊人不覺紅多少

○鵠灣艸堂西湖野史張雨字伯雨元末錢塘人與虞伯生趙子昂相善所著哥山志十五卷碧巖玄會錄二卷葉家學道道跡此山所構有黃篾樓等蹟

楊廉夫詩黃篾樓頭仙已去今年黃篾復相逢不知天上修玄史秖向山中訪赤松石室秘書愁涉電星池遺劍斗成龍思君不見閉巖戶月在金鐘第幾峯　懷伯雨

姚公綬詩百年尚友重文章來謁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玉鉤橋外濺壺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閉秋山自老

蒼清眼還看苔石上至今詩句吐虹光　弔伯雨

倪雲林詩日暮書傳青鳥使華林瑤艸待君歸乘舟每望橋龍出背雨低驚帶鶴飛秋水琢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綃衣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前白羽揮

○高麗寺舊名惠因寺高麗藩王來朝帶有金字華嚴經一部藏寺法輪中又進金塔一座爲貢物自此叩關無忌蘇子瞻守杭州恐招海寇之釁屢上言却貢後遂少至今其寺存

○凝神菴宋時有潇衣道士張廷道者居此高宗見其仙術

不凡屢試多驗嘗贈白羽扇逵道長攜出入人謂爲羽士後化去

薩都剌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照眉清蕭衣道士無人識羽扇年來落風翎

筲箕泉出赤山之陰合於惠因澗過此爲三台山于墳傍有局與人思得墓

于墳在三台山下按志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少時讀書言志有慷慨風節仕勁節不改常讀史至蘇武傳嘗筆而題詩曰富貴倫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

仕詩曰解綬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送人起廢詩曰一腸清氣難隨俗百甕黃虀足養廉公之志可知矣及英宗北狩爲也先所執公時以司馬任國事中外紛然公首建大議立景皇帝以絕敵望奉固京師防禦歸路也先知不可脅奉英宗歸賞賜不過金帛而已一時宗社不辱皆公之力也英宗復位奸臣忌公者多徐有貞石亨等協謀造害帝惑於其說以爲公之實已也意甚不平遂被誅臨刑顏色不變惟呼天長嘆而已上崩憲宗即位乃還其家屬還戍者使其子扶喪以歸葬三台山下贈太傅謚忠肅春秋奉祀勿衰云

黃石翁詩南湖風雨艸芊芊吊望孤墳淚灑然宗社不遺千古恨妻兒寧受一朝冤滿腔熱血從人歎兩袖清風謗已先華表至今攀墓宇衣冠猶自表當年

夏夔卷詩蘇公堤上柳芊芊眺望孤忠倍愴然風嘯竹聲留舊恨雨流松籟寫幽冤精誠不返儀朝士英魄重來媿先腐艸已隨曹石盡青山未老自年年 和石齋

張祖望詩天王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憶往時成浩嘆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烟滿墓

門牧豎樵夫誰禁汝竹深松火又黃昏

趙又昌詩西山爽氣結三台爲拜忠墳荔棹來徑遶青松埋白骨山懸紅葉蔚荒苔神州已覆須神力大廈將傾仗大才赤手獨撐遺赤族清風石上日嗚哀

彭殤岑詩國難無如土木奇安危端賴一身支稍移半步中原失總得南還宮禁疑清淚空山浮暮雨孤墳坏土冷朝曦松楸猶拜前王澤鬱鬱葱葱正未衰

宋眉飛詩英風烈烈係人思宰相如公信救時靈武有君存社稷韓康無王自陵夷安危作昔眞多算後椊何圖反致

疑功大莫酬千古恨茫茫天意實難知

趙大猷詩尋山問水盪漁舟國史關心恨在眸帥勁節多陰雨瘁枝高難禁剪風傑時探勝蹟來芳澗得拜忠魂到古丘青塚纍纍人不識公惟華表煒千秋

宋价祝詩君不見台山雲歲歲臺前化露雯又不見台山月年年塚上啼幽鴉鴉噴愁雲作雨飛山風終日鳴鳴咽于公信稱萬古才赤手河山能補缺輝映當年兩袖風橫灑中原一腔血功大志高爍眾心營營自來狐鼠齧咄噬石嵴多小人兇逢故王生客挽天佑英皇復振稱百口如公徒卷舌我來屈膝拜其旁四顧英風何烈烈嗚呼我公自是人傑

○花家山在大小麥嶺之左其下有谿名曰花溪又名花港遊魚出沒泉冽而水清洞澈見底巖下多洞魚激之而出宋人多玩之西爲靈石

倪仁近詩閒尋石潤列雲屏樹影生涼怯苧衣靜碧軒牕聊寄傲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霞滑輕滴蕉花曉露晞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更依依

○靈石在花塢之西過永福橋即其地也下有元人張嶺兩墓伯雨業家學道才思優贍詩句離奇生居赤山死遺玉鈎價值百金責建橋以通遊屐至今稱之其墓即在靈石下與手鼎馬載永濟諸山相近舊傳地多紫藤曼衍瑞氣長在林麓間吳越王時薛居正整此其孫薛昂復拜尚書人以爲其瑞也西爲徐尚書墓

莊都刺詩霞珮翩翩出洞又當時彷彿見瞿仙幾年海上張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金經與世傳弔張伯雨

僧秋潭詩從遊靈石過山堂徑踏殘花到處香竹繞幽雲枝偃蹇荷經時雨葉荒涼傳聞寡客留蔬坐友逸呼樽引興長我忽懷情追二薛玉鈎橋外憶張郎借友

○徐尚書墓徐公名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間以左通政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綺諸物甚厚公却之兩袖清風而歸歿葬此再進爲過溪亭

楊士奇詩西湖安南奉使來玉節曾兒嶺頭梅天寵老吏清於水不帶飛花半點回

○過溪亭在風篁嶺下一溪橫瀉萬壑奔鳴風濤水聲雜人林間之籟蟲鳴鳥語總歸禪寂之心昔辯才送東坡過

此因以爲亭今其址尚存側入爲鉢池菴

宋式其詩路入南山曲徑開過溪亭子寄荒苔東坡半是淵明侶元淨何非慧遠儔一嘯無儔天地闊三生再晤古今來風篁嶺上尋消息鳥語花明未易猜

○鉢池菴在風篁之右其右即龍井也山頂一泉瀉碧而出如鉢置地上澄清可愛飲之最甘至夏旱不竭人名之曰鉢池過山麓爲新菴

夏樂只詩小菴高寄在山巔一鉢平開瀉碧泉景對獅峯情獨別源非龍井味加甜僧廬葉落行無路石逕雲開坐有

天記得昔年來此地閒看林巒尚依然

○新菴新開菴也古藤上人貌愛山水結菴其間怪石玲瓏逕壑獨別兩山之勝莫過於此四序花香非冊凡植三秋紅葉迥異人間古名賢足所未至是以無詩今特著焉上爲風篁嶺

陳丹書詩風曲巖阿一徑秋千松萬竹繞山頭入門鳥語空人跡閉戶花飛磨客愁臥聽流泉消萬事閒披怪石得三休芒鞋無用尋深壑知足軒窗自可留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風韻凄清至此林壑幽深迥出塵表

流淙活活自龍井而出大暑不涸元豐間有僧元淨者號辨才結菴於此四繞修林叢薄綿密蘇子瞻常訪辯才遊其菴送過嶺側笑曰遠公過虎溪矣辯才答曰杜老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過溪亭於泉上子瞻爲詩紀之嶺上有片雲石

蘇子瞻詩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邱惟此鶴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天爭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陣湫來如珠還浦魚鱉爭騈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寧有離別憂

○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一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削拳中突然而起中有石穴峽岈嵲巉可賞舊昨爲涉岔搗

宋陳剛中墓剛中常以和議忤秦檜與張九成同日遭逐死葬其下

丁弋雲詩滿目風篁皆翳目不知何處覓忠墳忽然跳出岩間石獨立人稱一片雲

○楊梅塢近瑞峯塢宋時有金婕老所植楊梅極美因以得名子瞻答參寥詩每費其妙上爲獅子峰

蘇子瞻詩新居未換一根椽中有楊梅不直錢莫向金家闕

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獅子峯高出羣岫可瞰江湖北望天竺諸勝下爲龍井

楊廉夫詩獅子拏雲湧翠髻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潮月上樓臺濕度海雲生鐘磬寒蓬島未應三萬隔桑田又見幾回乾大千不宛恒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龍井寺唐乾祐三年建宋元豐間僧辯才自天竺歸老此山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秦少游嘗訪其居樂而忘返爲紀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來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予入山出郭已晚業舟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道是日肩輿已散喜天宇開霽林間明月可數毫髮遂棄舟登岸從參寥策杖傍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耀溯流水過溪濟而上即龍井寺辯才居矣其地林樾蓊蔚石甃平開石穴中泉湧如雨冷冷然瀉谷而出不舍晝夜雜花幽艸絕非人間鳥語樵歌悠然天外谷深如井人稱舊有老龍居焉斑魚蜥蜴之類下瞰不可勝數趺坐其上納涼氣而濯淸陰

探時花而眺白日徜徉自得瀟灑如如僧可忘年予亦嬾去寺外有神運石棋盤石浴龍池浣花亭挿劍石等蹟東瀛孫公題僧廬二聯最佳有興來臨水敲殘月譚罷吟風倚片雲之句至今尚存

蘇子瞻詩策杖徐徐步此嶺撥雲入逕興飄然鑿開海眼知何代種出菱花不紀年烹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時陸羽空收拾遺却龍泓一片泉

王伯谷詩深谷盤廻入靈泉晝夜流隔林先倚雨到寺不勝秋古刹龍王住空林鹿女遊一聲斜日下獨爲旋入幽

王承顏詩尋幽來勝地竹客即禪關煙鎖峯頭雨雲開嶂外山逕深荒艸蔓寺僻老僧頑時聽龍吟水隨煉畫日閒

田叔禾詩古寺寒烟外淸尊落照中石林樵徑滑曲澗野橋通暮晃終何事浮沈媿此躬碧山頻悵望迢遞白雲來

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登山遠跡石嵯峨菜畦麥隴連山麓僧寺人家各澗阿洌洌暗流霜葉亂斑斑飛雉夕陽多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柰若何

屠赤水詩藕花菱葉傍輕鷗路入南山景更幽赤日未消團扇暑靑蘿先到寺門秋風前萬樹蟬鳴臺雨後千畦水亂

流好士秪今劉尹在身憑玄度得同遊
赤水叉詩湖頭水漸落芙蓉廻合雲山路幾重凉月鏡花嬌
畫舫晚風金刹送疎鐘佛燈坐借光明藏偶飯香分法喜
供銷盡諸緣無一事世情轉淡道情濃
賀燦然詩古刹深深客到稀爲耽幽賞坐忘歸雲中奏樂和
仙梵竹裏開筵近翠微一片湖光遙入酒千林雨氣冷侵
衣騷人共有烟霞癖招隱青山意不違
孫大初詩眼底閑雲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原
無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瑤泉詩藍輿轉入白雲林山鳥嵯峨一逕深夾道松杉鄉
夕照凌空殿閣倚秋陰丹楹半墮緇經葉黃菊横鋪逼地
金坐對山僧渾不語當門流水是禪心
王百谷詩名山迢遞客來稀隱隱疎鐘出翠微春雨新泉千
澗合寒潭明月一僧歸聲隨鳴磬鬧過院浄比青蓮不染
衣聞說夜深龍化去何年重向此中飛
陳眉公詩龍井源頭問子瞻我亦生來半近禪泉從石出情
宜洌茶自峰生味更圓此意偏於廉士得之情那許俗人
專紫裊風辨蘭芽黃不到茲山識不全 試茶

○神運石高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簷下有木香一架穿繞
嵌穴宛若虯螭與片雲亭與衆亭並著嶺畔有辯才塔
無垢塔古蹟白蓮院夕佳樓等勝
張伯雨詩西山朝氣與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忻夕佳吾所
懷山偏閱世久結廬渾避垂蕙樓將對峙菌閣亦雙排羅
南列崇阜不受烟嵐埋我亦避世人心迹倦鳥偕茲焉記
高蹈厥與靜者諧 題夕佳樓
徐大章詩此地俄多劫湖山亦被兵名園俱泯滅別構獨崢
嶸輪奐觀前輩登流愧後生重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碧

篠侵簷上幽蘿附牖榮倚闌雲鳥度極目鏡天平日夕景
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没薄靄水邊横紫翠霏微合
丹青點染成芧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瞑色松間動寒風
竹裏鳴疎鐘發餘響遠火露青熒仙梵微微動爐烟裊裊
輕總非人世韻蕭灑得幽情 訪夕佳樓
○白蓮院舊傳呂祖曾同二人在此乞食僧不與題詠四句
而去暗藏其姓名識者辯之其語云南塢數間泉石西
峰幾疊烟雲其登攀孰與通名詞人以爲上句是呂中
句是洞下二句是賓乃呂洞賓三字也

姜白石詩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日興懷同
此味老仙留字在屏頭
○老靈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冷冷叢薄閒幽僻清興杳出
塵寰其土產茶獨佳郡志稱寶雲白雲香林三種皆在
靈竺諸峰所產不若老龍井之味為勝也其南為九溪
層赤水歌山通海眼蟠龍鳳神物潛藏此真宅飛流漱沫走
白虹萬古靈源長不息琮琤時諧琴筑聲澄泓冷浸玻璃
色令人對此清心魂一漱如飲甘露液吾聞神女蔡靈山
曾是嘗年八功德此山秀潔復產茶穀雨霢霂抽新芽香

勝旗槍藏洪界味同沆瀣上清家雀舌龍團亦浪說顧渚
陽羨何須誇摘來片片通靈竅啜處冷冷馨齒牙玉川無
妨盡七椀趙州借此演三車來取龍井茶還烹龍井水從
容漫將火候傳謫荈暗合金丹理茶經水品兩稱佳可惜
陸羽未曾此山人醉後酣臻穰陶然萬事歸虛空一杯入
口宿酲解耳畔飄飄來松風即此便是清涼國誰同飲者
隴西公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洄環九折而出故
人稱為九溪焉其地徑路崎嶇艸木蔚秀人烟斷絕幽

邃悄靜淑遊者心耳俱淨入世可忘焉有張淑芳巷
張光弼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擬溯落花尋
曲逕桃源無路轉淒淒
○張淑芳別業宋元遺事張淑芳者其父樵家有姿色理宗
時遍選宮嬪似道見其殊美匿為已妾寵以當房令女
史教以詩曲頗妙絕羣似道愛之凡府中所積金珠統
緗香翠之類皆其所司故當時有客題詩刺云山上樓
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
眉正少年似道敗芳知其必難以其重貲徙居父家與

一老姥削髮為尼結菴於九溪之塢栽花種竹以業終
身及似道遷配至木棉菴而殞卒無有知淑芳者其為
人深隱如此元至元間淑芳年已耄乃散其重貲建菴
買田以拨眾尼至今山茶古樹皆其手後舊物進為十
八澗
張淑芳詞朱欄綠水繞迴廊散踏行吟春艸香花枝爭墮繡
衣裳 或搖或宕風前柳欲隱欲現月中篁為誰撩抑鎖
芸窗 右調浣溪沙
淑芳又詞逃暑入重陰獨坐芭蕉裏低聲咏古人夜來涼生

祆　艸綠碧於烟花香來　寂寂走起向南風露重羅衣溼
右調生查子

寂芳又詞墨痕香燈前淚點點是愁人幽思桐葉落蓼花殘
雁聲天氣爽　雲棲刀青溪鳥村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
盈盈淙淙激不平　右調更漏子

寂芳又詞羅襟濕未乾又是凄凉雪欲睡難成寐音書絕竹
葉何蕭凛凛狂風折寒衣弱不勝有甚遙腸望到春來時
節　孤燈獨照字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蔥
種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與分說

右調滿路花

○十八澗按志有宋楊和王梅園其地深邃繚流有絕人迹
世者居之澗內有李岩寺梅花徑等蹟過此即雲棲矣

張仲梁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遶長松一澗分澗影青苔行
處油嵐光白散望中雲猿公吟樹如求侶鹿女啣花不亂
羣嘗羨山僧專勝地水聲林下百無聞

張可儒詩古代梅園歲月賒但存芳艸更無花尋幽若到棲
情處莫放幽情與酒家

葉緯加詩兩山懸似削相對一溪流白石幾迴度青林到處
幽雷聲隱空谷雲氣接靈湫歸路同樵牧炊烟濕未收

宋价觀詩一灣流水洗詩腸徑踏梅花處處香十里溪陰登
古剎不知何地是和王

○雲棲寺考志在五雲山之西宋雍熙間大扇和尚志逢
創此其山多虎大扇至虎即馴伏人稱為伏虎禪師天
禧中敕賜真濟禪院後燕沒已久隆慶間有釋氏袾弘
號蓮池者姓沈浙之望族早籍儒林後皈禪教常行腳
到雲棲見其四山圍合徑曲林幽曰此吾修行地也遂
卓錫其間與麋鹿為羣鶴猿為侶於時里人苦旱師為

誦經甘霖即降又苦虎患師為誦經虎又散去衆心大
悅不日而成蘭若其後道力益堅戒律愈嚴從遊之僧
幾遍山谷遂於其中建念佛道場名曰雲棲寺其地有
迴耀刀瓏壁觀三峰有金液青龍聖義三泉號為雲棲
六景他如高松喬木合抱者無數修竹奇花探討者不
盡五夷九曲遜其深幽鴈宕天台少其曠逸師於是著
有成集名歷儒林咏詩說偈才容兜率遊覽至此止矣

蓮池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大覺仙花發蓮生因帶
果蓮成花落實由天辰開千葉全機現實入孤房衆德圓

醒盡長安紅紫夢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題

蓮池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混俗仙內叶魚龍成淨侶外蓮萍藻結良緣畫船簫鼓凉風夜青笠簑綸細雨天身在汙泥渾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題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忍辱仙自幸深根埋濁土從他名卉占高原顏開白日烘偏艷實墜秋霜凜倍堅一念清心含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題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解脫仙潔體迥離紅粉巽清香不戀綺羅筵竅通千孔除諸碍秀出孤標絕眾纏著

水青山長自在蓮池非是愛栽蓮 自題

又詩東方日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我愛西來山色好捲簾惟有影臨窻 題同耀峯

又詩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容易斷此山原是活人刀 題刀嶼峯

又詩九年少室坐伸吟此地何人更效顰拂袖便歸千嶂外不來從爾問安心 題壁觀峯

又詩百竿修竹擁清泉飛舞東西起復眠噴出玉花歸石罅鄰凝香積有龍涎 題青龍泉

又詩不依雙袖不中摺湛湛山明夏不乾只恐老胡猶未肯從教千里下長灘 題聖義泉

又詩安養池中水似涎玉環珠滴正涓涓何年分得金剛子來作雲棲一派泉 題金液泉

王季重詩寒光淡漏凍溪冰山路穿開不記層虎過新泥樵語澀鶴窺古潤鹿青凝千林殘葉飄孤磬一樹梅花伴冷僧入外偶來如隔世雪風歷處綠雲崩 遊雲棲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七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高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江干勝蹟

○筆架山出清波門折而南即其地也旁為方家峪徐公墓

○徐烈士墓按志公名應鑣衢州人元兵亡宋公與子琦崧二人女元娘其長入井嗣舍有劉生瘞其屍而墓之明初有祠祀

○劉娘子寺按志即褒親寺也宋紹興初有貴妃劉氏極寵

[illegible]律工書畫高宗賜用奉華堂印章嬖後無比夏日長以水晶作脚踏高宗取以為枕妃懼因少飲時金兵南侵其父助金二萬為備上嘉之賜建寺名曰褒親寺內有臥臥泉極佳又有松雪亭觀音洞等蹟

秦少遊詩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風景堪相似只欠湖前小白花　題觀音洞

○西林院在方家峪宋乾德間建禪師法言作西軒激水為池移石為山然以卉木紛華整可觀蘇子瞻題為雪齋

蘇子瞻詩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贅公入冊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

○梯雲嶺石磴峻絕與華津洞相近有仙人棋盤水月池靈固石等蹟南為慈雲嶺

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無何處水月池邊桂影多　題水月池

○慈雲嶺按志居龍山之上其山自天目分支到此三百餘里蜿蜒如龍名曰龍華山北有鴻鴈池白塔嶺等蹟宋籍田古址王陽明先生天真書院下有天龍寺

張[illegible][illegible]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舊從名龍鳳山空王氣散馬牛宮滿渺波平野桃着雨春紅落嶺路埋雲濕翠生日暮人歸樵樹黑饑鴟啼罷上荒城　題龍山感舊

王陽明詩靈鷲高林暑氣清南屏石上雨初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到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何得戀虛名移家叢訂尋山計種竹誅茆却易成　夢龍山寺南屏靈鷲諸峯

陽明又詩老屋深松繞古廳題留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餌窗前對病僧烟艇駕人蹤晚出高峰望遠夢常登而今不覺幾年老興似當時苦不能（僧房題壁）

陽明又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寄書院諸生）

陽明又詩不蹟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又寄諸生）

○天龍寺在龍華山腳宋時其寺甚麗有山舟貫雲石凝瑩井等蹟鏡清禪師居此今廢

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峰廻王氣繞銷梵宇開卓錫地使行錯遍雨花臺近拜郊壇艸分野色綠賊去風引潮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

張行中詩鳳凰山下多名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殿萬壑松聲夜滿樓宋代陵丘禾黍滅元時方丈石泉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起客愁

劉士亨詩高僧住處屋如舟卧穩禪牀夜聚憂喬櫓不施隨地泊波濤已斷任天籌香飄半入蒼龍窟夢落多迷白鷺洲喚起酸齋狂學士虎溪橋上好夷猶（題山舟）

○宋籍田即今八卦田也在龍山下有郊壇高媒壇梅花嵒王津園等蹟皆高宗南渡時所建稍南為妙因山

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田餘艸色新燧自風聲寂寞荒村景凄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是御營兵（題籍田）

張仲舉詩衰艸寒烟老木風南朝往氣一時空壁來山鬼遮秦使梁泣仙人出漢宮壇壞猶傳樓乳燕池荒已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愁思長在登臨感慨中（題高媒壇）

陸務觀詩聖主憂民罷露臺春風別苑晝長開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芻蕘雉兎來水鳥避人穿茂樾宮花經雨委蒼苔幾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一夢回（題玉津園）

○妙因山錢文穆王墓稍北為玉厨山善慧寺伏龍光禪師道場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滸右掠江濱形若飛鳳從來王氣所鍾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州治皆在其下錢氏因之建都至南宋更加整飾山麓環屬宮苑殿閣巍我難以

殲逆元將大遣居番僧楊璉眞伽壞宋諸陵建白塔以
壓諸宗之骨因是都會鞠爲茂艸僅存古寺數片而已

其麓爲萬松嶺

陳卧子詩百年鳳闕久凋殘一片荒丘遠近看蔓艸支離宮樹盡亂鴉啼斷御河乾遙知二帝黃沙冷莫辯諸陵白塔寒獨有西湖歌舞月夜來依舊照臨安 鳳山懷古

顧偉南詩佳麗千年作帝家怨歌猶紀上陽花玉津舊苑鳴龍角鐵限金城瘞馬牙東海潮廻丞相怨南枝秋向鄂王斜六園往事空回首萬頃西湖送落鴉 鳳山懷古

○萬松嶺左爲八蟠嶺按志有留月臺玉壺臺萬松書院浣雲池萬菊軒等蹟其上秀石巉嵒青蒼玉削纍纍然若芙蓉之承舒隱見艸莽者不可勝紀矣下嶺西走爲宋大內

白樂天詩白雲本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浣不可湼鳶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云 題浣雲池

王元章詩路逢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艸長不知名遊客詰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傷情 過嶺上作

白樂天詩半醉閒行湖岸東馬鞭敲鐙轡瓏璁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久笙歌散畫戟重開燭炬紅 過萬松嶺

蘇子瞻詩一軒專爲黃花構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本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爲知者語陶翁猶自未離羣 題萬菊軒

高孟升詩喬松萬樹盡良材十里重陰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曲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林樾子落堦前點嫩苔山水清輝增偉概托根原不愧徂徠

○宋大內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殿闕金鋪庫司之外更造別院名曰小西湖自遜位孝宗後翠華以時遊幸宮妃內侍所掌遊玩之用節節畢備享年八十有一而崩按錢武肅王年亦八十一而高宗與之同壽人曰高宗即錢王後身也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夢錢王索還土地是日即生高宗南渡之應湖山之享已有前定矣元興楊璉眞伽壞大內以建五寺發諸陵以爲白塔流毒至此亦可悲矣今其寺尚存曰報國山

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皆元時所建按志報國寺即垂拱殿興元即芙蓉殿般若即和寧門仙林即延和殿尊勝即福寧殿其中奇花異卉古木喬松朱砂翡翠之類尚有存者白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像萬軀堊飾華靡取宋南渡諸宗之骨雜寘壓於塔下名曰白塔未幾爲雷所擊張仕誠尋毀之

楊仲弘詩化城金闕破脩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邁日月寶珠光彩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誰道一無超泉有祇今塵土重來過

僧宗泐詩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已變榛蕪獨憐內殿成荒寺空見青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

錢思復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臨宮葉誰爲寫籬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氣滿幽襟

思復又詩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瞑烟籠雨泣文龍柱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爵英雄

思復又詩宋宮傳是錢王地白塔崔巍寢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斜銜聽細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蒼苔金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鈿

鄭洪詩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銷沉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海六宮粉黛北歸燕銅駝荊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蕭對不聞鵑

謝皋羽詩複道垂楊艸亂交武林無樹是前朝野猿引子移來病攬盡花間翡翠巢

皋羽又詩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陵艸自春聞說光堯皆墮淚女冠猶是舊宮人

皋羽又詩紫宮樓閣逼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

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

皋羽又詩禾黍何人爲守閽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宋故宮按南渡紀事宋故宮在鳳凰二山之下依山作宇臨水爲池自皇后而外貴妃昭儀婕妤婉容等各有居樓樓外有奇花冶木飾以珠翠綴以金玉宮人嬉聚之地簫管絃歌竟日不絕皇城隣近者登高即聞其聲非若汴城都會宮禁森然令觀者不得睹聽者不聞聲也

僧[illegible]芝詩大堤迴抱鳳凰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艸不知埋

辭馬鄉枝鶴白學宮殿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
橋閒說樓船簫鼓爛平章此日發遲朔
黃晉卿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問荒凉爲言故國游
麋鹿漫指名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輦道雨多蒼翠上宮
墻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烟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
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
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
佟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

寂寂鴟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
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
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二日潮
聲歇天目千年王氣銷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
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
劉青田詩澤國繁華地前朝傳此都青山猶百粵白水入三
吳艮岳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
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荊棘寢園蕪泉將敎
和藏弓刀抑武大但闕當宁奏不見立廷呼鬼蜮昭華袞

龜黿出鉅區至尊巍北闕多士集西湖鷁首驂文旆龍鱗
舞繡襦巨鰲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鰲頭氣勢
殊秦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白馬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
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橘柚馳包貢金泥賦上腴斷岸埋
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澥
狐兔已唐虞賜華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
憶蓴鱸
〇南塔寺在大內之西按記有靈鰻井在寺中吳越王時迎
僧阿育於此寺鑿井南廊得金鰻二條僧誦經其鰻出

[illegible]聽聞時不可窺見故稱靈鰻井邊有寢聽堂舊額今改
梵天寺
蘇子瞻詩城南鐘鼓鬪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
上客誰爲寂照境中人紅英埽地風驚曉綠葉陰成雨洗
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題寂照堂
〇望海樓按志唐宋以來郡守以下於八月十八日大集此
樓謳歈笙歌不絕於耳杭人以是日爲潮生日近千之
上觀者如蟻雖獨前朝如是其俗今未改也
蘇子瞻詩海上濤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

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

子瞻又詩青山到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

來悲為傳鐘鼓到西興

子瞻又詩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吟

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

子瞻又詩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呼笑語中為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欹側鬢如蓬

子瞻又詩橫風吹雨入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電光時掣紫金蛇

楊廉夫詩八月十八睡龍死海眼夜食羅剎水須臾海門龍

蘇門地捲銀龍薄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

風埽灰欲洗蛇鬼穴婆留錢王[illegible]號折鐵弩爭雄望海樓頭誇

景好斷蘆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

艸匪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軹道

陸游之詞遠山一帶迴晴谷極目天涯浮白鷗落鴉翻談笑

處不覺雲濤橫席酒檄方蘇睡魔猶殢一掃無留跡吳帆

越棹恍然飛上空翠　長紀帅賦梁園凌雲筆陣到三江

秋色對此驚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閑客別浦烟平小橋人

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為君重嚼霜雪右調滿庭芳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着喜禪師建其地松徑盤紆澗淙潺

潤錢江之勝羅列於前鳳山之奇嚴峙於後山南路而

上即其地

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

多古木叢高鶴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僧圓淨詩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迥聞潮早江空得月

多氷霜叢艸木舟楫玩風波岩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岩按志其地磊壁峻峭有錢窺天秋深月光如畫登巖

其上如在蟾宮令人飄然欲仙此佳境也其左為中峯

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

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搗藥聲繁聽白兔漏天孔窄透清

風光明自照如來鏡肯學姮娥西復東

○中峯按志中峯之巔有孤嘯亭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卧

醉石放光石等勝由此而右為鄉校場山頂石笋插天

林木佳秀錢王目為排衙石第二峯有塔一座夾道石

壁可通往來名曰石衙遙望故宮如在目前面江背湖

左顧右盼佳妙不可勝述

鄭縉之詩萬峰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舊校場南渡關河雙

眼盡中原風物百憂傷尚傳艸葬朝黃屋想見龍蛇繞御

床往事至人但潺湲登臨野興意何長 登中峯院 鄭發揚

○棲雲菴南渡史有賀雲石者號酸齋年十三膂力絕人上馬横槊萬人無敵後棄武就文登第授翰林院買妾二人一曰洞花一曰幽艸皆淪泊爲風酸齋老而好道出家此山結菴自適名曰棲雲其上有石名曰小雲石所著酸齋詩集甚富

夏樂只詩洞花幽艸結良緣綱玩酸齋却也仙少倚雄情横鐵槊衰䏍病骨寄枯禪樓空滄海琴書展軒傍龍山月露妍回首繁華俱一夢豪腸已半屬雲烟

○包家山在棲雲之南武林志地多桃花二月遊人最盛又稱曰小桃源宋時設關於此名曰蒸霞關過此即富春江矣

錢思復詩生就幽僻趣有意即詠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如鴉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殽

張仲舉詩遠近紅千樹叢陰李謾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花輦路迷宮覇宮詞人夢華東風葵麥恨回首野人家

仲舉又詩太液曾來鵠高臺栖燕娥美人黃土盡故國白雲多野艸荒神籍宮遷怨柳歇花兒開洗馬斜日滿寒波

○玉蟾菴在包家山側按志白玉蟾修煉此地遇神人授異訣後召入內宋乾道間稱旨建菴於此又云玉蟾瓊州人入黎母山學道後隱於此

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銀濠爽氣平分桂影高把笛倚樓人不寐半空明月在蓬蒿

玉蟾又詩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展玉輪起向錢塘江上望相逢盡是廣寒人

貫酸齋詩茅檐蕭蕭木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花飄砌讀罷方知人倚欄穀碓夜春雲母急石瓶秋瀉井梧寒羣魚亦得道遙意何用深機把釣竿

○六和塔在月輪山旁按志錢江自來潮頭洶湧倒山潰岸勢不可敵舊傳有潮神主之沿江居民爲害滋大宋府有僧智覺者募建寶塔鎮之名曰六和六和者取天地四方和平之義也覺師道力堅定潮神始不爲災自此杭民永受其福其塔尚存

張仲舉詩江上浮屠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流外人立滄溟最上層潮落遠沙羣下鴈樹敧高壁獨棲鳥百年等是長華盡悄聽興亡獨問僧 秋吝即事

余弼詩孤峰半落幾何年臺殿于今半插天已是精藍夸絕壁更將高塔聳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事一生受用此山川 題月輪山

○羅刹石在秦望山之東橫截江濤風浪最大往時祭江潮多在此山之上白樂天爲守時盛張鼓樂以衎江神今沿其舊

羅隱詩怒聲洶湧勢悠悠羅刹江邊地若浮謾道往來成大夢已知翻覆是平流任抛巨浪疑無路忽過長灘但有頭出沒朝昏如定約誰憑鐵鯉問陽侯

蔡襄詩地捲天迴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一信全疑渤澥空寂靜最宜聞夜枕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理真難測隨月虧圓亦未通

錢思復詩白馬濤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怒氣縱橫出八月高風震蕩初玉兎盈虛同不爽金龍變化待何如須臾日落滄江見波浪無驚泄尾閭

高孟升詩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頃駕秋風雲驅蜉蟨雷霆起水擊鯤鵬渤澥空自古江山誇壯麗至今父老說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丁文煥詩羅刹江頭八月濤吞山挾海勢滔滔六鰲倒豎銀河闊萬馬齊奔雪嶂高忽睹洪瀾消水滸誰教白浪靜梁濠乾坤未久成清晏何用勞勞去此刀

○五雲山去江干十餘里其山岡阜秀絕林樹蔚起五峰森列駕軼雲霞朋立江表俯臨湖曲風飄帆起杳杳烟霧間宋時未臘以前雨霰方集山僧即載雪入城進表蓋其山勢高寒釀雪獨蚤耳其絕頂有真際寺唐開元中僧普覺建遊覽至此極矣

錢思復詩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寺尚蒼然斷崖蘿薜三

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湧鳳山潮起月初圓憑虛一望塵途繞誰似茲峰遠絕緣

○錢塘江按志吳越王都在龍鳳二山之下時潮水洶湧王用勇士數千人彊弩射之潮退築塘四十里以障海災由此得名塘以內即當年唐末府治地也

陳卧子詩吳山越嶠隔中流簫鼓平明羽蓋舟萬戶晴江開曉郭千帆春艸送芳洲桃花秋落潮先至鶯語初聞露未收何事西陵常問渡不堪獨上望京樓

宋份觀詩錢塘江水勢如鋪此日扁舟勝五湖野曠天低連

海嶠山青翠叠浸水壺麗樓縹緲羣仙集孫島依稀隻鳥

孤不是前人功德遠沙堤幾度事模糊

宋眉祝詩澄江霞落錦如鋪隄道明湖勝鑑湖到結蜃雲成

海市空懸蓬柱駕瀛壺帆行濶水疑天近雨洗青岑見月

孤燭悵闌珊花事冷六橋煙色已模糊

○有美堂按志仁宗朝龍圖學士梅公儀摯出守杭州仁宗

送之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至郡以有美名

堂歐陽修爲之記兼贈以詩

歐陽永叔詩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

湖山外談笑詩成几席間日煖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

空山郵筒不絶頻相寄莫惜新詩重往還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七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八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親父點閱

城中勝蹟

○吳山在城中進清波門由府治繞街而上直下鳳山門皆吳山也吳山有伍相廟蓋春秋時古蹟吳敗越受成此地員嘗以受成諫夫差不聽賜屬鏤而死尸投於江盛以鴟夷後越伐吳渡江水潮濤大作兵不得渡勾踐乃禱於江潮濤少息遂渡江滅吳而還因為立祠祀之故今以八月之潮為伍相之怒也其山源水自天目翔舞而東至結為龍鳳二山吳山即鳳之左翅也其山奇崒危峰道院僧廬名園佳榭所在都有左江右湖真大觀也志不勝載選其著者

楊仲弘吳山椒犖構四時覽伍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廣潤上連星斗界清寒龍宮永鎖函書閟鳳嶺重開死樹發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　吳山懷古

薩都剌詩仙居時復與僧鄰簾幙入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闤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瀰天繡綵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吳山晚望

瞿宗吉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方嘗膽臺上佳人正捧心入郢共知仇已雪沼吳誰識恨尤深素車白馬終何在不及陶朱像鑄金　題伍相廟

高季迪詩地大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嘆遺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抉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飜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吳山煙雨中　題伍相廟

○玉虛觀

吳訥詩滿目畫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宮含籠鶴去仙宮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掃莓苔　[illegible]

王鳳洲詩孤客悲惆思杳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吳送千艘雨城郭晴吹萬竈煙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入離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　[illegible]

○寶山亭

蕭子驄詩藤稍橋刺原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閶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骨青螺髻踏遍仙源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　寶山亭閒徑

○玄妙觀有蕉花一株以盛衰卜休咎一日有一羽客訪道

適於此觀不值題詩而去人以爲此呂仙洞賓也其詩
云午半君山玩月回西隣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
冷鶴因由問汝來自是觀名大著

張仲舉詩遠別仙人不再逢一龕燐火冷祠宮青衣洞僻荒
臺雨白馬山寒古木風石鼎歌來聲渺渺蒲團坐久夜濛
濛未知巖客重來否零落蕉花石澗中 郎事

吳今節詩擺皮壁上走龍蛇池上蕉花又見花北闕恩承新
雨露西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
槎修月功成三萬戶蕊珠宮裏謫南華 郎事

○施公廟按史施全爲御前小校岳王死全憤秦檜奸邪候
其入廟懐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
相病心耳王和欺君戕剗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檜怒
磔之於市市人嘆曰此不了事漢也爲立祠祀之

徐雄文詩滿門忠孝古今無況值施公偉烈夫買俠千金何
足盻懐恩一死實難誣牛臬泉下逢知已張憲冥中幸不
孤可惜身徂心未了臨安市上嘆鷓鴣

○七寶菴按志子瞻佐郡時有雲闍黎者寓庵中十五年謝
絕人事日禮觀音經一日留偈一首端坐而化偈云誦

經一字禮一拜頭白屛眼坐塵界大難臨夢帘一聲明
月一輪現仍在了瞻奇之

蘇子瞻詩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
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不對酬今
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却疑此
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三茅觀按史三茅眞君秦時人兄弟三人出家茲地得道
成仙長曰盈次曰固曰衷自漢以來歷代崇祀不衰
其觀有漢鼎唐鐘皆非尋常近物又有褚遂良手書陰

符道經一部皆奇蹟也

王元章詩層層關逕隱空青勃窣槃跚眼力生蘿磴曉風留
宿雨石林寒竹動秋聲城樓下瞰紅塵海殿閣高標白玉
京長嘯何人吹鐵笛碧桃千樹月華明 郎景

張埴詩曾紀茅君說家遊東風花鳥醉淹留丹丘歲晏仙
人老碧澗時芳蕙秋郡郭半山雲不斷江湖夾地水通
流無端彷彿俄詩爾釀得悲風滿樹頭

○雲居菴雲居聖水二寺皆宋元祐間建僧佛印住雲居遊
戲三昧中峰住聖水學博五車二僧皆著名當時其地

幽僻絕塵修篁滿山有三佛泉勝蹟

張仲舉詩高處兒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
青艸木如浮動烟塵目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

夏原吉詩誰闢雲居路我窺冣古城西湖晴送碧三竺曉分
清經貯于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張方洲詩半竹半市吳山路輕暖輕寒上巳天梅影近邀湖
曲寺僧聲遙聽浙東船舊遊詩酒招新客今日風光似去
年清賞未闌幽思發亂蜂斜日起蒼烟

○瑞石山在雲居之畔其山秀石玲瓏岩竇窈窕寒泉涓瀝

滙為澄泓者往往而有清幽澈骨空翠撲肌湖山靈秀
罕與倫比其上有橐駝峰削峭凌空旁有雪風洞谽谺
屈曲履杖可涉栩栩然有仙風焉旁為紫陽菴

張方洲詩風定雲開四壁虛萬峰深鎖謫仙居自疑秦帝停
車處人說媧皇補鍊餘夜靜龍光穿戶牖春深鐘乳落庭
除令威去後玄關秘猶有山僧守故廬

薩都剌詩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
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凉風吹紫
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篝燈洞中宿

○紫陽菴在瑞石山旁其地高曠怪石蒼嶄上有丁野鶴修
真之室按志丁野鶴者道士也棄家修煉得道一日召
其妻王氏入山付偈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
兩俱忘虛空抱長寂語罷遂沐浴抱膝而逝其身經年
不腐妻王氏以金漆漆之其像現存

張靖之詩石磴空懸絕薜蘿洞門深敞野人遙霜林葉盡羣
峰出風穴烟開夕照多誰蹋白雲尋鶴侶自摩蒼壁寫樵
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老何

薩都剌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

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
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下有青衣洞青衣泉寶成寺等勝
武林志昔人有往山遊者見洞口有一好女姣如美玉
訊之不答未幾走入洞中遊者候之但聞其中有風雨
聲入而視之乃一青石豎立其內如童子然後塑像奉
之其人回遂得一子為建菴此地青衣泉淅淅出石罅
間清澈可鑒毛髮上有諸葛鑑手書三字宋慶元間韓
侂胄建第於此陸務觀為之紀有云韓府之西繚山而

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峯崖如伏黿徑如驚蛇大石礧礧
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擲而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
搏名葩石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蒙冪地多桂竹
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
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大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
其尤勝絕曰闕古泉在滴水亭西繚以翠欄覆以青松
延袤三丈深不知其幾許也霖雨不溢潮旱不枯其甘
如飴其冷如冰泓止澄清可鑒鬚髮坐卧其上掃殘葉
而甃蒼苔詩輿為之逼出又其上有亭坐列其中煮茗

亭客灑灑然塵襟一洗公顧而笑曰君為我紀之使後
人知吾輩之遊不必策杖窮山舉足而景在是也因為
之記

宋价祝詩吳山徑僻致幽偏况有清流出澗邊權佞勞心空
點綴高人紀石亦徒傳古藤曲繞亭前石荒蘚橫拖竹裏
泉世事總成蕉鹿夢惟餘芳蹟寄湖烟

○清平山按志吳山之側有山平坡而起宋人名之曰清平
山其山高數丈下有開元寺唐時勝光和尚道場寺旁
有郭兒井烟霞閣等蹟

劉士亨詩清平山下古叢林破衲傳來道行深菩薩每分香
積飯伽藍常瞬給孤金餘千偈燈生暈坐斷諸緣樹轉
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蛾眉山竹園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對門居民蝟
集不可登覽吳山之勝不在於此如城隍廟火德梓潼
廟通玄觀仁王寺定水寺真聖觀百法寺之類皆俗構
道所居不足記也

○壽春巷宋掃帚禪師道院師來此山不知名姓結茅為菴
常以掃帚自淨其居故人以此名之范仲淹知杭州往

見師問曰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
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采露公曰如何
是西來大意師曰雲開山月露雨過竹風涼又問一大
藏教所言甚麼師舉掃帚作舞勢公甚喜時師年九十
有六忽一日沐浴而逝池中忽生金蓮遂名寶蓮池師
死後數月人有於會稽山中見師坐石上撫掌而笑其
蟬蛻如此

夏樂只詩太守尋山欲問禪禪機數合各欣然閒登石上揮
麈帚坐睹池中放寶蓮文彩恐隨山月盡孤懷一任竹風

峯無言妙得西來意笑拏從心別有天

○承天觀在吳山之頂左江右湖爍然在目五更日出從海東而起觀者每日至八月海潮洶湧又如白馬奔馳令人駭視景之高曠莫可名言而諸亭榭之勝如遠覽堂瓊翠亭洞陽亭補衣石皆在其下

吳訥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綠船春曉笙歌歡粉堞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

孫太初詩獨倚危峰剪棧臨曉湖初上練痕齊亂擅鼉鼓妖

西湖志[illegible]

跂舞倒捲銀山湧日低弓[illegible]年人去後帆檣萬里望

迷遊誰與起眉山老爲論錢王廟與詩

九